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九七冊目次

清雍正上諭內閣一百五十九卷（二）（清）允祿等輯　弘晝等續輯　清乾隆六年武英殿刻本　〇〇一

清雍正上諭内閣一百五十九卷（二）

（清）允祿等輯　弘晝等續輯

清乾隆六年武英殿刻本

雍正六年三月

上諭四十一道

初一日奉

上諭前因明壽條陳永定河八欵朕嘉其留心河務而條奏事宜又毫不瞻顧觀其人尚明白有力量因一時未得其人所以擢用分司伊自到任以來所奏所行甚是膽大孟浪方到任即叅奏李維鈞又叅奏李紱朕皆委曲教訓寬宥其過今覽此奏盡係私意欲朦混希兾僥倖不但越分言事且欺誑無理之甚深負朕恩甚屬可惡著革職拏問以爲狂縱負恩者戒其任內一切錢糧工程著怡親王朱軾嚴察定議具奏分司員缺著石柱補授

又吏部議准寧古塔筆帖式白額色保舉卓異奉上諭此本內奏稱將該員准其卓異註册俟命下之後調來引見等語朕思旣經部議准爲卓異奉旨依議之後再行引見倘引見時其人不稱卓異之選則前後降旨未免互異非體嗣後各省所舉卓異官員該部應議稱俟到京引見後以卓異註册如此方爲妥協其有引見未滿三年之員而該上司舉爲卓異者該部請旨定議具奏不必引見

初二日奉

上諭覽福建巡撫常賚奏稱羅源孝子李盛山割肝救其母病母病愈後李盛山傷重身故請加旌表部議以割肝乃小民輕生愚孝向無旌表之例應不准行朕念割肝療疾事雖不經而其迫切救母之心實屬難得深可憐憫已加恩准其旌表矣嘗讀韓愈之文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爲事未聞毀傷肢體以爲養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爲之矣又讀朱子書曰割股固自不是若誠心爲之不求人知亦庶幾今乃有以此要譽者是先儒論此者屢矣本朝順治年間定例割股或致傷生卧氷或致凍死恐民倣傚不准旌表伏思我世祖章皇帝聖祖仁皇帝臨御萬方立教明倫與人爲善而於此例愼予旌表者誠乃天地好生之盛心聖人覺世之至道視人命爲至重不可以愚昧而誤戕念孝道爲至弘不可以毀傷爲正理立法垂訓實有深意存焉但向來地方有司未嘗以聖賢經常之道與國家愛養之心明白曉諭開導編氓是以愚夫愚婦救親而捐軀殉夫而殞命者往往有之旣有其事若不予以旌表恐無以彰其苦志而慰其幽魂所以數十年來雖定不予旌表之例而仍許其奏聞且有邀恩於常格之外者仰見聖祖仁皇帝哀矜下民之

聖心固如是之周詳而委曲也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此皆言人子一身乃父母之遺體雖一髮一指不可偶有虧損以傷父母之所貽也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葢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偶有疾病尚以爲憂設有不肖忤逆之子父母且恕而矜之若純孝之子則父母之憐愛又當如何也若以已身患病之故致其子割肝肉以充飲饌和湯藥縱其子無恙父母之心斷無不驚憂慘傷不安之理也況因此而至於傷生又豈父母所忍聞者乎夫父母有疾固人子所當盡心竭力之時而孝道多端

實不容効命捐軀於一節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人生孺慕之誠原通百年而無間者也人子一身承先啟後負荷甚鉅若舍生殞命於倉猝之間而忘宗祀繼續之重恐非所以爲孝也況人子於親本乎天性倘能盡至誠純孝之實則親病雖篤呼籲請禱力省一身之過誓願爲一正人如此必能感天地動鬼神何須割肝刲股以爲回生之良劑乎家庭之行惟在至誠至敬善體親心不必以驚世駭俗之爲著奇於日用倫常之外也至若婦人從一之義醮而不改乃天下之正道而其間節婦烈婦亦有不同者烈婦以死殉夫慷慨相從於地下固爲人所難能然烈婦難而節婦尤難葢從死者取決於一時而守貞者必歷夫永久從死者致命而遂已守貞者備嘗其艱難且烈婦之殉節捐軀其間情事亦有不同者或迫於貧窶而寡自全之計或出於憤激而不暇爲日後之思不知夫亡之後婦職之當盡者更多上有翁姑則當奉養以代爲子之道下有後嗣則當教育以代爲父之道他如修治蘋蘩經理家業其事難以悉數安得以一死畢其責乎是以節婦之旌表載在典章而烈婦不在定例之內者誠以烈婦捐生與割肝刲股之愚孝其事相類假若倣傚者多則戕生者衆爲上者之所不忍也向來未嘗通行

曉諭朕今特頒諭旨著地方有司廣爲宣布務期僻壤荒村家喻戶曉俾愚民咸知孝子節婦自有常經而保全生命實爲正理則倫常之地皆合中庸不負國家教養矜全之德矣倘訓諭之後仍有不愛軀命蹈於危亡者朕亦不槩加旌表以成閭閻激烈之風長愚民輕生之習思之思之

又奉

上諭據湖廣總督邁柱奏稱湖廣各屬堤塍歷係業戶按糧派夫運土逐年歲修今各業戶感戴皇恩軫念民生至計莫不踴躍懽呼情願出力照上年水痕加高修築其支河淤塞之處業戶亦照歲修之例自行

挑濬等語朕念修築江堤疏濬河道該地方既有歲修之定例令百姓踴躍從事加工修濬甚屬可嘉用沛特恩助其力作查康熙五十五年湖北湖南地方興修堤岸河道工程蒙聖祖仁皇帝特恩賞助米糧人工之費共計銀六萬兩今朕遵照此例將帑銀賞賜六萬兩令邁柱於湖北湖南二省酌量工程多寡分派散給並飭地方有司實心料理使小民均沾實惠工程永遠堅固以副朕愛養楚民之至意

又刑部等衙門奏罪犯范龍驤改名捐官赴選籤掣武强縣知縣照例治罪奉

上諭范龍驤係犯罪解回原籍不許出境之人輒敢改名捐官到部就選藐視法紀甚屬可惡著革職發往三姓地方給披甲人爲奴互結之事甚屬緊要若如此輕處則互結之舉有名無實矣其互結之候選知縣詹來音等四人黨護匪人通同作弊此等欺誑不法無恥之輩豈可令居民上朱齊名著從川陝調回俱著革職

初三日奉

上諭

陵寢祭祀銀器等項向從光祿寺臨期運送此器皿關係祭祀大典路遠運送往返恐不潔淨且或致有損傷殊非誠敬奉祀之意且每逢祭祀運送未免徒費跋涉其作何辦理之處著禮部光祿寺會同查明議奏

又

諭戶部君民上下之間休戚相同本屬一體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是民間之生計卽國計也自古人君有不恤民之災濟民之困者無此情理而至於歉歲蠲免之數往往多寡不同者則時勢贏絀爲之出於不得已也如明洪武時凡水旱地方稅糧卽與蠲免成化時凡被災之地以十分爲率減免三分弘治時全荒者免七分九分者免六分以是遞減至被荒四分免一分而止我朝順治初年凡被荒之地或全

免或免半或免十分之三以被災之輕重定額數之多寡順治十年議定被災八九十分者免十分之三五六七分者免十分之二四分者免十分之一康熙十七年議定歉收地方除五分以下不成災外六分者免十分之一七分八分者免十分之二九分十分者免十分之三此例現在遵行凡此多寡不同之數或旋減而旋增皆因其時勢爲之亦非先後互異意爲增損也嘗見地方有司每不願蠲免太多者蓋恐蠲賦則並減其耗羨不利於己耳此貪吏之見也朕嘗謂若於蠲免之時有所吝惜而平日不能禁官吏之侵漁是將災黎之脂膏飽奸貪之慾壑矣數十年

來雖定三分之例然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愛養斯民或因偶有水旱而全蠲本地之租亦且並無荒歉而輪免天下之賦浩蕩之恩不可勝舉而特未曾更改舊例者蓋恐國家經費或有不敷故仍存成法而加恩於常格之外耳朕即位以來命怡親王等管理戶部事務清查虧項剔除弊端悉心經理數年之中庫帑漸見充裕以是視之治賦若得其人則經費無不敷之事用沛特恩將蠲免之例加增分數以惠烝黎其被災十分者著免七分九分者著免六分八分者著免四分七分者著免二分六分者著免一分將此通行各省知之朕視萬

民實爲一體痌瘝念切懷保情殷因思自古無不愛民恤下之人君亦斷無不急公親上之黎庶祇以時勢所值各有不同今就目前國用計之可以加惠吾民使霑渥澤是以斟酌分數定爲規條倘將來國用益饒更可加增於此數之外假若經費或有不足凡爾百姓自然共知共諒踴躍輸將則此例又可變通必不因朝廷格外之恩而遂忘奉公之本念也如此則君民一心上與下各盡其道太和洋溢感格上蒼將見災沴全消雨暘時若豐亨有慶旱澇無聞豈不美歟並令各省督撫轉飭有司遍諭鄉村衆庶咸使聞知

又署直隸總督宜兆熊等題參良鄉縣知縣冉裕棐懲責旗人烏雲珠奉上諭旗民均屬一體地方官審理事務只當論理之曲直分別賞罰不當分別旗民此本內奏稱將旗人遲行杖責亦屬違例等語朕不知向來有旗人不准地方官杖責之例著該部查明具奏知縣冉裕棐係奉行之員本無過失該督將伊參奏解任甚屬不合著將本擲還烏雲珠撞轎情由及杖責時曾否自供履歷之處著該督審明具奏

初五日奉

上諭據邁柱奏稱原任武陵縣知縣馬騰霄任內虧空

銀兩應於原任巡撫趙申喬名下追賠十分之一等語夫爲督撫者或操守不謹平時勒索屬員或沽譽邀名徇情寬縱以示恩惠有此二者倘屬員虧空敗露則當令其分賠如趙申喬當日居官操守清廉又復實心任事毫不聽徇情面實大臣中之罕見者今伊屬員虧空未完若照例令伊賠補是清正任事之大臣與貪鄙庸碌者同一處分而子孫皆不免拖累殊非激濁揚清之道此項銀兩不必於趙申喬名下著追倘趙申喬名下再有似此應賠之項俱照此例免其賠補凡各省清正任事之督撫倘有應賠屬員虧空之項朕亦照此加恩著該部將此通行各直省

知之
初六日刑部等衙門議駁福建巡撫常賚題請强
盜王彬生減等發落奉
上諭吳勝龍王三山殷成王彬生俱著卽處斬餘依議
此本部議甚是該撫疏稱王彬生雖擲石傷人但係
輕傷卽經平復情有可原等語凡强盜動手傷人卽
應擬斬並無分別傷輕傷重之條不知該撫所引是
何年所定之例若向無此例則常賚之勉强開脫兇
犯者又是何心著常賚明白回奏若係按察使喬學
尹擬定轉詳者亦著據實陳奏
又太醫院奏八旗內務府各高墻處當差醫士應
輪班更替奉
上諭爾等所議是但稱所用藥物著醫士備辦深屬不
合應在爾衙門一處支領奏銷再醫士二年一更換
日期太久半年一換爲是如內府應差醫士半年後
卽輪在鑲黃旗鑲黃旗應差醫士半年後又輪在正
黃旗如此則九處只須五十四個月卽輪轉一週若
果勤勞用心爾等再行議敘具奏再本旗應差醫士
現在醫治犯人倘有大病用藥見效病者願服其藥
而適逢換班者恐致躭悞病體若有此等事著醫士
具呈本處管事大臣及爾衙門許兩旗看視行走與
換班之人一同調治俟病者已愈具結存案不許再

往至於小病不得以此爲例
初七日奉
上諭前日兵部議稱盛京管理驛站事務應於正監督
之外添設副監督一員令五部堂官揀選送部引見
等語已降旨依議在案今兵部奏稱將保送之正監
督送部引見無一字及於副監督朕若不加詳察以
依議批出則前後互異奉天官員必至莫知適從何
所遵奉辦理倘照例以在後奉旨之事爲準則必將
添設副監督之處寢而不行矣該部於數日之間辦
理一事其中自相矛盾全不照應甚屬疎忽總由不
實心辦事之故著另議具奏
又
諭大學士等據巡察御史莫禮博等奏稱大名縣知縣
周嵩因署長垣縣任內有鬬毆擬絞之犯人患病危
篤聽其保出調治隨經身故一案被參摘印該縣百
姓於巡察到時呼號哀籲咸稱好官被參不知何故
衆口一辭意甚誠切隨加訪察知其果屬賢員爲此
奏聞等語夫鬬毆傷人之犯與盜案重犯不同因患
病危篤該縣准令伊父保出調治旋卽病故並非踈
防受賄有情弊者可比該督撫遇屬員此等愆尤當
觀其平日居官如何若係庸碌無能之輩固無足惜
倘屬賢員而因此罷斥殊非大臣爲國家愛惜人才

之道爾等可卽傳諭宜兆熊劉師恕若尚未出本可卽行完結不必題參

又大學士田從典奏請致仕奉

上諭卿才品優長老成練達端方公直恪慎恭謹服官供職宣力多年簡任綸扉正加倚眷覽奏以老病乞休情詞懇切著加太子太師銜以原官致仕於居第頒賞筵宴令部院堂官齊集並賜帑金五千兩爲還家路費及高年頤養之資馳驛回籍起行前著來陛辭朕面加恩諭起程之日著在京官員等祖餞其行歸途所過地方其有司在二十里以內者俱著迎送旋里之後懸掛朕所賜御書匾額時令巡撫兩司親至其家將來頤養康健一二年後再入京陛見以慰朕眷念老臣之至意

又刑部議覆河南總督田文鏡題請將叅革盧氏縣知縣黃猷立應賠銀兩照數著追奉

上諭黃猷立原係擬徒之犯其名下應追銀兩刑部議稱勒限六個月照數追完如限滿無完將黃猷立照依原擬卽行發配等語黃猷立本是徒罪其應賠之項若逾限不完當另議其罪倘於限內全完又當寬免其罪本內俱未議及但稱逾限不完仍照原擬則不完旣無以示懲而全完亦不蒙寬宥之恩輕重全無分別殊非情理所議甚屬背謬疎忽且勒限六個

月爲期亦覺太迫此事著另議具奏從前該部所辦追銀擬罪事件倘有似此錯悞者俱著查出奏明更改

又刑部議覆河南總督田文鏡題叅署魯山縣知縣莊歆婪贓各欵照例治罪并定署印官不法處分奉

上諭署印如行刦自前明以來卽有此語大抵從前之署印皆由於屬員之請託而上司之秉公委署者甚少每有佐貳等官來京引見時朕詢問之下伊等辭色之間多以未蒙上司委署爲憾可見不肖之員未嘗不以署篆爲利藪也向來各省督撫未嘗條奏及此田文鏡所奏甚屬可嘉該部已議准行但署印係上司差委倘上司徇庇私人或自護其短容隱劣員不行叅奏之處未曾定以處分倘屬疎漏嗣後署印之劣員除上司自行糾叅者免其處分若他處發覺將委署之上司如何定其考成之處著另議具奏

初八日奉

上諭楚姚總兵官員缺著元江副將張應宗補授元江副將員缺著鄂爾泰於邱名揚哈元生官祿三人內揀選一員題補前因楚姚總兵缺出朕令鄂爾泰題補者蓋以烏蒙普雄鎮遠等處年來用兵勦撫副將內必有出衆効力之員鄂爾泰旣委用深知卽當遵

旨題補總兵以鼓勵苗疆効力之官弁且此係新附之地關係緊要若以他省之員補授未必熟悉滇省事宜故令就近保題以收得人之効乃鄂爾泰不行題補請朕特簡不合今朕只得就滇省副將中以所知之張應宗補授至於其他効力之副將中或有更出張應宗之上者朕則無由知之也大臣等奉旨題補官員即當遵旨保題不必以總兵係封疆大員避嫌推卸特行曉諭知之

十一日奉

上諭護軍吳正額於三月初三日毆斃人命此時即應行文提督捕緝今經十日該旗始具奏行文怠玩已

極殊屬著交部察議仍令開具逸犯形貌行文直隸總督及提督衙門嚴行盤緝務獲嗣後凡係奉旨捕緝人犯及此等毆斃人命或關係要案人犯內如有脫逃著即行文八旗並提督衙門及五城察院令各竭力緝獲併諭直隸總督行文附近京畿之涿州良鄉通州昌平河間等處州縣官員將緝捕人等派定預備倘各旗有應捕人犯部文到日即行捕緝一面申報該督若有應捕人犯俟行文總督而總督轉行屬員耽延時日必至有誤著即行文刑部都察院一面轉行附近州縣嚴行盤緝其獲犯藏匿何地及容隱情由一經審出該旗及地方各官作何處分其緝獲之大臣官員作何議敘之處該部議奏

十二日兵部議覆雲南巡撫朱綱題請迤西等處裁撤站馬奉

上諭滇省安站馬匹原係各官捐備應差者撤站之後自應令各官收回免其變價況現今鄂爾泰等奏明仍將此項馬匹安設臺站乃兵部屢次駁詰甚屬不合著另議具奏該堂司官著察議具奏

十三日刑部等衙門議奏林邦瑜偽造印信擬斬立決奉

上諭刑部議將偽造印信之林邦瑜擬斬立決查此案內蘇文韜用假印偷賣米票同夥三人共得錢三千

一百文為數無多非假印得官及大干法紀者可比從前只議定假印立斬之條至於作弊之事有大小所犯之罪有輕重未曾詳細分別尚未允協著另行定議具奏

十四日奉

上諭各省監追之案皆不過虛應故事有名無實向時年羹堯奏稱為督撫者當知凡參劾屬員始初用極嚴厲至審結時再從寬開脫則無不感畏之理有如此奸詐之論似此則督撫寬嚴任意乃欲操作威作福之權也夫國家立法有其名必有其實名實相副方可示信故曰民無信不立今徒有監追之名而無

監追之實則國法安在爲督撫者果見屬員所犯之情罪尚輕則當據實奏明分别從寛之道葢法重情輕者寧可減法以從輕何必務從重執法之虛名而又公然廢法使小人羣生玩法之心乎近來各省監追之案亦有下屬徇縱而督撫司道能查出參揭者而無知小人轉議其刻薄殊不知此乃奉法秉公豈得謂之嚴刻乎唐山知縣張彥昌署縣事張鏐擅令監追虧空之原任知縣倪正禮居住官房縱容家眷出入以致自縊身死此乃該員玩法徇私鬼神爲之敗露不容其掩飾也著將張彥昌張鏐仍留在唐山縣地方如倪正禮名下應追銀兩本人家屬不能完納、即著張彥昌張鏐二人賠補俟全完日奏明令其回籍至於該管之督撫按察司明有徇隱情弊亦應加以處分嗣後直省虧欠帑銀之員作何分别監追其有應行監追之員而該管官疎縱者如何嚴定處分並將失察之督撫司道各官作何分别處分之處著九卿定議具奏

十五日戸部議覆浙江總督李衛條奏鹽務事宜

奉

上諭李衛平日爲人直率毫不瞻顧出言多刻性情驕傲易於招怨是以在朕前言其非者頗多而其操守廉潔辦理事務爲國家誠心出力實所罕見前因兼

管鹽務曾奏請頒給鹽政印信部議屢駁不准及李衛復將必當給印之處懇切陳奏部議仍復不准朕察其所奏有理特降諭旨准給令戸部於議覆兩浙鹽務本內不稱爲該督而稱爲該鹽政其爲譏諷顯然及朕降旨查問知該鹽政三字乃司官張復所更改者張復以新進小臣擅敢於本稿之內譏諷封疆大吏及奉旨察問又復欺隱詭避觀此實係妄爲無知之小人一無可惜斷不可恕者况張復本籍雲南或因李衛在滇之日曾有宿怨或因有所黨同獻媚是以挾私爲此其情甚屬可惡張復著革職發回原籍著該督撫嚴加約束以爲各部司官假公濟私巧爲播弄者之戒因此係初犯朕不深究微示薄懲倘向後復有此等者必審究重治以罪凡屬司官辦理事務其有盡心出力所擬之稿周詳妥協者朕多查出記名加以奬勵若如張復之懷私譏諷非無心之過可比斷難寛宥以長惡習將此曉諭各部司官共加儆惕毋貽後悔此本著該部另寫進呈

二十日兵部奏請將揀選派往阿爾泰管理屯田之候補守備千總帶領引

見奉

上諭往阿爾泰屯田之候補守備千總人員由該將軍具題保送方行錄用如不分別等次定其優劣則伊

等罔知鼓勵著行文該將軍將屯田人員期滿更換之日分爲上等二等三等具奏如果盡能實心効力堪列上等之選便可皆列上等如皆係効力平常應列下等者亦當俱列下等不可因有等次將効力人員強分優劣以人就等務須秉公分晰開列具奏

二十一日刑部等衙門議准浙江總督李衛題奏章王相致死章簡恒母老留養奉

上諭諸暨縣民章王相致死無服族叔章簡恒一案據李衛奏稱章王相之母年五十七歲與年老應侍之例未符但係青年早寡全賴章王相侍養可否准予留養出自聖恩等語章簡恒之姪章佳生擔水經過

章王相之門王相索飲佳生不與王相之母王氏出言呵罵佳生亦即回罵王氏遂往訴伊叔簡恒之家兩相爭角簡恒將王氏揪髮拳打王相奔往拾取鐵鋤毆傷簡恒腦後殞命夫索水不與其事甚小而王相母子遂尋鬧忿爭是啟釁者實王相母子也王相毆打族叔以卑凌尊而又用鐵鋤兇惡之器非手足木械可比其情實無可原况伊母未及應侍之年但以守寡之故遂另開留養之條而寬其殺叔之罪恐天下兇暴之徒仗母氏之居孀而逞好勇鬬狠之習者不少矣李衛所奏甚屬不合著嚴飭行章王相照例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决

二十二日刑部等衙門議奏清苑縣革職知縣王游虧空處分奉

上諭依議此本內有未捐社倉穀石於各欠戶名下照數追完還項等語前湖北巡撫馬會伯缺少社穀案內已降諭旨社倉勸輸穀石民間原未交官者不必催追聽從民便輸納今此項社倉穀石著該督將果否實係民間未捐之處確查具題請旨

二十三日奉

上諭魏廷珍奏稱違禁演戲之保長已杖八十發落等語查雍正元年間李鳳翥曾經奏稱鄉邑之中共爲神會斂錢演戲男女混雜耗費多端應行禁止朕因

其所奏合理比即降旨允行蓋州縣村堡之間豪強地棍借演戲爲名斂錢肥己招呼匪類開設賭場男女混淆鬬毆生事種種不法擾害鄉愚此則地方有司所當嚴禁者至於有力之家祀神酬願歡慶之會歌咏太平在民間有必不容已之情在國法無一槩禁止之理今但稱違例演戲而未分晰其緣由則是凡屬演戲者皆爲犯法國家無此科條也朕之立法皆準之情理之至當從無不可施行之事亦從無不便於民之事其有不便而難行者則有司奉行之不善也况朕屢諭各省督撫若有禁約難行之處即當據實奏聞以弛其禁若陽奉陰違無其實而有其名

何以示信失體甚矣又如賭博一事乃應行嚴禁萬無可寬者而省會之地尚公然市賣賭具督撫兩司不能覺察豈有將民間不能禁止而國法所不曾禁止者一槩入於禁約之列此欲徒存其名乎抑果將踐其實乎恐問之督撫大吏亦無以自解也著將此通行曉諭知之

二十四日奉

上諭朕不知向來有旗人不准地方官杖責之例故令該部查明奏聞今據該部查奏因思當年定例自有深意且遵行已久自應照舊但例內開載官員擅責旗人者降一級調用昨良鄉縣知縣冉裕棐擅責烏

雲珠一案即按定例亦不至於解任質審而宜兆熊劉師恕將該縣特參前來並請解任質審甚屬不合宜兆熊劉師恕所參直隸官員往往過於苛刻似此類者甚多封疆大臣不爲國家愛護人材輙將可用之員因細故微瑕而致於擯棄豈不可惜著嚴飭行

又奉

上諭王璉從前來京引見時朕看其人才具甚屬中平亦不甚明白苗國琮由狀元侍衛出身才具可用但尚年少或於外任事情尚未諳練今新設玉環營甚爲緊要著將王璉苗國琮二員俱交與李衛就近酌量若苗國琮可用即遵前旨以苗國琮補授玉環營叅將若王璉久在浙江且奉委查勘協巡於地方情形熟練即著王璉以副將銜管玉環營叅將事苗國琮以叅將銜署樂清協副將事

二十五日奉

上諭柳國勲朕向來不知其人因有稱譽之者是以調來引見朕看其人巧猾不端不可信用令其仍回原任欲徐徐訪察之及上年楊文乾來京陛見在朕前力言柳國勲誠實不欺赤心爲國隨伊父楊宗仁在任時深知其爲人實係幹員等語朕意尚不深信楊文乾又言柳國勲之實心効力不負國恩臣可以力保朕見楊文乾如此陳奏料伊必確有所見適因江

西臬司需人遂將柳國勲補授比時曾將此諭及廷臣今據湖北巡撫馬會伯摺奏柳國勲在湖北驛鹽道任內時兼收荆關稅銀指稱差人巡察各稅口名色每月添設使費銀二百兩管理七月有餘共開銷銀一千四百兩零盡入私槖現據委收荆關稅務襄陽道趙之均口稟已將此項名色革除其銀併入正項解庫又柳國勲於應得養廉之外每年復受鹽商船禮引禮樣鹽禮以及批查等項陋規銀約八千餘兩在任三年有餘共計受銀二萬八千餘兩且聞柳國勲於支放水陸驛站工料銀兩俱有剋扣事存私利已毫無公忠爲國之心再現任驛鹽道高淳職

司鹽務其柳國勳所受鹽商陋規銀兩該道知之甚悉既不秉公揭報又不詳明歸公游移觀望志在蹕行至柳國勳扣剋工料銀兩亦不查明詳報且年少性躁舉止輕佻政務多有未諳辦理甚屬懈弛卽如裁汰船隻清查水手并驛站夫馬等案經臣屢次嚴諭始據詳復似此徇隱怠忽之員實難勝此鉅任等語朕覽馬會伯叅奏柳國勳之處贓款纍纍非尋常過愆可比不知楊文乾之極口保薦者何意朕看楊文乾平日叅劾之員尚屬公當而保薦之員多有錯誤如柳國勳之居官若此而楊文乾信之最深保之最力此卽錯誤之甚者著楊文乾明白回奏柳國勳著解任交與邁柱馬會伯逐款審明定擬具奏高淳原係戶部司官因其辦事有才人亦明白是以用爲湖廣驛鹽道今馬會伯奏其徇隱怠忽不能稱職高淳不便仍留湖廣之任著調補霸昌道就近試看

又奉

上諭朕前降旨令各省督撫提鎮等將副將叅將分別列爲一等二等三等出具考語密咨兵部繕摺進呈但思人之存心行事亦有先後易轍者若以等次考語既定不便改易則身列優等者或有自恃妄爲之心而身列下等者將不復有奮勵上進之念非隨時造就之道也著再行文督撫提鎮等若先經分別等次咨部之各員內或怠惰前修或悛改舊習雖無功績劣跡不至於保薦叅處者則亦當優等降爲劣等劣等陞爲優等著督撫提鎮據實移咨兵部不必回護前言而有難意若前任上司所定而後任有應當更改者亦照此咨部不必執一將此通行各省武弁等皆令知之

二十六日奉

上諭朕覽律例舊文於名例內載有八議之條其辭曰議親議故議功議賢議能議勤議貴議賓此歷代相沿之文其來已久我朝律例於此條雖具載其文而實未嘗照此例行者葢有深意存焉不可不察載而未用之故亦不可不明也夫刑法之設所以奉天罰罪乃天下之至公至平無容意爲輕重者也若於親故功賢等人之有罪者故爲屈法以示優容則是可意爲低昂而律非一定者矣尚可謂之公平乎且親故功賢等人或以効力宣勞爲朝廷所倚眷或以勳門戚畹爲國家所優崇其人既異於常人則尤當制節謹度秉禮守義以爲士民之倡率乃不知自愛而致罹於法是其違理道而蹈愆尤非蚩蚩之氓無知誤犯者可比也倘執法者又曲爲之宥何以懲惡而勸善乎如所犯之罪果出於無心而情有可原則爲之臨時酌量特與加恩亦未爲不可若預著爲律是

於親故功賢等人未有過之先即以不肖之人待之名爲從厚其實乃出於至薄也且使恃有八議之條或任意爲非漫無顧忌必有自干大法而不可止者是又以寬容之虛文而轉陷之於罪戾姑息之愛尤不可以爲優恤矣今修輯律例各條俱務詳加斟酌以期至當惟此八議之條若槩爲删去恐人不知其非理而害法故仍令載入特爲頒示諭旨俾天下曉然於此律之不可爲訓而親故人等亦各知儆惕而重犯法是則朕欽恤之至意也

又奉

上諭翟斌如雖有不軌之心而事尚未行著改爲立決靳廣焦明山張冉公周三翟明遠俱著即處斬楊世隆王君祿賈四衞智陳桂張鳳錦李積厚劉新寶俱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德明著銷去紀錄二次免其罰俸此案田文鏡督率屬員查拏匪類奸徒要犯未令一人漏網可嘉之至皆由平日公正廉明所屬官員畏威懷德故各能奉法盡職之所致直省督撫果人人肯如此實心任事何令不行何事不辦也田文鏡著該部從優議敘此案內失察之官員應行降革者著交與田文鏡石麟悉心分别其平日居官尚好及捕賊實能竭力盡心者著該督撫據實奏聞照降革之議從寬留任其居官平常及捕賊未曾出

力者亦據實奏聞仍照本內所議處分

又奉

上諭布蘭泰將屯役工食銀兩實給虛領之弊查出叅奏甚屬可嘉但錢糧支銷案內些微不清之項各省多有且沿習多年遂成陋規若悉照定例治罪恐干嚴譴者甚衆而督撫大臣轉有瞻顧包容不肯清查之意此案內常德壽等議處之處俱著寬免其應追銀兩照數嚴追還項嗣後各省舊案內若有似此相沿已久情尚可恕者俱著行文詢問本人有寃抑之處情願解任申辯則令解任質對若本人無可面訴情願賠完者則准其完補免其處分著將此通行直省知之

又奉

上諭凡革職留任及降級留任之官員其歷轉開列及停扣俸祿之處自有定例但此等人員既留原任職掌班次一切照常其朝服頂帶亦應仍照本任品級准其穿戴以肅威儀著怡親王大學士九卿會議具奏

二十七日奉

上諭闕里

文廟工程關係重大朕屢諭陳世倌遴委賢員敬謹修造陳世倌會奏衆人咸願捐銀數萬兩以助工費朕

不允行令其一切動用公帑毋得減損草率稍誤大工數年以來降旨申飭至再至三乃陳世倌濫用劣員鈕國璽以致侵蝕錢糧而採買木植不堪應用貽誤之罪實不可逭鈕國璽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鈕國璽侵蝕銀兩著勒限嚴追如力不能完俱著落陳世倌名下賠補還項著塞楞額另委賢能之員督催辦理務期工程堅固剋期告竣不得惜費省工耽延時日報竣之後朕尚欲親詣展禮或遣王大臣前往恭代並查勘工程將此速行塞楞額遵旨奉行

又奉

上諭從前朝鮮國王李焞才幹優長政令嚴肅及李昀繼立遂不如前逮至李昑益覺廢弛此中外所共知者朝鮮國人與內地商人拖欠一案已歷多年雍正元年李昀即曾咨稱胡嘉佩等包攬專利等情經朕遣官嚴行審究將胡嘉佩等重治其罪是伊等彼此交易拖欠不清積弊已久李昀顯有庇護之心難辭寬縱之咎今李昑具奏爲伊兄辯訴寃抑是明明自以爲寃抑而託爲此語也况李昀李昑兄弟相繼事同一體功過有何分別而該國王強爲分晰陳奏不過欲彰伊兄之過耳所奏甚屬瑣屑不識大體著飭行

又

諭刑部佟保塞爾圖委修水利營田之員乃敢玩法營私以致虧缺錢糧伊等自有應得之罪該部應將此處聲明定擬具奏今引侵盜錢糧之律擬斬具題情罪不符亦屬太過著另議具奏

二十八日奉

上諭武弁中之千把總雖係微末之員然兵丁出身行伍由此進階多有洊歷至大員者但其職分卑微易遭叅革內中如行止不端官箴有玷或嗜酒賭博性情乖張或衰惰廢弛才技庸劣者此等之人令其罷黜固無足惜至於因公詿誤並無別情而其人平日効力勤慎有志向上弓馬熟嫻身材壯健者一經緣事革退營中拘於廢弁不便復令食糧遂至放廢終身實爲可惜著督撫提鎮通行所屬於革職千把內遇有才技可用之人而所緣之事實屬因公無關於官箴品行者仍准入伍食糧俾得再圖上進之路庶人才不致淪棄而於營伍亦有裨益倘有徇情受託將不堪之廢弁濫收入伍者一經發覺將准其食糧之該管各官照徇庇劣員例議處以儆冒濫

又奉

上諭從來盜賊之竊刦皆由於積盜之引誘豪棍之窩藏以致游手無賴愚悍之人被其鼓惑聽其指揮平時則分贓獲利及至事發各盜身罹刑戮而積盜窩

主巧於脫卸飄然事外又復另誘他人肆其奸計此誠盜賊之源其兇惡更倍於盜賊極當設法緝捕務盡根株以除民害者也從前江南鹽梟孫君賓李明卿等實匪黨之渠魁地方督撫總置之不問疎縱容留經朕訪聞特書名姓諭令查覈緝嚴拏方獲渠惡正法地方私鹽之患得以稍息至於直省豪惡積盜潛藏者儘有今李衛將金去疾周雍民等密訪嚴拏除積惡渠魁以安良善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具奏直省督撫果能人人如此加意清其根源盜風何患不息良民自得安枕矣

又吏部奏議處太常寺參奏工部一案未經議及

加級紀錄抵銷自行檢舉奏

上諭凡有加級紀錄之官員准其抵銷降罰者所以勗勵官常使之以功而補其過也今吏部議處工部一案將尚書侍郎之有加級紀錄可以抵銷者竟未查明檔案遽行議處甚屬疎忽若非朕降旨詰問竟致錯誤夫以部院堂官朝列大臣而議處之時尚錯誤若此則各省降罰之文武官員有可以抵銷者其被司官忽畧遺漏或胥吏作奸高下其手以致屈抑不問可知矣嗣後部中議處內外文武官員如八法軍政及定例不准抵銷者著該部於本內聲明具奏其有加級紀錄例應抵銷而該部司官不行查明以致處分錯誤者若司官自行檢舉則將司官照例處分倘司官不行檢舉許被屈之員詳明該管上司咨部題參將該司官嚴加議處如本員有受屈之處隱忍不肯詳明由他處查出者除不准抵銷外仍將該員議處如此則勸懲賞罰之例昭然畫一可以杜司官胥吏疎忽朦混之弊其如何詳悉定例之處著吏兵二部議奏

又甘肅巡撫莽鵠立請將參革固原參將馬自忠虧空銀兩著落原任將軍潘育龍家屬追賠奏

上諭潘育龍當日居官操守平常是實但操演營伍效力行間勤勞久著

聖祖仁皇帝深加眷注此案內請將潘育龍革去職銜追奪誥命併將伊子治罪之處俱著寬免其應追銀兩伊子既經認完著於三年內陸續交納餘著核擬具奏

雍正六年四月

上諭三十道

初四日刑部議覆湖南巡撫王國棟奏閔盛友因救父情急毆死汪泓援例兩請一案奉

上諭此本內引雍正元年馬洪望救父毆死馬兆六將馬洪望減等一案所降諭旨嗣後人命案內有此等情由可矜者仍援例兩請等語當年降旨時原有再或有子之人與人角口故意令伊子將人毆死者豈可減等此風斷不可長著將朕旨全抄通行各督撫等語此數語應當全載本中方與朕用法務期平允之意相符今此本未將此旨全載甚屬疎漏又雍正

五年曾降諭旨李紱審擬楊四毆死馬順一案公然以楊四護父強引鄭雄護母之例欲將楊四之罪寬免夫殺人者死律有明條大臣惟當敘明情由以待朕之酌量若似李紱之枉法市恩則是朕之法外施仁偶然原情寬宥之處臣工皆強爲比照題請以濟其市恩行惠卑鄙之私而用法不得其平矣此旨亦因護父護母而發皆朕慎重刑罰惟恐寬嚴失中之苦心凡遇此等案件該部及該督撫等應將前後旨意一併載入則情理方爲周備不至偏重偏輕此本著添寫具奏並通行各省督撫嗣後一體遵行

初五日奉

上諭據岳鍾琪摺奏前因陝甘兩省丁銀偏累援照各省以糧載丁之例題請將丁銀於全省地糧之內通計均攤已奉旨允行在案惟是各屬冊籍繁多未能一時核定而該年錢糧已准部咨撥充兵餉若俟攤定之日始行開徵未免遲悞是以各州縣仍照舊額徵收伏查以糧載丁則各屬錢糧較之舊額勢必有增有減今應減丁銀之朝邑等二十一州縣於未及攤定之先照原額徵收共長解銀六千七百九十二兩此項丁銀若令各州縣領回按戶退還則糧戶畸零難於分拆散給必致胥役中飽小民不沾實惠況百姓既沐鴻恩將偏重丁糧均攤完納永無苦累即

此項銀兩亦係從前應徵之項但以均載之年攤撥未定暫假原額完納一年並非重徵可比應請存貯司庫以充兵餉等語此項銀兩於攤撥未定之先民間既已照舊完納該督奏稱今若按戶退還難於散給必滋胥吏中飽之弊著照該督所請停其按戶退還但此項銀兩既係陝民輸納之物著留貯陝省於地方公事如積貯與修之類有裨益於民間者該督撫酌量奏聞動支應用不必撥充兵餉

初六日奉

上諭桑植土民新近改土爲流文武官弁應當加意撫綏和衷共濟使苗民得所慰其嚮化之心今據邁柱

奏稱副將楊凱不能嚴束兵丁種種擾累楊凱又復稟稱同知鐵顯祖私派銀兩縱役訛詐等語似此撫綏無術文武不和斷難姑容以滋土民之累楊凱鐵顯祖著俱行解任將楊凱縱兵擾民及鐵顯祖私派強佔等情俱交與邁柱一一確審定擬具奏楊凱鐵顯祖俱係傅敏保舉委用之員今被叅劾著將傅敏交都察院察議具奏

初十日奉

上諭積貯米穀所以備旱澇緩急之需民命攸關最爲切要朕無時不加訓飭嚴其考成務期地方有司實力奉行庶可有備無患又念積貯穀石首重倉廒若廒座不堅必有霉爛虧折等弊是以雍正四年諭令各省地方加意修理務使堅固以爲貯蓄之計但恐有司視爲具文奉行不力且新舊官員未定倉廒交代之例或去任之員以損壞滲漏之廒座任意交代貽累於後官或接任之員有霉爛虧空等情而藉口舊日倉廒之不修諉咎於前任似此種種弊端皆於積貯之政大有關係嗣後著將各府州縣倉廒入於交盤項內新舊交代若有木植毀爛傾圮滲漏之處著接任官卽行揭報不准接受倘有徇情濫受者卽係接任官之責除照例處分外仍令賠修如此則有司各顧考成而於積穀養民之道實有裨益其如何定例之處著九卿會議具奏

十一日

諭兵部署南贛總兵張溥奏稱准巡撫布蘭泰咨文內開本標隨丁名糧俱行招募補足遂將隨丁名糧六十分考補五十四分暫留六分再行考補等語從來文武原屬兩途其養廉用度亦各不侔督撫爲封疆大吏全在察吏安民撫輯地方一應衙門用度耗羨等項足資爲用隨丁名糧固可革除提鎮專任戎行責在整頓營伍訓練士卒一應衙門用度舍隨丁名糧之外別無所出武臣由將備陞至總兵階級既峻其用度自應寬裕倘將此項裁革無以養廉勢必諸事掣肘是爲總兵不如其爲將備也且衙門用度不敷卽有廉潔之員亦易更改操守此揆情度理有不當革除者今布蘭泰將伊隨丁名糧裁補併鎮臣之隨丁名糧亦勒令革除殊非中道布蘭泰辦理武職衙門之事過於刻薄甚不得體爾部行文布蘭泰知之

又左都御史傅敏等奏直隸布政使張适按察使魏定國夾死寶相可應按律正法奉

上諭張适係原任大學士張玉書之孫朕屢次訓誨望其成人乃伊旣負朕恩亦並不自念其祖父肆意妄行無所忌憚本應照擬置之重典但朕念張玉書一

生小心謹慎効力多年著將張适從寬免死發回原籍令地方官嚴加管束不許出境生事令其出銀一千兩給付竇相可之家魏定國身爲臬司專掌刑名之事乃將人命重案推卸他人而置己身於局外及朕面加詰問則以未曾許其奏摺爲辭奸險狡獪莫此爲甚朕屢降諭旨凡大小臣工於職分當爲之事推諉觀望者法難寬貸魏定國係州縣微員朕不次加恩擢用臬司伊一味瞻徇並無報効之處而奏對時亦並無感激之心其罪本無可逭但張适既已寬免魏定國亦著從寬免死發往黑龍江當差

又江西監生余永元赴部訴告余國勤等毆死小功尊屬余士成刑部議發該督審理兩江總督范時繹審明定擬咨部具奏奉

上諭余國勤毆死小功尊屬余士成因余士成庇護家僕又縱幼子詈罵羅氏啟釁且余士成在保辜限外身死余國勤之罪似有可原但伊屢次各處行賄希圖匿傷脫罪情由可惡論行賄之罪較之毆死尊屬爲輕但重罪之中却有可原之情而輕罪之中實無可寬之法其應按律治罪與從寬減等之處如何定擬方得平允著九卿悉心妥擬具奏

十二日奉

上諭凡監禁之斬絞重犯公然越獄顯係該管官員過於疎縱之故若但照例革職彼轉得脫然事外矣嗣後應將疎縱之州縣等官限滿不獲者照例革職仍留地方與接任官協同緝捕果能將越獄之犯緝拏全獲准將該員送部引見酌量開復俾尚有自新之路若三年限滿之時或不能拏獲或不能全獲俱著該督撫奏聞請旨如此則疎縱者知所儆懼而盡心捕逃者亦尚可邀恩其如何詳細定例之處著九卿議奏

十三日奉

上諭滇省錢糧倉穀其虧缺買補及借動扣還之處鄂爾泰原曾詳細具摺奏聞然後辦理楊名時身爲巡撫錢糧是其專司理應將滇省情形據實陳奏方爲無欺無隱乃伊任內並無一語奏及其意以爲將來若有不能清楚之處皆可推卸於鄂爾泰與己無干乃巧詐之用意也朕洞燭其奸故朱綱赴滇時朕令其將各項虧欠但於楊名時是問不必詢及鄂爾泰及朱綱到滇將虧欠借動各項一一查出毫不瞻徇甚屬可嘉比將朱綱叅奏案件特令楊名時明白回奏鄂爾泰亦即具摺認過并將虧缺買補借動扣還等情詳悉敷陳彼時朕將此摺收貯匣中批諭鄂爾泰云滇省各案朕明知在楊名時無虧空那移之罪但伊巧詐居心於明白回奏時必直認不辯今據朱

綱代楊名時題奏前來伊果事事認罪無一剖白申辯之語其意以爲此事我本無過天下自有公論既奉旨詢問不如直認於身以見凡被譴責之處皆係屈抑復可飾其巧詐推卸之罪從來大奸大詐之人每遇理曲情虧之處則必強爲分訴掩飾其非以欺人之耳目而於本無過愆之處轉引咎謝罪終不自明歸過於君此若輩之伎倆也觀楊名時今日之陳奏不愈彰其平日居心之狡猾不忠乎朕之待人光明坦白開誠布公諒內外大小臣工無不深悉今楊名時之不據實陳奏者試問楊名時彼於何處見朕之過抑下情乎於何處見朕之屏拒讜論乎又於何處見朕之枉罪無辜乎楊名時全無大臣敬君之心全無人臣事上之禮而乃欲欺世盜名肆其詐僞尚得謂之有人心者乎著楊名時再行明白回奏鄂爾泰奏摺併發

又奏

上諭馮詠係告病休致之員李紱在朕前極力保薦並言在丹徒縣任時失禮於查弼納之家人因此畏懼總督辭職而歸等語朕將馮詠調來引見看其才尚可用是以用爲開州知州乃伊心術不端其丹徒任內既有失察衙役犯贓之案今又冒銷恩賞老婦銀兩被范時繹叅劾前來劣蹟昭彰從前李紱在朕前

極力保薦是何意見著詢問李紱具奏

又奏

上諭楊文乾所奏李達德詳報石禮哈縱役凌辱職官石禮哈咨叅李達德不遵體統任意肆慢等語其間情節顯然李達德署羅定州事將楊以寧虧空等項清查詳揭甚屬可嘉其至將軍衙門稟見者亦因楊以寧之事並非私謁是李達德本無可叅之罪而石禮哈不能以禮貌接待州縣官員其過亦小此事不必究問李達德當勉勵居官石禮哈當自知抱愧

十四日禮部等衙門議奏各省生員優劣註冊定例奏

上諭本內議稱劣生果能改悔卽除去原冊劣生之名等語夫分別優劣以昭勸懲原以望其自新但人之遷善亦有勉強於一時而不能始終如一者倘既除劣生之名將來又復開報不但紛擾亦且非體嗣後凡有劣生改過自新者卽於冊內開註不必除名

十五日奏

上諭張起鵬前任京營叅將朕見其居官稱職是以將伊擢用正定總兵官伊到任後舊疾未痊難以辦事隨准其回京調理上年伊自奏病已全愈是以仍將伊補授正定總兵之任乃伊到任以後所奏事件顛倒糊塗種種錯悞且於朕親批訓飭之處竟不回奏

比時卽降旨嚴加切責今據楊鯤叅奏前來其行事甚屬乖張想因病後昏憒之故楊鯤毫不瞻徇據實糾劾可嘉著將張起鵬解任交部察議具奏

十六日欽差審事大臣黃炳將奏派浙江總督李衞分賠銀兩之處明白回奏奉

上諭據黃炳奏稱臣若不議及李衞則臣之徇庇李衞顯然又稱此項銀兩若不在陳士昻名下議追則臣之徇庇陳士昻又屬顯然等語凡察審事件只當論理之是非以定曲直豈有畏懼徇庇之名而故意迴避強議人罪之理此語甚屬支離黃炳審理此案雖未徇情枉法然其中多有糊塗未爲允協李衞必無

徇庇屬員之事從前所奏甚爲明晰黃炳本內所議李衞分賠之處著不必分賠

十八日刑部等衙門議奏總管佛倫勒索兵丁銀兩照律治罪奉

上諭

陵寢地方關係重大佛倫朕加恩由侍衛擢用總管理應潔己秉公辦理事務乃敢徇私作弊勒索兵丁銀兩伊如此行爲反以伍格更改前例欲奪伊挑兵職掌先行叅奏巧詐掩飾希圖卸罪背恩犯法肆行悖妄甚屬可惡著交與管三陵事務大臣等於馬蘭關風水地外永遠枷號示衆餘依議

十九日

諭山東巡撫塞楞額直省州縣奸胥蠹役侵糧抗欠每借閧堂鼓譟以挾制本官此等惡習人所共知今徐自新到任未及兩月卽有行事乖張亦何至合衙胥役皆懷憤恨是必爲首者蓄意倡謀慫慂衆人作此散堂遁避之舉理應將倡首預謀之人嚴審究治庶可懲刁頑而申法紀從前王朝恩於戴之彥聚衆抗糧一案不將知縣高烈遽行解任俟審明另疏具奏朕降諭旨以王朝恩辦理甚是今塞楞額既稱刑胥王大棟等結黨抗制目無法紀而徐自新折漕雜費

等欵又並未審明確實乃遽請將徐自新革職豈不長奸胥蠹役之刁風乎塞楞額此奏殊覺柔懦徐自新不必解任俟審明另疏具題金啟洛身爲知府不將實情究出姑息朦蔽草率請結殊屬溺職金啟洛著革職其案內有名蠹役等該撫嚴審究擬具奏

二十二日奉

上諭覽總督倉場侍郎岳爾岱等叅奏長淮衞運丁陸恒將交兌漕米使水攙和等情朕思漕糧關係京儲至爲重大凡在京王大臣及文武官員之俸祿八旗披甲以及各營兵丁之糧餉皆取給於此乃一顆一粒不容輕視者也夫漕糧之出自民間以及抵通收

兌勞苦多端經費百出如民間耕種則霑體塗足粒粒辛勤及夫交糧入倉路塗有擔負之煩收兌有守候之苦其徵收官吏斗斛零星皆煩核算倉廒納貯必慎葢藏及至載入運艘而官民之經營胼胝心力勞瘁者不知幾經時日矣卽如運艘北來涉歷江湖每有風濤之懼經由閘壩更多牽輓之勞是朝廷時爲漕糧籌畫於上官民時爲漕糧奔走於下而各旗丁之自行駕運危險艱難又其親身經歷者則此交兌之米尚可不加意愛惜而忍使之稍有朽爛乎夫使水攙和所得本亦無多不過一時掩飾之私計耳而水氣入倉致滿廒易成霉爛所獲者一人盜竊之升斗而所害者通廒積貯之天糈若使稍有人心之人斷不忍爲此況朕於運丁漕輓之勞久矣洞悉曾經屢沛殊恩如各省糧道錢糧尅扣之弊僉丁押運苛派之弊過淮盤查擾累之弊抵通兌糧勒索之弊皆一一澄清以紓衆力又將多年掛欠之米分別年歲寬免停追至於冬寒守凍之旗丁則特加恩賞浙省借支之銀兩則展限勻扣是朕於運丁已備加優恤爾等爲運丁者尚可昧心違理以肆其奸弊乎雍正五年內有參奏攙水之運丁已經充發遠邊國法不爲不嚴乃今又有陸恒之事則是運丁之罔知醒悟干犯法紀者尚多雖執法以處猶懷藐視倘復稍

爲寬縱則若輩之無所忌憚更當何如乎小人秉性愚頑貪小利而忘重罪竟致朕不能加恩皆伊等之自取實爲可憫是以特頒諭旨詳細開導使各省運丁備知糧米所出之艱難運艘所歷之勞苦京儲所係之重大庶幾觸目警心悔過遷善倘能共遵朕旨共相勸戒奉公守法盡除弊端是衆丁但有運糧効力之勤而無作奸犯科之事朕必益加恩澤使衆丁獲利而受福更倍尋常也著總督倉場侍郎卽行刊刻遍諭各省運丁咸使聞知

又奉

上諭錢糧之加耗羨原非應有之項朕勤求治理愛養黎民本欲將此悉行禁革而博採輿論留心體訪知州縣地方官實有萬不得已公私兩項之用度若全革耗羨其勢必不可行爲有司者果能減輕收納不苛取於民在民亦所樂從此耗羨所以未盡裁革之故也州縣既有耗羨而上司官員無以養廉勢不得不收州縣之餽送是上司冒貪贓之罪以爲日用之資在謹慎小心者則畏懼而不敢行必至過於窘迫而貪取濫用者又因無所限制借規禮之名恣意橫索弊端種種州縣公私之用既有不敷必致加派巧取爲害於民況上司既收屬員之規禮則必有瞻顧回護之處而下屬反得操上司之短長於察吏之道

大有關係所以雍正二年間山西巡撫諾岷請以通省耗羨提解存公將闔省公事之費及上司下屬養廉之需咸取於此上不誤公下不累民無偏多偏少之弊無苛索橫徵之擾實通權達變之善策朕是以降旨允行此提解火耗之所由來也向來山西虧空甚多國帑久虛不能彌補從前撫臣多請將虧空之員革職留任以爲彌補之計夫以不肖之徒令其留任還帑是以虧空爲護官之符不但無益於國計亦且有害於民生而德音在任又借彌補虧空之名提火耗以肥私橐及諾岷接任潔己奉公實心辦理將虧空劣員悉行參革州縣火耗嚴行裁減而酌留羨餘以補無著之虧空既不累及於閭閻而有司亦免參罰又爲官員定養廉之資爲公事留辦理之費諾岷此舉於國計民生上下公私均有裨益然伊當始行之時不但晉省屬員怨望而內外臣工皆有異詞朕比時降旨曰此事惟如諾岷之督撫方能行之耳蓋朕之意原聽各省督撫自爲之而至於不能行之督撫不便行之地方則朕並未強之使行也諾岷舉行之後隨有數省倣傚其意提解十分中之二三以備公用亦以地方公務繁多若不預爲計畫則一時需費仍至累及小民然此亦皆督撫自行奏請者非由朕諭也伊都立接諾岷之任曾奏稱山西虧空漸

次清楚將來耗羨便可充餉朕嚴切訓飭曰本地之羨餘只應作本地之用度若歸公充餉斷無是理且恐相沿日久遂成公項不肖官員竟有重複徵收之事矣田文鏡亦曾奏稱豫省虧空彌補已清火耗尚有贏餘等語朕批示之曰此項耗羨原係豫省官民之物假使果有贏餘則當增添官員養廉之資使其用度寬裕倘再有贏餘則當再減民間火耗之數使其儲蓄充盈蓋朕之准其提解耗羨者原是愛養官民之苦心若以支給地方公用之外尚有餘資卽請收作公項朕必不爲也前陳時夏亦具奏欲行提解耗羨之法因其有分別地方有無多寡之語朕諭之曰政令之行必須各屬一體方得均平若有所分別便可高下其手易滋弊端諭旨如此聞得陳時夏向人云奉朕旨令全提耗羨此乃陳時夏自行奏請之事而以其名歸之於朕朕不受也今魏廷珍又效法之以上江提解火耗之事具摺陳奏前來恐外人不知亦以爲出自朕意故特頒此旨明白曉諭蓋提解火耗之舉若行之果善亦督撫分內之事不得居功倘行之不善實足爲伊身家性命之患無所逃罪總在伊等自行度量其願行者朕不拒阻其不願者朕亦不強也

二十四日奉

上諭原任江南宿遷縣知縣劉正遠居官甚優而其任內有詿誤之案例當罷斥江南督撫並無一語保薦因齊蘇勒在京面奏其人居官廉潔實心任事朕始知之及調來引見朕觀其人直樸端方果屬賢員特旨命往浙江交與李衛以同知知州等缺試用今因廣東肇慶府知府員缺需人著劉正遠前往廣東以同知銜管肇慶府知府事交與孔毓珣楊文乾試看其果能稱職與否著孔毓珣楊文乾據實奏聞劉正遠在宿遷任內時頗有賢聲而該督撫等淡漠視之後因詿誤罷官非朕訪聞加恩則賢員早已廢棄封疆大臣爲國家辦理政事而不愛惜有用之人材其

居心甚不可解嗣後當切以爲戒

又奉

上諭高郵南關柘家墩二壩工程該督齊蘇勒旣稱堵閉之時水勢甚溜多用工料始能完固等語齊蘇勒所奏自是實情其動用銀兩俱著准其開銷但留櫬一項該督奏稱因無梢尖堪用之物故不得不截用整木以濟工需而該部駁稱並未開明椿木長短尺寸無憑查核等語該督所奏與該部所駁俱非工程切要之處夫大小木植皆係工程必用之項當其採辦之時卽應計及何至梢尖不敷而截用整木以致糜費之理著將此詢問齊蘇勒具奏

二十五日奉

上諭田從典才品優長老成練達端方公直恪愼恭謹自辦理部務以及簡任綸扉實心宣力勤勞懋著屢以老病乞休情詞懇切朕因允其所請加太子太師銜以原官致仕賜以帑金馳驛回籍冀其頤養康健於一二年後再來京陛見以慰朕眷念老臣之意忽聞患病溘逝朕心深爲軫悼遣散秩大臣一員三旗侍衛六員往奠茶酒并念伊子年齒尚幼無辦理事務之人遣內閣漢學士一員滿洲侍讀學士一員前往辦理事畢之後令該地方官酌量委員沿途照看送至原籍加恩優恤已有旨了其應得卹典著察例

具奏伊子年幼家居著山西巡撫傳諭該地方官就近時加照看其新舊接任之員俱將此旨傳知通行遵奉前朕賞賜田從典匾額對聯可暫收巡撫衙門俟諭祭之時於兩司中令一人賫捧前往頒賜伊家

又奉

上諭據李衛奏稱候補知縣李弘汧先經委署餘杭縣試用才具尚屬有餘續經改署桐廬縣事辦事頗知黽勉今因患病相應勒令休致等語夫平常無能之員因患病休致固不足惜若係可以辦事之員因一時患病遂令休致使至放廢終身豈不可惜況今已有外官病痊起用原缺之例嗣後道府州縣等官內

除實在老病不能供職外其有一時患病而平日居官尚好於地方有益者著該督撫酌量奏聞解任給假調理俟病愈之後仍復補用如此則人才不致棄置而事務亦不致廢弛著該部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賭博之事人所易犯欲行禁止必須極力化導動其愧恥改悔之心倘立法太嚴恐稽查之人以爲事小而罪大轉有容隱疎縱之事而法有所不行矣從前定例將引誘賭博者議以流徙似覺稍過理應分別情罪其屢犯不改者固當從重懲治著九卿酌量定例具奏

二十六日湖廣總督邁柱題參湖北布政使黃焜

奏

上諭從前黃焜居官過犯多端已獲重罪特恩寬宥令其効力軍前後因其人年力精壯似尚可用且伊父黃國材本無大過而感恩愧悔之念又覺誠切是以將黃焜用爲副都統旋又畀以湖北布政使之任伊到任後屢次奏摺皆暗藏巧詐語多欺肆全無誠實奏公之意朕屢向黃國材切諭令其申飭教誨即如傅敏回京伊恐傅敏指摘其短乃預先具摺奏稱傅敏與伊意見不合諸事阻格朕洞燭其隱比時即批示切責之又如黃焜所特薦屬員二人朕另行訪問

皆屬平等之員是黃焜平日之居官辦事舉劾屬員不能無徇私之處顯然矣今據邁柱參奏前來黃焜深負朕恩甚屬可惡著將黃焜革職其邁柱所參各欵或黃焜任內再有事件俱著邁柱逐一審明定擬具奏

二十七日奉

上諭凡辦理府州縣事務若得曾經出仕諳練之人於地方之事實有裨益朕愛惜人才時爲留意故於罷斥之員常降旨調來引見以觀其才具之優劣不忍令其棄置今思從前因公詿誤之員其中未必無才守可觀之輩著吏部行文各省凡知府同知通判知州知縣任內除大計特疏糾參外其因公詿誤降革者該員曾經居官五年而離任之後交代清楚無錢糧案件未清之處著本人自行度量若可以自信有爲有守准本人親赴吏部具呈吏部不拘人數即行奏聞考試履歷帶領引見俟朕酌量起用起用之後若有貪婪不法再經參出必嚴加治罪倘係平庸無能或行止不端之人妄自陳請希圖僥倖以蹈欺罔者亦難逃朕之鑒察

二十八日奉

上諭朕聞江浙地方驛站馬匹多不足數巡察將近查點每設法那移借備湊足數目希圖掩飾一時虛應

故事及巡察去後仍復虧缺如初令戴音保偶一查出將一二微末驛丞叅劾處治於驛站事務究無裨益朕思江浙地方喂養馬匹較北方爲難且向來驛站內原有倒斃買補之例與其照數查點致各驛那移借備塞責於一時不如令其將倒斃未補之數據實扣除不算缺額如十馬之內或可扣除二三匹其餘額馬不得再有短少虧缺著該督撫會同巡察御史清查詳議定例具奏期於驛站實有裨益

又奏

上諭旗下開戶之人與奴僕輩應行發遣者給與披甲之人爲奴葢謂此等之人原由奴僕開戶而爲另戶而所犯之罪又復卑污下賤如偷盜之類固不得與正身之另戶同例從前所降諭旨甚明今李國臣原係職官既非開戶之人與奴僕可比而伊之情罪又與偷竊下賤者有別刑部議請發往荆州給與兵丁爲奴甚屬不合並非朕從前降旨之意李國臣著發往黑龍江當差不必給與兵丁爲奴

又刑部議駁福建總督高其倬審擬臺灣縣革職知縣周鍾瑄行賄一案奏

上諭此本內事情部駁甚是高其倬審理此案已經一年有餘仍復含糊歸結總因高其倬昔年與周鍾瑄交往曾經致書今審理此案不免避嫌牽制所謂心

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也高其倬不便審理此事著朱綱會同浙江觀風整俗使許容秉公據實將情節一一審明具奏

二十九日奏

上諭從來帝王治世之道惟有綱常倫理爲百姓所當知當務此外有造作妖言如讖緯圖記禨祥禍福之類皆惑世誣民之大者罪不容於誅其說口不可得言耳不可得聞也自古聖人覺世牖民惟恐愚氓易惑是以著爲法律凡妖言左道妄談禍福者必寘之重典以明其爲王法所不容葢思深慮遠所以正人心定民志使臣庶各保其安全者至矣朕觀各省之人智愚不一而陝西一省乃關中重地其人風氣剛決武藝強勇常有可用之材但習俗相沿每喜造作妖妄怪誕之言互相蠱惑譸張爲幻其迷謬較他處爲甚如向日允禵處則有算命人張愷妄談禍福迷惑愚頑年羹堯處則有鄒魯及淨一道人郃陽縣則有妖道潘鳳池倡率翟斌如等傳授符術招集匪類目今延信處又有道姑王氏等猥鄙荒唐之事數年之間妖言左道者接踵敗露此誠人心風俗之大害不可不正其惑而清其源也葢陝省之人平日習於邪妄不知其非而陝省官吏又不能敎誨開導以悟其愚迷且有狂悖逆亂如允禵年羹堯延信諸人尚

從而崇信之則鄉曲愚民溺於邪誕者不知凡幾矣鄒魯等人皆自取誅戮已經正法其從前所造無稽之言並無豪釐影響之驗則少有知識之人亦可曉然於妖言之無益而有害矣尚何爲不痛改其惡俗而以身家性命供奸人之愚弄乎彼造爲邪說者不過一時聳動人心希圖徼利之意衆人不察乃起而和之遂罹於大禍而不可宥甚屬可憫且當此太平盛世其言不驗故禍患不過在本人而止倘事機偶然相涉於幾微疑似之間其言少可附會則聽而和者必更多其禍尚可言乎朕洞悉陝省人民愚蔽之深不忍其陷於無知特加明白曉諭嗣後各宜猛省

惟知綱常倫紀之不可少違天心人事之莫非正理王章國典之斷無疏漏安分守法共爲良民俯仰寬舒災禍不及受

天地長養之恩享國家昇平之福豈不美歟陝省文武官吏均宜體朕諄切至意訓誡軍民人等仍不時查察倘有仍前造作妖言意圖惑衆者當立卽嚴拏治罪不得稍有怠忽寬縱以滋人心風俗之害

又禮部侍郎錢以塏陳奏伊祖錢楞殉難事蹟懇

請

恩卹奉

上諭錢以塏所奏甚是伊祖錢楞以委署知縣而能盡節殉難尤爲可嘉從前未加恩卹乃部議疎漏著將錢以塏所請交部查明議奏

雍正六年五月

上諭三十三道

初一日江蘇巡撫陳時夏題報松江府知府周中鋐等督築險工被水淹斃奉

上諭據奏松江府知府周中鋐山清裏河營把總陸章因督夫塡埽覆舟溺水身故殊爲可憫其應加恩卹之處著察例具奏周中鋐平日居官甚優今被溺殞命更可惋惜陳家渡堵築險工之時陳世倌與周中鋐等同時在舟陳世倌以避險登岸而周中鋐陸章二人仍留舟中遂至覆溺身故大凡人臣辦理公務大臣差委屬員皆當悉心酌量惟期有濟於事而不可以身冒不測之險若急切前往不加詳愼倘有蹉虞不但關國家之體統傷己身之性命而於公事亦必至於遲悞非急公之正理也卽如烏蒙兒苗雖就勦撫而野性未改與禽獸無異雲南副將郭壽域忽畧視之止帶四五十人深入賊巢全不防範以致被害此與周中鋐之事相類無益於公事而適足以躭誤公事是皆謂之愚忠乃聖人之所不取大小臣工當以爲戒

又福建陸路提督石雲倬叅奏巡撫常賚家人越禮妄行奉

上諭常賚家人放肆妄行石雲倬據實叅奏甚屬可嘉此係國家體統所關不得謂之苛刻瑣屑若大臣等俱能如此存心尊奉法度不將國事視爲膜外不沽一己寛厚之譽直言無隱則家人胥吏之不肖者共知畏懼不敢越禮犯分公然肆行無忌矣內外大臣官員當傚法之常賚家人張二等著該督嚴提審擬常賚亦交該督嚴察議奏

初四日奉

上諭朕聞山東地方私鹽甚多每遇營汎拏獲一交州縣便稱有引開釋蓋因東省每年有積引二十六萬餘道俱係截角殘引以資其營私之弊一遇拏獲到官則將殘引重復影射奸商侵蝕牢不可破前令山東巡撫塞楞額徹底清查以肅鹽政隨據塞楞額奏請將殘引繳銷每年另給新引五萬餘道抵作補春引目等語比經戸部駁詰塞楞額至今尚未查明題覆而營汎拏獲私鹽該州縣卽以有引開釋顯係官吏奸商通同固結作弊營私鹽務何由清肅著交與長蘆鹽政鄭禪寶秉公嚴查務得前後種種弊端徹底究問明白定議具奏不得絲毫瞻顧徇隱前塞楞額原題積引二十七萬餘道後以積引散在各商未經清查今查得積引止二十六萬八千九百餘道等語其如何短少之處亦著鄭禪寶一併查追

又奉

上諭薩爾兔因姦逼死李玉受一家六命又賄囑差役將李二致死滅口該督等始則咨稱李玉受因偷典伊主地畝羞愧自盡李二亦係自縊身死及刑部駁詰該督等始將實情審出又引家長殺奴僕非死罪三人之例將薩爾兔擬以發遣朕令刑部等另行定擬該部將薩爾兔改照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律定擬具奏李玉受李二俱係薩爾兔家人其一家六命自盡及致死李二之處在家主之罪不至於斬決抵償但薩爾兔於初審之時即能賄囑承審各官將因姦致死六命實情爲之徇隱巧脫又將在官待質之李二賄囑解役慘毒勒死又賄囑相驗之官吏仵作匿傷不報是其奸猾强横目無國法實光棍中之渠魁該部從前駁詰雖是而引造意謀殺之例則與薩爾兔之情罪不符此案從前承審官吏必有受託徇庇之處該督宜兆熊劉師恕並未詳悉訊究希圖草率完結負恩曠職情甚可惡著仍交與宜兆熊劉師恕務將從前鑽營受賄之處一一研究若能明白審出則將宜兆熊劉師恕照例處分倘仍復含糊定行重治其罪

初六日奉

上諭各省所設驛站夫役原以預備公事之用國家歲費帑金本欲使州縣無賠累之苦民間無差派之擾

官民並受其福也但聞各省往來人員有不應用驛夫而擅自動用者該管之人或畏其威勢而不敢不應或迫於情面而不得不應積習相沿驟難禁止地方夫役並受擾累重負朕加惠官民之至意嗣後惟兵部勘合欽差大臣及督撫入境學差試差或知府下縣盤查及他員奉督撫差委盤查者准其動用夫役其餘槩不准動用倘有違例妄索者著該管官即行揭報督撫題參若該管官違例濫應發覺之日照例治罪著各省管理驛站之道員不時查察倘有徇隱一併處分

又怡親王議覆兩江總督范時繹奏松江海塘工程奏

上諭前范時繹等具奏松江新築海塘工程前來朕即料工部堂官等未能辦理此事曾降旨諭令悉心定議及工部議覆種種未當隨令怡親王等另行議奏今覽所奏甚屬妥協著照所議行但仍交與范時繹等亦不過如此糊塗辦理而已徒費時日海塘關係甚要著交與浙江總督李衛查議具奏並將此奏與工部堂官閲看令其明白回奏

初八日戶部等衙門議奏雲南巡撫楊名時布政使李衛不將銅觔銀兩分晰造報應照例處分奉

上諭李衛在雲南布政使任內辦理鹽務銅觔等事實

心經理釐剔弊端毫無瞻徇其裨益於國計民生者甚多此銅廠工本未行分晰造冊即謂李衛有疎漏之處其事亦小不得云功過足以相抵也朕於內外臣工實心奉職者皆深鑒其忱即稍有過愆俱加恩寬免況如怡親王之在戸部諾岷之在山西李衛之在滇省實係公忠體國滌弊清源勞績懋著者若照常例與衆人一體較論朕實不忍此案內李衛降級之處著從寬免

初九日奉

上諭高斌將滸墅關現行徵收則例據實陳奏請刊立木榜令衆商共曉遵依所奏甚屬可嘉部議令直省

各關將各處現行徵收則例徹底清查據實奏聞刊榜曉示著各省兼理關務之該督撫並各關監督實力奉行毋得陽奉陰違虛應故事倘經接任之員察出定行交部從重議處

十一日兵部議覆江西巡撫布蘭泰奏定裁汰館夫奉

上諭據布蘭泰奏稱南昌縣之南浦驛舊有舘夫十二名誠屬虛設請行裁汰於需用夫役時僱覔應用等語部議如該撫所請行夫舘夫一項遇文武鄉試之時始一應用平日誠爲虛設布蘭泰查出據實具奏甚屬可嘉但各省額設夫役一事從前屢經臣工條

奏朕曾降旨令各該督撫悉心酌量分別存留定議若應裁不裁與不應裁而裁者經後任官查出前任督撫難辭其咎今此項舘夫若在從前所議夫役之內則前此議留之督撫應行詰問若此項舘夫不在從前所議夫役之內則他省之舘夫似此虛設而不常用者必尚多亦應照南浦驛一體議裁部議未曾及此甚屬疎漏著該部查明另議具奏

十二日奉

上諭文武均係朝廷職官凡遇一事只當論其是非曲直無倚恃文員遂欲欺凌武弁之理千總劉任管押運閩漕米若果有苛索騷擾之處自當一一審出按

律治罪今既審明無苛索等事而福建巡撫常賚則稱劉任擅作威福目無上司既經革職應杖八十先行發落等語夫同知並非千總之上司何得憑空嬌强加以威福之名定劉任之罪至於商人等之控告未必不由於同知之指使安得以此遂爲信讞該撫審擬甚屬舛錯刑部即照所擬議覆亦屬不合同知曹秉仁著解任同劉任調取來京俟朕將其中情由面加詢問該撫常賚不行詳察遽將劉任杖八十發落著出銀八百兩賞給劉任以爲封疆大臣聽斷失實之戒

又奉

上諭據袁立相奏稱守備梁玉年已六十八歲雖干八法然其精力不衰弓馬未退而操守廉潔辦事敏練等語夫八法內之開列年老者葢謂其衰老不能辦事故令罷斥並非限定年逾若干即不至於衰憊亦即入於八法之內也若限定年歲以爲處分則年齒未老而早衰不能辦事者又將姑容之乎況年老諳練事務之人尤爲難得倘精力可用該上司當優待之以爲後進之表式今袁立相旣稱梁玉精力不衰而操守廉潔辦事敏練只因其六十八歲遂將伊塡入八法叅劾之內似此辦理大約是袁立相病中昏憒所致朕愛惜人才每於處分降革之員常令調來引見亦防該上司有似此叅劾不當之事也梁玉著仍留原任并令袁立相酌量梁玉旣年老歷練若可勝遊擊之任將來遇有缺出著袁立相題補

又督理江南水利陳世倌江蘇巡撫陳時夏等題叅候補知府徐成棟等遲悞水利工程奉

上諭陳世倌乃獲罪之人奉命修濬江南水利鉅工理應悉心經畫以副委任乃聞伊自到工之後一切悠忽從事視爲泛常在陳時夏巡撫事務殷繁或者精神力量不能周到而陳世倌則專司工程之事無可推諉乃漫不經心不能籌畫防範於事先致潮水衝決堤岸又於潮汐洶湧之時勉强督令施工復致賢員周中鋐覆舟殞命今不得已始以疎忽悞工將徐成棟等叅奏並自請處分似此事後之糾叅認過於公務有何裨益陳時夏著交部察議陳世倌徐成棟欽璉俱著交部嚴察議奏

又江西巡撫布蘭泰叅奏小溪驛驛丞餽送道府縣官規禮奉

上諭布蘭泰識見器量甚屬狹小此本內所叅小溪驛餽送道府知縣等官之規禮乃地方舊日相沿之陋例也從前上司各官無養廉之資勢不得不受屬員之餽送而屬員之力難以供應故地方陋規不能悉行裁革相沿已久習爲固然數年以來朕百計籌畫爲大小官員酌定養廉之項使之公私有賴俯仰無憂倘再有索取規禮者自當重治其罪至於從前之陋規各省各項何處不有今若但就一二事叅劾懲治而其餘悉置之不問則嚴於此而寛於彼用法不得其平若將旣往之事一一追溯查叅恐大小官員無人得免處分繁擾紛紜殊非爲政之體況不教而加之以罪乃聖人之所戒其間如貪贓侵帑甚有關係之事該督撫查出自不可隱匿姑容以長貪風而廢國法使墨吏不知儆懼若地方多年相沿之陋規只當禁約於將來不應追究其旣往布蘭泰此奏甚爲苛刻即使本人自首情願繳出布蘭泰亦只應具

摺請旨或將此留爲地方公事之用今乃顯然具本題叅且欲將此銀歸作公項非情理也此案不必究問著該部行文將朕此旨訓諭布蘭泰嚴加申飭

十六日奉

上諭人臣和衷共濟始於公事有所裨益今直隸總督宜兆熊劉師恕意見不合諸事參差朕屢加訓飭不能悛改若仍令同辦總督事務必致貽悞宜兆熊原係庸碌平常之人朕因其操守一節尚有可取故試用之自署福建直隸總督兩任觀之全不曉事著回京照部議所降之級補用吏部侍郎何世璂著署理直隸總督事務仍著劉師恕照前一同辦理

又奉

上諭何天培向日鑽營年羮堯隆科多在朕前爲之保薦朕因伊居官年久諸事或能歷練是以加恩任用令署蘇州巡撫畀以封疆重寄繼又令其回京授爲正白旗漢軍副都統兼署兵部尚書事乃伊在巡撫任內深負朕恩其不法欵蹟朕俱開恩寛宥伊不知感恩悔過在都統尚書任內仍復怙惡不悛並不實心辦事其錯誤之處毫不介意重負朕恩實屬無恥無知小人此等之人若不重加懲治無以爲人臣負恩之戒著將何天培交部嚴加議處其在蘇州巡撫任內不法之欵蹟著該部查出具奏又金以坦會經叅奏何天培將軍任內營伍廢弛等事著行文陳時夏金以坦將何天培兩任內凡負恩曠職不法之處悉行查明具奏

十九日奉

上諭國家舉行大計乃三年考績之大典其中卓異人員皆加以特恩不次擢用誠以該管上司爲國家薦拔人才必深知灼見然後列爲卓異斷無有徇私受託草率冐濫以負國恩而辱鉅典者而到任未久之上司不能深知屬員之賢否又准其題請展限以俟確訪是朝廷之所以體諒之者可謂至矣如此則屬員人品之邪正自無有不能辨晰之理乃見有從前卓異之員而後任內竟至貪贓枉法罹於重辟者夫以三年之久數百屬員之多保舉數人以光大典則非一時應詔薦舉可比也其人既犯貪贓枉法之條則平日必係行止奸邪之輩又非尋常詿誤及才力不及之類可比也督撫提鎮等專以察吏爲務而乃以此等之人列爲卓異及至敗露之後尚可藉口於知人之不易不能保其將來乎此等若不定以處分恐相沿日久必有濫舉失實之弊嗣後文武卓異官員有犯貪贓不法之欵而審訊確實者將從前列爲卓異之上司一併議處倘於該員未敗露之先有能查出叅奏者免其處分其如何定例之處著九卿詳

議具奏

又奉

上諭噶爾泰年羹堯高斌俱曾言揚州府知府呂大雲居官平常且有人言其操守不謹者朕屢次詢問陳時夏而陳時夏力稱其才守兼優實屬幹員昨朕令諸臣各保所知賢員一人陳時夏所保者即係呂大雲則其平日之深信可知矣呂大雲之居官為人既衆論不同如此實難以定其優劣但陳時夏為人長厚易被欺瞞或失於偏信亦未可定朕看呂大雲大約係紈袴輕浮之輩但伊從前為年羹堯所叅已獲重罪斷無復用之望朕開恩寬免且擢用為要地知府伊受恩如此之深即稍有過愆亦難寬宥呂大雲不便仍留江南著調補浙江寧波府知府孫詒著調補江南揚州府知府呂大雲交與總督李衛察看試用李衛課吏公明若呂大雲居官果優李衛自不掩其善倘居官不職李衛自必察出不肯在朕前為之徇隱也

二十日奉

上諭據石麟奏稱五寨縣知縣高人傑虧空倉穀請審擬究追等語夫貯倉之穀數至四千八百餘石而所少不過二百餘石為數無多此或係盤查苛刻斛量之折耗不應遽以虧空叅劾高人傑曾揭報李國祥

侵用庫銀李國祥亦揭報高人傑買穀冒銷兩人互揭時日未久石麟即委員盤查高人傑之倉庫旋以虧空詳揭叅奏其中必有緣故石麟身為巡撫乃通省屬員之表率凡事理應公明詳慎若受人蒙蔽稍有偏向何以彈壓屬員假若高人傑無過而但因揭報李國祥遂枉受究抑則將來各屬必至互相瞻徇不敢舉報甚非察吏之道高人傑不必審究著來京朕面加詢問另用

又吏部等衙門議奏貴州巡撫沈廷正在前知府任內失察侵欺照例處分奉

上諭沈廷正著降一級從寬留任沈廷正任內處分之案甚多朕俱開恩寬宥者因伊前在福建布政司任內將通省錢糧倉穀未清之項徹底查明據實陳奏朕遣楊文乾許容等前往確查始將積年虧空盡行清理實係沈廷正陳奏之力朕比時不將沈廷正之奏宣示於衆者因沈廷正現為閩省藩司恐清查之員有所瞻顧牽制且藩司專司通省錢糧凡各屬未清之項或有干涉沈廷正之處亦未可定今楊文乾許容等將各項清查歸結沈廷正已陞黔撫而福建藩司任內並無絲毫未清之項實屬不徇情面實心辦事之員甚有功於閩省則朕之屢次加恩寬免之由理應曉諭內外知之

又兵部議奏拏獲私參之巡查人役應行令總管馬呼善賞銀六十兩奉

上諭總管馬呼善所管之員拏獲私參理應將馬呼善議叙該部並未議及已屬疎漏乃轉議令馬呼善出銀六十兩賞給巡查人役尤屬錯繆凡各省緝捕効力之人准令該督撫賞給銀兩者以督撫衙門本有地方公用之項以備動支今馬呼善所有俸工幾何而令其拮据以供賞給之用是馬呼善以功而受罰矣有此情理乎且此端一開則將來該管之員孰肯督率所屬實心緝捕乎該部所議甚不可解此事與漢堂官無涉著查弼納永壽出銀六百兩給與馬呼善以備將來犒賞之需再出銀六十兩賞給巡查人役馬呼善著加一級艾保准紀錄三次

又三法司奏陳中甲毆死劉萬良擬絞監候奉

上諭劉福榮毆打閻喜兒與陳中甲毫無干涉且被毆之閻喜兒並無怨怒報復之意乃陳中甲好鬬生事邀約李鎖住同往尋毆因未遇劉福榮輒遷怒於伊父劉萬良毒毆至死似此強橫兇惡明係光棍該部援引最後下手律擬絞監候甚屬不合著另議具奏凡人誰無父母乃因與其子弟鬬毆遂遷怒於所生至令殞命惡俗殘忍至此若不嚴加懲治以儆兇頑無以敦厚風化其應如何定擬之處著九卿詳悉會議具奏

又刑部等衙門議覆甘肅巡撫莽鵠立題叅副將趙顯忠於前守備任內錢糧不清請

旨審擬奉

上諭各官虧空侵蝕錢糧限內照數全完原有免罪開復之例趙顯忠借給兵丁銀兩既已給還卽可比照限內全完之例歸結乃莽鵠立加以先侵後吐之名特行叅劾凡武職官員多係行伍出身未曾讀書偶有微愆小過該管上司當看其人材技勇或曾効力行間原情寬恕切加訓勉以保全教導之方爲封疆大臣作養人才之道莽鵠立此奏甚屬深刻著嚴飭行趙顯忠此案不必究問從前趙顯忠引見時朕看其人材可用但伊莅任以後居官如何之處未能深悉著詢問鄂爾泰據實奏聞朕再降諭旨

又江蘇巡撫陳時夏題叅金山縣縣丞田畯等霉爛米石奉

上諭江南動支錢糧採買米石原爲積貯以備緩急之用關繫民生甚屬緊要該督撫等自應仰體朕意遴選賢能之員前往採買乃范時繹陳時夏僅委一二微末縣丞辦理買運而所委之員又皆庸碌無能以致糴買潮蒸不堪收貯之米難以銷算始將委員題叅塞責於地方儲蓄之計毫不經心籌畫似此辦理

在尋常無事之時則關係米糧而在地方需用之時則關係民命豈該督撫未曾計及此乎其應賠銀兩著范時繹陳時夏照數賠補速委賢員另行採買以備積貯

二十一日刑部等衙門議奏烏蒙鎮雄被獲逆番人等應行正法奉
上諭劉建隆王之瑜祿白坡庫鷄窩祿未甲范掌案虐虐巴陳明哲八十阿固洛澤者固俱著即處斬木那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祿永孝有米貼重案尚未究審俟彼案審明之後從重歸結伊等財產不必解部著鄂爾泰岳鍾琪將四川雲南貴州在事官兵分別等次酌量賞給至烏蒙鎮雄番苗聚衆抄擄拒敵官兵兇惡不法歷來已久人所共知今鄂爾泰岳鍾琪等悉心調度勦撫並用始克奏功從前該管文武各官其力量何能辦理此事況兇苗悉已蕩平邊方寧謐若追究已往則干連甚衆著將從前該管文武各官並該管之各上司俱著從寬免其叅究

二十二日奉
上諭張坦麟從前爲通倉監督乃倉務廢弛已極之時惟有張坦麟所管厫座整齊堅固米石充足無虧且尚有多餘之米爲他人代補不足之數則張坦麟之實心爲國家辦事不囿習染可知矣及朕即位將伊

用爲兩淮鹽運使伊剔除鹽政弊端一塵不染則其操守又可知矣及用爲蘇州藩司伊到任後陳時夏即與之不合彼此意見參差朕因撫藩既相齟齬不便仍令共事一方恐致貽悮公事是以將張坦麟調任山東俾兩人各辦職任之事日後兩人之是非自見所降諭旨甚明至張坦麟之爲藩司其操守朕則可以力保也今當交代之時陳時夏令趙向奎勒措吹求百計播弄且違旨不令速赴新任必欲使張坦麟在蘇藩任內得受過愆以彰張坦麟之非而成己之是此等用意斷不可容豈能逃朕之鑒察乎論張坦麟之器量褊淺規模狹隘或與陳時夏相似未可知而其操守清廉實不讓於陳時夏今當去任之時有何餘貲以供接任之苛索乎即據陳時夏奏摺中稱張坦麟交存銀二萬餘兩曾經奏明充餉又復云此項終成虧空不思此項既已歸公何以又成虧空是陳時夏之言不過欲歸過於張坦麟而不覺其自相矛盾矣且督撫同在一方見聞確切總督范時繹極稱張坦麟居官之善而陳時夏則力貶之豈非出於私意況以如此好藩司陳時夏不知優待轉加苛索而如呂大雲中材少年則保薦之不遺餘力豈非賢否倒置尚得謂之鑑衡不爽者乎大凡督撫不能甄別屬員優劣即爲不能勝任朕以大公至正之心

聽言覌人無絲毫偏向之處而諸臣亦斷不能欺朕之耳目即如各省藩臬赴任時朕多准其具摺奏事蓋朕欲周知地方之情形或有爲督撫所不及知者或有爲督撫不肯言者故令兩司得以陳奏且觀其所奏而兩司居心之邪正公私亦即此可見朕嘗曉諭伊等曰朕並非疑督撫而信爾等也若信任爾等過於督撫即當以爾等爲督撫矣何以尚在兩司之列乎爾等勉之愼之此各省凡任兩司者人人共知之諭旨數年以來如積善密奏邁柱官達密奏楊文乾佛喜程如絲密奏岳鍾琪朕洞燭其奸將積善官達佛喜程如絲置之於法又如邁柱之叅黃焜范時繹之叅徐琳朕即將黃焜徐琳革職究問如沈廷正叅奏毛文銓朕即派大臣察究其他類此者甚多並未深信兩司之言而處分督撫亦未曾聽信督撫究抑兩司詳情酌理但論言事之是與否耳况設計傾陷朋比黨同乃朕之所深惡屢頒嚴旨訓飭今趙向奎聽從陳時夏指使深負朕簡用之恩蘇松民情聰慧多有好用智巧者陳時夏誠實有餘而才識不足不能勝蘇撫之任著解任往山東署理布政司事陳時夏既稱張坦麟蘇州任內錢糧不清著將張坦麟仍留蘇州署理巡撫印務看陳時夏張坦麟任事之後辦理如何再降諭旨

又

諭工部從前朕意凡遇堤岸道路似應畧加石工以防車輛踐踏等弊此朕一時之見曾經詢問怡親王及齊蘇勒皆以爲可行是以頒發諭旨今田文鏡奏稱河南兩岸堤工車道久經加土修墊以防踐踏不必更加石工若土石兼用轉不堅固等語所奏甚爲明晰具見實心任事深爲可嘉著將田文鏡所奏及朕此旨傳與直隸江南山東凡有堤工之處該管大臣因地制宜酌量辦理不可迎合朕旨强行悞事

又署貴州巡撫祖秉圭題叅施秉縣知縣沈遴疎縱犒貢兇苗越獄奉

上諭犒貢兇苗乃肆行刼奪之重犯既經擒獲該撫祖秉圭自應交與嚴緊地方監禁防範並委幹員不時稽查以防疎脫今乃交與庸碌無能之知縣沈遴以致重犯八人乘間越獄且祖秉圭疏稱沈遴才具本屬平庸冀其勤慎居官猶可勉强供職等語祖秉圭既知沈遴才具平庸乃以兇頑之賊犯令其勉强防禁以姑試之有是理乎祖秉圭著交部察議沈遴著革職照疎縱楊廷選之河內縣知縣梅枚監禁之例將沈遴在貴州監禁其疎脫各犯著該地方官嚴緝務獲俟全獲之日該撫將沈遴釋放奏聞

二十四日浙江總督李衛題叅龍游縣知縣馬允

尚奉

上諭朕從前曾降諭旨凡知縣官員因不能勝任改授教職者若志氣隳頹不肯實心供職定行嚴加處分今知縣馬允尚係由大縣調簡之員理應感朕保全之恩仍令司民社之寄益加黽勉以圖後效今據該督參奏馬允尚調任之後又復廢弛且有龍餘二縣任內那虧銀穀及怠玩滋擾種種案件馬允尚誠下愚不移深屬可惡著革職拏問將本內各款交與該督嚴行審追從重定擬具奏

二十五日奉

上諭據山東登州總兵萬際瑞奏摺內稱上年九月內鄒平汛把總曲成貴拏獲私鹽五車鄒平縣知縣關佶家人閆四及伊親戚艾姓率領壯丁二十餘人持械攔截希圖刧鹽夫鄒平汛地乃省會往來大道縣令僕戚應當知法守法乃敢恣意妄行則縣令平日居官可知等語凡爲督撫者專以察吏爲先若不能察吏則不勝督撫之任塞楞額不能知人於舉劾之間多有不當故屬員怠玩成風罔知儆惕朕屢加訓飭而塞楞額之積習尚未悛改如鄒平縣令之縱容僕戚干犯法紀而塞楞額全無聞見尚得謂之能察吏者乎今萬際瑞據實陳奏甚屬可嘉田文鏡自到河南以來忠誠體國公正廉明是以豫省境內吏畏民懷本省之人及往來經過者皆稱爲樂土以此實心實政上感

天和從前三年收成豐稔而今歲八府各州二麥復登大有爲從來所罕見又如連年豫省黃河工程當暑雨時行之際全無泛溢共慶安瀾此皆

天地嘉佑公正大臣之明驗吏治民風之善實爲直省第一鄂爾泰公忠勤誠實心任事經理咸宜是以雲南地方連歲豐登今年通省郡縣以及苗蠻荒僻之地二麥皆有十分收成滇省父老稱爲罕覯萬民樂業從來天人感應之理捷如影響若各省督撫皆能如田文鏡鄂爾泰則天下允稱大治矣凡爲督撫均當以田文鏡鄂爾泰爲法其自恃而心非者亦當知過自愧自勉朕屢頒諭旨用人者朕之事也察吏者大臣之責也天下至廣庶務至繁勢不能不賴大臣之一德同心共爲經理若督撫不能仰體朕心宣猷布化秉公察吏以安萬民雖近而畿輔之地朕亦無可如何倘任用得人則萬里滇南皆登袵席是朕之政事以諸臣之是非爲是非非朕推卸於封疆大臣也如高其倬陳時夏者操守非不清廉然潔己則爲有餘而察吏實爲不足以陳時夏之不明是以靖江地方有氷雹傷麥之事以高其倬常賚之悠忽居官是以閩省有水溢福州城門雷震山崩之事此皆今歲

上天垂象示儆之明驗也數年以來各省官員朕皆留心揀選命往祇以賢員不能多得而於北直地方每每照常補用亦以其地近京師易於更換之故乃從前各員廉幹者甚少而朕又誤用李維鈞蔡珽李紱等奸詐小人相繼爲督撫營私滋弊不可枚舉以致直隸吏治倣壞不堪實居各省之末而地方連年以來雨暘亦不及他省之均調屢遭澇溢此又督撫不能察吏安民有司不能奉公盡職之明驗也朕之政事以諸臣之是非爲是非幸而諸省之內有河南雲南二省尚可爲朕任用得人之功然亦不足以抵他省任用失人之過假如諸臣之中不得田文鏡鄂爾泰

則朕之罪將何以謝天下也諸臣試思之朕於督撫推心置腹以信任之高爵厚祿以寵榮之諸臣不能圖報朕恩而轉令朕爲之受過清夜捫心尚能自安乎即如萬際瑞所奏鄒平知縣一事若在田文鏡管轄之下斷不能容此等庸劣之員矣朕久欲用田文鏡爲他省總督因豫省官民受其化導撫綏深切愛戴朕不忍令其舍之而去今思山東民俗官方宜加整理難得其人而河南與山東地界相連以田文鏡之精神力量辦理兩省之事綽然有餘著將田文鏡授爲河東總督管理二省事務凡山東應行關會總督案件俱照別省總督之例定限辦理山東官吏不得藉口有所稽遲此朕因人設立之曠典不爲定例鄒平縣知縣關佶著革職交與田文鏡查審具奏塞楞額著自行明白回奏萬際瑞將地方之事不避嫌怨直陳無隱著將伊從前革職留任之案准其開復以示嘉奬萬際瑞奏摺及把總曲成貴詳文併發

又九卿議將疎防越獄處分定例具奏奉

上諭此本內議稱重犯越獄脫逃將疎縱之該管官員革職仍留地方令捕役聽其差遣責比與接任官協同緝捕等語朕前降諭旨將疎縱之員仍留地方者原令其設法緝拏不使其脫然歸家優游事外今九卿議稱捕役聽其差遣責比是一縣之內又添一官

不但捕緝之事彼此牽制掣肘即捕役之應差亦莫知適從必致受無辜之扑責無人肯充捕役矣又本內議稱一名不獲如何處分二名不獲如何處分等語夫逃犯之中罪有輕重若但以人數之多寡定其處分必有疎縱重犯而處分轉輕疎縱輕犯而處分轉重之事於情法未爲允協九卿所議甚屬疎漏著再議具奏

二十六日雲貴總督鄂爾泰題報苗賊刀正彥等悉就擒撫奉

上諭苗賊刀正彥主使兇類號召窩泥肆行刦商害民鄂爾泰調遣官土弁兵深入攸樂等寨直擣賊巢首

惡黨與悉就擒撫實爲可嘉鄂爾泰著議叙具奏其
在事官弁兵丁於烟瘴險遠之地勤勞効力甚屬可
嘉著從優議叙賞賚提督郝玉麟亦著從優議叙

二十七日奉
上諭黃振國原擬立斬所以降旨改爲監候者因蔡珽
袒護黃振國顛倒是非之處尚無顯然昭著之欵蹟
今此本內樂至縣衿民周文琇等具告黃振國重征
苛斂等事蔡珽向承審官示意說黃振國居官尚好
以致將原告之人監斃二命枷斃二命蔡珽又聽信
黃振國之言將遂寧縣典史諸一仁杖責越數日殞
命似此則蔡珽袒護黃振國之案件確然昭著亦即
李紱袒護黃振國之確據也蔡珽黃振國相爲表裏
今刑部定擬蔡珽治罪本中將黃振國從前之案全
不提及或有不必再議黃振國之處本內亦未將緣
由聲明刑部堂官明係徇隱疏漏著交部察議具奏
本內蔡珽黃振國之案著另議具奏

二十八日刑部等衙門奏原任副都統勒什布等
貪贓不法照律治罪奉
上諭勒什布由旗下武職蒙
聖祖仁皇帝特恩擢用至吏部侍郎乃伊不知感恩圖報
在侍郎任內恣意貪婪贓私纍纍及朕即位念伊年
力精壯欲其改過自新仍用爲副都統切加訓誡旋

令管理臺站事務俾得出力以贖前愆其所以保全
之者至矣豈料伊貪墨性成又在臺站地方勒索効
力人員駝隻銀兩似此怙惡不悛苟有人心何至於
此勒什布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其家產貲財
著交與該旗抄沒並嚴行清查不得容其移藏匿
以爲負恩貪贓者之戒伊子安圖依擬應絞著監候
秋後處決昌明柱於理藩院事務尚爲熟練從寬免
死著革職枷號三個月鞭一百仍交與理藩院在筆
帖式內行走効力贖罪查哈里亦從寬免死著在寧
夏地方枷號三個月鞭一百仍令披甲効力行走年
裕係年希堯之子伊同堂兄弟俱獲罪愆同胞之弟
如又復圈禁其家只有年裕一人此案內年裕所犯
之罪不過因畏懼勒什布在部苛索投拜門生其過
付銀二萬餘兩亦係代年熙餽送之項情有可原著
將年裕治罪之處寬免前楊敏赴臺効力時朕降諭
旨若効力平常即係有意貽悞定行從重治罪此乃
儆戒勉勵之意今聞楊敏在臺効力甚好且將勒什
布需索之處據實舉出可嘉其臺站効力之處不必
行查著吏部帶領引見請旨

雍正六年六月

上諭四十道

初二日兩江總督范時繹奏報於秋審後踏看吳淞江工程奉

上諭吳淞江工程係交與范時繹陳時夏專辦之事乃伊等不肯盡心料理防範於事先任陳世倌疎忽遲悞以致陳家渡堤岸衝塌范時繹陳時夏又未速行籌畫今范時繹見齊蘇勒奏請親往相度修濬乃奏稱於秋審後前往踏看甚屬無耻且此等緊要工程而云待至秋審之後更屬勉强支飾凡為大臣者於已經錯誤疎忽之處不知愧悔而轉欲文過效顰更

失大體著該部嚴飭行

初四日奉

上諭魏華音將親姪魏樟茂勒死誣告魏月音等打死以為圖賴之計該撫及法司俱引故殺姪律完結夫尊長致死卑幼而律例內定罪從輕者原為倫常名分起見也今魏華音因已身犯偷割稻穀之罪恐被告發乃極細事遂將已故胞兄之獨子年僅十三歲者於昏夜勒死以為誣告圖賴之計似此兇惡慘毒之人已在倫常之外安得尚論尊卑長幼之名分乎向來定例未曾詳加分晰似未甚協朕意凡因家務或卑幼有過而致死者仍照舊例其將卑幼致死以脫卸已罪及誣賴他人者應另定治罪之條正所以重倫常而厚風俗著九卿詳悉定議具奏魏華音之案著候旨行

又浙江總督李衛題參永康縣試用知縣陳桂於耤田大典草率不合規制奉

上諭永康縣試用知縣陳桂於耤田大典不能盡心辦理以致草率不合規制但與從前縣令等之揑報欺飾者其罪尚覺有間陳桂著革職免其看守耤田壇廟接任知縣彭子將既經查出揭報亦免其交部議處

初五日刑部議覆總管內務府事務莊親王允祿

等奏報拏獲董五等違禁造賣賭具分別治罪奉

上諭董五等係嚴禁賭博之後初次犯法者著寬減其罪將應行充發者枷責完結應行杖流者杖責完結該部酌量輕重發落仍將伊等姓名存記檔案倘再違禁嚴加治罪此本內各犯供稱骰子係本京造賣紙牌係外省人販賣等語今該部將如何根究造賣賭具之處並未議及嗣後京城有犯賭博者務將何處造賣賭具之人嚴行究出治罪其該管地方官及督撫一併處分通著為例

初六日奉

上諭王希舜居官貪濫存心巧詐其任內虧空銀米及

河工銀兩論伊力量完此寬然有餘從前奉旨革任發往豫省効力之時該督撫已將虧空之項查出比時即應令辦理之員嚴行查追以完公帑乃當時督撫大臣怠玩瞻徇草率從事以致王希舜將所有貲財巧爲寄頓四散隱匿今事歷多年王希舜父子又經身故而范時繹奏請在本旗追變以王希舜之狡獪豈肯留產業於本旗以待該管官員之查勘乎此時議在本旗著追有何益處著范時繹將王希舜隨在南方之家人再加詢問其王希舜未完之項著范時繹將歷來辦理此案疎縱之大臣官員等詳悉查明令其按數分賠即交與范時繹按限勒追完項若有不能完者即令范時繹賠補此案不必行旗查追

又奉

上諭金啓洛被叅之後始將所屬堂邑聊城茌平三縣虧空於都察院揭稱俱經詳揭巡撫恐巡撫沉擱等語都察院奏請將此案交與繆沅就近查覆朕思堂邑等縣虧空如此之多金啓洛身爲知府何不早行揭報乃聞被叅之信自知離任在即始行通揭其在都察院具揭者彼意未必不因繆沅現在東省察審別案都察院奏聞之時或即交與繆沅審理可以邀其袒護又或繆沅與金啓洛先有關照之處俱未可定著交與河東總督田文鏡查審自能將實情詢究明白

又奉

上諭楊一漳被叅革職之時朕因其情罪不止於罷官是以發往江南河工令該督酌量派其出貲効力范時繹理應確查楊一漳力量何如據實具奏乃范時繹派出公費六萬兩而楊一漳至今毫釐未交未必楊一漳力可全完而敢於抗違或因不能足六萬之數其意以爲即出貲効力亦難免於罪譴是以稽遲觀望亦未可定范時繹從前辦理未妥著范時繹詢問楊一漳其家貲實能効力若干令其據實供明定限交納若果知罪儘力急公著寬免其罪倘如此開

恩而楊一漳仍堅供不吐則再重懲以法乃伊自取也

又河道總督齊蘇勒奏報陳家渡壩工奉

上諭據奏吳淞江陳家渡河渠有土埂三道未曾挑清致有停沙掛淤之患今建壩施工正在用力刮刷之際而江水海潮並長沙不能停將原有土埂檻限悉皆徹底刷淨毫無阻滯於河工大有裨益知道了齊蘇勒自任總河以來實心供職即如吳淞江工程雖交與齊蘇勒一同料理而實則范時繹陳時夏地方專辦之事乃范時繹陳時夏視之漠然而齊蘇勒一聞陳家渡壩工衝塌即親身前往踏勘悉心經理仰

賴神佑水勢湧長以助人工將河道泥沙徹底刷淨水無阻滯工可告成此即封疆大臣實心爲國爲民感召天和之明驗凡爲大臣者當共知之齊蘇勒著交部從優議敘其在事官員著議敘具奏

初七日奉

上諭文武不和於地方無益楊文乾石禮哈皆實心任事之大臣但皆恃才矜氣甚欠和平二人不睦其過在石禮哈居多蔡良自用福州將軍以來訓練約束兵丁謹慎得法福州駐防營伍大爲整理甚屬可嘉著調廣東將軍石禮哈著調福建將軍蔡良到粵石禮哈著來京陛見福州將軍印務著阿爾賽署理

初八日奉

上諭江蘇所屬應追各案侵那贓罰等項銀共二百五十餘萬兩米麥二十七萬餘石今於一年之內僅追完銀五萬餘兩米穀二千餘石夫錢糧乃國家額徵之正賦贓罰乃貪吏橫取之私囊其實皆小民之脂膏也向來不肖官員欺公虐民任意侵漁肥己其罪不可勝誅乃既已開恩寬其重罪而應追完公之項又復聽其潛匿巧藏爲日後身家之計罔國帑於度外是將小民之脂膏飽貪官之谿壑國法不加何以使墨吏共知儆惕乎即如王希舜名下應追之項該管各官初時不嚴行稽查聽其藏匿今經數載又稱無可著追請於該旗變產此即顯然疎縱之所致江蘇各屬應追銀二百五十餘萬之多而一年之中完者不及二十分之一揆之情理大爲舛繆此不過遷延數載又成無著之項矣各省虧空向來積弊已深朕寬宥其既往而嚴飭其將來意謂伊等必知感恩畏法痛自悛改今觀江蘇情形是伊等不但不知感恩亦且全無恐懼之意則從前寬大之典有所不可行矣且寬限以待其完納而伊等轉得乘此空隙寄放隱藏是縱之使作弊也此皆由地方大吏不能督率有司稽查於前又不能設法督催於後悠悠忽忽玩愒成風以致廢弛若此陳時夏身爲巡撫錢穀是其專司乃不能盡心辦理有忝職守朕前降旨罪犯如有越獄脫逃者將疎縱官員照例降革離任留於本地設法緝拏不使其脫然事外今此疎縱虧空之罪與疎縱罪人無異著將陳時夏解任仍留江南張坦麟雖任藩司未久然亦不得辭其責著陳時夏范時繹張坦麟會同辦理將承追各案一一清楚俟朕再降諭旨凡各省承追虧空積欠之案有似此怠玩者亦照此將承督各官解任留於本地令其楚結將此預行曉諭知之山東布政使員缺著河南布政使費金吾調補費金吾在田文鏡屬下日久深知田文

鏡之居心行事田文鏡亦奏稱伊居官甚善今調山東仍可受田文鏡之教益費金吾河南藩司任內諒無不淸之項著田文鏡暫接交盤令費金吾速赴山東新任

又奉

上諭朕聞浙江水師兵丁於水師事務不及福建水師兵丁之嫺熟著福建提督藍廷珍於水師內挑選熟練者五十人發往浙江照陝西兵丁赴浙之例令其補充營伍教習兵丁其在閩起身盤費及到浙如何安插之處著高其倬李衛亦照陝西兵丁赴浙之例料理賞給

又奉

上諭向來鑄造金銀寶印所用成色皆有一定應遵照該部定例辦理不可疎忽令金銀成色不足嗣後著該部稽查驗看凡有鑄印之事即係微員印信俱先期令欽天監選擇吉日然後鑄造鑄就之後送內閣著內閣學士閱看再行頒發並將鑄印及頒發之期紀載檔案備查

初九日奉

上諭逃人狗兒沈國良既自行投回而該旗送部發遣部內即議以發遣均屬錯誤似此自行投回之逃人仍擬以發遣則在逃人等孰肯自行投回嗣後將逃人在外曾否爲非并伊在逃月日次數之多寡應如何酌量分別治罪之處著刑部會同旗下大臣定例議奏

又吏部等衙門奏監生火政升等假冒職官應照無官詐稱有官有所求爲律擬以杖徒援赦寬免

奉

上諭監生火政升陳琦假冒州同職銜効力河工希圖補用今經敗露該部引無官而詐稱有官有所求爲之律將火政升陳琦擬以杖徒援赦寬免具題夫大小官職皆國家名器所關假冒之人欺君罔上盜竊名器其罪較十惡不赦者亦不爲輕理應不准援赦

況此等之人若僥倖得官是其出身先已不正何以爲地方百性之表率且狡詐性成罔知信義必至於貪贓壞法無所不爲其弊不可枚舉若但予以杖徒不足以示懲火政升陳琦著發邊衛充軍不准援赦嗣後除僞造憑劄詐爲假官等情仍照例應斬外其有假冒官職者俱照火政升陳琦之例充發不准援赦永遠遵行目今現在各省官員雜職內若有假冒頂替之人著本人自行出首朕開恩免其治罪但令革職回籍倘仍復戀職潛藏不遵旨出首將來或被糾參或被告發則於邊衛充軍之外加等治罪著通行直省督撫徧諭所屬官員人等知之

初十日山東巡撫塞楞額奏明分派採買倉穀各員名銜奉

上諭山東分買倉穀原議分貯通省衛所者理應均派屬員採買存貯今兗寧道傅澤洪名下派買穀三十八萬餘石濟東道牟欽元名下派買穀一萬二十餘石章邱縣知縣羅廷瑋名下派買穀一萬八千餘石鄒平縣知縣闞佶名下僅派買穀一千六百餘石蒲臺縣知縣王僧慧名下亦僅派買穀二千六百餘石夫同一道員同一縣令而所派多寡之數大相懸殊即云地方與水次有遠近之分亦不應相懸若此況多派之羅廷瑋已買五千七百餘石而少派之闞佶王僧慧僅買數百石前總兵萬際瑞叅奏闞佶縱放私販而塞楞額並未題叅今觀派買穀石情形則塞楞額平日之徇庇闞佶顯然矣至牟欽元及歷城等九州縣衛顆粒未買明係倚仗塞楞額平日之庇護將倉儲要務玩忽躭延甚屬可惡塞楞額如此辦理何以服屬員之心而使其急公趨事塞楞額深負朕恩其才亦不能勝巡撫之任著解任回京補授工部侍郎山東巡撫印務著岳濬署理會同河東總督田文鏡將東省應買之倉穀酌量州縣之大小均勻分派於今年明年秋成後在本地採買還倉其顆粒未買之濟東道牟欽元歷城縣改教知縣楊天成禹城縣調任知縣郭傳世臨清州迴避知州周溥署霑化縣知縣黃軒臣濟寧衛降調守備張瑄署成山衛事千總熊昶俱著革職及已經叅革之冠縣知縣周兆熊威海衛守備鄭承恩俱留本地令同現任官員將倉穀買足之後始准回籍塞楞額所辦甚屬錯謬部中如何定擬罪案著將本發還令田文鏡岳濬另議具奏

十一日奉

上諭潮州府同知移駐黃岡已於康熙五十六年部覆准行海陽縣縣丞移駐菴埠亦經楊琳題准乃歷任同知縣丞竟敢因循偷安並未移駐而該督撫漫無覺察聽其規避俱屬不合著楊文乾逐一查明叅奏其如何嚴定處分之處該部議奏

十三日奉

上諭外省將軍訓練兵丁頗知勉力嚴加約束是以近來兵丁各知安分守法亦能嫻習騎射武藝但駐防兵丁常買地方民人爲僕中多匪類往往自恃旗人生事不法將軍等有密奏此事者來京陛見之副都統亦有因朕詢問據實陳奏者朕知之甚悉既爲兵丁理應隨時隨地勤苦習勞方能日漸壯勇豈可忘其職分所在多置使令之人營求便安之理兵丁所恃以爲生者惟在糧餉僕從既多所需衣食亦廣一

人所得糧餉何能豢養多人計兵丁僕役男婦數人儘足多買人口徒費產業何益之有且果係良民豈肯入旗爲奴其入旗爲奴者或在地方被事欲圖報復或賭博飲酒懶惰無賴不務本業貧難度日聊圖餬口或係大盜懼捕或爲人命逃避希圖藏身此等之人兵丁等何能得其力乎況將犯法爲盜之人買爲奴僕一經發覺必貽累己身此皆兵丁愚昧無知貪其價賤妄思多得奴僕曾不計其豢養之艱難罪譴之株連也應將奴僕中善良者量留足用其餘匪類或索原價放出或賣與無僕之人庶幾易於豢養既可得力又不至罪譴株連著行文各省將軍副都統通行曉諭嚴禁兵丁收買民人爲僕嗣後如有違旨之人著該將軍參處如隱匿不奏著地方大臣官員密奏倘地方大臣官員亦通同徇隱經他處發覺將該管大臣官員及地方大臣官員一併從重治罪

十四日奉

上諭朕前聞廣東道員林兆惠差役往從化山內採買木料被盜擄去數人勒取銀兩方得贖回又有大盜多人至龍門營汛將器械鎗刀悉行搶去而阿克敦勒令屬員審作竊賊又電白山內聚盜多人白日沿村刼奪及練勇人等前往追捕被盜捉去一人割耳放回寄信不許復追又聞將軍標下兵丁窩盜獲贓供証鑿鑿而將軍袒護兵丁囑令審作誣良常賚亦不執法又常賚署中被盜將朕發與奏摺匣之鎖鑰亦皆失去而借用將軍之鑰該撫該將軍俱隱匿不奏以上數事朕皆從訪聞得知交與孔毓珣楊文乾將實情詳查具奏今孔毓珣楊文乾將各案實情一一究出具摺陳奏前來與朕所聞悉相符合其盜賊數案孔毓珣等另行具本俟具本到日再降諭旨先將常賚公署被盜一摺批出發審並諭衆知之阿克敦向係柔懦無能無恥下賤之輩朕不深知即位後蔡珽在朕前力薦言深知其人操守廉潔辦事明白且有力量才幹彼時孔毓珣奏請陛見廣東總督印務署理不得其人是以暫用試看乃伊到粵一味苟且因循不能除奸禁暴察吏安民宜乎廣東之人加以阿婆之稱其玩愒廢弛可知矣常賚係朕藩邸屬下因其爲人謹慎安靜平日尚有上進之志是以用爲外任陞授巡撫望其不忍欺隱也乃伊在署撫衙門竟被盜竊以致奏匣鎖鑰失去本地傳爲笑談而常賚潛匿不奏阿克敦石禮哈通同徇隱此尚得謂之無欺隱乎且阿克敦石禮哈常賚官達等設計合謀欲傾陷楊文乾累牘連篇不遺餘力以爲衆人布置周密如此必能遂其朋謀之心快其排擠之願豈知朕早已洞燭其私照察其弊況所奏皆瑣屑無據

之事伊等之伎倆何能撼朕之耳目於萬一乎大凡內外諸臣之陳奏者若其事果實雖一人之言朕亦信之若其事不實雖數百人異口同聲朕必能察其情偽也朕所深惡者乃欺隱不實及結黨傾害二事屢頒諭旨教誨諄諄阿克敦常賚受朕深恩任至督撫尚忍於違背朕訓黨同伐異朋比欺瞞其罪不容寬貸阿克敦常賚俱著革職往廣東著孔毓珣楊文乾將各案情由一一審問明白具奏其盜案內有孔毓珣從前失察之處今既經孔毓珣自行審出俟具本到日將孔毓珣免其交部察議

又奉

上諭據岳鍾琪黃廷桂奏稱米貼逆彝陸氏已經擒獲餘黨搜捕指日可竣其四川雷波土司楊明義從前私遣部落幫助陸氏今又劫奪運糧傷害兵丁並誘結附近吉覺阿路阿照平底等處苗蠻聚衆妄行罪惡顯著再吞都千戶德昌私助陸氏土兵與官兵公然對敵甚爲狂悖均屬不法應請用兵勦除以安輯苗地等語烏蒙等處兇苗抗拒官兵該督等遣兵進勦今已悉就擒獲而楊明義等當陸氏潛匿之時輒敢朋比隱藏今又劫糧聚衆誠爲法所難宥但用兵關係緊要必須武職大臣統轄方爲妥協著提督黃廷桂帶領會勦米貼漢土官兵檄委將弁會期前往

仍飭副將張瑛嚴行防範相機擒勦著總兵張耀祖帶領滇黔官兵分路堵截使賊苗四面受敵勿致竄逸著總督岳鍾琪雲南總督鄂爾泰飭總兵趙儒於凉山相通阿路各處嚴加防範再飭總兵張耀祖於各要路委弁巡緝遇有逃逸卽行擒解黃廷桂著賞銀五千兩張耀祖著賞銀五千兩爲二人行軍賞賚之用俱於四川司庫內動用支給此番用兵係川省地方之事進退機宜著張耀祖等聽黃廷桂節制調遣

十五日江西巡撫布蘭泰題叅署都司何應郎劣蹟奉

上諭凡侍衞等奉旨命往各省試用者大抵皆係平常之員但未曾授以職任不能遽定其優劣是以交與督撫等試用驗看前旨甚明非如分發年滿千總之可比若朕果確知其人則已降旨簡用何待再令該上司試驗而後題補也爲上司者只應據實秉公分別優劣不當以爲係奉旨命往之人稍存偏向之意朕爲此屢頒諭旨至再至三乃督撫中尚有不能仰體朕心者於命往之侍衞等有意優待勉强姑容有多給養廉者有請補授要缺者預存意見示惠徇情似此則何以得公平衡鑒之道卽如何應郎之劣蹟昭著從前該撫將伊委署都司要缺或係該撫有意

偏向或被該員假飾欺瞞二者俱未可定今敢露被叅卽不能遵奉朕旨以致誤用之明驗也至所叅若累兵丁并狎褻無恥等情此非一時無心之過及因公詿誤之案可比不可不重加懲治以肅官方著將何應郎革職交與布蘭泰將伊任內劣蹟一一究審明白解部嚴行定擬具奏

十六日奉

上諭各省虧空賠補之項該員任所無完例於本籍本旗追變仍令解交該省以補原項其應完銀兩多寡不同少者有行李舟車之費多者有道途疎失之虞往返解送殊多周折且各省藩庫均屬國家公帑原無區別嗣後有行旗行籍追補等項該員交納之時在籍者卽於本省布政司衙門具呈交納布政司收明貯庫候撥申報巡撫該撫將所收數目報明戶部戶部行文知照應解省分在旗者卽於該旗具呈該都統咨送戶部查收戶部行文知照應解省分如此則官員賠補錢糧者就近完納可免運送之煩實爲省便著該部遵諭通行

又奉

上諭凡盜賊敢於肆行者皆因窩主爲之藏匿是緝拏窩主實爲淸盜之源嗣後地方官有能拏獲窩主者應作何議敘之處該部議奏

十七日奉

上諭會典開載

陵寢每月朔望奉祀官上香燭行禮不用鳴贊歷來遵行乃蕭永藻景恒等不遵定制擅用贊禮郎贊禮夫

陵廟典禮關係重大應敬謹遵奉絲毫不可違越今蕭永藻景恒等擅自增改而宗人府吏部引不應重律將蕭永藻景恒議處具奏凡關係

陵廟大禮之處若有違誤者定例處分甚重今宗人府吏部將各案通行之例引用於

陵寢大禮之處甚屬無知不識大體著另議具奏

又奉

上諭爲政之道以愛民爲本愛民者必須厚民之生雨暘時若百穀順成始可登蒼生於衽席然感召

天和必由於民情之舒暢而民情舒暢必由於吏治之克修從來言吏治者不外興利除弊二大端夫利之所在小民自必趨事赴功不待督率而爲者爲上者不過助力而已至於除弊則小民所不能爲之事而專賴爲上之人時刻留心體察破積習以厚民風者也葢地方之害莫大於貪官蠹役之朘削强紳劣衿之欺凌地棍土豪之暴橫巨盜積賊之刦奪此等之人不能化導懲戒則百姓不獲安生假若爲大吏有司者圖寛大之名沽安靜之譽於貪官蠹役則庇護之

於强紳劣衿則寛假之於地棍土豪則姑容之於巨
盜積賊則疎縱之雖在已無殘害百姓之實蹟而留
此害民之人令百姓暗中受其荼毒無可控訴古人
云養稂莠者害禾稼惠奸宄者賊良民如此則民氣
何由而舒
天和何由而致乎天以牧民之任授之君臣而百姓又復
敬謹尊奉胼手胝足竭力輸將以事其上爲君臣者
當共思之受
天之恩奉
天之命食民之食衣民之衣而乃怠忽優游不能鋤奸禁
暴置民間疾苦於度外上負
穹蒼下負百姓誠天地間之大罪人矣大可畏也豈但天
理有所不容卽清夜捫心當如何之愧怍有牧民之
責者各宜撫躬自問時加警省欽哉愼之勉之
又奉
上諭阿克敦題条陸川縣知縣謝錫侯承審命案叠次
頻催該縣不由州轉越詳請息實屬易結不結等語
謝錫侯承審命案既經該撫嚴催而該縣越州徑詳
者或因知州與伊不合故意掯勒不爲轉詳以致遲
延亦未可定且命案重情亦非易結不結之案可比
阿克敦柔懦無能不能秉公察吏其所条奏未足憑
信不可令屬員受屈著交與新任巡撫金鉷將其中

情由另行確查倘謝錫侯應當条劾卽據實具奏若
伊平日居官尚好著金鉷一面具奏一面仍令辦事
又禮部等衙門議准條奏禁止外簾官私閱試卷
奉
上諭此本內議稱各官私閱試卷在京許監試御史外
省許監臨官題条等語其如何分別議處之處亦應
議定具奏再如監試御史及監臨官隱匿疎漏未曾
題条者經別處發覺亦應加以處分此二處本內未
曾議及著再議具奏
十八日奉
上諭今閲各都統凡值議處之事或則徇庇或則重擬
斷不求夫中道而私謂衆人云我等寧可重擬皇上
自必從寛及朕降旨從寛伊等則云因我等從重議
擬始得從寛歸結是將恩施自朕之事而仍使之感
戴諸臣也朕若降旨依議伊等又謂如此從重嚴擬
何以仍復依議使人歸怨於朕此皆奸宄悖逆之臣
所遺惡習耳諸臣掠取美名而歸惡名於朕其事猶
小朕亦能容受但國法民風所關甚爲重大辦理公
事議處人員惟在秉公平心罪重者不得從輕罪輕
者不得從重朕臨御已六年矣朕因怒而處分無罪
者何人誅戮無罪者何人朕因喜而寛宥有罪者何
人赦免有罪者何人六年之間朕披露誠悃諄諄訓

誨至再至三而諸臣尚不能信從而行事如此豈非知而故犯耶朕於何事忽畧而不留心諸臣於何事或能欺朕朕豈不辨是非未諳事體年少之主乎從前朕不時面訓諸臣竟未能悛改遵行而乃作此閒言浮語此等罪愆非他罪可比是誠有心擾亂國政者人臣之罪莫大乎是今特書諭爾等若仍不知畏懼不知悛改存悖謬奸惡之心經朕察出定立行正法决不赦宥至於刑部審理旗下事務亦路此病著將此通行曉諭都統內務府刑部旗員諸臣并槩行曉諭衆人俾共知之

十九日奉

上諭前據甘肅巡撫莽鵠立摺奏內稱西安解到運糧進藏騾頭並帶鞍屜等項據驗收騾頭之總理運糧官臨洮道盧官保等詳稱鞍屜澆薄兼有破損者架子繩索籠韁嚼環又多損折不全等情臣同欽差查郎阿邁祿西寧鎮臣周開捷查看原辦布屜實屬薄小止與鞍板相齊前後並無餘襯周開捷力言軍糧關係重大必須另辦寬厚氊屜方於長途有濟議將糧馱暫行停卸俟鞍屜辦完再行運送彼時牽騾兵丁一聞此議卽將糧馱齊行放手騾馱多係初架生性未馴且十馱一夫勢難兼顧以致騾頭奔逸當卽飛差多人分頭牽收將糧馱暫卸教場而騾頭奔散徧尋無獲者二百餘頭臣一面委員置備鞍屜等項一面令西寧道劉之項等將騾頭購買足數並添僱人夫牽押運送至阿什漢地方並無短少遲悞又於所裁長運夫內選留二百名給與口糧皮衣鞋襪等物以爲牽領糧馱之用今大兵糧馱已於五月十八日自阿什漢地方盡行起程等語朕彼時批示云爾雖拮据料理無悞亦難免從前差委不得其人之咎觀此緊要軍需如此疎忽料理則地方官之懈怠不急公實心任事之風仍然可知甚屬可惡又聞所僱趕騾番子夫役皆赤身至寧是何理也可會同岳鍾琪嚴察叅來以警其後不然此惡習所關甚鉅爾等

一些姑息瞻顧不得少有疎縱恐累及於爾也今據岳鍾琪奏摺內稱陝西進藏運糧馱騾臣逐一愼重挑選分發州縣加意喂養並預先飛檄經過地方預備供支無致遲悞及委文武官弁分作八起解送節據各解官禀報沿途俱無違悞惟平番碾伯兩縣所轄沙井驛鹽水河紅城子西大通老鴉并西寧縣所轄平戎驛等站並無預備人夫草料亦多缺乏又騾頭既抵西寧一住四日西寧道府並不給發草料臣又聞西寧道劉之項西寧知府江洪將驗收騾頭並不安置棚槽竟圈入教場空地將長草拋灑地上任其踐踏不特並無料豆喂養卽涓滴之水亦不得飲

騾頭饑渴難忍奔逸四出以致逸失二百餘頭而疲困者甚多又將僱募牽騾出口長夫預行圈禁並不給與口糧夫役多半踰垣逃走及至臨時出口乃以老弱塞責查騾頭所需料草并僱募人夫皆係先期發銀預備今平番等縣竟致遺誤缺乏而西寧道劉之項西寧知府江洪種種抗玩貽悞軍需莫此爲甚臣現在分別嚴叅從重究擬追賠以儆不職等語從前地方官辦理軍需惟以侵蝕扣尅爲事而武弁等亦借端需索恣意苛求是以糜費錢糧甚多而於軍需重務究不周備朕洞悉其弊屢行頒諭諄切訓誡此番進藏兵糧特令動用公帑先期預發務令饒裕以期無悞今劉之項江洪身爲道府並不實心辦理任事急公敢於怠忽抗違故意藐玩以致運糧騾頭不行喂養饑渴疲乏而牽騾夫役又復拘守困頓至於潛逃似此貽悞軍需法難寬宥岳鍾琪叅奏甚是著將劉之項江洪革職拏問交與該督嚴審定擬具

奏其鞍屜辦理不齊之各員以及遺悞夫役草料之驛站地方官俱著嚴行查叅具奏若武弁等借行軍之名任意需索或因地方官備辦未周不行據實陳

奏而借端苛求分肥入己經朕訪聞亦必重治其罪

又吏部議准革職行走太常寺少卿吳隆元告休

奏

上諭吳隆元乃一巧詐下賤之人向日鑽營年羹堯隆科多甚屬無恥伊所犯罪過多端朕念其學問尚好是以格外加恩革去職銜令在原任行走効力贖罪今忽告病乞休以伊平日之居心行事其有病與否亦未足信且公然自比於無罪之人具呈告歸希圖閒散安逸不思報効著留京令其作速調理照舊効力行走倘不知悔過悛改前愆仍推諉怠玩必將伊從前所犯罪案一一發出究治

又吏部議奏廣濟縣知縣顏希聖改就教職奏

上諭朕令督撫等保舉人員原期得有猷有爲有守之人以收實效今據馬會伯奏稱顏希聖才具平常鄙議請改教職等語顏希聖明係鑽營鄭任鑰以濫邀薦舉此等奔競無恥之人豈可仍令居董率士子之任顏希聖著革職

二十日奏

上諭浙江總督李衞疏稱方上慶之妻張氏先與金十四通姦繼而追悔卽行躲避金十四並將情由訴知伊夫金十四不知復往窺覘被方上慶辱罵兩相爭鬬金十四遂起殺機於昏夜取斧將方上慶砍死應將張氏追悔躲避告知伊夫等情聲明而該部駁稱張氏於檢驗時未曾首告其追悔告知伊夫之處亦無確據應無庸議等語該部駁稱檢驗時未曾首告

此語尚順若云追悔告知伊夫之處並無憑據金十四復至其家張氏見而躲避方上慶即將金十四辱罵此即張氏告知伊夫之証據若非張氏告知方上慶豈有一見金十四而即無故辱罵之理該部以非理之詞妄行駁詰不以衆人之訾議為慝若朕不行指出則外省之人必以為被部議朦混矣著刑部堂官將强駁情由明白回奏

又奉

上諭賊犯蔡三脫逃該縣將捕役張秀家屬監比張秀之兄張公裕緝獲蔡三因蔡三兇悍張公裕恐其復遁用蔴繩繫頸行至沿河狹路失足落水繩緘咽喉

殞命張公裕將屍拋棄隱匿該撫及部議皆引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之例將張公裕擬絞具奏凡捕役借緝盜之名擾害平民或有誣良為盜私行拷掠等情自應從重治罪若拏獲實在盜賊兇惡難制不得已而至於殞命者槩引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之例擬絞抵償是將有罪之人與尋常鬬毆致死者同一科條毫無分別恐捕役畏首畏尾難於緝賊且恐匪類情急或轉有傷害公差之事此案內賊犯蔡三狡猾已極張公裕拏獲之後誤傷其命情有可原但不應棄屍隱匿然其所以隱匿者亦以定例抵償故畏避重罪而為此耳嗣後應如何定例方於情理允協著九

卿詳悉定議將此案一併確議具奏

又奉

上諭向來之例斬絞等犯非常赦所不原者其父母年至七十家無次丁始將應否留養之處開明罪犯情由請旨定奪此乃法外之仁也然亦必本犯之罪有可原其父母之情有可憫然後准其留養從前鶴六斤之案其父母年未七十而李紱違例兩請法司議覆時即照李紱兩請具奏朕以被毆之人係抽風身死情罪尚輕姑從寬典准其留養並非著為定例也今宜兆熊等將柳文保毆死柳滿福之案援引鶴六斤之案兩請具題該部理應嚴行駁詰按律定擬

為平允今德明黃國材等仍照宜兆熊等兩請議伊等之意不過欲自沽寬大之虛名而不顧國家之憲典殊不知將實在有罪之人枉法縱釋並不受囹圄之拘禁使死者含寃生者抱痛積孽亦已深矣而欲以此邀福於冥冥之中有此天理乎且定例父母七十方行兩請是合例之人尚須酌其情罪之輕重而後從寬今若又開未及七十留養之例將來各省效尤凡父母現存之人皆可援以為請而鬬毆殺傷擬抵者無幾矣兇暴之徒必至肆行無忌何以示懲甚為人心風俗之患司刑憲者亦曾思及此乎若情罪可輕該督撫即當據實陳奏朕自揆情度理開恩

寬宥何得强引留養以開枉法之端此案刑部既照宜兆熊等所奏兩請具題朕亦不能定著刑部自行定議具奏

又禮部將貴州巡撫何世璂保舉之貢生生員李乾亨等十八人帶領引見奏

上諭黄濬曹纕林樞趙璽命往河南交田文鏡以山東河南兩省知縣以下等缺酌量委署試用艾承洪劉師健饒鴻煥命往直隷交與何世璂等以知縣以下等缺酌量委署試用李乾亨戴天瑞石聲純劉永謙徐德基左維憲鄭廷觀張熊蔣項方希賢王道凝俱著回籍以教諭用朕思人才最爲難得貴州係邊遠小省而保舉生員乃至三十二人他省未有如此之多者朕初意保舉人等倘俱屬不堪必降旨向何世璂責問今兩次到來引見人員雖無出衆之才而人品尚屬端謹朕量爲擢用外其以教諭用之李乾亨等十一人看來不過尋常讀書之人未必能勝民社之任是以令其教諭補用但何世璂既將伊等保舉或此十一人內尚有有爲有守係何世璂所確知灼見者亦未可定不妨令何世璂再行舉出咨部請旨試用如試用後庸劣不能稱職則濫舉之咎朕惟何世璂是問伊尚能辭其責乎至回籍人員往返路途

窵遠資斧必至艱難著何世璂給與回籍盤費仍著何世璂回奏

二十二日奏

上諭米貼逆彝肆行不法敢於抗拒官兵鄂爾泰令總兵張耀祖等領兵征勦深入險遠之地直擣賊巢不旬日將渠魁擒獲餘黨悉行撫定在事官弁兵丁奮勇効力甚屬可嘉俟鄂爾泰題奏到日著該部從優議敘賞賚而哈元生更著勤勞現今又奉委勦撫雷波等處著將四川庫銀賞給哈元生四千兩爲伊用度之需

二十三日奏

上諭富寧安人品端方操守廉潔秉掌銓衡經理戎政敭歷中外懋著勤勞謹慎小心始終一致簡任綸扉正資倚毗忽聞溘逝朕心深爲軫悼應得䘏典著察例具奏其喪櫬起程及歸途之費著該督撫照看料理經過之處著地方官員於櫬前奠醊

又刑部等衙門奏駁福建巡撫常賚奏强盗余由係被擄脅從情有可原奏

上諭余由著即處斬梟示餘依議舊例凡强盗得財不論首從皆斬當

聖祖仁皇帝如天好生之仁分别寬宥施恩法外朕即位以來率由舊章令該督撫有司將法無可貸情有可

原者確加分晰以定斬決發遣誠以督撫有司身在地方親自訪查審訊察其素行觀其狀貌而伊等之積惡巨盜與一時附和而爲盜者皆可確知果能將實在强盜置之於法不使漏網則宵小之徒知爲盜必不能逃於憲典各生畏懼之意則盜源可以漸清盜風可以漸息無如實心任事之人甚少而又欲以寬縱沽仁厚之名每於渠魁未必執法而脅從或至被刑是以兇惡之人不知畏懼各生僥倖脫禍之念而盜風無由止息矣向來强盜減等則發往黑龍江等處今發遣之人太多俱令聚於一方甚難管束竟有爲奴之人將伊管主一家數命傷害者兇惡至此

人人痛憾前朕意欲令發遣內地以分散之又思此等之人到處生事何苦又令他省之人受其侵害況再經犯法之後仍不免於誅戮不過令彼地良民多被一番擾累耳以此躊躇未定未降諭旨總之在內在外均不得一善於安置之法是在督撫有司化導懲治備極公明以爲弭盜之本若不探其本而求之於末總無良策也此案內盜犯余由行刼六次而常賚以爲被擄脅從情有可原常賚在廣東時衙署被盜而隱匿不奏今又欲疎縱海洋之賊是何意見常賚已於別案革職此案著行文詢問令其明白回奏喬學尹向爲吏部司官鑽營隆科多爲之保薦自到福建以來不知感朕超擢之恩一味邀譽沽名不肯秉公執法所辦閩省刑名各案不妥協之處甚多如李則興李爾祚等四人乃江洋大盜而擬以減等發遣王彬生行刼之時擲石傷人而以爲打傷尚輕情有可原顏陳壽等私販拒捕傷人而强爲開脫似此種種錯誤喬學尹身爲臬司所司何事即常賚意欲如此喬學尹亦當據理爭執豈有苟且聽從之理況閩省如此揑報虧空錢糧而喬學尹置若罔聞視爲分外通同隱諱不奏聞一字深負朕擢用之恩著革職以爲人臣溺職負恩者之戒所有辦理刑名錯誤各案或由喬學尹審定轉詳或由常賚主見指授著

行文詢問喬學尹令其據實陳奏

二十五日刑部議覆安徽等屬錢糧虧空催追事宜奉

上諭安屬承追虧空錢糧前令魏廷珍查明著落追補魏廷珍理應將安屬可追之項自行承認催追其不能追者奏明交部轉行旗籍分別追補今魏廷珍但稱現任各官顧惜功名尚肯賠補其無功名顧惜之人不過臨限受一處分不肯即行賠完等語並未將何員可以賠補何員難以催追之處分晰聲明顯係推諉巧飾甚屬不合該部於此處並未議及但令魏廷珍將各員應賠銀兩竭力催追如完不足數俱著

落魏廷珍名下賠補似此含糊虛駁將來魏廷珍重復題請該部往返駁詰不過遷延時日於錢糧有何禆益部議亦屬不合著魏廷珍將安屬可追之員自行奏明承追其應行轉追者亦卽奏明交部轉行旗籍勒限嚴追如此則虧欠之項得有著落錢糧可以漸清倘再不能完則著落魏廷珍賠補伊自無詞推諉矣

二十九日奉

上諭浙江鹽政向來弊端甚多必得揀選才能及家道殷實之員分理其事始於鹽務有益鹽場大使一官雖係微員而責任甚重從前李衛奏請揀選人員已

經將楊維清等二十三員命往但彼時朕看楊維清等人甚平常且未必果係殷實之家是以著李衛試看朕意管理鹽務之人與河工効力者事同一轍不若照河工例就本省或他省內有果係人去得而家道殷實者令其赴總督衙門具呈著李衛詳加揀選具題委用如李衛有確知灼見之人亦令其調取赴浙具題酌量委用如此則辦理得人於鹽政甚有禆益

又河東總督田文鏡題參署遂平縣知縣范安治

奉

上諭范安治著革職范安治身爲縣令縱容家人兵快飲酒宿娼以致釀成人命及至發覺又復隱匿不報暗寢其事總督田文鏡訪聞得知密飭道員孫蘭芬提拏審訊盡得實情身任督撫者察吏乃第一要務田文鏡時以察吏安民爲心公明兼著屬員之賢否心誠求之所以絲毫不能欺隱如范安治此案實有關於吏治風俗若以市恩沽譽之督撫處此或不肯覺察或爲之彌縫以致官吏肆行無所忌憚小民之寃苦何由得雪今田文鏡將命案查明劣員參革豈尚有寃抑情由不能通達者所轄地方安得不吏畏民懷人心悅服昨有四川舖司人等投遞詞狀將田文鏡比於宋時包拯可見人心之同輿論之公也凡

爲督撫者當以田文鏡辦理此案爲法若封疆大臣果能公忠體國愛民

上天必賜佑也

雍正六年七月

上諭四十四道

初一日

上諭大學士等工部奏銷雍正二年十二月等月錢糧黃冊遲延不奏特於今年六月初一日始行進呈朕令大學士等詰問工部堂官隨經大學士等參奏黃冊乃按日紀載之檔案何事不在其內定例凡遇朔望吉期在京各衙門進呈奏章俱各詳加檢點黃國材等任意疎忽全無敬謹之心應將伊等交部嚴加議處等語彼時朕將黃冊發出令工部堂官候旨今七月初一日矣著工部堂官即於本日將黃冊進呈朕

覽夫天道福善禍淫賞善罰惡書經曰惠迪吉從逆凶凡人惟有順理而行自然受天眷佑此外別無可以趨吉避凶之道至於忌諱禨祥乃庸人下愚之見稍有識者尚不爲此朕察理極明惟知順理以爲事天之本一毫無所避忌爾等大學士日侍左右諒無不深知者但人臣事君之道自當時存敬謹忠愛之心是以每逢佳節吉辰呈送本章皆留心檢點此亦自古相沿之例其禮本當如是至於奏章內有陵寢字樣者亦必留心檢點蓋恐陳奏披覽之時觸動傷感也朕之思念皇考皇妣無時無刻稍釋於懷而於吉旦清晨必焚香瞻禮豈因展閱黃冊見陵寢字樣然後悲感於心乎只因工部堂官等全無尊君親上之心不知恪恭敬事之義且數年以來朕時加教導耳提面命而伊等仍復怠玩疎忽不遵訓誨不得已降旨詰問嚴切申飭冀其醒悟悛改又恐此輩庸鄙無知以爲朕因避忌月朔不快於心將黃冊發出降旨切責令其守候是以特令伊等於今日月朔進呈朕覽面加曉諭所以開導伊等之愚蒙而教以

尊君親上之大義並使衆人共知之

初二日奉

上諭戢盜乃安民之首務稂莠不剪則嘉禾不生奸宄不除則良善不安此一定之理朕時以此訓飭各省督撫有司諄諄往復而能實力奉行著有成効者甚少如江南蘇松等地方盜案多於他處而陳時夏等又復柔懦怠忽並未將積惡渠魁緝拏懲治范時繹居官廉謹然戢盜之才亦覺不足且管轄三省精神亦難周到是以下江地方盜風不能止息小民受其擾累朕深爲廑念浙省盜案向來亦多自李衛莅任以來留心整理匪類知所畏懼昨據李衛奏摺內稱

錢塘縣知縣秦炌杭協副將李燦拏獲積盜張寶生等十餘人審訊時供出歷年來圖財害命之案不可勝數似此兇惡害民之徒該督李衞能使文武屬員協力緝捕不致漏網人心共快又派委文武官弁分地巡查將盜賊拐逃假銀扒手賭博等犯嚴拏懲治以儆刁頑而安善類李衞實不愧封疆大臣之任甚屬可嘉著將江蘇所屬七府五州除錢糧刑名外其一切盜案俱交與李衞管理文武各官受其節制有能盡心緝捕及疎防貽誤者聽其舉劾遇有緝捕訪拏盜賊等事各營兵弁聽其調遣江南督撫等官亦仍照舊辦理不得因李衞管理稽查盜案而生推諉之念至緝獲積賊之秦炌等著交部議敘

又奏

上諭據河道總督齊蘇勒奏稱改修山盱滾水壩三座即令河兵將沿河舊存廢石運用不須另動錢糧今工程俱已告竣等語此皆齊蘇勒平日實心任事倡率屬員而白鍾山又能遵其教令核實辦理甚屬可嘉若以從前之總河官員處此不知又冒開多少工費矣白鍾山著交部議敘

又怡親王叅奏水利効力主簿梁文中奉

上諭凡興修河渠田畝等事朕意本欲惠養斯民爲地方永賴之利然使差往人員等奉行不善則轉爲閭閻之擾從前屢降諭旨甚明前聞直隸工員內有因營治稻田拔去民間已種豇豆之事因諭令怡親王確查今據怡親王等查得候選主簿梁文中在薊州地方營治水田逼迫民人路仲惠等將現種豇豆拔去毁壞是實具摺叅奏梁文中不行曉諭於事先乃將已成之禾稼逼令拋棄違理妄行不遵諭旨顯欲阻撓政事非無心錯誤可比甚屬可惡該巡察御史苗壽陶正中何以不行查叅梁文中所犯既實不必交與該督再審著革去職銜即於工所枷號示衆俟旨發落其所毁壞豇豆著於梁文中名下照數追出價值賠還本人並將此通行曉諭在工人員知之

初三日

諭工部川省所辦楠木內有與別省丈尺重複者九十三件部議以其不合定式不准運送夫木料既已採辦若以其不合定式不准運送恐外間難於發賣更換或致有累官民各省所有已經採辦而不合式之楠木著准其運送進京其願在本省發賣者聽之至於諸省辦理各項若差委官員果屬廉幹賢能給發價值果無侵漁遲滯使小民得富餘之利自必欣然樂從而公事易辦朕屢頒諭旨訓飭諄諄憲德自應董率有司謹遵奉行似此草率從事朕甚不取將此再行曉諭知之

又刑部等衙門奏捕役于勝故殺夥盜滕方叔擬斬監候奏

上諭于勝因已獲之盜供出滕方叔為同夥是以將伊擒拏乃滕方叔持棍毆傷公差自行奔逸跌傷左膝于勝等始將伊逼打以致殞命此等乃悞傷之罪今該撫及法司皆以故殺定擬不合凡捕役拏獲實在盜賊兇悍難制不得已而至於殞命者已降旨令九卿詳悉定例此案著三法司另議具奏

初五日奉

上諭據河東總督田文鏡奏摺內稱河南府孟津縣天平街居民翟世有以耕種為業雍正六年四月初三日有陝西三原縣人秦泰販買棉花攜銀一百七十兩遺失在路翟世有赴地耕作見而拾獲欲候原主尋找給還守候一日及歸告知伊妻徐氏徐氏亦勸夫給還至次日始見秦泰招帖遂報明鄉地將原銀給與絲毫不取秦泰因招帖原有均分之約且感其恩惠欲踐約酬謝而翟世有固辭不受似此義舉清操實為難覯已經給扁賞銀並飭縣立碑以示獎勵謹具摺奏聞等語夫天下之治平在乎端風俗而風俗之整理在乎正人心若人之存心果能守法奉公安分知足則不貪苟得之財不為非理之事衾影無愧俯仰寬舒而和氣致祥自然災害潛消諸福畢至

子孫並獲安享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也若存心不端曖昧苟且損人利己巧取貪求雖獲目前之微利而違背天理暗中必遭天譴得此失彼不足補償又或心存妄想輕棄鄉閭以致困苦饑寒迫為匪事或身填溝壑或干犯刑章子孫流離莫歸故土所謂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也古訓昭垂確乎不爽朕愛養黎元教誨諄諄至詳且悉惟期薄海內外革薄從忠以成蕩平正直之治而地方大吏有司等既不能躬行禮讓以為民之倡復不能懇切周詳以宣朕之訓是以還淳返樸之風不多槩見朕心實企望之今見孟津翟世有之事乃風俗休美之明徵國家實在之祥瑞也朕心深為嘉悅田文鏡化導獎勸之功亦於此可見蓋秉彜好德人心所同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宇宙之大兆民之廣豈無崇廉尚義之人祇因大吏有司不以民風淳薄為念或遂至於湮沒不彰耳果能化導訓廸於平時而遇忠孝節義之人必敬禮表揚以為衆人之勸則奮發興起豈不成比戶可封之俗乎翟世有著給與七品頂帶仍賞銀一百兩以旌其善凡人境遇之豐嗇貧富皆有一定之數不可以倖而致假若貪者有餘而廉者不足則是定數不足憑而天道不可問矣有是理乎無奈世人貪心一萌遂以明白淺顯之理不能知覺而見利思義不拾

遺金便爲古今罕覯之事如翟世有者乃耕田力作之農民耳未必備讀先聖之詩書取法古人之行誼而天性樸誠不欺暗室用能化導其妻共成義舉是以神明默佑揚表芳徽令聞達於朝廷拜章服帑金之賜且將紀名於史冊流譽於無窮倘但計一時之利所得不過百餘金爲數幾何用輒易罄以今日之榮名較之其多寡豈啻霄壤之分哉觀翟世有之一節必其平日存心忠厚正直公平是以上蒙

天鑒錫茲美事倘人人觀感興起皆能如此存心則不但成讓路讓畔之休風而本人亦必受

上蒼之嘉祐荷國家之恩榮詎不美歟上年京城內有鍘草夫役名六十一者於伊草車內拾得銀五十兩不肯私取當官呈出隨經該管官員奏聞朕已降旨獎賞此事與翟世有之還金相類翟世有六十一皆齊民也而能戒貪知足砥礪廉隅彼居官者身列縉紳羣黎賴其表率爲士者名標庠序百姓奉爲楷模而乃暮夜餽貽婪贓納賄公門出入網利營私不守官箴不端士品今聞翟世有六十一之事其能無愧於心乎朕爲人心風俗起見特將田文鏡奏摺發出須此諭旨著內外地方官員通行曉諭所屬官民人等知之

又奉

上諭城鄉分緝一案據吏部奏稱俟各省覆到之日彙奏等語凡交與督撫提鎮各抒己見議奏之事祇可令部文到日現任之督撫提鎮等議奏若後來陞轉之督撫提鎮等亦令其一體議奏則伊等到任未久於地方事務未能周知所議既未必有當若俟其熟悉之後再令議奏則案件勢難完結嗣後交督撫提鎮等議覆事件俱令部文到日在任者議奏其陸續到任者不必議奏著通行曉諭各省督撫提鎮知之

初七日奉

上諭工部將國子監建立碑亭繪圖呈覽其舊立碑亭有用黃瓦綠瓦之不同朕詢問工部侍郎法保吳士玉皆茫然不能置對國學建立碑亭典禮攸關司其事者自當詳考源委然後入告乃法保吳士玉於辦理陳奏之事漫不經心有玷職守著將法保吳士玉交部嚴察議奏

初八日吏部議奏川陝總督岳鍾琪不行遴選賢員管轄回紇入衆照例處分奉

上諭朕覽此案岳鍾琪本應議處但伊平素忠誠體國兼之任內事件繁多而所轄地方又屬遼遠似此實心任事之大臣朕實不忍加以處分著將銷去紀錄抵其罰俸之處寬免

又兵部議奏八旗內虧少軍器者將該管大臣等

照例處分奉
上諭軍器乃戎政攸關該管上司各官理應不時稽察
令其整齊完備乃考察不嚴致有虧少本應將該管
官員照部議處分但此係初次查點姑從寬免嗣後
再遇查點若有似此殘缺不備者定將該管各官治
罪不貸

又刑部等衙門奏劉應科致死羅連擬絞監候奉
上諭劉應科踢死羅連自有應得之罪祖秉圭以劉應
科父母年俱六十有餘二子尚未成丁援例題請留
養夫殺人者死律有明條朝廷生殺之權皆本天命
天討之義若其人情有可原則宥過無大原情釋罪
若其人法無可貸則刑故無小當按律加刑從前爲
此須發諭旨至再至三今祖秉圭又以不合例之劉
應科妄請留養窺其意見不過欲沽寬厚之名市恩
縱法殊失人臣之道此案俟祖秉圭到京之日交與
該部詢問祖秉圭是何意見嚴加議處具奏　又
諭大學士等自古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功賞罪誅莫非
天命天討故人君奉天而行明罰勑法總出於天理
之至公而毫無所容心於其間爲人臣者奉君之法
是卽奉天之道自當恪遵憲典豈可市恩故縱枉法
逆天而兄枉法者卽自爲法之所不宥逆天者卽自
爲天之所必罰乎世有坐井觀天之輩往往於一二

執法大臣則目之爲殘忍小人甚且於政治公明之
主妄加以苛刻之名殊不知法外用刑戮及無辜是
之謂殘忍是之謂苛刻若按法懲奸正所以安輯良
善此乃用刑中之陰德也卽如浙江總督李衛拏獲
積年巨盜若云此輩皆有性命槩援肆赦之文曲加
寬宥而令從前被害之人含寃負屈是豈所以安輯
良善之道乎總之失入失出其弊一也凡識見卑鄙
之人不知天理罔顧國法好行小惠以沽名譽誠不
可不嚴加訓飭也

又田文鏡陞任河東總督具本謝
恩奉
上諭覽田文鏡所奏朕心深爲嘉悅君臣之間必開誠
布公始成一德一心之治朕從前降旨謂田文鏡管
轄之下斷無庸劣之員亦深信田文鏡公誠素著舉
劾無私則屬員自知勸懲奉公守法其理固應如是
而不覺其言之誤也今田文鏡奏稱聞命之下不勝
惶恐全省之幅幀旣廣微臣之耳目難週豈能盡屬
開心見誠誰敢保其萬無一失等語此言誠然如佟
鎭黃振國等卽係河南屬員但當云田文鏡管轄之
下斷不姑容此等庸劣之員也凡大臣等奉嘉獎之
綸音其實有諸己者不必虛詞遜讓其力所不逮者
亦不必承順自居田文鏡所奏深得大臣事君之道

可爲內外人臣之法前旨內斷無此等庸劣之員著改爲斷不容此等庸劣之員

初九日奉

上諭程光珠乃隆科多庇護之私人其當日署布政使印務亦仗隆科多之力以致李樹德委署者及伊來京引見朕看其人係心術不端之輩而隆科多又復力薦是以姑且試用以觀其後乃伊山東任內之事逐一敗露應追贓私及虧空銀兩至數萬金之多朕開恩容其按限完納寬宥其罪而伊狡猾性成百端藏匿至今數載尚欠銀五萬餘兩今年塞楞額具摺奏稱程光珠未完銀兩或一面咨查原籍再將伊所開餽送借欠各官分咨各旗籍追抵等語朕批示之曰早不咨查至此時用或字請旨是誠何心將來程光珠不能完項自有疎縱令其隱匿之塞楞額也況程光珠非力不能完者今將己財藏匿不肯完公而將餽送借欠各官開出搪塞令國家爲彼追取舊賬有此理乎塞楞額亦係隆科多庇護之私人是以彼此瞻顧有意疎縱從前不行嚴查今經數載程光珠已將貲財四散藏隱難於根究若但交與地方官查追於錢糧有何裨益著將程光珠解送刑部著刑部與塞楞額勒限嚴追倘程光珠實在力不能完即著落疎縱令其隱匿之塞楞額賠補完項程光珠照原擬治罪

又

諭三法司前因蔡珽袒護黃振國尚無顯然昭著之欵蹟是以將黃振國暫行監候今覩四川各案蔡珽因黃振國而將地方官民殘害殞命者五六人此則顯然袒護黃振國之案件中外所共知共聞者也從來人心風俗之害莫大於朋比爲奸黨同伐異朕爲此時加訓誡提命諄諄而蔡珽李紱黃振國等輒敢固結黨援肆行欺罔合謀協力傾陷清正無私之田文鏡欲以遂其報復快其私心甚至蠱惑謝濟世捏喪心昧理之言叅劾田文鏡冀以激朕之怒而受誅戮諫官之名其用心狡獪已極究其根源則皆因黃振國一人而起是黃振國實匪黨之渠魁也若不明正典刑則朋謀結黨排擠陷害之風不能止息何以爲衆人之懲戒黃振國著照議即行處斬蔡珽著暫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高其佩所犯之罪不止革職朕因其尚有歷練之才所以將伊革職仍留都統之任令効力贖罪從前諭旨甚明今仍從寬暫且留任効力行走

又江蘇巡撫陳時夏題報江蘇藩司交代錢糧奉

上諭漆紹文藩司任內錢糧張坦麟接任一年未曾交代清楚趙向奎到任數月即交代清楚經陳時夏具

題前來其遲速難易之間若非張坦麟苛索於前即係趙向奎徇情於後二者必居其一張坦麟苛索固不可不問若陳時夏趙向奎扶同徇情尤不可不查著交與范時繹務將實情查出具奏

又江西巡撫布蘭泰題參清江縣知縣牛元弼等

奉

上諭據布蘭泰參奏清江縣知縣牛元弼於需雨之時並不親身祈禱屠宰甫禁旋開張筵唱戲政務不理臨江府知府吳恩景代爲粉飾顯係徇隱請將牛元弼吳恩景一併革職等語牛元弼於屠宰開禁之後開筵唱戲尙非祈禱之時可比若云牛元弼平日性

好聲歌躭於逸樂則布蘭泰何以不早行參奏至所參政務不理亦當實指其廢弛者何事今因一時意見遽將該縣嚴參並知府一同革職定例內屬員犯貪贓重罪者知府徇庇及失於覺察其處分止於降級調用今因屬員唱戲而遂將知府奏請革職似此越例之事幾有作福作威之意矣朕之待督撫大臣深加信任常有督撫參劾尙輕而朕從重處分者總以揆情度理權衡其間期於公當而已凡爲督撫者當爲國家愛惜人才而於參劾之間尤當加意慎重若誤去一幹員其過更在誤薦劣員之上蓋薦一劣員而誤用之異日自然敗露若將幹員誤行罷斥則其人終身放廢不可復振天下人才幾何豈可因一時之喜怒而濫行摧折乎察吏之道公明二者缺一不可若存心本公而識見不到必致爲屬員所欺瞞爲浮言所蒙蔽布蘭泰之存心雖無私徇而欠知人之明且瑣屑不識大體如此本內所參知縣情事含糊至於知府之罷官尤爲過甚朕思牛元弼之設席演戲或因家有吉禮亦未可定亦當詳察情由不應遽行參奏況所屬地方雨暘之時若水旱之爲災全係乎督撫大臣之感召若果能布德行仁安民察吏自能上感

天和豐亨有慶若政事有闕舉劾失宜以致雨澤不能應

時而降此時徒恃祈禱之虛文已屬庸鄙之見而乃欲諉過於屬員以謝己之責不亦屈抑之甚乎牛元弼吳恩景不必革職若二人任內另有虧空劣蹟著布蘭泰查明續參再降諭旨若別無欵蹟可參著將牛元弼吳恩景送部引見候旨另用

初十日

諭各省督撫凡新選新補及揀選之員朕皆令其各抒所見具摺條奏其言有可採擇者發交廷議衆論以爲有益然後見諸施行并將該員所奏交部記檔將來該員倘有參罰處分之時該部將其曾經條奏之事聲明具奏此所以獎直言而廣聞見也但該員條

奏大抵皆各省地方事宜不無關涉於封疆大臣之處其督撫之公忠爲國者必不以其越分數陳有所芥蔕於心其存心少有偏私以及度量褊淺者將以該員曾經條陳目爲多事言語晉接之間加以譏誚傲慢又或畀以委曲繁重之事令其困頓周章甚至摭拾小過遽行叅劾如此則嗣後條奏之人有所瞻顧必不敢直言地方之事何以鼓敢言之氣而通達民情周知吏治乎若有此等挾私懷忮不爲朝廷愛惜人才者必難逃朕之鑒察定行嚴加處分所望封疆大臣等共矢公溥之懷悉去偏私之見俾下吏各展所長則吏治民風均有裨益矣

又署湖南巡撫劉世明題叅澧州營叅將李琯奉

上諭澧州營叅將李琯人材技勇俱優前在桌子山等處甚爲効力今被叅劾不必即行革職著解任交與該撫秉公查審並任內有無別案未清之處審結之後令李琯來京引見再降諭旨其挑補把總之馬兵李萬春著該提督給咨赴部引見

十一日奉

上諭向來督撫赴任之時有奏請將平日所知人員帶往以備委用者朕因督撫職任甚重事務甚繁欲得素所熟悉之人以收臂指之效事屬可行是以允從所請令其帶往酌量題補近聞督撫等帶往人員在地方不甚相宜或羣相趨奉而指爲上司之腹心或妄生議論而以爲上官之偏袒弊端頗多流言不少如楊文乾請帶王士俊殷邦翰前往廣東此二人皆實心辦事之員祇以楊文乾信用之故以致廣東闔省人心不服多生謗議又如陳時夏請帶蔡益仁往蘇而江南之人指爲陳時夏之耳目浮言四起莽鵠立請帶朱亨衍李敏德傅樹崇往陝原爲備辦軍需乃不令効力一事藩司孔毓璞即逢迎巡撫以一人委署二缺而命往試用各官不行委署人心甚謂不公此皆帶往人員不宜於地方者朕思所帶之二三人其得力甚爲有限而因此數人沮衆人効力之心

則爲益少而無益多況屬員之微愆小過上司本應曲體保全而既爲督撫帶往親信之人理當畏避嫌疑而有不便格外保全之勢亦非所以愛惜人才也且通省屬員甚多督撫等果公正精明善於察吏則闔屬中豈無有廉幹之員可相信以心相資爲理者何必於帶往之一二人是賴而啟衆口之疑議乎文官與武職不同武職以弓馬技勇爲主有操練兵丁差委巡緝之事督撫提鎮等將熟悉之人奏請帶往以供使令可以得其効用之益至於文員則不應帶往從前督撫等之奏請甚非朕亦不當允從其請除督撫已經到任之後因本地要缺奉旨令其題補而

本地不得其人將別省舊屬題補者不必解任外如楊文乾陳時夏莽鵠立及各省督撫大吏從前所請帶往之人目今現在屬下者俱著回京請旨另用前臺灣道朱鴻緒赴任時保奏現任知縣袁式宏原任知縣劉輝祖唐暄比時朕准其將劉輝祖唐暄帶往臺灣効力將袁式宏調來引見昨袁式宏來京看來亦係中平之員其帶往臺灣之劉輝祖唐暄著回京引見候旨

又奉

上諭命案內將不合例之人題請留養者其端始於李紱朕早知市恩沽譽之督撫見有此事必紛紛越例題請而國法有所不行矣祖秉圭宜兆熊果陸續違例具題凡爲督撫大臣者市私恩而廢公義不可不加懲戒祖秉圭前已交部嚴加議處宜兆熊李紱著一併交部嚴加議處以爲市私恩而不顧國法者戒

又奉

上諭據石麟奏報山西榮河縣沿河地方黃河水漲有村莊十八處被淹等語夫地方年穀之豐歉水旱之有無全係乎督撫政事之得失天人相感之理確乎不爽朕已諭之詳矣石麟自任巡撫以來精神不能周到才力甚覺勉強所辦事務多不妥協朕已屢次訓飭兼爲地方廑念今榮河縣果有河水泛溢淹及

村莊之事夫黃河之在山西尚非險要之處而今歲入夏以來又非多雨之年乃忽聞水漲爲患豈非封疆大吏政事有闕故

上天垂象以示儆乎凡督撫之責全在於察吏除盜以安輯百姓倘不能盡斯二者必致上干

天和黎庶并受其困其關係之重有如此者凡屬封疆大臣當如何之黽勉盡心以稱職任而大臣等之保薦督撫者當如何之公忠詳慎務令得人以副君上之諮詢造生民之福澤乎其榮河縣被水之民加意撫恤之處著該部速議具奏

又刑部議駁江蘇巡撫陳時夏題奏盜犯陳二等糾取綢布一案諱強爲竊應令該撫再加詳審具題到日再議奉

上諭朕前見陳時夏奏本內將盜去綢布三千餘疋之案指爲竊賊甚屬悖謬比時降旨交與部議看其定議如何今該部駁詰甚是豈有竊賊四人一夜之間能偷綢布三千餘疋之多而無一人知覺之理將此爲竊雖至愚之人亦不肯信而陳時夏茫然不能覺察但聽屬員之詳報即照此具題並不推求情理安得不受下屬之欺蒙至其他疑似難明之案尚能望陳時夏之體察隱情辨理不爽乎此案仍著陳時夏明白回奏

十二日奉

上諭前因米貼逆彝不法用兵勦撫今據鄂爾泰奏稱賊首已經擒獲餘黨悉平張耀祖所領官兵已於五月二十六日撤回其井底壆及沿江渡口等處原議駐兵三百名今再添設二百名足資巡察防範等語米貼之事既竣想滇兵可以回汛鄂爾泰方行撤回目下逃竄者不過德昌一人自然易於緝捕而勦撫雷波土司川省所撥之兵自足辦理前令黃廷桂節制滇省官兵今可不必或有應行知會滇省官弁之處著黃廷桂就近知會前降諭旨動支四川庫銀賞給張耀祖哈元生以為賞賜之用今張耀祖既回本汛著即於雲南庫銀內動支賞給

又奉

上諭據雲南總督鄂爾泰奏稱烏蒙革職土司祿鼎坤乃祿萬鍾之親叔向居魯甸亦屬渠魁而當日官兵進勦烏蒙時祿鼎坤帶領二子及魯甸頭目等投見知府黃士傑隨經總兵劉起元給以外委守備准其立功贖罪及臣親至東川又復給牌准其効力錄用祿鼎坤始而前往化導祿萬鍾母子勸其歸順因主文劉建隆等抗違不從帶領祿萬鍾母子逃往大關鼎坤自備口糧督領土兵三千直搗鎮雄之脇是以萬鍾計窮勢迫投奔川營且招撫烏蒙頭目五十餘

人各目部屬百姓數千戶俱赴行營投順逮米貼陸氏等勾通川猓抗拒官兵鼎坤以妻子為質調率土兵親往効力又有同案之白頗阿業亦隨鼎坤投誠者前陳明哲等抗違拒敵阿業領伊母之命曾率土兵血戰破圍此亦有功之彝人因其兄係叛案重犯緣坐應流合并奏聞等語朕怙冒萬方內地外彝皆同仁一視本欲其胥歸於善以受朝廷撫綏教養之恩祿鼎坤既能悔過自新輸誠向化且奮勇努力以助官軍與克苗之怙惡不悛者相去霄壤應加特恩以為衆人之勸前經鄂爾泰題請照新定之例將祿鼎坤發往江寧安插今免其跋涉遷移即令安插雲南省城將祿鼎坤隸總督標下管轄令鄂爾泰酌量題授職銜并賞給養贍之資俾得從容敷用以示恩獎其同案之白頗阿業亦能悔罪輸誠著將流徙之罪開恩寬免

又

諭順承郡王錫保等蘇克濟虧空侵蝕之項鑿鑿有據其他尚不止於四百萬兩令伊父子認賠一百萬兩此不過四分之一耳况朕因伊子達爾布人尚可用開恩釋放令其閒散在外以便清完伊父之欠項若伊稍有人心當感激朕恩踴躍作速完結不但畏懼國法亦且思救伊父之性命即蘇克濟年老昏憒無

知伊亦當竭力規勸乃將應完之項並不交納今伊之弟姪親戚家竟有潛藏私寄之物萬餘金達爾布並不報出是達爾布喪心昧理但知吝惜貲財留爲後日之計而置伊父死生於度外不忠不孝至此已極國法倫理俱屬難容達爾布著即處斬蘇克濟改爲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

十五日奉

上諭據禮部查奏李氏於雍正二年壽登百歲因伊夫張煥服制未滿不忍舉行慶祝之禮以致遲至上年之冬方行舉報李氏壽越期頤心明大義高年淑範實屬可嘉著賞賜內府緞二端貂皮四張人參二觔

以示朕格外加恩之至意

又奉

上諭向來各直省隱匿之地畝經大小臣工等條奏者甚多朕念愚民無知既已隱匿於前往往畏懼罪戾不敢據實報出是以特沛殊恩於上年頒發諭旨准於一年之內據實首報免其隱匿之罪並不追其從前應納之賦稅自降旨以來各省已有陸續首報者目今一年之限已滿督撫中有奏請寬限者蓋遠鄉僻地或得信稍遲村鄙鄉民或意懷瞻顧以致有未盡首出之弊亦未可知著再展限六個月於諭旨頒到本地之日爲始該地方有司實心勸導所屬民人俾知寬限之特恩不得再有遲延以干罪譴

又吏部議奏陝西巡撫莽鵠立布政使孔毓璞等徇庇屬員照例處分奉

上諭據岳鍾琪摺奏孔毓璞自到甘肅以來辦理公事小心勤慎今因軍需案內失察屬員遲悞不得不照例題參等語孔毓璞著照所降之級從寬留任莽鵠立居官尚欲實心効力操守亦好但情性偏執卑鄙器量褊淺不能知人每被人欺而市恩沽譽經朕多次訓諭自任巡撫每見袒護屬員而所參劾者又多私心伊受朕擢用深恩理應竭力秉公報効若舊習不改其罪不止於降級調用莽鵠立亦著照所降之

級從寬留任以觀其後效

又刑部摺奏保留主事蔡日逢奉

上諭蔡日逢人頗有才所以由翰林揀用登州知府乃伊不肯實心任事惟有沽名釣譽逢迎上司袒護屬員故伊在登州任時多有人在朕前奏薦者朕調伊內用試看今因督催屬縣錢糧不及分數部議照例革職具題朕因蔡日逢向係專一市恩瞻徇情面之員毫無可惜因降旨依議今爾等既具摺保留著革職留任令其在部効力行走俟三年無過援例開復伊若不痛自改悔仍蹈舊日惡習不但將伊嚴加治罪爾等保留之堂官亦一併重處

十六日

諭刑部丁守勤係魏之耀匪黨隱匿其家產貲財不遵旨出首應流徙寧古塔爲奴之犯伊子丁鵬飛係冒籍改名濫竊軍功應發遣充軍之犯父子二人均有應得之罪憲德以丁鵬飛具呈情願與伊父更換罪名代父流徙寧古塔遂具本爲之題請且本內奏稱皇上以孝治天下遐邇之人莫不感動等語刑部議稱從無父子各案犯罪應發兩處而彼此更換之條應不准行等語夫所謂孝者必奉法守身誠心幾諫以成親之善而免其過然後可稱爲孝子未聞父子濟惡作奸犯科俱罹重譴情無可原忽以私意懇求

藐視國法而可謂之孝者丁守勤丁鵬飛所犯之罪顯然昭著憲德身爲封疆大臣自當各按定律懲治以爲一門匪類之戒乃忽以律例從來未有之規條爲之題請若從憲德所奏軍流之罪可以更換倘犯斬絞之罪亦將更換之乎枉法市恩莫此爲甚況案內之王國棟未曾押解到川丁守勤父子尚須質對是此案尚未結也何必如此急切爲丁守勤父子題請豈非憲德意中但知市恩沽譽而遂忘刑罰之常經倫常之正理乎況憲德奏稱俯順私情以昭國法似此辦理則國法安在其言自相矛盾憲德近日精神甚覺不足彼職分應辦之事尚多舛錯安有餘閒留心於市恩沽譽而爲此越例之舉乎憲德稱朕以孝治天下故伊題請而部臣議不准行是將以不孝之道辦理國家之事也何去何從朕實不能定著憲德自行定議具奏

又諸王大臣等奏賀平定西藏奉

上諭阿爾布巴等背理妄行藐視國法朕爲綏靖邊陲之計特命大臣領兵前往察究情由就近申討今據奏報頗羅鼐率所部兵馬先抵藏地其各寺喇嘛將首惡之阿爾布巴等三人獻出拘禁渠魁既已就擒藏地可以寧謐在大兵不發一矢在西藏未傷一人此等大事而成功之易若此是皆仰賴

上帝之垂慈

皇考之默佑實非朕凉德之所及也因諸王大臣等陳奏將此宣諭知之

二十日奉

上諭據欽天監奏占書內稱七月月食陳州惡又稱三日內有雨則災解等語朕深爲之憂畏又意陳州係河南地方田文鏡居官清正其境內不應有災今三日之內果得時雨則陳州地方自與占書相符不爲災矣天人相感之理固應如是

又奉

上諭前塞楞額奏報東省未買倉穀一案內開兗寧道

傅澤洪名下派買穀三十八萬餘石濟東道牟欽元名下派買穀一萬二千石比時朕即知塞楞額庇護牟欽元降旨切責而塞楞額猶支吾粉飾含糊覆奏今據署撫岳濬奏稱李英署理濟東道印務查得各州縣有額解濟東道衙門驛站陋規共銀二萬零五十兩內除奏銷充公及本衙門雜費共五千七百兩外其餘剩銀一萬四千三百餘兩俱係牟欽元入己查東省各道養廉每年於耗羨內撥給銀六千兩而牟欽元所得與各道多寡懸殊并不將多餘銀兩詳請歸公等語塞楞額辦理山東事務於各道皆給養廉銀兩而於牟欽元則聽其收受陋規倍於他員養廉之數至於派買倉穀又不及兗寧道二十分之一是任其肥己者則多而責其辦公者則少此中情弊顯然尚得謂之不袒護牟欽元乎牟欽元收受陋規如此之多而伊名下所派穀石又少自當踴躍爭先及時採辦若伊果將倉穀速行買補則其收受陋規之罪尚可寬恕乃敢故意遲延置倉穀於度外顆粒未曾買補但顧私橐不念民儲狡詐已極與尋常之得受陋規者不同著將從前派與濟東道之穀未曾買補者交與牟欽元自出己貲於本年十月以前照數買補還倉不得動用官價其每年所得陋規著岳濬查明勒限著追如逾限不完將牟欽元照侵欺律治罪其未完銀兩於塞楞額名下追賠以為背公營私但知逢迎上司及袒護屬員者之戒

又江西巡撫布蘭泰奏請令豐城縣知縣楊芊在任守制奉

上諭楊芊照該撫所請令其在任守制著該撫酌量給假數月料理伊母喪事畢回任辦事嗣後凡地方有司官有要缺賢員經該督撫題請在任守制者著該督撫酌量給與假期俾其經理喪事以盡人子之心即於題請本內聲明具奏如此則公私兩全矣不然只可強其身何能強其心也

又雲貴總督鄂爾泰題報朱錫祺等盜匿原任廣通縣知縣劉淑家財奉

上諭劉淑呈稱賫財田地俱被親戚朱錫祺等吞占措勒不容變價完公事情灼然而陳時夏據一面之詞即咨稱朱錫祺等並無盜匿情由無庸推求等語顯係陳時夏沽名邀譽取悅於所屬地方之人且示力能抗拒雲南本籍之上司而庇護伊所管轄民人之意此案內人犯不必解往雲南徒多跋涉即交與張坦麟一一秉公究審其應行追出之項即著追出移咨雲南以完公帑

二十二日奉

上諭為治莫要於安民安民莫急於弭盜誠以盜賊者

民生之大害奸宄一日不除則善良一日不獲寧居也朕夙夜孜孜勤求治理無時不以安輯萬姓爲念豈忍沽寬大之虛名姑息養奸以貽害吾善良之赤子乎邇者各省文武大吏亦知仰體朕懷嚴緝盜賊之蹤跡窮治盜賊之根株如浙江總督李衞江南總督范時繹將數十年之大盜積賊悉行拏獲而究問從前則供出刦財害命之案不可勝數似此狡獪渠魁尚不能逃於法網則凡爲盜賊之人其可不知悔懼乎朕念爲盜賊者前此之愚頑皆自蹈於死而不知而今此之窮蹙又將冀於生而不得輾轉思維深爲不忍因是特頒訓諭指示迷途而望其自新欲其悛改朕心亦良苦矣凡爲盜賊者皆吾民也爲吾民則保護之惟恐其不周爲盜賊則懲治之惟恐其不速爾等試思之同生天壤之間同處昇平之世乃不肯爲國家愛養之良民而甘爲國家誅殛之匪類豈非自作之孽更復何所歸咎乎而爲盜賊者每藉口於飢寒所迫計出無聊夫慮飢寒者謀生之心也而爲盜賊者取死之道也以求生之心而趨必死之路雖在下愚不應出此凡能爲盜賊之人必非老弱殘廢之輩可知矣有可用之膂力有可用之心思若務農耕種負販傭工即可爲餬口之計或入營食糧當差効力且可爲上進之階宇宙間謀生之人百千萬

億而謀生之策亦甚多端奈何不效法衆人之所爲而作此喪心昧理違條犯法至惡至險之事乎葢由此輩或遊手好閒安於逸樂或賭博縱飲蕩費家貲或好勇鬭狠習於非爲一旦困乏窮苦利欲薰心遂生殺害刦奪之念以爲昏夜之間無人識認未必即被拘執而受刑戮也不知一案敗露則衆案皆難掩藏一人被擒則夥黨皆難隱匿往事俱在豈不聞之乎且各人貲財皆有定分豈有他人之財可以強奪而能安享者乎生死至重人命關天豈有他人之命可以傷害而不抵償者乎明有國法幽有鬼神憲典常刑之必無可宥循環報應之必無可逃是知殺人者即爾等之自殺其身奪人者即爾等之自奪其食也盜賊若肯爲善良必不致於飢寒而死以視盜賊之身首異處肆於市曹桎梏囹圄傷殘肢體父母妻子遷徙流離聞者見者皆切齒痛恨果何得而何失孰危而孰安乎諺語云螻蟻尚且貪生若輩以強健有用之身甘心顯戮汚穢賤辱名爲凶徒是人之智並螻蟻之不如豈不大可悲乎朕心惡此輩之肆行不法又深憫此輩之愚昧無知恐從前曾經爲盜賊之人自覺罪戾難逭追悔不及徒甘誅死而無自新之路爲此詳加訓諭特施法外之仁許其自首免罪凡各省盜賊未經緝獲到官者其中爲首造意及傷

害人命之犯若自行陳首朕酌其情稍可原者量從寬減若被人引誘迫脅跟隨爲盜之犯自行出首則將伊應得之罪悉行寬宥俾得改除舊惡永爲良民受國家惠養之澤倘仍前執迷不悟希圖倖免是若輩罪孽深重無福受朝廷之殊恩朕亦無如之何矣若此旨既到之後而爲盜賊者不行自首其有已經自首免罪之後而復爲盜賊者定行加重治罪倘有不肖官員因盜案不結有碍考成賄買無賴之人冒認爲盜自行出首以圖銷案者一經察出將賄買之官及代認之人俱照強盜例卽行正法著在京在外之地方大吏通行所屬俾遠鄉僻壤之民共知之

二十五日奉

上諭張鳴鈞差往山東巡察一年之內從未陳奏地方切要利弊一事凡各省巡察官員出京之時朕俱面諭令其訪查地方利弊具摺奏聞況科道本係言官卽在京師有所見聞尚准其入告豈有一年之內親身周歷通省郡邑竟無切要之事可以陳奏者此不過苟且因循遲回瞻顧姑且塞責之陋習也張鳴鈞由編修特授工科給事中又畀以巡察重任乃竟視國家之事如同陌路深負朕簡用之恩伊見他省巡察官員如張元懷王肅章黎致遠趙城等朕俱加恩遷擢想由於督撫保薦之力是以伊在山東有意緘默包容不言地方之事以爲可得巡撫之歡心而爲之稱譽不知張元懷王肅章黎致遠趙城之邀恩遷擢者皆由伊等留心地方之事具摺直陳無隱朕心嘉奬並非由督撫保薦之力也試思張鳴鈞此等辦事塞楞顢豈敢在朕前爲之保薦朕亦豈容塞楞顢得以行其私乎大凡巡察一官果能實心供職於地方自有裨益若視爲具文不肯實心辦事不過添地方供應煩擾耳不如不設之爲愈也張鳴鈞但求己身無事而於地方事務置之度外此風最宜懲戒著將張鳴鈞革職在八旗効力行走如仍不實心効力定行嚴加治罪以爲但知潔己而不知奉公

者之戒

又奉

上諭從前黃炳差往雲南專爲查審楊名時之案乃伊到滇百計波累及於李衛夫李衛之爲雲南藩司釐剔弊端實心供職無可指摘乃中外之所共知而黃炳必欲牽累之者不知何意朕已將伊叅奏李衛之案降旨開除矣昨因奏事之餘偶然詢及始知黃炳曾爲浙江驛鹽道則其任內必有貪劣之蹟惟恐李衛查出叅奏故於楊名時案內揑叅李衛而爲先發制人之計其意以爲若能將李衛叅劾罷黜固得以遂其私願卽不然而李衛亦必迴避嫌疑不便指伊

昔日之短其居心甚屬巧詐黃炳受朕深恩由按察
使擢用巡撫伊在山東任內並無實心効力之處昨
繆沅查出山東叅革蒲臺縣知縣朱成元餽送上司
銀禮印簿內開黃炳在按察使任內收受規禮獨多
及為巡撫仍有收受之項是黃炳於公項養廉之外
仍復濫取屬員陋規操守不堪如此伊兄黃焜已獲
重罪之後朕開恩宥其前愆用為湖廣布政使伊在
任內行事甚屬乖張昨據邁柱具摺叅奏抑尅錢糧
弊端種種伊父黃國材歷任多年贓私纍纍朕因其
居官年久諸事尚屬諳練是以棄瑕任用乃伊一味
因循苟且塞責是伊父子均屬負恩之人若將黃炳

從前劣蹟聽其含糊巧脫何以肅官方而儆臣職著
江南清查案件之伊拉齊前往浙江會同將軍鄂彌
達總督李衛將黃炳當日道員任內有無貪劣欵項
一一秉公據實查明具奏

二十六日奉

上諭前因山東叅革知縣朱成元令家人叩閽一案朕
命學士繆沅前往審理據繆沅將朱成元蒲臺縣任
內餽送巡撫布按各官規禮印簿查出陳奏朕一一
閱看知係朱成元任內二十餘年餽送上司之陋規
而自雍正元年以後仍復餽送如故已交部嚴察議
奏自朕即位以來嚴飭官方禁止私賄又恐督撫等
官用度不敷暗中巧取是以給與養廉之項俾其公
私有賴俯仰從容庶可永杜苞苴以為澄清吏治之
本葢上司既受屬官之餽遺又何以禁止屬官之貪
墨甚至以餽遺之多寡分情誼之厚薄則屬員之優
劣何由辨別而吏治尚可問乎故不能禁止餽遺必
不能秉公察吏不能秉公察吏必不能有益於政治
民生此相因之勢一定之理也各省督撫養廉之項
皆經奏聞奉旨者司道等官亦皆於公用內支給其
無公項可支之員亦應於督撫前陳明准其收受何
項以為用度焉有朝廷既給養廉而仍收受屬員陋
規之理今觀山東巡撫司道等官之私受陋規如故

則他省或有似此欺隱私受者亦未可知著各省督
撫一一嚴查據實陳奏在地方官薪水之資自不可
缺但於屬員之手接受節禮陋規則斷乎不可目今
各省內或有尚未分給養廉之員著各督撫悉心商
酌一面辦理一面奏聞寧可以州縣應出之項解至
藩庫從公發給而不可使其自相授受廢公議而徇
私交留禮儀交際之名而長貪婪賄賂之弊也倘再
有私收規禮者將該員置之重典其該管之督撫亦
從重治罪

又奉

上諭據原任蒲臺縣知縣朱成元印簿內開載餽送巡

撫布按道府等員各項銀兩經繆沅查出將印簿陳
奏自雍正元年以來朕屢降諭旨禁止私餽凡督撫等官皆酌給養廉銀兩以供用度黃炳身爲巡撫何得仍受朱成元陋規由蒲臺一縣推之則通省下司之所餽送不知凡幾著大學士詢問黃炳在巡撫任內共受過通屬陋規若干務須據實一一供出如或仍有隱匿朕何難於山東查問一經查出定將黃炳正法余甸以清官自居乃亦收受朱成元之餽送著將所受通省陋規若干一一供出塞楞額在山東巡撫任內雖未收受下司之規禮但下司有此等授受情弊何以代爲徇隱著塞楞額將伊所知收受陋規之人一一據實陳奏博爾多亦曾收受朱成元陋規伊現在刑部監禁著刑部堂官嚴加訊問將伊所受下司銀兩若干一一取供具奏

又內務府總管常明奏銷蘆溝橋盔造官房銀兩

奏

上諭此朕體恤應試舉子之意俾其有旅次居宿之安而無盤查行李之擾但恐各省舉子未必知有新設頓宿之處著禮部行文各該督撫通行出示曉諭並令崇文門每年查稅官員實心奉行嚴飭巡察人役等毋得借端稽留額外苛索

二十九日奉

上諭各省監生每於考職之時或憚於跋涉或不諳文理常託在京之親戚朋友代爲應考而本人安坐原籍濫竊職銜此等陋習相沿已久經臣工在朕前陳
奏者甚多是以數年來朕特遣大臣等司考試之事及後訪察知考試之臣亦只能校閱文藝不能除假冒之弊故於上年考試之後朕令將一千一百餘人通行引見比時伊等自知頂冒情虧不敢報名引見者九百餘人俱經降旨革退其引見之二百餘人朕以爲皆係正身又見其中有人材可用者因揀選七十餘人交部卽用或令外省督撫試用且有加恩用至知縣知州等官者近聞此卽用人員之內竟尚有頂冒之人似此敢於欺罔可謂愍不畏死者矣今朕開恩准其自行出首若代考得官之人遵旨出首朕酌量寬減其罪其託人代考者情罪較輕若遵旨出首但革去監生不治其罪倘代考之人與託考之人俱仍前隱匿不首一經察出定將與者受者卽行正法其從前歷來考職監生有代考得官者俱照此例
行

雍正六年八月

上諭二十三道

初一日

諭直省督撫知府一官管理通郡有察吏之責所關綦重如知府得人則能察吏以安民於地方實有裨益但知府內有僅係循分供職不能察吏而又素無過犯不至於叅劾者此等人員若令其久任地方於屬員賢否必不能詳察周知於吏治無益著各省督撫將現任知府詳加甄別其有才具中平不能察吏者一面具題以在京部屬改補仍令該員暫留本任辦事一面於本省同知以下知縣以上等官內揀選能

勝知府之任者保題送部引見如所保人員可用准其補授俟伊到任後著前任知府交代清楚來京以部屬之缺改用如此則因才器使辦理部務得人而各省知府均屬勝任之員矣若所保人員到京引見時朕察其才具亦屬中平則仍將前任知府留於原任各省督撫宜秉公詳擇以副朕澄敘官方之至意

初二日奉

上諭響馬強盜從無援赦之條莽鵠立將騎馬執刃肆行刦奪之大盜樊二包援赦免罪具題不知何心又莽鵠立查審革職吏目王遵致書盧珣等一案奏稱王遵雖有營求之私衷未有營求之實蹟等語王遵既有書札求其照應情罪顯然不知莽鵠立必欲如何方爲實蹟也莽鵠立原屬卑鄙之人器量褊小朕因其操守尚好是以用爲長蘆御史而伊巡鹽任內果能稱職後因甘肅巡撫員缺一時未得其人而莽鵠立尚有勤勉向上之心遂將伊簡用切加訓誨不意伊自到任以來所辦事件處處舛錯即如進藏軍需伊親身在彼料理乃一任屬員遲悞寧可已身竭蹷補辦而未將承辦遲悞之員叅劾一人總因市恩沽譽欲取悅於屬官而識見偏執卑微全不得大臣之體樊二包王遵二案莽鵠立所辦錯謬已極著交部嚴察議奏

又奉

上諭據福建巡撫朱綱奏稱各省舉行耕耤典禮一案於雍正四年欽奉諭旨選擇潔淨豐腴之地建壇置田照例舉行又於雍正五年接到部文須發儀注內載耤田應在東郊但閩省州縣前此已建之壇已置之田有不在東郊者今若悉令更改而地勢各有不同或依山濵海甚有難於辦理之處爲此奏聞請旨等語朕查禮部所議耤田儀注引禮記天子耕於南郊諸侯耕於東郊之文是以將各省耤田議於東郊建置此禮部識見拘泥之處夫建立耤田必在郡邑近城之地而各郡各邑地勢不同其城東一面或依

山嶺或近河渠未必俱係平壤卽無山水阻隔亦未必俱係潔淨豐腴之區安得以諸侯東郊爲比而令地方有司難於辦理乎況已建之壇已置之田又令遷移他所不但耗費更張亦大非敬謹虔誠之道朱綱所奏甚是閩省已設壇田不必更動其他各省想與此相類者正復不少著將此諭旨通行各巡撫曉諭所屬知之

初四日福建巡撫朱綱叅奏按察使喬學尹疎縱海洋大盜奉

上諭從前朕見喬學尹辦理福建刑名各案甚不妥協卽知喬學尹苟且因循不肯實心任事已降旨將喬學尹革職並令行文詰問情由具奏乃諭旨頒發未久尚未到閩而朱綱具摺叅奏前來與朕旨適相符合夫臬司管理刑法爲通省民命所關而喬學尹市惠沽名種種舛錯毛文銓常賚原係庸鄙無知好行小惠之人不足深究高其倬近在同城雖稽察刑名非總督專責然豈一無見聞何以並未據實陳奏經朕覺察始將喬學尹罷黜凡地方督撫之職原以察吏爲要而察吏必先於大吏兩司者闔屬之表率斷不可姑容徇庇者也朱綱甫到閩撫之任卽將喬學尹叅劾實能盡察吏之道甚屬可嘉著朱綱將喬學尹任內凡有故縱開脫及辦理錯誤各案一一察出審究其幕賓潘姓者卽行拏問嚴審定擬具奏

初六日奉

上諭凡官員有莅民之責其語言必使人人共曉然後可以通達民情熟悉地方事宜而辦理無悞是以古者六書之制必使諧聲會意嫺習語音皆所以成遵道之風著同文之治也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福建廣東兩省之人仍係鄉音不可通曉夫伊等以現登仕籍之人經赴部演禮之後其敷奏對揚尚有不可通曉之語則赴任他省又安能於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乎官民上下語言不通必致吏胥從中代爲傳述於是添飾假借百弊叢生而事理之貽悞者多矣且此兩省之人其語言旣皆不可通曉不但伊等歷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卽伊等身爲編氓亦必不能明白官長之意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爲不便實甚但語言自幼習成驟難改易必徐加訓導庶幾歷久可通應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各府州縣有司及教官遍爲傳示多方教導務期語言明白使人通曉不得仍前習爲鄉音則伊等將來引見殿陛奏對可得詳明而出仕他方民情亦易於通達矣

初七日奉

上諭州縣爲親民之官地方事務全資料理凡有委署印務者必鄰近地方始能兼顧向來督撫藩司等委員署印每憑一己之私心而不計道里之遠近此習相沿已久近日秉公之上司已將此等陋習滌除而其餘尚有未能盡改者如常賚官達之在廣東則以韶州府乳源縣令署廣州府之花縣又以廣州府花縣令署惠州府之海豐縣此皆隔府差委相去數百里之遠者夫州縣一官錢糧必及時徵收盜賊必立時緝捕人命必當時相驗承審案件必如限完結若於數百里之外兼攝印篆不但顧此失彼諸務廢弛而吏役奔忙人犯拖累種種遲悞之處難以悉數嗣後州縣鈌出該上司等必須選委鄰近官員署理倘正印官一時不得其人卽遴選鄰近之賢能佐貳官署理如係地方要鈌鄰近難得其人則將隔府正印官委署而另委官員以署該員本縣之事務期人地相宜而各縣公務又不至於遲誤斯有裨益倘該上司有市惠徇情任意委署者經朕察出定嚴加處分

又奉

上諭桑植土司向國棟保靖土司彭御彬暴虐不仁動輒殺戮且骨肉相殘土民如在水火朕聞之深加憫惻既有被害男婦紛紛來歸情願編入版籍以免殘虐若拒而不納則結怨之土民必至無遺類矣朕撫有四海內地苗疆皆朕版圖漢土民人皆朕赤子偶有一夫不獲皆厪朕懷況數千土民安忍置之度外今俯順輿情俱准改土爲流設官綏輯彈壓其應行審理之舊案著該督撫一併審結但帶兵入內官弁等須仰體朕心不得殺戮無辜並曉諭平日奉法之土司仍各安居樂業不必疑懼其土民向被桑植保靖二土司殘虐者著加意撫恤去其苛政務使出水火而登衽席以副朕除暴安民之意如有助惡黨與卽行剪除倘歸誠嚮化皆從寬釋其向國棟彭御彬應安插何省不令失所之處著該督撫酌量定議以廣朕法外之仁仍將此曉諭附近土司咸使悉知朕意

初九日

諭諸王大臣朕待臣下至公至平從無一毫偏向惟視其人何如耳如楊文乾爲廣東巡撫石禮哈與阿克敦常賚官達四人協力朋謀欲加傾陷而朕早已洞燭其私嚴加申飭石禮哈會面奏楊文乾與伊不合恐被中傷朕諭之曰爾等四人協力尚不能害一楊文乾楊文乾一人之力獨能害爾等乎後楊文乾具摺陳辯朕諭此事朕先已洞悉其隱微何待爾辯爾今自辯轉覺其小矣總之滿洲漢軍漢人朕俱視爲一體並無彼此分別又如邁柱巡撫江西則按察使

積善誣奏之及總督湖廣則布政使黃焜誣奏之朕察二人之狡詐並加處分又如李衞爲浙江巡撫而黃炳誣奏其雲南藩司任內之事朕亦洞燭其狡詐自謀之衷曲又如田文鏡爲河南巡撫而蔡珽李紱謝濟世等交結黨與極力排陷後皆敗露自罹重譴夫邁柱滿洲也李衞漢人也田文鏡楊文乾漢軍也但能竭忠盡力則彼挾私傾陷之徒無論其爲滿洲漢軍漢人皆不得施其狡獪肆其奸謀曾見有一人爲讒邪所中者哉由此觀之朕之公平而無偏向可知矣爾諸王大臣須存同朝共事之公心不可畧有分別畛域之私見每遇一事惟事理之所在即秉公持正齊心併力據理以辦之勿稍存一滿漢形迹於胸中以致事有參差盇同朝之人雖地分不同其所辦之事即皆朝廷之事也何有於滿洲何有於漢人何有於漢軍蒙古而生彼此之見哉國家須滿漢協心文武共濟而後能致治夫文武不可偏重而滿漢顧可以偏向乎心無偏向則公公則未有不和既公且和是以百官得其序萬事得其宜而天下莫不治平矣人有自思其孤立者此謬說也古之所謂孤臣者其上讒謟蔽明舉朝皆以邪曲害公義而其人孤忠莫白故謂之孤今之人縱有矯然自異於衆者豈得謂舉朝無一同志况朕以公正無私之心臨莅於
上爲臣者果能忠誠自矢而與上一心一德雖舉朝無同聲附和之人其爲不孤也孰大焉從來上下交而其志同其要總在一誠誠之爲道有感必通爾等以誠來朕即以誠應設或爾等不誠而以詐僞來亦必不能逃朕之洞鑒也勉之慎之

初十日奉

上諭楊文乾才識優長辦事勤敏簡任巡撫以來實心供職粵海要地正資料理伊自閩回粵於五月間即患畏風心煩之症而急公念切猶力疾辦理不以病狀奏聞洵屬殫力封疆之臣其心實可憐惜今聞溘逝深爲憫惻應得卹典著察例具奏前石禮哈阿克敦常賚官達希冀廣東巡撫之缺將楊文乾揑造欵蹟朋謀傾陷朕洞燭其私楊文乾得以保全今楊文乾身故或此輩結黨傾害之人串通買囑地方惡棍夌侮其家屬亦未可定著孔毓珣嚴行察訪倘有此等立拏重治其罪楊文乾柩櫬起程之日著省城官吏齊集奠送所過廣東地方文武官員親往奠醊並遣人護送其別省經過州縣亦著地方官照看

十四日奉

上諭凡各衙門事件交與科道官員稽察者盇欲其按限歸結不致遲悞也近見科道行查之案其衙門隨便託詞回覆而科道遂不復問情由是科道之稽察

不過查其遺漏而已其遲延之故並未致問殊非差委科道之本意嗣後若但以行查塞責遇有不應遲延之案該衙門託詞回覆而科道官並不詳查其應否以爲已經行查與已無涉即置之不問者經朕察出定將科道官一併處分

又奉

上諭據四川建昌總兵趙儒奏稱刑部催追借欠魏之耀銀三百兩一案實係當日年羹堯幫貼進藏路費並非借項今願在川省布政司衙門交納等語趙儒出兵進藏年羹堯幫給路費銀兩此係情理之常年羹堯借公用錢糧以市已恩其咎自在年羹堯與趙

儒無涉趙儒名下催追銀兩著寬免

又刑部等衙門議駁安徽巡撫魏廷珍將致死人命之賈榮生題請留養奉

上諭賈榮生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决大臣執法貴得其平始無偏輕偏重之弊克副明刑弼教之意屢降諭旨甚爲明晰今魏廷珍又以不合例之人題請留養且稱與例相符顯係市恩枉法著魏廷珍明白回奏並將魏廷珍交部嚴察議奏以爲人臣市恩枉法者之戒

又御史晏斯盛陳奏並未令人乘馬導引前鋒兵丁等借端查拏奉

上諭凡官員等車馬儀從之屬各有等次從前降旨申飭者原以重體統而防僭越今左翼前鋒兵丁等借端滋擾混行查拏甚爲多事若被屈官員隱忍不言則此輩益至肆行無忌晏斯盛據實陳奏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其生事妄行之兵丁及該管之官員等著該部察議具奏

十六日奉

上諭據河東總督田文鏡奏稱前孟津縣民人翟世有不取遺金仰蒙恩旨旌獎臣接准部文已通行出示宣布皇仁使河東兩省之人咸知感奮效法以成一道同風之治今又於雍正六年七月初三日據歸德

府知府唐綏祖詳報商邱縣丁家道口賣麪貧人陳懷金於四月十四日拾得江南羊客王盛立之銀二十四兩八錢不肯私取及銀主找尋陳懷金問明銀色數目相符全數付還力辭酬謝此與翟世有之還金相仿仰見聖教流行之速相應奏聞等語朕訓誨臣民惟以正人心厚風俗爲首務期於薄海內外去澆漓之習敦仁讓之風今豫省鄉民不拾遺金者既有孟津之翟世有又有商邱之陳懷金見利思義暗室無欺古稱難得之事一時屢見可見民心淳樸性善皆同率教從風顓蒙更捷實風俗轉移之機會朕心深爲慰悅倘各省遠近之人觀感興起不貪苟得

之財其息營私之念安分知足循理奉公不必過有還金之事而人人各懷樂善之心則不但比戶可封成國家昇平之治而爲善之家必蒙
天祐慶澤積於家室福果貽於子孫其獲報不亦多乎朕嘉陳懷金之廉讓公平而望衆人之黽勉則傚故特賜表揚再申訓諭咸使聞知陳懷金著給與九品頂帶賞銀五十兩以旌其善

十七日奉
上諭蝗蝻最爲田禾之害然迅加撲滅猶可以人力勝之昔我
聖祖仁皇帝訓飭地方各官諄諄以捕蝗爲急務其不力

者加以處分無非養民防患之至意乃州縣有司往往玩忽從事不肯實心奉行而小民性耽安逸憚於捕滅之勞且愚昧無知又恐捕撲多人以致踐傷禾黍瞻顧遲廻不肯盡力不知蝻子初生就地撲滅易於驅除一或稍懈聽其生翅飛揚則人力難施且至蔓延他境爲害不可言矣前江南總督范時繹摺奏邳州地方有蝗蝻萌生朕即諭令竭力撲滅旋經該督奏聞該地方官已經撲盡比即批諭范時繹云撲盡之說朕實未信須令有司實力奉行無俾遺種莫被屬員蒙蔽近聞彼處蝗蟲該地方官並未用力撲滅與朕前旨相符矣地方官如此怠玩從事而督撫

戶位付之不聞是何理也著范時繹查明題參並將該督撫交部嚴加議處以儆怠玩嗣後各省地方如有蝗蝻爲害之處必根究其起於何地其不將蝻子即時撲滅之地方官著革職拏問若蝗蟲所到之地而該地方官玩忽從事不盡力撲滅者亦著革職拏問并將該督撫嚴加議處

又戶部議覆條奏散給孤貧銀米并修葺養濟院奉
上諭孤貧銀米既不假手吏胥又不專責丐頭而令地方官親身散給勢所必不能周條奏原屬虛文部議亦甚浮泛至養濟院年久頹廢者應交州縣官量行

修葺但州縣養廉之項諒無餘資而令其設法修葺或致派累民間更滋紛擾部議未將何項報銷之處議及亦屬疎漏著再行詳議具奏

十八日
諭江南督撫總河河工固屬緊要而州縣官均有地方民社之任所關尤重沿河州縣缺出該督撫將工程効力之人題補伊等雖能辦理河務但民社事件最爲緊要該員等未必即能諳練今署江南總督范時繹等保題周之準等七人於河工事務自屬所長至果否能勝民社之任難以遽定此現出各缺著將該員掣補委署令該督撫留心試用如一年後果能實

心任事有益地方該督撫會同總河另行具題實授

十九日奉

上諭朕屢降諭旨嚴禁官員等收受陋規以清吏治今朱成元印簿所開黃炳余甸收受之項鑿鑿可據及詢問黃炳余甸伊二人尚掩飾巧辯不肯承認甚屬可惡著將黃炳余甸革職解往山東交與田文鏡岳濬繆沅將此案及通省屬員餽送之處一一嚴審定擬具奏博爾多現在江南質審別案著該部行文江南督撫將伊收受朱成元及通省屬官規禮訊取確供移送東省倘博爾多不吐實情卽加刑訊

二十二日陝西巡撫西琳題參原任刑部尚書張廷樞在籍中允張縉奉

上諭陳夢雷係降附耿逆之人蒙

聖祖仁皇帝宥其重罪從寬發遣後又開恩赦回京師令其在誠郡王處行走乃伊生事招搖交結邪黨意欲擾亂國政其種種不法之處朕知之甚悉此誠國家之逆賊不可一日姑容者也本欲明正其罪置之重典因伊惡蹟多關係誠郡王若聲張究問則牽累匪輕朕心實爲不忍是以於雍正元年仍令將伊發遣不使留住內地煽惑人心似此重罪之犯而刑部尚書陶賴張廷樞於朕初登極之際徇情枉法故意寬縱二人之罪實不可逭本應將陶賴張廷樞卽時正法因陶賴等疏縱之案係隆科多參奏者且在朕前極言陶賴平日貪贓妄行之處朕知隆科多與陶賴張廷樞原有嫌隙意欲假公濟私是以特寬二人之罪止令降職閒居此朕莫大之恩伊二人當深知感戴省愆改過乃陶賴藏匿勒席恒贓私數萬兩始初該旗王大臣詢問時尚敢傲慢不恭咆哮狂肆不肯承認及至欲加刑訊始一一據實供出目今此案尚未審結將來陶賴自有應得之罪另有諭旨至於張廷樞名下應追銀兩皆貪婪不法之贓欵自當遵奉法度速行完納何至以抗延被參伊子張縉又稱病家居不肯供職効力顯係父子心懷怨望又復倚仗

聲勢蕩檢踰閑聚歛營私剝削鄉里甚屬可惡張廷樞張縉俱著革職拏問交與該督撫嚴審定擬具奏若云士可殺而不可辱伊等便應依律正法也

二十六日奉

上諭據繆沅等奏稱山東鹽運使梅廷對諸事廢弛不能清察鹽政利弊容另疏題參等語梅廷對著解任山東運使員缺著山東糧道魯國華調補梅廷對人雖老實忠厚而才識短淺卽運使職任尚不能料理塞楞額何所見將伊委署臬司之事顯係苟且塞責不以刑名重務爲念著將塞楞額交部嚴察議奏

又奉

上諭烏蒙鎮雄改土歸流經總督鄂爾泰請設鎮營將援勦左右協官兵裁撥烏蒙并將威寧一鎮改營所餘官民移駐鎮雄朕已降旨允行從前維西移駐之弁兵俱加恩賞給今烏蒙一鎮亦係新添應沛恩膏俾其資斧豐裕著將撥駐之弁兵等照維西之例交與鄂爾泰酌量遠近分別賞賚以示朕加惠邊地弁兵之至意

二十七日奉

上諭據繆沅等奏稱山東商人將舊引護新重複影射一案查自康熙五十二年起應追賠銀一百零五萬餘兩商人劉家等已經自認桑園設關之後官引疏通新舊接護原有陋弊情願將影射銀兩於雍正六年內上課四十萬兩其六十五萬餘兩在明年一年內分限全完又稱自順治八年以後應追重複影射銀四百餘萬兩應否分年著追等語夫鹽務積弊雖始於順治八年然自順治八年至康熙五十一年歷歲已久承辦之商屢易其人此時難於究問其應賠之四百餘萬兩免其著追至於康熙五十二年以後商人認賠銀兩稱於今年明年內分限全完此乃商人目前畏懼刑罰勉强承認而將來力不能完仍至歸於無著於國課無益似此積弊種種歷來東省之巡撫及巡鹽御史等官安得推爲不知其中必有通同作弊之處應再確詢商人令其一一供出有應賠者派令分賠其在商者稍寬其限則受賄作弊之官員不至脫然事外而商力亦紓實有裨益著該部另議具奏

二十九日奉

上諭據浙江學政王蘭生摺奏生員以立品奉公爲尚若有潛通胥役欺隱錢糧包攬抗欠者一經查出卽行黜革重處又於按考所至嚴加曉諭併令地方官開報使其完糧然後收考若能久而成風人人以急公爲榮以欠糧爲恥則士習民風愈覺醇厚等語天下之人不外乎士與民天下之俗不外乎士習與民風士民雖分而爲二而其實則一也有司有治民之責學政有課士之任雖各有專司而其實則相爲表裏也嘗見有司但以爲職在臨民而置學政於不問而學政則以爲統屬士子若不優容庇護無以博其稱揚因而曲爲徇隱百計包荒遇有生員違抗錢糧者又以爲催科乃地方官之事與督學無涉以致士子無所忌憚此等陋識實庸劣學臣之所同也不知士子乃百姓之坊表士習不端民風何由而厚況倚仗青衿抗延國課則士品頹壞已極其害實在世道人心不僅關係錢糧之逋欠而已王蘭生令地方官開報欠糧之生員必俟完納方准收考俾人人以急

公爲榮以欠糧爲恥此實鼓勵化導之善政而他省
學政從未有如此舉行者未必皆見不及此大抵瞻
徇苟且之習未除耳王蘭生著交部議敘向來浙江
士習澆薄中外所知朕爲世道人心計不得不嚴加
整理今二年以來李衛王國棟王蘭生先後奏稱兩
浙士子感朕訓誨之恩省愆悔過將舊日嚚凌奔競
之習痛自改除可稱士風丕變前年朕原降旨浙人
秉性聰慧既知讀書必明大義非如强悍執滯之難
於感化者一經指示則醒悟亦必最捷不出二三載
可以望其自新今果然矣明年即屆鄉試之期浙省
士子准其照舊鄉會考試以示朕訓俗牖民樂聞遷

善之至意

雍正六年九月

上諭三十二道

初一日奉

上諭各省所舉名宦鄉賢該部奏請勅下九卿會同本
省部院官員詳慎核定等語朕思既係本省之人在
伊等瞻顧鄉曲之情或有難於直語之處且同在一
省而隔越府縣即未能深知確實所言何可爲據著
仍交與原舉報之地方官令其再行確查倘從前所
舉不實准其檢舉不加處分若所舉確實著出結保
送日後倘查出冒濫將出結之員從重議處

又奉

上諭查康熙五十六年禁止南洋貿易案內經九卿議
定嗣後如有出洋之人留在外國者該督撫行文外
國將留下之人令其解回即行正法後經施世驃題
請賞
聖祖仁皇帝特恩令康熙五十六年以前出洋之人俱載
回原籍隨於五十九年內福建浙江等省奏報出洋
回籍之人將及二千名嗣後則再無奏報回籍之事
是五十六年以前出洋之人其願回籍者皆已陸續
返棹而彼地存留不歸者皆甘心異域及五十六年
以後違禁偷往之人矣目今洋禁新開禁約不可不
嚴以免內地民人貪利飄流之漸其從前逗留外洋

及違禁偷往之人不准回籍

又奉

上諭據福建巡撫朱綱摺奏閩省州縣存留錢糧項下每年額共馬快工食銀三千三百餘兩草料銀六千餘兩此項於康熙十七年間奉裁後於康熙二十二年仍復其舊而其實有快無馬每年餘剩草料銀六千餘兩藩司遂分送督撫等衙門書吏爲鹽菜之需相沿四十餘載合計冒開銀不下二十餘萬兩此實關係錢糧應請徹底清查於原任督撫藩司名下分股著追嗣後將此項永充兵餉至於幫補督撫衙門書吏之處臣同督臣酌量捐給等語朕覽朱綱所奏甚爲明晰可嘉但從前督撫等沿習陋規未肯釐剔亦尚屬可恕著將從前應追銀兩不必究問嗣後著朱綱與布政使趙國麟秉公辦理可也

又奉

上諭凡强盜俱應正法者尚且分別首從而竊盜拒捕傷人者槩行斬決未曾分別首從乃係從前九卿疎漏之處著九卿另行定議具奏

初二日奉

上諭各省水師兵丁惟福建最爲熟練朕前降旨令藍廷珍揀選五十名發往浙江照陝西兵丁赴浙之例令其補充營伍教習浙江水師兵丁其起身盤費及到浙安插之處令高其倬李衛照例賞給查湖北湖南共有水師七營向來操演亦未精熟須得閩人爲之教導著照浙江之例令藍廷珍揀選熟練之兵丁五十名發往湖廣交與總督提督分撥各營令其教習其起身盤費及在楚安插之處亦著高其倬邁柱等照浙江之例料理賞給再舊例湖廣鎮標協標考拔千把先行咨送提督轉送總督再加考試方行補用但湖南湖北路途遙遠又隔洞庭之險微弁往返艱難資斧不易且致久曠汎守嗣後以湖北二十四營千把專隸總督考定知會提督湖南二十四營千把專隸提督考定知會總督俾微員得省遠行之費而汎守亦不至於久曠若新任總督提督到楚之時南北各標武職等官仍聽總督提督通行調試分別優劣

初三日奉

上諭軍需案內代兵分賠銀兩一項從前請旨時止將一千兩以上之滿洲官員開列進呈而未曾開有千兩以下之官員是以比時降旨將千兩以上者寬免而未及其餘今覽冊內既有千兩以下之官員豈有多者從寬而少者轉行勒追之理此乃從前開列疎漏之處著將千兩以下者一體寬免

初四日奉

上諭前據廣西學政衛昌績疏稱梧州府藤縣所有部發在京官員刺錢名世之詩二冊經教諭譚玉琪借與監生胡祚悠霍廷杞閱看私加圈點甚屬狂肆等語今朕將原書調來親覽見書中詩句數處伊以己意加圈於旁並無狂妄指摘之處此乃遠方之人迂濶庸愚一時錯誤不必深究著將私借官書之教官譚玉琪罰俸一年衛昌績於此等事不肯隱匿據實叅奏則其小心謹慎可知著給與紀錄一次

初五日刑部議奏湖廣總督楊宗仁應賠銀穀奏

上諭楊宗仁一生居官清廉乃實心任事之大臣此案應賠銀穀從寬免追倘伊任內再有應賠之項照趙申喬之例槩從寬免

初六日奉

上諭陝屬之河西官員等奉職邊方地瘠事繁非內地可比加以承辦大差更多勞費朕心深爲軫念聞向來各官養廉皆於徵糧耗米內分派支給朕思耗糧一項未能充補大小官員之用查三邊稅務有贏餘銀兩著總督岳鍾琪會同該撫將河西道府廳州縣衛所分別大小衝僻於河西稅羨耗糧二項下比照陝員銀數支給以爲養廉之費具摺奏聞即行辦理俾伊等用度從容勤於職業以副朕加恩邊地官員之至意

又奉

上諭原任南陽總兵官李永陞居官不職且得受軍政陋規經接任官叅劾部議革職治罪具奏朕令發往阿爾泰驛站坐臺効力今年春間朕恭閱

聖祖仁皇帝實錄見原任四川總督李國英擒勦逆寇勞績茂著因命查其子孫帶領引見比將伊孫李永安授爲副叅領并知李永陞即李國英之孫特從臺站地方調回授爲叅領面諭之曰爾不自念爾之祖父勉爲好官然朕心實不忍忘爾祖父之勞績也今加特恩宥過錄用爾其思之勉之昨該旗奏伊名下應追未完銀兩伊情願變產扣俸完納朕又降旨免追矣大凡官員等之祖父爲國家宣力抒誠致身殉節者其子孫應體祖父之忠心倍加黽勉以紹家聲斯不愧名臣之後若犯法婪贓虧空國帑不修名節有玷家風是不忠之外又加不孝之罪以情理論之應加倍重懲然朕繼述

先志褒功獎善追維往昔時時眷注於懷是伊等不肖之子孫忍於自忘其祖父而朕則不忍以其子孫之不肖遂忘其先人之善不加恩於其後嗣也著八旗通查凡有祖父陣亡盡節及偉績殊勳載在國史而子孫犯法問罪及虧空拖欠者無論已結未結著該旗大臣等秉公據實確查具奏又漢人中如嵇曾筠之

父錢以塏之祖皆能抗節捐軀舍生取義已荷國恩優加榮奬又如趙申喬楊宗仁淸廉公正乃國家實心任事之大臣其任內一切應賠銀兩朕豈忍令其子孫賠償已經降旨槩從寬免不得絲毫牽累著各省督撫等確查所屬有居官淸正如趙申喬楊宗仁湯斌陳璸張伯行之比而其子孫犯法問罪及虧空拖欠者無論已結未結俱行秉公據實具奏不得稍徇情面其祖父若係陣亡盡節者亦照八旗例查奏八旗及各省督撫查奏之處俱著具摺交送內閣陸續進呈候旨

初八日奉

上諭京城添設倉厫收貯米石甚屬緊要前交與工部會同倉場衙門相度高阜之處興工修葢已逾數月未經議覆工部是何意見著吏部侍郎普泰署戶部侍郎常德壽會同工部作速相度地方乘此天氣晴明路途乾燥採運物料修葢倉厫以便來年收貯米石

又奉

上諭聞今歲福建地方有數縣雨水畧少秋成未必全收閩省地狹人稠每年米穀不無借資於鄰省今既有少雨之處恐明春米價騰貴不可不預爲籌畫著將浙江漕糧截留運送以備閩省平糶或十萬石或十五萬石或二十萬石著浙江總督李衛會同福建督撫酌定數目若干並如何運送接運之處俱著兩省督撫速行妥議辦理

十四日奉

上諭大凡省會之區民居稠密人烟湊集一或弗戒於火每至比屋延燒被火之家倉皇搬運兼有無賴棍徒以救火爲名利其所有乘機搶竊此時地方官員雖率領衙役赴救而心力不齊且救火之具不備難以撲滅昨因湖廣荆州居民失火蔓延鄰舍行令該地方官倣照京城置備救火器具以資防範今著各省督撫一體遵照於省會之地不得派累里民酌用何項銀兩多設水桶水銃鈎鐮麻搭之類分貯各門令文武各官派定人役兵丁倘遇火警齊集救護即時撲滅並將搶火惡棍查拏從重治罪向例地方失火延燒屋宇稍多者地方官員例有處分近多視爲具文或曲爲掩飾嗣後著該上司嚴查叅劾不得徇情隱匿其或赴救不力以致延燒多戶至數十家以上者著據實查叅嚴加議處至於各府州縣並令該地方官悉爲留意預備防範以副朕恤民禦患之至意

又奉

上諭原任廣東巡撫楊文乾係宣力封疆之大臣朕聞

其病故心甚憫惻聞阿克敦自廣西回至廣東與官達方願瑛等懷挾私怨以楊文乾病故爲快演戲開筵置酒稱慶又楊以寧係獲罪應行拘禁之人公然乘轎至伊等之寓酣歌宴會無所忌憚似此詈凌惡薄之風以大臣之摧折爲幸其存心甚屬可惡著將阿克敦官達方願瑛楊以寧拏問嚴加拘禁交與孔毓珣傅泰等嚴審定擬其四人名下所有各案俱著審明嚴加治罪孔毓珣身爲總督一任伊等之肆意妄行不加約束甚屬無恥若查審各案再稍有瞻徇寬縱之處經朕察出定行從重議處

又奉

上諭原任布政使許兆麟家人周艮周轉既經該旗屢次咨提周艮周轉是否旗人理應押解到旗質辨該地方官有何確見據惡奴一面之詞抗違徇庇始終不解顯有情弊著交與新任巡撫張坦麟將承查徇庇之該地方官逐一查奏其周艮周轉之家產及許兆麟藏匿寄頓之貲財什物著詳細究查造冊報部毋得少有遺漏俟審明定奪將周艮等解旗質審倘仍不據實查出任其隱匿日後察出將許兆麟不能抵完之欠項即於隱匿徇庇之該地方官名下著落分賠

十五日吏部將碭山縣知縣何鍾瑞議處具奏奉

上諭此項稅銀何鍾瑞既經差役薛之莪管押起解其空頭批文或該役作弊私自偷換亦未可定今解差現在發審尚未究詢明白遽將該縣議以革職未爲允協著署撫尹繼善將此案情由提審明確併將何鍾瑞居官如何之處據實具奏

十六日奉

上諭朕命內外諸臣各保一人今衡永郴道汪楙保舉伊父汪漋奏稱伊父學問政事久切留心忠愛之性出於至誠等語薦賢爲國有內舉不避親之義朕原有旨兼聞汪漋前任刑部司官時尚能辦事現今有四川叙州府知府員缺即著汪漋補授伊當實心報

効倍加黽勉倘怠忽營私不能稱職致其子有薦舉非人之罪則是在國爲不忠在家爲不慈而汪楙以私情保舉陷其父於罪戾則是在國爲不忠在家爲不孝矣倘有此等情弊必將汪漋汪楙俱從重處分以爲爲人臣子者之鑒

十七日奉

上諭陝西平涼府知府李桐因察核屬員被知縣卓鳳諮詳揭經莽鵠立題參已降旨解任質審今據總督岳鍾琪奏稱李桐查買駝隻頗能盡心辦理目下軍興需才孔亟似此能員題參解任不得辦事深可惋惜等語朕前曾屢降諭旨督撫大臣當爲國家愛惜

人才如有賢能之員不得以小過微愆遽行叅奏令其廢棄李桐爲伊父生日受屬員壽屏此猶情理之可恕者莽鵲立不念其平日居官實能効力之處即行叅奏殊非大臣公忠爲國之意李桐著照岳鍾琪所請免其解任候審仍留原任効力辦事

二十二日奉

上諭戰船關係緊要從前修理不能堅固併逾限遲延官員議處之例似屬稍輕嗣後修理戰船不能堅固及逾限遲延者應嚴定處分以示儆戒但從前定限過於緊迫應作何寛展限期俾承修官員得以從容辦理又該上司等或有勒揹掣肘以致辦理遲延亦應定以處分俱著九卿詳悉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今年各省奉旨緩決人犯著大學士三法司九卿會同將各案細加詳查確議其中如有情罪稍輕尚可原宥者將該犯情由分別開明逐省陸續具奏即內有特旨治罪之案亦必詳酌務須情罪允協以期至當

又

諭貴州巡撫張廣泗從前石禮哈署理貴州巡撫印務時曾摺奏古州八萬地方未入版圖其人愚悍無知往往互相讐殺時出刼奪擾累居民今各處苗蠻皆

傾心嚮化獨此一隅未通聲教應請用兵勦撫等語朕比時批諭石禮哈古州八萬苗人雖未歸政化但用兵進勦震懾苗衆朕心實爲不忍所請切不可行是以石禮哈遵奉諭旨而止後因爾奏差經過其地報稱苗人等歡欣迎接情理恭敬僉稱願歸版圖共沐聖化朕又訪問從滇黔來京之大臣亦云彝情恭順是實朕思內地苗疆之人皆吾赤子其果能抒誠歸嚮者朕豈忍令其獨在德化之外是以准爾所奏令爾料理撫綏以慰苗衆近聞爾到彼地有撫勦兼行之事想因苗寨繁多心志不一其中有實心歸附者亦有中懷疑懼而未即就撫者若倉猝之間脅以兵威未免戕殘苗命且強所不願非朕本懷今特遣翰林官二員前來將朕意宣諭倘伊等到日爾所料理之事已竣則加意撫綏使之得所倘或執迷不悟切勿徒恃兵力殺傷苗民統俟從容再行化導以副朕好生胞與之至意

二十三日奉

上諭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朕宵旰孜孜惟以足民益下爲念是以各省逋賦則蠲至數百萬每年正額則免至數十萬凡興作工程俱支國帑偶逢旱澇蠲賑兼施此中外所共知共見者乃邇年以來各省督撫等有以地方舊有之項不敢入己奏請歸公者

比時陳奏之際似出急公奉法之心今細加體察此等欵項多係地方相沿之積弊歷年未革之陋規不取之於民卽取之於國者一種欺世盜名之督撫往往奏請歸公以博清廉之美譽更有本係一己之贓私入己囊槖又恐敗露不敢私吞不得已而奏請歸公以葢前愆又或回護前任之員而奏請歸公以掩其短則是諸臣欲沽一己之名欲逃一己之罪而巧借奉公之說爲此遮飾之計也著各省督撫等悉心確查若無礙於國無礙於民可以歸公之項則將緣由備細聲明具摺陳奏候朕批示其有上竊之於國而下取之於民者則應永行裁革不許借歸公之名

以遂其私心而掩其積弊如有仍蹈舊習者經朕察出定嚴加處分

又奉

上諭楊緒因行止不端

聖祖仁皇帝將伊革職發回原籍拘禁不許出境聞伊毫無忌憚生事妄行出入公門交結文武大員種種不法今又侵蝕國帑違誤堤工情罪甚屬可惡應交與該撫將伊家產查明卽充本處公用至桑植新設地方楊緒潛往彼處其中必有情由著該撫嚴加訊審務將實情究出另行定擬具奏到日再降諭旨

又吏部議奏兵部尚書查弼納等徇情給發路引照例處分奉

上諭石文焯永壽俱著銷去加二級抵降二級免其降調三泰楊汝穀胡煦俱著銷去加一級抵降一級仍降一級從寬留任查弼納著降二級從寬免革任仍將降級之處註册於應行開復之後再俟三年無過方准開復嗣後革職降調留任之員再有降革處分朕復加恩寬免留任者俱照此例將後案註册俟前案開復再將後案計至三年無過准予開復其有數案處分者計案遞加永著爲例

二十五日奉

上諭據刑部奏稱江西省情實斬犯譚公安於秋審後

發回中途脫逃等語譚公安旣經該撫審擬情實係應斬重犯自當添差幹役嚴行防護何至中途脫逃顯有賄縱情弊甚屬可惡著該撫嚴加訊審務得實情定擬具奏逃犯譚公安著該撫勒限責令地方官嚴緝務必拏獲倘逾限不獲卽將該地方官重治其罪

二十七日奉

上諭大凡爲臣者必以報稱君上爲心而不得有瞻顧身家之念從古聖賢之所以教忠皆是道也葢在平時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孝弟忠信一一皆盡其實而不可有一毫之虛假及乎居官則

國爾忘家公爾忘私盡屏其偏陂黨同之習悉去其沽名市惠之念此之謂實心任事而智名勇功於是乎出內不欺衾影卽外不愧大廷矣夫臣下之用心在上未有不燭照其微洞悉其隱者古之良臣有嘉謀嘉猷則入告於內而順應於外其誠意之交孚何如其懇摯苟或挾詐任術飾貌修文隱微有潛伏之私則必不能忠敬以事上而上有不知其情僞者乎凡學古入官者宜矢之以至誠將之以篤敬秉虛公以揆大中之則務正直以遵王道之平存忠君爲國之實心務立身行道之大本以此自勉更以此交勉則可以成明良一德之盛矣

又奉

上諭各省考取拔貢原欲遴選儒生以弘教育向來之例俱於現考一二等生員內擇其文行兼優者以爲選拔但恐作文有一日之短長而文理平通不列優等者其人或品行端方才識練達足備國家之用亦未可定若但論文去取則此等之人難以入選嗣後著各省學政不必拘一二等之生員俱准收考酌量試以時務策論其人果有識見才幹再訪其平日品行端方卽正考未列優等亦准選拔伊到成均肄業仍可學習如此則文行兼收可以昭國家廣攬人材之典

二十八日奉

上諭聞卦子匪類隸籍於江南之廬鳳及河南山東直隸山陝地方其男婦皆習拳棒技藝攜帶馬騾遨遊各省每遇人烟稠密之地則以技藝博取錢米及至孤村獨舍行旅單身則恣意搶奪與盜賊無異自康熙五十四年陳四一案之後已經嚴禁然伊等雖不敢游蕩遠行而在本省往來者尚未止息且有別託名色而其實仍是卦子之肆害藏奸者如陝西永壽縣一案則公然持械拒捕搶奪賊犯其肆行不法可知又聞漢中府盤獲挈家游蕩之男女數十口現在審訊嗣後著各該地方官悉心稽查倘有此等匪類潛匿境內卽著查出押解回籍取具收管編入保甲如在外別有夥盜不法事情仍按律治罪倘容留之地方不行查出或已經解回之後縱令再出者將該管官嚴加處分

二十九日奉

上諭東省吏治廢弛倉庫錢糧尚有虧空且多那新掩舊及仍復收受陋規加增火耗科派等弊是以特命田文鏡爲河東總督整理清查掃除錮習雖管理錢糧係巡撫專責然岳濬以少年新辦巡撫之事或有未諳田文鏡練達老成經理豫省錢糧已有成效則東省錢糧於積弊叢生之後應悉聽田文鏡主張料

理岳濬與費金吾盡心竭力協同贊助則自無不清釐之患矣倘稍存怠忽之念經朕察出定將布政司嚴加處分該撫一併議處又前邁柱差往江西辦理錢糧甚爲妥協今湖北湖南錢糧亦有不清者著邁柱與巡撫一同辦理凡各省錢糧總督舊無兼辦之責今令田文鏡邁柱兼理者乃因人而施後不爲例

又奉

上諭布蘭泰在江西巡撫任內所叅屬員其中恐有屈抑著署撫張坦麟秉公詳察除贓欵審實之員照例治罪外其本無欵蹟止於降革去官及叅欵本重而該員情罪尚輕與原叅不符者俱著張坦麟察審明白咨送吏部引見

又

諭大學士九卿昨奉使安南之副都御史杭奕祿內閣學士任蘭枝回京復命朕召見之際備問安南地方風土據奏彼處人民蕃庶畜產饒裕朕聞之甚爲欣羨兼以自愧於中蓋安南特海濱一隅之地耳而能如此朕臨御天下中外一家早夜孜孜勵精圖治惟期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人人各得其所皆俾安居樂業共慶豐盈風俗淳龐家給人足以臻唐虞三代之盛乃宵旰勤求已歷數年而茲心未能如願此所以聞遠邦之風土而恧然抱歉也自古太平郅隆之世必由明良合德君臣交勉今朕以實心行實政不自暇逸中外諸臣可勿精白乃心謨猷入告共贊久安長治之盛美乎朕秉性虛公樂聞善言凡諸臣陳奏之切中事理可以施行者無不備爲採納實能從善如轉圜乃朕之出於至誠可以共信者爾諸臣何不各抒其誠以責難陳善爲事君之正道乎即如近日勾留各省罪犯關係至重必當揆諸天理人情以求至當在朕原無成見期與內閣諸臣悉心酌定乃朕咨訪之時每見學士塞楞額德新回奏尚有迎合之心塞楞額德新皆係讀書之人豈有人命至重可以迎合上意而不據理陳奏者乎從來執法之臣皆秉公持正即如以鞭撲加人偶然迎合尚且不可而況勾決之重務乎人臣事君必以至誠感孚稍或有意迎合其舉動詞氣之閒必昭然可見不可掩也至若刑部爲刑名之總匯所定案件惟在得其至平若有意從寬與有意加嚴皆爲不可每見刑部於外省督撫所擬過嚴之處皆即照議覆奏不行駁正似此則何以持天下之平乎督撫意見不同或偏於寬則刑部當濟之以嚴或偏於嚴則刑部當濟之以寬總期於法無枉縱於理無偏陂而後可也朕惟欲中外諸臣共相黽勉一德一心贊襄罔斁庶幾海宇乂安民氣和樂朕日夜勤求治理之意可暢然而大慰矣

三十日奉

上諭揚州府同知王嵩經總督范時繹題留在任守制修理船隻昨因高其佩等查鑲藍旗原任錢塘縣知縣董天眘名下虧空開出借欠人員內有王嵩應賠伊父王廷奏借欠銀兩朕面加詢問高其佩石文焯等僉稱王廷奏應還銀八千餘兩朕以銀數既多不便將王嵩留任追補遂向高其佩等降旨令王嵩離任來京今經科道查出高其佩等陳奏之誤高其佩等始以王嵩應賠之銀不過六百兩自行檢舉似此陳奏舛錯若照伊等前日所奏辦理豈不至於錯誤王嵩應賠銀兩無多不必令其離任高其佩石文焯謝王寵俱著交部察議具奏

雍正六年十月

上諭二十五道

初二日奉

上諭原任通判張鎬素性鑽營多事居官聲名甚劣及在營田水利効力又不奉公守法致犯枷責之罪近覽張廣泗奏摺始知張鎬即張廣泗之父張廣泗歷任聲名甚優且能實心爲國家宣力誠足以蓋父之愆從前趙弘恩之父趙世綸贓私纍纍朕因趙弘恩勤慎居官特開恩寬宥其罪今張鎬既有此賢能之子著將張鎬枷責寬免張鎬應洗心滌慮安靜守分俾其子得以專心供職上報國恩倘仍蹈故轍或貽累伊子聲名必將伊父子一併治罪

初三日鑲藍旗漢軍都統奏佐領許端將房地私債呈抵伊父許國桂贓銀奉

上諭據鑲藍旗漢軍都統等將許端供出一應借伊銀兩人等開錄具奏大凡此等追比之事亦當量其情事若果借劵中有憑據者尚可令其賠還再如上司官員挾制勒索者此係干犯國法貪婪之項亦屬理應追比至若並無文劵中保只據一面之辭遽令著落賠還深爲悖謬許端先經供出沈廷正收伊銀兩及行詢問而許端之挾讐畏刑誣賴情節一一顯露不但此一端也其會因親友情誼餽送數十百金者

若照伊所供著落賠償其中或遇外任人員雖實未收受一不承認勢必至於來京對質彼稍有餘力之人誰肯爲此數十百金來京質審無可奈何只得承認賠償則是科斂衆人之銀錢代此等貪婪犯官賠墊是屬何心此乃斷不可行之事八旗內如有類此事件既無借券中保揑稱欠伊銀兩開錄具呈者斷不可准彼既拖欠銀兩不能完納自有彼應得之罪也著通行曉諭八旗大臣

初四日奉

上諭向來江浙收兌漕糧俱用本地粳米擇其乾圓潔淨者方准交納遇收成稍薄之年該督撫每以紅白兼收爲請朕皆允行夫米糧乾潔皆可久貯原不在色之紅白且江浙二省戸口繁多而每年應納漕糧將及四百萬石若必拘定本地粳米恐致米價昂貴民間難於輸將朕軫念閭閻凡有裨益民生之計皆爲周詳籌畫嗣後江浙徵收漕米但擇乾圓潔淨不必較論米色准令紅白兼收秈粳並納著爲定例

初五日奉

上諭塞思黑管事太監李大成及泰立成五雅圖偏兒等倚勢横行在山西地方毆打生員百姓搶奪財物不法已極法司以立决定擬具奏朕從寬暫改監候此係欽案重犯秋審之時爲人臣者惟有據理執法

以定其罪候朕定奪豈有擅行寬縱之理乃高成齡於雍正五年秋審竟將李大成等以緩决具題不知其出於何心此案諾岷爲巡撫時以失察去官此時高成齡卽係晉省之大員同有失察之罪況其中情事皆其所深悉豈容廢法養奸高成齡以知府擢授兩司並不實心報効一味沽名釣譽凡諾岷極力整頓事件高成齡附會伊都立俱致廢弛負恩曠職莫此爲甚伊在朕前曾經舉薦一人比時奏稱原係在阿其那門下書舘行走過據此則高成齡平日必與阿其那塞思黑之黨與往來情熟故將此案重犯李大成等枉法寬縱以自徇其私也著將高成齡交與巡撫石麟將其中情由嚴加審訊具奏此案內李大成等四人暫停勾决俟石麟將高成齡審明具奏到日再降諭旨

初六日

諭諸王大臣鑲黃旗副都統滿珠西禮奏稱京營武弁等員叅將以下千總以上不宜專用漢人亦應參用滿洲等語其詞甚爲荒謬從來爲治之道必在開誠布公遐邇一體若因滿漢存分別彼此之見則是有意猜疑互相漠視豈可以爲治乎天之生人滿漢一理其才質不齊有善有不善者乃人情之常用人惟當辨其可否不當論其爲滿洲爲漢人也自我

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卽滿漢兼用是以規模宏遠中外歸心葢漢人之中固有不可用之人而可用者亦多如三藩變亂之際漢人中能奮勇効力以及捐軀殉節者頗不乏人豈可謂漢人不當用乎滿洲中固有可用之人而不可用者亦多如貪贓壞法罔上營私之輩豈亦可因其爲滿洲而用之乎且滿洲人數本少今祇將中外緊要之缺補用尚覺足以辦理若如叅將以下之員弁悉將滿洲補用則人數甚爲不敷勢必有員缺而無補授之人朕屢諭在廷諸臣當一德一心和衷共濟勿各存私見而分彼此在滿洲當禮重漢人勿有意以相遠始爲存至公無我之心去黨同伐異之習葢天下之人有不必強同者五方風氣不齊習尚因之有異如滿洲長於騎射漢人長於文章西北之人果決有餘東南之人穎慧較勝非惟不必強同亦且可相濟而爲理者也至若言語嗜好之間服食起居之末從俗從宜各得其適此則天下之大各省不同而一省之中各府州縣亦有不同豈但滿洲與漢人爲有異乎其實人之所以爲人者事君當忠事親當孝臣子之職當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則其理本無不同又何得相矜以所長相笑以所短相悅以所同相憎以所異也向來爲此言者亦有其人蔡珽傅鼐等皆曾陳奏朕思爲此說之故有二一

則識見卑鄙毫無所知之人故有此區別之情一則懷挾私邪思欲撓亂國政之人故爲此謬妄之論也朕臨御以來惟以四海爲一家萬物爲一體於用人之際必期於國計民生有所裨益故凡秉公持正實心辦事者雖疎遠之人而必用有徇私利己壞法亂政者雖親近之人而必黜總無分別滿漢之見惟知天下爲公凡中外諸臣皆宜深體朕懷同寅協恭股肱手足交相爲濟則國家深有倚賴久安長治之道必由於此也

初七日奉

上諭向來各省多有隱匿賦稅之地畝此等積弊上則有關國課下則易啟爭端且地方一有隱糧漏稅之家則欺凌詐騙之風不能止息卽本人亦未嘗享其利也數年以來內外大小臣工紛紛條奏以清查爲請朕念清查之舉若行之不善則民間必受擾累是以特降諭旨准其自首既與一歲之期又展半年之限此乃體恤閭閻之至意也今各省之中已有陸續奏報者其或有遲回觀望者皆係該地方大吏有司不能實心勸導開示愚蒙俾小民知奉公大義之所致也頃聞安徽地方有丈量田畝之說朕未有丈量之旨何以有此訛傳此皆魏廷珍不能訓諭所屬民人故不得已爲此恐嚇之詞以惶惑衆心耳夫丈量

乃係必不可行之事必視乎其人因乎其地斟酌萬妥然後舉行一二處如魏廷珍者豈可舉行此事之人耶若限內首報未盡不妨再請展限從容辦理再有逾限不首者將來自有國法何必通行丈量使未曾隱匿之人亦被擾累耶安徽一處如此或他處有似此訛傳者亦未可定著通行曉諭其未曾降旨丈量之處槩不得以此恐嚇愚民

初八日禮部議准條奏各省考試武童設立好字號奉
上諭從前考試武童定例令武弁監射者不過相助學臣之意其去取仍聽學臣閱文定奪今既設立好字號先儘好字號取進則外場重於內場矣假遇微末武弁及不能秉公監射之人則其中情弊不可勝數嗣後應用何等武弁監射若該武弁監閱不公聽學臣叅奏應如何定其處分之處本內俱未議及甚屬疎漏著再議具奏

初十日奉
上諭黔省現有勦撫古州八萬之事又協勦粵西不法獞苗所有額設兵丁或不敷用著將湖南就近營兵酌撥一千名前往貴州聽鄂爾泰楊天縱節制調遣此所撥兵丁著黃州副將李繩祖帶領管轄再將荆州滿洲駐防兵撥一千名移駐常德府令副都統觀音保帶領駐劄朕再將在京大臣派出一員同往以資彈壓著議政大臣大學士會同議奏

又奉
上諭廣西八達寨兇苗素行不法從前提督田畯意欲用兵征勦一面具奏一面即行發兵朕比時諭令慎重籌畫不可輕舉總督孔毓珣亦據田畯知會具摺奏聞田畯既欲舉行此事若果遴選兵弁調度有方何難計日安帖乃田畯遣弁失宜臨事疎忽以此極小苗寨相持日久致令兇苗設備不能迅速成功及黔省兵至鼓勇向前竟被損傷或黔兵急於成功輕敵受損或粵西兵丁坐視不救其情事俱未可定粵西自韓良輔李紱甘汝來等數人辦事習爲惰玩既不能操練兵丁又不能撫綏苗衆兵力懦弱諸事廢弛相沿日久而田畯又係中平之才以致兇苗公然肆惡迨雲貴總督鄂爾泰調發滇黔之兵甫至其地逆獞即行授首黨衆悉皆嚮化鄂爾泰辦理甚屬可嘉查廣西地方離廣東總督駐劄之處較遠而與滇黔兩省相近著鄂爾泰總督雲貴廣西三省一應軍民事務俱照總督之例管轄滇黔兵丁甚爲用命年來勦撫所到成功不獨官兵奮勇即土兵亦極効力著動正項銀十萬兩交與鄂爾泰酌量分別賞給其征勦八達寨之官弁兵丁中有陣亡受傷者已令加

恩優卹仍照例給與卹典賞賚凡屬征勦蠻獠不但官兵損傷者朕心深爲軫惻卽苗民被害亦深可憫此番總兵段宗岳雖統兵失利但伊到任未久又所用者乃廣西懦弱之兵或有不得已之處田畯係總統調度之員難辭其責其間功罪輕重俱著鄂爾泰詳查分別定議具奏又鄂爾泰奏稱今年冬間前往貴州辦理公事著與廣西巡撫金鉷知會日期屆期金鉷親赴貴州將粵省地方一應事宜與鄂爾泰面共講論悉心妥議經理自有裨益

十三日奉

上諭康熙四十二年定例自提督以至千把各給親丁名糧以爲養育家口僕從之需外此則不許一名虛冒夫有一武弁卽有親丁此項名糧理應前後官弁接受者聞湖廣原任提督俞益謨於離任之時將伊標下所有名糧一一名募補實使接任之員陸續待缺而後扣除竟有至數年之久不能扣至原額者此等行事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甚爲刻薄祇因俞益謨曾經如此舉行故湖廣提標各營至今相沿不敢改易甚非體恤武弁之道嗣後武弁去任之時卽將名糧停扣不必募補留此與接任之員俾其得霑餘潤若他省營伍中有與湖廣提標相類者俱著遵朕此旨行

十四日

諭戶部直隸爲首善之地今歲春麥秋禾俱登豐稔民人樂業朕心深慰但地方有歷年帶徵之錢糧若令閭閻之間新舊並納雖逢豐稔之歲而民力未必寬然有餘因思歷年帶徵之項乃頑戶之所拖欠也明年額徵之項乃衆民之所輸將也若欲使小民共被

恩澤惟有將明年之賦預行蠲免則比戶可以均霑查直隸額徵地丁等項二百四十三萬餘兩本地支銷俸工及兵餉驛站等項應給銀二百零二萬兩其應起運者計四十一萬七千八百九十兩著將雍正七年額徵錢糧內蠲免四十一萬七千八百九十兩爾部可確查分數行文該督通行所屬州縣一體敬謹遵奉以副朕愛養黎元加惠畿輔之至意倘官吏等私自多徵朦混中飽或地棍等包攬侵蝕作弊藏奸又或有司奉行不善使百姓不得均霑實惠經朕訪聞必重治其罪並將總督司道等嚴加處分

又奉

上諭今年三月間湖南巡撫王國棟摺奏下峝長官司向鼎晟具呈願效永順土司之例改土爲流霑沐皇

恩等語朕比時卽諭王國棟湖廣土司甚多各司其地供職輸將與流官無異其不守法度者該督撫題參議處改土爲流以安地方若能循分奉法撫綏其

民卽與州縣之循良相同朕深嘉悅何必改土爲流
使失其世業前永順土司彭肇槐懇請時朕意本不
准行恐他處倣例呈請未免紛擾且恐謹愼小心者
不敢不請而頑悍者仍復照舊於地方無益適因道
員王柔在京奏稱彭肇槐之意甚屬誠懇且伊有不
得已之情等語朕是以勉從所請加以特恩今下峝
土司果相繼具呈前來甚非朕意特諭總督邁柱巡
撫王國棟不必准其呈牒此今年三月之密諭也今
又據王國棟奏稱向鼎晟懇請改土爲流甚爲誠切
而現今土民又有控告該土司之案正在查審朕思
從前該土司改土爲流之請大抵由於土民之慫慂
及土司所請未曾准行而土民復又列欵控告冀朕
嚴治土司之罪而盡改爲流似此舉動與朕初意更
大相矛盾其所控告必非實情著該撫留心詳察凡
屬土民必無敢於控告土司之事皆由於漢奸之唆
使播弄冀生事端以便從中逞奸滋弊耳若各處土
司等因他處已改爲流不得已而倣傚呈請者朕皆
不准若被漢奸唆使土民控告俾土司獲罪而改土
爲流者朕更不忍該督撫等當以朕內外一體之懷
通行曉諭俾土司等守土奉法共受國恩不必改土
爲流始爲嚮化若有漢奸唆使等情尤應加意詳察
至於土司實在不法惡蹟確著者該督撫據實參劾

治罪
　又奉
上諭從前西邊用兵多年允禵狂悖貪婪肆行不法又
有延信等胷懷奸宄背公營私借軍需之名擾累地
方耗費國帑卽如允禵以軍需數十萬兩送與阿其
那以供其作奸犯科之用此中外所共知者遂致領
兵承辦各員效尤無忌浮冒侵欺勒索嚇詐種種奸
弊難以枚舉及至上年銷算軍需則事事敗露諸人
名下應追銀兩共計六百餘萬若按律治罪則應置
重典者甚多朕無可奈何開恩暫寬治罪令定限著
追實法外之仁也此等滿洲蒙古綠旗領兵之員弁
從前所得想已花費此時力不能完者自應仍置之
於法但念伊等在行間効力多年朕心有所不忍然
國家一定之經費若一任出兵之人侵蝕浮冒則國
帑攸關國法安在況朕亦不得而私者今再四思維
內府庫中有收貯銀兩乃
聖祖仁皇帝及朕歷年躬行節儉之所餘積非部中經費
可比用是大沛恩膏將此銀兩動支九十四萬餘兩
代滿漢蒙古官兵拖欠銀兩之人淸還應追之項此
朕委曲保全之至意格外施恩之曠典夫國家養育
兵弁原爲効力疆場執銳披堅乃臣子之常分倘一
遇軍旅之事卽存貪財網利之心則天理必不能容

國法亦難姑貸此番受恩之後若不知感激愧悔互相儆戒洗心滌慮宣力抒誠將來再有犯者必難再邀倖免也思之思之

又吏部議處邳州知州呂大雅捕蝗不力奉

上諭呂大雅未曾撲滅蝗蝻之故經朕詢問蘇州府知府溫而遜據伊奏稱呂大雅以崑山縣知縣署常熟縣事及題陞邳州知州後因兩縣交代往來奔走以致稍有遲悞情有可原非故意玩忽者比范時繹身為總督平時不能教訓屬員及處分之時又不將屬員委曲情由據實陳奏但將屬員嚴叅以卸已責甚非大臣秉公課吏之道若非朕詢問溫而遜則呂大

雅革職治罪之處未免屈抑呂大雅著免其處分范時繹著嚴飭行

又奉

上諭前楊文乾從閩省回至廣東即抱疾病祇以巡撫事繁任重無人可代力疾辦理後竟不起今朱綱亦於病中勉強視事未得調攝雖生死有一定之數然朕軫念大臣閔其鞠躬盡瘁勤公事而廢頤養實愀然不忍於懷也嗣後督撫等倘有一時患病難以辦事者不可勉強支持即著一面奏聞一面將印務酌量委人署理俾得安靜調攝則所患自然易於痊可足以慰朕體恤臣工之至意若兩司中有似此者該督撫仰體朕心亦酌量委員代辦具摺奏聞

十八日奉

上諭傅紳為古北口監督輒敢私立三口多收稅課剝削小民經朕訪聞確實拏交刑部已定絞罪監候其名下應追銀兩公然自稱用完不肯交納甚屬可惡著交與該旗照限嚴追倘限滿不完照法司所擬即行正法傅紳係已經奉旨拏問應絞監候之犯而工部堂官奏摺內尚稱應將傅紳革職交與刑部治罪錯誤已極及朕面加詢問夸岱等自知大錯俯首認罪而塞楞額則稱傅紳拏問之處曾見過刑部知會之文朕詰問既知傅紳已經拏問如何又請革職交

送刑部伊始無詞奏對廷臣等在旁親見莫不駭然塞楞額為山東巡撫苟且因循贓私纍纍深負朕恩及令其回京則神情恍惚語言顛倒伊乃隆科多門下走狗想因隆科多獲罪之故伊心懷怨望是以天奪其魄在朕前如此舉動著將塞楞額革職拏問以為人臣負恩怙惡者之戒

十九日奉

上諭向來各省地方官疏縱盜賊習以為常故失察之案甚多今拏獲盜賊之後若將年遠失察之官員一一追問議處不但案牘繁多其中必有賢能之員因此受累罷斥者且恐處分太衆以致緝捕審訊之人

有所贍徇隱匿亦未可定嗣後定例自雍正三年正
月以後失察盜案之官員仍照例查參處分若失察
在雍正三年以前者一槩免其查參議處

二十日奉
上諭朱綱謹慎老成才猷練達歷官至於巡撫實心供
職懋著勤勞閩省要地正資料理忽聞溘逝朕心深
爲憫惻應得䘏典該部照例議奏外著加兵部尚書
銜以示優眷其柩櫬起程之日著省城官吏齊集奠
送所過福建地方文武官員親往奠醊並遣人護送
其別省經過州縣亦著地方官照看到家之日准其
柩櫬入城治喪

二十一日奉
上諭周作孚在朕前控告族人欺隱田地六百餘畝知
府李英受賄故縱等語朕見其情詞懇切發與刑部
審詢刑部行查江西原籍據布蘭泰摺奏周作孚曾
有私刑致死僕人及刀傷胞兄等案已經革退監生
又復冒考等語朕批示布蘭泰云周作孚假冒監生
亦事之所有至族人隱匿地畝未必無因汝勿爲人
朦蔽總俟審明定案今據該地方官查得周姓族人
隱匿地畝雖係實情而刑部研審李英受賄並無其
事且周作孚名下即有隱匿之田二頃二十七畝並
未自行出首而布蘭泰所奏周作孚罪案件件皆實
周作孚以既革之監生公然冒考且來朕前引見將
夙有嫌怨之人牽連控告以致拖斃數命而己身欺
隱之處並不首報奸頑無忌兇惡已極刑部擬以杏
革職銜免其治罪甚屬不合著另行定擬具奏各省
向來隱匿地畝甚多朕已開恩准令自首周孔美等
所隱之糧尚在寬限首告之內著免其治罪准令照
則陞科其地畝不必入官周作孚所隱之地畝著照
例入官并按年追糧以懲奸惡

二十二日諸王大臣等以
景陵寶城瑞芝挺生具摺奏賀并請宣付史館奉
上諭朕以實心實政爲本不言符瑞但今芝草生於
景陵寶城此我
聖祖仁皇帝昭示嘉祥景象朕心不勝感慶准照王大臣
等所請宣付史館

二十三日奉
上諭國家政務必得其人而後理朕加意旁求多方遴
選惟期百司庶職俊乂在官以收得人之效但各職
需人之處甚多該督撫等又屢屢奏請而現在赴部
銓選之員不敷揀用因思自古人臣爲國有以人事
君之義孔子論舉賢才之道亦云舉爾所知可見凡
人生平必有深知篤信之才足備朝廷任使者果其
以公忠爲心自無薦舉不得其實之理也茲特降諭

旨著京官大學士以下主事以上之漢軍漢人外官督撫以下知縣以上之滿洲漢軍漢人每人各舉一人除現任知縣以上官員不必保舉外或係舉貢生監或係山林隱逸果有品行才猷可備任使者卽親戚子弟亦不必引避嫌疑令京官外官皆得據實保舉至外官所轄之現任佐貳雜職等屬員亦准其保薦此所保薦之人如係京官所舉者卽令本人寄信喚令來京自行交送吏部彙齊引見其外官所舉之舉貢生監山林隱逸等人亦令具文開載履歷考語交與所舉之人齎文赴部引見至所舉之屬下佐貳等員著申送該督撫驗看出具考語然後送部引見朕從政務需人起見開誠布公以期集思廣益內外大小臣工等共受國恩時懷報効之願今奉特旨准令保舉實屬難逢之會自應秉公據實以展臣子之心必無有徇私冒濫以自蹈欺罔者倘或舉非其人將來覺察或試用不稱責有攸歸勉之勉之

又奏

上諭潘尚智隱匿銀兩李衛一一查出甚屬可嘉從前此案原交與黃炳齊蘇勒清查乃一任潘尚智狡獪隱藏不能查出朕雖不加處分而伊等見此應知愧赧不可有怨怒李衛之意大凡大臣辦事當以秉公據實爲本若己有私意在先而亦欲後人之扶同附和則使衆人共爲欺君罔上之事矣若已有遺誤在先而不欲後人之徹底清釐則公事必至於舛錯不得歸結矣黃炳齊蘇勒當深感李衛之辦理可以補從前之不逮若因此稍存嫌怨之心將來必遭天譴凡屬臣工當以此爲戒李衛著交部議敘

又奏

上諭據朝鮮國王李昑咨禮部文稱本國賊黨恐有潛逃懇飭關口防汎詗察等語朝鮮世効恭順伊國逆犯卽係朝廷法所應誅之人倘有逃入邊口內地者自當卽爲擒捕著行文盛京山東等處邊界地方官員朝鮮之語言衣服與內地人民迥別易於稽查倘有此等罪犯潛逃者著卽嚴拏解京如有窩留藏匿等情是明知故犯定將本人從重治罪十家一併連坐

二十六日

諭大學士九卿昨謝王寵密奏言朕用各省督撫應當選擇等語朕從前以伊爲國家有用之人其才識可及趙申喬由今觀之甚屬庸鄙糊塗伊並不知朕心不過爲迂濶之論以塞進言之責耳朕自御極以來夙興夜寐勤求治理惟恐一事不得其當惟慮一夫不獲其所見內外大小官員於國計民生皆有關係故每用一人無不慎重遴選凡部中銓選與諸臣保

奏之員必隨時引見分別錄用或擢任之以驗其才猷或暫試之以觀其辦理卽至微員末職朕亦從不肯輕用一人何況督撫爲封疆大吏其於國計民生關係尤鉅朕有不詳加選擇者乎每遇督撫缺出朕必思維諮訪其難其愼諸臣若意中無人可以據實回奏朕則安能懸缺不用乎一種搜索之難不可殫述伊全不知但謂朕應加選擇及朕再三詰問目今督撫中何人不堪其任伊並不能實指問伊意中何人可以爲督撫伊意中又無一人伊身爲大臣朕用人之難尙且不知何況天下之人乎人臣凡事當切實敷陳似此空言何裨政治伊遂以爲嘉謨讜論乎

適足以見其糊塗而已

二十七日奉

上諭陶賴爲刑部尙書於朕卽位之初輒敢與張廷樞徇情玩法將叛逆之陳夢雷恣意寬縱本應將陶賴卽行正法但因此案乃隆科多叅奏且力言其平日貪贓妄行之處朕知隆科多與伊素有嫌隙意欲假公濟私是以止將陶賴降職閒居此乃莫大之恩乃伊並不感恩悔過安分奉法又復藏匿勒什布贓私數萬兩始初該旗王大臣詢問時尙敢咆哮狂肆強辦欺瞞必至欲加刑訊始一一據實供出甚屬可惡著交與刑部另行定擬具奏

雍正六年十一月

上諭三十道

初三日奉

上諭朕御極之初卽降諭旨令諸臣不必進獻儀物雍正三年冬月諸臣以初行吉禮有進獻器皿書籍筆墨者朕酌量收納一二種隨卽降旨令在京大臣嗣後停其進獻至在外督撫惟可進本省之方物土宜其非地方所產者皆令勿爲呈獻葢以土產諸物乃各省所出該督撫之於朕可藉此以展其敬愛依戀之心朕於諸臣亦可因收受之間以聯上下一體之誼其物不嫌於輕微簡略者葢所重不係乎物也今

觀各督撫內鄂爾泰則進雲南之大理石等物岳鍾琪則進陝西之藏香等物田文鏡則進河南之花果等物金鉷則進廣西之藤席等物邁柱則進湖廣之蓮藕茶葉等物此皆實爲其地之所產與朕諭旨相符而他省督撫中尙有未能深體朕心於土產之外復以器玩進獻者朕思督撫職任封疆用度繁多特爲籌畫養廉之項原以供其日用要務之需安能尙有餘貲購求古玩且市賣古玩之陋習往往索價高昂每有極平常之物而購買則費多金者甚屬無益倘在己不能購求而轉向屬員索取則尤爲不可人臣事君之道惟在至誠至敬然則督撫等尊君親上

之心僅在區區進獻之豐美乎倘能永矢丹誠爲地方安民察吏薦舉廉幹爲國家供職分猷其可寶可貴豈不遠勝於連城之璧乎茲頒諭旨再行宣諭倘或仍有進獻古玩者則並其方物土宜亦行擯却

初六日奉

上諭臺灣總兵王郡奏稱臺灣換班兵丁例由內地派撥而其中有字識舵工繚手斗手椗手等人向來多係僱募本地之人冒頂姓名並非實有兵丁更換至字識舵繚斗椗等務換班兵丁不能通曉請照隨丁之例就地招募給以糧餉等語此事從前總兵俱未經陳明王郡能據實奏聞甚爲可嘉但朕思海洋操練水師惟舵繚斗椗關係最爲緊要凡在船兵丁之身命皆操於數十人之手若不更換內地兵丁而常令彼地之人執司其事似有未便朕意舵繚斗椗等務兵丁雖未能驟熟但未嘗不可學習而能應於換班之內挑選兵丁隨現今僱募之人學習如僱募有三十名即於兵丁內挑選三十名隨彼學習三年換班之時將僱募之人裁省留此習熟之三十名兵丁教習後班之兵丁此所留兵丁至六年然後換班後班兵丁皆照此例留換則新舊更番迭相傳習皆可熟知舵繚斗椗諸務矣此事著史貽直會同高其倬劉世明妥議具奏又王郡奏稱赴臺兵丁向例俱將

一營之數十人分散數處戍守難以訓練嗣後請勻撥一處等語所奏甚是但從前何以分散防守或有別故亦未可定亦著史貽直會同高其倬等查明奏

聞

又

諭戶部福建歷年地丁錢糧雍正四年冊報共未完銀四十四萬二千一百餘兩其或欠在官或欠在民從前未曾分別明晰經朕特遣大臣會同督撫徹底清查除查出官吏侵蝕那移虧空外共實在民欠未完銀三十三萬八千三百餘兩朕思今年閩省州縣有數處微欠雨澤收成量不能十分豐足若於明年徵收正額之外仍帶徵歷年舊欠恐民力艱於輸將茲特大沛恩膏將康熙五十五年起至雍正四年民欠地丁銀三十三萬八千三百餘兩槩予蠲免其有已徵在官者即照數留抵雍正己酉年本戶正賦此朕惠養黎元勤求民隱之至意該督撫等應仰體朕心家喻戶曉並嚴飭州縣等官實力奉行務俾小民均沾實惠倘有不肖州縣陽奉陰違或將已徵在官者侵匿入己仍作民欠開報或將應行蠲免者私自徵收一經察出定將州縣官從重治罪該督撫一併嚴加處分再雲南貴州四川廣東廣西等省皆係邊遠地方如有歷年實在民欠錢糧俱著該督撫詳細查

明將實數具奏爾部卽遵諭行
初七日
諭大學士九卿朕恭閱
太祖高皇帝實錄內
聖訓昭垂惟時以敬
天爲要務諄諄誥誡念茲在茲邇來又覽明太祖本紀所
載當時訓諭之詞亦皆原本敬
天之意是知
天道昭明鑒觀有赫與人事感孚捷於影響自古迄今神
靈首出之君必皆以欽崇時憲爲事
上天爲盛德大業所由成承烈顯謨所由極此明太祖之
開創規模與我
太祖高皇帝後先同揆良有以也夫天之爲形覆冒萬物
至高至遠而其實上際下蟠惟一理爲充周人心之
中稟賦自天其大公至正之理卽天之所以爲天也
朕臨御萬幾日深乾惕祇求事事上合
天心至在廷諸大臣佐朕爲理有贊襄輔翼之責一言一
動皆在
天心降鑒之中亦當無時而不敬
天無事而不畏
天豈可蔽於一己之私不知旦明陟降之理乎茲朕特以
素所躬行實踐者廣曉諸臣諸臣當每日早起肅具

衣冠焚香展拜禱祝於
上天及爾等祖禰之前將是日所欲言欲行之事一一備
陳其實揆度理義惕然內省必可上對
天地下自對其祖禰而無愧無怍者然後舉而行之則以
自知之明爲自省之功時刻糾虔不敢有幾微之褻
天而逆
天庶幾凡所建之謨猷所施之政事無往而非與
天地合其德者矣居大人之位行大人之事爾諸臣不當
如是乎蓋事之純乎天理者卽以討罰刑威加之於
人而其實乃所以爲善事之違乎天理者卽以慶賞
賜予加之於人而其實乃所以爲不善故凡違道干
譽煦煦爲仁自謂不愧於
天者乃悖
天之尤者也可不慎乎又若刑名之官職司邦憲爲天下
生命所關操生殺出入之大柄尤不可不知
天道之精微凡議重議輕皆宜準之國法推之人情無枉
無濫協於咸中乃可以爲敬
天畏
天之實也故非特徇私利己之念毫不可萌卽揣摩朕意
妄爲迎合亦萬萬不可夫人命至重自古帝王所最
慎在朕之權衡成讞斟酌詳審原無成見在於胸中
諸臣有一毫迎合之見則私意障蔽天理無自而彰

勢必宜寬而或嚴宜嚴而或寬旣不能於
天有對越之誠又安能適合朕意之所在乎爾諸臣果能
時懷欽若之誠克備事
天之道以循理爲矜恤以執法爲常經寬猛咸宜至公至
當則天理之所昭垂卽必爲朕心之所孚合是揣摩
迎合之私原可以不事也朕念一德一心明良交泰
之道無有大於事
天者是以不憚諄詳縷晰而著明之爾諸臣其敬聽無忽

十二日奉
上諭邇年以來川陝漢土官兵勦撫番苗遠涉藏地行
間効力甚屬勤勞朕心深爲軫念著動支庫帑銀廿

萬兩交與總督岳鍾琪會同四川提督黃廷桂酌量
分別等次通行賞給以示朕加恩沛澤之至意

十三日
諭兵部山東濟寧州有拏盜持刀斧等械闖至文武齊
集公所將遊擊守備州同閘官等官斫傷一事朕思
武弁尚有營兵跟隨而文官祗有衙役書吏不足備
捍禦之用似亦應給與防護之人其作何名募給發
錢糧之處爾等酌議具奏

十六日刑部議准條奏將硬証之人與誣告者同
罪奉
上諭本內議將硬証之人與誣告之人一體治罪所議

雖是但一切更定條例事宜俱當酌量地方遠近以
文到之日令地方官通行曉諭定以期限爲遵奉之
始如限外再有犯者卽照例治罪方爲妥協本內並
未議及著再議具奏

又工部等衙門議奏察漢掩灰地方建立學校奉
上諭此本內建立學校一條岳鍾琪所奏亦是但據單
疇書等奏稱招徠人民已有四千餘戶其中亦多讀
書之人等語朕思若必俟人文蔚起始行考取恐遠
方士子目前阻其讀書上進之階應將兩縣中現在
讀書願就考試者許其附入隣近州縣考試酌量加
額收錄入學俟兩縣人文漸盛建學設官之日仍行

撥入本學庶爲妥協著該部再議具奏

又工部議覆副河道總督嵇曾筠題銷秦家廠搶
築工程銀兩奉
上諭秦家廠漫口合龍之處原屬險急工程其用過土
方價值又屢經部駁嵇曾筠爲人謹愼小心若果有
浮冒伊必據實核減此一次應加恩准其開銷不必
再行駁詰

十七日奉
上諭今年江西省有數縣稍歉雨澤恐明春米價昂貴
著將本年起運漕糧內截留十萬石存貯本省以備
將來之用著戶部卽速行文

十八日奉

上諭向來預備軍需如採買羸馬製辦物件之類不肖有司往往虛耗國帑派累民間種種弊端朕知之甚悉已降旨屢行申飭禁止而今年預備進藏軍需仍有甘屬金縣王錫九等剋扣價值經岳鍾琪題參議罪是此風尚未全改也朕愛養斯民不使絲毫擾累凡軍務所需悉動帑金照時價購辦又恐承辦官員預留將來核減之地稍借民力以助公事特令岳鍾琪等核定折中價值倘時價可減即為節省或定價不敷據實奏加此皆體恤官員撫綏黎庶之至意也倘嗣後承辦各員再有剋扣短發侵蝕等弊其罪誠

不可逭若參革之後必俟審擬定案方行著追則該犯之銀物或至花費隱藏而百姓守候補領未足之價值必致累月經年而不能得深可軫念以後若有此等劣員一經題參摘印即照數核明剋扣之價先動軍需銀兩另委賢員傳集百姓如數找給造冊具報仍將該員於本境枷號勒限一月追完分別還項補帑如再逾限不完嚴加治罪庶貪墨之人知所儆懼而軍需有益民無擾累之虞矣

又奉

上諭前據湖廣督撫合詞奏稱永順土司彭肇槐情願改土為流使土人同霑王化朕念彭肇槐恪慎小心恭順素著撫輯土民遵守法度與流官無異又恐各土官勉強效法則不勝其煩原不欲從其請適因辰沅靖道王柔來京引見朕詳細詢問王柔面奏彭肇槐之意甚屬誠切且奏伊有許多萬不得已之情朕因王柔深知永順土司情形故勉從所請加以特恩賜以世職並賞給萬金為立產安居之費又據王柔奏稱彭肇槐撫綏苗衆素得其心懇請授以武職即於新設流官地方補用管轄苗人實有裨益等語朕亦准王柔之請將彭肇槐授為苗疆參將此皆今年春間事也今據王柔摺奏臣歷桑植永順地方駐劄數月見彭肇槐才具平庸性躭安逸且不諳兵法紀

律若仍留彼地恐致營務廢弛不若將彭肇槐移於內地隸督撫提鎮標下暫為借補俾其學習軍政但臣先經冒奏今理合檢舉等語朕從前之允彭肇槐改土為流復授為苗疆參將者皆因王柔之奏以為伊必確有所見故從其請也今王柔又稱彭肇槐不宜苗地之任請改內地武職朕思武弁職掌各有攸司將來倘以不能供職而罷處分朕心實為不忍而國法又不可廢豈非兩難王柔此奏既前後不同則從前在京之代奏者或亦有不符之處著湖廣總督邁柱巡撫王國棟會同辰沅靖道王柔將朕意明白宣示彭肇槐備悉詢問伊原係恭順之土司豈必改

土爲流始爲嚮化若從朕本念仍舊復其土官爲國家抒誠効力以受朕恩朕亦嘉悅倘伊意必欲改土爲流亦著該督撫詢問伊自度才力可居何等武職不妨據實陳奏朕另調用或伊願回江西祖籍閒居則給與世職俸祿以贍養之務期妥協俾該土司永承國家渥澤以副朕加恩優待之至意

十九日奉

上諭湖南官員養廉之資已令該撫將通省耗羡計算均勻分給又該省各府雜稅銀兩項下有報出贏餘銀七千二百二十兩著該撫將此項添入亦可少資各官養廉之用

二十二日

諭戶部向來州縣交盤錢糧倉穀俱以兩月爲限但額徵數少之地方自可依限清楚其額數繁多之處亦照兩月定限未免太迫從前曾降諭旨凡州縣倉穀五萬石以上者准其展限一個月盤查交代嗣後州縣錢糧交代五萬兩以上者亦令展限一個月其十萬兩以上者展限兩個月十五萬兩以上者展限三個月著爲定例通行直省一體遵行

又奉

上諭據湖廣總督邁柱湖南巡撫王國棟奏稱寧遠縣生員荊之寶家失事一案已經陸續拏獲盜犯多人僉供糾夥行刼奸淫拒捕捉人勒贖情事歷歷有據其盜首逃逸現在緝捕餘黨已獲者又有數名越獄已經陸續擒獲等語此案盜犯甚屬兇惡況又有越獄之事尤當速行審明早正國法除盜首在逃嚴行緝捕務獲外其已獲之夥盜著卽行研審分別情罪輕重具題歸結若有線引窩家應留質對者著於本內聲明具奏

又奉

上諭江西布政使王承烈陞任來京奏稱布蘭泰在江西巡撫之任每事過於嚴刻朕因著令來京面加詢問布蘭泰本一微末之人朕因其居心謹慎操守尚好是以歷任擢用爲湖南巡撫後見其居官辦事識見褊小已降旨調回授爲侍郎適江西巡撫未得其人復將伊調撫江西並諭伊云江西事務自邁柱整頓之後汝可遵守安靜辦理乃伊到江西後復蹈故轍並無改悔之念伊兩任內所辦之事所奏之摺朕見其苛刻瑣細不知爲政大體朕隨事隨處切加訓誨所以批諭之者愷切詳明至再至三累累數十百件現在收貯俱發與大臣及王承烈看過原不待王承烈之陳奏而後知之也所以將伊調回者意欲面行詢問並加訓諭尚冀其或能悛改乃伊奏稱臣在江西所辦事件往往從重從嚴待皇上勅改使恩出

自上朕一聞此語心中爲之戰慄不覺汗流浹背夫辦事之道惟在秉公得理中正無偏今有意嚴刻先爲過甚以待折中必朕留心體察方得更改而伊又未預先將此意奏明朕又安從逆料其有心過嚴而事事皆爲駁正乎況巡撫所辦地方事務不陳奏於
朕前者甚多安可預存嚴厲之見乎布蘭泰深負朕
恩溺職已甚著革職交與該旗大臣另行請旨

二十三日奉
上諭臺灣貯倉粟米因從前朱一貴叛逆以致搶失二十五萬餘石此原係滿保任內之事是以題請賠補今歷年已久現在地方各官俱係接任之員若責令

賠補殊有未協著將未經買補之粟概行豁免

又廣東將軍蔡良題參將弁金國泰等酗酒不法
奉
上諭廣東文武官員每以飲食宴會爲事相習成風從前楊文乾進京陛見時阿克敦官達方願瑛等幸其離粤置酒相慶及楊文乾回任病故後伊等遂張樂設席歡呼稱賀其澆薄妄誕如此今將軍標下將弁復以羣聚酗飲致相爭毆此風不改官箴安在書經以三風十愆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又曰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今觀伊等文武官弁俱以酣宴自恣罹咎罷職則古訓所垂豈非官方之炯戒乎嗣後該督撫將軍應將屬員嚴加申飭其或不悛即行叅處大凡居官者或遇節令之期或有喜慶之事設酒開筵原所不禁若以酒食游戲徵逐應酬不惟玩愒時日廢弛政務并起忿爭結怨之端有關大體各省文武大臣俱宜約束屬員時加
訓誨庶於風俗官方並有裨益

二十四日奉
上諭梧潯二廠稅課雍正四年四月以前各官所收贏餘銀兩俱從寬免其追賠廣西地方錢糧無多各官養廉未免不敷是以雍正五年降旨將稅課贏餘之項賞給一萬五千餘兩爲巡撫司道養廉之資今查

每年尚有贏餘銀三萬一千四百餘兩著將此交與
巡撫金鉷計算府州縣及佐貳官若干員酌量官職大小地方繁簡均勻賞給以爲養廉具摺奏聞每年將收用數目造册報部

又奉
上諭據李衛奏高其倬咨稱閩省所需接濟之米得十萬石可以敷用等語朕前降旨令江南浙江各截留漕米十萬石以濟閩省之用今高其倬既稱十萬石可以敷用著將江浙漕米各運五萬石赴閩其餘仍起運來通

二十五日奉

上諭山東濟寧州城內匪類糾黨刦獄盜庫拒捕傷人大干法紀在城之文武官弁等督率兵丁併力擒拏登時俱獲未令兔脫一犯甚屬可嘉此案內被傷身故之兵丁數人因擒捕兇犯奮不顧身深可憫惻應加恩照陣亡例賞卹其被賊斫傷數人及擒賊有功之官弁兵丁俱應照軍功例議敘賞賚著河道總督會同山東督撫查明分別等次具奏知州高令樹家屬被賊斫傷雖未致命亦可軫念著賞銀一千兩高令樹平日居官如何之處著該督撫查奏凡州縣捕役原爲緝盜安民而設濟寧州此案盜犯聞其蓄念設謀已久何以該州官員捕役平時既漫無覺察而

臨時又畏避不前則捕務廢弛可知著該督等一併嚴察議處奏聞兇犯刦獄之日若在監人犯有未敢隨衆妄動者則係畏法改過之人亦著查明奏聞著該部分別請旨減等發落

二十六日奉

上諭據直隸總督何世基劉師恕奏稱正定府平山縣知縣徐士俊呈稱本年十一月初八日有山西崞縣民張其級帶本銀一百五十二兩五錢往獲鹿縣販買布疋路經平邑途間全銀遺失幸平邑農官郭之蘭之子郭見忠拾獲聞張其級失銀遂同本縣生員杜永名等問明銀數悉行歸還不昧毫釐不受酬謝據鄉約鄰佑多人僉稱郭見忠不取遺金衆口如一理合繕摺奏聞旌典出自特恩等語夫見利思義爲人情之所難而秉彝好德實人性之所共朕日以與仁講讓訓導萬方務期薄海內外革薄從忠還淳返樸以成昇平之治乃年來齊民中不拾遺金者有京師之草夫六十一豫省之翟世有陳懷金又有直隸平山縣之郭見忠可見質實之民性皆良善彼此觀感興起率教從風遂覺崇廉尚義之舉史册所稱者今則一時屢見雖僉邪匪類盜竊詐僞之風未嘗盡息而良民順則實風俗漸厚之明徵朕心深爲嘉悅郭見忠著給與八品頂帶賞銀五十兩以揚表之

二十七日奉

上諭據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稱滇省有無著虧空七案共計銀二萬六千六百餘兩屢次移咨各原籍查追據稱無產可變雖將本身家屬監禁嚴比不過徒稽歲月究於錢糧無補今再四籌算查滇省欺隱田土內如從前漏報勳莊叛產等項不自行首報別案發覺審出應令納價准爲己業又滇省各官蒙恩賞給養廉已優裕足用如有現任官委署他任者其署任內養廉現議扣留一半以此二項代補遠年無著虧空約計兩年可以全楚等語雲南係邊遠地方非近省可比且數年以來各官遵依鄂爾泰教導辦

理地方事務甚屬効力其署任內重收養廉之處不必扣除一半又田土納價之項著存公備用至於通省無著虧空共二萬六千六百餘兩該督既稱實係無可著追朕信鄂爾泰必經查核確實始行具奏著開恩豁免

二十八日奉

上諭據編纂一統志總裁官大學士蔣廷錫等奏稱本朝名宦人物各省志書既多缺畧卽有採錄又不無冒濫必得詳查確核採其行義事跡卓然可傳者方足以厲俗維風信今傳後請勅諭各該督撫將本省名宦鄉賢孝子節婦一應事實詳細查核無闕無濫務於一年之內保送到館以便細加核實詳慎增載等語朕惟志書與史傳相表裏其登載一代名宦人物較之山川風土尤爲緊要必詳細確查慎重採錄至公至當使偉績懿行逾久彌光乃稱不朽盛事今若以一年爲期恐時日太促或不免草率從事卽如李紱修廣西通志率意徇情瞻顧桑梓將江西仕粵之人不論優劣槩行濫入遠近之人皆傳爲笑談如此志書豈堪垂世著各省督撫將本省通志重加修輯務期考據詳明摭採精當既無闕畧亦無冒濫以成完善之書如一年未能竣事或寬至二三年內纂成具奏如所纂之書果能精詳公當而又速成著將督撫等官俱交部議叙倘時日既延而所纂之書又草率濫畧或至有如李紱之徇情率意者亦卽從重處分至於書中各項分類條目仍照例排纂其本朝人物一項著照所請將各省所有名宦鄉賢孝子節婦一應事實卽詳查確核先行彙送一統志館以便增輯成書

二十九日奉

上諭雲南等省所有苗蠻𤢊獞種類甚多殘忍性成逞兇暴殺剽掠行旅賊害良民又或販賣人口捉當勒贖所以爲內地平民之害者不可枚舉而衆苗之中又復互相仇殺爭奪不休於其所轄土民則任意傷殘草菅人命此皆天下所共知者自朕卽位以來內外諸臣條奏苗蠻不法者不可勝數而邊省督撫提鎮等又復屢屢陳奏朕念普天率土之民皆吾赤子豈肯令邊省蒼黎獨受苗人之侵擾而苗衆繁多朕亦不忍聽其獨在德化之外是以從封疆大臣之請勦撫兼行而切加訓誨務以化導招徠爲本不可稍以兵威或致多有殺戮屢頒諭旨甚明今幸數年之內苗人陸續歸誠者甚衆將來可望地方寧謐但官弁士卒跋涉於深林密箐之間歷險峻之區染瘴癘之氣而苗性狡獪反覆當用兵之際往往詭詐負嵎出其不意以致官兵受傷亦間有之事夫弁兵受國

家多年教養之恩雖臨陣捐軀義不避難但以蠢然無知之苗蠻而致損我義勇之士卒若計算得失不足相抵朕心深為憫惻除已降旨賜卹賞賚外其雲南貴州四川勦撫苗蠻之官弁兵丁從前若有預借銀兩俱免其還項陣亡之官弁兵丁著照陣亡例加倍賞給銀兩得病身故及受傷之官弁兵丁著照陣亡例賞給銀兩俱交與鄂爾泰岳鍾琪各於所屬確悉查明動支公帑遵旨賞賜務俾均沾實惠以副朕優卹弁兵之至意

又奉

上諭將軍蔡良在閩省任內訓練營伍和輯兵民甚為稱職今調任廣東覽其陳奏事宜具見實心辦事深屬可嘉伊名下有代父應賠銀兩前已降旨寬其限期今特加恩免其賠補以示眷注

又奉

上諭前據高其佩奏稱許兆麟虧空未能追完有伊家人周良周轉隨任用事多年家貲巨萬躲匿江西地方為民屢經咨提抗不歸旗請勅部押解質審追抵虧空之項高其佩語言雖不足深信但此係伊之本旗事務自有確見且既經陳奏豈有不行查究之理今據署江西巡撫張坦麟查奏前來周良周轉所有貲財不過數百金歷經審訊諒無欺隱朕不意高其佩謬妄不實至於如此心甚悔之周良周轉既審係是民非旗不必提解來京其究出貲財俱著給還所有揭叅各員亦免處分其干連人犯俱著省釋

又奉

上諭從前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摺奏滇省文武衙門大半向有官莊收租取息匿不報聞今通行各員據實開報於雍正六年為始入冊歸公等語朕比時批示云向聞滇省鎮臣甚苦毫無出息此等營中官莊地畝應賜與營標為養廉者卿當斟酌之今據鄂爾泰奏稱滇省官莊地畝屬營中者合計不過數百石穀米此項雖無關於錢糧但上有私匿下多影射於清查隱佔一事不無干礙故不若全數歸公使民間不得藉口仰荷皇恩垂念邊鎮之苦或於報明公件餘剩歸公銀一萬三千兩內每年各賜數百兩添作養廉等語邊鎮諸臣用度不敷朕深為軫念是以降旨令鄂爾泰悉心籌畫今據鄂爾泰奏摺前來著將公件餘剩銀兩全行賞給提鎮等官每員各給數百兩以為養廉若有贏餘令該提鎮酌為營伍公事之用以副朕眷念邊鎮之至意

又奉

上諭苗民案件扣限完結係雍正五年所定之例其官員等處分之處著從雍正六年起照例扣限查叅六

年以前案件免其查揭

三十日奉

上諭蘇州巡撫所屬七府五州自康熙五十一年起至雍正四年未完地丁錢糧積至八百一十三萬八千餘兩其中蘇松常三府太倉一州積欠最多自一百四十餘萬兩至一百八十餘萬兩不等朕念切民瘼凡閭閻疾苦周知洞悉此未完錢糧或有產去糧存而不能完納者或有人產已盡而無可催追者又或有從前遇歉收之歲而地方官匿荒未報小民無力輸將致成拖欠者累積十餘年之久其數至千百萬兩但其中有或本係該地方官虧空而希圖卸脫捏作民欠者或糧戶已經交納而奸胥蠹役侵蝕入己仍作民欠者是此項未完大約官虧空者十之一二吏侵蝕者十之三四其實係民欠不過四五而已在貧窶之民固不能爲無米之炊而官吏因緣作弊蠹國害民情罪可惡豈容令其脫然倖免若非徹底清釐即欲加惠於百姓其道無由是以從前令張楷將江蘇民欠清查分晰張楷並不清查奏稱俱係民欠請分年帶徵朕雖姑允其請意甚未愜鄂爾泰於蘇州布政使任內實力稽查將有頭緒時以雲南巡撫職任綦重將鄂爾泰補授而清查之案又未竟其事後陳時夏到任之後一味怠忽疲玩毫無整理釐剔之心將從前分年帶徵之恩旨並不分限催追以一年應完之數綑徵於一月之內以致小民艱於輸納地方官又奉行不善日事敲撲嚴比七府五州之黎庶不得霑被恩澤朕心深爲軫念乃陳時夏又奏稱蘇松積欠難於清結從前既蒙聖恩蠲免浮糧今請以舊欠之糧均派於新糧戶內分年徵收以抵補積欠夫蘇松浮糧朕仰承

皇考聖心每歲額免四十五萬兩煌煌明旨布告億兆豈有既蠲正額而復借此抵補積欠之理朕以誠信待天下臣民寧肯爲巧詐之術乎且舊欠自有本人即非本人亦自另有著落若舍此不追而均派新糧是刁民因積欠而得利良民因先輸而倍徵從此人人效尤誰復輸供正賦況以舊欠派入新糧舊欠未必全完而新糧又致欠缺此種狂悖之論不過因朕留伊在蘇州清理未完一時不能脫身而豪紳積蠹欲逞其抗糧之黠智爲此邪說足以聳聽陳時夏亦藉此法或可草率完結爲脫身卸責之私計耳陳時夏居心行事如此實深負朕恩今尹繼善現在清查但尹繼善初任封疆且茲事煩重非一人之心力所能辦理著將蘇松等七府太倉等五州歷年帶徵地丁錢糧一槩暫停徵比俟朕派員前往與該地方官協理清查將各州縣官侵若干吏蝕若干實在民欠若

干一一釐剔清楚朕當再降諭旨戶部即遵諭行文令該督撫遍行出示曉諭其派員分查之處著戶部詳悉定議具奏

雍正六年十二月

上諭二十八道

初三日江蘇巡撫尹繼善題叅前任吳縣知縣蔡益仁貪婪不法奉

上諭蔡益仁著革職其貪贓各欵及本內有名犯證該督一併嚴審究擬具奏蔡益仁係陳時夏奏請帶往蘇州委用之員後遂題補吳縣知縣年來地方大吏奏稱蔡益仁居官不善者頗多朕因陳時夏在朕前極力保薦必有深信之處諒無錯誤昨令其來京引見面加訓飭復擢用寶慶同知乃湖廣要缺所以保全蔡益仁且信陳時夏之必不妄舉也今據尹繼善叅奏蔡益仁在吳縣任內貪婪不法劣跡纍纍必有確據夫以陳時夏身為巡撫而所深信特薦之人即在本屬公然犯法貪贓穢跡昭著陳時夏漫無覺察尚有何顏以對朕乎著陳時夏明白回奏

又廣西巡撫金鉷題報泗城府知府胡醇仁病故奉

上諭胡醇仁居官廉潔實心任職今因辦理苗疆軍餉身染瘴癘以致病故深可憫恤著該撫將公用銀賞給一千兩付胡醇仁親屬為伊歸櫬之費泗城府員缺甚屬緊要該撫既稱題補不得其人著總督鄂爾泰於雲貴屬員內揀選或將知府調補或將應陞人

員題補其所遺之缺著一併揀選具題

初五日奉

上諭據伊拉齊等查奏黃炳在浙江鹽道任內贓私至二十九萬兩之多前朕揣度黃炳在浙必有貪婪不法之劣蹟今覽所奏果相符合此案著交該部嚴察定擬具奏至伊拉齊等奏稱黃炳別省俱置產業恐有寄頓隱匿情弊請令各省督撫嚴行稽查等語黃炳深負國恩歷任貪贓獲罪其應追贓私銀兩若仍復寄頓隱藏不過飽匪類之私橐耳亦聽其爲之將來自有國法其各處產業不必稽查

初十日奉

上諭據將軍常色禮轉奏道士李不器誣揑岳鍾琪謀叛一事甚爲荒誕李不器向年因隆科多之薦在內廷行走

聖祖仁皇帝廣大包涵天地覆載無所不容如喇嘛西洋人以及僧道等類畜養者甚多

聖祖仁皇帝皆不過以工匠雜藝人等視之其中不肖之人或借供奉名色在外多事而李不器尤爲妄誕之甚招搖不法至

聖祖仁皇帝賓天後朕因李不器本籍陝西故令發回原籍交與年羹堯拘管不意年羹堯將伊送往終南山內厚加供養每月給以多金後聞李不器在彼怙惡

不悛仍肆爲大言希圖惑衆且揑造朕旨有只要他在不要他壞之語鄙俚妄誕不知從何而來今春朕向岳鍾琪問及李不器岳鍾琪奏稱李不器在陝其每年供給仍在通省存公銀兩內支給等語朕批諭云此事當日辦理甚爲錯誤李不器本係有罪之人留其性命已屬寬典豈可復加厚待隨諭令岳鍾琪將伊看守每日量給飲食詎料李不器因此怨恨岳鍾琪竟敢造爲無影之詞肆行誣衊深可痛恨據李不器以西藏用兵爲岳鍾琪妄啟邊釁夫西藏之用兵也當日平定藏地之時康濟鼐効力甚多蒙

聖祖仁皇帝封爲貝子令其與阿爾布巴等總理西藏事務乃阿爾布巴等因妒忌爭權心懷背向擅將康濟鼐殺害其叛逆之罪實不容誅正欲聲罪致討適頗羅鼐率衆爲康濟鼐復讐具奏懇請發兵是以特遣大臣統師進藏未煩一矢之勞兇渠授首西藏安帖此事皆由阿爾布巴等逆天背命自取滅亡是以國家不得已而用兵事事皆出於朕親指授岳鍾琪遵奉辦理而謂岳鍾琪爲啟釁藏地其誣妄甚矣又李不器以岳鍾琪廣造軍器心懷不測夫鎗砲係軍中必需之要器朕令內外大臣屢行詳議酌定行令各省督撫提鎮增添砲位鳥鎗不時演習車陣乃自古戰守之良法是以朕行令北方諸省商酌製造募名

兵丁令其操演此不獨陝西一省爲然而乃以岳鍾琪爲私造私演包藏異謀乎又李不器謂岳鍾琪濫費國帑夫岳鍾琪辦理軍需購買騾頭一一俱經奏明造具清冊送部查核從無一毫浮冒不知李不器何所據而指爲濫費也又李不器謂岳鍾琪交結黨與訛言頻興乃指奸民張熙投遞逆書一事前岳鍾琪一見逆書即嚴加審訊窮究根株張熙堅不吐供岳鍾琪百計詢問甚至設誓以誘之伊始將謀逆黨類盡行供出今行文湖廣江浙緝捕無一漏網且岳鍾琪深知逆書中語誕幻已極於朕毫無影響無容隱諱直將逆書陳奏朕前其識見遠大心地光明爲古大臣所莫及即如王國棟海蘭等搜得逆書原稿奏稱書詞悖逆斷不敢陳奏其識見卑鄙無知去岳鍾琪何啻霄壤哉且岳鍾琪不將張熙嚴行監禁者亦係奉朕密旨而李不器乃以爲岳鍾琪交結黨與此醉夢中囈語也又李不器以西安省城開挖街道係雍州地方與雍正年號干礙謂是岳鍾琪之呪詛公行夫街道爲居民出入之所必由地方官修理平治乃爲政之要務雍正四年有人條奏戊午係朕本命之年京城不宜動土朕諭以此等拘忌皆庸夫俗見毫無關係仍令照常葢造房屋修治街道朕於輦轂之前尚不以俗見爲拘忌況雍州之與雍正有何

干礙而爲此謬妄不經之語乎至李不器所稱岳鍾琪搜伊居室時有

聖祖神牌不知供奉何處等語夫

聖祖神牌至尊至重雖諸王之家亦不得私行供奉李不器何等卑微下賤之人乃敢以

聖祖神牌供於私室即此褻越僭逆萬死不足蔽其辜何得以此誣加岳鍾琪之罪尤屬狂悖之至矣岳鍾琪身任封疆實心辦事公忠義勇敬慎無私精誠可貫金石勲業著於旂常朕素所深知篤信朝野內外無不共悉李不器架空誣揑之詞原不足以損其毫末但李不器所以敢肆誣衊者想因延信向爲西安將軍平素溺於道教習爲妖邪與李不器必相往來西藏之事延信推諉不願前往故李不器遂有擅啟邊釁之謗亦未可定至於揑造妖言以反叛重罪汚衊

國家柱石大臣逞其私忿如此喪心蔑理乃

天地神明所不容是以自行敗露公然投遞呈摺大干法紀常色禮容此奉旨拘禁之人逃入將軍署內並令乘坐轎車於轅門之外肆其狂悖之言駭人觀聽常色禮甚屬無知著常色禮會同巡撫西琳將朕此旨宣播於衆再將李不器嚴加刑訊其種種妄言是何意見審明按律定罪交三法司核擬具奏

又奉

上諭近來直隸盜風漸覺少息而所報盜案多在永平朕密訪其故聞得永平之盜風不息者皆地方官之釀成如本年六月初九日前署盧龍縣知縣衛步青衙署被盜將伊幕客誤認縣令綁縛拷逼刦去財物而該署令止以竊賊具報同夜又有賊入永山協副將署內值副將胡傑寢於外堂知覺防備賊始颺去而該副將亦未報查又聞得十一月初八日山海關有何字號當鋪被盜亦係多人白晝强刦而官役兵弁置若罔聞似此則該督提所司者何職而巡察御史所訪察者又何事著該總督提督巡察御史明白回奏

又奉

上諭李衛自簡任浙江總督以來凡保舉武職官弁俱極允協具見留心營務前因江南蘇松等處盜案甚多曾降諭旨將下江地方一切盜案交與李衛管理况武職俱有緝盜之責嗣後下江軍政舉劾著總督范時繹張大有會同李衛一體舉行

又奉

上諭據臺灣道孫國璽奏稱臣母今年七十有六臣無嫡親眷屬惟有母子相依今奉命調補臺灣臣母年老龍鍾不能航海現在寄居漳郡伏乞恩准一歲之中回漳省視二次仍馳回地方辦事則公私兩全等語孫國璽之母年近八旬母子相依乃屬至情若遠隔海洋則難以晨昏侍奉朕心實爲不忍著將福建鹽驛道劉藩長調補臺灣道孫國璽調補鹽驛道現今劉藩長給假回籍俟伊到臺灣時孫國璽交代後再赴新任俾得慰其孝養之情以副朕加恩錫類之至意

十一日奉

上諭朕惟善政養民利賴必資地力而率作興事倡先端藉縉紳惟茲寧夏所屬之插漢拖灰地廣土饒水利充裕朕特遣大臣會同該督撫等悉心經理濬治渠道設縣築城募民墾種次第修舉行見人民樂業饒沃殷阜漸成西北蕃庶之區此朕經國裕民之至計欲使地無遺力而亦寧夏一方人數千百年未與之樂利也聞彼中得水可墾之地計二萬餘頃每戶以百畝授田可安置二萬戶朕已諭令廣行召募遠近人民給以牛具耔種銀兩俾得盡力開墾給爲世業惟是原議寧夏本籍現在出仕文武官員俱令開墾授業俾爲世享之利今聞報墾者尚覺寥寥禮記曰貨惡其棄於地也力惡其不出於身也况乎上以急公而裕國下以力本而厚生縉紳者小民之望也果能身先倡率則民間之趨事赴功者必衆凡屬本籍之人不論文武官員或現任或家居均當踴躍從

事急先墾種不可觀望因循耽延善舉凡茲所墾地畝俱照原議給爲世業三年起科果能使沃壤腴田有廣收之益無閒曠之區則不但於體國經野之謨重有攸賴而經營世産伊等子孫亦蒙永遠之澤矣

又奉

上諭四書五經向來未有蒙古字繙譯者著交與

實錄館蒙古纂修人員繙譯

十二日奉

上諭朕前曾降旨在京在外有奉旨永遠枷號之人令各衙門該管官於歲底奏明今著該衙門將奏摺交與大理寺彙齊將此等永遠枷號之人開列名單寫

錄所犯畧節繕摺進呈並將各案情由另行詳細繕摺隨名單一併進呈俱寫漢字具奏

十三日奉

上諭今年各省秋審情實人犯內其情罪畧有可原者已於勾到之時改爲監候刑部情實人犯今年暫停處決其中情罪畧有可原者已分别減等發落至於督撫九卿所擬緩決之犯論法則均有應得之罪而其中情事不一尚有彼輕於此稍可從寬者或因一朝之忿奮不顧身或因纖毫之利偶相爭角或因旁觀不平而致鬬或因被打情急而還毆似此類者均非有謀害之念於平日並無必殺之意於臨時祇以

愚民無知好勇鬬狠遂致陷於重辟雖悔難追深可憫惻茲朕再四酌量特施法外之仁將此等人犯照可矜人犯免死減等之例發落伊等試思生於人世同爲父母妻子所倚賴之身何苦捨命輕生自罹法網縱使終身緩決亦只於囹圄之中幽囚待斃骨肉捐棄魂魄無依不亦大可哀乎今幸遇國家寬典特予矜全從此再生之年皆爲遷善之日當知恩不可以倖邀法不可以再試痛自悔恨悛改前非共爲良善之民倘或再有過犯則斷乎不能苟免矣著該督撫於各犯發落之時將朕此旨明白宣諭加意訓誡務令人人改過自新以副朕矜恤下民之至意

十四日奉

上諭前據董永芠摺奏臣在江南惟有實心任事不徇情面不畏豪强近有揚州安瑞成因逼姦僕婦程氏不從橫毆致死揑稱伊夫長壽毆打自縊令家人陳大鎖帶領張標擒毆長壽越日身死該府縣止坐張標之罪將安瑞成置之局外臣現在行提安瑞成到案究審等語比時朕見此奏卽知董永芠存心巧詐非因貪利卽是沽名已諭大學士等寄信傳旨詢問之今安瑞成到京在怡親王處陳訴寃抑供稱逼姦致死等情皆屬全無之事董永芠將伊家人勒取口供讋於三木等語觀此則董永芠之有意鍛鍊可知

矣董永芠乃柔儒無能因徇苟且之人向因林祖成在朕前稱其爲福建臬司甚好是以陞任江南後又調任山東浙江伊歷任所犯贓私纍纍劣蹟甚多朕皆一一寬宥切加訓誨冀其改過自新適因江蘇臬司一時不得其人念伊尚知刑名是以將伊調用夫臬司一官專以緝盜安民爲首務伊到江南並無善政及民而盜賊肆行如故此中外所共知者今審理安瑞成家人一案全以私意爲刑罰之出入顛倒是非擅作威福且預先密奏於朕試探意旨若朕批令從嚴則是朕枉法以遂伊圖利之心朕豈肯爲若朕批令從寬則伊必加朕以袒護富商之名而自彰其不畏豪强之譽似此狡猾脅制豈人臣事君之道朕治天下事事出於至公如其人有罪雖平日加恩優待之人勳戚大臣左右近侍皆不肯存絲毫袒護之念豈獨袒護一卑微之商賈乎如其人無罪雖匹夫匹婦乞丐窮民亦不肯令其稍有冤抑豈獨於富商大賈一任貪墨之吏苛索吹求而使之不得其所乎前陳時夏奏揚州鹽商黃光德父子不法一案朕卽料其因富招怨被人詐騙平情度理批示陳時夏後果得屈抑之情爲之完結旋據該督撫奏稱黃光德感戴朕恩欲捐貲効力朕諭以斷不可行卽衆商因每年節省浮費合力公捐銀兩亦皆留爲地方公事

之用利益民生此天下所共知者若以安瑞成爲怡親王門下行鹽之人怡親王公忠體國正直無私安瑞成果係有罪怡親王豈肯姑容以親王門下如許人員豈少一管辦鹽務者而必於安瑞成是賴乎若云朕意袒護安瑞成則董永芠蒞任江南之時朕又何不諭令留心照看豈待今日董永芠欲坐安瑞成之罪朕始特降諭旨枉法以保全之耶董永芠乃旗下微賤之人原在允禩門下從前每年送與允禩之物華麗豐厚較貢獻之儀更爲繁費若非橫取於屬員富戶安能措辦今之搜求安瑞成者必因有所需索不肯應付故欲置之於法且其意以爲安瑞成乃衆商領袖今將伊懲治則衆商自莫不畏懼而趨奉矣不然則董永芠柔懦性成向來已歷五任其不徇情面者何事不畏豪强者何事何以忽於此案刻意吹求爲此殘忍之舉耶董永芠著革任將此案人犯悉行解京交與刑部秉公審理其董永芠從前議罪奉旨從寬歸結之案俱著查出照律定擬

又奉

上諭據正白旗漢軍都統李國權等奏稱原任副都統萬永祺借欠公庫銀兩一案除有抵一千餘兩外尚有未完銀二千七百餘兩應著落原准借之都統副都統及保官庫官等勒限分賠今都統石文英庫官

于珩李鳳林已於別案各報家產盡絕應將此項銀兩著落管庫原任佐領張國柱之子張經六品官高應清之子高起鵾二人名下分賠等語夫拖欠公庫銀兩所以令該管之人分賠者葢以當時經管錢糧之人將公帑借給之時或徇情受託或扣剋分肥不論其人家產之厚薄濫行借給致成虧缺無可著追揆之情罪甚屬可惡是以責令分賠以示懲戒但分賠多人各人名下自有應賠之數若該員將應賠之數完納則其責已畢倘將他人家產盡絕不能完納之數加於現在之人則一人又代衆人分賠殊於情理未協嗣後凡屬分賠之項本人止完自己名下應賠之數若同賠之人有家產盡絕者將此分賠銀兩豁除歸結不得於他人名下濫行攤派著通行八旗奉爲定例萬永祺此案著該旗另議具奏

又禮部奏

祖宗加上

尊謚冊寶

聖祖仁皇帝

孝誠仁皇后

孝昭仁皇后

孝懿仁皇后

孝恭仁皇后尊謚冊寶俱已告成恭進

太廟安奉應遣官告祭奉

上諭

冊寶告成恭進

太廟安奉事關大典朕應親詣行禮其應行禮儀著怡親王大學士會同禮部詳查定議具奏其恭捧

玉冊

玉寶之員著將王貝勒貝子公大學士部院堂官旗下頭等大臣開列請旨

又廣西巡撫金鉷題報西隆州知州劉德健病故

奉

上諭劉德健隨辦苗疆軍務實心効力因染瘴氣身故深可憫惻著該撫將公用銀賞給五百兩付劉德健親屬爲伊歸櫬之費

十五日署甘肅巡撫張廷棟奏請暫停甘肅鼓鑄

奉

上諭從前禁止小錢之時伊都立曾奏請收買小錢朕嚴飭伊都立以民間行使小錢已久今若將小錢盡收入官又一時未能多鑄大錢則民間市易自然不敷所用大有不便於民伊都立遵朕諭旨而止甘肅巡撫石文焯奏請發帑收買小錢暫開鼓鑄朕批諭云所陳開鑄一事朕詳細斟酌再諭若因不能禁止小錢欲藉此爲良策恐未必所燬錢銅能敷新鑄之

用也小錢之禁不可急驟暫寬候旨乃石文焯並不遵奉候朕再降諭旨復具摺懇請收錢開鑄朕以石文焯身在地方屢次懇切陳奏必確有所見是以允其所請交部准行不意收錢開鑄之弊煩擾驛站貽累官民至於如此是石文焯之屢奏不過固執已見文過飾非而已石文焯身爲封疆大臣不將所行之事籌畫萬全遽行屢次陳奏甚屬草率著將石文焯交部察議具奏

十八日奉

上諭據四川巡撫憲德奏稱崇慶州紳衿士民將各家現有之餘米奏運軍糈及諭令領回穀石僉稱叨沐皇恩豐衣足食情願樂輸留此穀石永爲崇慶州之厚賚等語該州紳衿士民尚義急公情辭肫摯此皆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浹髓淪肌是以風俗醇良人心感戴朕心甚爲慰慶著將崇慶州雍正七年額徵錢糧全行蠲免以示格外加恩善良之至意

十九日奉

上諭駐臺兵丁軍器誠屬緊要但此項軍器悉係各營自行製備是以易於破壞然將內地精良之器給與臺軍亦非善策嗣後換臺兵丁軍器著該督撫於存公銀內動支製造務必堅利精良該督撫驗看給發俟兵丁至臺之日該巡視御史會同該鎮查驗點收倘有不堪使用者巡視御史等即據實題參將該督撫及承辦官交部議處如三年之內有應更造者亦令該督撫製造給送

二十日奉

上諭據直隸總督何世璂等奏稱景州鄉民李世奇不取遺金興廉樂善甚屬可嘉著照郭見忠之例給與八品頂帶賞銀五十兩以示旌奬

又大學士九卿等議奏倉場米石虧空著落攤賠

奉

上諭倉儲關係天庾最爲緊要從前倉務廢弛弊竇叢生不可枚舉朕不得不嚴加整頓凡所以清查虧空治罪分賠者總欲令嗣後衆人知所儆戒也今倉場各官俱已奉法積弊漸清人情咸知警惕矣此項虧折餘米因六十一年監督等未經出結是以責令六十年之監督分賠但從前虧折歷年已久其爲何年何人之虧空實難確指今大學士九卿等所議據事而未推情其中未免有冤抑之處朕意以爲未當茲特沛恩膏將此項攤賠米石概行蠲豁並免其究問內有已經賠補者其急公守法之心甚爲可嘉今虧欠者皆施恩豁免而從前賠補者以急公而未得蒙恩於情理未當著查伊等所賠米價銀兩照數給還並將伊等交部分別議敘以示奬勵夫刑以弼教明

罰赦法原期臣工之循理去私裨益政事今因倉務整飭將所議從前數十萬虧折米石悉行豁免諸臣亦可以知朕心矣其共勉之

又吏部議覆廣西巡撫金鉷參奏灌陽縣知縣謝天扶玩法溺職照例革職奉

上諭大小臣工不得瞻徇情面以私廢公曾屢降諭旨切加訓誨廖荃係張舜緒之門生平素理應規勸張舜緒奉公盡職勉爲好官及張舜緒已有虧空之後伊果念師生情誼自當代爲賠補乃廖荃既不能規勸於前又不能彌補於後徒徇私情將在官人犯公然具保領出玩法欺公莫此爲甚其該縣謝天扶徇情作弊情由俱屬可惡張舜緒名下應追之項即著落謝天扶廖荃名下勒限分賠如限內不完即將謝天扶廖荃照張舜緒應得之罪處治

又刑部等衙門奏原任山東巡撫黃炳等濫收屬員規禮分別治罪奉

上諭黃炳依擬應斬余甸依擬應絞俱著監候秋後處決凡下屬之餽送皆由於上司之勒索不得已而後應付非出於本心也若上司不收規禮則下屬自無餽送之事亦不至陷於罪戾矣此案內凡餽送陋規禮物及收繳飯食銀之各員事歷多年干連人衆俱開恩免其查究處分

二十一日奉

上諭從前西藏用兵之時頗羅鼐甚爲効力蒙

聖祖仁皇帝授爲札薩克台吉上年西藏噶隆等因嫉妬爭權彼此不睦阿爾布巴隆布鼐查爾鼐暗結匪類懷挾私心公然肆惡將朝廷勅封貝子總理事務之康濟鼐擅行殺害併欲害及頗羅鼐阿爾布巴等背天逆理蔑法負恩莫此爲甚頗羅鼐受其逼迫領兵爲康濟鼐復讐將逆黨罪狀奏聞於朕朕特遣大臣等領兵前往究問情由以便分別治罪頗羅鼐聞大兵將到率衆奮勇前驅直抵藏地阿爾布巴等力屈勢窮被各寺喇嘛等拘執獻出欽差大臣到彼一一究問盡得其悖逆妄亂之情已將阿爾布巴等及一干逆黨按律正法具本奏聞西藏去此巨惡渠魁黃教可以振興番衆可以寧輯頗羅鼐一片丹誠深知大義聲罪討逆鋤惡除奸俾無辜受害者得雪沉冤背旨肆行者早正刑辟甚屬可嘉著將頗羅鼐封爲貝子以奬義勇以昭國憲

二十二日奉

上諭哈密駐防官兵每年輪換定期於十二月內派往朕思臘月天寒草枯水凍官兵跋涉爲難查從前甘肅官兵駐防哈密有五月內更換之例今應仍於五月內派往著岳鍾琪行知副將張嘉翰將現在哈密

兵丁暫留駐防俟來歲五月內撥兵到時再行撤回

二十三日奉

上諭前王朝恩條奏各省修造戰船於成造之時解送總督親驗總督多轉委中軍以致中軍承委每向監造文員需索規例爲之徇隱是以船隻工料皆屬虛糜其實不能堅固請嗣後修造戰船各該督撫務須親驗等語朕思戰船關係緊要若僅委中軍驗看或彼此瞻徇情面不據實詳覆致使物料柔脆不能經久嗣後修造戰船其船廠附近省城者著在城之督撫提鎮及布按兩司於承造完工之日親往驗看其船廠離省遠者著附近府城之文武大員於承造完工之日公同驗看務令修造堅固丈尺合式倘有不能堅固及浮冒侵蝕等弊即行揭報題叅按律治罪庶承修之文職有所顧忌不敢草率浮銷而監工之武弁亦可免借端需索之弊著該部遵諭速行

二十四日奉

上諭江南錢糧積欠爲數甚多總理務在得人分查亦須專責著戶部侍郎王璣刑部侍郎彭維新前往會同署巡撫尹繼善巡察御史伊拉齊布政使趙向奎總理其事其分查各府大員蘇州府著交與知府徐永佑蘇郡事務繁多著該督撫委員代理松江府著派出浙江杭嘉湖道王瀰維其杭嘉湖道員缺著李衛委員署理常州府著派出蘇松糧道馮景夏若馮景夏輪當押運之年著總漕張大有委員代管押鎮江府著派出福建汀漳道朱鴻緒太倉州著派出湖廣岳常道溫而遜其汀漳道岳常道印務著該督撫委員署理江淮揚三府及徐通邳海四州亦應各派分查大員著各部院堂官於在京科道及部屬內揀選保舉引見派出至於各府所屬州縣其錢糧多者一縣須派一人錢糧少者一人可兼二三處約計應用四十餘員亦著各部院堂官於候補候選州縣及曾任江南之州縣因公詿誤無虧空未完者各舉所知並將吏部記名人員一併帶領引見候旨揀選

命往交與總理大臣巡撫等酌量分派協理清查若在京派往之員或不敷用或不能勝任著尹繼善趙向奎徐永佑王瀰維馮景夏朱鴻緒溫而遜將所知堪任清查之員各行保舉該署撫會同總理大臣奏聞現今浙江總督李衛管理江南督緝之事此清查積欠事務亦應令李衛與聞再此番清查積欠頭緒甚繁文移往來皆關錢糧數目必須各給印信以便稽查其總理大臣分查各員之印信著戶部擬定字樣請旨交與禮部鑄給其總理大臣分查大員及各州縣協查之員作何分別給與日用養廉之資著該部議奏

又奏

上諭西安副都統賽都乃旗下微賤出身蒙
聖祖仁皇帝隆恩拔爲狀元授爲侍衛後因伊甚不知恩奮勉深爲不喜朕即位後因頗有人稱道之者是以將伊補授通州副將試看及伊蒞任聞其罷軟因循但知貪緣鑽刺比因察訪之下未有實據復用爲西安副都統嚴加訓諭申飭冀其悛改實心効力今詢問公傅爾丹散秩大臣石禮哈知賽都在任未改舊習全無實心辦事之處深負國恩著革去副都統之任來京候旨其副都統員缺著鑲黃旗漢軍副都統張正文補授再西安副都統朱蘭泰年力衰老但伊從前頗有軍功著原品休致給與半俸以終其身寧夏副都統蘇穆爾濟與將軍席伯副都統蘇圖共事數年寧夏駐防官員兵丁之嚴肅整理爲各省駐防第一著將蘇穆爾濟調補西安副都統伊在寧夏習見席伯之訓飭營伍今調任西安自能倣傚辦理寧夏副都統員缺著席伯於叅領內揀選題補

二十六日奉

上諭據汪漋馬爾泰奏稱總兵官潘之善自到安西之後不時患病精神耗減操練兵馬甚覺勉强等語安西總兵官員缺甚屬緊要著與漢總兵官曹勷作速前往署理曹勷員缺著西鳳副將董紹祖前往署理

董紹祖員缺著岳鍾琪揀選委署潘之善老成歷練人品端方効力行間多著勤勞實難得之將弁奚忍聽其力疾辦事著太醫一員馳驛前往診視潘之善或欲仍在安西或水土不服欲回內地本籍調養聽其自便著賞銀一千兩以佐路費及調攝之用

雍正七年正月

上諭二十二道

初五日奉

上諭臺灣地方遠隔重洋全在道府廳縣各得其人而該員又須熟悉其風土情形殫心辦理於地方始有裨益向例文員俱以三年爲滿後經原任總督滿保條奏請將三年任滿之員再行加銜留任三年所以慎重海疆俾諳練之人久於其任也今據總督高其倬摺奏臺員以六年爲滿而調任之時渡海而往即須數月任滿之後候缺挨陞以及交盤渡海又或一二年不等是前後合計須八九年方得陞用且臺灣

之例不帶家口其父母妻子隔越海洋轉託親朋照看未免有所牽挂意念分馳應否請以四年爲滿等語朕思臺灣道府廳縣等官自宜選用熟習諳練者然定期六年爲滿又加以候缺交盤渡海之期實屬太久其父母妻子隔越重洋難免內顧之慮今再四思維臺灣文員自到任之日爲始將滿一年之期著該督撫於閩省內地官員內揀選賢能之員乘冬月北風之時令其到臺新舊協同辦理半年之內大約可以熟悉地方情形則令舊員乘夏月南風之便回至內地補用將來接任之員俱照此更換該員到臺協辦之時俱各一體算俸幷給與俸銀及養廉之項如此更換調補則臺員易於得人且該員在臺前後不過二年爲期甚近而更換之員先往協辦又可習練地方事宜似有裨益其道府大員作何請旨揀選同知以下等官作何銓選調補及量加議敘之處該部詳悉妥議具奏

又奉

上諭陳時夏居官辦事一味疲玩因循苟且塞責實不稱巡撫之職是以將伊解退又因蘇松各屬積欠錢糧係伊巡撫任內應辦之事是以仍令經理乃伊束手無策忽具摺奏稱此等逋賦難於清結從前既蒙

聖恩蠲免浮糧今請以舊欠之糧均派於新糧戶名

下分年徵收以抵補積欠等語此等悖理之言想因年老昏憒所致聞伊近日精神亦甚不及目今遣官清查江南錢糧頭緒繁多若令伊與聞必致顛倒錯誤他人轉致掣肘著陳時夏不必管理專辦江南水利河道工程之事盡心効力以贖前愆

初八日奉

上諭朕聞糧船過淮所費陋規甚多有一幫費至三四百金者旗丁既多苦累勢必多索於民甚爲漕政之弊在張大有雖未從中染指但身爲總漕而罷軟因循一任屬員胥役勒索毫不覺察禁約竟同木偶甚屬溺職嗣後糧船過淮之時著派御史二員前往淮

安專司稽察之任不許官吏人等向旗丁額外需索以致擾累其糧艘中攜帶物件除照例許帶外該旗丁如有夾帶私鹽及違禁等物者亦著該御史稽查但不得過於嚴刻吹求以致糧運遲滯至糧船抵通之時其該管衙門官吏及經紀車戶人等恐有向伊額外需索陋規者亦著派御史二員前往稽查此差往淮安之員著於二月初派往差往通州之員著於三四月內派往不必拘定滿漢各一員著都察院按期開列請旨

初九日奉

上諭

壇廟之中最宜嚴肅聞祭祀之先卽在
壇廟中演禮雖意在嫻熟禮儀而實非潔齋虔享之義嗣後
壇廟祭祀之先應於何處演禮著禮部議奏

又奏

上諭朕治天下以實心實政爲務不言祥瑞屢頒諭旨甚明今據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摺奏雍正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恭逢萬壽令節雲南四府三縣卿雲呈現光燦捧日經辰巳午三時之久又奏摺內引孝經援神契之語曰天子孝則慶雲見朕之事
親不敢言孝但自藩邸以至於今四十餘年以來誠敬之心有如一日祇此一念可以自信而鄂爾泰援引典籍以慶雲爲朕孝所感朕每承
天眷昭示嘉祥感激慶幸之中益加儆惕玆逢慶雲之瑞實愈增朕心之敬畏鄂爾泰公忠體國實爲不世出之名臣數年來節制滇黔等省化導所屬官吏人人奉公盡職懷忠君親上之心是以於朕萬壽之辰
天賜慶雲於滇省正所以表著該省官吏敬恭協和之忱悃也此則朕心深爲嘉悅者俟鄂爾泰題本到日另
降諭旨今諸王大臣等奏請宣付史館朕之允行者

非欲誇示於衆也蓋以天人感召之理捷於影響該督正己率屬有忠愛之丹誠則該省受福迎祥有光昭之瑞應朕願內外大小臣工均以鄂爾泰爲法且願遠近各省官民等聞風慕義興孝勸忠人人共受
上天之福祜乃朕心之所謂上祥大瑞也

十二日奉

上諭內閣大學士滿漢俱各全備辦理事務亦甚屬妥協無容再爲增添朕因
聖祖仁皇帝時所有年久老臣目今在朝者甚少時深注念禮部尚書陳元龍左都御史尹泰歷事
聖祖仁皇帝多年屢經任使今雖年近八旬而精力尚健

特加恩授爲大學士以示朕優眷老臣成全耆舊之
至意

十三日奉
上諭陳元龍之子陳邦直向以年少輕浮罷斥回籍今
經數年諒已悛改朕念陳元龍年近八旬只此一子
又在原籍無人侍奉著將陳邦直復還編修之職令
其來京交與伊父教誨管束并令掌院學士時加訓
導以玉成之

又奉
上諭李不器誣謗岳鍾琪一案原交與西安將軍巡撫
會同審理今西琳調取回京著將軍常色禮會同碩

色嚴加審訊李不器係奉旨拘禁之犯外間流言何
以得知必有向伊傳說之人或係看守伊之兵丁亦
未可定著常色禮碩色一一研訊務將造言生事之
姦徒徹底嚴審究出按律治罪

十四日奉
上諭福建臺灣戍守之兵丁其父母妻子留在內地前
已加恩每月給與米糧以爲養贍之費聞臺兵之例
每月將所領錢糧扣留五錢於內地爲養贍家口之
用朕思兵丁遠涉海洋所得餉銀又復扣除以養家
口恐本身用度或有不敷今沛特恩於駐臺之兵丁
每年賞銀四萬兩爲內地養贍家口之用著總督等
均匀分派按期給發俾兵丁本身食用既得寬舒而
父母妻子之在內地者又得養贍以示朕恤兵賞勞
之至意

十五日奉
上諭山川之神錫福於地方百姓是以自古帝王皆誠
心展祀以答神貺卽如向來盛京之地旱潦不時者
凡六載康熙五十九年朕奉
皇考命躬詣
祖陵道經山麓躬謁
北鎮廟潔蠲致祭因捐貲庀工載修廟宇囑令地方官
員虔恭致祭自康熙六十年以至於今盛京年穀悉

登豐稔又如
黃河之神虔誠禱祀果見安瀾有慶萬姓寧居皆
神祇垂佑顯然昭著纖毫不爽者此蓋以目前一二事
而言其他難以枚舉也古稱江海爲百川之長而湖
廣境內西南數省之水匯入大江又爲川澤之總會
凡屬地土民人及舟楫行旅皆仗
江神默佑保護安寧允宜修建廟宇按時致祭以崇報
享著湖廣總督會同湖北湖南巡撫確查妥議南北
兩省應於何處各建廟宇或舊有祠廟敬謹興修皆
動用公帑辦理此朕虔禱
神祇護國佑民之意竝非諂媚以求一己之福也并令

該督撫曉諭居民不得私結社會妄事祈求以滋褻慢

二十二日稽查旗務侍衛等參奏旗下大臣咨送檔案遲延奏

上諭前派侍衛官員稽查旗務者原欲協助都統等訓誨旗人補過救失宣布恩意申明法令俾官兵警戒感奮也若有頑惡之輩侍衛官員查出應告知都統等令其教導悛改都統等若不實心教誨懲治爾等奏聞所降諭旨甚明乃竝不稟遵原旨留心料理應辦事件漫以此等無關緊要之事將大臣官員等參奏塞責殊屬冒昧伊等所參大臣官員等俱著從寬免其交部將稽察旗務之侍衛官員交部議處其中有乾清門侍衛官員著嚴加議處

二十四日奉

上諭朕治天下不言祥瑞每蒙上天錫福愈深敬畏之心鄂爾泰節制滇黔公忠體國求之古名臣中亦不多見用能化導所屬官吏奉公盡職人人懷忠君親上之心是以於朕萬壽之辰天錫慶雲於滇省特以表著該省官員敬恭協和之忱悃前據鄂爾泰摺奏廷臣奏賀之時已降諭旨宣示朕衷鄂爾泰郝玉麟表率訓導通省文武屬員而滇黔兩省官員均能遵奉上司之教誨殫心奉職應加特恩以示優獎鄂爾泰著由頭等阿達哈哈番超授爲三等阿思哈尼哈番郝玉麟著由拖沙拉哈番授爲拜他拉布勒哈番滇黔兩省巡撫提督總兵官俱著加二級兩省文武官員文官自知縣以上武官自千總以上俱著加一級凡受恩賜者益當敬謹黽勉以仰承上天之貺從茲遠近臣工慕義興起則人人受福凝祥矣

二十六日奉

上諭闕里文廟工程朕屢降諭旨令該督撫等遴選賢員敬謹修造務期堅固輝煌計日告竣其所以未遣專官監督者蓋恐京員到彼又多食用僕從之費擾累於地方也乃原任巡撫陳世倌委用不得其人於前而塞楞額又復因循怠忽於後以致工程遲緩未能即速告成頃據署撫岳濬奏稱祇因購求大木一時難得是以工作稍遲等語著通政使留保前往曲阜督率在事人員盡心竭力敬謹辦理剋期竣事以慰朕懷昔年聖祖仁皇帝御纂各種書籍及朕年來陸續刻成之書雖未通行頒賜而內外臣工亦多有受賜者因衍聖公不在廷臣及封疆大臣之列是以未曾頒賜著大學士等將應行頒發之書查明奏聞頒賜衍聖公藏之

闔里昭示來茲

二十七日奉

上諭朕覽

太宗文皇帝實錄噶爾薩之曾祖額駙恩格得理乃係

太宗文皇帝時有偉績殊勳身膺

厚恩之人原係三等公因削去

恩詔所加官職授爲侯爵朕念恩格得理舊日功績仍賞給所削官職授爲三等公著噶爾薩承襲俾其子孫

世襲罔替

又奉

上諭朕令各州縣歲舉老農給以頂帶榮身乃勸民務

本力田還醇返樸之至意爲有司者自當仰體朕心恪遵朕旨擇其謹愼勤勞身無過舉者據實保送以爲萬民勸乃朕聞直省之舉老農也州縣憑紳士之保舉紳士納姦民之貨財上下相蒙苟且塞責而强有力者倖邀頂帶之榮遂成暴橫之勢老農之中竟有擊鼓升堂傳見耕丁者又有乘轎建旗設軍牢捕役自稱某縣左堂職銜八品欲居典史巡檢之上者又聞廣西陸川縣之老農覃伯綬家累千金與盜賊素相往來其家僕工人已干連在盜案之內似此則深負朕勸農務本之意矣著直省督撫確實查明將冒濫生事之老農悉行革退另選題補從前有舉報不公者著各省督撫嚴諭所屬州縣其中有不應保舉之人或因賄囑情面營求而得者准老農本身及保送之官員自行出首朕從寬免其治罪但革去老農之頂帶若此時不行自首各州縣官員又不行查出日後發覺定將本人及州縣官員從重治罪該督撫等一併議處若所屬實無冒竊頂帶之人准該督撫查明覆奏倘有實係良善老農而仇怨之家及地棍人等因此番行查遂揑詞傾害者亦著從重治罪

又宗人府奏教習期滿之舉人貢生請議敘奉

上諭宗學教習於期滿之時自應加恩議敘除舉人係應選知縣之人照原議銓選外其貢生等善於訓課

未必嫻於吏治若一槩用爲知縣不但於吏治無益而本人不能辦事致干叅處亦非所以成全之也凡各處教習之貢生等著於期滿之時該管衙門帶領引見或用爲知縣或用爲教官候朕頒發諭旨因材器使將此通著爲例此所奏舉人鮑源著咨吏部即用其拔貢生楊名宁葉弘韜既再留教習三年將來伊等期滿引見之時著將教習六年之處聲明具奏

又

諭刑部凡屬獲罪之人稍有一綫可寬者朕皆原情矜宥而於大臣等尤多格外開恩之處四格黨附蘇努不知愧恥以蘇努之大姦大惡爲國家之巨蠹而四

格依附結交甘心出其胯下伊繼蘇努都統之任將蘇努惡蹟槩爲隱瞞已屬可惡蘇努竟敢將
聖祖仁皇帝硃批摺子塗抹褻慢臣工見之無不驚駭髮指似此大不敬之罪而四格代爲容隱四格之罪誠不可逭是以照法司所擬將伊監候秋後處決昨朕恭閱
太宗文皇帝實錄見四格之祖莽果爾泰當日誠心効力懋著功勳四格不自念其祖爲開國功臣黽勉自立而甘爲下流干犯國憲此乃自作之孽但朕心實念伊祖昔日之勤勞不忍將伊子孫置之重典四格著從寬免罪釋放爾等將朕旨傳諭四格知之

二十八日奉
上諭士子者百姓所觀瞻士習不端則民風何由得厚是以考課士子設立舉優黜劣之典以爲移風易俗之道所關亦綦重矣而無如教官愚懦無能學臣因循苟且往往視爲具文奉行不力每當學臣按試之時教官輒以無優無劣具文申詳草草塞責如此則善者何由而勸不善者何由而懲夫善者之湮没不彰一時尚難覺察而不善之人僥倖苟免於目前不旋踵而劣蹟敗露每見蕩閑踰檢犯法亂紀之士子皆從前學臣教官之未曾開報劣行者其間情罪雖難一一追究然卽此可知其中之容隱不少矣嗣後若教官沽名邀譽縱容劣生不行舉報者經學臣察出立卽指參將教官照溺職例革職若學臣瞻徇情面不行糾參者一經發覺將學臣照徇庇例降級調用著將此永著爲例

又奉
上諭平治道路王政所先是以周禮有野廬合方之職自四畿達之天下掌其修治俾車馬所至咸蕩平坦易行李輻輳津梁通達無雨水阻滯之累邇年以來廣寧門外已修石道其至通州運糧之路亦修整高潔往來行人頗爲便利今直隸至江南大道車輪馬跡踐壓歲久致通衢竟成溝壍兩傍之土高出如岸

一遇雨水之時衆流匯歸積潦難退行旅每苦泥濘或至守候時日朕心深爲軫念但此通行大道已久成窪下勢難培築增高而大道之傍高阜甚多平治亦殊不易若於大道相近之處另開一道工力似屬易施其間或有地形斷續之處應修建橋梁或有溝塍淤積之處應疏濬水道或所開之逕有借用民間田地者應補給價值並除錢糧或繞行之路有遠隔村莊旅舍者應引歸故道使有頓宿是非熟於相度地勢歷練道逕之人不能詳察妥當特派工部侍郎法保副都統韓光基原任護軍統領哈爾紀善二等侍衛特庫四員於今年夏秋之交自京師起程由直

鄉至宿遷大道一路踏勘將如何另開新道之處詳
悉議定估計工費繪圖呈覽伊等起身之前朕再降
諭旨

又奉
上諭凡官員等名下應賠銀兩若伊有効力之處准其
扣算大學士陳元龍在廣西巡撫任內有應行追賠
之項查伊曾有効力之處著准其照數扣除

二十九日
上將以二月中旬恭謁
陵寢
諭怡親王等天氣尚寒途中修道夫役甚爲勞苦著戶
部派出賢能司官二員將庫錢二千串每名賞給一
百文務令按名給發毋致遺漏

又山東巡察御史蔣洽秀題叅利津縣知縣李周
等奉行保甲不力奉
上諭數省之中朕之差遣御史等巡察盜案驛站者蓋
因地方遼濶督撫等未能遍歷其境而御史便於巡
行訪察或可補督撫耳目之所不及並非令御史操
叅劾之柄侵督撫之權也今蔣洽秀以不力行保甲
叅奏知縣二人是顯欲自作威福侵督撫之權矣夫
保甲社倉二事本屬善政然行之必以其漸令州縣
量力爲之始於地方有益而閭閻不擾是以數年來

朕未降旨督催蓋恐急遽之中奉行不善轉滋民間
之累也蔣洽秀以兩縣知縣不力行保甲特疏糾叅
試問蔣洽秀伊所巡察之各州縣果盡能奉行保甲
之法無遺憾乎況稽查保甲並未交與巡察御史蔣
洽秀何得越職生事著將此本擲還山東地方已在
總督田文鏡節制之內屬員優劣地方事務自能訪
察亦可不必更設巡察御史著將蔣洽秀撤回蔣洽
秀本屬庸材亦不稱御史之職著革退御史以六部
員外郎用

雍正七年二月

上諭四十五道

初二日奉

上諭陝省兵丁年來効力甚多朕深爲軫念伊等出征之時若因已給行糧遂扣其坐糧則伊等妻子在家難以養贍嗣後出征之兵丁等於照例支給行糧外仍給與坐糧銀米以爲養贍家口之資俾免內顧之慮再陝西營伍甚屬緊要若兵丁有派出之處著總督岳鍾琪酌量名募充補另行按名給與錢糧

又奉

上諭據南澳總兵許良彬奏稱南澳爲閩粵要區懸於海島田地無幾產米有限全賴隔海內地買運入澳接濟兵食前年歉收之時蒙皇上軫念民依發撥漕米交督臣高其倬設法運到澳海給借兵丁饔飱有賴惟是生齒日繁樂歲米賤且費拮据一遇米貴實爲艱難是以兩廣督臣孔毓珣於雍正四年題請於沿海緊要鎮營積貯穀石以備兵食臣所轄親標右營屬於廣東已經孔毓珣發銀一千二百兩買穀二千石以備借給兵丁之用惟左營屬於福建尚未舉行臣愚以爲兩營兵丁均屬朝廷赤子自應一體籌畫臣請以皇上賞臣俸金及隨丁項下銀兩捐買穀二千石幷建倉廒發交左營將備積貯循照兩廣督臣孔毓珣積穀分貯沿海各營事例遇青黃不接之時借給兵丁其家口衆多者倍借約於秋成後散餉時令其照數買還槩免利息仍令將備經管提鎮盤查等語南澳遠隔海島自應預籌積貯接濟兵食今許良彬奏請捐俸買穀伊所有俸金原以供其食用何能辦理公事著動支閩省藩庫銀一千二百兩給與許良彬循照右營之例買貯穀石以備左營兵丁借給之用一切借給收還及經管盤查之處悉照右營之例行朕思右營屬於廣東左營屬於福建孔毓珣爲海疆計畫如此辦理不識高其倬亦曾聞之否乎抑高其倬之不倣傚辦理者或別有善策乎朕俱

不得而知矣著諭令高其倬知之

初五日奉

上諭齊蘇勒練達老成深悉河工事務是以授嵇曾筠爲副總河專管北河而令齊蘇勒兼理南北兩河之事今尹繼善新管河務朕意欲令尹繼善嵇曾筠分任南北兩河又思治河之道必合全河形勢通行籌畫方可疏導安瀾若分令兩員管理恐有推諉掣肘之處著怡親王大學士等會同署蘇州巡撫王璣及九卿內本籍江南河南山東之人通曉河務者詳悉速議具奏

又奉

上諭巡察順天等三府給事中巴圖御史龔健颺以武清縣盜犯越獄具摺遣人馳驛奏聞驛馬甚有關係若非緊要之事豈可輕動且囚犯一二人越獄乃常有之事今巴圖龔健颺以地方細事擅動驛馬賫奏殊屬不合觀此則巴圖龔健颺兩人甚爲糊塗如何辦理巡察之事著將巴圖龔健颺撤回交部嚴察議奏巡察之任著另行派往

又

諭大學士等朕覽禮部具題頒賜朝鮮國王儀物本內開載賞賜銀一百兩又貂皮一百張折給銀一百五十兩朕思賞賜之例既已開載貂皮何以又折銀兩至於賞銀一百兩似亦應改用儀物以示朕優重藩王之意爾等酌議具奏其餘鞍馬緞疋等物亦應將精良者賞給著禮部堂官於頒賜時驗看稽察其所賞正副使臣緞疋亦著於內庫取用

又奉

上諭何世璂老成謹慎端方廉潔署理直隸總督以來實心供職畿輔重地正資料理忽聞溘逝朕心深爲憫惻應得卹典該部照例議奏外著加禮部尚書銜併於司庫內賞給銀一千兩爲伊歸櫬之費其柩櫬起行之日著省城官吏齊集奠送所過直隸地方文武官員親往奠醊並遣人護送山東經過州縣亦著地方官照看到家之日准其柩櫬入城治喪所請祖父封典著照特加禮部尚書銜應得封典之例給與

初六日奉

上諭考官專司衡文之任必須學問明通者始能鑒別不爽雍正三年曾將在京科目出身應充正副主考之員通行考試分別等次記名於雍正四年掣籤命往各省使典試事今已越三年從前考取人員其中陞遷外任及告假回籍者甚多即有在京者其所學或以日久荒疎而前此之未曾入選者今用數年之功文藝未必無所進益且陸續新到之員亦復不少著照雍正三年之例通行考試俟朕分別記名以備持衡之任有不願就試者亦聽其意

又奉

上諭齊蘇勒公忠體國品行端方操守潔清辦事明敏自簡任河道總督殫心竭力奉職勤勞邇年以來黃水安瀾運道通順堤工堅固河帑核實功績懋著河務重大倚任方殷今聞溘逝深爲軫惻應得卹典該部照例議奏外著加恩由拜他拉布勒哈番賞爲三等阿達哈哈番照例承襲並賞給藩庫銀三千兩爲伊歸櫬之資其柩櫬起程之日著同城文武官員齊集奠送歸途所過地方著官員等親往奠醊並撥兵護送歷來河道總督如靳輔齊蘇勒二人實能爲國

宣勞乂安百姓合於有功民社祀典之例著尹繼善等就近相度地方爲靳輔齊蘇勒合建祠宇令有司春秋祭祀以副朕優奬功勳之至意

初七日奉

上諭旗人犯軍流等罪者亦照漢人之例發遣此例題定於雍正四年八月朕特令寬其期限於雍正六年四月爲始始令分發遵行蓋欲使衆人無不熟知之後而有仍然犯法者方照所定之例懲治近見旗下議奏事件竟有援引現今所定之例以議從前所犯之案者甚屬錯誤著刑部詳查凡發遣之旗人若其犯罪之時在此例未曾通行之前而承問官員錯擬發遣者俱著奏聞將伊等放回仍照舊例歸結

初八日奉

上諭江南蘇松等處錢糧歷年積欠至一千六百餘萬兩之多朕已加恩將康熙五十年以前未完概行豁免其自五十一年以後應徵之項又復寬限分爲十年至十五年帶徵原冀民力寬紓易於輸納也乃數年以來仍不能依限全完因思此等逋賦其實欠在民者固多而爲官員侵漁及吏胥土棍中飽者亦復不少若不確查詳核明白分晰則此事難以辦理今特差大臣會同巡撫藩司及清查虧空之御史總理其事又遴選大員專畀以分查各府之任再揀擇州

縣分派各處務令徹底清釐不容絲毫朦混但念錢糧爲數繁多而積弊歷年已久侵蝕之官吏人等甚衆其中情節亦有不同在官者或因奏銷之時原有民欠而顧惜考成那移報完及徵收民欠之後隨手花費未曾還項遂捏稱尚欠在民或交代之際有已徵未解之項乘機隱匿而接任之員不及查明遂仍作民欠收受其在吏胥土棍者或舞弊作奸暗行偷盜或廣爲包攬私入己囊又或鄉居窵遠之民難於入城託其代爲納課而一時用去遂成逋欠此皆情事之所有者今既徹底清查則水落石出從前玩法隱捏之案勢必盡行敗露均有難逃之重罪然朕心實不忍伊等之盡罹國典是以特降諭旨凡侵蝕錢糧之官吏人等准其自行出首有能據實自首毫無隱匿者從寬免其治罪其所欠錢糧仍照從前帶徵之限分年交納若官吏本身已故其妻子嫡屬等自必悉知情由亦令自首免罪一體寬限帶徵此朕法外之仁所以保全伊等之身家性命倘仍怙惡營私執迷罔悟不行自首或首而不實則天譴國法均難脫漏倘可倖免乎定將伊等照律科斷所有侵蝕之項於一年限內監禁嚴追如逾限不完即依擬治罪著欽差大臣巡撫等刊布朕諭務令所屬官吏軍民人等及遠鄉僻壤共知之

又奉

上諭凡文武微員其過愆本不至革職因無級可降而議革者作何酌量仍留原任定以年限開復之處著吏兵二部詳悉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查郎阿等奏稱達賴喇嘛至裏塘地方伊父索諾木達爾扎前來京師謝恩等語達賴喇嘛旣激切感戴朕恩伊父前來奏謝著准其來京索諾木達爾扎係達賴喇嘛之父且已年老不比他使著行文總督岳鍾琪派辦事勤慎之員沿路護送加禮相待途中聽其緩行毋致勞苦

又奉

上諭凡文武官員赴任時朕必面加訓誨誡勉諄諄其須賜物件者原欲令其觸目警心凛遵朕諭不敢稍懈非但以示恩寵也從前屢降諭旨不令寫入奏章內外臣工咸共知悉凌如煥身爲翰林在京年久豈有不知之理今於題報到任本內將所賜物件臚列開寫明係有意誇耀甚屬卑鄙凌如煥本係庸陋平常之人因其歷俸已深是以用爲湖北學政今觀其行事知尚未改舊習嗣後當益加警惕黽勉辦理此本著發還另行照例具奏其本內年月寫已酉字樣更屬不合著一幷嚴飭行

初九日奉

上諭廣西兵丁柔懦不堪由來已久皆因地方官員訓練廢弛之所致孔毓珣從前爲廣西巡撫後復爲總督皆有訓練約束之職其責亦不能辭今因進勦八達寨兵丁持久不克始將統領之鎮將等具疏糾參於營伍亦屬無益且總兵官齊元輔並未親統兵弁前往此案已交與鄂爾泰查明具奏應將孔毓珣參奏之處無庸議俟鄂爾泰覆奏到日再定幷行文鄂爾泰知之

十一日奉

上諭薊州城係新修微有頹壞之處及時修理甚屬易事若視爲膜外任意遲延日久益隳必致繁費其城

垣坍塌之處著該州卽行修補該州知州係新任之員此事尚與伊無干嗣後該州遇有陞轉離任等事將城垣有無頹壞與接任官交代若交代不明卽著落前任官修補將此旨傳諭伊等再傳諭內閣凡直省有新修城垣皆照此例行

十二日奉

上諭凌行健頂冒凌和鸞監生得官一案據安徽學政李鳳翥叅奏已降諭旨令該督嚴審究擬今浙江總督李衞將凌行健遵旨自首緣由具題前來其題叅自首之日月孰先孰後著范時繹李衞查明於審案

內分別歸結

又奉

上諭梧潯廠稅贏餘銀兩從前已降旨交與巡撫金鉷爲各官養廉之資今該撫奏稱此項銀兩已經委員起解來京著該部將該省何項錢糧作何抵兌之處定議具奏

十六日奉

上諭據陝西總督岳鍾琪奏稱雍正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有張掖縣老人朱衣錦從縣領出採買米價銀五十兩遺失在路適有後營兵丁劉子奮路過見有遺金不顧私取特至次日給還原主並堅辭酬謝據該縣鄉鐸等公舉前來已經捐資奬勵因係細行不敢具題理合繕摺奏聞等語數年以來細民之不取遺金者屢見於京師河南山西等處朕心慰悅實冀遠近觀感興起風俗漸歸於淳厚今又有張掖兵丁劉子奮之事甘省遠在邊陲營兵能知廉讓甚屬可嘉除該督已捐賞奬勵外著再賞銀二十兩給與把總職銜若伊人材可用著岳鍾琪酌量拔補

十七日奉

上諭朕惟雲雨風雷之神代天司令俾百昌萬寶普含膏澤以錫福於蒸民厥功並懋朕恭承天眷恪修祀典爲四海蒼黎仰祈嘉佑已經特建廟宇崇祀龍神風伯而雲師雷師尚闕專祠常攷虞書禋於六宗之文漢人以乾坤六子釋六宗震雷巽風均列禋祀而易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則風雷之發生萬物功實相等禮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周禮亦以五雲辦年歲是雲與雨皆運行造化同昭天貺者也前代及本朝南郊大祀雲雨風雷俱列從壇之次式隆配享典禮亦既備矣邇年以來雲物兆祥雷行應候茂育庶彙宣布陽和庇國佑民之德靈應顯然今欲特建廟宇虔奉雲師雷師之神因時禱祀敬迓洪庥以展朕爲民祈福之意其考據禮儀相度營建之處著禮工二部詳議具奏

又奉

上諭楊紹以縣令之職朕特加超擢數年之間用至兩司乃伊一味因循苟且並不實心効力其在山東臬司任內時瞻顧徇情目睹塞楞額之背公營私並未奏聞一語及爲直隸藩司仍然悠悠忽忽諸事廢弛以宣化府之應給軍糧而楊紹遲延不發縱容蠹役向該弁講求使費現今弊端敗露及朕面加詰問訓飭伊毫無畏懼之心且怨望之意形於顏色竟似藩司一官爲伊分所應得如負伊大忠大功朕未加酬奬者其不知感恩如此凡屬臣工不肯實心辦事因

循瞻顧之頹風朕所深惡力加整頓楊紹仍蹈此習罔有悛心若不嚴加處分則此輩方以負恩曠職爲得計此風何由禁革楊紹歷任之內所得養廉甚多著革職交與祖秉衡令其脩理鎮江府城工倘再怠玩不實心効力定行從重治罪

十八日奉

上諭準噶爾一部落原係元朝之臣僕其始祖曰額森額森之子托渾漸至大員因擾亂元之宗族離間蒙古恐獲重罪遂背負元朝之恩叛逆逃遁藏匿於西北邊遠之處元末又煽誘匪類結成黨與遂自稱準噶爾肆行刼擄迨至我朝有噶爾丹策妄阿拉布坦

二人世濟其惡擾害生靈滅棄釋教造孽多端不可枚舉當我朝定鼎之初各處蒙古傾心歸順共輸誠悃請安納貢求爲屬國安享太平樂利之福八十餘年惟準噶爾一部落遁居西北五千里之外擾亂離間衆蒙古肆行刼奪噶爾丹身爲喇嘛不守清規不遵佛教破戒還俗娶青海鄂齊兒圖車臣汗之女爲妻後又潛往青海地方賊害伊之妻父鄂齊兒圖車臣汗擄其屬下人衆續因喀爾喀七旗內彼此稍有嫌隙奏懇

聖祖仁皇帝爲之和解因遣大臣同達賴喇嘛使者前往爲之和議噶爾丹遣人暗探消息遂以喀爾喀等卑視達賴喇嘛使人爲辭遣伊族內微末台吉多爾濟查布前往將喀爾喀汗台吉等肆行凌辱喀爾喀汗等怒其狂背無禮會衆將伊殺害噶爾丹遂稱殺害伊弟多爾濟查布與喀爾喀搆隙掩其不備發兵猝擊喀爾喀衆潰紛紛來投

聖祖仁皇帝深爲軫念施恩育養遣使往噶爾丹處諭以兵爲凶器令其與喀爾喀和好多方開導詎噶爾丹冥頑不靈借追襲喀爾喀之名入犯邊汛彼時卽行勦滅復有何難我

聖祖仁皇帝慈愛性成好生爲德遣使前往責問噶爾丹惶愧恐懼設誓撤兵乃並不歸伊住牧之所仍潛居

克魯倫圖拉地方暗行窺伺

聖祖仁皇帝復遣使降

旨諭以應回原住牧地方噶爾丹佯稱遵奉

諭旨仍乘隙潛掠沿邊蒙古之畜牧衆蒙古不獲安居我

皇考遂上告

天地親統大兵聲罪致討噶爾丹輒敢逆天與我西路大兵接戰伊軍大敗妻子一併被擒噶爾丹窘迫自殺彼時大兵卽應直擣噶爾丹之巢穴收其部落我

聖祖仁皇帝恐天下後世之人有好尚干戈窮兵黷武之議因而中止策妄阿拉布坦者噶爾丹之姪也與伊叔噶爾丹不相和睦帶領七人潛逃至吐魯番地方

居任聖祖仁皇帝以策妄阿拉布坦向與伊叔不睦懼其誅害逭跡逃生加以恩澤伊當感戴歸誠且聖心仁慈不忍遣兵將噶爾丹餘剩部落悉行勦滅恩加格外遣使賞給策妄阿拉布坦彼時策妄阿拉布坦力弱勢微甚爲恭順其後離間伊之妻父圖爾古忒之阿玉氣汗與其子三濟扎布誘三濟扎布攜帶萬餘戶至伊任牧之處因而强佔入已從此遂不安分肆意妄行窺伺青海擾害生靈率領賊兵前進被哈密駐防輕兵擊敗逭回策妄阿拉布坦又假黃教爲

名潛兵入藏無故害伊妻弟拉藏汗毀壞寺廟殺害喇嘛搶掠供器是以特遣大臣前往詢問乃伊懸不畏死阻兵抗命使臣率師甚少兵力單弱伊得以愈肆猖狂聖祖仁皇帝仍賜包容諭令邊外所設兩路大兵緩進屢次遣使前往示以聖意謂策妄阿拉布坦果能悔過懇恩具奏其時另降諭旨若仍怙惡不悛斷不可留然後將此部落人衆悉行勦滅此我聖祖仁皇帝之本意也朕[illegible]登大寶策妄阿拉布坦雖遣使求和朕知非伊本懷諭伊來使云爾歸告知爾台

吉朕纘承我皇考大統爾台吉若欲受我皇考天恩須盡改前非遵朕諭旨定界安居若欲犯我皇考天威任爾備兵前來較試勝負如此降旨分晰利害遣使前去又恐策妄阿拉布坦心懷疑貳將兩路大兵盡行撤回乃伊因此愈生驕傲於定界一事妄欲侵佔界地朕又向伊來使降旨爾告知策妄阿拉布坦定界一事實於伊身有益如遵奉諭旨卽遣使具奏若不遵諭旨亦必遣使前來乃伊並不回奏此際策妄阿拉布坦身故伊之長子噶爾丹策凌遣使前來奏聞伊父身故之事稱伊父已經成佛又稱欲使

衆生樂業黃教振興等語噶爾丹策凌不過邊遠部落一微末台吉耳使衆生樂業黃教振興豈伊應出之語耶況伊果欲求和應代伊父策妄阿拉布坦謝罪懇恩送回青海叛逆潛逃之羅卜藏丹津以贖前愆乃並不輸誠向化敢以如許妄誕之詞見之陳奏此特欲倣傚伊父之故轍耳聞噶爾丹策凌甚屬凶暴且西藏阿爾布巴隆布鼐扎爾鼐等濟惡同謀將實心爲國効力之貝子康濟鼐殺害此等叛逆罪狀皆因準噶爾與伊處相近而逃去之羅卜藏丹津原係伊等姻戚彼此相依是以敢於悖逆迨其窘迫倉猝之時則必投奔準噶爾亦屬顯然因頗羅鼐奮勇

直前截其去路阿爾布巴等未得前進即被擒獲準噶爾性好搶掠若留在衆蒙古遊牧地方將來必受其害今朕已將來使遣回若伊諸事俱遵旨陳奏臨時朕另行裁奪降旨倘仍前推諉矜張肆恣負朕屢次遣使開導指示之仁恩抗玩不恭將來噶爾丹策凌斷非安分守法之人必至生事妄為況西北兩三路大兵盡已撤回此際伊等如或生事則我朝如許安享太平之喀爾喀等及辦理安插妥貼之青海西藏必至被其擾害甚屬可慮且此事乃

聖祖皇考注意未完之事今仰賴

上天眷佑

聖祖皇考福澤國帑充裕官員兵弁同心奮勇願為國家効力實係可以舉行之會若遲疑不決定貽後悔夫用兵者國家不得已之事也窮兵黷武為聖帝明王之所深戒而以大加小以强凌弱又仁人君子之所恥而不為者況準噶爾彈丸之地又在極北之區得其土不足以耕耘得其民不足以驅使且人窮地瘠又無出產之物今何所利而用兵於遠邊乎即使滅此朝食亦不足以誇耀武功此皆朕所熟思而詳審者也但目今留此餘孽不行剪除實為衆蒙古之巨害且恐為國家之隱憂今天時人事機緣輻輳時不可遲機不可緩天與不取古訓昭然且我

聖祖皇考為此籌畫多年未竟其事茲當可為之時朕不敢推諉亦不忍推諉此朕一人之見也用兵大事所關甚重不可輕率著諸王議政大臣九卿八旗大臣各抒已見公同詳確密議具奏

又奉

上諭高其佩受朕深恩屢加超擢用至大臣伊所犯重罪甚多朕因其尚可辦事是以屢經寬宥姑留都統之任乃伊竝不感戴朕恩痛自悛改將任內侵蝕贓私銀兩應行交納者分毫不完巧詐支吾希圖僥倖寬免無恥負恩抗違國法甚屬可惡著將高其佩革任拏問交與該旗勒限嚴追伊子高紱著解任回京俟高其佩將公項全完之日再降諭旨倘復遷延將高紱一併治罪以為貪婪不法者戒

十九日奉

上諭火器關係軍政甚為緊要鳥鎗硝黃不許民間藏匿向來例禁甚嚴乃外省奉行不力視為具文前有人在打箭鑪見西藏番民來鑪貿易者所帶鳥鎗俱係內地製造款式又有人在天全土司查出鳥鎗九十餘桿似此則不法之民私造鳥鎗希圖獲利違禁販賣者不少矣川省如此則他省可知著該督撫留心訪察實力奉行嚴加申禁毋得因循塞責怠忽從事致干重譴

又奉

上諭農事爲國家首務督率貴有專司前有人條奏請於各省設立農官以司勸課或設巡農御史令其巡行郡邑勸勗農人及時力作亦足敦本業而防游惰等語朕思各省耕作之情形不同未可一例通行現今畿輔之地營種水田以來收穫甚多行之已有成效設立巡農御史之事當先行於直隸省每年特差御史一員於二月田功初起之時巡歷州縣查察農民之勤惰地畝之修廢以定州縣之考成其有因循推諉以致荒廢農田者即行參處該御史亦勤加勸課督令耕耘九十月間稼穡納場之後回京覆旨至明年二月照例另派一員前往其該御史出巡一應供給車馬俱照現今巡察御史之例按日給發務使農業興修田功畢舉游手之人咸歸南畝以副朕重農務本之至意

又奉

上諭鹽茶皆民生日用所必需查川省鹽課考成惟責之產鹽州縣其餘並無巡查之責且有僻遠地方不行官引以致私販充塞甚爲鹽政之弊應將官引通行合省約計州縣戶口之多寡均勻頒發令其各自招商轉運倘有壅滯責成各州縣定爲考成如此則有司等自必加意查察使私販息而官引銷弊端可以釐剔矣又聞川茶皆論園論樹以定稅額夫茶樹有大小不同園地有廣狹不一若槩以園樹之數爲額未爲允當應將茶稅照斤兩收納方得其平以上二項如何定爲成例使川省鹽茶經理妥協以裨益民生著該督撫詳議具奏

又奉

上諭聞得江寧府守門旗軍勒索出入人民錢文該將軍所司何事而范時繹之容忍者又屬何意著二人察明具奏並傳諭直省將軍督撫凡省會之地有門軍似此不法者著嚴加懲治又聞江寧省城內正月初間被強盜夜刼者四五處似此則鼠竊之事又不知凡幾也朕諄諄令地方大吏以息盜安民爲務今省會之區尚如此肆行該督等所司何事亦著明白回奏

二十日奉

上諭從來天人感應之理捷於影響書經曰惠廸吉從逆凶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古昔聖人言之詳矣凡地方水旱災祲皆由人事乖舛之所致或朝廷政事有所闕失督撫有司不得其人又或一郡一邑之中人心詐偽風俗澆漓又或有一二大奸巨惡之徒滅棄倫常陰懷悖逆此數端者皆足以干

天和而召災異數年以來朕以此理曉諭開導內外臣工及萬方黎庶者不啻三令五申矣乃湖南地方連歲之中屢遭荒歉朕以彼地之人事推之如奸民謝錄正等逞兇肆惡潛蓄邪謀又如前年偶被水災即有匪類多人乘機刦取米糧擾害良善近聞又有搶奪當舖之事甚至有大逆之曾靜張熙等滅絕天良性同梟獍地方有此等逆天背理之人乖戾之氣上通於天以致旱澇不時民人困阨雖朝廷之政教頻施有司之職業無忝安能代凶惡頑民祈禱

天恩而寬其譴責乎楚風愚悍自昔爲然朕念率土之人皆吾赤子同歸於善甚切殷懷著照浙江福建之例設觀風整俗使一員勸諭化導之御史李嶶著補授都察院僉都御史爲湖南觀風整俗使一切儀制俱照浙閩之例行

又奉

上諭錢爲國寶固貴流通以利民然必權衡輕重使得其平方能便民用而無囤積私銷之弊近聞馬蘭峪地方每銀一兩換大制錢一千零二十餘文又聞奉

天及直隸數府亦然錢價過賤民間貿易物價必致虧損且恐奸弊從此而生著該督及奉天府尹嚴飭地方官通行曉諭居民市肆嗣後錢價每銀一兩止許換大制錢一千文倘曉諭之後仍有出於千文之外者即將違法之人查出治罪并著該部行文各省督撫轉飭各地方每銀一兩所換制錢不得過於一千文之外俾民用便利而國寶流通以爲經久平準之定則

又奉

上諭金鉷請將太平府通判等缺俸滿推陞之員再留三年照陞銜陞用該撫身在地方必有所見部議水土惡劣不便久留雖據情理而言但推陞之員既巳熟悉風土非初到者可比或本人情願再留原任以圖上進亦未可定惟是再留三年之後果能稱職或格外加恩或令該督撫於本省要缺保題優陞以示獎勵著該部另議具奏

又奉

上諭陝西總督岳鍾琪奏稱沙州招徠戶民所給牛騾倒斃二百餘隻據鄉約戶民舒日新等呈稱沐恩賞給衣糧盤費授田分舍一切農具籽種齊全辦給安居樂土甫經開墾即獲有秋現今家給人足此項倒斃牛騾情願公幫買補等語沙州招徠戶民安集伊始即知嫻睦鄉里有無共濟之義甚屬可嘉但此情願幫補之人亦俱係無業窮民甫經耕穫未必即有餘力可以濟助鄉隣著動支甘省藩庫正項錢糧二千三百八十四兩每牛騾一頭給銀八兩賞與本戶

令其照數買補此因伊等敦睦尚義朕心嘉悅是以特加格外之恩著該督卽飭該管官按戶查明散給俾得均沾實惠以濟耕作幷宣諭旨獎勵之

又奏

上諭高其倬奏稱閩省至楚教習水師之兵丁已於十二月十三日起程等語朕令揀選閩省兵丁前往湖廣教習水師乃從容辦理之事竝未定限督催速往令高其倬令其於十二月十三日起程時值隆冬又當歲底全無體恤兵丁之意則平日之不實心辦事可知高其倬身爲封疆大臣經朕何等訓誨尚不能體朕之心而疎忽若此但知沽一己之虛名而不肯宣朝廷之德意應加薄罰以示儆戒著高其倬出銀賞給赴楚之兵丁每人各四兩幷將朕旨宣諭衆兵知之

又兵部議准巡察湖北湖南御史程仁圻條奏九溪等衞裁守備設知縣幷定塘汛兵丁條例奉

上諭兵丁塘汛一事經臣工條奏者甚多有言應令兵丁挈眷久住汛地者有言久住汛地則習爲怠惰無益於塘汛者衆論各持一說朕思各處情形不同而將弁之管轄兵丁之習尙亦不一惟在該管大員實心體察因地制宜庶於汛防有益未可著爲定例强令遵行部議亦屬未協著另議具奏

又刑部議奏川陝總督岳鍾琪題趙文選首告伊主馬孟生借欠年羹堯銀兩一案另委賢員審理

奉

上諭趙文選首告伊主馬孟生借欠年羹堯銀兩一事旣經該督審明馬孟生竝無隱匿借欠等情卽趙文選亦自認誣陷不諱是此案已無可詰問之處而該部必欲吹求駁詰本內之語亦糊塗牽强甚屬不合著另行定議具奏

二十一日奉

上諭據河東總督田文鏡奏稱闕里

文廟興工已經四載有餘計其錢糧則在十餘萬之外考其工程則在二三分之間論其採辦則備一缺十實無應手之物料觀其匠作則此來彼去亦無鳩集之技能種種草率遲延難以枚舉等語朕於興脩闕里

文廟一事盡誠盡敬頒發國帑務令規模宏壯堅固輝煌計日告竣雍正三年六月卽勅令原任巡撫陳世倌領帑興工遴員脩造拳拳委託至再至三嗣於塞楞額接任之時又復諄諄訓諭且批示之曰此千萬世不朽之大典況爾由科目出身霑沐

聖人詩書之澤更爲深厚益當竭力辦理以盡報本之誠豈料陳世倌委用不得其人旣已躭悞於前而塞

楞額又復因循怠玩於後以致工程遲滯久未告成
朕心深爲痛恨昨已特遣通政使留保前往督催前
此之所以未遣專官者葢恐多差一人卽多一番供
應之繁費擾累地方是以專責成於該撫及地方官
謂其必能仰體朕心辦理無誤也豈期陳世倌塞楞
額負朕之恩違朕之旨因循苟且玩愒遷延以致屬
員相率效尤誤工曠日二人之罪豈可逭乎今總督
田文鏡節制兩省事務繁多難以兼理督察工程之
事著署撫岳濬欽差留保專管督催令在事人員殫
心竭力迅速竣事陳世倌著速赴東省盡心辦理以
贖前愆其承脩遲悞之知府金以成同知張文炳張
文瑞通判黃承炳知州高令樹王一夔王敷賁知縣
馬兆英崔弘烈于斐張曰璉王澍何一蜚等現任者
俱著離任修理工程其缺委員署理若該員果能盡
心脩造竢廟工告成該撫等奏聞仍准復還原任其
降革離任者不許另補回籍仍令在工辦理竢工竣
之日該撫等分別奏聞請旨其佐貳雜職協修微員
免其離任令在工効力工成准其回署至監督大員
仍用濟東道張體仁嗣後倘再有玩工冒帑之員著
該撫欽差卽行題參從重治罪曲阜知縣孔毓琚身
係世職不便離任但伊爲聖裔更宜身先竭力若仍
怠玩著卽題參嚴加議處廟工甚爲繁劇協辦需用

多人且既有離任之員亦需委員署事著該部於候
選候補府廳州縣人員內揀選十數員候朕命往山
東交與該撫及欽差以備辦工署事之用辦工之員
著該撫量給養廉之資俟工成酌量議叙留在東省
遇缺卽補其置備物料需用銀兩若有各員名下應
追之項著先動司庫錢糧辦理另於該員名下勒限
追還不得因此稽誤工程其鈕國璽誤工虧帑一案
如變產之外力不能完仍遵前旨於陳世倌名下賠
補從前督催遲誤之撫司道員自陳世倌塞楞額以
及布蘭泰張保岳濬徐德俶牟綜元等著留保分別
查明交部議處此次修理
文廟工程務期巍煥崇閎堅緻壯麗纖悉完備燦然一
新著岳濬留保會同衍聖公詳加相度倘舊制之外
有應行添設者有應加修整者俱著估計奏聞添發
帑銀葺理丹雘總期經理周密毫髮無憾工成之日
朕當親往瞻謁以展尊禮
先師至誠至敬之意

二十二日四川巡撫憲德題參仁壽縣知縣李培
仁侵蝕軍需銀兩奉
上諭據憲德參奏李培仁領過軍需銀兩撤兵之後不
卽將應存銀兩解繳請將李培仁革職審究等語大
凡備辦軍需往往動用銀兩預先採買物料及一時

撤兵不能卽行變價還項亦情理所有之事恐李培仁被參情由與此相類若李培仁本係平常之員則不當令其備辦軍需倘係能員而因此被參實爲可惜憲德此奏未免太急著查明李培仁實在有無虧空具奏到日再降諭旨

二十三日奉

上諭各關開放船隻之處向例有部頒號簿以便稽查玆聞各關另設私簿徵收惟於報部之時始將號簿挨日塡造其意以水路船隻往來多寡不齊若據實塡簿則不能逐日有徵收之數目恐干駁查是以設法勻派塡造如此則簿內全非實在數目與商船過稅串票毫不相符殊非政體且凡事據實則可以無弊作僞則弊竇叢生今旣係任意勻派塡造則號簿亦爲虛設矣嗣後各關於部頒號簿務須據實塡寫如無船隻過稅之日亦卽註明不得仍蹈前轍如敢故違定行嚴加議處該部亦不得混行指駁致滋弊端

又奉

上諭聞二月初五日夜山西蒲州府城內道府城守文武衙門三處同日被盜明火執杖刼去衣物等項此事朕已聞知而巡撫提督兩司何以遲延尚未奏聞山西地方盜竊之事甚多今以地方大員衙署尚且

被刼則民間可知矣巡撫提督等所司何事而疎縱廢弛至於如此著巡撫提督等轉飭屬員將蒲州盜犯嚴行緝捕務令全獲倘少有隱飾逾限不獲定將巡撫提督等一併嚴加議處

又四川巡撫憲德參奏原任大學士張鵬翮欠項未完請將伊家產清查幷將伊子給事中張懋誠等解任著追奉

上諭張鵬翮名下應追還趙世顯虧空銀十萬兩朕念張鵬翮服官効力多年人亦小心謹愼此項銀兩誠爲疑案不便令其全賠從寬豁免八萬兩著伊子張懋誠等將伊應行查變完公之項陸續交納二萬兩張懋誠不必解任回籍

二十四日奉

上諭馬蘭泰之祖明安原係厄魯特部落之貝勒

太祖高皇帝時納款歸順在軍中亦甚効力建立功勳授爲二等伯現今伊孫馬蘭泰承襲朕念明安當年勞績格外施恩賜與頭等侯爵著馬蘭泰承襲世襲罔替

又奉

上諭據朝鮮國王奏稱伊國賊黨謀逆旋卽敗露遣兵捕緝醜類全獲已正典刑等語朝鮮世効恭順受朝廷怙冒之德伊國兇醜卽係干犯天討之人該國王

先事覺察不使漏網從此境內無警官民又安朕心深爲嘉慰茲因使臣回國著於常賜外加賜該國王粧緞等件四十疋內府書籍四種該國官員兵丁等發奸捕賊効力有功亦屬可嘉著頒帑銀一萬兩交與該國王分別賞給務令均霑以示朕旌賞之至意

二十五日奉

上諭高其倬向來不能教訓屬員成就人材以致閩省吏治廢弛是以朕前令各省督撫揀選州縣官一員咨送閩省相助此等人員俱係通達諳練才猷可觀者若令留於本省諒已陞遷擢用矣況朕留意閩省陸續揀發之能員亦復不少乃高其倬於屬員內漫無可否今又以知府同知缺出補用乏人題請揀發高其倬於屬員舉劾之間未嘗存作威作福之念亦未有貪取賄賂之心但其素性悠忽瞻顧惟恐參劾一人則被參者心懷怨忿又恐薦舉一人則其餘未薦者相對赧顏又慮所薦之人異日改塗易轍受其波累此等居心總爲一己之私輾轉莫定朕屢降訓諭而伊積習究難除改現今史貽直奉差閩省著史貽直會同高其倬劉世明將福建知府以下知縣以上各員優劣詳加甄別造冊具奏嗣後閩省有道府同知缺出卽可以所定優等之員題請補授其間朕或見有可用之人亦當命往補用

二十六日奉

上諭據欽差浙江清查錢糧之大臣性桂摺奏浙省雍正二年以前未完舊欠錢糧帶徵每年應完銀十五萬兩有零查雍正五年六年應完之項已於本年如數完納又雍正三年至五年未完之錢糧七十七萬餘兩於雍正六年之內已完四十餘萬兩其餘在奏銷以前大約可以全完民情感戴國恩踴躍輸納正賦等語浙省爲財賦重地民力輸將朕所軫念其所舊欠錢糧非不欲闓恩豁免祇以屢年未完之項乃頑戶之所拖欠若以抗正供而霑膏澤則頑民獲利而良善轉未邀恩非所以化導人心風俗也今浙省紳士庶民咸能知朕教養之殷懷感朕訓誨之至意卽此踴躍完糧一事可以見其感恩遷善之誠朕實爲浙省之士民風俗稱慶非重此數十萬之國帑也浙省因總督李衛正己率屬勸懲兼施實心任事故能令地方革薄從忠如此然其嚮善之速該省之人亦甚屬可嘉用是特沛鴻恩將雍正七年額徵地丁屯餉錢糧蠲免十分之二共計六十萬兩著李衛轉飭各屬恪遵奉行務使閭閻均霑實惠並將朕加恩獎善之意遍行宣諭俾遠鄉僻壤咸共知悉

又河東總督田文鏡題報發遣人犯傳通索理等辱官詐財宿娼逞兇奉

上諭傅通索理原係應行正法之人從寬免死發遣三姓等處因伊在發遣地方又復生事是以改發烟瘴之地乃伊怙惡不悛仍敢在途肆行不法甚屬可惡著雲南總督嚴審定議其佛倫于義新昌德兆兒亦係同行之人有無勒索等情著廣西貴州巡撫一併審訊傅通索理既在河南新鄭南陽二縣生事騷擾則所過之處必皆肆意妄行著該地方官一一據實查首當寬減地方官之罪倘以從前既經隱匿此時仍不首報將來或經本犯供出或從他處發覺定將隱匿之地方官併督撫從重治罪至該督奏稱起解地方何處疎縱鎖鐐應查明定議等語著該部行文

確查指參具奏

二十八日奉

上諭李元英係世家之後前爲雲南南龍州知州又經楊名時以卓異薦舉引見朕看其人尚明白歷練是以擢授陝西道員復用爲甘肅按察使伊在任時參奏伊者甚多朕屢加嚴諭訓飭伊力行陳辨朕以其居官不善之處未有實據欲調內試看是以用爲光祿寺少卿今聞其在陝行止卑汚營私貪利之處甚確實玷官箴負朕擢用著將李元英革職交與甘撫及按察使將伊所有款蹟一一秉公審擬具奏

又奉

上諭據四川巡撫憲德摺奏崇慶州紳衿士民樂輸軍需米石今奉旨蠲免該州一年額徵錢糧闔省臣民無不歡呼感戴查上年九月間瀘州里民王在庭等呈稱仰沐皇恩浩蕩歲値豐登所有攢湊軍需米石情願樂助以備儲蓄不敢領受倉穀用表小民感戴之寸誠等因臣見永寧建昌各路軍糧於不能馬馱舟載之處俱係派撥就近州縣里民背運自到站背運之日始發運價其餘盤纏皆里民自備兼之山路崎嶇雨雪泥濘派撥地方里民甚屬辛苦而瀘州里民亦在派撥之內是以不便再令輸糧比以好言嘉奬未允所請亦未奏聞後據崇慶州里民具呈樂輸

臣因崇慶未曾派夫背運故敢據情陳奏等語朕前見崇慶州紳衿士民好義急公風俗淳厚深爲嘉悅是以格外加恩蠲除正賦以示奬勵今見撫臣陳奏知瀘州里民曾經具呈在先且瀘民旣有背運軍餉之勤勞又有樂助倉儲之忱悃雖撫臣未允所請而民情之忠厚善良實爲罕見著照崇慶州之例將瀘州雍正七年額徵錢糧全行豁免巡撫憲德務體朕心轉飭該州恪遵奉行使閭閻均沾實惠倘諭旨頒到之日有已徵在官者准其抵算庚戌年額賦

雍正七年三月

上諭三十道

初一日奉

上諭向來外官告病回籍者不復起用朕從愛惜人材起見已降旨定例於該員告病之時該督撫若看其居官尚好即於本內聲明俟將來病痊之後赴部引見仍以原缺補用文職已有此例文武本屬一體以後武職告病者著悉照文職之例行

初二日奉

上諭總督田文鏡公忠歷練自蒞任豫省以來撫綏化導以實政實心爲察吏安民之本是以風清弊絕吏

畏民懷地方舒暢之氣感召天和數年之中年穀悉登豐稔該督之功實爲可嘉兼該省紳士庶民風俗向來醇樸又能遵封疆大臣之教人人向義輸忠以受上天之恩實可謂良民矣夫因荒歉而蠲免正賦者乃賑窮恤困之意若羣黎共敦善行以迓天庥屢歲有秋災祲不作則賞善旌良朕之加恩沛澤更爲愉快著將豫省雍正七年額徵錢糧蠲免四十萬兩總督田文鏡可確查分數通行所屬州縣一體遵奉使閭閻均沾實惠朕廣收人材以資吏治每當保舉引見之時覺豫省之人較少大約豫省士風器量謹厚有餘而才具明通不足今欲加以策勵以備國家政事之用著田文鏡通行所屬府州縣選其才猷可供任使者不拘人數資格秉公舉出該督再加遴選具題奏聞送部引見又念中州之民務本力田勤於耕作書經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正今日豫省之謂也著該督於常例歲舉老農外再令所屬每處各舉一人給以八品頂帶以示優奬並將朕旨曉諭遠鄉僻壤之民俾共知之

又奉

上諭各省地方一切應用之公費朕俱令動用公項銀兩支給不使擾累官民至於賠墊捐助之事屢降諭

旨嚴行禁止今貴州清查稅課一案裴徫度名下開報賠墊銀四兩五錢夫以裴徫度之瞻顧因循將國家數十萬之錢糧聽屬員之虧空以爲己身沽名邀譽之具今乃以四金之微開作賠墊之項顯以勒令賠墊之名歸之於朕而掩其虧耗國帑之罪人之無良莫此爲甚著將此項銀四兩五錢賞給裴徫度並通行直省督撫倘地方有應用之費無論多寡俱著從公支給不得令不肖有司藉口賠墊捐助傷政體而滋弊端

又川陝總督岳鍾琪奏報平定雷波等處苗蠻奉

上諭雷波等處苗蠻狂悖不法勾連惡黨騷擾附近民

彝及官兵到日輙敢抗拒岳鍾琪等調度有方勦撫兼施俾兇犯全獲從此附近民彝咸得寧輯深屬可嘉所奏知道了辦理此事之大小文武官弁等著該部查明分別議敘具奏

又廣西巡撫金鉷奏蘇英毆死蘇仍將又復潛逃照鬬毆殺律絞監候加等治罪擬絞立決奉

上諭凡擬罪潛逃之犯應絞者改為立絞應斬者改為立斬必看該犯本案情罪可惡至秋審時無可寬緩而又有脫逃之罪方改為即行正法以懲兇頑若本來所犯情罪尚有可原或因愚昧無知或因不知新定之例一時起意懼罪潛逃此等之人當仍照本罪擬為監候著三法司通行各直省督撫一體遵行此本定擬立絞之蘇英乃因鬬毆起釁非謀故可比且伊被蘇仍將毆打情急還毆斃命情罪尚輕蘇英著改為應絞監候秋後處決

初三日奉

上諭聚眾罷市向來定擬有發邊衛永遠充軍者有發邊外為民者亦有情甚可惡照光棍律即行正法者皆酌其所犯情罪分別法之輕重情罪允當即為正條此則撫臣定案之專責也今魏廷珍審擬唐繕等抗糧糾眾鬨堂罷市一案而引邊外為民之輕律具奏又復奏稱律例並無正條其意以為擬重則恐招怨於人擬輕又恐見駁於部故以律無正條一語巧卸己責獨不思律無正條不當引確切之例以定擬乎此案仍著魏廷珍定議具奏

初四日奉

上諭直省各處富戶其為士民而殷實者或由於祖父之積累或由於己身之經營操持儉約然後能致此饒裕此乃國家之良民也其為鄉紳而有餘者非由於先世之留遺即由於己身之俸祿制節謹度始能成其家計此乃國家之良吏也是以紳衿士庶中之家道殷實者實居五福之一而為國家所愛養保護之人則爾等本身安可不思孳孳為善以永保其身家乎夫保家之道若奢侈糜費固非所以善守而慳吝刻薄亦非所以自全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有曰孝友睦婣任卹可知公財行惠任卹之義與孝友而並重者也蓋凡民之情賤者忌人之貴貧者忌人之富彼窮乏之人既游惰破耗自困其生又皆不知己過轉懷忌於溫飽之家若富戶復以慳吝刻薄為心朘削侵牟與小民爭利在太平盛世年穀順成之時固可相安一遇歉荒之時貧民肆行搶奪先眾人而受其害者皆為富不仁之家也迨富家被害之後官法究擬必將搶奪之貧民置之重典是富戶以斂財而傾其家貧民以貪利而喪其命豈非兩失之道大

可憫惻者乎朕爲此勸導各富戶等平時當以體恤貧民爲念凡鄰里佃戶中之窮乏者或遇年穀歉收或値青黃不接皆宜平情通融切勿坐視其困苦而不爲之援手如此則富戶濟貧民之急貧民感富戶之情居常能緩急相周有事可守望相助忮求之念既忘親睦之心必篤豈非富戶保家之善道乎從來家國一理若富戶能自保其身家貧民知共衞夫富戶一鄉如此則一鄉永靖一邑如此則一邑長寧是富戶之自保其家猶富戶之宣力於國也朕臨御以來屢經人條奏民間貧富不均請行限田之法乃至逆賊曾靜私著謗書謂方今輕徭薄賦惟利於豪強兼并之家與貧民無涉非復行井田不能養贍百姓等語朕思此等怪謬支離之說乃理勢所萬不能行者夫天下富者一而貧者百以一人之有餘欲濟衆人之不足貧者何由卽能成立而富戶無辜已受摧殘矣此乃懷賊害天下之心欲天下之人至於窮苦豈情理中之論乎朕既知其必不可行若但令地方出示曉諭陽奉陰違朕實恥而不爲若以不能行之事委之各省督撫以示德於貧民使之感朕恩意而以奉行不力之故歸怨於各督撫等又朕所不忍爲者是以特頒諭旨告誡爾等富戶爲富戶者當知己之得於天者甚厚宜存濟人利物之心行救困扶危

之事敦睦宗族賙卹鄉鄰下逮佃戶傭工皆加惠養則人人感其德意卽可消患於未萌況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種福果於天地之間子孫必常享豐厚豈不美歟著各省督撫將朕此旨通行該屬之鄉紳士民人等共知之料朕赤子良民必不負朕期望之誠意也

又奉

上諭古州等處生苗自古未歸王化其人愚悍性成罔知法度自恃地形險峻出沒靡常擾害居民劫奪行旅雖無背叛之跡然爲地方良善之患亦不淺矣向來石禮哈等曾以招撫之事奏請朕怙冒萬方豈忍令此地苗蠻獨在教化之外祇以石禮哈非能辦理此事之人故彼時未允其請續經鄂爾泰陳奏前來朕見張廣泗才具優長周詳縝密必能副朕委任是以諭令辦理今張廣泗親歷苗境勦撫兼施苗民懷德畏威莫不抒誠歸嚮使自古未服王化之地均得沾被朝廷之聲教鄂爾泰張廣泗辦理甚屬可嘉鄂爾泰張廣泗及在事文武官弁俱著從優議敘其兵丁等著鄂爾泰將帑銀賞賚具奏

初五日奉

上諭各省佐貳微員有地方職掌緊要者亦有新設新移正需料理者必須於衆員中揀選才具稍優熟練

事務之人方克勝任著各省督撫將佐貳緊要之缺查明具奏交與該部註冊遇有缺出該督撫揀選題請調補如本省乏員或將別省現任之員內據所知者題補或請旨揀選永著為例

初六日署廣東巡撫傅泰奏監犯病故請按季彙咨奏

上諭審結定擬監犯病故隨報隨題著為定例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未嘗更改所以慎重民命恐有獄卒淩虐滅口致斃等情也況廣東係山海交錯僻遠之區傅泰初任封疆於分內應辦之事尚未能周到何暇為此越分陳奏之事且朕日理萬幾不敢稍自暇逸正冀為大臣者贊勷鼓舞勵精圖治而傅泰奏稱章疏滋煩有瀆聖聽等語甚屬不合著將本擲還

初八日奉

上諭據岳鍾琪奏稱派出臺站兵丁馬兵一千名步兵一千名其皮衣等物亦所必需但與駐防進勦之兵有間請照進勦兵丁折半給與等語坐臺兵丁雖與進勦有間而塞外戍守亦屬勞苦著照進勦兵丁之例馬兵賞銀二十兩步兵賞銀十兩令岳鍾琪於軍需銀內動支按名給發

又奉

上諭張大有本內有地効其靈之語朕臨御寰區事事仰賴

天地之恩俯垂眷佑對越嚴恪之心矢諸寤寐日望

天地之錫福於朕以及於億萬臣民初不料張大有以地効其靈此等妄誕之語見之於章奏也前者河工微員繕寫履歷中有河伯効靈字樣朕比時面加切責張大有以年久大臣豈猶不知朕心而一任無知之幕客信筆妄書全不留心檢點以致背理慢神昏憒已極著嚴飭行

又奉

上諭據岳鍾琪奏稱駐防哈密之甘提標兵一百名肅鎮標兵一百名自康熙五十四年起即在哈密防守又派令牽馱押糧傳送公文一應差使至雍正四年始行調回在哈密十一年並未給有鹽菜行糧等語遠戍兵丁勞苦為甚乃十一年之久總未給有鹽菜行糧從前督撫諸臣於軍務漫不經心疎漏已甚著將每年兵丁應領鹽菜行糧四千八百兩合十一年計算令岳鍾琪先於藩庫內動銀五萬二千八百兩按名補給將從前歷任未經請給之督撫逐一查出著落分股追賠還項

初九日奉

上諭雲貴兩省營弁內遡來勦撫番彝著有勞績之員

甚多本省要缺題補不患乏人現今陝西賢能官員
多派隨征需人署理著行文雲南總督鄂爾泰於現
任千總內揀選弓馬嫺熟効力行間歷練營務能管
轄訓練者十員不必送部引見即由雲南令往陝西
賞給千總俸祿授為陝西額外千總交與岳鍾琪酌
量委署守備事務其千總員缺鄂爾泰即行拔補將
朕此諭亦行文知會岳鍾琪

初十日奉

上諭自古帝王皆有功德於民雖世代久遠而敬禮崇
奉之心不當弛懈其陵寢所在乃神所憑依尤當加
意防衛勿使褻慢至於往聖先賢名臣忠烈芳型永

作楷模正氣常留天壤其祠宇塋墓亦當恭敬守護
以伸仰止之忱著各省督撫轉飭各屬將境內所有
古昔陵寢祠墓勤加巡視防護稽查務令嚴肅潔淨
以展誠恪若有應行修葺之處著動用本省存公銀
兩委員料理朕見歷代帝王皆有保護古昔陵寢之
勅諭而究無奉行之實朕於雍正元年恩詔內即以
修葺歷代帝王陵寢通行申飭亦恐有司相沿積習
視為泛常嗣後著每年於歲底令該地方官將防護
無誤之處結報督撫該督撫造冊轉報工部彙齊奏
聞倘所報不實一經發覺定將該督撫及地方官分
別議處明太祖陵在江寧昔我

聖祖仁皇帝屢次南巡皆
親臨祭奠禮數加隆著江南總督轉飭有司加意防護其
明代十二陵之在昌平州者自本朝定鼎以來即設
立太監陵戶給以地畝令其虔修禋祀禁止樵採
聖祖仁皇帝時屢頒
諭旨嚴行申飭著該督轉飭昌平州知州昌平營參將差
委人員時加巡視務令地境之內清淨整齊倘陵戶
或有不敷著該督酌議增添其南北二處陵寢防護
無誤之處亦著該督撫於每年歲底冊報工部彙奏

又奉

上諭前有人參奏御史吳鳴虞居心貪婪恣意苛索於

丈量華陽縣地畝時以貢生李璋田地指為欺隱鎖
押三日勒銀六十兩又於丈量成都縣地畝時有明
臣楊廷和墳墓祭田坐落新都縣界連成都被刁民
劉宗漢越界侵佔冒首荒田九百五十塊彼此搆訟
吳鳴虞聽劉宗漢賄囑得銀八十兩竟將楊姓墳田
斷給劉宗漢復將地主楊又時批令新繁縣枷責發
落經成都府知府王濬訪查此案多有偏屈當即詳
報撫臣批發成都新都兩縣會勘現在查審又將金
堂縣監生張元鑣鎖押因伊餽送小菜禮物遂成契
交張元鑣家道殷實暗送銀二百兩不敢聲揚雖以
小菜為名而形迹顯著其為暮夜之金無疑又假手

書役弓算人等於金堂縣地方索取里甲工價每畝五釐八釐不等似此濫斷詞訟苛責富民貪婪[illegible]在成都省會之區尚敢索取財物則勘丈各府其贓詐賄賂諒必更無底止且分丈各員如高維新等已經事竣而吳鳴虞遷延時日無非藉勘丈之名爲自肥之計等語吳鳴虞納賄婪贓款蹟纍纍朕正訝憲德身爲巡撫親在地方何以不行叅奏今覽奏摺將吳鳴虞各款據實奏聞不爲徇隱甚是吳鳴虞著革職其高紋王濟所報各款及朕所聞劣蹟竝伊在川苛索不法之處俱著憲德一一查明嚴審定擬具奏聞高維新丈量之事已竣其吳鳴虞勘丈未竟辦理

不妥之處著交與高維新悉心料理

十三日奉

上諭鹽場大使及河工効力官員必須身家殷實之人始免累商剝民及侵帑誤工等弊是以在部揀選之時皆令取具同鄉京官印結保其家道殷實然後命往辦事所以防冒濫而收實效也聞從前揀選之人取具印結時竟有徇情受囑將竝無身家之人濫行出結者似此則是取結者以請託而竊功名出結者顧私交而忘公義其罪誠不可逭查定例鹽場大使及河工効力等官到任之日該管上司將果否家道殷實之處行文移查本籍地方例雖如此但恐視爲具文含糊塞責嗣後著實力奉行毋得絲毫假借倘行查本籍其家道竝不殷實具奏到日即將本人出結之同鄉官一并革職若有賄囑等情仍審明按律治罪倘本籍不據實查明扶同回覆將來别經發覺或有應賠之項本人無力賠補亦必將本籍之大小官員分别從重議處至出結之官必用主事以上之員其微末京職槩不准出結

十四日奉

上諭從前屢降諭旨禁止賭博京城內外稽察甚嚴聞游手不法之徒潛往通州天津公然犯禁聚賭其賭具之所從來有司亦不究問又如京城禁止宰牛鬬

鷄及畜養鵪鶉等事而無賴之輩則於通州天津地方仍敢擅宰耕牛私開鬬局文武官吏漫無覺察又聞京城禁賭而好賭之人隨潛匿於四鄉無人禁約似此陽奉陰違有干法紀通州天津二處之人五方雜處易於容留匪類通州有倉塲侍郎衙門又有副將駐劄均當與知州等一體管理稽查違禁等事倘不實心稽查致有疎縱朕差侍衛御史等拏獲定將該侍郎副將知州等分别嚴加議處天津有總兵巡鹽御史及道員等官亦照通州之例行至近京鄉村中若有賭博等情該管汛地文武各員不得辭其責一經發覺決不寬貸

又奉

上諭朕爲在京八旗兵丁悉心籌畫其家若有吉[illegible]事需用之費無所取辦一時拮据實爲可憫特給內庫銀兩令王大臣等營運生息以備兵丁一時之用今思外省駐防之滿洲漢軍兵丁等亦當一體加恩江寧杭州西安京口荊州廣東福建寧夏右衛共九處每處賞銀二萬兩天津河南潼關乍浦成都共五處每處賞銀一萬兩俱著於布政司庫內支給交與該將軍副都統等公同存貯營運生息如該處駐防兵丁家有吉凶之事將息銀酌量賞給以濟其用其本銀永遠爲存公生息之項不令繳還該將軍副都

統等務須盡心辦理使兵丁均霑實惠倘該管大臣官員有私自侵蝕那移或委任非人以致本利虧缺者定行從重治罪仍於該管及委用等官名下嚴追還項其營運利息之處亦必公平辦理倘指稱官銀名色或估奪百姓行業或重利刻剝閭閻與商賈小民爭利擾累地方著各督撫不時稽查即行參奏倘督撫徇隱不奏經朕訪聞必將該督撫一併議處此項本利銀兩每年出入之數交與在京八旗都統副都統查核一旗或管一省或管二省著怡親王大學士等酌量派定每年於歲底各省該管大臣官員等造冊齎送各該旗查核奏聞再各省督標撫標提標兵丁等亦做此例每標或給銀一二萬兩或給銀數千兩按照兵丁之額數分別銀兩之多寡亦著[illegible]王大學士等酌量派定其銀即交與各該督撫提督委員料理以惠濟兵丁一切照駐防之例行其前後接任之時將此造入交代冊內查核至於各省鎮標兵丁等一時難以遍及俟朕酌量國用之出入次第加恩陸續降旨

又奉

上諭嘗思歲時雨暘之各地不同者其故或由於朝廷政事有所闕失或地方官吏乖其職守或民間習俗澆漓人心僞薄皆足上干

天和致成災祲此理數之必然纖毫不爽者數年以來朕已諭之詳矣上年直隸通省地方收成豐稔惟宣化府所屬之宣化懷來保安三州縣交界之處廣約四十里長約百里獨愆雨澤頗覺亢旱朕心即疑地方官民恐有招致之由秋間口北道王棠來京朕令進見曾經諭及今據王棠摺奏宣化懷來保安等處去年夏秋亢旱今春他處皆得瑞雪而此地獨少二月間臣因公出境勘得雞鳴驛新保安之間有古惠民渠一道灌田數百餘頃旗民互訟歷三十餘年未曾結案臣詳勘渠道先剖曲直繼將上年所奉上諭再四宣布勸使回心一時旗民人等頂頌皇仁即時感

悟分渠共溉永息爭端果於三月初一二等日連降瑞雪平地尺餘春耕有賴萬民稱慶等語王棠此[illegible]實乃天人感應捷於影響之至理不可視爲渺茫蓋人之所以爲心即天之所以爲心倘一方之中彼此猜嫌搆爭起訟人懷不平之氣斯天地之氣亦鬱然湮塞於一方不能和暢寬舒有不雨暘失序者乎嘗見愚民之情罔知自省每以旱潦不齊之故專歸咎於朝廷夫天心仁愛下民雨暘寒潦乃億兆生命所關如果人君一身有過則彼蒼所以降之罰者當自有道豈忍移其咎於下民而加以水旱之災使無辜之億萬生靈悉受困厄乎即如直隸地方全省豐收而宣化百里之間獨以民氣不和致罹荒歉此即近事之顯然昭著者其他與此相類之處不可勝數古聖有言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萬方今朕此言非爲人君寬解而推卸其責於臣民也君民上下原爲一體嘗見直省督撫官員等每遇年歲豐登輒曰此皇上之洪福也此語朕從不受朕無自私之福以天下人之福爲福若吏治澄清民風淳厚以致時和年豐天下人各受其福即朕之福也若官吏壞法營私黎庶囂凌成習以致名爲災異此皆用人不得其當化導未盡其方天下不能共受其福即朕之歉於福也人

君原無可諉之責而臣民自有各盡之道朕以實心實政乾惕於上天下臣民果能黽勉修省同歸於善以感名於下則太和之氣流行於宇宙間災沴何自而生雨雪應時而降人歌樂利百室盈寧以同受上天之慈惠豈不美歟著各省督撫通行所屬咸使聞知

十九日山西巡撫石麟遵旨訊問高成齡將李大成等改擬緩決口供具奏奉上諭據高成齡供稱雍正五年秋審將李大成等改爲緩決時蔣洞曾說恐怕站不住成齡說我們是漢人可以擔得住等語凡審擬各案本人有一定之罪國家有一定之法輕重出入之間不容絲毫假借方爲明允如何有擔得住擔不住之分然則擔得住便可以枉法擔不住便可以濫刑乎即論擔當亦應是滿洲至於漢人有何功勞出乎滿洲之上而高成齡以爲滿洲不能擔者漢人能擔此語甚不可解又據高成齡供稱因想李大成等肆行不法係塞思黑平日縱容所致且所毆之人未至斃命遂改緩決等語李大成等在山西地方倚勢橫行毆打生員百姓搶奪財物其罪實不容誅是塞思黑有塞思黑之罪李大成等有李大成等之罪安得以塞思黑既死遂將衆人之罪歸於一人以行其開脫之奸計乎若云所毆之人未曾斃命從來刑罰之重輕以情罪爲斷故鬭

毆殺人者往往得邀寬典而光棍訛詐不必致命律條定爲立決高成齡獨不知之乎從前伊都立將[illegible]大成等定擬立斬時高成齡現爲山西布政使若果擬罪不當高成齡何以扶同附和定此大案若從前審擬既屬情罪允當則後來之枉法改輕者又何心乎高成齡在朕前保薦之人即係阿其那素日之西席而又枉法袒護李大成等不法之徒則其瞻顧匪黨情弊顯然昔年阿其那塞思黑罪案原經詢問內外臣工衆志僉同合詞陳奏今觀高成齡之情狀若此其心中必有異議且伊鑽刺多人在朕前爲之保薦明係沽名邀譽大奸大詐如楊名時裴𢚿度之流

似此狡獪欺罔不得不行窮究以警邪慝著石麟將

諭旨內各條一一嚴加詰問如高成齡不吐實情即加刑訊

二十日奉

上諭徽州府知府沈一葵係從前諾岷題補沁州知州之員又經蔣泂遵旨保舉朕調來引見看其人辦事有才克勝知府之任今據魏廷珍奏稱沈一葵操守有餘而才幹不足請以部屬改補等語魏廷珍此奏與沈一葵之爲人不相符合揣伊之意不過欲避庇護屬員之名故以沈一葵塞責而不顧人才之屈抑豈大臣公明察吏之道魏廷珍又稱通省無一可題補知府之人朕之諭旨令於同知以下知縣以上揀選保舉則其途甚廣且魏廷珍在任已久豈無素知之一人可膺保薦者是其爲已瞻顧之私心絲毫未改今伊既行推諉沈一葵在晉省居官多年著調補汾州府知府觀其勝任與否汾州府知府寳容恂乃該撫石麟奏稱辦事勤敏無忝職業者著調補徽州府知府

二十一日奉

上諭士子讀書明理爲庶民坊表若昧於急公奉法之義抗糧逋賦導民爲非其害在於人心風俗不止虧缺國課而已是以內外大小臣工爲此條奏者甚多

今經禮部翰林詹事科道等定議士子春夏未完之錢糧分爲三限初限不完責比家僕二限不完發學扑責三限不完州縣傳集教官當堂扑責秋冬未完之錢糧亦分三限初限不完發學扑責二限不完州縣傳集教官當堂扑責三限不完詳請褫革嚴行追比等語朕思責革之罪雖皆本人之自取然一經笞杖則難洗終身之辱一經褫革則永無上進之階諸生縱不自惜其身名朕則深爲諸生憫惜之也聞各處催徵之例不同有責比催糧之差役者有扑責欠糧之本身者現年錢糧每至十月不完方將糧戶懲責是五月未曾完半雖在百姓未必便行鞭扑今以

此施於士子似覺稍過況生監之中貧富不等富戶故意抗違實法無可貸而貧生亦能依限則情尚可原今應如何分別貧富使富者不得藉口以愆期貧者得稍紓其力霑沐朝廷體恤之恩而國賦又不至於拖欠大約各省士俗人情既難齊一而規條期限亦未必盡同著該督撫各就本省情形秉公詳察悉心定議務期寬嚴得當永遠可行倘該督撫內別有所見可以仰副朕矜憐貧寒之士子而又懲戒頑富之劣衿者亦著詳悉陳奏

二十二日奉

上諭前朕聞得滿洲革退翰林車松出外行走並到蘇州等處特命尹繼善嚴加查訪今據尹繼善摺奏查得車松於上年五月從京起身到揚州會拜鹽道朱一鳳隨往浙江理事同知車栢衙門留住數月又往湖州湖州府知府唐紹祖備船相送路過蘇州與原任翰林陳珣在虎邱飲酒盤桓十數日由揚州僱車回京等語車松昔爲翰林在

聖祖仁皇帝時以粗鄙浮躁革退官職後因修書議敘補授刑部主事伊在刑部又不實心任事是以革任今以廢官家居不肯安分守法並未向本旗告假擅自出京潛行遊蕩遍歷江浙干謁地方官員甚屬可惡車松著革職拏問將伊在外干求需索及生事不法

之處一一嚴審並行文詢問所過地方官員令其據實首出免其處分如有隱諱別經察出決不寬貸

又九卿議覆條奏強盜發覺將同居之父兄分別擬罪奉

上諭凡交部議覆案件理應詳悉定議方爲周備此本所議清查盜源一案原條陳內請究問同居之父兄伯叔而部議止言父兄而不及伯叔其同居之弟亦未議及大凡子弟之爲盜賊者若親屬果不知情雖父兄亦所當宥若知情隱匿雖伯叔亦豈容寬今部議甚屬疎漏著另議具奏

二十五日刑部奏禁卒馬七等疎脫盜犯分別擬罪奉

上諭重犯越獄脫逃大有關於國法年來屢降諭旨申飭各省大小官員等各知儆惕防範疎縱者已少今安徽所屬仍有公然犯法之事皆由魏廷珍因循怠忽不能督率教訓官吏之所致此案越獄之犯著交與魏廷珍嚴行緝拏勒限一年如逾限不獲將魏廷珍嚴加議處

二十七日奉

上諭楊以寧一案經留保哈爾紀善察審其勒索耗穀之處擬以杖流因係奉旨擢用之員加倍治罪擬絞監候又因黨附阿克敦等以楊文乾病故爲快於本

罪上再加倍治罪擬斬監候等語法司議覆亦遂照留保等所擬具奏凡官員內不拘資格加恩擢用之人日後居官不法所以降旨重治其罪者並非因朕心之忿怒也蓋以從前加恩擢用之時原出於朕至公之心爲吏治民生起見伊等既已受知於朕若從此黽勉上進功名未可限量乃竟自暴自棄至於貪贓犯法卽加重懲無可憫惻況伊既加倍受恩則有過亦當加倍受罰此一定之理且使天下共知朕賞罰至公之心朕之本意如此楊以寧係蔡珽保薦之人朕加特恩由知縣擢用知府乃於署事任內以欺罔貪婪被參明係因蔡珽處分心懷怨望故爾營私

敗檢及至被參之後仍然不知畏懼又黨附阿克敦等往來拜會以大臣之病故爲快似此目無法紀行同光棍其應行擬斬之處甚多按其背恩怨望之罪固應擬斬卽按其交結邪黨紊亂朝政之罪亦當擬斬今不按其本罪定擬而先引輕條後云加倍又云再行加倍從來無此定罪之體顯欲攪擾朕從重治罪之諭旨留保哈爾紀善著交部嚴察議奏凡察審案件既令法司議覆卽應將原奏錯悞之處更改具奏今三法司悉照留保等原議具奏甚屬不合著交部察議楊以寧之案著三法司另議具奏

二十八日奉

上諭覃弘發係宜山縣越逃之重犯多年未獲今思恩縣知縣林協聞其潛歸親帶兵捕前往擒解甚屬可嘉著從優議敘

又

諭土司田旻如從前聞爾在地方頗不安靜臣工等參奏者甚多朕念爾土司昔年曾經効力素蒙

聖祖仁皇帝加恩優待是以暫且寬容頒發訓諭以觀爾之改行遷善與否近年以來朕留心訪察知爾愼守法度並不妄生事端克承國家之恩澤朕實嘉之嗣後益當敬謹守職撫恤土民不得以強凌弱欺壓隣近之苗衆斯可永受國恩於勿替矣

三十日奉

上諭在京官員歷俸六年准其告假省親此乃通行之常例爲伊等父母家居無事願歸定省者而言若其父母身患疾病或年過七十精力衰憊爲子者迫欲回家侍奉以伸其孝養之忱則非可以年例拘也嗣後在京官員有聞其父母患病急欲省覲或父母年逾七十而衰憊者俱不必俟六年俸滿著取具同鄉官印結於本衙門堂官處具呈該堂官查明卽爲啓奏請旨給假速回本籍不必由吏部彙題其歷俸六年告假省親者仍由吏部題奏將此永著爲例

雍正七年四月

上諭三十一道

初二日奉

上諭岳鍾琪統領大兵出口進勦之後甘凉一帶營汛綠旗兵力稍單著於西安滿洲駐防兵丁內挑選一千名暫行移駐凉州著都統蘇丹西安副都統尼馬善統領此挑選兵丁可先期預備俟朕再降諭旨凉州原有兵房二千餘間著甘肅巡撫量加修理以備移駐兵丁居住山西太原府雖舊有城守滿兵今再從京城派兵五百名至彼一同居住彈壓此所派兵丁著都統鄂善統領前往駐劄其作何派出兵丁之處著兵部具奏請旨

又刑部等衙門議覆湖廣巡察御史王璸條奏驛站苗疆各欵奉

上諭此本內議稱熟習符咒作奸犯科惑世誣民者俱照光棍例治罪而未曾議及通行曉諭之後再有犯者方照此例定擬甚屬疎漏從前屢降諭旨凡有改定科條俱寬其期限悉令家喻戶曉如此而猶有不率教者加以嚴懲始不爲枉今法司更定律例而不示以遵行之期則彼無知之人冒昧而犯重辟是謂不教而殺於心忍乎且令地方官甚有難於奉行之處著另議具奏

初三日奉

上諭王錫玠係塞楞額保薦之人今伊任內承審命盜之案共有二十餘件並無一案審解其玩愒廢弛若此則從前之保薦必出於鑽營賄賂可知王錫玠著革職嚴拏監禁俟接任之員將命案審結盜賊全獲之日該督請旨釋放如各案內有未清之件將王錫玠永遠監禁以爲怠玩鑽營者之戒

又奉

上諭據高其倬奏稱鳳山縣知縣蕭震居官勤力人亦樸直但因伊父母年俱八十時時思憶精神漸減辦理不及從前若留臺灣於地方無益等語凡官員等之有高年父母在堂而補授路遠地方者經朕聞知皆曲體其情改用近地使之便於迎養或得音問時通如布政使高斌道員溫而遜知府顧濟美皆以伊親年老特降諭旨移調近省又如臺灣道孫國璽奏稱臺地遠隔海洋難以迎養請每年渡海定省一次等語比時朕即降旨將劉藩長與孫國璽互調以慰其侍養之心其他似此移調者不可枚舉蕭震既有八旬之父母該督撫從前便應據實陳奏俾得遂其私情專心辦理公事方爲大臣愛養人材之道乃不據實奏聞而爲此巧法欲其詿誤回籍以致竟罷削職之咎甚爲屈抑蕭震著回籍省親後來京赴部引

見朕再降諭旨

初六日奉
上諭劉洪度守土苗疆捐軀盡職皆由伊父劉自理義方之訓有素著行文詢問本籍地方官若劉自理尚可服官辦事著來京引見朕加恩補用倘年老不能出仕著照伊子品級給與知府封誥

初七日奉
上諭直省各處皆有囘民居住由來已久其人既爲國家之編氓即俱爲國家之赤子原不容以異視也數年以來屢有人具摺密奏囘民自爲一敎異言異服且強悍刁頑肆爲不法請嚴加懲治約束等語朕思囘民之有敎乃其先代留遺家風土俗亦猶中國之人籍貫不同則嗜好方言亦遂各異是以囘民有禮拜寺之名有衣服文字之別要亦從俗從宜各安其習初非作奸犯科惑世誣民者比則囘民之有敎無所庸其罷議也惟是凡人生產雖不同地而皆同具此天良習尚雖不同敎而皆同歸於爲善囘民處天地覆載之內受國家養育之恩其敎之大畧不能外於綱常仁義之事則爲囘民者可不孜孜好善共勉爲醇良乎且朝廷一視同仁囘民中出身文武拜官受爵洊登顯秩者常不乏人則其勉修善行守法奉公以共爲良民者亦囘民之本心也至於賢愚不一

回民中固有刁悍爲非之人而漢人中能盡無乎要在地方官吏不以回民異視而以治衆民者治回民爲回民者亦不以回民自異即以習回敎者習善敎則賞善罰惡上之令自無不行悔過遷善下之俗自無不厚也如陝省之回民較他省尤多其販私聚賭私藏兵器種種不法之案屢出較他省回民爲甚又如奉旨禁宰牛隻乃勸民務農勤稼所以重惜力耕之物命聞各省居住之回民頗有怨言且有私自屠宰者此即居心殘忍不務本奉法之一端也朕念萬物一體之義豈忍視回民與衆民有殊特此詳加訓誨爾等爲回民者當知率由禮義講讓與仁毋恃強而凌弱毋倚智而欺愚葢刁頑兇悍之習王法所不容者亦必爲回敎之所不容孝弟忠信之風爲名敎之所樂許者亦必爲回敎之所共慕倘自謂別爲一敎怙惡行私則是冥頑無知甘爲異類憲典具在朕豈能爲爾等寬假乎自茲以後父戒其子兄勉其弟姻婭族黨互相箴規盡洗前愆束身向善以承
天地覆載之恩以受國家敎養之澤豈不美歟直省各督撫等所屬有回民居住者務宣布朕意咸使聞知

又山西提督學政勵宗萬奏報太監解進朝私書請託奉
上諭凡私書請託者皆夤緣僥倖之徒若內外官員肯

據實叅奏則鑽營之弊可息厲宗萬此奏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此案內應行查審人犯著該部查審並行文晉省嚴行察究務得實情定擬具奏原書併發

初九日奉

上諭凡更定條例之處必須通行曉諭與以遵奉之期再有違者方照所定之例治罪屢降諭旨甚明昨因刑部本內疎漏又面向該堂官等嚴行申飭今刑部以捕役治罪之例定議具奏仍未限以曉諭遵奉之期疎忽若此總由互相推諉不實心辦事之故著另議具奏刑部堂官交部嚴察議奏

又奉

上諭馬會伯撫楚以來叅劾屬員之處未免近於苛刻不公如所叅之道員高漳知府蔣景濂其才皆屬可用者又如柳國勳之先世守節殉難忠義可嘉其子孫未必至於貪贓壞法又如張廷樞原屬可用之員而馬會伯叅其貪劣性成彼時朕不得不降旨將張廷樞革職審訊大凡革職發審之員若審明是虛卽應准其開復不得混稱已經革職無庸再議此朕屢降諭旨訓飭者今邁柱既稱審明張廷樞並無貪贓欵蹟惟一失察案欵卽應奏請開復何得仍以相沿陋習含糊歸結甚屬不合張廷樞著來京引見朕另有用處

初十日奉

上諭據福建巡撫劉世明奏稱琉球國中山王尚敬差耳目官毛鴻基等進貢方物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自彼國起程至十二月初八初十等日陸續船到照例進港安插館驛查前准有部文琉球六年應進表文俟八年正貢一併恭進今該國王又請恭進六年貢典據使臣毛鴻基等稱皇上天恩准停六年正貢因禮部所行咨文小國尚未接准所以辦齊方物至期虔申貢典雖外邦誠敬殊難固却但未合例臣實不敢冒昧施行等語朕以琉球歷來恪守臣節不失貢期而地處重洋之外使臣遠涉風濤深可軫念是以令其以四年進貢方物准作六年正貢其六年應進表文俟八年正貢一併恭進所以寬其朝貢之期與海邦休息之意也今該國王以未接部文仍按期遣使航海而來實因未知朕之明旨並非有違成例且其船隻已經進港行李已經安頓館驛豈可以其不合例而却之使遠島旅臣空往返於洪濤巨浪中乎著照例准其入貢該督撫委員伴送來京一應廪餼舟楫悉遵雍正二年之例從厚辦給以示朕綏懷遠人之至意

又奉

上諭劉康錫等行刦張憲家傷人未曾得財一案始初

魏廷珍將劉康錫審擬杖流經部改爲斬候查取錯擬罪名之承審各官職名據魏廷珍奏稱錯擬罪名之處皆因律無明註拘泥舊案情有可原但既奉取職名何敢抗違今開列職名聽候部議等語朕將此詢問刑部大臣官員等據伊等奏稱律內凡搶奪傷人者爲首斬監候爲從各減一等又定例內凡強盜傷人未死又未得財者照搶奪傷人律科斷是定例一條專指強盜傷人而未得財者言也今魏廷珍所題刁有先等既未得財而劉康錫毆傷事主自應照強盜傷人之例科斷不應將未曾傷人已故之盜爲首坐斬而將下手傷人之盜爲從擬流也是以臣部按例改正至魏廷珍本內援引徐月劉四二案均係搶奪理合照搶奪本律分別首從定擬與此案不符難以牽合等語凡內外臣工辦理國家之事惟有據理秉公以期允當若部駁有差豈可遷就以失事之正若部駁果是又豈可膠執以護己之非朕之告誡內外大小臣工者不啻三令五申矣至於勉強曲從而語含譏諷尤卑賤之惡習豈人臣公爾忘私之道今劉康錫一案刑部援引律條甚明而魏廷珍則稱律無明註若果律無明註魏廷珍便當據理力爭而又云不敢抗違將職名開送似此反覆含糊之詞顯然譏諷部駁之過刻也夫部駁既已奉旨魏廷珍獨

未思及乎凡朕辦理之事若有未當之處最喜內外臣工直言陳奏即時改正何日不以此諄諄訓諭豈魏廷珍尚不知朕心而故作此不得已之狀違朕訓而傷政體耶著魏廷珍明白回奏

十一日刑部議覆都統查爾泰叅送驍騎校霍爾和冒領恩賞銀兩并領催伊爾哈將扣還宗人府銀兩不行交納犯在雍正六年九月更定律例以前仍照舊例治罪奏

上諭伊爾哈等侵蝕恩賞銀兩若照旗下更定侵蝕錢糧之例即應立絞今刑部以伊等所犯在雍正六年九月以前仍照舊例定擬所議甚是但恐更定之例限期雖滿八旗之人未必全知或致誤犯則情有可憫著八旗都統等再爲通行宣示務使家喻戶曉倘再有明知故犯之人即照此例治罪嗣後凡有更定條例著八旗都統等將所定之例及奉行之期明白曉諭務使官員兵丁等人人知悉及限期將屆之時仍復通行傳諭不妨至再至三務使人人凜遵法度不致妄干罪愆

十二日奉

上諭趙玉田羣劉五本係愚人鼠竊小盜未必知有脫逃加等治罪之例趙玉仍照舊例擬絞著監候秋後

處決田擧劉五亦照舊例僉流其監犯脫逃加等治罪之例著各省督撫轉飭所屬刊刻木榜於獄中張示犯人進監便令曉諭庶免不知誤犯其他禁約監犯之條亦著詳明榜示俾各禀遵則受刑者不枉矣

又

諭大學士九卿朕觀近日兵部奏事其中有一二件似仍欲迎合朕意者夫朕日理萬幾初無絲毫成見於胸中惟期有當於大公至正之理已曾屢降諭旨至再至三爾等諸臣自應持正秉公悉心斟酌事事以當理爲準庶政治有所裨益今乃於正理之外妄爲揣摩則爾等焉能知朕意之所在而漫思迎合乎且

如各部院所辦之事各有關係如吏部有意迎合則銓選不公戶部有意迎合則財賦難理此皆有妨於政治者而其爲害猶小至若刑部職在明刑關係最重倘稍以迎合爲心則生死出入之間刑罰必不得其平上干天和下戕民命其害尚可言乎至於辦事之道凡人精神智力用之專一則詳明而得理用之紛雜則叢脞而多乖數年以來朕於辦理政務之時皆聚精會神專於所用如閱一本則專閱此本而不思其他治一事則專治此事而不及其餘是以志氣清明條理昭著一事既畢自可再辦一事此所以每日勤勞而無煩擾之患也至於政務稍暇中懷澄澈之時又不可放逸此心朕於此時必將在京部院衙門及在外各省之事一一思維詳察由一部以及各部由一省以及各省靜中默識更覺端緒易尋所以辦事甚多而不至於遺忘者此也此皆朕躬行心得之大要朕以一人之精神辦理天下之事而常覺有餘爾等諸臣若能如此則以數人之精神辦理一部之事又何慮不足乎諸臣其共勉之

十四日奉

上諭國家承平日久戶口日繁凡屬閒曠未耕之地皆宜及時開墾以裕養育萬民之計是以屢頒諭旨勸

民墾種而川省安插之民又令給與牛種口糧使之有所資藉以盡其力今思各省皆有未墾之土即各省皆有願墾之人或以日用無資力量不及遂不能趨事赴功徘徊中止亦事勢之所有者著各省督撫各就本地情形細加籌畫轉飭有司作何勸導之法其情願開墾而貧寒無力者酌動存公銀穀確查借給以爲牛種口糧俾得努力於南畝俟成熟之後分限三年照數還項五六年後按則起科總在該督撫等董率州縣因地制宜實心經理務使田疇日闢耕鑿維勤以副朕愛養元元之至意

十五日奉

上諭向來各倉米石葢藏不謹每每攙和灰土純雜不一是以領米之時勾通賄囑使費繁多弊端種種數年以來嚴飭該管等官愼守倉儲屏除陋弊須發諭旨至再至三夫米色既已勻淨則在倉執役之人及赴倉領米之人均當凜遵法紀不應仍存作弊之心復蹈故轍昨據倉場侍郎塞爾赫劉於義等奏稱南倉倉役林起鳳等勾通監督家人與舖戶私議使費被人告發審供鑿鑿似此則倉場領米作弊之處仍未悛改也米色既好而猶勾通賄囑則必有偷盜多領之事可知著八旗都統等通行傳諭該旗並令倉場侍郎出示曉諭若本人赴倉領米之時其所得之

米果有攙和灰土等弊令其當時在倉將不淨之米交與該監督封貯或到倉場侍郎處或到巡倉御史處據實呈明卽行查究倘有希圖作弊與倉場人役等暗中勾通賄囑者一經發覺將與受之人一同從重治罪決不姑貸

十七日奉

上諭從前清查江蘇等屬舊欠錢糧已經降旨將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未完地丁銀八百一十餘萬兩暫行停徵今思漕項等銀民間一例編徵不分欵項若不槩行停比則錢糧難以清釐著將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漕項屯折等欵未完銀二百八十一萬餘兩一體停徵王璣彭維新等可令各員於清查之時卽分別條欵各歸各項俾數十年積欠其間官侵吏蝕俱得徹底清釐

十八日奉

上諭外任督撫藩臬爲全省之表率關係甚重每當簡用之時常以一時不得其人深勞念慮凡內外大臣受國家厚恩均當留意於平時秉公奏薦盡以人事君之道京官自學士侍郎以上外官自藩臬以上著各人密保一人將其人可勝督撫之任或可勝藩臬之任據實奏明不必拘定滿漢亦不限定資格卽府縣等員官階尚遠者果有眞知灼見信其可任封疆

大僚亦准列於薦牘之內若一時無深知可舉之人准其從容採訪不得草率塞責有負諮詢

又奉

上諭昨山西巡撫石麟將保題汾州府同知馬雲熼吉州知州甘士瑛送部引見朕面加詢問看來二人俱屬平常之員不知石麟何以賞識之凡督撫等保薦屬官若無合例之人卽不拘資格亦可保奏但必須至公至當不使庸材得以倖邀則人心自服咸知鼓勵朕之所以諭令保題者葢欲使出衆之才不至沈淪下僚得以乘時表見該督撫等豈可以庸員塞責若果無可舉之人卽不妨據實陳奏候朕降旨如鄂

爾泰岳鍾琪田文鏡李衛俱能體朕之心可爲衆大臣之法則也今汾州府同知吉州知州均有管轄屬員之責而石麟以平常之人保題補授若云中有私心不但石麟不敢其才亦有所不能但伊識見不及素無知人察吏之明恐不免爲屬吏之所蒙蔽耳馬雲熼甘士瑛姑照所請補授著石麟留心察看如不能勝任即據實奏聞不得回護該部將朕此旨並通行各督撫等知之

十九日奉

上諭謝定國假冒職官恣行詐騙得贜滿貫貽累多人甚至盜用二品儀從干謁地方有司其行事實係光

棍情甚可惡乃該撫以爲類於光棍比照爲從律擬罪而刑部亦遂照該撫所擬定案具奏均屬不合著該部另議具奏知縣魏化麟能盤詰匪類審出誆騙情由可嘉著免其罰俸仍交部議敘

二十日奉

上諭八旗兵丁並各省駐防以及各標兵丁朕已賞給銀兩令該管官員經營生息以濟其吉凶緩急之用今因征勦準噶爾派出兩路大兵遠臨邊塞此所派之兵丁等既爲國家効力行間朕心更爲軫念已於行糧恩賞之外給與坐糧以養贍其家口但兵丁等出門之後家中若有吉凶之事料理無資不可不爲籌畫周濟除京城八旗出征兵丁該旗照例支給外其奉天等處八旗出征兵丁家中若遇有吉凶之事著照京城護軍之例吉禮賞銀十兩喪禮賞銀二十兩其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等處出征綠旗兵丁家中遇有吉凶之事著照京城驍騎之例吉禮賞銀六兩喪禮賞銀十二兩凡此賞給銀兩其有已經孳生利息之處即於利息內支給其未曾賞銀及雖經賞銀而尙無利息可支之處即動正項錢糧支給著該管官員通行曉諭使出征兵丁咸共知悉伊等家中遇有應領賞銀之時即報明本管官本管官即行確查出具領結照數支領毋得稽遲俾効力行間之

士均霑實惠無內顧之憂以副朕加恩沛澤之至意

又奉

上諭前因常雲高玉昔年撞騙惡蹟敗露發令查審於高玉本籍家中查出從前作弊之筆札中有佟世祐在京候補知府時與伊往來書信數件書中所言皆鑽營行賄違條犯法之事且佟世祐係候補知府高玉乃莊親王府中下賤優人而佟世祐與高玉結爲兄弟稱曰如胞卑汚不堪無耻已極查佟世祐在雲南知府之任多年曾歷武定開化二郡以米石虧空被叅革職又以徇庇屬員應有降級處分似此行止不端之人其在任劣蹟必不止此二事著總督鄂爾

泰一一查出具本參奏當日高其倬爲雲南總督時將此等劣員保題調補開化府或係請託徇庇或因不能識人被其欺誑著高其倬明白回奏

又奉

上諭兩路大將軍統領大兵進勦準噶爾凡所經過名山大川理應致祭著撰擬祭文書寫數十道敬謹用寶付兩路大將軍帶往遇有應祭山川臨時塡寫神號其應用牲醴香帛著大將軍酌量分別備禮虔恭致祭其所用香帛等項著該部察例辦理

二十一日奉

上諭凡外省盜案皆令該督撫等將情有可原及兇惡

不可寬貸者分別定擬今魏廷珍將夥盜馬二既以越獄擬爲斬決又云馬二未經傷人越獄在未定例以前似此兩岐之說遊移莫定仍是卸責推諉之故習不肯實心辦事今刑部援越獄加罪之例擬以斬決具奏此案難於降旨定奪著仍交與魏廷珍將馬二果應正法或原可寬宥之處確核定擬具奏

二十二日奉

上諭朕前降旨令兵部將因公詿誤降級革職之武弁查出具奏今日兵部查得三十四員具摺請旨內有皇上施仁宥過等語此等浮泛頌揚有乖理道之詞昔年

聖祖仁皇帝屢經指示訓誨而數年以來朕又以之誥誡內外臣工者不啻至再至三矣葢賞罰者天命之正人君奉天出治有善則賞有過則罰其柄非人主所得私也至其中亦有遇過而寬宥者則以其事本有可原之情或其人尚有可用之才故姑從寬典以許其自新耳夫人君之仁惟令天下無一夫不獲其所方可謂之仁非縱釋奸宄遂可以謂之仁也夫不能化導百姓而使之不爲奸宄已不可謂之仁矣旣已如是則不得不設刑罰以禁約懲創之所謂刑以弼敎也若再務施仁之名而爲姑息養奸之事則匪類肆行無忌良善固不能安枕而不良之人無所懲戒

悛改將見犯法者愈衆是陷之入於邪惡之路也不仁孰甚焉施仁宥過四字若不能通曉其義用違其當則流弊無所止極朕若不明白開示恐將來識見平庸之人主爲此等套語所欺務虛名而忘實政必有不當施而施之仁不當宥而宥之過其患可勝言乎即如今日兵部具奏請旨之三十餘人將來引見時豈皆可以起用若有不用者則是有不施之仁有不宥之過矣朕豈肯受此名乎朕治天下惟有敎養兼施勸善懲惡此外非朕之所知也如楊名時張楷輩胸藏詐僞是以陳奏之詞語多含蓄朕已一一指示降旨切責並屢次戒飭臣工矣兵部侍郎楊汝穀

胡煦皆並非不曉文義者且日侍班聯熟聞朕諭尙
昏憒糊塗至此則外省疏遠之臣工必更不能體會
朕意也著將兵部堂官嚴加申飭並再行曉諭內外
大臣官員知之不必回奏

又奏

上諭憲德奏報耕耤日期本內有臣念切祈年識慚學
稼等語耤田乃授時重農之大典所以令各省有司
通行者葢欲使守土之官咸知體朕敬
天勤民之意勸率百姓力田務本無失農時並非令督撫
等學習耕耤之事也憲德因此大典陳奏本章自應
倍加敬謹乃云識慚學稼爲此輕忽之詞竟同兒戲

殊失陳奏之體况論語樊遲以學稼爲問而聖人以
大義訓之今憲德安得以賢人自居而以學稼爲自
謙之語凡大臣繕疏進呈若平時不能深通文義便
當質樸陳詞以達己意不應聽鄙陋之幕賓勦襲套
語杜撰成篇致失大體朕因憲德素無學問是以止
於降旨申飭若係通曉文學之臣而悖理若此便應
交部察議此本著擲還令憲德另行繕本具奏

又刑部議覆廣東提督學政顧仔叅奏教官梁黍
華私書干請奉

上諭鑽營請託之風關係人心吏治屢經降旨嚴禁而
此習尙未悛改葢私弊之不能止息由於私門之未
會杜絕也內外官員等均有化民成俗之責乃陽奉
陰違致滋弊竇反之於心能無愧赧顧仔據實叅奏
不爲徇隱甚屬可嘉年來諸臣中惟鄂爾泰曾奏劾
屬員干請之事若臣工皆能如此則私門自然杜絕
無處行其營求卽有萌請託之心者亦共知儆畏不
敢復蹈故轍風俗可以轉移矣如高其倬魏廷珍者
但知博寬厚之虛名姑息瞻徇何以整頹風而除陋
習諸臣當以爲戒顧仔著交部議敘具奏

二十九日奉

上諭據川陝總督岳鍾琪遵旨議覆奏摺內稱肅州地
方甚屬緊要將來鎮臣王剛領兵出口之後署理鎮

務實難其人仰請聖恩將肅州鎮印務命與漢鎮臣
曹勷署理但曹勷亦係奉旨派出領兵之員今請留
署理肅鎮其領兵鎮臣仍須派補伏查川北鎮臣張
成隆老成練達曉暢軍戎現今赴京陛見其才之能
勝領兵之任與否自當聖明洞鑒如果勝任乞令星
速回陝領兵出口以足原派鎮臣四員之數則因材
任使各得其人等語朕思軍務關係重大曹勷明白
精壯乃實心効力之員應仍令領兵出口岳鍾琪既
稱張成隆老成練達曉暢軍戎朕看其人尙壯健或
可勝領兵之任著於原派總兵四員之外增添一員
卽將張成隆派出令其星速乘驛赴陝著大將軍岳

鍾琪酌量委用至於肅州辦理軍需更關緊要署督
查郎阿相隔路遠巡撫許容又屬新任著湖北巡撫
馬會伯前往肅州辦理軍需一切與督撫等公同計
議而行即帶管肅州總兵印務甚爲妥便其湖北巡
撫印務著四川布政使趙弘恩前往署理

三十日奉
上諭朕荷
天地鴻恩俯垂眷佑寤寐之中對越
神明之心至誠至恪每見臣工奏章有山川効靈等字輕
慢
神祇朕心深切不安屢經降旨申飭今衍聖公孔傳鐸奏

賀慶雲本內仍用乾坤効靈字樣想未見朕歷來誡
諭之旨耶衍聖公爲
先師後裔服習家訓拜疏陳詞尤宜合理此本著更改
另行繕寫具奏

又兵部議覆福建總督高其倬題叅休致海澄公
黃應纘因承襲公爵賄囑該縣出結應革去職銜
令該撫究擬具奏奉
上諭黃應纘係告休之員其承襲世職乃伊家事未免
瞻顧私情若地方有司平日不開賄賂之門慣行勒
索則黃應纘亦何至以財請託罹於罪戾是其罪全
在知縣張渭烈張珂等也今欲得受賄情由應將知
縣二人嚴加審訊便可定案黃應纘之祖父忠勲懋
著若以承襲之事致干黜革朕心不忍黃應纘從寬
免革職銜

又刑部等衙門奏原任員外郎蘇金泰勒索阿爾
布巴黃金一案蘇金泰雖堅供不認但蘇金泰跟
隨延信作西藏通事延信勒索黃金已有確供則
蘇金泰受金之處亦屬確實應照律擬絞監候奉
上諭據刑部奏稱蘇金泰得受黃金之處堅供不認以
爲阿爾布巴挾讐誣賴等語刑部等衙門復揆情科
斷擬以絞罪具奏延信得受阿爾布巴等黃金七千
兩供據鑿鑿中外共知今蘇金泰不肯承認受賄則

延信之受金據蘇金泰之意亦謂有冤抑乎今刑部
揆情定罪恐無知之人因蘇金泰之供招不確謂延
信得金之案亦在疑似之間刑部審擬殊屬不合著
將蘇金泰再加嚴審務將實在有無得金之處確取
口供定擬具奏不得仍前含糊定案

雍正七年五月

上諭三十二道

初一日

諭出征大將軍副將軍叅贊大臣官弁兵丁等準噶爾狡猾兇頑父子濟惡爲邊境蒙古之隱患朕仰承
皇考聖祖仁皇帝先志特發兩路大兵聲罪致討當四海昇平之時國用充裕朕細加籌畫計議再三凡命將遣官派兵運餉以及車馬甲冑兵器耕具之屬無不經理周詳備辦豐足弘綱細目具有規條而派出之官弁兵丁等踴躍懽忻爭先恐後其急公勇往之意甚爲可嘉此葢弁兵等素懷忠君報國之心而又受
皇考六十餘年敎養之澤感恩慕義出於悃忱故奮發之氣若斯之壯也然軍氣當壯而軍心則不可驕孔子論行軍之道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而以暴虎馮河爲戒書經曰今予其恭行天之罰可知古昔聖人於軍旅之事倍加敬謹從未有以士飽馬騰兵甲堅利而遂生驕矜之意忘嚴惕之懷也從來舉大事者固在人事之經營而成大功者必賴
天心之眷佑若果仰邀
上天慈恩默垂保護則天地間非常之業不世之勳皆計日可以成就而感格
上天之道惟有一誠一和聖人曰至誠感神又曰和氣致

祥古訓昭垂千載不易今此兩路大兵前往若自大將軍以下兵丁以上皆存一片誠敬之心一團和合之氣視國家之事如己事聯千萬人之心爲一心以此感格
上蒼蒙
天心許一是字如此而大功不唾手告成者無是理也大將軍總統全師爲三軍司命當開誠布公虛懷受益能謀於衆能斷於心勿以私意而泯人之勞勿以偏見而掩人之善信賞必罰恵愛嚴明副將軍叅贊大臣等和衷協贊合志同心共展謀猷以成韜畧其一應文武官弁等各有攸司均關重計祗奉將軍之令善導所轄之人務殫公心以襄偉績至於兵丁等應思祖孫父子世受國恩今當執戈荷戟之時正效力酬恩之會況朕以至公訓諭大小臣工將軍等秉公心以馭士卒有功必錄有過必懲正宜乘時黽勉以圖上進古人以共爲一事比於同舟言其休戚相通憂樂與共也朕謂今日之事自將軍以下兵丁以上不但有同舟之誼實乃一體之親朕爲元首以股肱耳目視爾等爾等衆人彼此聯屬之情當如手足臂指之痛癢相關肫誠固結不可藏嫉妬之念不可懷推諉之心且不但不當存退縮規避之私衷亦並不應存輕進貪功之淺見葢一人立功其功小衆人立

功其功大果能以誠心和氣感格上天錫福垂恩膺功克奏則凡行軍預事之人皆有光榮膺爵賞於朝廷垂令名於奕世豈不美歟朕自運籌軍務以來及師旅起程以後朕之一心時刻在於戎陣之間爾等宜共體此心也

又奉

上諭盜犯陸佛自行投首該撫以其行刼三案不准減等刑部亦遂照擬覆奏夫刼盜之許令自首減等者既可開愚民自新之路且使案件易於清結若以行刼三次雖自首不准減等其爲盜多次之人必不肯自行首報矣似此等罪案外省定以重律固當既交部議該部自應兩請候朕揆其情罪輕重頒發諭旨陸佛雖有別案未結而此案既經自首不應定以斬決著另議具奏

初二日奉

上諭屢年以來朕以天人相感之理諄諄曉諭內外臣工蓋朕實切敬天勤民之念於寤寐之中而確見其感應之不爽尤願各省督撫有封疆之重任者體朕此心至誠至敬各盡其道以爲感格上天之本惠我烝民共登衽席朕並非以年穀之順成有意歸美於大吏亦非以雨暘之差忒强欲卸責於臣

工也假使爲督撫者因朕有地方豐歉由於吏治得失之諭旨而欲自彰其善自諱其短於奏報秋成則或有溢美之詞於奏報歉收則或有諱災之意似此則事天爲不誠事君爲不忠臨民待下爲不仁不信有此數端而欲荷上天嘉祐錫福凝禧有是理乎況粉飾一己之聲名而不顧民生之休戚其何以對所屬之官民而無愧怍乎朕留心體察覺近來督撫等之奏報年穀間有此弊不得不通行曉諭以防其漸在爾督撫等自思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況朕之見聞甚廣訪察維勤倘掩飾於此而敗露於彼豈不自取朕之輕視乎人臣事君之道惟以誠實無欺爲本爾督撫等其共勗之

又奉

上諭李鳳翥奏賀瑞芝本內自稱蓬蓽陋儒此本奏賀慶雲又稱擲地才疎敢含毫而賦五色李鳳翥既以儒者自居則陳奏本章自應加意愼重不當作游戲之詞若未曾作賦而云作賦則所奏盡屬虛文若實曾作賦便當進呈朕覽若自知不能作賦而引此浮詞湊成自謙之語陳於君上之前豈儒者之道乎李鳳翥受朕深恩由翰林之職超擢至工部侍郎而在工部時聽徇苟且聽阿其那之指揮不能卓然自立

尚得以儒者自命乎更可異者貼黃內大賚賚字訛
寫賫字莫非有意譏朕不應賚而賚乎似此輕慢踈
忽狂詐姦僞儒者固當如是乎此二本著李鳳翥明
白回奏

初四日奉
上諭朕見臣工等奏章間有用山川効靈字樣者屢經
降旨嚴加申飭如洪福齊
天及一切頌揚背理之詞諄諄訓誡至於再三宜乎中外
共知朕心矣乃昨衍聖公孔傳鐸奏賀慶雲本內竟
用乾坤効靈之語朕覽之實爲悚惕不寧之甚朕於
事

天事
神至誠至敬惟望
天地神祇俯垂默佑錫福兆庶共享昇平若云感召
天和或云受
天之祐或云昭示靈應似此等語作頌揚之文尚於義不
悖而於心亦安今乃謂
天地神祇効靈於人君豈不聞王者父
天而母
地而敢爲此褻慢之語乎且朕之事
天亦猶臣下之事君也臣之視君也以爲九重之尊而以
人君視

天其相越之分又不啻九重而已也設以屬員頌其上官
而稱爲上所崇奉或稱爲福與君齊彼爲上官者能
安受而不戰慄乎今以効靈齊
天等語見諸奏章其背理慢
神何以異是人惟胸中蒙昧不知立言之體遂至習而不
察大失敬謹事君之道昔我
聖祖仁皇帝深惡此等陳奏之詞常加訓誨今著再行申
諭內外臣工知之嗣後如有仍用此等字樣者著通
政司即行叅奏如送內閣即著大學士叅奏

又奉
上諭上年十月內降旨令內外官員各保舉一人送部

引見倘所保人員內有現在試用者若一體准其送
部引見恐伊等因現在試用之缺不稱其意而起規
避之念嗣後若有保舉現在試用人員者著先將咨
文送部該部彙齊請旨准其進京引見再令來京又
如保人之員現係試用尚未實授者是本人之優劣
尚在未定難與現任之州縣比論亦著先行咨部彙
齊請旨准令引見者再著來京

初五日
諭大學士九卿自古爲政者皆言寬嚴相濟所謂相濟
者非方欲寬而雜之以嚴方欲嚴而雜之以寬也惟
觀乎其時審乎其事當寬則寬當嚴則嚴而已如十

人當賞則俱賞之斷無以賞者太多而舍一二人不
賞之理十人當罰則俱罰之斷無以罰者太多而寬
一二人不罰之理卽如戸部也綜核錢穀惟在公平
直省徵解錢糧其不足者固當查核若餘於額數之
外者豈遂不當查核乎卽如刑部也按律定罪務期
明允直省審讞重案其間失出者固當駁詰若失入
而致寃抑者豈遂不當駁詰乎總之當寬則寬當嚴
則嚴寬嚴適協其宜乃爲相濟非參雜於寬嚴之間
而爲子莫之執中也譬之飲食原相需也然亦當飲
而飲渴者不可以食解當食而食飢者不可以飲充
若強飢者以飲強渴者以食是相背也豈相需之道

乎

初七日奉

上諭朕慎重民命留心刑獄每於讞決之際往復審察
至再至三是以外省每年秋審亦照朝審之例悉令
三覆奏聞今思每日所進本章內有擬以極典及斬
絞立決之犯雖其情罪俱屬重大律無可寬然朕心
猶欲慎審而後置之於法嗣後如遇此等本章已閱
過票簽交與本房者著批本官員照三覆奏之例進
呈三次候朕再加詳慎然後批發以副朕欽恤矜慎
之至意

又奉

上諭聞近來遵化等州縣採買供應
陵上官兵米石竟有吏胥串通兵丁當差人等折銀代米
私相授受每石或六七錢八九錢不等使吏胥利於
侵剋而不肖兵丁但取現銀入手便於花費及至五
六月之間米貴之時艱於糴買往往困乏該管官亦
並不留心稽察嚴行申飭甚非加恩於供奉
陵寢官兵之至意也嗣後著該督嚴飭州縣官將本色米
石按名支給
三陵總管亦不時稽察有復蹈前轍折銀代米者卽行題
參將授受之人從重議處

又奉天將軍多索禮奏原任

盛京戸部侍郎格爾布入官銀無完將督催承催不
力之協領拖秋等題參交部議處奉
上諭格爾布之家口雖在盛京但伊原係京城之人在
盛京居官不久所有應追銀兩該旗自應在京查明
家產著追還項乃相沿推諉之陋習以卸己責致盛
京各員俱以承追不力被參甚爲屈抑著將本內所
參之員免其議處其從前互相推諉各官交部查明
察議具奏

初八日奉

上諭據工部奏稱武昌荆州二處水師營戰船應照祖
秉衡奏准之例將小修改爲歲修等語夫祖秉衡條

奏乃雍正七年通行之案將從前已歷三年未修之船隻准其小修嗣後每年令其歲修則船隻始得堅固而各省亦易於奉行今據工部所議以三年期滿應行小修之船改爲今年歲修是以七年所定之例行於四年未修之船也於情理甚屬未協其中不敷之費必致令地方官賠累豈非寃抑著該部另行定議其從前議覆修船各案若有似此錯誤者俱著該部查出另議具奏工部堂司官著察議具奏

初九日奉

上諭據尹繼善將齊蘇勒原參范周吳擅開黃浦閘放水一案照承審官所擬滿杖具題范周吳身爲汎員明知二月間重運開行正需蓄水之際乃不候批詳將黃浦閘擅自開板放水寧無情弊若云運河水長恐礙堤工則二月初旬非發水之時亦尚非桃汎之候何至刻不容緩從前齊蘇勒以該道審擬未協批令嚴訊確情必有所見今尹繼善仍照原擬具題草率完結甚屬不合從來後任官接辦前任事件每多私心陋習不可勝數如前官保薦信用之員其人亦必有一長可取而接任者必苛求其短以示己之精明而於前任叅劾之案則往往委曲開釋以市己之寬厚至於地方陋規衙門積弊又瞻顧回護爲己身預留地步而不肯舉發此皆輕重顛倒是非錯置出於意見之私而非公正之道尹繼善題奏此案識見淺小陋習未除此案內范周吳閉閘放水實情著尹繼善另行確審定擬具奏從前徇庇承審之員一併嚴察議奏以杜小人居心險薄幸災樂禍之惡習

十三日奉

上諭向來有司官補投之時迴避本省葢因地方密邇恐其中有嫌疑牽制等弊也朕思江南之上江下江湖廣之湖北湖南陝西之西安甘肅雖同在一省中而幅員遼濶相距甚遠定制各設巡撫司道以統轄之其情形原與隔省無異則官員選補不過有同省之名而並無嫌疑牽制之處必須迴避况既係同省則於彼處人情土俗較他省之人更爲熟悉未必不於地方有所禆益嗣彼凡江蘇安徽湖北湖南陝西甘肅諸處府州縣以下官員得本省之缺不在本籍巡撫統轄之內者不必令其迴避其相隔在五百里之內者仍照隔省迴避之例一體遵行

又奉

上諭魏廷珍遵例自陳應用奏本而用題本魏廷珍並非不知條例之人且由學士至於巡撫歷任多年上次又曾經自陳而此番忽爾錯誤豈得謂出於無心葢伊之意以爲外任文武大臣題本奏本誤用者朕間常降旨寬其處分而伊自知無邀免之理特有意

誤用甘受參罰使天下之人謂朕之待伊事事苛求而伊之獲譴皆屬無心之過假此一節以掩蓋衆愆其用心甚屬奸偽夫本章不合體式而免其察議者或係武職大臣不通文翰或係初經外任之員未曾諳習體格其情皆有可原又如督撫等有降級罰俸之案而寬免者亦因其人平日爲國家實心効力朕不忍以小過處分是以沛恩於常格之外凡此寬嚴輕重之間朕皆準情度理出於至公之心如魏廷珍苟且因循視國家之事如陌路者朕念其何長而寬其循例之處分今又將明知之例故意錯誤以干參處人臣事君之道固如是乎著魏廷珍明白回奏

十四日奉

上諭前因備辦軍需令直隷山東河南山西等省採買騾匹運送糧餉今直隷山東解京之騾陸續報到俱屬肥腯壯健據此則地方官之採買辦理實心用力可知著將二省解來之騾匹查明各地方官採辦之多寡及肥腯之高下分別等次交部議叙以示嘉奬其解送之員亦屬勤勞著一併酌量議叙從前議定每騾一頭給與官價十二兩今看所解騾匹甚好諒官價十二兩及每日喂養准銷之銀必不敷用其多添之費著經手之該州縣官據實報明該督撫該督撫照所用實數於本省存公銀兩內卽行給發不使絲毫累及民間亦不令州縣官有賠墊之苦但不得借此恩旨滋浮冒之弊著該督撫公平辦理因此次需用騾隻旣多而該地方所採買者又甚屬肥壯是以增給價值並令加恩議叙後不爲例其河南山西二省所辦騾匹解交陝西者著岳鍾琪驗看據實具奏若能如解京之辦理妥協亦著照直隷山東一體加恩

又奉

上諭據岳濬疏稱山東觀城縣有盜犯林琳拘禁在獄其妻入監私給其夫銀兩林琳將銀付禁卒李玫懇其照看李玫卽乘衆人睡熟將林琳鎖鐐放開令其

越獄脫逃等語夫盜犯乃秉性兇惡之徒身雖繫於囹圄而作奸犯科之念未嘗止息況强盜之罪律應立斬伊自料難逃國法往往挺而走險妄希免脫則防範更當嚴緊今乃許其妻子家口入監探視此等不良之人乘機滋弊如串改口供暗通信息種種奸計不可枚舉嗣後當嚴行禁約不許往來再如盜犯刦奪其嫡屬豈不知情若果能勸阻於平時未必不可以使之改惡從善其聽從爲盜而不行勸阻者皆希圖得財分贜助盜爲惡者也嗣後積慣爲盜與屢次行刦之人其妻子嫡屬應如何分別治罪之處著九卿一併定議具奏

十五日奉

上諭岑齊岱岑映宸父子二人名下應追贓銀據鄂爾泰奏稱岑齊岱已經病故應照例免追止追岑映宸應完之項所奏甚是刑部駁議必欲將伊父子兩案銀五萬餘兩一併著落岑映宸名下勒限嚴追若云欲使錢糧有著倘岑映宸力不能完是錢糧仍無著落況朕念伊祖岑祿會有軍功已將岑映宸之罪開恩寬免今若照部議則將來不能全完之時仍將伊治罪乎抑再降旨寬免乎部議甚屬不合著另議具奏

十六日奉

上諭凡遠省烟瘴之地及沿邊沿海之區因其險阻荒凉或民情難治是以有司缺出或揀選補授或將內地之員保題調補該員到任之後有歷俸三年即陞者亦有五年即陞者所以恤其苦而賞其勞加恩於常格之外也乃向來督撫等徇情受託往往庇護私人以保題烟瘴邊缺爲名俾得速於陞遷仍將其人委署近地展轉留滯而本任竟屬虛懸是以緊要之缺轉成閒曠之所矣此向日之積習衆所共知者近年以來雖州縣正印官不敢仍蹈故轍而同知通判等員則聞尚有借委署他處之名不到本任延至數年俸滿居然得以陞遷者此等弊端甚有關係嗣後著嚴行禁止倘有應行署理之處著該督撫就近差委不得使屬員巧爲規避之計以致要缺有閒曠之時倘有仍前營私作弊者經朕查出定將該督撫及本員一併從重議處

又奉

上諭董永芠索詐安瑞成一案經刑部等衙門將實情審出定擬斬罪洵不爲枉但據伊供在福建臬司任內得受節禮銀二萬六千兩伊居官劣跡甚多贓私纍纍其收受屬員餽送及取於地方者豈止此二萬餘金之數且其從前餽送允禵之物華麗豐厚衆所共知若非橫取於屬員富戶安能辦此今在部訊問尚不肯據實供吐仍復巧詐支吾甚屬可惡著將董永芠家資抄沒入官其妻子入上三旗辛者庫當差其任內所得贓私及歷來餽送允禵之物著該部將董永芠及伊親信管事之人嚴行審問務令一一供出不得絲毫隱諱昨董永芠解京之時在途有意延捱顯係潛藏寄頓所有財賄而江南督撫范時繹尹繼善徇庇姑容聽其留滯不行催督且所審命案寃抑而督撫等扶同具題不行駁查明係黨庇著即交與范時繹尹繼善將董永芠任內所得贓私若干及如何寄頓藏匿之處一一查明追出倘再有隱瞞定將范時繹尹繼善嚴加議處董永芠所有婪贓之項

大抵取於福建者居多今福建泉州廣東潮州二處有修理城垣工程著將伊所有資財等項從該旗及任所查出者解往泉州潮州二處爲修理城工之用

又奉

上諭據署湖廣提督印務岳超龍摺奏永順土民聚集多人控告同知潘果酷刑重耗濫差妨農縱役强姦民婦又藉名皇穀勒賣兒女賠補苗衆約有二千人扎住永順城外臣現咨鎮臣周一德前往撫諭倘仍逞蠢頑不即解散則應調遣官兵相機勦撫等語從前永順土司懇請改土爲流朕屢次降旨不允後以該土司情詞懇切始勉從其請加以特恩並令該地方官撫綏苗衆和輯乂安使之得所今土民聚衆妄行干犯國法雖係伊等秉性愚頑然亦必由該同知不能拊循之所致潘果係王國棟保題之員何以居官之劣如此今若交與湖廣督撫審理恐伊等瞻顧回護但云土司兇悍漸不可長而不能得其實情昨降諭旨令趙弘恩署理湖北巡撫印務趙弘恩平日熟悉苗疆情形著於到楚之時先赴湖南審理此案再令御史苗壽唐繼祖前往會同審訊其土民倡首之人自應查出治罪若潘果實有苛刻凌虐等情應置重典以彰國憲提臣岳超龍奏摺及土民控告呈詞欵蹟俱發與趙弘恩等逐一秉公訊問湖北巡撫

印務著布政使徐鼎暫行署理俟趙弘恩此案審定之後再赴署理湖北之任

又四川提督黃廷桂奏報黃螂土司安插內地事宜奉

上諭各處土司呈請改土爲流者朕俱不允屢降諭旨甚明今據四川提督黃廷桂摺奏黃螂土司國保屢次具呈懇請題達且稱祖遺土地多被鄰封侵佔兼以轄屬愚頑難以管教惟恐貽累子孫所有四子倘得學習禮法猶可成人等語朕念該土司國保素知遵奉法紀自會勦米貼軍興以來隨營効力更爲恭順其所轄土民亦無助逆惡蹟今屢次呈請改土爲流情詞懇切既於伊身及其子孫有益朕不忍違其所請著給與守備職銜并賞銀五千兩爲立產安居之用其願居何處著該提督向伊詢明悉心酌議善爲安插俾其永遠得所以副朕懷

十八日奉

上諭自本朝開國及平定三藩廓清朔漠以來褒忠錄功之典最爲優渥凡文武官弁兵丁之効力行間著有勞績及臨戎致命遇敵受傷者皆赤心報國之人朝廷沛澤加恩惟恐不速乃近年以來部臣辦事遲緩因循往往因一二事之駁查遂將衆人卹賞之典俱致淹滯即如陝甘川省從前攻勦南川北川青海

臬子山等處之文武官弁兵丁已經查核明晰應行卹賞議敘祇因青海等處功加冊結內有原任巡撫王景灝同知張梅革職離任所造冊結無印可鈐部議駁查以致南川等案卹賞之處一并稽延經朕訪察而後知之夫官弁例應議敘者不得早沾國恩固爲不可而陣亡受傷人等遲至數載之後尚未邀帑金之賜尤可憫惻著該部將南川青海等處文武官弁兵丁速行卹賞議敘嗣後凡有出兵加恩之案其中若有應行駁查者止將應查之人扣除候查明補給不得因一二人之行查而稽遲衆人應得之恩典將此永著爲例又如從前進藏出征之官弁兵丁若有預借銀兩而本身陣亡或在軍中受傷病故者俱照例卹賞外其所預借銀兩概免追還

二十日奉

上諭朕聞各省糧船過淮抵通之時該管衙門官吏胥役人等額外需索陋規以致繁費甚多運丁重受其累特命御史前往稽查禁革苛索等弊又查向來之例每船北上許帶土宜六十石朕思旗丁運駕辛苦若就糧艘之便順帶貨物至京貿易以獲利益亦情理可行之事著於舊例六十石之外加增四十石準每船攜帶土宜一百石永著爲例惟是運丁人等繁多素有惡習如偷盜米石掛欠官糧夾帶私貨藐視

法紀此向來之通弊也又如昔年浙江湖廣二省糧船因私忿小怨遂致操刃持戈殺傷多命又從前偶值回空守凍遂致縱容水手公然搶奪擾害居民此皆衆所共知者是以數年以來內外臣工條奏旗丁不法者不下數百紙前又有奏稱販賣私鹽之弊在糧船爲尤甚有一種積梟巨棍名爲風客慣與糧船串通搭載貨物運至淮揚託與本地奸徒令其賣貨買鹽預屯水次待至回空之時一路裝載其所售之價則風客與丁舵水手三七朋分糧船貪風客之餘利風客恃糧船爲護符於是累萬盈千直達江廣私販日多而官引日滯等語觀此則旗丁之作奸犯科誠難以悉數也朕年來屢飭該管官嚴行禁約又復念其勞苦疊沛恩膏近見伊等之惡習刁風亦漸悛改是以特頒諭旨嚴禁過淮抵通苛索之陋規復令增添攜帶土宜俾得多沾餘潤以贍家口伊等益當感戴朕恩遵守法度共爲良善以免罪愆著總督倉場侍郎漕運總督將朕此旨通行刊布每船各給一張使運丁人等觸目警心以副朕體恤訓誨之至意

又刑部議駁江蘇巡撫尹繼善題免運丁追賠銀兩應行全追奉

上諭旗丁等勒索銀兩內有僱覓水手置買篷索等項尹繼善所奏酌量免追甚屬明晰而刑部必欲駁令

全追毋見刑部遇有徇私關照之人不問錢糧多寡輒援引條例輕與開豁如無利於其間則必加意苛求借錢糧爲重之名多方駁詰不知錢糧固宜慎重而國家辦理事務自有體統卽如近日岑映宸一案刑部必欲將伊父子名下銀兩一并勒追不過徒有追取之名究無完納之實此等皆有關於政體此本所議甚屬不合將本發還著另議具奏

又奉

上諭凡各衙門奏本奏摺經朕覽閱內有折角發出者奏事之員俱應將折出之處請旨昨正紅旗都統蘇丹等具摺奏事朕折角發出伊等竟不請旨及朕思

及詢問伊等已各散去傳到時又稱摺內折角之處未曾看見自認疎忽大臣等奏事理應敬謹詳慎豈有發出奏摺而不留心檢閱之理似此等處尚不詳慎更於何事用心旗下大臣辦事疎忽大率如此朕每日訓誨猶不悛改著將蘇丹舒楞額鄂齊交部嚴加議處嗣後凡發出奏章有折角處而不請旨者俱交部察議

二十二日奉

上諭據湖廣巡察王瓚摺奏驛站夫役一案旣已會同該撫等以仍循舊例長養在站合詞具題又稱雖有長養之名實不能長養在站等語王瓚職司稽查驛站之任若確有所見與巡撫意見不同便當自行陳奏倘地方情形實是如此彼此意見相合已經合詞具題而又私具奏摺爲瞻顧遷就之詞則存心巧僞之甚王瓚自巡察湖廣以來所奏事件大率皆虛誕支吾苟且塞責看來不稱巡察之職著調取來京御史唐繼祖現奉差委審理土司事件俟審結之後卽著巡察湖廣地方至王瓚朦混具奏之處交部察議具奏

二十五日奉

上諭據巡察御史苗壽等奏稱伴送暹羅貢使人員沿途違例勒索借端逗遛騷擾驛遞等語凡奉差人員

不許騷擾驛遞定例甚嚴朕又屢頒諭旨嚴行禁飭今廣東所差伴送人員尚敢肆行無忌甚屬可惡俟伊等到京之日將伴送管事之人員交與該部卽行拏問并行文所過地方之該督撫轉飭州縣等官將被伊勒索騷擾之處據實首報倘以爲已經應付之事隱忍不言或部中訊審時本人自行供出或由他處發覺定將隱匿不首之員從重治罪

二十七日奉

上諭自古明目達聽之道欲以周知庶務博採羣情其責端在於臣工之襄贊然必公正居心斯能以忠言讜論裨益政治苟或植黨營私辯言亂政此倡彼和

顛倒是非實國家之罪人爲王章所不宥嘗觀前明季世一二新進後生竊居言路遂朋比固結挾制大臣把持朝政以致國是日非而不可挽此其炯鑒也
我
世祖章皇帝
聖祖仁皇帝聖神御極大觀在上言路弘開羣邪屏息一切猖狂澆薄之風早已翕然丕變雖有不肖之徒亦無能施其伎倆矣朕卽位以來以公聽並觀爲務以納忠廣益爲先既命滿漢文武大臣密陳政務又命科道等於露章之外准具密摺奏事蓋以國家事務殷繁人情弊端種種諸臣有陳奏之心或有不便顯

言之處故令密封進呈所以免其瞻顧去其嫌疑俾得各抒所見盡言無隱庶國計民生均有攸賴又如國家任事出力勤慎素著之大臣所辦公務既多豈能保其無所錯誤若因此而被指摘殊非情理其他偶罹過愆或其子弟家人生事失於覺察一經彈劾若朕不加處分則近於護庇若加以處分則彼之宣力甚多而不能恕其一眚朕心實爲不忍不若言事者密陳朕前待朕爲之斟酌輕重訓誨區處亦兩全之道凡此皆須出於至公至當方有裨益於風俗人心非使不肖言官藉密奏以自便其私也乃營私植黨之徒竟欲以此逞其奸黠如崔致遠等不肯爲都察院堂官管轄遂邀約同官密行告訐狂妄恣肆詆毀大臣思欲撓亂國政此風斷不可長朕是以降旨停止科道官之密奏止令各用露章蓋以其在大廷廣衆之間自不敢挾私心而昧公道也乃復有結黨營私之謝濟世阿附李紱蔡珽等叅劾田文鏡貪贓納賄公然紊亂黑白顛倒是非又如汪浩之請改選法輒欲輕變舊章錢廷獻之條奏本省命案等件擅作威福於鄉里其餘則摭拾陳言苟且塞責又或相率而爲依違緘默之計竟未見一人一事實有所建白裨益於國計民生者夫以朝廷耳目之官視國家之政治如陌路而又欲以進諫之美譽歸之於己以

不能納諫之名歸之於君上忍心害理莫此爲甚人臣事君之義固可存此等狡詐之心乎自古以來言官以進言爲職豈容以國家之事沽一己之名朕之廣開言路者實欲以衆人之耳目爲朕之耳目使民隱得聞萬事就理並非邀虛懷受諫之名博建鞀置鐸之頌也乃向來科道官密奏之弊如此近來露章之習又如此此中外所共知共見者奚待朕之指示宣諭耶然朕之再行訓飭者誠以言官有補闕拾遺之職切望其痛改頹風洗滌故習盡讜言獻替之道成蕩平正直之風如此則科道不愧諫議之官國家得收納言之效豈不美歟倘復蹈昔年之故轍則有

害而無益也著詢問科道等伊等之意仍欲似從前密奏乎抑欲照近來之例祇用露章乎若欲仍行密奏著如文武大臣等輪班具奏

又福建巡撫劉世明奏革銅山營左哨千總高炳章出洋巡哨遭風飄失船械捏報溺死親丁希圖掩飾照例治罪奏

上諭查定例內戰船因公擊碎者該督撫查明保題免其賠補動支錢糧修造等語今千總高炳章因出洋巡哨遭風飄失船械正與因公免賠之例相符不必因溺死親丁而後可以邀免賠補也高炳章身為武官豈不知海洋戰船之定例其所以誤報親丁溺死者據伊供稱本夜遭風壞船之時衆人跳過商船比時查點不見親丁鄭朝一名卽具文稟報後因鄭朝挾板浮水得免閱二日回營未曾再行詳報等語此處自是實情高炳章既係遭風遺失器械而劉世明引平時遺失器械之例定議治罪似屬過刻賠補之處悉行寬免

二十八日奉

上諭聞粵東地方四民之外另有一種名為蛋戶卽猺蠻之類以船為家以捕魚為業通省河路俱有蛋船生齒繁多不可數計粵民視蛋戶為卑賤之流不容登岸居住蛋戶亦不敢與平民抗衡畏威隱忍跼蹐舟中終身不獲安居之樂深可憫惻蛋戶本屬良民無可輕賤擯棄之處且彼輸納魚課與齊民一體安得因地方積習強為區別而使之飄蕩靡寧乎著該督撫等轉飭有司通行曉諭凡無力之蛋戶聽其在船自便不必強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棲身者准其在於近水村莊居住與齊民一同編列甲戶以便稽查勢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驅逐並令有司勸諭蛋戶開墾荒地播種力田共為務本之人以副朕一視同仁之至意

又奉

上諭翰林院侍講學士惠士奇前任廣東學政時該督

撫人人稱揚其善巡撫年希堯極力保薦乞再留粵三年是以復令其留任嗣後督撫等亦無不交口稱揚譽言日聞於朕及差滿來京進見時見其舉止輕佻奏對不實至問以地方利弊茫然不知問以官員賢否亦一味含糊惟極力袒庇方願瑛又薦一年邁不能出仕之人求朕旌獎似此居心行事與朕前此所聞迥異況在粵兩任未聞陳奏地方利弊一事其為沽取虛名視國事如膜外諂媚督撫致令越格保薦也明矣其人甚屬巧詐朕留心細加察訪其在學政任內亦並非一塵不染之人從前將伊留任三年竟為所欺矣似此巧詐奸詭之風不可不遏著交與

祖秉衡令伊修理鎮江城垣効力以贖欺詐之罪

又奉

上諭據湖廣總督邁柱湖南巡撫王國棟奏稱湖南常德府屬之武陵縣宿郎一堰週圍約四十里逼近洞庭湖西汊地勢低窪明代隆慶年間堰堤潰敗糧賦虛懸至康熙五十三年湖南荒額田畝奉

旨全墾於五十九年陞科經知縣陳斂查補外該堰田地實缺額糧六百五十石比因隄廢田荒糧攤合邑公完後經知縣陳沆詳委經歷翁旭丈勘共丈出田地一萬二千一百餘畝於雍正四年起應按糧科徵銀三百四十兩零請免合邑攤賠照舊徵收查當日翁

旭丈勘時將湖坪草灘及久荒之區概行詳報陞科原屬朦混續據署事知縣陳哲詳稱前項報墾錢糧除雍正五年奉旨蠲免外其四六兩年錢糧按册催徵分釐無完實因從前勘報不實更兼四五兩年連被水淹是以無可著追等情臣等隨行布政司轉飭該府縣確勘去後茲據布政使趙城等詳據知縣丞泰親往確勘實丈出成熟田地共五百八十五畝零科徵銀一十六兩零現有花戶承辦其餘實係久荒難以開墾亦有墾後仍被水淹抛荒所有抛荒糧銀三百二十四兩零實屬無著仍請合邑均攤至該堰堤塍除上年兩次發帑興修現資捍禦高區成熟田畝外其餘廢堤地居洞庭下流即使堅築恐風浪易侵斷難捍衛等因詳報前來臣等覆查無異我皇上念切民依凡事稍有不便於民者無不反覆推求務期允當臣等用敢據實密奏等語朕覽邁柱王國棟所奏甚爲明晰武陵縣宿郎堰堤岸濱臨洞庭地勢低窪既難修築則淹没之田地何以責令輸納錢糧若將此項難徵之糧派令通邑均攤完辦亦屬不可著將每年額賦三百二十四兩零悉行蠲除其雍正四六兩年舊欠暨本年錢糧亦全行豁免該督撫等轉飭有司實力奉行

雍正七年六月

上諭三十六道

初二日奉

上諭據楊鯤奏請將四黨口稽查私販之守備撤回本營其員缺揀選試用之藍翎待衛前往等語夫藍翎待衛若果可差委巡查私販即可辦理營伍事務何必調換多此紛更況藍翎待衛命往試用亦非常行之例楊鯤此奏甚屬率意不合著將本發還

初三日科道巴德保等遵

旨覆奏科道輪班條陳不必舉行如有不便露章者仍行密奏奉

上諭科道等所奏朕已深悉其不肯輪班密奏者必出於滿洲科道之意從前朕令三品以上大臣輪班密奏而旗下武職大臣以無可條奏爲大苦大難之事其中竟有各處訪求下及於所屬微賤之人冀得一言一事以塞輪班之責者聞者皆爲嗤笑今朕之所以將密奏詢問科道者並非因國家政事有不便見於露章之處也蓋曲體伊等之情或有所瞻顧而不敢明言或有所牽制而不能直達故特令密奏俾伊等得以將其忱悃耳今科道不欲輪班密奏而云倘有不便露章者則用密摺此介在兩可之詞苟且自便之術也況平日既不輪班逾時而忽密奏倘所奏

之事見諸施行則皆可揣度以爲某人之陳奏與露章無異謹恪者仍生畏懼之心而不肖者更得藉以爲作威作福之計矣科道等又稱皇上至聖至明於天下大小事理無不周知洞悉斟酌咸宜等語夫天下之大兆民之多百官之衆庶務之繁豈能經畫周詳敷施悉當而科道陳奏云云伊等能保天下之政治官方一無闕失乎倘伊等以爲可保則將來凡有乖舛失宜之處當於伊等是問也朕以伊等或願密奏或但用露章降旨詢問而伊等含糊具奏不合著公同另行覆奏

又刑部議奏私鑄之劉四海等擬斬立決奉

上諭劉四海以鑄鏡爲業因貧窮謀食起意鑄錢同夥不過二三人所鑄之錢亦止九千二百文與大夥公行私鑄者有間劉四海王四海郭二著改爲應斬李文榮著改爲應絞俱著監候秋後處決

初四日奉

上諭前歲據齊蘇勒奏稱朱家口等處自漫口堵塞之後淤出沃壤甚多隨經丈出泗州虹縣等五州縣地共計二萬二千餘頃已按則陞科民情踴躍今據尹繼善密奏言前年勘丈新淤之地因派委之員辦理草率所報之數未盡確實有新墾之田不敷報勘之數而以新糧攤於舊地者夫淸丈地畝原爲便民息

訟之計若勘報不實或致賦浮於田則小民難於輸將非朕惠愛之本意著尹繼善會同范時繹遴委賢員再加確勘據實陳奏

初六日奉

上諭上司之於屬員遇貪贓枉法蠹國虐民等事自應卽行叅劾不容遲緩若舉動粗疎禮儀錯誤此等無心之過則當申飭教導令其悛改或於朕前摺奏待朕降旨訓誨之此乃爲國家愛惜人才以情理課吏之道也憲德以知府王濬於考驗武弁齊集之日在座酣睡肆然無禮特疏糾叅此舉過於苛刻從前趙申喬於

聖祖仁皇帝親試武進士騎射之時與諸臣坐班公然睡去

聖祖仁皇帝尙矜其年老止加以訓誨未曾交部議處今王濬賦性粗率又因望七之人精神不足以致失禮於上官之前只應面加訓飭使之省改不應以此小節急切見之於彈章也至於王濬向憲德稟稱高維新之語憲德體察所稟是虛此一節事或係王濬誤聽人言或高維新本有此意而不露圭角於憲德均未可定若因王濬誤稟卽重加譴責則屬員有所見聞皆不敢直達是自蔽其耳目矣爲督撫者不拒絕屬員之言而又胸有定見不爲所惑方可以收羣策之益但憲德因怒王濬失禮卽據實叅奏尙是憲德直爽之處若含怒於心目前隱而不發將來苛求他事以嚴劾之則險薄甚矣督撫等倘有如此居心者卽暫時朦混究難逃朕之洞察必獲重譴也王濬不便仍留川省著來京以京官補用成都府知府員缺卽著憲德於通省人員內揀選題補

又奉

上諭游惰之民自昔治天下者之所深惡若好爲賭博之人又不止於游惰而已荒棄本業蕩費家貲品行日卽於卑污心術日趨於貪詐父習之則無以訓其子主習之則無以制其奴鬬毆由此而生爭訟由此

而起盜賊由此而多匪類由此而聚其爲人心風俗之害誠不可以悉數也大凡爲不善之事者雖干犯功令猶可得徼利於一時而獨至賭博則今日之所得明日卽未必能保若合一年數月而計之勝者與負者同歸於盡此天下之人所共知者而無如邪僻之人一入其中卽迷而不悟且甘爲下賤而不辭亦大可悲矣數年以來屢次降旨嚴禁而此風尙未止息者則以尙有製造賭具之人而有司之禁約未曾盡力也百工技藝之事可以獲利營生者何事不可爲而乃違禁犯法製此壞風俗惑人心之具其罪尙可言乎嘗思賭博之風所以盛行者父兄爲之子弟

在旁見而傚之家主爲之奴僕在旁見而傚之甚至婦人女子亦沉溺其中而不以爲怪總因習此者多故從風而靡者衆也假若嚴行禁止使人不敢再犯則日積月累後生子弟無從而見即無從而學此風自然止息無俟條教號令之煩也凡地方大吏有司均有化民成俗之責而乃悠悠忽忽視爲泛常安辭溺職之咎今特定本地官員勸懲之法以清其源嗣後拏獲賭博之人必窮究賭具之所由來其製造賭具之家果審明確有證據出於某縣將該縣知縣照溺職例革職知府革職留任督撫司道等官各降一級留任如本地有私造賭具之家而該縣能緝拏懲

治者知縣著加二級知府著加一級督撫司道等官著紀錄二次將此勸懲之法永著爲例於雍正庚戌年爲始著該督撫通行曉諭使城邑鄉村及遠陬僻壤咸各聞知

初八日奉

上諭吳璁芳圖姦子婦胡氏以致胡氏羞忿刎頸不死復行自縊又毆打婢女夏妹斃命巡撫魏廷珍將吳璁芳照親屬強姦未成律擬發邊衛充軍刑部改照因姦威逼致死律擬斬兩擬輕重不倫魏廷珍見部中所改將以爲殘忍乎或以爲苛刻乎據魏廷珍所引之律乃強姦未成之條而置人命於不問且吳璁芳名列膠庠事關倫紀若照魏廷珍所議歸結果足以服人心而彰風化乎在魏廷珍如此具奏必有意見或係按察使劉柟定擬轉詳或係魏廷珍曾經授意著魏廷珍劉柟各行明白回奏

又江蘇巡撫尹繼善叅奏桃源同知張充國賄囑查看河工侍讀學士西柱經西柱咨明應將張充國革職究問奉

上諭此所叅張充國著革職其侵帑行賄等情及本內有名人犯該督一併嚴審追擬具奏營求賄賂之風實吏治官方之大患屢經降旨嚴禁而此弊尚未改除者所謂下愚不移也若非公直之人據實舉發不

爲徇隱難以懲邪僻而儆將來年來惟鄂爾泰曾叅屬員請託之事今西柱將張充國行賄之處據實咨明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具奏

初九日廣東總督孔毓珣叅奏副將湯寬婪賄各欵奉

上諭湯寬已陞授金門鎮總兵官朕覽孔毓珣叅奏湯寬疏內稱把總陳祿帶賊陳意欽做線陳意欽脫逃湯寬聲言揭叅陳祿陳祿送銀五十兩得免陳意欽亦經獲回等語陳意欽既經緝獲則陳祿無罪湯寬之不行揭叅未必由於受賄也疏內又稱湯寬得受李文先銀八十兩隨將伊補馬戰兵又拔外委把總

等語夫招募兵丁拔補千把若果湯寬營私納賄則所屬之中豈止李文先一人何以此外無可叅劾此欵亦涉疑似至於出門赴省收受屬員路費乃武職陋規非枉法婪贓可比嘗見水師武職不能固守清操者頗多想湯寬尚未滌除此習也孔毓珣因向日曾經保送今不敢以其過小而爲容隱朕念湯寬人材壯健且熟習水師才具甚屬可用著將孔毓珣所叅之處免其究問倘湯寬日後居官再以操守不固被人糾叅或經朕訪聞定行嚴加治罪

又甘肅巡撫許容奏署禮縣知縣董與國揭告署鞏昌府知府徐洹瀛請令質審奉

上諭董與國以微末之員於署府徐洹瀛揭伊劣蹟之後揑揭徐洹瀛曾經索借銀兩以爲反噬之計似此則以後上司不敢揭報屬員矣此風斷不可長況董與國所犯罪欵已經一一審實有應得之罪若再將此案究出誣揑情由則其罪更重且以微員訐告上官而即令稽留對質亦屬非體著將董與國揑揭之處不必究問令徐洹瀛即赴延安新任

初十日奉

上諭準噶爾世濟兇頑心懷叵測將來必爲蒙古之巨患貽國家之隱憂是用發兵聲罪致討上承

先志下靖邊陲師出有名事非得已兩路軍機朕籌算者久矣其軍需一應事宜交與怡親王大學士張廷玉蔣廷錫密爲辦理其西路辦理事宜則專於總督岳鍾琪是任王大臣等小心慎密是以經理二年有餘而各省不知有出師運餉之事今覽岳鍾琪所奏備陳十勝之情形非忠誠爲國費數年苦心深謀熟思者不能及此然軍務所關重大朕不敢預言其必然惟有加倍敬謹仰懇

上天

皇考鑒照不得已之情垂慈默佑早奏膚功而已

又奉

上諭據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奏聞山東車騎營兵李中

倫拾金不昧一事甚屬可嘉講讓興廉最爲美俗而師旅出征尤以人和爲貴今李中倫拾取遺金知爲

恩賞軍士之物即時稟知該管將弁情願給還本人似此見利思義同心同力之忱悃自能感格

上天俯垂默佑朕聞之深爲喜慰慶幸著賞銀六十兩以示嘉獎並傳諭內外直省兵丁等果能聞風慕義共登善行必仰蒙

上天之賜同受國家之恩勉之勉之

又奉

上諭據廣西學政衛昌績奏稱粵西民情大抵嗜利而無恥尋仇而輕生健訟而喜妄作一切姦淫偷盜忿

爭刲殺干名犯分之事皆悍然行之而不顧而倡之者實自強横之紳士始粵處邊陲民愚而陋井蛙夏虫識見不廣畏鄉紳如虎畏士子如狠故俗有舉人閣老秀才尙書之語其畏官長也不如畏紳士故俗有官如河水流紳衿石頭在之語彼見奸淫偷盜忿爭刲殺干名犯分之事紳士一一爲之無怪其漸染成風寖以惡薄也且愚民無事之日畏強横之勢力甘聽指揮奸民有事之時仗紳士之神通曲加黨庇其積害不可勝言臣竊願欽命觀風整俗使一員以整齊而約束之祇恐小臣識淺未敢瀆陳近見閩省業蒙俞旨伏思天下一家萬物一體瘴江烟島悉土

悉臣誠得被蒙聖恩一例添設俾之勤宣德教力返淳風於地方宜有裨益等語朕思謹厚爲風俗之本紳士乃庶民之倡故欲化民成俗使閭閻共敦仁讓之風必賴本鄉之紳衿領袖身體力行爲庶民坊表則觀感興起朝夕漸摩風俗可歸於淳厚若紳士肆行不法作奸犯科是以不善倡率鄉里也彼爲民者見紳士之身通仕籍名列膠庠而所行尙然如此則相率效尤愈趨愈下無所底止在紳士貪一時之勢利而不知風俗日至於澆漓今見此本不識伊等亦自覺赧顏否著將廣西在京官員及進士舉貢等之候選候補者通行傳集一一詢問令其明白回奏

又刑部奏毆死胞兄趙希一之趙希二照律斬决

奉

上諭據稱趙希二與胞兄趙希一久已分居緣趙希二胞弟趙希四病故遺妻范氏貧難孀守欲圖再醮因有人議親趙希二邀兄趙希一來家押字希一欲索押字銀三兩趙希二諫阻以致角口互毆將伊兄打傷殞命等語弟毆兄死乃倫常之變法無可貸但此案情節尙有應行詳察之處若趙希二將弟婦留養在家本欲改嫁以圖獲利而又不分給希一押字銀兩則情甚可惡倘平時希一不能照管希四夫婦而倚食於希二及至范氏改嫁之時又欲強分財禮以

至希二不服則希二情尙可原著該撫將其中情節再行確訊詳查秉公具奏

十一日奉

上諭據順承郡王錫保以在軍前効力之謝濟世註釋大學毀謗程朱參奏前來朕觀謝濟世所註之書意不止於毀謗程朱乃用大學內有見賢而不能舉兩節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寫其怨望誹謗之私也其註有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等語觀此則謝濟世之存心昭然可見朕卽位以來於用人之際至公無私不惟可以自信亦天下臣民所共知者卽以田文鏡謝濟世二人之事言之田文鏡在

聖祖仁皇帝時爲內閣侍讀學士朕從未識其面亦并未知其姓名因雍正元年伊奉差祭告華山回京陛見將山西通省荒歉情形急切陳奏備極周詳朕以山西被災其時之巡撫德音身在地方匿不奏聞而田文鏡以奉差經過之員念切民瘼直言無隱其忠君愛國之忱悃深屬可嘉遂令田文鏡前往山西撫綏賑濟伊到彼果能盡心辦理是全活山西數萬生靈之命者田文鏡之力也於是將伊授爲山西布政使令與諾岷協衷共濟而山西吏治整頓一新嗣因河南諸事廢弛調任河南布政使未幾擢爲河南巡撫現今授以河東總督之任數年來實心任事正己率屬洵爲公忠體國之大臣夫以素不識面之人見其陳言數政有益於吏治民生遂於一二年間擢爲巡撫深加信任尙可謂之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乎又如李紱蔡珽與黃振國邵言綸汪諴等結黨行私營求報復而謝濟世奸惡很戾聽其指使叅奏田文鏡貪贓納賄任意誣衊借直言敢諫之名行其排擠傾陷之計朕當謝濟世陳奏之時立卽洞燭其奸挈交刑部審問奸謀鑿鑿敗露朕尙未忍置之重典著令革職發往軍前効力贖罪一時在廷諸臣無不以爲至公至當似此尙可謂之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乎至於朕心并無私好私惡惟以其人之

善惡爲好惡以衆論之是非爲好惡何嘗預存成見於胸中卽如引見各官有見其才具似優者亦令該上司試看有見其人似屬平常者亦令該上司試看並諭令該上司秉公考課不必存迎合瞻顧之念是以各員涖任之後或朕旨曾奬其優而督撫叅劾者多有之或朕旨以爲平常而督撫保題稱職者亦有之朕未嘗以一己之好惡令天下督撫以阿徇而各督撫亦能仰體朕意從未嘗以朕之好惡漫爲迎合也朕之用人惟期有益於國計民生者可謂之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乎如浙江巡撫之任前此三年之內七易其人今得李衞公正之臣自久任不易也又如直隸總督西安巡撫之任數年來更易甚多至今尙未得其人至若田文鏡之在豫省鄂爾泰之在雲貴岳鍾琪之在川陝地方寧謐吏畏民懷是以田文鏡加爲河東總督鄂爾泰加爲雲貴廣西總督凡此皆以萬民之好惡爲朕之好惡毫未嘗自任其私安可云拂人之性也謝濟世於公正任事之田文鏡則肆行誣叅於婪贓不法之黃振國以及黨護鑽營之李紱蔡珽邵言綸汪諴等則甘聽其指使而爲之報復乃眞顚倒是非紊亂黑白好惡拂人之性者矣天理國法所不能容茍已逮身而猶不知省懼何其謬妄至於此極可謂下愚不移者矣夫拒諫飾非之

說乃朕素所深戒然必責難陳善忠言讜論而後可謂之諫若乃排擠傾陷之私言奸陰狡惡之邪論豈可以直諫自居而冀朕之聽受耶試問謝濟世數年以來伊爲國家敷陳者何事爲朕躬進諫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諫所飾者何非除處分謝濟世黨同伐異誣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謝濟世以應得重罪之人從寬令其効力乃仍懷怨望恣意謗訕甚爲可惡應作何治罪之處著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議具奏

又科道巴德保等遵

旨將伊等輪班條奏之處公同酌議仍以無庸輪班合詞具奏奉

上諭據爾等科道覆奏稱不敢輪班密奏者誠恐拘於班次限於奏期無可條陳摭拾細事冒瀆聖聽等語朕現諭部院旗下文武大臣輪班條奏其所言果皆摭拾細事冒瀆朕聽乎如爾等以輪班密奏爲摭拾細事冒瀆朕聽則輪班爲不可行矣既不可行則文武大臣之輪班條奏爾等即當奏請停止乃又緘默不言何也據爾等奏稱皇上於天下之事無不周知辦理妥協等語朕於天下之事無不周知者以集思弘而進言之路廣也若如爾等之無所陳奏朕雖欲周知天下之事其可得乎爾等職司言路此所奏不合著另行定議具奏

十二日奉

上諭朕愛養黎元遐邇一體而邊遠之地小民家計不及近省尤朕心之所繫念數年以來甘肅四川雲南貴州廣西五省有用兵西藏及勦撫苗蠻等事其一應軍需皆動用公帑備辦秋毫不派及於民間而糧餉轉輸亦有資於民力今藏地苗疆俱已寧謐朕心嘉慰特沛恩膏著將庚戌年甘肅額徵地丁銀二十七萬七千六百八十四兩零四川額徵地丁銀三十一萬六千三百兩零雲南額徵地丁銀一十四萬一千六百兩零貴州額徵地丁銀七萬四千二百兩零廣西額徵地丁銀三十五萬三千九百兩零悉行蠲免其西安各屬地方近日亦有預備軍需之事朕心軫念著將庚戌年額徵錢糧蠲免十分之三共計銀四十七萬九千九百兩零此六省督撫大吏宜仰體朕心轉飭所屬有司敬謹奉行務使閭閻均霑實惠如有奉行不力被不肖有司暗飽私囊或被奸胥土棍強紳劣衿包攬侵蝕者朕若訪聞必將通省大小官員分別從重治罪至於國家設官本以理民官有恤下之責民有奉上之義若設官而不爲計及養廉之資則有司之賢者將窘迫而莫能支不肖者又將橫取而無所檢束矣是以酌定以錢糧耗羨均給各

官爲養廉之資此揆情度理上下相安之道但思加
恩百姓豁免正賦若將耗羨一并蠲除是民雖邀額
外之恩而官員轉有拮据之苦上司或因此稍有寬
假則必致巧取苛索於民流弊種種轉多於耗羨之
數於吏治民生均無裨益常見庸劣之地方官每以
蠲免錢糧爲不便於己心懷悵怏即此意也著於庚
戌年爲始凡遇特恩蠲免錢糧者其耗羨仍舊輸納
諒必民所樂從若因水旱蠲免者不得徵收耗羨將
此永著爲例

十四日奉
上諭柳國勳名下應追扣存工料工食等項銀一萬四

千餘兩乃沿習地方陋規與贓私有間情尚可恕朕
念其先世効忠殉難節義可嘉著將此項銀兩從寬
豁免并令柳國勳來京該部帶領引見

又奉
上諭單疇書謹慎老成操守廉潔辦理寧夏渠工實心
効力今聞溘逝深爲憫惻其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
奏外著通智將彼地修工銀兩動支一千兩賞給爲
歸途之用回籍之日准其柩櫬入城寧夏渠工等事
著右通政史在甲前往辦理

又山西巡撫石麟奏吉州知州李璵蒲縣知縣蕭
藻鄉寧縣知縣蒲鳴鳳蒲縣訓導衛九疇彼此互
揭請解任審擬奉
上諭李璵蕭藻蒲鳴鳳衛九疇彼此互揭一案該撫石
麟既稱研審之下虛多實少又將四人一槩奏請革
職嚴審是誣告之人與被屈之人一同受罰矣於情
理殊未允協著該撫就近體察悉心根究倘其中有
情節可疑而不據實供吐者再行奏請革職嚴審庶
情理得平可成信讞

十五日奉
上諭我朝建極綏猷遐邇率育海隅日出莫不尊親乃
逆賊呂留良嚴鴻逵兇悖惡亂無父無君著書顯爲
謗訕於本朝之大統肆爲詆斥之詞於我

聖祖仁皇帝之深仁厚澤偉烈豐功任意爲誣衊慢詛之
語其猖狂妄幻肆無顧忌人人痛心疾首不共戴天
朕已降諭旨將伊等極惡大罪之處宣示中外諸臣
公議治罪至於嚴鴻逵沈在寬生於本朝定鼎數十
年之後自其祖父已在覆幬化育之中非祗身被德
教者可比綱常倫理之大義尤當知稟乃墮惑逆黨
之邪說習染兇徒之餘風亦懷不逞附會詆譏如所
編雜志內錄沈崑銅詩云那知雁塞龍堆婦繇補旃
裘御榻旁又云剩得鼓吹鳴聒耳蛙聲又是莽新年
查此詩係沈崑銅作於本朝之初年已爲頑梗不法
後來爲臣子者見之當痛斥其逆妄何沈在寬於作

者已故七八十年之後尙述之爲美談乎以御服爲旃裘固屬悖亂而稱蛙聲莽年是即呂留良若論五百年間事紫色鼃聲總正傳之句以王莽篡弑之歲月指擬本朝比之於閏統是沈在寬與呂留良黨同叛逆彰明較著矣又云楊大郁以孝帽終其身人因呼爲楊孝帽後其子清時貴爲題銘旌忽被怪風裂去此與嚴鴻逵所記之徐孝先戴孝頭巾自言與先皇帝戴孝沈倫不去髮白衣冠終其身同爲慕效梗化之民造作詭異之說且沈在寬生於本朝而稱清時竟不知其身爲何代之人履何代之土狂悖已極此又沈在寬與嚴鴻逵黨同叛逆之彰明較著者也又所錄杭純夫詩漫嗟却聘同君直又云痛哭錢唐原隰裒其所謂却聘者何人痛哭者何事又錄黃補菴詩云聞說深山無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黃補菴係何人何以憤時嫉俗以陶潛之但書甲子併爲多事而以雍正三年爲怪也此雖非沈在寬之詩然古人賦詩見志其手爲抄錄必有與己見相同者至其自著詩集有云更無地著避秦人又云陸沉不必由洪水誰爲神州理舊疆此以本朝之宅中立極化理郅隆目爲神州陸沉有同洪水之患其謬戾尤爲狂肆且即以洪水言之明代二百餘年黃運兩河時時潰決生民日有淪爲波臣之懼我

聖祖仁皇帝時屢憂勤詳示方畧躬親相度至於再三凡所以修築捍禦之策疏濬導刷之宜悉經睿慮精詳盡美盡善以致川流循軌黃水安瀾數十年來堤工鞏固億姓永無昏墊之虞共享平成之慶迨朕紹膺丕緒恪遵謨烈加意修防仰荷上天眷佑七年以來河流咸歸故道海口深通清淮迅暢三省運道遄行無阻至於北直畿輔之地南省浙江等處凡有海塘河渠以及應行經理水利之處皆漸次興修蓄洩以時旱潦有備府事修和桑麻徧野此時之神州何處可指爲陸沉又何地可指爲洪水乎且沈在寬云誰爲神州理舊疆其意欲將神州付之何人疆理也沈在寬年未滿四十而亦效其師之狂悖肆詆本朝乃於逆賊曾靜之徒張熙千里論交一見如故賦詩贈答意同水乳此其處心積慮以叛逆爲事其罪實無可逭著交與刑部將沈在寬訊取口供具奏

又奉

上諭聞得外間訛傳六月二十四五將開屠宰耕牛之禁回民等俱欲齊來謝恩等語又聞民間竟有私宰耕牛之事此必奸人造爲訛言誘人犯法以撓禁令

也凡朕所降旨禁約者事事皆欲濟民之用厚民之生無一事爲朕之私心便用而設也如禁約黃銅[illegible]以裨益鼓鑄流通國寶朕豈別有需用黃銅之處耶今雖定一品大臣准用黃銅器皿之例而朕宮中與部中凡有所鑄造亦令不必用黃銅如禁賭博所以端人心而厚風俗賭博之爲害於風俗人心朕已屢
降諭旨言之甚詳且悉自非愚頑不移之輩無一人不以禁約爲當也至於禁宰耕牛以耕牛爲農田所必需墾土播穀實藉其力也世間可食之物甚多何苦宰耕牛以妨穡事乎今朝廷所需惟祭祀照例供用其餘亦一槩不用牛肉矣年來自禁黃銅之後而

錢價漸平民用頗利矣自禁賭博之後而開場聚衆者亦畧知畏懼歛跡矣自禁宰耕牛之後而農家向日數金難得一牛者今已購買易而畜牧蕃矣可見利益民生之事亦既行之有效爲良民者必皆知朕大公愛民之心爲良有司者必能實心遵朕愛民之政如不能實心奉行而置民生於膜外者必非良吏也如不能仰體朕心而陽奉陰違以蹈法網者必非良民也百姓中惟回民以宰牛爲業試思貿遷有無百工技藝何業不可營生而必欲爲此犯禁傷農之事自甘爲頑梗不化之民乎國家豈有因一二遊手回民無理之營生而令妨天下務本良民之生計耶夫朕所禁之事必審度再四灼見其必應禁止然後見諸施行豈有旋禁旋開朝三暮四之理乎今訛傳宰牛開禁之語必係爲匪奸徒造作言語煽誘愚民使之犯法而於中取利甚屬可惡著該部步軍統領順天府府尹五城御史等通行曉諭京城直省並嚴行查訪如有違禁私宰耕牛及造爲種種訛言希圖煽誘者立卽鎖拏按律盡法究治如該管官不實力嚴查致有干犯者定行從重議處

十九日刑部奏准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題南安叅革知州王志正等援赦免罪釋放奉

上諭王志正係侵盜錢糧擬斬之犯非那移等輕罪可比雖援恩詔赦其死罪然雍正三年內曾有諭旨若援赦免死之犯有應追錢糧三年不行完納再監追三年今王志正名下應追錢糧朕從前雖准鄂爾泰之請豁免但其應否釋放之處鄂爾泰自應請旨定奪今鄂爾泰遽以免罪釋放具題甚屬朦混著交部察議具奏刑部議覆時亦應分晰明白定議具奏乃悉照鄂爾泰所奏議覆尤屬草率著將王志正應否釋放之處確議具奏申稼那移出納還充官用其罪較輕著照所議歸結

又陝西總督岳鍾琪奏報陝甘二屬採買騾匹用

過銀兩奉
上諭前因直隸山東解京騾匹膘肥力健是以加恩將
各地方官交部議敘並令增給價值其河南山西所
辦騾匹解交陝西者著岳鍾琪驗看據實具奏已降
諭旨此所奏陝省並甘屬分買騾頭俱著交與岳鍾
琪一併據實奏聞
二十日奉
上諭從前官員等居官聲名不好者令其於公事効力
以示懲儆但此等効力人員其任內若有虧空應追
之項屢降諭旨即准其以捐過銀兩抵補今張連登
既曾捐銀十六萬兩著准其抵補伊名下應追各項

餘俱從寛豁免伊子張珠等免其治罪
又奉
上諭總督李衛之母汪氏訓子成名壽逾大耋前已降
旨照伊子尚書品級給與封誥以昭特恩今伊子來
京陛見未及回任而閭遽逝深爲憫惻著賜祭一壇
令署督性桂致祭李衛著在任守制給假兩月料理
伊母喪事其各任印務暫著性桂蔡仕舢等照前署
理
又
諭內務府本月二十二日大兵陸續起行著派內府司
官執事人帶領錢糧直抵張家口沿途預備梅湯氷

水暑湯不必動用地方錢糧每五里搭蓋蓆棚等項
仍令地方官協同預備
又刑部議覆直隸總督楊鯤題奏盜犯大郭三禿
子一案大郭三禿子自行出首應照例減等其餘
盜犯仍照前例分首從定罪奉
上諭大郭三禿子既經自行出首著從寛免死照例減
等發落餘依議前因畿輔重地理應倍加肅清而直
隸盜案往往多於他省是以降旨令將直隸盜案仍
照舊例不分首從皆斬後因定例伊始鄉僻愚民未
必人人盡知若一槩置之重辟於心實爲不忍是以
將直隸盜案亦暫照各省盜案分别斬決發遣二項

歸結原冀愚頑之輩感恩畏法遷善改惡共爲良善
之民也乃年來直隸盜案雖似畧減而仍復不少且
有所得贓物甚微者此案即明証也既皆非積盜行
刦數次之人而甘心罹於重法朕推原其故必係地
方有司未將從前首從皆斬之諭旨剴切詳明通行
曉諭使遠鄉僻壤咸共知悉是以伊等罔知儆懼復
蹈前轍耳用是再頒此旨著直隸總督轉飭所屬遍
行宣諭自庚戌年爲始直隸境内再有爲盜刦之事
者定照首從皆斬之舊例行如地方官仍疎忽從事
不明白遍行曉諭將來事發一併嚴加治罪
又工部奏大兵起程請派本部司官二員會同地

方官修理昌平州一帶道路奉

上諭所奏是著只會同地方官辦理毋得動用地方錢糧及民間夫役爾部派出賢能司官將部發錢糧齎往僱夫敬謹修理再將溝渠道路踏勘如有應修之處亦行修理著法保喀爾紀善總理查察俟六次兵馬經過後回京

二十一日奉

上諭據總督鄂爾泰奏雲南兵丁李應芳金貴民人彭士奇三人均有拾金不取之義舉朕思邊遠民風質樸必無巧詐勾提情弊且近省雖屢有還金而蒙恩優賞者滇省徹末兵民亦未必聞知此等自出伊等向善好義之本心朕日望民風之同歸於善聞此甚爲喜慰李應芳著賞銀三十兩金貴著賞銀二十兩令鄂爾泰驗看若二人人材可用著遇把總缺出拔補彭士奇著賞銀五十兩給與九品頂帶此所賞銀兩著鄂爾泰於滇省公用銀兩內動支即行賞給

二十二日奉

上諭據張坦麟摺奏本年五月內大庾縣因驟雨暴發山水人口被淹二十九名房屋冲塌二百餘間又南康縣亦因驟雨發水被淹兵丁一名婦女一口其民人住居低窪者冲塌土牆房屋七十餘戶朕聞之深爲憫惻除張坦麟已動公用銀六百兩委員賑濟外著再動公帑銀四千兩令布政使李蘭親往二縣悉心查勘分別被水之輕重逐戶賞給務令均霑實惠各得安居以副朕矜恤窮民之至意

二十三日奉

上諭據怡親王奏河西務河堤漫開附近之田禾廬舍或有被淹傷損之處朕心深爲軫念戶部速派賢能司官帶帑銀二千兩前往悉心查勘賑濟務令各霑實惠

二十五日戶部奏蔚州新改直隸該年錢糧應否另蠲奉

上諭蔚州既經改入直隸其應蠲銀兩著照直隸蠲免分數另行蠲免

二十六日奉

上諭據順承郡王錫保奏稱在軍前効力之陸生楠細書通鑑論十七篇抗憤不平之語甚多其論封建之利言詞更屬狂悖顯係誹議時政叅奏前來陸生楠由廣西舉人部選江南吳縣知縣朕覽其履歷奏摺前惟頌聖浮詞中間不過腐爛背謬之時文無一語近於直言規正亦無一事切於國計民生而倨傲誕妄之氣溢於言詞料其人必非醇謹及至引見之時舉動乖張朕將摺內之語詰問之云爾奏稱人之所以爲國家用者才也而才技之所以能益於國家者

德也才可以行善亦可以長奸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等語古者才德並重以體用原不相離但才顯而德藏是以古來用人皆因才器使孔子曰舉賢才書云任事惟能禮記王制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任之皆言用才未聞論德也然天下實有才之人卽有德之人蓋凡人材質明敏必能辨別義理通達事情故天下未有有眞才而無德亦未有有眞才而無守者爾引有德者必有言之語謂用人但當論德不當用才有何確見陸生楠默然不能對朕又問伊云爾奏稱自侍其才至於輕意肆志而不顧夫自古有才之人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詩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未有有才之人而不小心敬愼者若輕意肆志乃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豈可以此槩天下之才乎陸生楠又默然不能對朕又問伊云爾奏稱君子不自表見於大庭廣衆亦不寬假於暗室屋漏凡以知天命之如此充周而畏之等語爾意以爲當取人於暗室屋漏而不當取人於大庭廣衆乎夫自古以來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未聞不在大庭廣衆者鄉舉里選旣博採輿評若采疇咨亦徧詢廷論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又孰非得之大庭廣衆者乎至暗室屋漏乃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聖賢之所謂不愧暗室屋漏者乃言謹獨之功雖人所不見亦不敢自寬耳此幽獨之地雖父母不得而知而謂人君用人從窮其底蘊於不見不聞之地乎爾此段有何說陸生楠又默然不能對朕又問伊云爾奏稱五經四書中如惠迪吉從逆凶何以異於佛老等語夫佛老之爲敎乃獨善其身之道無關於治世之大經大法朕自卽位以來並未嘗崇奉佛老試問黃冠緇衣之徒何人爲朕所聽信優待乎爾牽引經書以傅會佛老之敎且以用人之道忽引入於佛老感應誠不知爾是何見陸生楠又默然無一言而聞朕敎訓之下轉有憤懣之色彼時將伊扣缺令以主事試用者蓋以其人或小有才令其在京辦事學習以冀悛改也後伊改授工部主事引見時不惟毫無敬畏之心且傲慢不恭顯然逆抗之意形於詞色夫主事職列部曹外任知縣歷俸多年或卓異行取始得陞補而陸生楠以邊方舉人筮仕之初卽膺玆職尚何負於伊而伊竟敢懟及君父乎伊係廣西人平日必有與李紱謝濟世結爲黨援之處故敢如此是以將伊革職發往軍前與謝濟世一同効力此等不法之人所以發往軍前者一則令其觀滿洲尊君親上之心如此其謹凜一則令其觀我朝兵營之制如此其整嚴一則令其觀各蒙古部落熙皥淳樸之風如此其誠實庶冀

伊等化去私邪勉於自新之路詎意陸生柟素懷逆心毫無悔悟怙惡之念愈深奸慝之情益固借託古人之事幾誣引古人之言論以洩一已不平之怨怒肆無忌憚議論橫生至於此極也前錫保啟行之時朕諭以軍前効力之漢官等果能安靜守法自知罪過則皆可貸其前愆開予自新或有私自著作怨懟罔上者亦未可定今果得陸生柟所著之書悖逆之情盡行敗露其論封建云封建之制古聖人萬世無弊之良規廢之爲害不循其制亦爲害至於今害深禍烈不可勝言皆郡縣之故等語古人之有封建原非以其制爲盡善而特創此以駕馭天下也洪荒之

世聲教未通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有聖人首出則天下之衆莫不尊親而聖人即各因其世守而封之亦衆建親賢以參錯其間蓋時勢如此雖欲統一之而不能也夏禹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周武王孟津之役來會者八百侯國豈皆夏后周王之所封建乎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定於一孔子孟子深見春秋戰國諸侯戰爭之流弊其言已啟一統之先幾矣至秦始皇統合六國制天下以郡縣豈其力量足以混一宇內哉天時人事有不能不合爲一者自漢以來遂爲定制蓋三代以前諸侯分有土地天子不得而私故以封建爲公秦漢之後土地屬之天子一封建便多私心故以郡縣爲公唐柳宗元謂公天下自秦始宋蘇軾謂封建者爭之端皆確有所見而云然也且中國之有郡縣亦猶各蒙古之有部落耳歷代以來各蒙古自爲雄長亦互相戰爭至元太祖之世始成一統歷前明二百餘年我

太祖高皇帝開基東土遐邇率服而各蒙古又復望風歸順咸稟正朔以迄於今是中國之一統始於秦氏而塞外之一統始於元氏而極盛於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幀極廣未有如我朝者也然各蒙古之所以統一者亦皆天時人事之自然豈人力所能強乎至若

賈誼晁錯欲削弱諸侯乃慮分封之失而欲一之非以郡縣爲失而欲分之也李泌因藩鎮之兵連禍結思以封建爲自固之謀豈嘗謂三代之制必可復乎而陸生柟又云豈今之人固有異於前人耶後人之心固有異於前人之心耶人猶是心亦猶是而日下竟如是等語夫孔子以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爲深憂孟子亦極言諸侯放恣之禍前人之心昭然可知乃至於今而六合成大一統之天下東西南朔聲教所被莫不尊親而陸生柟云以郡縣之故至於今害深禍烈不可勝言試問今日之禍害何在陸生柟能明指之乎又云日下竟如是不知所謂竟如是者陸生

楠果有所見耶又何解也大凡叛逆之人如呂留良曾靜陸生楠之流皆以宜復封建爲言葢此種悖亂之人自知奸惡傾邪不容於鄉國思欲效策士遊說之風意謂封建行則此國不用可去之他國也殊不知狂肆逆惡如陸生楠之流實天下所不容雖之海外亦足以自殺其軀而已何得以人心之異於前人爲慨歎哉且陸生楠等東南之人多希冀封建自謂天塹之外可擇便安處而塞外邊患自有西北中州諸省爲之捍蔽耳不知明代之時西北各蒙古皆爲勁敵所在蹂躪在明代二百餘年以中國全力禦之而不能支若以邊防專委之西北中州之人復何能

捍蔽一二乎西北中州既已不支而東南之人又可能安枕乎是陸生楠之心與禽獸無異何知前人之心與後人之心乎又云聖人之世以同寅協恭爲治孔子稱鄭之爲命亦是此意後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奸邪不能盡滌詐僞不能盡燭大抵封建廢而天下統於一相既勞而不能深謀君亦煩而不能無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萬世等語同寅協恭固爲治之要至於知人任相惟在人君之明哲漢唐宋以來有賢君圖治於上則必有良相助治於下豈萬世無一知人之主乎且同寅協恭之道於封建何與陸生楠肆意妄言支離繆戾至於如此者由其逆心日熾

耳聞目見無非幻怪之境也其言建儲也借引漢武帝戾太子事發論云儲貳不宜干預外事且必更通曉此等危機等語書有教冑子之文禮有文王世子之篇儀文明備教戒周詳凡以養成德性欲其學於古訓深知民情物理之微周知人間疾苦稼穡艱難之故豈可禁之不聞外事乎至於父子天性家國一理惟有至誠至敬可以爲事親之道危機之說豈人子所忍形於言存諸心者乎設使江充掘蠱之時太子能居易俟命不詐出武庫兵發長樂衛則決不至有湖城之難是戾太子之禍正由於曉危機也又陸生楠云有天下者不可以無本之治治之等語其

意借鈎弋宮堯母門之事以譏本朝之不早建儲貳夫建儲之事乃

宗廟社稷萬世之業所關天下蒼生萬民之命所係也豈可易言乎倘不加慎重而所立不得其人則將何以處之乎前代人主冒昧建儲其後不易之而不可欲易之而不可以致激爲多故者史冊歷歷可稽如明王錫爵疏爭國本章數十上徒自爲名譽之計子孫祿位之謀耳其後竟立泰昌致成傾覆是王錫爵於明之宗社有害而無益實明代之大罪人也孟子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又曰爲天下得人難言主器之重

必得其人足以承先啟後者然後可以付之也我朝太祖高皇帝開創以來未嘗預建儲位而我太宗文皇帝繼位丕承烋弘大烈世祖章皇帝紹業膺圖撫有中夏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御曆綿長凡我朝聖聖相承皆未由先正青宮而後踐天位迺開萬世無疆之基業錫億兆臣民之洪庥逮朕纘登大寶承重熙累洽之盛統七年以來中外乂安是我朝之國本有至深至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昔宋孝宗時虞允文請早建儲貳孝宗曰恐儲位既正人性易驕即自縱逸不勤於學寖有失德所以未建者庶幾無後悔耳孝宗尚知立儲之不易況我朝聖哲高遠之見十倍於孝宗乎夫人君爲天下擇人凡一州縣之官必欲得其人以治之況儲貳關係宗社蒼生而可易言建立乎設建之不得其人則必招天下後世以付託非人之議建不得人而更易之又起奸逆狂瞽以輕動國本之譏乃慎重詳審不早建儲又致陸生楠輩有無本之國之謗大抵議建儲者出於偏見不過井蛙管窺之見而如陸生楠之借漢武之事以譏刺者實具狗彘不若之肺腸爲彌天不可赦之罪人也其論兵制也則稱唐之府兵云李泌爲

德宗歷序府兵興廢之由府兵既廢禍亂遂生至今爲梗上陵下替又云府兵之制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將出師還則兵散於府收歸於衛國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等語唐初府兵之制本於北周蘇綽之議其後變爲彍騎乃府兵廢弛不得不出於名募也德宗之世名募者多市人不可用故欲復府兵之法然其時亦竟不能復也豈曰兵制盡善而可爲後世法乎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無事耕種之農豈能嫻於武備有事徵發之擾豈能兼顧農桑以此爲制不但棄其兵並棄其民矣古者六鄉六遂之法遠不可稽後世民以養兵兵以衛民雖分爲二而彼此相資唐宋以來法制漸詳軍農實稱兩便安有惜養兵之費而棄不教之民者乎本朝設立八旗京師重地禁旅雲屯又有巡捕三營以詰奸禁暴外省分設駐防將軍以及提鎮內外相維訓練甚備無事則分處什伍兵不擾民有事則整旅出疆兵以衛民此萬古之良法今八十年來太平無事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孰非兵防衛守之力哉民間雖有正供以佐軍糈然所出僅百分中之一耳其得養兵之利也多矣而陸生楠之爲此說者葢其懷蓄逆亂之心鬱不得逞故以國無養兵之費以搖動人聽冀或更制以紊亂軍政或可遂其叛逆之謀耳所謂執左

道以亂政言偽學非以疑衆者王法之所不宥也其論隋煬帝云後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爲隋之續[illegible]者幾希等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豈有可幾幸之理隋文帝以勤勞節儉爲治史稱其倉庫實而法令行至煬帝以驕奢淫佚自取敗亡非可諉之於天也後之人主不爲煬帝之行豈至有煬帝之禍又何爲而望天幸乎陸生楠之意又何所指也其論人主云人愈尊權愈重則身愈危禍愈烈葢可以生人殺人賞人罰人則我志必疎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雖怒之而不敢洩欲報之而不敢輕故其蓄必深其發必毒等語人主身爲天子富有四海自堯舜禹湯以來

未有天子而不尊者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豈有位尊而即危禍者乎至於生殺賞罰人主皆奉天命天討以行之其生殺賞罰者皆其人之自取耳朕臨御以來日理萬幾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未嘗以己意生殺人賞罰人而陸生楠爲畏之怒之報之之說試問在廷諸臣朕自雍正元年以來曾以藩邸舊人而擢用者何人曾因當時宿怨而治罪者何人且朕從前與外廷之人毫無恩怨又何所庸其畏何所庸其怒何所庸其報哉且云蓄必深發必毒此陸生楠指阿其那等而言抑陸生楠自蓄此心也阿其那等各案內外臣工之所共知無俟朕再爲告諭陸生楠亦身列仕籍豈無見聞而爲此論其狂悖惡亂不亦甚乎又云雖怒之而不敢洩欲報之而不敢輕乃陸[illegible]楠自述其心也明矣彼雖蓄怒而不敢顯言是以託於論列通鑑以微洩其憤又怨而欲報欲報而不能但以身危禍烈等語肆爲咒詛其逆謀發露公然形於紙筆矣其論相臣云當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諂誤國許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當亦不得使相臣知之又云宋相李綱有小人讒之亦有君子排之固人君不能修身知人之過而亦無教無法之所致等語夫從來不廢密奏者原欲周知天下之利弊無專令叅揭相臣之理況尊賢之道最要在於去讒敬

大臣之道在於官盛任使君臣一德一心乃爲元首股肱之義是以擇相之道惟在得人若既得其人而又使人密奏且奏或不當而猶多方掩飾是窺伺挾詐教人以讒慝而招人以排陷也且相臣果屬憸邪便當露章宣奏而羣小故爲排沮或欲動搖大臣或從門戶起見人主自宜分別是非以定邪正豈可調停和處於其間乎又云因言固可知人輕聽亦有失人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無悞等語舜命禹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召公奭告武王曰言以道接朕於人言必決之以理揆之以情未嘗拒人之言亦未嘗輕聽人言

此內外臣工所共知者陸生楠何爲而有此議議乎又云爲君爲臣莫要於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治然亦不可無術以防之等語夫誠能生明舍誠之外更有何大本可立今云以術相防君臣之間豈容絲毫權術乎至於三載考績必以政事爲據若不以政迹人亦何由而知耶其論王安石云賢才盡屏諮謀盡廢而已不以爲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則並聖賢之作用氣象而不知者也等語聖人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有何作用乎宋神宗銳意求治而安石任意更張其失在於作用明矣又云篤恭而天下平之言彼固未之見知天知人之言彼似未之聞也人無聖學能文章不安平庸鮮不爲安石者等語安石之誤國在於不引其君於當道非謂知天知人則惟有端居深拱靜默無爲篤恭於無聲無臭之表而遂可以天下平也文章性道一以貫之平庸之中自可馴致聖神功化之極故夫篤恭而天下平者正由敬信勸威之道而極言其效如此若謂聖學之功從篤恭無爲做起則是必如唐文宗之垂拱明萬曆之深居百務盡隳上下睽絕而後可爲治矣何本末倒置後先失序文詞議論險怪背謬無理之甚一至於此又其論無爲之治云雖有憂勤不離身心雖有國事亦茀存乎綱領不人人而察但察銓選之任不事事而理祇

理付託之人察言動謹幾微防讒間慮疎虞憂盛危明防微杜漸而已至若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等語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又曰予思日孜孜又曰日昃不暇食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從古聖帝明王之道未有不以勤勞自勵而以逸樂無爲爲治者也且從來論君道治天下莫大於用人理財二端理財一事自應付之臣下至用人之權不可旁落今試以銓選之權付之大臣大臣敢膺此任乎無論稍存容私徇情之見者固不可一日當此重名即秉公持正之人於用舍黜陟之際不爲怨府即爲禍源矣而云不人人而察事事而理祇理付託之人夫天下大器萬幾重務一一躬親猶恐智慮未周而經理未及若悉以付託於人天下安得有此才全德備可代天工敘百揆之一人乎且既云不人人而察事事而理則所謂憂盛危明防微杜漸者又於何而用其心豈獨坐宮庭潛思默運而已乎至若懋昭令德克勤小物不泄邇不忘遠古訓昭然漢宣帝綜覈名實治理一新光武務勤吏治唐太宗書守令姓名於御屏朝夕省覽古來賢主未有不本於勤勞者豈可以用人大節爲籩豆之事置之不問也又云絳度數諫异鑄順從是以自陷於朋比而不知蓋有聖功即有王道使徒明而不學則人欲盛而天理微固不能有三代之

事功至力衰而志隳未有能如其初等語夫嘉謀嘉猷入告於爾后乃朕所日望於大小臣工者即位以來時時諭令諸臣以忠言讜論面折廷諍凡內外諸臣條陳政務有當理而可行者必令廷臣詳議施行並未嘗拒諫諍而喜順從也至於人臣朋比歷代有之有以阿諛諂附爲朋比亦有以傾險婞直爲朋比如漢之梁竇唐之牛李宋之紹述明之門戶是也若唐虞之世盈廷師濟一德一心謂之朋比可乎而陸生楠以异鎛順從爲譏且云力衰志隳未有能如其初陸生楠既知絳度數諫爲美何以書寫履歷不盡言極諫愷切敷陳而爲頌聖膚詞又無一著實語以

指摘時政缺失乎已上皆陸生楠斷通鑑中語朕指出數條告諭在廷諸臣夫陸生楠生當盛世服習詩書身叨乙榜赴朝選官非若曾靜之僻處深山曠野不知天高地厚冥頑不靈之人也且觀其人未嘗不小有才謂宜感恩戴德勉思報効而乃懷不逞之邪心於進身筮仕之時肆無稽之橫議於政教修明之日對越大廷則暴戾恣睢之氣形於顏色遠逐邊塞則猖狂怪誕之說任意編摩其意惟以搖惑衆心擾亂政紀爲務朕實不知其怨望何自而生憤懣何自而積此眞逆性由於夙成狡惡因之紛起誠不知天命而不畏小人中之尤無忌憚者也且其論皆小紙寸幅蠅頭細字蹤跡詭秘以此知其應舉必係懷挾作弊行險僥倖之徒且以謁選知縣從優補授主事而不知感褫其頂帶使之効力軍前以寓戒之而不知改仍肆行謗議以洩其憤怨罪大惡極情無可逭朕意欲將陸生楠於軍前正法以爲人臣懷怨誣訕者之戒著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擬具奏

又奏

上諭據陝西總督岳鍾琪奏稱前奉恩諭陝屬設立社倉一事於雍正四五兩年司庫耗羨銀內發各州縣十四萬五千八百餘兩共採買穀麥三十九萬八千七百五十五石零計州縣小者二三千石大者七八

千石儘足設立社倉每年借放之本尚存銀八萬八千七百餘兩分發各處蓋造社倉約以京斗一千石爲一社每社倉一所不拘房屋間數總以足貯二千京石爲率請勅下署督臣查郎阿撫臣武格於各州縣四鄉分社建倉令同社各村堡之老民公舉倉正倉副經管本社倉糧合計陝屬州縣約買糧四十萬石共應建社倉四百餘處務於今歲秋冬辦造齊全將糧石分貯惟是地方督撫州縣作何奉行則爲利爲病之分途端以在官在民爲大要今陝省大僚皆不知臣原奏恩諭之由但見從司庫發銀旣存兢懼之念又見積貯虧空處分之嚴例每遇州縣請領社

倉銀兩撫藩過於慎重誠諭甚嚴州縣亦懷貽累之憂將所領銀兩不肯交與倉正倉副仍勒令里甲[illegible]運又有令胥役家人幕賓收放者始而勒買既而勒借陝省百姓竟呼此項穀麥爲皇糧不知立社倉之恩意臣以設立社倉聽從民便之語再四曉告諄切叮嚀不遺餘力無如大小官員謂臣言茫無憑據嘖嘖訾議其所以然者祇以因民所利之明詔未須是以在官在民之界限不定伏祈特頒社倉諭旨交督撫恭錄鐫石每一社倉頒發一本張掛曉諭臣又謹擬社倉條約亦請發各社倉刊刻木榜竪立倉門使鄉里愚民人人共曉則每年收放皆有程式庶可久而勿替等語朕惟國家建立社倉原令民間自行積貯以百姓之貲糧濟百姓之緩急其春貸秋償及滋生美息各社自爲經管登記地方有司但有稽查之責不得侵其出納之權此社倉之古法也是以各省有請立社倉者朕皆令其聽從民便毋得強勒捐輸繩以官法以致便民之舉轉爲民累所以曉諭各省督撫者不啻至再至三矣從前岳鍾琪在京時請於通省加二火耗內應行裁減每兩五分之數且暫行徵收發與民間採買穀石分貯社倉俟採買數足卽行裁減是於暫收耗羡之中隱寓勸輸之法實則應行酌減之耗羡卽小民切己之貲財而代民買貯之倉糧卽小民自捐之積貯此藏富於民之良法最爲切實而易行是以俞允所請令其辦理乃陝省官[illegible]不知此項穀石本係民貲又未識從前岳鍾琪奏請之由以爲收貯在官卽是公物不肯付民經管而胥吏司其出納者遂有勒買勒借之弊殊非數年以來朕之周咨詳盡多方生養斯民之本意矣今特降諭旨將朕允從岳鍾琪之請幷岳鍾琪陳奏原委明白曉示著署督查郎阿巡撫武格刊石頒布俾各州縣鄉社小民咸知朝廷經營設法之葢藏實百姓自爲斂散之貲用倘地方官有於社倉穀石創議交官不交百姓或指稱原係公項預爲公事侵那之地者俱

以擾撓國政遺悞民生論從重治罪其岳鍾琪所擬社倉條約著戶部抄錄交與該督撫分發各州縣刊刻木榜於各鄉社倉竪立以爲永久程式

二十九日

諭廣西省在京官員生監據廣西學政衞昌績奏稱粵省風俗澆漓而紳士實爲倡首卽該省鄉紳之在京居官候補者亦稱本地紳士庶民湔洗積習未能驟除應設觀風整俗使以司化導等語朕觀廣西乃邊遠小省通籍於朝者本不多人而其中卽有謝濟世陸生柟者狂悖囂夌目無法紀則該省風俗之薄劣卽此可見矣今御史陳弘謀等請照衞昌績所奏設

立觀風整俗使獨不思爾等紳士乃兆庶之觀瞻閭閻之坊表若爾等果能於忠孝禮讓之道身體力行以爲衆人之模楷而又各教訓其子弟各規勸其鄉黨則小民慕義嚮風觀感興起風俗自日歸於淳厚若不能端本澄源躬先表率而望秉鐸司教之官家喻戶曉使之改過遷善易俗移風所謂逐末而忘其本也爾等各思嘉惠桑梓貽福子孫當於已身自求之

雍正七年七月

上諭三十三道

初三日奉

上諭江南蘇松等處錢糧歷年積欠甚多其中有實欠在民者亦有爲官吏侵漁及紳衿抗玩胥役豪強中飽者若不確查詳核明白分晰則此事難以辦理國計民生竝受其累朕爲此籌畫於心者數年矣因王璣昔爲戶部才能司官於錢糧素所諳習而又爲江南道員多年於地方情形定所深知用是委以清查之任竝令署理蘇州巡撫印務俾得諸事順手期於公務有濟伊陛辭赴任之時朕屢次切加訓誨冀其有成趙向奎爲縣令時曾經鄂爾泰薦舉言其辦事有才不畏強禦朕調來引見看其人氣質麤率然似尚有力量可以治劇理繁又因其在溧水嘉定任內催科有方是以將伊留於江蘇地方屢加遷擢至於藩司大員之職目今清查通省積欠實總匯於藩司衙門最爲緊要去冬趙向奎在京朕屢次召見訓飭指示伊亦以清釐之責身任不辭至於徐永祐乃趙向奎在朕前極力保薦者朕信其言以爲才品可用又因其現爲蘇州知府是以將錢糧最多之蘇州府派與徐永祐清查王璣等三人皆朕加以特恩不次擢用之員伊等膺茲重任自應秉公持正實心實力

以副任使方不愧人臣奉職之義乃王璣到任以後朕覽其奏摺卽疑其居官治事無誠實之心因清查乃地方要務深廑朕懷數月以來留心訪察今有人摺奏前來甚爲詳悉內稱江南輿論云此番清查民欠外邊至少也要費至百萬兩竊思清查侵蝕是與百姓除累何以百姓反致費錢及切加訪問方知撫藩衙門胥役串通一氣州縣凡有辦理事件莫不聽命於藩司書辦之操縱若不預先講明立見駁飭卽如委牌一張亦必需索原是藩司書辦家人借此清查通同漁利其費錢之說不爲虛誑等語朕之特命王璣趙向奎前往清查者本欲休養黎元爲地方除數十年之積弊乃伊等不能仰體朕心曉諭百姓約束衙蠹禁止弊端以致訛言繁興人心惶惑王璣趙向奎爲通省大員欽承簡命而於本衙門一二舞文弄法之姦胥尚不能嚴加禁約使之安分守法尚望其督率通省官吏爲萬民剔除重困俾享安靜之福乎又奏摺內稱王璣涖事四月照舊收取門包諸事多由藩司作主而藩司趙向奎以王璣係伊保薦來南清查之人未免輕忽視之昨五月二十二日盤查下江藩庫王璣視爲虛應故事趙向奎於齋戒之日置酒演戲二人俱忘己身尚是親喪未滿之年聞者莫不談笑又如趙向奎之家丁王錫卿掌管收兌錢

糧串通光棍李龍文庫吏程堯農等恣意包兌收受陋規多金怨聲載道王璣將李龍文等交蘇州府知府于本宏拏審而于本宏並不究訊卽稟明王璣含糊銷案王璣亦不再問又如奉旨揀發人員命王璣等帶來其才具短長自必深悉而趙向奎擅自派定詳報優劣莫分聞協查之原任知縣孫見龍係太倉王家門生卽將伊委派太倉其中恐有掩護情弊又趙向奎縱容幕賓杜姓者在本籍崑山倚勢妄行挾制官長又將伊表弟甯樹業庸懦之人委查溧水高淳二縣積欠溧水乃其舊治顯係營私又加積欠之中豈無官侵之項此人所共知者而趙向奎則向人言官侵是沒有的是官侵一項伊意不欲究查矣至於徐永祐則倚恃趙向奎是伊親戚事多任性因私怨吳江縣署事知縣鄭士奇遂別尋事端譏訴兩院藩司致令離任又徐永祐從前在吳江縣數載每遇米貴則將倉米盡行糶賣賤時則又收買任意出入以圖肥己又在閶門外開大醬園一座大木廠一座令胞弟等掌管生息與民爭利等語奏摺所叅王璣趙向奎徐永祐三人之款蹟如此王璣以道員受朕深恩一二年之間用至卿貳深加倚信畀以封疆之任不應負恩至此著革職仍留江南照知府例清查蘇州一府錢糧若再不實心辦理使一府積欠徹底

澄清必將伊正法以爲人臣負恩不忠之戒趙向奎以縣令微員數年之內用至藩司而乃不知感恩報効肆意妄行前李衛經過蘇州時趙向奎越班奏請朕安目無上司甚屬狂妄且伊向人誇張謂王璣由伊所薦悖謬已極豈有朕簡用大臣而待伊新進外吏保薦之理趙向奎著革職徐永祐依附趙向奎營私作弊亦著革職蘇州巡撫印務著吏部侍郎彭維新署理工部侍郎馬爾泰著往江南與彭維新尹繼善伊拉齊同辦清查錢糧之事御史安修德亦著前往協同辦理蘇州布政使員缺著浙江布政使高斌調補兼理清查之事卽令赴蘇其任內交代事宜著

方觀暫接兼理浙江布政使印務著提督福建學政少詹事程元章署理福建學政員缺著編修戴瀚補授戴瀚未到任之先程元章將敕印暫交巡撫管理卽赴浙江新任蘇州知府員缺著將正定府知府童華調補正定府員缺著將鄭爲龍補授童華卽速交代清楚來京請訓旨再赴蘇州新任奏摺內所參趙向奎徐永祐劣蹟種種著卽交與清查錢糧之大臣馬爾泰等一一秉公嚴審定擬具奏不得絲毫徇庇隱匿趙向奎徐永祐著嚴加拘禁不得令其任意騰那掩飾又摺內所有條陳各件亦著馬爾泰等悉心酌議辦理摺稿四件併發與馬爾泰等將此旨通行

嚴飭曉諭閩省官吏紳衿民人胥役等此番清查案內若再有衙蠹作姦舞弊及惡棍包攬把持隱匿等情著清查之大臣等嚴訪查拏審訊確實一面奏聞一面照光棍例於本地卽行正法若府州縣官員等有妄生異議推諉翫愒及瞻顧徇情苟且塞責者著清查之大臣等卽行拏問題參審實照違旨攪亂國是律正法決不姑貸遵旨遍行曉諭後著過一月之限照此例行

又大學士公馬爾賽等將欠帑問罪之陳樹芝等祖父勞績遵旨查奏奉

上諭陳璸分賠銀兩已降旨豁免其陳鵬年之子陳樹芝之陳樹萱馬琾之孫馬位康海之子康世隆應追銀兩與陳世凱之子陳光漢應得之罪俱從寬免

初四日奉

上諭今日御史楊保條奏內稱內外秋審緩決人犯若至三年該部查明請旨減等發落則各犯俱沐隆恩不至於監禁患病死亡等語從來殺人者死律有明條其有一時鬬毆殺人而非謀殺故殺或事涉於謀故而其人非此案之首犯尚有一線可生之路則於秋審之時細加商酌有可矜者減等發落餘皆從寬入於緩決之內此法外之仁也今楊保欲將緩決三

年之犯悉行減等發落是欲將國家讞獄大公之典以行一已沽譽之私心朕於衆人之前面詰云設爾之父兄子弟被毆致死不卽抵償爾心能釋然乎且待至三年之後竟將兇犯減等釋放爾能無憾於心乎伊俯首自問亦云不能釋然無憾試思天下之人誰無父兄誰無子弟其戚屬爲人毆殺而殺人者竟得脫然無事不令抵償爲父兄子弟者孰肯甘心縱令死者或無父兄子弟而魂魄有知能自解散乎年來秋審後朕亦令大學士九卿於直省緩決人犯中擇其情罪稍有可原者查出具奏朕詳加審慎降旨減等發落此皆揆情度理信其可以服死者之心然後見諸施行非可任意縱情槩行末減以博寬大好生之名也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慎重刑獄矜惜民命諄諄訓誨讞獄諸臣懇惻周摯朕卽位以來又復時時戒飭體訪大抵各處命案俱屬應抵之人無屈枉之事夫彼既傷人之命秋決時不卽抵償乃其幸也而監禁囹圄尚以疾病死亡爲苦乎夫獄多縲囚原非德政然必天下化行俗美比戸可封普天率土皆安分守法無盜竊姦宄之徒型仁講讓無鬬狠輕生之輩而後時雍風動實致刑措之風方爲至治若未能如是但將應行治罪之犯槩行寬釋以博囹圄空虛之譽

吾誰欺欺天乎朕實恥而不爲也況縱法實足長姦第恐寬宥之後而犯者愈衆此朕更不忍者也至於楊保奏中以州縣牢獄褊狹而引八旗人犯築建高牆分禁以爲念其暑熱之苦恐染疾患此奏亦與朕之本意不符朕思犯罪之旗人非有異於犯罪之民人也特以民人牢獄之中俱係盜賊匪類慣行不法之重犯若令旗人同在一處監禁轉相煽誘漸染惡習將來愈難化誨悛改故令隔別分禁以防其煽誘勾通之漸非欲令其寬閒自在也且天下焉有身在縲絏之人而尚慮其不能舒展安閒者乎又焉有因牢獄褊狹而縱囚廢法以使其自如者乎度楊保條陳之意將以寬釋犯人爲陰德事邪豈知爲人臣而不肯秉公執法實心辦事乃欲枉法以沽長厚之名使百姓含寃負屈其造孽無窮必遭天譴尚何陰德之有楊保身爲御史有言官之責朕屢次諭令條陳輾轉推諉及首行條奏又將此必不可行之事希圖寬厚之稱而欲以刻覈之名歸諸君上其居心甚屬可惡著交部嚴加議處具奏

又倉場侍郎岳爾岱等奏明流水溝等處漕船漂沒奏

上諭大雨時行之際河流驟長沿河空重糧艘依次停泊其適當決口之衝不及防範被水漂沒此非弁丁

等有意疎忽之咎也所有損壞船隻漂失米石俱免其賠補其濕米亦著交收免其更換被水淹沒及受傷之丁舵人等著倉場侍郎等查明加恩賑卹再將被水船隻每船賞銀五十兩濟其困乏凡此免賠頒賞之處均係特恩後不爲例

又刑部奏塞楞額名下應追銀兩全完照例免死減等發落奉

上諭塞楞額受朕深恩屢次逾格擢用並授以封疆重任乃不思感激報効每事營私弄巧負恩之處甚多既不能禁約屬員革除陋規又復縱令家人索取門包及至敗露則以家人衣服之費爲辭竟似伊分內應得之項山東巡撫朕每年給與數萬金養廉之資原以供其合家上下衣食之用使之寬然有餘自不纖悉取索於屬下今塞楞額於養廉之外仍復收受門包是塞楞額連年所得養廉並不周恤家人俱入於一己之私橐矣著將塞楞額仍擬絞監候其所得養廉悉行追出俟追完之日該部再行請旨此非朕刻待塞楞額也凡地方大吏在任給過養廉者及至罷斥處分之後俱未將賞給之項追還祇因塞楞額受恩最深而負恩最重既已巧取貪婪又復飾詞狡詐無恥卑汚已極故特加追罰以示創懲

初五日奉

上諭顏光旿自簡任總兵官以來實心供職於地方應行陳奏之事必據實入告其整飭營伍經理軍糈皆屬妥協久欲用爲提督因福寧地方緊要且伊任內有辦理未完之事未曾遷擢今聞溘逝深爲憫惻著賞給司庫銀一千兩爲伊歸櫬之用其應得卹典著察例具奏

又戶部議准雲貴總督鄂爾泰奏黔省軍田每畝納稅之例應行豁免奉

上諭從前申大成條奏時朕發與九卿議覆而後施行今鄂爾泰陳奏前來與前奏迥異大凡發與九卿會議之案因朕不能深知其原委及本地之情形難以定其是非是以諮詢於衆博採羣言以期有益於民生吏治其本地熟習風土之人及曾經作宦於其地者自當仰體朕心據實陳奏而九卿等亦當向深知灼見之人細加諮訪而後定議方爲實心任事之道乃年來廷臣定議而外間不能奉行又復奏請更改之案甚多此皆定議時草率塞責而深知灼見之人隨聲附和不肯直指其利弊也即如張大有之條奏運丁子弟承充水手陳世倌之條奏巡撫驗收錢糧二人皆力稱爲善政及後訪察則斷不可行急令中止此即大臣不實心奏事之明徵也申大成所奏軍田一案既不可行則從前會議時有軍田省分之九

卿官員何以不肯直言今朕旣知其不可行若避朝更夕改之名苟且遷就以致貽累民生朕不忍爲也嗣後若有地方之事經本籍之人及曾爲彼地大員之人會同定議具奏而事不可行該督撫等奏請更改者朕必加究問

又刑部彙題本內山海關總管馬呼善將竊帶貂皮進關之張雲白等拏送刑部一案奉

上諭此案拏送貂皮前已降旨賞給緝捕之弁兵等其車輛騾馬不必送部卽交與總管查明酌量賞給緝獲弁兵等嗣後有似此入官之車輛馬匹等項停其送部入官俱照此例賞給

初六日

諭滿漢文武大臣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蓋言爲君之難也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蓋言人臣之當匡贊其君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帝王行事萬目之所視萬手之所指其嚴豈不更甚乎朕之行事若有可議者朕之辱卽諸臣之辱也昔人云主辱臣死諸臣豈得漠然視之而全無相關之意乎縱不能如古直臣之面折廷爭爾等時常進見可以從容密奏朕樂於聞善不吝改過惟冀諸臣之盡言規正以補其闕若面從心非豈朕所望於諸臣者哉朕卽位之初或尚有不知朕心而不敢盡言無隱者今廷臣侍朕六七年矣豈於朕之居心行事尚不能深知而存猜疑之見乎從來天道昭然鑒觀不爽朕若不以誠待諸臣諸臣卽行欺罔或無報應乃朕實實以至誠待爾等古之所謂推心置腹者不過如是而諸臣尚忍懷私挾詐不以至誠事主斷無不遭

上天譴責之理是以數年來凡欺罔負恩之人無不卽時敗露天道之近且顯若此豈不可畏之甚哉至於朕之每日訓飭諸臣者丼非但以責人而不求之於己也朕事事以身先之且深覺爲善之可樂循理之甚安書曰作德心逸日休孔子曰君子坦蕩蕩聖人之言確乎不易諸臣但試行之必有暢然自得之樂也

初八日奉

上諭黃河堤岸乃運道民生所關最爲緊要年來殫心經理增卑培薄幸堤工堅固共慶安瀾獨是工程報竣例應歸汛修防而額設河兵堡夫只能修補水浪衝激之區防備臨險搶護之用至於堤身一年之內風雨淋漓車馬踐踏漸至侵蝕者亦勢所必有而堤遠工多不能責諸寥寥兵役也朕留心訪察已久又復詢問通曉河工之人知河防一覽內載有潘季馴每歲派夫加高五寸之請卽從前靳輔亦有每兵一名招募幫丁四名給以堤內空地耕種免糧歲令加

土五寸之議與朕計慮之處實相符合朕思堤工雖千有餘里若按丈每年加修五寸計費不過三四萬兩倘置之不議一年剝削四五寸合十年而計之其所費之多恐有不止於加修之數者況河流漲漫不時難以預料何若逐年增修保固爲未雨綢繆之計也朕意如此其果否有益之處著南北兩河總督尹繼善嵇曾筠悉心商酌詳確定議具奏至於州縣派夫錮弊久經嚴革而募丁給田之說亦不可行其每年歲修之費或動用藩庫帑金或於臨河州縣應解公用銀兩內就近支給若有不敷仍於藩庫撥補亦著河臣一併定議具奏

初九日三法司奏致死親叔廉喜之廉大羣照律斬決奉

上諭廉喜以爭路細事先毆胞兄廉美則強悍無禮可知廉美因力不能敵呼子廉大羣相助廉喜復以木叉毆打廉大羣廉大羣以木軸抵格遂傷伊叔之命則事出倉猝無心誤傷可知卽廉喜之妻亦供稱並無仇隙圖產等情且廉美已監禁病故廉大羣著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

又禮部侍郎錢以塏條奏請嚴行禁止造言誹謗朝政奉

上諭此奏識見卑鄙似此弭謗之舉朕不爲也國家如有可謗之處卽加以嚴禁可能消滅天下後世之議論乎如無可謗議而奸惡之徒如呂留良嚴鴻逵曾靜輩捏造妖妄之言誣謗詆毀此匪類自取誅戮耳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豈有盡昧天良而共被其蠱惑者乎又何必禁也朕大笑而覽之

十一日三法司奏准浙江總督李衛奏包祿聽從堂兄包佛寶指使致死親兄包普照擬發遣黑龍江奉

上諭弟致親兄於死若無可原之情則當按律正法不應減等發遣今包普照淫兇滅倫悍惡無賴爲通族隣里所共惡伊弟包祿年方十六聽從堂兄包佛寶指使其情實可矜原況包佛寶已死該部擬照該督所題發遣黑龍江與披甲人爲奴情罪不符包祿著以枷責完結

十三日奉

上諭據孔毓珣奏平海營守備戴進籍隸福建實未諳練水師蒞任之初猶黽勉供職今則辦事懈弛出洋頭暈驗其弓箭又屬軟弱調補陸路亦不稱職似此庸劣之員難以姑容等語戴進係藍廷珍保送之員是以朕將伊用爲水師守備今辦事廢弛出洋頭暈弓箭又復軟弱於水陸俱不相宜似此庸劣之員藍廷珍何以保送著該部行文詢問藍廷珍

十四日奉

上諭各省鄉試之年舊例以巡撫爲監臨以布政使爲提調以道員爲副提調以按察使爲監試以道員爲副監試朕思藩臬二官乃通省錢糧刑名之總匯入場一月有餘將地方公事沉擱遲延於官民均爲未便況既有道員二人則科場之事已有大員料理不必又用藩臬即從今科爲始各省以道員一人爲提調官一人爲監試官永著爲例

又直隸按察使張燦奏請嚴禁跌錢奉

上諭賭牌擲骰雖爲貪錢然始初多以消遣而漸成者原係適趣之戲具至於跌錢以賭輸贏此不過眞正好賭棍徒一時不能遂意設爲此法暫且爲之日久自然止息誰肯相率爲此無味之戲況賭法豈止此跌錢也禁此一端而下愚不移者又設他法矣禁款多則繁繁則難遵汝等地方大吏但肯實心奉行能力禁牌骰二事足矣何必波及他事也此皆輕本重末之舉朕所不取如果牌骰之禁人人凛遵則其他游戲之事只用一張告條可保其當下不爲也若禁不止令不行似此有名無實之禁便禁千百條徒滋紛擾於事何益若謂輕褻國寶更屬鄙論較之以錢作鞬毛之底脚踢爲戲又孰輕而孰重也況錢文乃民用之國寶朕惟以賢人爲寶餘無可寶者若規避失察賭博之處分而借跌錢不究之地方官以塞責便禁跌錢亦何益之有此語更屬可笑其平日不能察吏處昭然自首矣議見平常當奮勉學習況跌錢雖未奉旨明禁而一切賭具亦未嘗不容汝等禁約也當禁者汝自飭屬員爲之何必有此瀆奏

十五日奉

上諭據鄂爾泰奏稱都勻各寨苗民向化投誠認納糧賦編入保甲永爲良民甚屬可嘉其化導苗民之知府王鍾珣叅將趙文瑛著交部議敘

又四川巡撫憲德題叅夔州府知府周彬交代遲延請解任質審奉

上諭從前夔關稅務因無一定章程是以司稅之人得以高下其手任意欺隱以飽私橐經周彬接管以來釐剔弊端諸事漸得清理至於奉行之初條款未能畫一卷冊稍有稽遲亦勢所不免若因此不得已之細故遂將實心任事之員叅劾解任則甚爲寃抑隆昇辦理夔關稅務瑣屑不知大體前伊奏摺中曾經叅劾周彬朕已批示申飭憲德身爲地方巡撫是非可否當有定見不應隨聲附和今但據隆昇咨稱文檔不符冊籍遲延遂將周彬叅奏解任殊非大臣公平察吏之道周彬不必解任若果有侵欺作弊之處俟隆昇確實查出具奏之後再降諭旨

十九日奉

上諭直省各營缺額馬匹例用朋扣銀兩買補自康熙十年部議將山西河南陝西甘肅湖廣四川六省營馬缺額以招中茶馬撥給所有朋銀悉行解部其後四川湖廣督撫以該省離甘肅路遥請停撥茶馬動朋銀買補陝甘晉豫四省仍領招中茶馬至康熙四十五年停止招中而該省督撫竝未奏請給發朋銀遂致營馬凡有倒斃皆各兵自出己貲買補前降諭旨令岳鍾琪將陝甘二省營馬補額作何補給定議具題岳鍾琪已經題覆現交部議應將山西河南營馬補給之處交與兵部一同議奏又聞河營馬匹亦係兵丁自行買補著該部一併查議

二十一日奉

上諭粵東三面距海各省商民及外洋番估攜資置貨往來貿易者甚多而海風飄發不常貨船或有覆溺全賴營汛弁兵極力搶救使被溺之人得全軀命落水之物不致飄零此國家設立汛防之本意不專在於緝捕盜賊已也乃沿海不肖之弁兵等利慾薰心貪圖財物每於商船失風之時利其所有乘機搶奪而救人之事姑置不問似此居心行事更甚於盜賊其無恥殘惡已極豈國家兵弁忍爲之事乎如雍正六年八月間有福建龍溪縣人徐榜貿易西洋行至

廣東新寧縣地方遭風損船廣海寨守備鄧成同兵丁等巡哨至彼撈獲銀錢私相分取而坐視徐榜等在危困之中不行救護此案現在題參候審又聞有香山縣澳門番人月旺貿易交趾於雍正六年十二月在瓊州府會同縣遭風損船該汛百總文秀即駕小船搬運貨物及至登岸止還本人緞疋銀器數件其餘藏匿不吐地方官現在查追似此貪殘不法之事廣東福建二省居多而他省沿江濱海之營汛亦所不免此皆該地方督撫提鎮等不能化導於平時又不能稽查懲究於事後以致不肖弁兵等但有圖財貪利之心而無濟困扶危之念也嗣後若有此等應作何嚴定從重治罪之條使弁兵人等有所畏懼儆戒著沿海督撫各抒己見議奏到時九卿會同再行定議此旨頒到之時著一面即行出示宣諭弁兵等一面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向來奉天文職官員僅有俸銀而無俸米今朕欲加恩賞給俸米以爲養贍之資著該部查議具奏

又河道總督嵇曾筠題請將俸滿千總王經文授以守備職銜留工効力奉

上諭王經文著照該督所請准授守備職銜仍管懷河千總汛務豫省河營從前原未設有守備之缺著兵

部酌議添設守備幾缺以爲武弁効力河功者上進之階

二十三日奉

上諭據明圖奏稱私出匿名揭帖及索詐銀兩之王克能等俱應交與刑部拏問凡所管人員若有被上司寃抑之處理應赴都察院衙門及該管之處控告今乃違背功令私出揭帖此風斷不可長著該部嚴審究擬具奏明圖奏摺等件并發

二十四日奉

上諭廣東免死盜犯林亞興等二百八名該督疏稱若發本籍難保其必無再犯應將精壯者分發各營隨營演習俟有名糧陸續驗補其不堪入伍者分發各衙門充當水火夫等語朕思此等之人既在本籍干犯立斬之條幸遇朕恩許其自首與以改過遷善之路實係曠典若仍留於本省地方收入營伍必爲同輩所輕賤而伊心轉不能自安且其素日熟識之人俱在本省將來亦難保必無彼此勾引之弊孔毓珣辦理甚屬錯悞著將此等自首之犯分發直隸山西山東河南四省交與該督撫提鎮等派撥每營一二名令其入伍食糧教導管束使其自新其不堪入伍者派以水火夫役差使但念伊等遷移他省或攜妻子遠道盤費維艱著動支藩庫銀兩每人賞給路費

務使足用勿令長途失所孔毓珣以已身將離廣東之任遂草率辦理並不細加籌算計及久遠又不預先請旨甚屬不合其賞給各人路費銀兩著孔毓珣出貲還項

二十五日兩江總督范時繹奏報原任沭陽縣知縣傅夢熊虧空錢糧問流發遣捏稱病故潛居沭邑經該縣鄭顯正拏獲奉

上諭該部嚴察議奏傅夢熊託稱病故逃匿多年該地方能留心查出甚屬可嘉若各處有司俱能如此實心辦事則犯法之人何至漏網倖免該縣知縣鄭顯正著從優議敘范時繹亦著議敘具奏

二十六日奉

上諭暹羅國王遣使遠來供獻方物具見悃誠朕念該國遠隔海洋進獻方物賫送不易欲酌量裁減以示恩恤遠藩之意但此次貢物既已賫送前來難以帶回本國著照往例收納其常供土物內有東香安息香袈裟布疋等十件在內府無必須應用之處嗣後將此十件免其入貢永著爲例該部詳悉行文該國王知之

二十七日奉

上諭據性桂等具摺奏進瑞繭一幅稱爲萬蠶同功織成但朕留心體察知養蠶之家有時游戲聚衆蠶於

磁甕之中甕內四傍滑澤光潤蠶不能緣而上行面上糊鋪一紙其蠶只於紙上盤旋往來如織衆蠶吐絲紛綸凝結久而成片器圓者成圓器方者成方既成之後去其原紙宛似人力織成以此推之器小者可成小幅則器之大者亦可以成大幅矣今浙江所進似由人工造作該督等未諭其故或爲所欺亦未可定著再行詳察如果係萬蠶同織而成必有確實憑據可驗著明白查奏倘由人工造作亦將實情具奏朕每事必期核實況素性不言祥瑞豈可稍涉虛罔至於進繭之人若果有造作情節此不過微末鄉民希冀恩賞非作姦犯科者比不必嚴訊以致苦累

又大學士等議覆福建巡撫劉世明條奏請將試用人員分派藩臬衙門學習奉

上諭凡在部學習辦事人員每月給以公費銀二兩其在各省藩臬衙門學習人員著該督撫等酌量每月給以三四金爲薪水之資於本省公用銀兩內支發

朕覽劉世明所奏深得造就人材之法近來頗有人言各省督撫於試用之員委署印務一年之中屢次更易不能久於其任甚屬紛更於吏治無益者此皆傍觀之人不知督撫用人之難而爲此求全責備之偏論凡爲上司者果得人地相宜之員豈肯朝更夕改使之席不暇暖乎蓋因始初見其人言動舉止似

屬可用故委之以要缺及受事後見其難以勝任故改授以中缺若再不能勝任則不得不改爲簡缺須知督撫等於試用人員屢行更易地方者尚屬留心察吏不肯苟且姑容之上司也督撫之委用屬員亦如朕之簡用督撫果得其人亦何樂而不使之久於其任倘不得其人安可不速行更換使之貽悞地方此用人一定不得已之情理也又如部選應用之州縣官亦係新進未曾閱歷之人況必須具題而後更換督撫等見其不能勝任若無過犯不便輕率叅奏只得姑且容留及至甚不妥協而後更易其間貽悞之處較之試用人員之屢行更易不更甚乎至於本地縣令等官缺出若候部選之人到任則時日稽遲若委本地佐貳官員署印又未必優於試用之人員今用觀政學習之法則優劣可分人才易於表見於吏治自有裨益候朕多選人員命往直省以備學習著通行各省督撫藩臬知之

二十八日奉

上諭陜西興安州於康熙四十五年河水泛漲沖塌城垣房屋漂没各案倉糧共六千四百四十餘石曾經鄂海以此項糧石皆兵民積蓄之需不便虧缺題請令官紳士庶不拘多寡量力捐輸在案但自題請捐補以來聞止捐過糧穀七百餘石尚虧欠五千六百

餘石未曾補足朕思當日公捐之舉本係聽從民便今事歷多年著將官紳士庶捐補之舉曉諭停止其興安州應補糧石或照陝省現動五分耗羨採買糧石存貯社倉之例令該督撫酌量辦理具奏

又奉

上諭兵部奏稱武舉在本省學習之後遇有千把總缺出卽在本省與兵丁一例拔補朕思武舉等令在本省營伍差操學習者取就近本籍之意若卽在本省拔補千把總則伊等希冀得缺未免開鑽營倖進之端且該管官之秉公拔補與否亦無從考驗嗣後將隨標差操學習之武舉等令該督撫等看其材技優嫺曉習營務者照年滿千總例送部考驗分發別省遇有千把缺出卽行補授則人材既可造就而拔補亦得公平將此永著爲例

又奉

上諭閩省官員養廉之資朕令督撫等籌畫據福建巡撫劉世明摺奏閩省九府一州除臺灣耗羨督臣高其倬議給該府各員養廉外其八府一州所有耗羨戥羨及雜項出息共銀一十六萬九千二百餘兩承辦公務共應用銀七萬四千七百餘兩其餘九萬三千二百兩分給各員爲養廉之資開具數目陳奏前來朕思閩省自督撫以至府廳州縣共九十九員若

僅以九萬三千餘兩分給養廉實不敷用已批令該撫將閩省報出各處稅課贏餘銀一萬一千三百二十兩又臺灣官莊等項歸公銀三萬七百三十九兩共銀四萬二千五十九兩酌量增加各員養廉之資至縣丞以下微員亦令酌給銀兩以爲薪水之費俾大小官員等衣食充裕得以盡心職守不致絲毫取給於民但劉世明奏摺內稱閩省有承追無著銀四萬一千餘兩議將各官養廉銀內酌扣完補等語此議甚屬不合凡屬地方虧空安得有無著之項不欠在民卽欠在官不在前任卽在後任若本官家產盡絕則有分賠之上司若本人已經身故則有應追之子孫乃督撫大吏等瞻徇情面不肯實心查追往往以無著二字草率塞責希圖朦混或因一二實在無著之案遂將有著者併入其中或因遠年無著之案遂將近年者混入其內其間弊端不可枚舉朕治天下事事準乎情理若果係實在無著之項該督撫等卽當確查據實奏聞懇恩豁免今乃以現任官員養廉之資而補從前劣員虧空之項天下有此情理乎著閩省督撫詳悉確查若有實係無著之項著另行具奏

又奉

上諭御史圖巴海奏稱宗室應補用部院司官筆帖式

等語夫宗室若補用別部院司官筆帖式回堂時不得不屈膝禀事除宗人府宗室王公外其他大臣處如何行得且朕詢問之下伊舉止恣肆圖巴海乃下五旗王屬下之人伊必藐視該管之王不知尊敬始如此條奏圖巴海著革職交部嚴加議處

二十九日諸王大臣等奏賀滇南慶雲奉

上諭諸王大臣等所奏知道了朕思雲霞之氣時結時散今慶雲屢見於滇南地方自因該省大臣官弁兵民有感格上天之處始蒙錫此嘉徵以示恩獎但天象之災祥由於人心之敬肆捷於影響呼吸可通朕每承天眷益深虔惕夙夜靡寧惟冀滇省官民愈加黽勉始終一致以仰答上天垂象之鴻恩

雍正七年閏七月

上諭四十道

初一日

諭大學士九卿等易經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雖分而其理則一天下之人但知仁主於慈義主於斷仁主於寬義主於嚴以爲仁義各有其用而不知其相資相濟而不可須臾離也葢有仁而無義則其所謂慈與寬者亦婦人之仁耳豈得謂之仁乎且不但不得謂之仁並有害於仁以其姑息之愛不合於事理當然之則也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葢其所好所惡必合於事理之宜而後天下享仁人之福所謂殺一人以安千萬人義之至正所以爲仁之至也卽如翦除盜賊義也然盜賊既除則良善得寧豈非仁乎懲創兇頑義也然兇頑既懲善者益勉於善而不善者且相率而遷於善豈非仁乎其餘互相爲用之處皆可以此類推其分仁與義爲二而不能融會貫通者則見理不透之故也

初二日奉

上諭凡外任文武官員因公詿誤革職者朕恐其人材尚屬可用而罷黜之由乃限於定例不忍使之廢棄終身是以格外施恩於部議革職之時往往酌量降

旨令其交代後該上司出具考語送部引見此朕愛惜人材體恤下情之意惟是外官在任叅罰之案常多每有先經革職奉旨來京引見之員陸續又有別案革職者此等官員著交部查明若續叅之案情罪重於前案非係因公詿誤則不應帶領引見若後案仍係因公詿誤與初叅革職之案情罪相同仍著帶領引見於摺奏內將該員共有處分幾案之處聲明候旨

又奉

上諭湖南布政使趙城爲人謹慎小心但自蒞任以來未見有實在裨益地方之處今年各處雨澤調勻惟聞湖南夏月民間望雨甚切昨趙城具摺奏事並未言及但稱湖南風俗澆漓請於省城建立書院教以進退威儀以爲化導人心之政夫湖南一省士民甚衆道里甚廣豈一二書院便能化導轉移者且趙城自翰林出身歷官多年至於藩司大員之職而伊奏摺自稱迂腐書生觀其所奏之事不能探本窮源切求民務而陳奏之詞又不得體則其識見之卑淺無能可知趙城不稱布政使之任著調來京以應補之京堂員缺請旨補用署江西巡撫內閣學士張坦麟每事瑣屑不知大體不稱巡撫之任著調回衙門辦事

初三日奉

上諭訓練營伍之道必技藝精熟方有濟於實用聞直隸地方營汛中鎗手演習時止放空鎗從未裝入鉛子打把一次似此則信手高低漫無準則何由純熟而成必中之技直隸幾處如此則通省可知直隸一省如此則外省可知嗣後著通行直省督撫提鎮等轉飭所屬於練習火器之時用鉛子打把演熟準頭則火器皆成利用於營伍實有裨益

初五日鑲黃旗都統三泰等題叅領催巴勒偷關俸米驍騎校色爾圖堅供不曾分用應將色爾圖革職拏問奉

上諭爾等奏請將色爾圖革退驍騎校拏問等語爾等並不盡心辦事詳究事體根源以領催巴勒一人供出之詞即將色爾圖革退拏問色爾圖以爲既已革職若不承認必致刑訊只得勉强承認似此潦草結案必有無辜受屈等情况米又非細小之物偷出之時僱何人車載賣與何鋪與色爾圖何處私分何人看見必有見証爾等將此情由將領催巴勒再加詳審定擬具奏

初七日奉

上諭恭查

陵寢祭祀需用黍稷菓菜是以設立園頭莊頭給與地畝

俾其種植灌溉按時供辦康熙三年
聖祖仁皇帝於
孝陵設立莊頭園頭共給地四百一十晌至康熙三十九年又增給地一百五十三晌據禮臣查奏此二項地畝已足供辦祭品朕伏念
陵寢祀禮關係重大所需時獻品物必承辦之人充實豐裕然後嘉穀珍蔬繁茂鮮潔庶可展孝思而達誠敬今欲加增地畝若干賞給莊頭園頭使之供應饒裕著
三陵總管大臣詳悉查議到日交與該部議奏

又奉

上諭副都統尙承恩將伊開戶奴僕之事繕摺具奏朕勤理政務乃爲天下國家之大一日二日萬幾豈有代尙承恩料理家務私事之理伊欲告理家務自有該旗該部乃不於應告之處呈訴身爲大臣竟將私事希圖僥幸冒昧陳奏甚屬不合著將尙承恩交與該部嚴加察議具奏

又奉
上諭從前王璣叅劾松江府知府張文英一味怠玩諸事推諉比時王璣徇私屈法之處尙未敗露是以降
旨將張文英嚴加議處今既知王璣蒞任以來徇私負公之處甚多則其所叅屬員必不盡出於公當此案朕心實甚疑之即如叅奏張文英運米赴閩視同膜外等語查運閩之米次第妥協運到並未遲悞該知府若視爲膜外係何員辦理此事也又如叅奏張文英承辦銅觔領價遲延等語若張文英係不肖之員欲思染指則領銀惟恐不速何至以遲延被叅且銅觔現在辦理將來有悞與否尙在未定亦不應預行叅處前王璣趙向奎派員分查州縣錢糧即將王掞之門生派委太倉州則其瞻徇情面以私廢公可知此次之叅奏張文英未必不因嗔怒張文英有掣肘之處而欲去其官也著范時繹尹繼善彭維新將張文英居官如何及運米辦銅之處秉公確查若王

璣所叅是虛著將張文英仍留松江府知府之任或王璣挾私妄奏或聽趙向奎詳揭之處一併嚴加審擬具奏

又奉
上諭古州等處生苗盤踞於黔楚粤三省接壤之間自古未通王化時爲居民行旅之患總督鄂爾泰籌畫調度悉合機宜張廣泗經理有方蘇大有奮勇宣力俾各種生苗咸震聲教地方寧謐諸事已竣甚屬可嘉鄂爾泰等及在事文武官並從優議敘

初八日奉
上諭駐藏兵丁其家口在家著照出征兵丁之例給與

坐糧以爲養贍之資若其家有喜喪事件亦照出征兵丁例賞給銀兩

又署直隸總督唐執玉題報蘇州衞漕船遭風沉溺奏

上諭前據倉場侍郞岳爾岱等奏報糧船被水情由比卽降旨令倉場侍郞等查明加恩賑恤又每船賞銀五十兩濟其困乏其損壞船隻漂失米石之處俱免其賠補水濕之米亦准交收此所報被水糧船俱著照從前諭旨行

初十日奉

上諭魏廷珍前因奏本誤用題本被通政司叅劾朕令其明白回奏今回奏前來應用題本又復誤用奏本通政司又行題叅似此有意舛錯屢被叅劾實不可解若魏廷珍之意以爲不當分別題本奏本伊係大臣便應據實陳奏將舊例更改何必故意如此此雖無關於民生之大端然儀節所關封疆大臣以屢誤被叅亦甚非體者魏廷珍再行明白回奏

又

召入知府耿覲讃等奉

上諭知府一官承上接下以察吏安民爲要務督撫統轄全省地方遼濶屬官多至百數十員察核賢否自難人人確當所賴者汝等府道耳一府所屬其多者不過十餘州縣耳目易於周知如能與督撫同心協力則舉劾悉當吏治自然肅清但不得背公違理迎合督撫之意如屬員果賢督撫或有苛求爾等須捨自己功名竭力保全之不可搜求詳揭若係不肖之員雖督撫密露庇護之意亦不可委曲順從葢此等劣員貽悞地方卽此時順從督撫曲爲徇庇將來倘被新任督撫題叅徒然貽累己身若秉公察吏獲罪上司卽被叅劾至於降革朕調來引見面加詢問如果情眞理當必將悞叅之上司嚴加處分也在汝等何害乎至秉公持正之督撫爾等又不得與所屬人員通同欺詐朦蔽譬如督撫與朕必能一德一心方可整官方而清吏治若各懷欺隱之心朕亦難於辦理矣從來人才難得朕欲爾等察吏並非苛刻搜索細事以叅劾詳揭爲能如屬員之過出於無心情有可恕務必盡心教訓冀其悛改如仍蹈前轍然後叅揭方不至於屈抑人才爾等皆有志上進之人若能協同督撫報効國家撫綏百姓將來陞授大員時自有賢能屬員來相賛助也汝等今日若以欺罔上司爲事他日亦必受屬員之累此實報應自然之理古語云使天下無一夫不獲其所實非人力不能之事如一府之大或一人之力不能周到若一州縣得一好官則一方百姓自受其福庶矣推之天下州縣各

得其人豈非匹夫匹婦各得其所之明驗乎所以治天下之道惟在察吏一事再近來外官多有視督撫之行事以為進退者如遇田文鏡鄂爾泰李衛此等才守兼優不徇情面不避嫌怨之督撫即踴躍向前若遇中等督撫則凡事因循觀望不肯盡心殊非臣子竭誠供職之道爾等總宜改除陋習勉盡職守以圖上進今耿覲謨陳沆蘇本潔以同知知縣經督撫保題引見補授知府者董文偉係革職知縣經岳鍾琪保舉引見越格補授知府者汝等若不公忠勤慎報効盡職不惟深負朕恩且有何顏面以對保舉之人而忍遺累於知己之上司耶爾等赴任務期夙夜凜遵毋負朕諄切訓誨之至意

十一日奉

上諭歷年各省貢監等赴部考職不過得一空銜在本人無選用之期在國家無引見之例是以伊等相沿陋習託人代考習以為常朕深知其弊曾經降旨申飭而此風仍未止息前年於考試後特令通行引見一則欲察其真假如何一則欲廣收人材於稠人之中以備州縣佐貳之用不使至於遺棄也比時應試者一千二百餘人而報名引見者僅二百人朕就其中舉止從容應對明白者拔取數十人交與吏部陸續選用及後再加訪察此等引見得官之人仍有代人考試並代人引見者可謂愍不畏法之徒矣因思若逐一嚴查或致生事擾累於是特頒諭旨令本人自行出首酌量免其重罪並令從前代考得官者亦准自首此格外矜全之恩也年來各省督撫具題前來凡自首託人代考而得官實由於捐納者朕俱開恩免其議處近聞外省地方官不問其人之得官與否槩將歷年考職之人加以盤詰逼令自首甚至胥吏鄉約逐戶嚴查地棍讐家挾私訐告種種紛擾多生事端此則有司奉行不善之所致也朕旨原言代考得官者而今則並及遠年止得空銜之人朕旨原令本人自首而今則添官吏嚴查苛索之弊著該部行文各省通行曉諭凡考職人員止得空銜未曾得官者其自行出首與否聽本人之意若得官之人應行自首而隱匿不首者別經發覺自有國法再者前因纂修一統志書內載本朝名宦鄉賢孝子節婦一應事實行令詳悉查報以備纂修該地方有司自應確查紀載採訪鄉評據實秉公咨送書館以彰直道今聞外省郡縣中竟有胥吏作奸借端生事向本家查取事實高下其手希圖財賄者似此則有力者必致濫竊褒揚而無力者往往不能表見何以副國家彰善旌賢之典著各省督撫等通行嚴禁倘有仍蹈故轍者將該地方官即行查叅

又奉

上諭朕見近來官員等彼此互揭之案甚多如上官揭報屬員而屬員隨即列欵揭告上官知縣揭報教官而教官隨即列欵揭報知縣似此等者若果出於公道則何不控告於未揭之前而乃報復於既揭之後其爲挾讐反噬情弊顯然但其中或有探知上官欲行揭報而先行詳揭者亦有逆料下屬必行揭報而先發制人者其情僞虛實種種不一總在督撫等悉心詳察秉公審理從庚戌年爲始若有挾私互揭之案其所揭欵蹟件件審實非虛則照定例歸結倘數欵之中有一欵審虛仍照誣告律治罪若件件皆虛則將挾私互揭之人嚴加治罪文武官員一體遵行著該部預行曉諭咸使聞知

又奉

上諭八旗內覺羅佐領或有或無向未畫一今既將下五旗覺羅佐領由各該王屬下撤出作爲公中佐領朕意均派八旗方爲妥協前者宗人府設立宗學祇令教習宗室尚未及於覺羅覺羅人衆今若一槩歸併宗學教者勢難遍及應每旗各立一衙門管轄覺羅或王或公派委一員統理令其於各該旗覺羅內揀選老成練達品行端方者一二人分管即於該旗衙門之旁各設一學除情願在家學習者外擇其可教之人令其讀書學射滿漢兼習所派出之管轄人員不時訓誨稽察如內有行止不端不知守法安分者即回明宗人府王等令在該旗衙門居住學習禁止出門俟其改行遷善之後再回明宗人府王等聽許出門年底彚疏具題如此則於覺羅少年子弟大有裨益而人人皆可成就著宗人府王公等會同滿洲大學士六部尚書詳悉議奏

十二日奉

上諭各省解部錢糧及各項物件俱有批迴向例解官於各部掣批之後即將所掣批迴赴科掛號原無六道掛號之例葢既經各部查核其數目又經各科查驗其遲速則事已完備矣乃近年泥於科道一體稽查之說因於六科掛號之後又赴御史衙門掛號致令解官多候時日且開不肖書役需索之端於事件甚屬無益嗣後著將六道掛號之處概行停止

又

諭大學士等各省解送錢糧差委雜職領解此等微末之員功名甚輕或有中途盜隱揑報刼失者再失鞘銀兩令地方文武官均賠亦未允協爾等查議具奏

十三日奉

上諭從前賞賜各省駐防兵丁銀兩原令該將軍副都統等公同設法生息以爲兵丁喜喪事需用之費所

降諭旨甚明今吳納哈等乃將此項銀兩借給兵丁
生息是以兵丁所出利銀賞給兵丁甚非朕恩賞之
意吳納哈等辦理此事殊屬悖謬著照從前諭旨遵
行伊違背諭旨不能誠心體朕恩恤兵丁之意祇圖
簡便易於料理不敬謹從事著該部嚴察議奏

十四日鑲黃旗都統會同刑部審明驍騎校色爾
圖於偷關俸米案內並無分肥入已但不曾查明
應交該部議處奉

上諭依議此事朕若不降旨令其再加詳審即照伊等
所奏將色爾圖革職交部審訊必致畏刑承認豈不
寃抑旗下大臣辦事朕何等訓誨乃仍復草率錯謬
至此三泰奉差他出且辦理旗下事務未久不必交
部副都統諾穆杜延福著交該部嚴加議處具奏

十五日奉

上諭朱閑聖盤驗火藥鉛子以致失火凡官員前後交
代從未有盤查火藥之例今朱閑聖盤驗火藥鉛子
其不能謹慎之過尚小而有意苛刻前任之人甚屬
不合但署督查郎阿曾具摺奏稱朱閑聖居官尚好
請仍留任著降一級從寬留任

十七日奉

上諭凡八旗虧空未完之項大約拖欠官庫公庫銀兩
居多若槩行治罪則人員甚衆若槩從寬典則其中

亦有虧空甚多情罪較重者國法所在難以姑貸從
前因八旗清查黃冊內有實在力不能完者曾從寬
以枷責結案今刑部每照此例定議並未分晰情罪
之輕重虧項之多寡未爲允協著大學士會同刑部
大臣分別酌議定例具奏

又奉

上諭宗人府府丞蔡嵩奏摺內稱王子爲王爺伊由翰
林歷任中外服官多年從古來曾有在君前奏對稱
呼王爺之文理乎伊豈不知朝廷禮法乃朕降旨詢
問而伊奏稱臣實愚昧不知國體朕又問國體爾既
不知是將大淸政務視若膜外矣伊卽應諾是是復
問數次皆然毫無畏懼認過之意如此妄誕放肆實
爲可駭著革職拏交刑部嚴審定擬具奏

十八日奉

上諭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專以進言爲職朕令其于
露章之外復行密奏者蓋欲其時進讜言匡朕之不
逮有益於吏治民生也既係密奏則當加意謹慎不
謀於人不洩於外方無忝於事君之義而不愧言官
之任乃近見科道等之密奏並無直言規諫及有益
於吏治民生之處而沽名邀譽之習仍然未除如科
臣邱尚志密奏崇文門飯銀一事公然露洩於外而
御史登元植於未行密奏之先遍訪他人密奏之事

而後人奏是皆不知其出於何心夫言官進言之意不過欲見諸施行也今邱尚志所奏朕已降密旨准行矣而彼仍然露洩於衆是彼進言之意專爲一己之名並非爲國家之事也既欲以國家之事沽一己之名則何不見之於露章而乃隱之于密摺乎邱尚志於陳奏之事不肯愼密李元直察訪他人密奏之事而又揑造附會之言此卽朋比黨援作威作福之漸也本應嚴加根究以儆澆風姑念二人尚係初犯將邱尚志罰俸一年李元直罰俸三年以示薄懲嗣後倘有密奏之事朕未將本人姓名發出而本人自行露洩或私自存稿者一經發覺朕必嚴行究訊重治其罪

又奉

上諭滿洲准入武場考試原爲造就人材起見伊等中式武舉正宜策勵再試進士如有材藝出衆朕卽挑選侍衛加恩擢用今滿洲中式武舉後例以門千總補用未免小就卽將來陞補守備若係巡捕營尚可就近學習倘陞用外省恐伊等未諳外省營務不甚相宜嗣後滿洲由武舉補用之門千總併武進士或以京營守備用或以本旗護軍校驍騎校等缺用並將作何陞轉及再應以何項補用之處該部詳議具奏[illegible]

二十日奉

上諭蔡嵩係年久翰林朕御極之初見其年齒已高爲人似覺老成特加恩用爲雲南學政其在任內所奏事件尚屬明白朕屢加遷擢適因湖北按察使員缺需人朕意以伊或能辦理地方之事因降旨將伊補授隨有大臣等奏其才短不勝兩司之任者於是調回以京堂補用及來京進見朕觀其人果不稱外任之職而居官尚無過愆仍加恩授以宗人府府丞三品之顯秩所以待之者不爲不厚矣而伊進見之時並無感恩之意似以不得外任怨望於心且其神色常若沉湎於酒者昨於輪班條陳摺內稱宗人府[illegible]爲王爺朕面詰之曰在朕前奏事乃稱王爲王爺有是理乎伊對曰臣昏憒不知國體朕詰之曰爾爲翰林多年且歷任內外至於大臣此等禮數尚且不知豈非於大清國之事務全不關心乎伊連稱是是朕又詰之曰爾於大清國之事務全不關心此語爾敢於承受乎伊又連稱是是彼時廷臣同進見者數十人在旁聞之無不駭然驚異朕見其神氣昏亂言詞顛倒以爲此必居心不良鬼神爲之播弄其平日必有誹謗悖逆之詞如呂留良查嗣庭汪景祺等之見於記載者因令革職拏問搜查其寓中筆札及查出進呈朕一一披閱其中世俗請託私交則有之並無

誹謗悖逆之語但字蹟中言飲酒之處甚多可見其平日沉湎於此以致昏憒也朕竟一時錯看著將蔡嵩免其究問仍給與原品令其休致在八旗志書館與李紱等一同修書効力並將朕錯看之處宣諭衆人知之

二十一日奉

上諭昨朕查閱蔡嵩寓中筆札見有舉人顧成天詠皇城草詩一首寄情寓意似有查嗣庭呂留良諸人感憤譏刺之心因命人詢問蔡嵩平日顧成天有無詩文著作於是續查出顧成天所刻詩一冊中有

聖祖仁皇帝輓辭六章詞意悲切朕覽之悽然墮淚彼以

未登仕籍之人而懷感恩戴德之誠悃則其秉性善良居心忠厚可知其皇城草一詩乃別有所寄託爲不如己意之人而作也著行文江南督撫將顧成天送京引見朕有錄用之處

又奉

上諭凡州縣官新舊交代如錢糧倉穀驛馬等項自應據實查盤秉公授受在上司不得徇庇前官抑勒交代在後官不得留難前任挾詐行私斯於理爲至當於法爲得平卽以倉穀驛馬二事言之若果米穀紅朽糠粃不堪接任官自當據實揭報但聞有刻薄之人恣意苛索於搧颺之時高下其手好米亦有虧折以致前任之官畏其搧颺勉強議幫銀兩而後得以交代離任如驛馬若果疲瘦不能應差自應退還前官著落賠補又聞有故意勒掯者將好馬退回强令前官每馬交銀十二三兩及交明馬價又託言需馬應差甚急以四五兩之價賤買其原馬以應差而將餘銀入己此等惡習各省州縣官每嘗有之朕曾經訪聞卽督撫大臣亦有以此入告請定例通行嚴禁者朕思前後交盤乃國家政治之所關亦本人考成之所係如果前任之人事事清楚豈後任者皆屬無良之人而好爲刻覈之事今接任之干係既重而又不令其舒展盤查則巧婦不能爲無米之炊也況不

肖之員往往於將近離任之時百計侵蝕扣尅以貽後人之累則其過又不在接任之員矣是以前後之間寬嚴之際難以一槩而論亦難以法律相繩惟在督撫大吏等於未交代之先推誠訓誡正交代之際留心察訪既交代之後體其情理卽此可知屬員之立志爲人矣若過在前任則叅處前任過在後任則叅處後任不存成見不涉偏徇耳目能周賞罰悉當則吏治事事可望肅清豈止交代之間不致滋弊耶至於訓誡屬員又當動以天良曉以利害倘前官欲貽累於後人後官欲苛求於前任是皆損人利己假公濟私目前之獲利有限暗中之造罪無窮天道好

還國法具在恐究不能免於貪刻之報著將此通行
曉諭各省大小官員知之
又吏部議覆御史閻紘璽條奏外官迴避各欵奉
上諭此本內師生迴避一條在京部院官員自可不必
至於外官似當酌量定議以免瞻徇陋習九卿等議
稱主考取中人數甚多若槩令迴避則恐更換紛紜
此論固是然條奏所言亦有關於吏治朕意欲斟酌
定例如知府與縣令最爲親切若係師生自應迴避
況同在一省之中此府所屬之縣調補他府亦屬省
便若司道等官其屬下有誼關師生者令其申明督
撫存案督撫等官其屬下有誼關師生者令其報部

存案日後有所舉劾司道卽於文內聲明督撫卽於
本內聲明如此則師生之分按籍可稽公私之間易
於考核矣大凡師生中固有情意最親者亦有齟齬
不合者若不將師生之分顯然指出則未免以爲可
以隱瞞而有假公濟私之弊於平日情意親密者則
逾格汲引薦揚而於素不相合者又或過爲叅劾以
博公正之譽且使旁觀者易起猜疑之心或造爲誣
衊之語而督撫大吏之過於謹守者轉因避嫌瞻顧
而失公平課吏之道以致賢才有所掩抑亦未可定
今司道則申詳督撫督撫則報部存案師生之誼顯
然指出無所掩藏何所容其回護倘其中有徇私廢

公舉劾失當者定以處分用示懲儆凡現任官員及
將來陸續到任之員俱照此例行倘有隱匿不報者
察出嚴加議處朕意如此其是否可行或有另應斟
酌之處著九卿再行詳悉定議具奏
二十二日奉
上諭凡會議會審之期九卿因有他務不能到班者仍
照例行文知會主稿衙門嗣後著派滿漢御史二員
將有事不到之九卿登記檔案以備日後查考不必
叅奏至於宗人府府丞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等衙
門正卿少卿定例既不在九卿之列若令一同會議
亦屬紛更但伊等官階遷轉卽可入九卿之班亦宜

留心練習兵刑錢穀之事嗣後凡遇九卿會議會審
秋審之時宗人府府丞及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之
正卿少卿等俱著在旁觀聽使之與聞但不得叅預
議論亦不必列名畫題倘九卿所議未當或伊等另
有所見准其具摺密奏
二十四日奉
上諭朕耕耤之初雍正二年三年耤田所產嘉禾一莖
四五穗者實係瑞穀後來府尹等所進十餘穗及今
所進二十四穗者乃本來多穗之穀名曰龍爪穀當
日播種時不應將此穀種攙入其中著該府尹等知
之嗣後不可被小人愚詐

又奉

上諭凡遠省烟瘴地方文武官員之缺例將本省熟悉風土之人調補朕思烟瘴地方大半係邊遠簡僻之缺若槩行調補不令陞補未免强幹之員轉駐簡僻之所止圖挨俸無所表見而才具可用有志上進之人或生苟且因循之念亦未可定嗣後凡遇烟瘴地方文武官員缺出向例調補者著該撫提鎮等於屬員內秉公酌量若有可以題陞之員卽具題請旨陞授若係應調之員仍照舊調補陞調兼行不拘一格總期人地相宜材職相當以副朕鼓舞裁成之至意倘有應行調補之人不願前往而該管上司聽其規避者或有不應題陞之人而該管上司徇情題陞者經朕察出定行從重議處

二十五日奉

上諭凡由舉人考試補用之筆帖式俱准其與舉人一體會試其由貢監考試補用之筆帖式亦准於考試繙譯舉人時一同考試皆所以廣育人材使之各有所成就也至於由貢監生員考試之小京官筆帖式等員其中未必無通曉舉業文藝之人若因其已經出仕遂不得與於鄉試則彼平日之所學莫由表見亦屬可惜著通行八旗凡由貢監生員考取之小京官筆帖式內若有願就鄉試者俱准其與舉子等一同入場考試使片善寸長不致遺棄以副國家教養人材之典

二十六日奉

上諭張廷煌在丹徒縣任內旣有督催承追等九十餘案之多何以王璣將伊調補鹽城且鹽城又係沿海之缺並非簡僻之地所奏自相矛盾明係張廷煌欲脫離丹徒多案之叅罰鑽營請託而王璣曲意徇庇故以調簡爲名巧令更換也王璣於此案有無情弊著范時繹尹繼善彭維新詳查具奏張廷煌著仍留丹徒之任將未完各案令其清結倘伊實不勝繁劇之任或有請託王璣之處著范時繹等據實叅奏

又奉

上諭張大金棍因伊弟張二金棍爲盜被獲監禁在獄伊起意爲首糾約多人打入桃源縣監將張二金棍刧出并打傷更夫禁卒人等似此藐法橫行其罪較强盜有加查律內强盜打刧牢獄聚至百人以上者斬決梟示凡用强刧奪在監在途罪囚者不分首從皆斬監候夫刧奪平人之財物尚擬立決而刧奪監禁之盜犯轉擬監候此係律條未協之處凡爲首之盜犯俱係卽行正法則爲首刧獄之人不應從輕著九卿詳確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各州縣之設立常平倉積貯米穀原以備地方一時緩急之需所關甚重朕爲此備極焦勞多方籌畫務期倉儲有備旱潦無虞年來所頒諭旨亦深切著明矣夫收貯米穀必須倉厫堅固始可爲經久之計是以從前降旨將倉厫之完整與否一併入於交盤之內以爲州縣官之考成今聞各省之中偏僻之邑竟有向來本無倉厫而有司苟且因循不行詳請督撫藩司等亦漫不查察致將養民備荒之具或寄頓於寺廟或借放於紳士富戶之家而霉爛虧折生事滋擾之弊多由此起大非朕愼重民儲之意凡各省未有倉厫之州縣著督撫詳悉查明商酌卽行建造其造倉之費或動用正項錢糧或支給存公銀兩著該督撫酌量本地情形悉心定議具奏

又戶部奏司官心揆接奏

上諭遺漏行文請交部議處臣等失察請一併交部議處奏

上諭心揆著交部嚴察議奏怡親王張廷玉蔣廷錫三人日日協贊朕躬辦理庶務事件繁冗片刻無暇安能查及衙門行文等事不必交部其他堂官著交部察議各部院衙門若有應行文事件而從前似此遺漏者俱著堂司官詳細查明自行檢舉卽補行文免其處分倘此時仍不悉心查出或隱匿不舉日後發覺定行從重治罪

二十九日奉

上諭各省州縣官冒銷恩賞老民老婦銀兩朕不嚴查治罪許其自首並不加以處分此實格外之恩也凡冒銷之官員等自應愧恥感激據實首報踴躍完納以贖從前欺公侵帑之罪乃年來自首者雖多而完補者往往延挨觀望稽遲時日則是伊等自首之時不過希圖免罪及至僥倖免罪之後遂置國帑於不問仍是侵盜之故習矣著各省督撫詳悉查明凡從前自首者於此次奉旨之日定以半年之限令其照數全完倘再逾限不完現任者則革職嚴追革任者則治以冒銷之罪其中若有身故者亦照此限於其家屬名下著追如果人亡產絕則於限內取具地方官印結具題於失察之上司名下勒限分賠其以後有續行自首者俱照此例行

又奉

上諭各省拔貢聞已陸續來京伊等既不能應本省之鄉試則當准其應試北闈俾得觀光盛典凡拔貢之有貢單者俱著該部咨送順天府令其應試再修書各館內從前有外省生員在館効力者若情願入場考試著取同鄉京官印結保送順天府亦准入場

又奉

上諭聞直隸地方有寄莊寄糧之弊往往地寄此處糧寄他處相隔百餘里或數百餘里之遠卽如宣化府懷安一縣有人地俱在懷安而寄糧於宣化萬全者有人地俱在宣化萬全而寄糧於懷安者更有現在懷安納糧而寄地於順天府之寶坻豐潤三河相隔五百餘里者在徵糧者則鞭長莫及而寄地者則彼此無關脫漏欺隱之弊勢所不免地方有司實難稽察催徵朕之所聞如此著直隸總督詳細確查若果有此等應作何更正改隸之法著該督悉心妥議具奏再直省如有似此寄莊寄糧者著該督撫亦詳查酌量定議具奏

雍正七年八月

上諭二十八道

初一日奉

上諭朕常令奉差在外之臣工有所見聞據實陳奏昨有人奏稱江南吏治平常卽如徵收漕糧多加使費耗米又如稅銀之侵蝕石塘之傾圮該上司悉置之不問凡爲督撫者受朕封疆之寄委任甚重訓誨甚殷理宜殫力盡心安民察吏以副恩遇乃江南吏治廢弛若此以鄰省比較則迥然不同江南督撫何能免曠職負恩之咎著將奏摺抄錄發與伊等閱看不識伊等聞外間輿論如此亦自知愧恥否

初二日奉

上諭陳天培原任崇明總兵官平日熟悉水師前因浙江提督員缺需人是以將伊補授伊到任後所奏事件俱不甚妥協昨又被江南總督范時繹以違禁多買硝磺題參現在解任質審今覽陳天培所奏辦理賞給兵丁生息銀兩一事甚屬錯謬朕之恩賞銀兩原令該提督等公同設法料理營運生息以濟兵丁等吉凶緩急之需並非取兵丁之利息以爲賞恤也前降諭旨甚明陳天培不肯遵奉辦理祇圖簡便以卸已責而不計兵丁之得實惠與否則其平日居官辦事糊塗草率可知著將陳天培奏摺發與新任提

督尚濚閱看其借給兵丁銀兩著陳天培一一歸還交與尚濚另行料理倘借給銀兩內兵丁有不能清還者著陳天培照數賠補

又奉

上諭凡兵丁等承應官差養贍家口專於糧餉是賴此外別無資生之處乃有射利之舖戶土豪人等交結隊目廣放營債以取重利而孟浪之兵丁墮其術中借銀到手隨意花費及至領餉之時不足以飽債主之谿壑此實兵丁等暗中耗費以致窘乏之由也向來旗人有放印子錢各色等弊今嚴禁之後兵丁漸覺從容著通行各省文武官員出示曉諭嗣後不許舖戶土豪人等再放營債如有違者從重治罪其從前已經借給者著清還本銀不許收取利息將此懲債主之貪心以杜暗蝕兵糧之患其營伍兵丁彼此借貸者除朋情緩急通融外若有放債圖利剝削同輩者著該管官稽查嚴禁倘違禁不遵一經發覺將該管官一併議處

初四日奉

上諭佐領係四品副佐領未定品級今著定爲五品准用五品頂帶仍照本身職銜食俸再佐領係大員兼管者居多向來佐領若有罰俸之案即照該員本身職銜定議似屬太過嗣後若兼管佐領之員在佐領

任內有罰俸之案著照佐領品級罰俸永著爲例

初五日福建巡撫劉世明奏報彝船被風奉

上諭呂宋被風彝船既已開往廣東佛山著廣東督撫查照給與口糧加意撫恤聽其候風回國嗣後凡有外國船隻遭風飄入內地者俱著該地方官查明緣由悉心照料動支公項給與口糧修補船隻俾得安全回其本國以副朕恩恤遠人之至意

初七日奉

上諭各省每科考試武舉例用該省巡撫爲主考官其閱看文字則用屬下舉人進士出身之同知州縣等爲同考官朕思各省巡撫多有平日未曾學習騎射技勇者忽司衡鑑之任何以評定舉子外塲之優劣從今科爲始各省巡撫考試武舉時著就近省城之提督總兵一員同考外塲秉公拔取務令得人以光大典若提鎮駐劄路遠或因公他出則令總督或提鎮派委副將一員代之

初八日奉

上諭刑部奏稱越獄之犯半年內自首供出同夥盡行拏獲者准減罪一等等語凡犯人越獄皆於本罪之外加倍治罪此所議減罪一等者即減其本罪乎抑減其加倍之罪乎本內未曾聲明將來難於奉行至於供出同夥盡行拏獲則與以減等倘案內本無同

夥只有一人越獄於限內自首又何以處之若自首
而卽減其本罪是因越獄而得利轉開越獄之端將
見犯者愈衆矣又如供出同夥盡行拏獲減罪一等
倘同夥多人內有一二人未獲又不得邀減等之恩
亦非平情之論著再加詳議具奏

初九日奉
上諭向來
三陵俸工米石皆係截留漕米支給自康熙五十年漕米
不敷經直撫題請將不敷之米每石給銀一兩令遵
化薊州豐潤三州縣採買支放州縣委之吏胥遂至
吏胥串通兵役折銀代米私相授受雖經降旨嚴禁

恐此弊未能盡除而州縣之運送本色者車脚之費
不無賠墊且領銀採買或值米貴之時一時難以購
辦官員兵役未免守候時日是折銀採買於官兵均
屬未便著總理
三陵事務尚崇廣將
三陵官員太監兵役每年需給俸工米石分晰白米若干
稜米若干粟米若干預行造冊咨報戶部戶部行知
倉場預行照數截留分貯遵化薊州豐潤三州縣於
庚戌年爲始所有俸工米石均以本色給發如此則
更無不敷之米
陵寢員役不至守候待支胥吏兵丁可免串通折價之弊

而州縣亦無賠墊脚價之累矣該部卽遵諭行

初十日刑部彙題本內鑲黃旗漢軍都統石文焯
咨送原任泗州知州范時習之子范弘俊歸旗遲
延照例枷責一案奉
上諭嗣後歸旗人員有逾限逗遛在外應行枷號者著
按其逗遛年月之多寡以爲枷號之期若逗遛一年
卽枷號一年照此計算倘另有生事犯法之處則從
重歸結永著爲例

十一日奉
上諭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設官分職不得其人則庶政
莫由振舉而理財不得其道則國用不足雖欲減賦

蠲租沛膏澤於萬姓其勢有所不能此自然之理也
數年以來怡親王大臣等辦理戶部事務敬慎公忠
風清弊絕阜民裕國府庫充盈國家經費既敷則蠲
除惟正之供施恩常格之外使羣黎百姓俯仰有餘
乃朕寤寐之至願也昨山東署撫奏稱今歲東省秋
成大稔父老皆言二十餘年以來所僅見朕思上年
命田文鏡總督山東而今年地方禾稼遂登大有又
如岳鍾琪總督陝省平日駐劄西安則西安比歲豐
收今夏領兵前往甘肅則甘肅收成大熟而西安六
七月間便覺苦旱又如鄂爾泰之在雲南連歲地方
雨暘時若今夏巡歷貴州甫離滇境而雲南府屬之

晉寧宜良等處卽有暴雨潰堤低田被水之事又如李衛之在浙江屢年四境豐樂今歲李衛暫離浙省而衢屬江山縣峽口谷卽有起蛟發水淹沒禾麥之災觀此數事益見賢督撫之感召天和捷於影響則凡爲督撫者宜何如之敬謹居心公忠奉職以不愧屋漏之誠爲感格上天之本耶聞今年秦省西安一帶夏月甚旱而地方文武大臣官員罔知修省此則封疆大臣之所當切戒者朕非卸責於臣工而屢頒此等諭旨也蓋朕實有見於天人感應之理纖毫不爽而夙夜敬謹乾惕覺鑒觀之有赫而呼吸之可通倘朕心有一刻之懈弛而徒以訓誡之詞責諸臣下其又何以對越天地神明乎又據廣東督撫布按等奏稱今年粵東雨澤均調百穀順成合計通省米價貴者不過八錢幾分賤者至於五六錢實粵省從來希有之事朕聞之深爲慰悅此皆該省民人等革薄從忠醇厚良善之心仰感上天垂佑而錫以豐穰之所致也著將山東廣東二省庚戌年地丁錢糧各免四十萬兩以奬地方官民之善直隸陝西今年已各蠲銀四十萬兩庚戌年著再各免地丁錢糧四十萬兩山西通省連歲皆獲豐收著免庚戌年地丁銀四十萬兩安徽等屬亦著免庚戌

年地丁銀四十萬兩此六省共蠲免額徵銀二百四十萬兩乃朕加惠閭閻之特恩該督撫等應轉飭有司仰體朕心敬謹奉行務使小民均沾實惠倘不肖官吏及紳士土豪等有侵蝕包攬等弊一經發覺定行重治其罪並將失察之督撫上司等官嚴加議處

又奏

上諭近畿各府有八旗莊屯雜處其間有司難於清查且八旗罷黜之廢員及不能上進之子弟與多事不法之家人往往潛住其中結交遊手好閒之輩妄行生事或好勇鬬狠或酗酒賭博或與百姓爭訟告訐展轉不休以致風俗日漸澆凌難以整理雖有理事同知一員亦相隔甚遠不過詞訟到案一爲判斷而已平時則無稽查約束之功也朕意欲於旗員及司官內遴選賢能者八員派往各府有莊屯之地方專辦旗人之事時加教誨申明禁約導其善念革其邪心小則分別懲戒大則據實糾參其有旗民互相爭訟之事仍聽該管衙門審理此差往之員以一年爲期更換一次果能實心辦理化導有方一年內所管之處無旗人犯法之案將該員與以議敘倘或怠忽廢弛因循瞻顧或擅作威福多生事端著直隸總督與巡察御史卽行參奏從重議處其如何分析管理及如何定例之處著該部詳悉妥議具奏

十二日奉
上諭盛京旅順地方雖設有水師官兵而俱不能諳練水師事務若無教習之員恐其有名無實著福建水師提督藍廷珍于千總內揀選數員於兵丁內揀選數名熟諳水師者令赴盛京交與該將軍令其教習旅順水師官兵其由福建起身之時著該督撫照資助送往浙江湖廣弁兵之例給與盤費

十四日刑部奏新鄭縣民李大保殺死伊妻郭氏并子對兒照律擬絞奏
上諭李大保因繼母李氏平日相待甚薄適因爭奪酒壺將李氏帶仆於地李氏聲言送官究治李大保忿

懼交加輒欲自盡於是先將一妻兩子用刀抹死其殺妻之罪雖無可逭而其起釁之處則尚有因嘗見繼母之於前母之子其相待之刻有在尋常情理之外者夫子之於繼母其奉養承順服制禮節一切與本生之母無異此倫常之道也則爲繼母者亦當視如親生顧復撫養方爲交盡其道乃有一等婦人悍惡性成不明大義常存分別之心偏愛其所生之子而薄待前母之子若己未有子者又或懷嫉妒之念而憎惡前母之子或顯加之以凌虐或陰中之以計謀以致其子不得其死甚且至於絕其夫之宗祀而不恤是不但母子之恩已絕並視其夫如仇讎矣向以名分所在故律無擬抵之條事既出於情理之外所當酌量立法以防人倫之變朕意若繼母於前母之子有凌逼謀害等情至於身死者將情由審訊確實以其所生之子議令抵償若繼母未生子者則令歸其母家不得承受夫家產業如此庶使秉性兇悍不顧大義之婦人有所儆戒消其殘忍之心而保全其母子之恩誼似屬有益著九卿悉心詳議具奏

十五日

諭大學士九卿朕於用人行政是非賞罰總視乎理之至公而未嘗稍存成見大學云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

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夫心不正則是非可否皆不得其當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周子通書云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可見人之心必靜虛動直而後應事接物可得其平若一有所偏向則靜不能虛動不能直又安望其明通公溥哉夫有所者不過流於一偏而已足爲心之累至於有我則全是自私自利之心縈繞固結於中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則其心之不正更甚矣古稱溺愛者不明凡人溺愛他人則於是非可否已不能辨而不免於惑況溺愛己身則但見其是而不見其非但見其可而不見其否沉惑迷謬以至過咎日叢愆尤

日積而全不知醒悟改悔其爲害尚可言哉又如人臣以忠言規諫其君則望君之虛懷採納而人君以正言訓勉其臣亦望臣之實心聽從若君不用臣言則加以拒諫之名而臣奉君之訓則聽之藐藐清夜自思能安於心乎惟是君之不聽臣言人人皆得而見之而臣之不能洗心易慮以從君之訓則在隱微之間人所難知是在爲臣者之捫心省察而已

十七日奉

上諭朕自御極以來凡文武大小官員進見時必諄諄訓誨諭以國計民生之要務至於近日廷臣科道等官輪班條奏其實在可行者卽降旨施行其似有可

採者卽發令查議其有言之未當者或局於一偏之見或失之迂濶難行甚至懷挾私心不顧大體敷陳鄙瑣識見庸愚朕多名令入見面加訓誨剖晰其說諭以不可施行之故蓋朕意欲使其人曉然明白自知識見之淺鄙是以降旨之時周詳往復不憚煩勞倘其人退而錄記果能深會朕心詳繹朕旨一一紀載畧無舛錯遺漏豈不甚善但其事有甚難者彼於倉猝之際敬畏矜持或則錯會朕旨或則記憶不全又或書寫之間詞不達意或有意揑成顚倒朕諭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正復不少卽如啓奏折本時大學士及學士滿漢多人皆每日進見素常熟習者面面奉諭旨退而繕寫進呈尚且未能悉協何況出於一人一時之奏對者乎前者科道翰林八九十人同奉面諭朕令其各書呈覽乃諸人所寫參差八九十員人皆互異且與朕旨多不相符可見理會記載之難矣設或漫自記錄謬相流傳有失降旨之本意則所關匪細從前屢經曉諭曾命在廷大臣與外省文武員弁等面奉之旨皆書寫進呈朕覽以防訛錯今再行申飭凡內外大小臣工不論從前嗣後倘有欲記面奉之旨者著將所記呈奏方許存錄倘有未經奏覽私自存錄者一經查出照詐爲制書之律治罪著各部院衙門將此諭旨錄貼堂壁俾現任及

接任官員共知之其各省文武官弁等著該督撫提鎭將朕此旨每年通行曉諭一次倘屬員等有不知此旨者朕惟該上司是問

又奉

上諭兩浙私鹽向來充斥前經督臣李衛竭力清釐多方整飭是以巨窩斂跡梟販潛踪官引疏通弊端禁止近聞江南地方文武官員視爲膜外奉行不力以致蘇松一帶人心懈弛濱海鹽徒遂借肩挑背負四十斤以內不在禁約之例號名老少男婦百十成羣公然交易因而運送窩囤無從究詰夫肩挑背負四十斤以內不在禁約之條者乃國家恩恤小民之至

意若因此而廣開鹽梟私販之門是朝廷之恩例轉令不法棍徒藉以長奸而滋弊矣聞李衛先經行令每縣查報貧難小民四五十名給與木籌每日許赴官店買鹽二十斤挑賣以爲餬口之計此法甚善窮民既得覔利以資生奸販不致營私而虧課於鹺政實有裨益而江南督撫身在地方同有稽查經理之責豈無耳目心思乎今蘇松一帶私販仍復横行江南督撫有司亦自知愧赧否

又奉

上諭廣東潮州總兵尚瀠謹慎請練効力有年簡任以來兵民相安聲名甚好久欲用爲提督因海疆緊要是以尚留總兵之任忽聞溘逝深可憫惻著賞銀一千兩爲伊歸櫬之費即於廣東藩庫內支給

十八日奉

上諭前據王璣叅劾松江府知府張文英一案朕以王璣徇私負公其所叅未必公當即著范時繹尹繼善彭維新秉公確查并將王璣有無挾私或聽趙向奎詳揭之處查奏又王璣請將丹徒縣知縣張廷煌調補鹽城朕以張廷煌任內有承追督催九十餘案未完而所調鹽城又非事簡之缺亦著范時繹等將王璣與張廷煌有無請託徇庇之處詳查具奏茲據彭維新奏稱王璣自行檢舉從前題調張廷煌等之時

未會等候范時繹尹繼善兩處畫題先行拜本等語則王璣徇庇之處顯然矣今有人摺奏王璣與趙向奎朋比行私不獨清查錢糧一事怠玩悠忽而辦理地方事務全無公道如原任夔州府知府喬鐸侵匿夔關銀十萬三千餘兩查追原籍家產一案有程文蔚首報收貯喬鐸寄頓箱物并銀二萬四千兩續據喬鐸之子喬於宣控告程文蔚之子程汝趾隱匿行鹽本利銀八萬二千兩屢經府縣質審當據喬於宣程文蔚各供認所欠銀兩除案內首出之項及喬程兩姓家產估交外其餘均認各半完帑詳報經范時繹尹繼善嚴批著追在案乃王璣署事之後因程文蔚是伊岳家思欲翻案開脫示意屬員欲將喬鐸在川開報程汝趾處收存本利銀十餘萬兩并寄貯箱匣金珠等物題明奉旨查追之案任其含混以待詳解之日便於開脫而程汝趾恃王璣親情勢力於駁審時復行狡賴司府等官皆有兩難歸結之議再如原任南匯縣知縣欽璉爲人浮詐性好鑽營與王璣同鄉情密相期援引王璣前在江鎮道任內有應賠窖庫銀一千餘兩係前任知縣張文英縣丞朱懋熹查出銀色低潮通詳賠補王璣將張文英百計搜求報復前怨適嘉湖道王溯維奉旨派令協查民欠到蘇王璣竟委令管理海關且不待奉旨准允即於出

疏之日將松江府知府張文英原管稅務摘交管理王璣怒猶未解欲將張文英於甄別疏內填入病廢議以欽璉題補松江府知府經范時繹尹繼善以張文英任內原無過犯欽璉現係未經開復之員不便題請甫經咨覆王璣旋揑叅張文英多病推諉卽於疏內聲說委令欽璉署理府印出疏後方移咨督臣會稿而縣丞朱懋熹以賠銀之怨卽以報竊誣其諱盜咨革矣再如丹徒縣知縣張廷煌係王璣在江鎮道任內相交舊好畏地方之衝繁乃以試用之鹽城縣知縣孫蔭孫調補欲爲張廷煌轉移善地示意與趙向奎而趙向奎徇情開擬具詳經督臣批駁王璣乃據司詳移稿會題督臣不允王璣竟自出疏至七日後始寄札督臣懇其會稿再如寶應縣知縣王宸儁與王璣舊有譜誼就近題調震澤緣該縣員缺奉旨特用鄧圭補授部文催令王宸儁仍回原任乃王璣留任在蘇適長洲縣知縣董永丁憂缺出竟置著令回任之旨於不顧一任本缺空懸日久復留署長洲亦經督臣批駁再如鎮洋縣知縣陶士僙因歲叅錢糧一案荆溪縣試用知縣高式矩因署無錫任內檢驗不實一案署南匯縣事通判施霈因解犯遲延一案皆係例應題叅聽部議覆候旨降罰之案與叅請革職者有別乃皆素所不喜一經叅出隨卽摘印

不惟不循定例且不顧該縣等正在清查民欠料理之時等語奏摺所叅王璣營私廢公肆意妄行種種欵蹟如此則其從前叅劾張文英及請調張廷煌二案朕所降諭旨料其必有徇私情弊歷歷不爽矣又據四川巡撫憲德奏稱喬鐸名下贓銀已逾一年之限尚不足完半之數據喬鐸呈稱奉追之日卽將交與妻弟程汝趾行鹽本利銀兩以及收貯箱匣等物全數報出而家中房產衣飾等項尚值三萬餘金亦經報官封貯若原籍地方官早將衣飾房產變賣則一年之內完半有餘等語可見喬鐸原籍之不能清完庫帑全因王璣徇庇程文蔚之所致也又從前徐成棟欽璉等築吳淞江東段工程違限悞工部議革職仍令加幫高厚用過銀兩照數追賠今王璣題請邀免追賠援例開復未必不係徇庇欽璉之故王璣受朕深恩不思報効乃逞其私意以愛憎爲舉劾以喜怒作威福置吏治民生於膜外視科條法令爲弁髦且與趙向奎表裏營私顚倒曲直負恩負國物議沸騰著將奏摺各欵及各本案件一併交與范時繹尹繼善彭維新秉公據實查審定擬具奏

又諸王大臣等以賜觀瑞繭奏請宣付史館奉上諭前據浙江署督性桂署撫蔡仕舢等奏進湖州居

民王文隆家萬蠶同織瑞繭一幅長五尺八寸寬二尺三寸父老皆稱爲從來未有之事朕恐小民圖利望恩或用人力造作而成亦未可知因令性桂等詳細體訪務令確實勿爲所欺昨性桂蔡仕舢等於本地詳加驗看訪察實係自然成就竝不由於人工具摺覆奏前來廷臣等以蠶桑織紝乃衣被之大原養民之切務今浙省有此瑞應則小民溫煖可期咸爲
國家稱慶奏請宣付史館昭示萬世朕素不言祥瑞數年以來每遇休徵必倍加乾惕儆戒所頒諭旨至再至三想中外臣民共知之矣朕愛育元元務期普天率土之人同霑實惠一時希有之物不足以禦飢

寒倘蒙
上天俯鑒悃誠錫福黎庶蠶桑普盛衣食充盈乃朕心之所謂祥瑞也朕命卿等觀看理應具奏然宣付史館之處可不必行

二十日奉
上諭直隸宣化府屬挖運一事前經部議改徵折色令各州縣照撥運之數每米一石折銀一兩解交受運州縣支給兵丁既免挖運之煩又省輓輸之累是以
降旨允行但查宣屬屯糧例於九月開徵而兵米例於季首支領今改徵折色恐百姓輸納不前兵丁支給有待著該管官先於藩庫將應發銀兩預行給領俟各州縣徵完之日解司還項至萬全縣及獨石張家二口地勢稍寒每至春夏之間米價不無增長過往員役口糧及兵丁季米折銀一兩恐不敷採買之價亦著該管官於每年秋成米賤之時約計需米若干於藩庫領銀預行採買存貯各處倉廒以備支給俟各州縣折徵完日解司還項則百姓既免從前挖運之累而兵米口糧亦無需待不敷之慮矣該部即遵諭行

二十一日奉

上諭據總督鄂爾泰奏稱黔屬思州及古州之梅得等處自七月初八日至閏七月十一日有五色彩雲光華燦爛疊秀爭華歷時經久一月之內七見嘉徵等語朕嘗言天人相感之理捷於影響督撫大臣等果能公忠體國實心愛民必能感召
天和錫嘉祥於其所轄之地即如鄂爾泰頻年駐節本省祥雲三見於滇南今年以公事前往貴州慶雲即見於黔省又如今歲岳鍾琪領兵甘肅而甘肅禾稼豐登田文鏡節制山東而山東秋成大稔又如李衞總督浙江比歲以來境內農田豐熟今年甫離浙境而衢屬山鄉即有蛟水泛溢之事舉此近事數端仰見
上天昭示顯然欲使君臣共知儆惕也朕素不言祥瑞所以屢年以來從未會因嘉徵而受慶賀而敬慎之念

日益加虔想中外臣民亦共知之矣夫上天示人君以災祥一如人君加臣下以賞罸也人臣受君上之賞固不可侈然自足放逸驕矜若竝無欣慰之心而不以爲慶則受君上之罸亦不知畏懼悛改此非矯情違衆之人卽胸無忌憚之輩矣人君之於天其理亦復如是至於鄂爾泰之屢次奏報慶雲者蓋以滇黔地方有此瑞應萬目共覩在人臣之心無不願國家之蒙福兆庶之凝禧州縣申詳而督臣陳奏此皆出於情理之不能自已倘有心懷不肖之人或且議其爲迎合或且譏其爲諂諛此皆藏幸災樂禍之邪心不止於春秋責備賢者而已惟是滇黔遠省苟上天之垂象加恩如此則自大臣以及官弁兵民宜何如之敬謹虔恭以承天眖是則所當夙夜加勉者也

又刑部議准署山東巡撫費金吾題張氏等謀殺親夫羅光基照律治罪奉上諭張氏著卽凌遲處決羅光臣著卽處斬此案已歷十有餘年竝未審明題結著將雍正元年以後之該管上司逐一查明令其將失查沉壓情由明白回奏

二十三日奉

上諭京師之大興宛平二縣知縣常以虧空被參朕體察其故二縣在輦轂之下每有一時速辦之公事不能遲緩者只得那移庫銀以濟用而支領還項未免遲延時日其上司察知庫帑有虧不行參劾此等虧空實有可原之情朕體恤臣工不忍聽其因辦公而遭罷黜爲之思一備用之道著宛大二縣各領戸部銀一萬兩永遠存貯該縣遇有速辦之公事卽詳明府尹將此銀暫支應用俟支領銷算之時仍復歸還原項於每年歲底報部查核如此則辦公有賴備用有資再有虧空國帑或借名擅動備用之銀者定行重治其罪

二十四日奉

上諭朕惟古聖人之制祭祀也凡山川嶽瀆之神有功德於生民能爲之禦災捍患者皆載在祀典蓋所以薦歆昭格崇德報功而幷以動斯人敬畏祇肅之心使之毋敢慢易而爲非也雍正二年浙江海塘潮水衝決朕特發帑金命大臣察勘修築幷念居民平日不知畏敬明神多有褻慢切諭以虔誠修省之道令地方官家喻戸曉警覺衆庶比年以來塘工完整災沴不作居民安業蓋已默叨神佑矣今年潮汐盛長幾至泛溢官民震恐幸而水勢漸退隄防無恙此皆神明默垂護佑惠我烝民者也茲特發內帑銀十萬兩

於海寧縣地方敕建
海神之廟以崇報享著該督遴委賢員度地鳩工敬謹
修建務期制度恢宏規模壯麗崇奉祀事用答
明神庇民禦患之休烈且令遠近人民奔走瞻仰興起
感動庶莫不盡消其慢易之私而益振其恪恭之志
相與服教畏神遷善改過永荷庥祥則於國家事
神治人之道均有賴焉其應行事宜著該督等詳悉定
議具奏

又奉
上諭楊夢琰因碩色參奏伊辦理鹽務識見淺鄙用意偏執是以降旨令其解任來京俟額引通融帶銷一案田文鏡查明具奏到日再降諭旨今覽田文鏡所奏是楊夢琰從前所辦竝無錯悞著楊夢琰回河東運使之任仍帶革職効力姚培和原從榆林道改補河東運使今著仍往陝西交與署督查郎阿若陝甘二省有道員之缺應行委員署理者令其暫行署理俟有道員缺出卽將姚培和題補

又奉
上諭嗣後各該省委員修理城工俱交與該省督撫布按每人各管一處城工有數處者則令分管若只一二處者則令挨管如有修築不堅三年之內卽至傾圮者著承修之員與專管工程之上司分任賠修倘

管工之上司因干係己身賠修而故意隱匿者一經發覺卽令專修竝重治其罪將此永著爲例廣東所修城工十三處卽照此例行

二十九日奉
上諭據陳世倌奏稱山東濟兗東三府雍正三年借與百姓之倉穀塞楞額接任巡撫視爲膜外至今尚未徵收還項祈敕下署撫臣勒限催完等語從前山東有司惡習往往借百姓貸欠之名以爲開銷虧空之計夫以國家賑濟貧民之項而官吏尚忍侵漁飽其私橐則其他可知此借欠未完之倉穀或仍蹈故轍竝未實借與民則咎在陳世倌應於陳世倌是問若從前民借是實而塞楞額接任數年置若罔聞聽其貽悞則咎在塞楞額應於塞楞額是問著將塞楞額解往山東與陳世倌質對竝令署撫岳濬費金吾秉公查明果係何人貽悞之處卽令其在山東催收還項如有不能催完者卽令其照數賠補又據陳世倌奏稱倘原係極貧之民或別有事故力不能償者數亦無多應否寬免出自聖恩等語朕愛養黎元不惜蠲除數十百萬之正賦豈獨吝此數百石之倉糧祇因山東不肖有司漸染向來之惡習此端一開又將指稱貧民以塡貪吏之虧項矣倘有民欠力不能償者著經手之陳世倌遲悞之塞楞額分任賠補

又奉
上諭工部所辦歷年柴炭煤斤等項鋪戶拖欠銀至二萬餘兩之多從前工部堂官並未查出今李永陞查明參奏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至李永陞請將此項銀兩著落原給發之堂司官及未經查參之堂司官分任賠補所奏甚是但此項歷年已久經管多人若勒限嚴追則干連之人甚衆其中不能保無冤抑著槩免賠補

雍正七年九月

上諭三十三道

初一日奉
上諭周瑛受朕深恩由微弁用至提督因伊識見卑鄙不勝提督之任是以調回京師仍復加恩授爲大員前年發兵進藏時因伊熟悉西藏情形特令其領兵前往待以厚恩委以重任伊若具有心胸自當竭誠盡力奉公惟謹以圖報稱乃伊於領兵之際擅買蠻婦並令所轄兵丁等演戲以供其燕樂又在藏與邁祿互相參差不肯和衷辦事約束兵丁種種不法有玷官箴想伊有心懷怨望之處故肆意妄行若此溺職負恩莫此爲甚伊回至四川著解任交與提督黃廷桂巡撫憲德將伊各欵一一嚴審定擬具奏

又
諭膳房首領太監膳房溝水內拋棄飯粒甚多從前不時曉諭爾等並不嚴飭所管人役如朕再行查出必不輕恕爾等不但罰爾等之俸革膳房人等錢糧而已慎之慎之

初二日奉
上諭王國棟不勝湖南巡撫之任著來京另有諭旨湖南巡撫員缺著四川布政使趙弘恩補授王國棟俟趙弘恩到任交代清楚起身來京四川布政使員缺

著高維新補授高維新現有丈量地畝之事其布政使印務仍著按察使呂耀曾暫行署理郭朝祚亦不勝湖南臬司之任著革任來京其按察使員缺另有

諭旨從前發遣廣西人犯在外揑造流言已據廣西巡撫逐一密查確有証據乃王國棟於各犯經過之湖南地方並未查出一人一語明係苟且塞責況此等大案王國棟仍照故套批委按察使郭朝祚會同布政使趙城詢取口供而巡撫衙門不過照例覆問別無根究開導之法以致兵役等視爲泛常希圖易結彼此串通口供若合一轍又如陳帝西等傳播流言本人皆已承認而流言來自何人之處王國棟等竟不能究訊根由屢經降旨仍復含糊朦混縱奸曠職莫此爲甚著將王國棟趙城郭朝祚交部嚴察議

奏

又奉

上諭向日由員外郎以下授爲御史者有試俸一年稱職然後題請實授之例若該御史奉差在外乃由揀選命往辦理公事者自應與在京之御史一體題請實授乃從前該衙門疎忽未曾題請遂致出差之御史試俸數年而不得實授深爲未協著將出差之御史試俸一年期滿者與在京之員一同具題請旨永著爲例

初三日奉

上諭山東泰安州神廟奉祀

東嶽泰山之神歷代相傳靈顯昭著佑庇萬民俾國家

享昇平之福者

明神之功德其來久矣遠近人民感荷默佑之恩焚香頂禮罔不虔肅其廟宇重修於康熙十二年距今五十餘年矣茲據署巡撫費金吾奏稱廟宇盤道有傾圮頹壞之處應加繕葺山路亦當修整著發內帑銀兩命內務府郎中丁皂保赫達色前往督工敬謹修理務使廟貌輝煌工程堅固速行告竣以副朕爲民

報享之至意

又奉

上諭據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稱自西安起程歷西鳳平臨以至甘凉等處小民承辦軍需莫不踴躍懽呼趨事赴公爭先恐後而靖逆衛屯民於應辦草束之外情願另備餘草運赴大東渠站所堆積以佐軍需等語靖逆遠處邊外人民無幾而自備芻運草束輸力効誠可見師以義行統領大臣又能令承辦軍需各員無私毫扣剋是以輿情鼓舞相率辦公朕心深爲嘉悅著將靖逆衛庚戌年應徵正糧馬糧四百六十石零大草五千三百八十八束全行蠲免以示加

恩邊民急公之至意

初四日刑部議駁安徽巡撫魏廷珍審擬徐永貴手挽常昶落水淹死照故殺律治罪奉

上諭此案部駁甚是徐永貴手挽常昶一同落水是徐永貴一時情急捹命相搏安能料己之必生而常昶之必死豈可謂之故殺魏廷珍必欲照故殺律定擬是何意見著行文詢問魏廷珍并按察使劉柟令其各行明白回奏

初七日奉

上諭數年以來各省民人屢有拾金不取之事朕以人心風俗漸有歸於醇厚之機深爲慰悅皆加賞錫以示奬勸今據直隸巡察御史鄂昌等奏報文安縣居民盧尚義之妻梁氏拾金不昧告知伊姑給還本人及謝以布疋姑婦堅辭不受等語以貧家婦女織蓆營生乃能講讓與廉一門向善爲人情所難之義舉甚屬可嘉著賞給米十石布十疋並令該地方官給與匾額以旌良淑

又奉

上諭甘肅西寧大同自康熙五十四年軍需以來其馱運阿爾泰西藏巴爾坤米石駝隻及解送各處與口外牧放之駝凡有倒斃疲瘦退回者俱著於領運領解管牧之員賠補朕思各項駝隻有負重遠涉勞傷而斃者有風雪沍寒水草不時凍餒而斃者有倏逢

瘟癘傳染而斃者又或有漫不經心之員喂養失宜以致駝隻殘傷不能存活甚至不肖之徒將解送牧放駝隻私行盜賣詭稱倒斃者雖種種情弊不同若令承辦之員槩行賠補其中不無寃抑未爲允協若一一清查年遠案繁不能得其確實茲特沛恩綸將各案應賠倒斃駝隻銀兩全行豁免其有降旨以前已完銀兩者或本人有應追別項准其抵扣此係格外施恩嗣後不可爲例著戶兵二部詳查各案分晰具奏

初九日奉

上諭據張坦麟奏稱吉安府同知馬世華之書役家人侵用謝姓銀兩請將馬世華革職究擬等語查馬世華係邁柱等題請移駐蓮花橋清查積欠之員若係庸劣之人則從前何以入於題請之內設果有貪婪實蹟則張坦麟便應列欵糾叅今但因失察書役家人之故而本官並無染指之處遽行奏請革職審擬若本官己身婪贓又何以處之夫目前以細事嚴劾屬員使之去官是示己之威也而將來審出實情又爲之題請開復是市己之德也似此作威作福之事豈人臣之所當爲而朕之以察吏教訓督撫者豈容其任意以爲輕重乎朕觀張坦麟識見卑小器量淺狹不勝封疆重任是以調取來京其辦事不當之處

即此可見馬世華不必革職此案著交與該署撫謝旻秉公審理如馬世華另有不法欵蹟著據實列參若止此一事著另行定議具奏

又

諭大學士九卿朕令在京大臣官員科道輪班條奏葢欲廣見聞以資治理而其識見庸愚陳奏卑淺者亦可隨事指示以開導之昨御史湯倓所奏甚屬鄙瑣不可見諸施行朕面加訓諭彼醒悟悅服乃奏曰皇上如太陽之光臣所見如燈燭之微耳朕諭之曰爾言不然太陽與燈燭各有其時各有其用不應分別光之大小也日間太陽洞照至於昏夜則太陽無所施其光賴有燈燭之光以補太陽之所不逮天下至廣庶務至繁朕耳目心思所未到之處與不能周知之處爾等能殫其忠誠知慮以爲贊助匡勷正如太陽之有資於燈燭也燈燭之功豈可少乎但不可有私意存乎其間耳倘借奏事之名以爲營私之計則是燃燈燭於朗日之下欲以爝火之微與太陽爭光其爲暗昧極矣此則可羞可愧之甚諸臣所當共以爲戒者也

初十日奉

上諭步軍統領衙門事務繁多所有刑名事件應派部院堂官一員協同辦理叅酌律例以期允當將此永

著爲例侍郎鄂爾奇著協辦步軍統領衙門事務

又奉

上諭外任大小官員罰俸之例如罰俸一年者則將本年應領俸銀扣抵若再有罰俸之案則勒限一年追出俸銀解部如一年不完又罰俸一年展轉增加常有因一二年之罰俸而積至數年或十數年者此例不甚妥協在罰俸多案之州縣與力薄難完之微員深爲可憫著該部通行各省凡有此等罰俸之員若該員情願照所罰之俸預先完納以圖銷案爲陞遷之地則聽其自便倘力不能完即將伊任內應得之俸逐年扣抵不必勒限追繳又定例凡有休致革職病故之官員其應追罰俸銀兩俱行豁免惟江南等省有休革等事只將虛俸豁免其在罰俸以前食過之俸仍行追出直省例不畫一今著將休致病故官員食過之俸槩行免追其革職之員則追其食過之俸以示懲儆著直省亦照此一體遵行

十一日刑部等衙門奏陳亦毆死林敏擬絞監候

奉

上諭陳亦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其錯擬罪名之知府沈起元及試用委署知縣劉埥佟泌年俱著照部議降調仍令該督撫出具考語送部引見陳亦毆死林敏一案從前各官不能審出實情經按察使潘

體豐兩次指駁始將兇犯究出具見實心辦事甚屬可嘉潘體豐著交部議敘具奏

十二日奉

上諭據尹繼善奏報秋汛平穩黃運兩河各工保護完固知道了今年水勢甚大深厪朕懷屢諭河臣小心經理仰賴

河神默佑得慶安瀾應致祭以申謝悃著照上年之例敬謹舉行尹繼善初任河工凡料理諸務俱屬妥協今年秋汛盛長之時又能督率河員加意防護甚屬可嘉著將尹繼善交部議敘其在工人員著尹繼善分別等次送部議敘

又御史嚴瑞龍遵

旨審明原任興安縣知縣駱光榮冒銷扣尅署知府王還樸抑勒新任知縣王珏接受交盤鉛山縣知縣張崇樸扶同箝制情由具奏奉

上諭上司勒令屬員接受交盤最爲惡習大有關於吏治屢經降旨嚴行禁止而江西仍有駱光榮王珏之事可見地方有司藐視功令作弊徇私之處仍未悛改以駱光榮此等劣員而張坦麟稱爲廉幹題請調繁顯有鑽營徇庇之處著將張坦麟李蘭王還樸張崇樸交部嚴察議奏

十三日奉

上諭據嵇曾筠奏報秋汛平穩河工保護完固知道了今年水勢甚大深厪朕懷屢諭河臣小心經理仰

河神默佑得慶安瀾且據嵇曾筠奏稱三家莊大灘之內汛水自汕深渠化險爲平百日之工成於一旦藉非

神力何能至此等語

明神福庇吾民顯賜靈應應行致祭以申謝悃著照上年之例敬謹舉行嵇曾筠督率河員悉心防護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其在工人員著嵇曾筠分別等次送部議敘

又奉

上諭據許容條奏內稱出贓過付之人宜照完贓減二等之例發落得贓者令加倍完贓方准減二等若止完原贓准減一等發落等語夫定例得贓定罪之後於一年限內完贓者減二等發落蓋照侵欺錢糧於限內全完減二等發落之例也至於出贓過付之人鑽營勾引罪難寬貸今欲令其罰銀減等而得贓者又令加倍完納方減二等如此較量則是重財而輕法矣且使無出贓過付之人則貪墨者何從得賄許容忽代此輩分疏而欲改例末減是誠何心又稱連斃二命之犯宜加等治罪夫謀故鬬毆各有正條是以殺傷二命仍照本例科斷俱議以秋後處決迨至

秋審時核其情罪權其重輕果無可原之情自無寬宥之理今許容不論情罪之輕重俱以殺傷二命[illegible]請改爲立決則鬬毆殺傷者俱無從邀欽恤之典矣且使誤殺不止於二命則立決之外又將何以加重乎其草率不思亦已甚矣又稱諱竊不報與竊盜不獲宜定處分夫强竊之案輕重懸殊而地方之竊案多於强刼又不待言是以諱竊不報例無正條即照諱强叅革之嚴例處分正所以深警其諱報而弭竊盜之源也至於既報之後竊案甚多豈能照强刼之例勒限處分今許容請將諱報者寬以降罰而欲將緝拏督緝之官勒限處分必至五案之內緝獲三案方照獲盜過半例開復則是地方竊案繁多者其官員永無開復之日而得以保全其官職者有幾且其勢必相率而諱報從此竊盜滋熾皆許容之說啓之也地方官果能盡力弭盜而於黃銅賭博私宰耕牛諸禁實心奉行自然民安俗厚竊盜之風寑息何必多設科條使之救過不暇乎許容才識平庸即謹守律令尚恐錯誤乃逞其私臆欲事紛更以沽名譽甚屬愚妄著交部嚴察議奏其混行陳奏之處仍著許容明白回奏

又奉

上諭許容本係中平之材現今西路出兵應行料理之事正多何暇於分外妄行條奏況錢糧本徵收銀兩其甘肅一二處用制錢代銀者乃因民情之便設有重耗何難叅處今許容請將額徵銀一兩定以完納正耗錢一千二百文則竟欲以錢文定完納正項之例并將加耗之數議爲定額謬妄已甚著將原本擲還

十四日內閣進

呈

聖祖仁皇帝治河方略奉

上諭著內閣敬謹收貯朕惟

聖祖仁皇帝軫念民生而於黃運兩河尤厪

聖懷自甲子以迄丁亥六次

親歷河干指授方略一切修築堵塞事宜無不出自

宸衷規畫數十年來

聖謨睿訓備載此書凡有河防水利之任者皆應悉心詳閱奉爲法則著繕寫三部發給孔毓珣嵇曾筠尹繼善令其敬謹閱看必於河務大有裨益但河性遷移或今日情形與昔年有不同之處著孔毓珣等三人會同商酌具奏又當年或有奏

旨案件此書未經載入而該衙門有檔可稽者亦著查明

具奏

十五日奉

上諭上年直隸通省收成豐稔惟宣化府屬之宣化懷來保安三處交界之地廣約四十里長約百里獨愆雨澤頗覺亢旱今據直隸巡農御史舒喜奏稱京畿一百四十州縣築場納稼百穀咸登各府州縣之收成冊報八分九分十分不等老幼悉皆得所共慶有秋惟宣化府屬宣化西寧蔚縣三處今年六月閏七月間有冰雹之傷禾稼稍損等語朕思天人感應之理纖毫不爽連年以來直隸通省雨澤應時西成豐稔而宣化府屬之數州縣地方兩年之內有亢旱冰雹之災此必地方官民政治有缺風俗不淳是以

上天顯示儆戒欲其警醒悔悟翻然悛改於將來也卽此

益見

上天仁愛之心官斯土者宜如何之敬謹修省以免過愆著遍行曉諭勸導令所屬百姓消亢戾澆漓之風敦和睦忠厚之行共爲良善以迓

天庥而此數州縣之紳衿士庶尤當深感

上天垂象示儆之恩各捫心自問若有幾微匪僻乖戾之念卽猛加省改並交相勸勉俾比閭族黨興仁講義共成親遜良善之俗則以和召和雨暘時若之應

天必錫之以福矣

十六日奉

上諭據王肅章奏請查明呂留良所著詩文雜記內有悖逆之言者盡行銷毀等語呂留良處心積慮背叛兇頑其所著詩文皆寄託借端以肆其不臣之惡念是以內外臣工咸請將呂留良所著文集詩集日記盡行燔毀而他書中有悖逆之語者一併焚銷今王肅章乃云詩文雜記內有悖逆之言者盡行燒毀是則呂留良詩文集內必有可存者而王肅章欲選擇而留之也王肅章於呂留良之詩文何以服膺不忍舍如此著該督撫嚴問確取口供具奏

十八日奉

上諭年來用兵西藏勦撫苗蠻及目今辦理軍需一切皆動支公帑而糧餉轉輸不無資於民力朕心深爲

軫念是以降旨將甘肅四川雲貴廣西五省庚戌年地丁錢糧全行豁免查甘屬之河西四府如寧夏西寧及甘涼肅以至嘉峪關外之靖逆赤金柳溝等衛所歷來額徵俱係糧料草束與各省額徵折色無異今當用兵之際雖絲毫不派及民間而黎民踴躍急公之意大將軍岳鍾琪屢次奏聞甚屬可嘉應將額徵本色加恩豁免以示惠愛邊民之至意著戶部卽行查明具奏

十九日奉

上諭從前著諸王管理部院八旗事務原非伊等分內職掌因伊等能盡心辦理是以賞給紀錄遇有處分

准其將紀錄抵銷罰俸之案崇安管理該旗事務未久並不實心以致叅罰之案甚多今以一切應罰之俸俱於王之紀錄內抵銷與朕賞給紀錄之意不相符合況定例官員罰俸若離任者俱照現任品級議罰崇安已離都統之任豈可仍罰都統之俸著交與兵部凡崇安已前所有議處案件一一查明另行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賞給兵丁營運生息銀兩原係特恩期於永遠周給有資若定以數月之限即行支賞則所生利息無多不能接續將來恐有不能普遍之勢著行文各省將軍督撫副都統提督等知悉現今不必定以賞給限期俟營運利息豐裕足用之日再行給與

又奉

上諭此所叅朱振基王奇勳俱著革職拏問其私置呂留良牌位奉祀情由該督嚴審究擬具奏連州生員陳錫等深明大義不爲邪說所惑據實出首以彰名教具見該州士習之淳良甚爲可嘉著將今年該州應試完場之舉子交與該學政秉公遴選學問優通者四人賞作舉人送部一體會試以示恩奬如今科所取副榜內有連州生監亦准作舉人

又吏部議覆條奏師生陋習徇庇處分奉

上諭此本內議稱州縣有借師生名色私相餽送出入內署者督撫不行查叅照徇庇例議處等語各省督撫管轄州縣甚多耳目難以周徧其州縣各官應著道府稽查道府各官應著督撫兩司稽查如州縣內有違例私相結納而道府失於覺察者將道府議處道府內有違例私相結納而督撫兩司失於覺察者將督撫兩司議處

二十一日工部摺奏查勘直隸山東江南三省道路事宜奉

上諭爾部即行文三省動正項錢糧乘此農隙之時派委賢員作速興工務於明春雨水前告竣朕仍遣員往查其修過橋梁道路等項著照爾等所請交與各該地方官隨時修整并令新舊交代永著爲例

二十三日奉

上諭南掌國遠在西南徼外從來未通職貢今輸誠向化甚屬可嘉滇省起送來京之時著沿途地方官護送照看應用夫馬食物著從厚支給以示朕加惠遠人之至意

二十六日奉

上諭佛喜受朕深恩由司官之職超擢爲安徽按察使未曾到任即陞爲四川布政使乃伊到任後所奏事件苟且含糊似有營私瞻顧之處朕降旨申飭伊具

摺陳奏言詞懇切且云臣自筆帖式歷任司官在部院衙門行走三十餘年埋没淹滯蒙恩拔於稠人之中授以藩司之任自顧何人恭膺異數乃臣祖父從龍以來從未有之隆恩也豈敢爲人欺罔以代過爲已欺罔以營私天威斧鉞能不驚心惟有立誓毋欺以報君父等語朕見伊奏摺如此以爲出於誠心曾經批示嘉奬亦料其必不忍欺朕也豈知伊存心邪僻狡猾百端網利貪婪贓私纍纍且與程如絲表裏爲奸目無國法朕始初竟爲其所欺後乃一一敗露究未能逃朕之洞察似此負恩辜德欺君罔上之人自應明正典刑以昭國法且伊劣蹟敗露之後其奏

摺仍敢欺詐誑言有臣負聖主之深恩至於此極實無顔立於人世之語乃昨自四川解送之時伊仍復靦顔至京也今九卿朝審時又將伊入於緩決之内甚屬不合佛喜著改爲情實以爲人臣奸詐背恩者之戒凡官員侵欺錢糧及枉法貪贓者皆係應行正法之人從來律例所載甚悉蒙

聖祖仁皇帝如天之仁不忍加以誅戮者欲以德化之之

聖意也而此輩不但不知感恩檢束且多肆行無忌習爲固然凡爲民生之害者莫甚於貪汚官吏深可痛恨朕於雍正元年屢經曉諭訓誡且有三年以後此輩若不悛改卽行正法之旨兹數年以來侵盜婪贓之風較前稍減然大約由於督撫大臣之實心察吏禁約稽查各懷畏懼之所致非屬員等之盡能洗心滌慮砥礪廉隅也朕覽屢年秋審朝審案件凡官員侵盜婪贓而不能依限完納者仍皆入於緩決之內如此則貪吏何以示懲貪風何由止息非所以彰國憲而清吏治也明年秋審朝審時著將此等人犯量其情罪按律入於情實之內候旨勾到將此通行曉諭各省督撫遵旨施行

二十七日奉

上諭謝國棟係總督李衛鄉親李衛委查處州所屬錢糧若果有受賄情由姚鈴身爲知府有稽察之責自

當據實揭報乃姚鈴平時竝無一言而於李衛奏請將伊送部調用之後忽揚言謝國棟有受賄之事則顯因怨望李衛而爲此語此等習氣不可不加懲戒是以降旨將謝國棟姚鈴一併革職交與性桂蔡仕舢秉公審訊竝非以姚鈴不應揚言屬官之過而遽將伊革職也今據性桂等審明謝國棟與知縣武章徐羲麟竝無受賄營求等情謝國棟等著照部議准其開復姚鈴照例革職仍調來引見

三十日奉

上諭伊特格爾等在打箭爐收稅已經數年劣蹟昭著而憲德置若罔聞經廟工監督查參則憲德難辭失

察之咎或因憲德與伊特格爾等皆係蒙古不無徇庇今既交伊審理務期秉公據實以成信讞倘瞻顧私情或以從前未經參奏有意回護經朕察出或另遣官員審得實情定將憲德從重議處

又奉

上諭據奉天將軍多索禮奏稱盛京今歲秋成大稔禾稼瓜菜等項俱獲豐收小米倉斗一斗價銀三分三四釐高糧一斗價銀一分二三釐豆一斗價銀一分二三釐等語朕思米穀者乃上天恩賜以養育萬民者也若人人存心敬受天賜隨時撙節常留有餘崇儉去奢謹身節用則天心必垂默佑雨暘應時俾常享盈寧之福若暴殄天物輕棄五穀不思稼穡之可寶罔念農事之艱難則必上干天怒而水旱災祲之事皆所不免此從來天道人事之斷然不爽者奉天地方百穀順成已八年於茲矣今歲收成又慶豐稔穀價之賤自昔罕聞朕心深為慰悅感戴上天賜佑之恩則本地官民人等宜何如之敬謹愛惜以仰承天貺耶向來奉天居民有以米穀飼養豚豕之陋習此即暴殄天物之一端已令地方官勸諭禁止今不可因

米穀饒餘復蹈前轍積貯乃王政之要圖民生之切務奉天地氣乾燥不比南方潮濕之區正當乘此豐收之時以為儲蓄之計著該地方官員通行曉諭勸導所屬民人若有穀之家果能留心積貯至於穀多價賤而難於出糶者著大臣官員等即行奏聞朕當發官價糴買或從海道運至京師俾積穀之家實獲利益必不使有穀賤傷農之歎也

雍正七年十月

上諭三十五道

初一日奉

上諭聞盛京之部屬旗員兵丁等每遇陞轉遷移及喜慶等事俱攢集分金彼此餽送而無力之微員及兵丁人等亦不得不勉强從事往往日用不敷而此例不能廢甚以爲苦禮記云貧者不以貨財爲禮盛京此等陋習皆由於生事結納之人倡率於先遂至相習成風莫知省改此亦風俗之所當禁約者著該管各官通行曉諭嗣後除吉凶大禮本人情誼敦篤情願自行餽貽外倘遇尋常陞轉喜慶之事不許攢集分金務虛文而耗實用倘或不遵該管官查出將本人及爲首邀約者一併照京城例懲治

初四日奉

上諭吏部奏稱本月初一日夜間文選司開設科求賢科失火共燒房屋十數間所有檔案被火燒燬應將值宿書辦陳進忠交送刑部嚴審有無情弊並將當月司官福什寶交部議處臣等堂官疎忽之咎亦所難辭伏乞勅部一併察議其所燒燬檔案應於號件簿內查明行文在京各衙門在外各省將原案查出造冊送部以補所失之案件等語吏部近來諸事肅清官吏人等便欲乘機亦無可作之弊况檔案卽有缺失仍可於他處查取校對胥役等妄冀舞文弄法事亦難行該部堂官總理大綱不過諭令衙門之人小心火燭豈能時刻稽查吏部堂官不必交部察議當月司官及值宿書辦著交部照例歸結倘因一時疎忽卽加重懲則僉邪小人有所怨恨皆得施其陷害之技矣其所失檔案著該部行文內外各衙門將原案速行查出造冊移送以備稽考嗣後各部院衙門存貯檔案之處應委筆帖式等官輪班值宿巡查以防疎失至於內閣本章及各衙門檔案皆應於正本之外立一副本另行收貯以備查對之用如本章正本係紅字批發副本則批墨筆存案其他檔案之副本或另用鈐記以分別之如此則雖一時遺失殘缺仍有副本可查不但於公事有益且可以杜姦胥猾吏隱藏改換之弊其如何詳悉定例之處著大學士步軍統領會同九卿議奏

又奉

上諭據通智史在甲參奏寧夏縣知縣偏武遺失銀兩被民人拾取送還偏武轉縱衙役向拾銀之人勒索錢文又將拏獲偷錢之賊縱令釋放且生性孟浪諸事怠忽聲名甚是不好等語偏武乃包衣下至微至賤之人因淳親王保薦是以用爲知縣俾司牧民之任乃伊不知感恩報効輒敢放肆乖張公行不法甚

屬可惡著革職拏問偏武行止如此其從前必另有
劣蹟卽著通智史在甲悉行查出一併嚴審定擬具
奏
初五日奉
上諭據領侍衛內大臣尚崇廙等奏
景陵
聖德神功碑亭儀柱之右產瑞芝一本於石上長六七寸
祥光煥發觀者無不欣喜等語朕從來不言祥瑞屢
須諭旨曉示臣民惟是建立
景陵
聖德神功碑今年甫經勒石告成而瑞芝卽產於碑亭之

右仰見
上天特賜嘉祥以表揚我
皇考功德之隆盛朕心不勝慶慰
初六日怡親王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遵
旨訊問曾靜合詞公請將曾靜張熙照大逆不道律卽
行正法
上御乾清宮名入諸臣等並令李紱隨入奉
上諭今日諸臣合詞請誅曾靜張熙伊等大逆不道實
從古史冊之所未有以情罪論之萬無可赦爾等所
奏固是但朕之不誅伊等者實有隱衷今特面諭爾
等上年曾靜之徒張熙到陝用詭名投書與岳鍾琪

岳鍾琪倉猝之間忿怒驚惶不及籌算卽邀巡撫西
琳臬司碩色坐於密室將張熙嚴加根究問其指使
之人張熙不肯供出眞實姓名旋卽加以刑訊而張
熙甘死不吐岳鍾琪無可如何越二三日百計曲誘
許與同謀迎聘伊師與之盟神設誓而張熙始將眞
實姓名一一供出彼時岳鍾琪具奏前來朕披覽之
下爲之墮淚以岳鍾琪純誠忠赤之心方能爲國家
發姦摘伏假若朕身曾與人盟神設誓則今日自不
得不委曲以期無負前言岳鍾琪實朕股肱心膂之
大臣朕若不視爲一體於心實所不忍況曾靜等僻
處鄉村爲流言所惑今揑造謗言之人實係阿其那

塞思黑門下之兇徒太監等因犯罪發遣廣西心懷
怨忿造作惡語一路流傳今已得其確據若非因曾
靜之事則此輩之謠言展轉流布朕何由聞知爲之
明白剖晰俾家喻而戶曉耶卽據今日之事論之實
朕之大幸而在曾靜亦未爲無功且從來國家之法
原以懲一儆百如曾靜等之悖逆諒宇宙內斷無第
二人卽後世亦可斷其必無有與之比者何必存懲
一儆百之見耶書云宥過無大昔年三藩反叛時我
聖祖皇考於從逆之人能改悔自新者皆施恩寬宥今曾
靜等所犯既非首惡渠魁亦無同謀叛黨其畏罪悔
過又出實心此朕所以寬宥其罪並非博寬大之名

而廢法也一切朕另有諭旨

又

諭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前謝濟世在阿爾泰軍前供出昔年之叅田文鏡實出於李紱蔡珽之授意朕令刑部訊問李紱蔡珽今刑部將口供呈覽其語仍復含糊希圖掩飾是以令爾等帶李紱進見將蔡珽李紱始末宣諭爾等知之朕在藩邸懶於交接人所共知並不知蔡珽李紱之姓名因馬爾赤哈通曉醫理常在府中行走後馬爾赤哈補授清江理事同知朕向伊訪問明於醫理之人馬爾赤哈則舉蔡珽以對且言相交甚好朕因令伊邀來一見而蔡珽辭以職居學士不便往來王府且醫理麤淺不能自信朕深爲嘉重亦未强之後年羹堯來京在朕前力稱蔡珽塞爾圖二人才守識見出衆超羣我所不及朕向年羹堯告以前馬爾赤哈言蔡珽深通醫理朕曾令相招而伊未來之故年羹堯乃云我傳王諭伊必來效力行走也朕言若來見亦可後伊見蔡珽面言而蔡珽仍堅辭如前彼時朕心不但不生嗔怪且更器重之次年蔡珽補授四川巡撫是時朕扈從避暑熱河蔡珽以身屬外官遠行在卽向年熙轉求欲到朕園中一見朕相見時觀其相貌言論似有才識優禮待之彼時蔡珽則極稱李紱才品操守爲滿漢中所少

是時朕方知李紱之姓名也朕御極之初延訪人才以資治理因記蔡珽之言起復李紱原官旋授侍郎又命辦理漕船事務伊似屬盡心諸事頗能就緒彼時隆科多年羹堯皆以李紱狂妄不端不可信用而在廷言者亦多朕俱不聽旋授爲廣西巡撫伊在廣西任內具摺密奏黃國材收捐積弊且稱臣係孤介漢人黃國材廣通聲氣其子弟親戚布滿朝列今臣盡發其私伊必含怨於心同謀傾害朕諭以爾但公忠爲國朕必知爾之心加恩保護斷無被人傾害之理豈料伊在朕前如此陳奏而暗中則爲黃國材事事周全隱瞞之處甚多其巧於欺妄如此至其署理直隸總督則事事徇私廢公沽名邀譽倉穀虧空則代爲隱免屬吏貪庸則曲爲庇護以致吏治廢弛人心玩愒又如塞思黑從西大通調回朕令暫住保定俟各省督撫提鎮回奏到日再降諭旨未幾李紱奏稱塞思黑患病不數日奏報病故而姦邪黨與及庸愚無知之人遂有朕授意於李紱而戕害塞思黑之誣語今李紱在此試問伊朕曾有示意之處否乎在塞思黑之罪原無可赦之理但果有陰害塞思黑之心則從前將伊留在京師隨時隨地可以致其死且後來居住西大通時亦可授意於年羹堯又從西大通調回京師時途間數千里亦可授意於解送人員

乃計不出此而獨令其居住保定以死於李紱之手有是理乎其從前之所以將伊暫留保定者蓋因向其那允禵俱在京師其事未曾定案而邪黨衆多人心叵測不得不留意防範豈料伊遂伏冥誅而李紱於國家之事全不經心並不將塞思黑自伏冥誅之處明白於衆以致啓匪黨之疑議則李紱能辭其過乎至田文鏡之在河南公忠爲國實心辦事安民察吏易俗移風實屬公正無私之大臣此中外所共知者而李紱蔡珽以其參劾黃振國汪誠等遂挾私讐而造蜚語極力陷害朋比爲姦李紱曾在朕前密參田文鏡朕降諭旨訓誨開導伊情虧詞屈但云不知皇上何以信任田文鏡至此朕比時諭之曰爾若知田文鏡之居心奉職則朕之信爾自亦如待田文鏡矣乃李紱毫無愧悔之心反指使謝濟世捏款誣參變亂黑白而欲令言臣挾制朕躬必強遂其私怨而後已此風何可長也今據謝濟世一一供出而李紱尚欲昧心巧辯不知負罪省愆仍欲遮飾其姦詐此怙惡不悛實曾靜之不若也李紱蔡珽謝濟世之誣謗田文鏡一如曾靜張熙等之誣謗朕躬曾靜張熙之謗始於發遣廣西之逆犯李紱蔡珽謝濟世之謗始於黃振國汪誠等其事亦復相類究之小人之伎倆不過如犬吠狠嗥何碍於青天白日也李紱蔡珽著交刑部訊取確供倘再支吾掩飾即加刑訊古人云士可殺而不可辱若李紱等姦猾之徒有不得不辱之勢亦其所自取也

又奉上諭今日廷臣齊集朕將切責李紱之處一一詢問諸臣若朕所言於李紱有絲毫寃抑之處即著出班直奏不可面從心違自蹈欺罔之罪乃諸臣異口同聲無不以爲李紱實係結黨營私狂妄傾邪之小人而康五瑞神氣之間與衆不同朕以康五瑞與李紱同鄉又同朝年久諒無有不深知其底裏者於是獨問康五瑞而康五瑞瞻顧支吾不肯奏一實語及問至數次而奏對仍復含糊其爲徇庇同鄉袒護科甲情弊顯然數年以來朕何等開導訓誨冀除惡習而康五瑞藏匿私情冥頑如故應加重懲以爲黨援不解怙惡不悛之戒且從前朕令大臣官員條奏事宜康五瑞初次敷陳即以刊布上諭爲請是其存心但以諂諛頌揚爲事實乃邪僻小人著將康五瑞發往軍前與謝濟世一同効力

又刑部奏安徽巡撫魏廷珍題報遞解浙江盜犯程四鬍子中途脫逃將疎防各官照例議處奉上諭年來魏廷珍辦理之事舛錯貽誤者甚多即如此案之盜犯在山東曹縣拏獲而在江南臨淮縣逃去

同一督撫誰爲緝盜誰爲縱盜著魏廷珍明白回奏其脫逃盜首陳四鬍子著交與魏廷珍勒限一年嚴緝務獲倘逾限不獲將魏廷珍從重議處

初七日奉

上諭發遣廣西之犯沿途怨望造作逆語且需索驛站狂肆無忌今直隸河南廣西三省一一查出而王國棟等乃以湖南各州縣解役兵丁未聞一語覆奏豈該犯等於直隸河南廣西則肆其怨誹而於湖南地方獨肯奉法安靜默無一言乎况曾靜僻處山野之中尚備聞謗訕之語豈有看守解送之兵役與各犯最爲親密轉無一見聞之理此皆王國棟等朦混草

率全不以此爲意也即上年察審曾靜一案王國棟等未曾取有一句實供今年曾靜等到京並未加以刑訊已將實情一一供出及將曾靜供出之人交與王國棟等究詢根由而王國棟等又復一槩含糊奏請解京歸結希圖卸責夫以奉旨交與查究之案王國棟等尚玩忽如此則其平日於地方事務安肯實心辦理乎溺職負恩莫此爲甚且伊等近日所辦事件錯誤者甚多王國棟任內尚有逸盜未獲之案著將王國棟革職暫留湖南令其查拏務獲俟拏獲之日來京交部詢問口供趙城亦著革職即同郭朝祚來京詢取口供以爲地方大吏玩忽公事不實心奉職者之戒

又湖廣總督邁柱題參武岡州知州余光熙貪劣各款奉

上諭余光熙由候補通判引見時朕看其人尚屬明白詢問知爲原任大學士余國柱之孫朕加恩用爲知州正印之官且切加誡諭曰爾祖聲名狼籍深負國恩爾當努力奮勉掩蓋前人愆過以圖上進伊感激領受豈期到任未久貪劣昭著似此下愚不移之人應加重懲以示儆戒余光熙著革職其貪劣各款及本內有名犯證該撫一併嚴審定擬具奏

初九日奉

上諭從前由京發遣廣西之旗人太監等沿途需索地方强横不法且揑造流言鼓惑衆聽今經直隸河南廣西等省一一查出具奏此等八旗包衣發遣重罪欽犯一到外省衆人不知其來歷認爲朝廷得力之人又見伊等妄自尊大遂羣相畏懼避其兇焰又恐加以管束而悍惡之徒或至輕生拚命則不免受其拖累於是隱忍應付任其需索使令容其狂悖乖張以致兇犯益得肆行無忌嗣後除徒罪輕犯外其充發烟瘴軍流人犯倘於經過州縣及安插地方或夌虐解役需索驛站或行兇生事造作謠言不安本分不守規條著本管解役即稟明地方有司詳報督撫

據實具題於本處卽行正法倘解送之時安插之所犯人不服拘管或因約束過嚴以致輕生斃命者亦該犯自速其辜將地方官吏人等槩免究問倘有徇情故縱或疎防脫逃者亦當從重處分著該部定議具奏若此發遣人犯果能在彼地方安靜奉法無一毫妄行之處三年之後著該地方官詳報督撫奏聞候朕看其情罪之輕重酌與以赦宥之恩著將此旨通行各省督撫轉飭所屬文武大小官弁咸使知悉幷出示曉諭各犯知之

又

諭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李紱狂妄傾邪舉國共知康五瑞與伊同鄉又同朝甚久諒無有不備細知之者昨朕於大廷廣衆將李紱人品心術詢問康五瑞而康五瑞含糊支吾無一陳奏之語仍是黨護同鄉科甲之惡習大小臣工無不共見深爲駭異朕是以降旨將伊發往軍前効力以示懲戒比時原諭以若將李紱結黨營私之處據實說出尚可邀恩寬免而伊始終不吐一言此亦爾等所共見者然朕意以康五瑞或因年老昏憒一時不能口奏原欲令其繕寫供詞又恐在京有人指點授意不出於伊之本心日後伊轉得藉口以謝李紱是以於伊起身之後遣人於途中再加詢問令其親筆書寫口供今康五瑞口供內稱李紱乃姦邪之魁小人之尤皇上聖明如見其肺肝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堅而僻言僞而辨順非而澤記醜而博李紱兼有之以田文鏡之實心爲國安民察吏天下封疆大臣中不多見而李紱與蔡珽護庇同年計害忠良私相指授謝濟世以誣陷之蔡珽甚屬貪婪李紱則與之密交互相推薦且奏稱蔡珽操守實可信其無瑕直隸倉穀虧空甚多李紱袒護屬員揑稱民欠爲之掩飾徇私害公沽名釣譽又如闕門會議時張鵬翮趙申喬等皆老成持重和衷共濟李紱爲副都御史往往堅執偏見倨詞疾色人莫敢觸其鋒文闈取士職分當然康熙辛丑科會試李紱爲副主考出塲之後誇於衆曰皆係我所賞拔掠美市恩以致下第舉子不服羣以石碎其門而欲剪其鬚人有才智皆謙遜不遑李紱則傲慢自恣大言不慚俯視天下皆莫己若以上數條臣細細追思猶能記憶昨蒙天語垂問臣年老目矇耳聾聽聞不清且天威咫尺戰慄惶悚今蒙欽差官員侍衛宣旨復問謹據實具奏等語朕覽康五瑞親供爲之一笑昨日之瞻顧徬徨似有見危不負義之槩今則畏罪求寬將同黨劣蹟一一傾吐小人之情態畢露可知袒護朋比竟屬無用所謂小人枉自爲小人也是昨日康五瑞之不奏一

語者或因年老聾聵一時惶懼之故朕原有供出李紱劣蹟即行寬免之旨康五瑞著從寬免發軍前從前理郡王弘晳請發一教書之人著將康五瑞交與理郡王在府教書不許入京城伊若實心効力則已如生事怨望即著理郡王參奏康五瑞有二子俱係舉人伊既黨護成習其舉人未必不從夤緣而得況惡習相傳其子漸染已久將來亦不能成人著將康五瑞之二子舉人革去今日刑部所奏李紱蔡珽口供二人已將從前結黨設謀陷害田文鏡并指使謝濟世參奏之處一一據實供吐且李紱見康五瑞所供又供稱康五瑞所奏句句實我之罪惡我所言所行陰私邪僻狂妄褊淺萬死不足蔽其辜等語觀李紱自供之處若伊平日居心行事實是如此則不可以爲人若伊意中不自以爲陰私邪僻而姑爲惶悚認罪之語陳奏於君上之前則其人之詐僞無恥更不堪問矣著將李紱蔡珽前後口供批發入於謝濟世案內歸結

又奉

上諭自古朋黨之患必至害於而家凶於而國而己身亦并受其毒爾等翰詹科道多由科目出身讀書明理當以此爲切戒務爲端人務爲正士務爲國家倚賴之大臣不可悞入於小人之一途蓋小人有小人

之器局識見小才氣亦小恃其小忠執其小信行其小惠縱有微長適成其爲小人而已大人有大人之器局識見大才氣大大忠大義大仁大智凡所作爲皆有關於國計民生此等大人實能公忠體國並無沽名邀譽之心而名譽自至是以爲臣子者凡事爲國起見所成自大若爲一身起見則所成必小甚至卑污苟且夤緣請託瞻徇情面黨同伐異流弊不可勝言朕在藩邸四十餘年於人情世態無不洞悉此等陋習實所痛惡朕於聖祖仁皇帝前從無揣度意旨探聽信息及邀名沽譽之事朕弟兄輩往往多蹈此轍朕惟以理處事和而不流一生心迹仰邀皇考聖明洞鑒可見天下之結黨營私者徒自壞其心術品行耳欲求纖毫之利益不可得也即如康五瑞本欲袒護李紱而究不能掩其惡李紱蔡珽本欲傾害田文鏡而適以自害其身豈不可爲衆人之炯戒哉又如李紱科場作弊一節雖未得受財賄而採取虛名延攬親故其意以爲樹德市恩患難可以相倚殊不知情急勢迫之時斷無有不顧己身之利害而從井相救者此一定之情理無待朕之縷述也昨李紱奏稱臣聞田文鏡之不善乃得諸道路之口此語更屬悖謬天下焉有聽一人之毀譽而定督撫之優劣

者乎大抵屬員之中受其保薦者必生感激而爲溢美之詞被其叅劾者必生怨望而造誣謗之語此人情之常無足怪者爾等若欲以一二人之毀譽定督撫之優劣必爲所薦者尚指其過失而爲所劾者尚頌其公明如此則褒貶是非確乎可信矣然天下有此理有此情乎朕於田文鏡並不因其才情學問而用之以其實心爲國毫無瞻顧迎合之私深得大臣之體朕所降旨詢問之事伊必據理敷陳朕所交與試用之人伊必秉公舉劾從未有揣度意旨而苟且遷就者又如鄂爾泰高其倬二人外間俱稱爲好總督而其實有不同之處鄂爾泰居官奉職悉秉忠誠此專心爲國而不知其他者高其倬謹慎廉潔坦易和平惟恐謗議尤怨之及其身大抵爲己之念居多其一生得力在此其不及鄂爾泰亦即在此且高其倬之爲總督只圖完其任內之事而後來貽害所不計也鄂爾泰則每事籌及遠大接任之人即以中材處之亦可安坐而理凡爲臣工者皆當以鄂爾泰爲法夫人才力各有不同在朕之用人實是因材器使而爾等意中自知分量者未必多人如己身但有文墨之才而朕用之翰苑可謂器使矣而爾等私心必以爲我之才幹安見不勝政事繁劇之任而沉淪於閒曹耶殊不知朕之置於閒曹者正所以保全之也

爾等果能安分循理各盡職業自然識見日開閱歷自進今日之小臣即他日大臣之器何必存躁妄之心以自限也至於閉門謝客以示孤介亦矯情之舉如在京之大臣外省之督撫平日果不見一人不問一語又何以周知人之賢否事之利弊爾等新進小臣亦不必以師生同年往來相接爲諱但當和衷共濟勸勉箴規以道義相砥礪此則君子之朋所謂合衆人之公心以成舉朝之公黨是朕所望於爾等者也蓋
天地神明之所佑者誠所惡者僞果能去僞存誠於處心積慮之間爲朝廷爲國家爲社稷爲蒼生此即爾等所以自爲其身家不但己身榮顯子孫亦必受其福矣爾等將朕諭旨時時體認清夜自思躬行實踐朕言自必有驗勉之勉之

又奉

上諭大學士尚書侍郎都御史副都御史各大員有子孫在京闈及本省鄉試未經中式年二十以上者著各舉文理通順可以取中者一人開送內閣轉奏請
旨

初十日奉

上諭總督鄂爾泰公忠體國言言事事悉出於誠敬之心不但辦理要務如此即如領受賞賜書籍伊奏謝

之時亦必將書籍詳悉閱看敬謹陳詞即此逆賊呂留良一案鄂爾泰所奏懇摯詳明深誅姦逆之心切當悖亂之罪如鄂爾泰之誠敬事君內外臣工皆當以之爲法著將鄂爾泰本章與九卿等閱看

又琉球國恭進雍正六年正貢奉

上諭琉球地處重洋之外奉表修貢遠涉風濤朕心深爲軫念是以從前降旨令將雍正四年該國王謝恩所貢儀物准作雍正六年正貢以示恩眷今該國王以六年正貢之期仍遵定制遣使航海遠來奉表進貢情詞懇切具見悃忱知道了著將六年進貢之物准作八年正貢若八年貢物已經遣使起程即准作十年正貢著行文該國王知之

又刑部奏原任侍衛常雲等訛詐案內巴林王林穆布悮用印信應革去王爵倉場侍郎岳爾岱妄奏係達海之孫又賄囑常雲和息應革職常雲等各犯分別治罪奉

上諭桑格胡安李英張學孔張短子劉世華依擬應絞俱著監候秋後處決吳大傻子王四李之蓮富諸禮赫達塞常壽名下應追銀兩著在京枷號追比俟清完之日照議發遣倘延挨不完即永遠枷號岳爾岱非達海巴克式之姪孫當日

聖祖仁皇帝問及伊含糊答應乃一時錯誤未有一言達海之孫即不論賢愚便邀恩用之理此幷非冒認支派欲以濫邀官職者比及常雲無賴欲行詐騙伊護惜功名而爲希圖息事之舉其情實有可原著將岳爾岱處分之處寬免巴林王林穆布因急誤用印信該王年幼無知今遽議革退王爵亦屬太過著將林穆布處分之處寬免常雲蒙

聖祖仁皇帝深恩念其爲達海巴克式之孫令在內廷行走用爲侍衛冀其成人乃伊下賤卑汚肆行撞騙不法已極實玷辱伊祖則非達海之孫也著問伊族中之人伊等若將常雲仍認爲達海巴克式之子孫朕另降旨若伊族人將伊出宗不爲達海巴克式之子孫亦另有旨若伊族人意見不同即令兩奏

十一日兩江總督范時繹叅奏原任戶部郎中王圖煒縱容家人張象九夾帶私鹽奉

上諭據范時繹奏稱此案內張象九一犯訊其倚藉官勢之處始猶含糊支飾及一加刑嚇而張象九即供係王圖煒家人日令犯事故未進去服役據此則該道等詳稱未事之先圖煒將象九逐出之言明係假揑應將縱容家人之王圖煒及草率審詳之道府知縣等官交部察議等語凡督撫大臣之考察屬官惟公正無偏賞當其功罰當其過則屬吏知感知畏相率而奉其訓導遵其約束苟賞罰不得其當不但過

於寛縱而屬員生玩愒之心即過於嚴厲而屬員亦起藐忽之念蓋以其賞罰不足憑而寛嚴無定準也各省督撫中惟鄂爾泰田文鏡李衛之察吏用賞用罰悉皆公當是以所屬官吏誠心感畏出於自然如范時繹魏廷珍者何能服屬員之心而去其玩忽之習乎今范時繹之審擬此案將王圖煒及道府等官俱行叅奏朕思王圖煒係世宦之家奴僕衆多豈能保其無一生事爲非者倘王圖煒平日或係知情或事發之後將家人縱放藏匿不令質訊則當並治其罪今經縣府道員等審明象九於未事之先王圖煒早已將伊責逐有案可據而范時繹乃稱刑訊之後象九改供是明係小人畏刑三木之下勉强承認未可以爲信讞也况即照張象九所改之供在王圖煒亦無通同作弊之處何至於將王圖煒及審詳各官一併叅奏從前王廷揚家人竟入於翟斌如大案之內朕諭令王廷揚將家人拏獲交與地方官不使逃脫即免其處分若如范時繹之辦理此案則凡仕宦富家廣有童僕之人其不爲宵小所牽累者亦少矣范時繹之察吏如此何以使所屬官員畏威而懷德奉令而承教乎王圖煒及審詳之道府知縣等官俱不必交議

十四日奉

上諭據署總督唐執玉奏稱磁州民人楊進朝在路拾銀四十兩錢三千文即告知地保仍至原處尋覓本人如數交還絲毫不昧等語數年以來各省民人拾金不取者甚多今磁州楊進朝聞風興起克敦義讓甚屬可嘉著該部察例加恩以示旌奬

又甘肅巡撫許容叅奏狄道縣知縣錢應榮浮估建造倉厫銀兩并布政使孔毓璞固執原詳情弊

奉

上諭錢應榮係解任罷斥之員朕因引見加恩命往甘肅仍以知縣試用今在狄道縣任內蓋造倉厫輒敢揑辭支飾希圖浮冒甚屬可惡錢應榮著革職將倉房勒令修建以贖負恩貪利之罪如再怠忽從事著該撫題叅重治其罪孔毓璞固執原詳屢辯不移之處著孔毓璞明白回奏

十五日諸王大臣等再疏請誅曾靜張熙奉

上諭寛宥曾靜等一案乃諸王大臣等所不可贊一詞者天下後世或以爲是或以爲非皆朕身任之於臣工無與也但朕亦再四詳愼所降諭旨俱已明晰諸王大臣官員等不必再奏倘各省督撫提鎮有因朕寛宥曾靜等復行奏請者著通政司將本發還

十六日大學士等議奏五城各鋪設立巡檢奉

上諭各鋪巡檢著都察院堂官及御史於候補候選雜

職人員內揀選補用倘有不能稱職及生事無行者著該城御史及揀選該員之堂官御史即行叅革倘徇情失察經朕訪聞將該管及揀選之堂官御史等一併議處

又安徽巡撫魏廷珍代臬司劉柟回奏審擬吳璁芳情節奏

上諭朕待內外臣工均爲一體蓋同辦國家之事總以理爲斷並無內外之可分輕重之可論此本內吳璁芳一案內外兩擬輕重不倫今劉柟回奏內稱似未便舍本條而別引此語中含譏諷而又依從部臣改擬之條是自相矛盾也若劉柟所擬果是則當執理固爭若部議果是則劉柟不應有此譏諷之語朕深惡此心口互異詐僞姦險不忠之風著刑部堂官明白回奏

十七日吏部奏江南督撫查弼納等失察各屬冒銷
恩賞處分奏

上諭查弼納從寬免罰俸魏廷珍自行查出叅奏其罰俸之處亦從寬免凡各省州縣冒銷恩賞銀兩不行自首者自應將失察之上司一併處分若本人既已自首免罪而上司轉不免於失察之處分於情理未協嗣後凡有自首之州縣將該管上司俱免其議處從前如有似此議處上司之案亦著查出一併寬免

又奏

上諭向來漢御史多由主事中行評博及行取之知縣補授是以定爲七品今由郎中員外補授者甚多不便仍拘七品之例且滿漢御史品級亦不畫一應酌量更定著該部議奏

又侍郎馬爾泰等奏貪劣營私之原任江蘇布政使趙向奎等分別治罪奏

上諭徐永祐受朕深恩由知縣擢用知府乃伊並不黽勉報効實心奉職惟務營私謀利巧取之事甚多徐永祐暫停僉發著交與范時繹尹繼善令在水利工程儘其力量効力贖罪如果實心辦理則開恩寬宥倘仍復推諉怠玩即行題叅從重治罪

又甘肅巡撫許容叅奏署同知靳樹鍭玩誤工程奏

上諭靳樹鍭身係旗員又以通判委署同知專司渠工水利乃將關係民生休戚緊要工程怠玩疎忽以致被水衝壞甚屬可惡著革職即在渠工地方枷號一應工程俱嚴行著落賠修堅固俟渠工告竣之日該撫再行請旨

十八日奏

上諭朝鮮國王世篤恭順虔修職貢昔蒙

世祖章皇帝軫念藩封特頒
勅諭令
聖壽冬至元旦表儀俱准於元旦併貢以彰柔遠之至意

近見該國王於領受賞賚等事皆特遣使臣賫表奏謝朕念該國距京三千餘里貢使往來未免勞費嗣後凡屬謝恩本章俱著與三大節表一同賫奏不必特遣使臣永著爲例該部卽行文該國王知之

又奉

上諭鄂爾泰忠誠體國經理苗疆勳績懋著伊曾祖圖捫於開國時奮勇陷陣効命疆埸忠節炳然垂光衍
慶積於其孫鄂爾泰爲不世出之良臣祖孫忠良後
先輝映朕甚嘉焉今鄂爾泰奏稱曾祖圖捫與祀昭忠寺牌位列銜佐領請照固原提督紀成斌之父守備紀法業恩給誥封贈官之例將苗疆議敘之案移賞曾祖祖父誥封等語著將鄂爾泰之曾祖祖父俱照總督加內大臣兵部尚書職銜給與一品誥封其昭忠寺圖捫牌位改書新贈之銜入於大臣之列鄂爾泰苗疆之案仍著議敘

十九日奉

上諭朕聞得今年順天鄉試外場有頂冒夾帶等弊昨日令順天取中舉人等覆寫頭場四書文以憑磨對若有將情弊自行出首者量加恩宥據傳常四哥智亮哥爾泰自首頭場文字實係夾帶今不能記憶等語科場乃取士大典派出副都統等專司督理稽查何以仍有夾帶之事似此疎忽甚屬溺職著將博什希尚崇坦及叅領旗員俱行革職從寬留任傳常四哥智亮哥爾泰既經自首著革去舉人從寬免其枷責交與該旗另行請旨又據浙江監生傅學詩自首頂名入場中式傅學詩既經自首應作何量加寬宥之處交與該部議奏其未到之舉人等著該部行文各處催令進京俟到齊之日該部請旨若推故不到者該部嚴議奏聞

二十日奉

上諭外省地方常有緊要事件及查拏要犯不便明降
諭旨以致漏洩事機逃脫匪類者間令王大臣等密寄信與該督撫此乃愼重機宜兼體貼地方大臣俾其易於辦理之意該督撫接到密札自應加意愼密其有應行文於所屬及轉行鄰省者或仍用密札加以印信或密行文書暗中知會若有應遣人者則遣的人前往如此則機事不致宣漏姦徒不致逃匿於事務方有裨益屢降諭旨甚明近聞外間接到密札竟用文書照抄轉行所屬其移會鄰省者亦然全無愼重防範之意則事件必致漏洩匪類必致遠颺將來追悔何益之有伊等既爲督撫大臣豈有見不及

此之理總因平日將國家之事視爲泛常故遇緊要事件亦只草率通行一文遂自以爲盡職而事之就緒與否總不計及也溺職曠官莫此爲甚周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古訓昭然可爲鑒戒各省督撫中如鄂爾泰田文鏡李衛居心辦事處處謹密是以事無遲誤可爲諸臣之法如范時繹魏廷珍之悠悠忽忽全不經心諸臣當以爲戒嗣後倘有將密旨寄信之事顯然通行文書者經朕聞知必從重議處

又奉

上諭據鄂爾泰奏稱雲南趙州白崖地方於本年閏七月平地忽湧甘泉二股田地得藉灌溉此皆皇上之至誠足以感召天和協應地靈等語王大臣等亦稱皇上勤恤民隱是以甘泉昭宣上瑞等語是內外臣工皆以滇省醴泉歸美於朕朕實不居也夫君臣上下本爲一體設人君有乂安百姓之心而其臣不能宣布德意以成善治或上官有撫字羣黎之念而其民不能感化以成善俗皆不足名

天和而徵瑞應也鄂爾泰以公忠之心行撫綏之政至誠所感能使吏服其教民懷其惠所屬之境康阜恬熙而滇省官民又實能率從鄂爾泰之訓導移風易俗和氣致祥是以數年之中疊見慶雲醴泉之瑞此蓋

上天恩賜以表著賢臣之善績也昔張堪之麥秀兩岐魯

恭之蝗不入境彼郡邑守令有循良之化尚足感召

嘉祥况節制三省化民成俗者乎又如范仲淹之治青州廣施惠政溪澤忽湧醴泉此皆載在典籍信而有徵者并非朕褒揚鄂爾泰爲創見之論也且如鄂爾泰總督雲貴則兩省連歲豐收今年兼轄廣西則粵省更慶登稔又如田文鏡總督河南李衛總督浙江兩省境內屢歲俱獲有秋今年田文鏡兼轄山東李衛兼轄江南而山東江南並稱豐熟似此年穀順成雨暘時若又豈非共睹共聞之祥瑞乎凡督撫大臣加惠一方以致感格

天心賜以上瑞此皆督撫之力朕不敢以爲功而任用之得人與否則朕之責也即如田文鏡之在河南清正無私而李紱蔡珽謝濟世等結黨朋謀肆行陷害若非朕洞燭其姦被其搖惑則凡忠誠任事之臣皆却顧而不前矣即鄂爾泰亦不過謹守繩墨以求免衆人之謗議而已何能展布施設毫無瞻顧以成此善政善教乎是以諸臣將慶雲醴泉之瑞歸功於朕實與朕無涉若謂朕能推心置腹以信用鄂爾泰使得盡展才猷悉心教養以成風俗之美受

上天之恩此則朕所不辭者

二十一日奉

上諭科場乃國家取士大典關係甚重數科以來鄉會

試主考同考皆凜遵功令屏除弊端輿論毫無異議朕亦屢加奬許然又恐其久而生玩故習復萌未嘗不隨時訓誨儆戒提撕也今年順天鄉試榜發後有人密奏闈中有頂替夾帶等弊朕令諸生自行出首今果有自首頂名者一人夾帶者四人此則外簾疎忽之咎已降旨將稽察官員嚴加處分又密奏今年場前有房考一二人與士子往來者夫以科場久已肅清之時不應尚萌暗通聲氣之想凡科甲出身之官員自知有衡文之分便當遠避嫌疑杜絕干謁何至以交遊形跡啓人議論之端況士子應試之先預懷鑽營倖進之念此卽行止不端之人一旦忝竊科

名豈能成有用之材爲國家分猷宣力乎爲房考者又何爲收羅此等憸邪之輩豈但不能得其相助之益且必至敗己身之聲名干朝廷之憲典亦愚之甚矣今歳外間雖有浮言却無實據姑免深問來春會場在卽各省舉子雲集京師凡在京官員有考官之責者各宜預先儆惕戒愼小心防微杜漸勿以小不檢點被人指摘致貽科甲之羞況國法具在朕不能曲爲寬假也思之愼之

二十三日奉

上諭朕夙夜孜孜以吏治民風爲念惟蘇松所屬糧賦浩繁民欠累積官吏借此侵漁姦徒肆其包攬若不徹底清查則吏治難以整肅民風無由淳厚是以特命大臣總理清查之事又遴選大員專司分查之任再揀選州縣分派協理令其將官侵吏蝕民欠三項明晰清釐不得絲毫朦混又屢次降旨將蘇松等七府太倉等五州歷年帶徵地丁漕項錢糧一槩暫停徵比俟各州縣官侵吏蝕及實在民欠一一釐剔清楚之後再降諭旨并令該督撫遍行出示曉諭是朕於清查一案已申示再四可謂明白詳備矣乃承命之員奉行不善其始以爲官侵無幾遂將紳衿所欠帶徵之項指爲官侵以致姦胥蠧吏借端挾詐如松江候選州同朱榮椿者積欠錢糧九百餘兩而爲蠧

胥訛詐亦至九百餘兩此其明驗也又聞不肖州縣有以里圖櫃書侵蝕之項將來難於歸著議令官戶富戶分派攤賠者又有將帶徵錢糧加增火耗以補官虧者其說雖未足盡信然人言籍籍總理其事者寧未聞之耶此皆由於承命之員不能深體朕心而以徵比爲清查之誤也設朕欲藉此爲催徵錢糧之道從前又何以降旨停徵乎其有自願完納仍令地方官收受者緣浙江總督李衛來京陛見時奏稱江南舊欠錢糧自奉諭停徵之後凡有願完者州縣官恐涉先侵後吐之嫌槩不收受於民情頗有未便等語朕以民間凡有隱匿錢糧尚准其自首豈有願完

舊欠而不准其輸納之理是以諭令戶部行文該總理清查大員知之乃不意奉行者遂借此爲由將停徵之項槩行催徵名曰勸輸而挨圖挨甲差役追呼甚於嚴比近見各員所奏有稱已完一百餘萬者有稱旬餘之內州縣完三萬餘兩者而溫而遜奏云此番清查首在勸其完納不徒在於造冊又聞朱鴻緒告人云鎮江一府舊欠二年內必令其全完是各員俱以完納錢糧爲重而以清查官侵吏蝕民欠置之度外矣與朕簡命諸臣之旨不大相徑庭乎著將未完積欠槩行停徵其中或有官吏侵蝕令自首完納贖罪者聽其交庫外其餘民欠即有情願交納者亦不准收受該總理之員務令分查協理各員恪遵前旨將官侵吏蝕民欠分別清釐無得絲毫朦混倘仍有私行徵納及將民欠內之官戶富戶掩蓋官吏侵蝕者該督撫及總理大臣即行指叅從重治罪倘該督撫等隱徇不舉或失於覺察經朕訪聞定將該督撫等一併交部嚴加議處又聞分查之員令各欠戶自行首報夫前旨之准令自首者乃侵蝕錢糧之官吏此等侵蝕之人本有應得之罪朕不忍其盡罹國典是以令其據實自首則從寬免其治罪至於歷年積欠前已分年帶徵今又一槩停徵伊等又有何罪而令其自首乎總之各員卑鄙小見不知朕澄清吏治惠養小民之心而唯以錢糧爲重朝廷之德意不能宣究於下司其事者寧無愧乎諭到著該督撫布政使即刊刻頒發所屬凡遠鄉僻壤悉行張掛使官吏紳衿軍民人等咸知朕意

二十六日奉

上諭據嵇曾筠等奏稱蘭陽縣耿家水口銅瓦廂以下朱家寨之北自汕引河一道中泓暢達化險爲平與三家莊新汕引河一月之間兩呈奇驗等語前因三家莊大灘之內自汕深渠朕感念河神默祐福庇吾民已降特旨諭令河臣虔敬致祭以申謝悃今又蒙顯賜靈應著將蘭陽耿家口自汕引河之處一併敘入祭文之內

二十七日奉

上諭數年以來怡親王及內外大臣中數人協贊朕躬忠誠宣猷爲國家辦理政務勤愼奉職甚屬可嘉怡親王之儀仗著增一倍大學士公馬爾賽著加太子太傅大學士張廷玉著加少保大學士蔣廷錫著加太子太傅刑部尚書勵廷儀著加太子少傅靖邊大將軍公傅爾丹寧遠大將軍公岳鍾琪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俱著加少保河東總督田文鏡著加太子太保浙江總督李衛吏部尚書查郎阿寧夏將軍西伯著加太子少保

雍正七年十一月

上諭三十一道

初三日

諭滿漢文武大臣今日冬至祀天於圜丘天氣晴明和靄迥異平時朕御極以來時時默禱凡遇壇廟祭祀典禮所關皆求上天賜以晴和天氣而齋戒之日朕必虔誠敬謹以爲昭格之本不敢絲毫怠忽乃數年之中果蒙上天鑒察朕心每逢祭祀典禮或先期風雨或過後陰寒而本日行禮之時必然晴霽暄和此萬耳萬目所觀瞻歷歷不爽者間有無知之輩奏稱天道渺茫恐難預必朕諭之曰若果天道不符朕之所禱必是朕心不誠朕當作災異會倍加儆惕修省言者慚赧而止大抵妄誕不羈之人則以爲天乃淸虛之氣去人甚遠何能有感必應而庸愚鄙陋之人又以爲神明之道可以禱求獲福而以私意干瀆豈知褻慢已甚不但不能獲福且至得罪於鬼神矣天道至公惟祐善人一念善天必錫之福一念不善天必降之災且天道至近時刻照臨於前後左右之間帝王有帝王之天臣工有臣工之天即匹夫匹婦亦有匹夫匹婦之天舉首即是動念即是不以貴賤而殊亦無須臾之離也善惡之報全視乎其人之自取以善念而得善報以惡念而得惡報即如播種者種稷則生稷種黍則生黍又如擊器者擊金則爲金聲擊石則爲石聲此一定之理無可疑者然善惡之分又必視乎其心之公私倘存心爲公則雖懲創多人誅戮多人亦適足以成其善而可以獲福存心爲私則雖保全多人寬釋多人亦適足以成其惡而至於獲譴夫所謂私者不但徇情枉法婪贓受賄然後謂之私有沽名邀譽之念亦是私有計較利害之念亦是私有迎合君上之念亦是私有垂名後世之念亦是私必須利害

得失全不計及只一念順理而行以俟天命此即所謂誠也然必敬而後能誠故古之聖賢以主敬爲本惟其主敬是以念茲在茲不愧屋漏無慚衾影處處可以對天則不善之念又何自而萌乎既無不善之念則是一身之中方寸之内但有獲福之基而無招禍之理焉有不荷神明之默佑而順適暢遂者乎此朕身試之而確然見其無毫髮之或爽者爾諸臣試遵朕言而行自然覺悟自有效驗也總之爲君爲臣之道只有敬天勤民二端而用人行政即在敬天勤民之内爾等每當頒祿受賞之際咸感激以爲主上之恩不知朕之所以自奉與逮及大小臣工者皆百

姓之膏脂也君若臣共受百姓之奉養而於教民養民之道漠不關心聽其失所清夜捫心何以自安尚云可以對

天地而無慚乎吾君臣當共勉之

初四日奉

上諭朕思治河之道惟有使黃水暢流無所壅滯則永慶安瀾然欲使黃水無所壅滯必須保固高家堰堤工使清水力能敵黃且以助其暢流之勢則河工永遠無慮是高堰堤工關係最爲緊要從前齊蘇勒雖將石工稍加幫修而朕以爲不若多費帑金於堤工險要之所及單薄之處俱加修石工務令堅固高厚以爲久遠之計庶於河道民生大有禆益前孔毓珣在京陛見時朕以此諭之伊亦深以爲然又曾將治河之道降旨詢問田文鏡而伊之所奏與朕意不謀而合可見高堰堤工乃必應加增修理者也著發戶部帑銀一百萬兩交與孔毓珣尹繼善籌畫相度有應預備物料之處卽於歲內採買早爲預備再著汪漋對琳張坦麟吳昌祚前往淮上協同河臣等悉心辦理

又奉

上諭朕從來不言祥瑞是以從前降旨自雍正五年以後各省所產嘉禾俱停其進獻今據貴州巡撫張廣泗奏稱黔省各屬新闢苗疆今年風雨應時歲登大有所產稻穀粟米之屬自一莖兩穗至十五六穗不等稻穀每穗四五百粒至七百粒之多粟米每穗長至二尺有奇實從來所未見特將瑞穀呈覽並繪圖附進等語朕覽各種瑞穀碩大堅實迥異尋常不但目所未見實亦耳所未聞若但見圖畫而未見穀本則人且疑而不信矣又據廣西巡撫金鉷摺奏今年粵西通省豐收十分者十之九九分者十之一穀價每石自二錢以至三錢二三分乃粵西未有之事等語朕思古州等處苗蠻界在黔粵之間自古未通聲教其種類互相讐殺草菅人命又常越境擾害鄰近之居民刦奪往來之商客以致數省通衢行旅阻滯迂道然後得達而內地犯法之匪類又往往逃竄藏匿其中此實地方之患不得不爲經理者今總督鄂爾泰籌畫周至調度有方巡撫張廣泗敬謹奉行殫心奮力俾苗衆革面革心抒誠向化地方寧謐和氣致祥感召

天和黔粵二省歲登大稔而黔省磽瘠之區苗彝新闢之地又蒙

天賜瑞穀顯示嘉徵仰見

天心以經理苗疆爲是特昭瑞應以表封疆大臣之善績朕心實爲慶幸若歸美於朕朕不居也著將張廣泗

所進瑞穀圖交與武英殿繪畫刊刻頒賜各省督撫俾觀覽之共知勉勵

初六日奉

上諭前因北路軍需須用駱駝鞍屜諭令山西地方製辦聞該省民人踴躍急公凡有羊毛繩料之家各出所有赴官領價凡能工匠之人一時羣集應募爭先恐後共計二十餘萬件之物料工作不勞而集於月餘之內迅速完成朕聞之深爲慰悅此皆該省巡撫大吏平日善於訓導民人其製辦器物僱募人工又照數給與價值而該省民人又懷尊君親上急公趨事之心是以備辦軍需羣情歡躍剋期告竣甚屬可嘉巡撫石麟布政使蔣泂著交部議敘凡委派辦理駝屜之員亦著議敘再將該省辛亥年額徵地丁銀蠲免二十萬兩著巡撫布政使於辦理鞍屜之各州縣按畝均派使小民共霑實惠以示朕恩獎官民之至意

又奉

上諭朕前降旨勸導富戶體恤貧民乃敎人以仁厚爲心以貪刻爲戒或於年穀歉收之時行濟人利物之事施惠愛於鄉里積福慶於子孫此卽古人任恤之義然亦聽本人之樂從與否並不繩以官法强以所不願也今聞江西奉到諭旨之日署撫張坦麟卽行牌與布政使李蘭而布政使李蘭轉行各屬有將分別造册開報富戶鄉紳姓名之語以致各屬差役社保等沿戶挨查借端嚇詐凡屬溫飽之家俱將姓名塡入富戶册內報官索錢到手始免開列現據進賢縣民樊子亮南昌縣監生劉思試等各行控告而李蘭始飭有司停止造册地方富民始得安靜又聞江南有遊手好閒之輩登富戶之門而詐騙者又有無恥生員假鄉試盤費不足之名而勒索富家者經督臣范時繹出示嚴禁其風始熄夫以朕訓人爲善之諭旨而庸劣有司如李蘭者奉行不善遂致閭閻之間生事滋擾而宵小不法之徒又從而藉口逞奸使素封之家供其需索身爲地方大吏不能宣布朝廷德意易俗移風轉將朕之恩旨顚倒錯誤至於此極似此庸材深可痛憾以朕所聞一二省如此或他省尚有似此者亦未可定特頒此旨通行曉諭倘有復蹈前轍者經朕訪聞定將該省大小官員從重議處

又怡親王奏增加儀仗一倍恩禮逾重辭不敢受奉

上諭數年以來朕於怡親王有加恩議敘者王多再三奏辭情詞懇切朕勉從所請者有之王忠誠敬愼輔弼朕躬爲國家宣猷効力之處甚多昨朕降旨加恩於內外公勤任事之大臣數人因念王之勳勤較之

諸臣爲最若不錫以獎功之典朕心實有未安是以增加儀仗以表觀瞻稍示朕嘉予賢王之意在王領受並非越等逾分之事已頒諭旨不必固辭

初七日奉

上諭排年汪臺衙等侵蝕錢糧一案前經部議將徇隱失察各官職名查明指叅乃魏廷珍旣不將各官查出叅奏又不將不叅緣由聲明顯係有心朦混欲俟部中駁查加以刻薄捜求之名此等居心甚不可問魏廷珍旣欲將失察之員放縱不問著將魏廷珍交部嚴察議奏其失察各官免其叅處

初八日奉

上諭從來開國之初必有從龍之佐或闢疆拓土茂建崇勳或陷陣衝鋒捐軀殉節至於承平之後伐叛討逆其抒誠宣力之臣壯猷忠節並足以垂光竹帛流譽無窮凡爲人主者據情據理必無不存篤念忠勳之心於本身厚加贈卹尤切望其子孫人人成立克紹前徽以永受優待功臣之澤若忠節之後廢墮家聲乃朝廷所不忍聞也則爲之子孫者自當謹守家風努力奮志砥礪廉隅世世爲國家有用之材以繼述先烈即或貧窶不能自振國家自必加以恩澤周恤其身家而不至於困苦無依也乃功臣之後往往有不肖子孫自甘敗類或謀私結黨欺君悞國或貪

贓壞法虧空國帑陷身刑辟或發遣遠邊或妻子入辛者庫在國家之法雖宗室懿親亦不能曲爲寬宥豈能於忠節之子孫別開寬假之路乎此等人不念先人之心跡以致深負國恩非惟不忠更兼不孝其祖父有知亦應深惡而痛絕之且使國家遇此等之人若寬之以恩則法有所不伸若置之於法則情有所不忍爲君者實處兩難之地則其人之罪尚可言乎然伊等忍於負國而并忘其先人朕豈忍不念舊勳而不推恩及其後裔上年降旨令各旗將功臣之子孫內有犯法問罪及虧空拖欠者一一查出具奏今年各該旗陸續查奏前來朕詳加披覽斟酌情罪或其中勳節之後嫡派止此一二人者如施世驃馬爾璣三格窩赫王鉽蘇成馬炘奈陳朝琰洪德標金啟元金啟復金式訓金習禮范光廷噶楚哈李天坒孫元起楊天樞常履坦陳履坦張瑆張珂何紹祖金瑗四格達喀和爾圖王績陳泰常履謙郭朝政傅善剛愛王栻二成格富寧李隆昇碩瞻關保住寧古齊劉元泰劉元祿常住范時捷范弘璧范弘恕夸岱法海慶垣慶泰補希松阿瑪岳興阿庸德廣德額倫特孫查齊圖思海覺羅哈占滿保伊林阿阿奇達共六十二員名下應追未完銀兩共五十四萬六百九十五兩金五百兩米一千七百二十一石此各項錢糧

供係國家公帑非朕所得私自用恩豁免者著將內庫銀兩照數撥補代為伊等完項其或擬以充發監候及妻子家屬入辛者庫等罪者概行寬釋凡此邀恩宥貸之人皆當捫心自愧刻骨銘肌并勉其子弟遷善遠辜毋或仍蹈故轍倘再有過犯豈能再邀倖免而凡屬忠節之子孫皆當以此為戒共加奮勉以毋貽前人之羞倘因此次格外之恩或生玩法之念是朕之加恩不能勸人為善轉至導人為非矣豈不重負朕念舊褒忠之至意乎凡此寬宥人等倘有貧乏不能自給者准其於該都統處具呈俟該都統奏聞朕當另加恩卹以存養之其餘八旗所查功臣之

子孫可寬者亦無幾俟朕再加詳閱發出

初十日奉

上諭據湖廣總督邁柱摺奏湖北積欠錢糧共二十萬兩自勸諭輸納以來已完九萬餘兩惟沔陽一州自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五年欠至八萬餘兩細察其故紳衿包攬者約有十之四衙役侵蝕者亦十之四其實係民欠則十之二沔陽今歲豐收宜乘此時令其源源輸納臣特委荊州道高啟等分任清查減其火耗人心歡悅完納者頗多其餘各州縣俱令地方官辦理並未另委人員今徐鼎忽摺奏荊州道督率委員協辦有荊門州民訛言加賦紛紛求停等語是徐鼎將委令該道清查沔陽之事移作荊門殊屬朦混且荊門州民訛言請停乃因徐鼎欲行順庄之故本年四月間徐鼎請行順庄之法力言有益遂先試行於荊門州閏七月間荊門雨澤未降州民入城遞詞請停順庄之舉經知州蔣曰悔慰諭而散臣恐順庄一法奉行不善飭令暫停百姓始帖然安靜至於楚省清查錢糧一事現在分別紳衿胥役之弊端與實在之民欠已有頭緒應照舊辦理等語朕覽邁柱此奏是徐鼎借清查錢糧之名而行順庄之法又復奉行不善以致人心惶惑訛言繁興查荊門積欠共六千餘兩今已完四千餘兩止欠二千兩其州民之

紛紛控訴者亦是求停順庄並非抗拒清查也徐鼎非可以辦理順庄之人且伊並未請旨冒昧舉行甚屬孟浪又奏摺內將沔陽之事移作荊門更為朦混著將徐鼎交部嚴察議奏清查錢糧之事著邁柱照舊辦理至於順庄之舉俟新撫費金吾到任後再與邁柱悉心籌畫定議請旨

十一日奉

上諭據總督范時繹叅奏崇明總兵官林秀婪贓不法等事林秀在遊擊任內緣事革職留任於雍正四年輪流引見伊在朕前奏稱向年克復臺灣時伊之勞績甚多為滿保所掩悉歸之於林亮朕因其熟悉水

師且漢仗才具似屬可用遂加恩超擢用爲廣東瓊
州副將伊到任後楊文乾卽奏其狂縱不法朕意林
秀爲人性粗而口快或以語言輕率不得巡撫之歡
心不便仍留廣東適因福建金門總兵員缺需人伊
平日熟習水師於是將伊補授乃到任後高其倬又
奏其爲人狂妄操守平常朕以其未有實據且惜其
才特旨調補江南蘇松總兵令其陛見朕諭之曰爾
所遇督撫皆奏爾操守平常朕屢次保全擢用爾當
倍加警惕勉爲好官凡水師弁員多有操守不固者
爾當深以爲戒伊奏稱他事不敢自保惟操守一節
確然可以自信從前居官數十年家中並無片椽寸

土嗣後如有不能保全操守之處願甘加倍治罪等
語林秀受朕超擢委任之恩如此深重且面奉提命
如此諄切伊之陳奏如此懇至揆情度理斷不應有
負恩欺罔之舉乃今貪婪不法贓款纍纍幾令人不
信天壤間有此詐僞之事也林秀之貪取財賄情罪
尚有比擬至於負恩欺罔出於情理之外而林秀敢
於爲之且忍於爲之則非貪婪不法之可比也林秀
著革職交與范時繹將朕諭旨一一詢問其婪贓不
法等情與本內有名人犯一併嚴審究擬具奏

十二日衍聖公孔傳鐸奏請捐貲建立碑亭奉
上諭衍聖公孔傳鐸來京朕本欲召見面降諭旨因伊
步履艱難不能進見特命大學士等傳旨慰問頒賜
食饌以示眷懷其
聖廟應建碑亭二座著欽差留保等動支正項錢糧鳩工
興造孔傳鐸所請捐貲之處不必行

十四日奉
上諭朕時時訓誡大小臣工務令秉公守法三令五申
何等嚴切今朝克圖派往口外會審蒙古事件堂官
王朝恩又復諄諄告誡不可徇私騷擾乃朝克圖貪
汚狠籍毫無顧忌在蒙古地方恣行不法此非尋常
得贓可比顯係有心抗違朕旨欲撓亂國家澄清吏
治之政甚屬可惡著將朝克圖革職拏問交與王朝

恩嚴審定擬具奏

又河東總督田文鏡叅奏濟南府知府金允彝貪
婪奉
上諭金允彝前經塞楞額保薦朕觀其壯年明敏似可
上進且係金鉷之親姪必知顧惜顏面勉爲好官不
負朕擢用之恩是以授爲濟南府知府乃伊在任恣
意貪婪贓跡種種玩法負恩情甚可惡金允彝林三
槐俱著革職王國正著解任及本內有名犯證俱交
與該撫一併嚴審定擬具奏金鉷現任廣西巡撫又
與田文鏡同係漢軍而田文鏡毫無瞻徇據實糾叅
甚屬可嘉金鉷以公正存心自應深恨伊姪之不肖

而以田文鏡之參劾爲允當也凡督撫等於屬員之夙有嫌隙者每與以難於辦理或顧此失彼之事令其自罹於罪而參處隨之其迹似公名正言順而實以陰行其挾私報復之計此等陋習往往不免朕所悉知督撫中田文鏡李衛之參劾屬員悉本至公毫不瞻顧如伊等之子姪親屬在外任者除貪婪不及之劣員該督撫理應糾參外若本無過犯而該管上司或因公正督撫參劾其親屬而暗圖報復巧爲播弄以致陷於罪譴亦未可定此等背公營私之風朕所深惡倘有蹈襲此弊者經朕訪聞定行嚴加議處著行令各省督撫等知之

又奉

上諭顧贊受朕深恩由庶吉士歷用道員當清查積欠之時自應將伊田畝從前捏分花戸收歸的名首先倡率以爲士民之榜樣乃伊家人王文元舞弊作奸仍肆詭捏抗違不法若顧贊果不知情其不能約束家人咎無可辭若知情故縱尤干法紀著將顧贊顧預暫行革職令尹繼善秉公審明具奏

十五日奉

上諭原任都統馬齊昔年征勦吳逆時著有勞績今伊子孫中成人者少伊子常賚在外任居官尚無貪贓款蹟祗因與石禮哈阿克敦官達等朋謀排擠楊文乾又在朕前奏事不實以致罹於重譴今朕念伊父之功將伊免罪釋放另有降旨錄用之處

十六日奉

上諭私販硝黃禁約甚嚴販硝與販黃同罪聞湖廣永順之耶里等處與川省連界地方素產焇硝土人以煎熬爲業外省小販多以布鹽雜物向煎熬之家零星換易運至梅樹地方分發而私販者卽於此處僱船裝載分往各處發賣以致附近之苗人得以偷買私製火藥此皆州縣有司疎忽怠玩之故著川楚督撫等轉飭該地方官將私販焇硝等弊嚴行查禁倘有犯者按律治罪若地方官仍玩忽疎縱著督撫卽

行題參從重議處

又奉

上諭據河東總督田文鏡奏稱豫省漕糧已於十月二十一日起運北上又據總河嵇曾筠摺奏豫省漕糧於十月二十六日全數出境等語前李紱條奏欲將豫省漕糧改爲夏運且言若照舊冬運則出境抵通之期必致遲悞言之甚力是年豫省漕糧奏報於正月出境朕詢問李紱伊稱此乃偶然之事不可以爲常在朕前任意強辯乃自李紱妄奏以來豫省漕糧年年早運並不爽期尚得以爲偶然之事乎今年出境又較往年更早皆由田文鏡辦理妥協而李紱懷

挾私心遇事卽欲借端阻撓傾陷而置國計民生於度外著大學士九卿等將田文鏡本章與李紱看並傳旨詢問令伊明白回奏

又奉

上諭據孔毓璞摺奏西路大兵軍需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委臣同殷邦翰趙挺元辦理岳鍾琪自蘭起程諭令同趙挺元在蘭催趲未竣軍需其前途解運令殷邦翰料理緣殷邦翰不能攜帶檔案是以調臣在涼承辦往返共八十日今歲軍需俱已無誤惟是明春尚有應辦諸務岳鍾琪雖交撫臣許容會同撫臣馬會伯就近督理奏明在案但軍需一切事件皆臣經

手辦理之事自蘭至肅往返幾三千里若遇事行臣查覆恐致躭延時日臣願往甘涼一帶地方就近與許容馬會伯協同商酌辦理以期無誤等語朕思西路軍需數年以來岳鍾琪指示孔毓璞辦理一切俱有成規且檔案俱在孔毓璞處伊亦甚爲熟練著准其所請帶布政司印信前往甘涼地方協同許容馬會伯悉心辦理務期和衷共濟裨益軍務其甘肅布政使事務著許容揀選賢員奏聞署理

十七日奉

上諭前據靖邊大將軍傅爾丹摺奏統領北路大兵出口已到阿爾泰地方駐劄所過郭畢地方從來無水草之處今歲青草暢茂清泉湧溢士馬飽騰且冬月天氣和暖晴明軍行甚便衆心無不歡忭等語又口外料理臺站之內大臣克什圖來京朕面加詢問伊所奏與傅爾丹之言相同且言親見郭畢地方草茂泉甘蒙古等咸以爲從來未有之瑞應等語又據寧遠大將軍岳鍾琪摺奏統領西路大兵出口已到巴爾庫地方駐劄所過郭畢之處水草並無缺乏道途坦適天氣晴和軍旅歡忭以爲神助等語自兩路大兵啟行以來邊塞長途深繫朕念仰蒙

神明俯垂默佑士馬安寧且於郭畢從無水草之區顯賜

靈應朕心實爲感慶應於北路西路各建廟宇虔誠

展祀以答

神貺其北路廟宇應於郭畢適中之地相度建造其西路廟宇應令岳鍾琪酌定地方建造至兩處廟宇如何發帑鳩工延擇喇嘛永遠焚修之處著議政王大臣等會議具奏

又奉

上諭高淳爲戶部司官時聞其辦事尚好朕見其年力精壯人亦明白似屬可用是以用爲湖北道員乃伊任內被馬會伯糾參朕以馬會伯之待屬員往往以細故卽行彈劾其參高淳必有過當之處彼時未將高淳遽分且恐其不便仍留湖廣於是將伊調補霸

昌道旋又用爲蘇松糧道適因兩淮運使要缺需人又特旨將伊簡用其從前應行降調之案俱從寬免朕意高淳身受如此保全擢用之深恩必無有忍於背負之理今據巡鹽御史噶爾泰列款叅奏前來婪贓受賄劣跡昭著似此負恩玩法實出意料之外甚屬可惡著將高淳革職並案內有名犯証交與該督范時繹一併嚴審定擬具奏

十八日奉

上諭西路軍需前經寧遠大將軍岳鍾琪悉心經理籌畫周詳一一皆甚協當今岳鍾琪領兵出口乃地方巡撫大吏有司之專責自應竭力遵照辦理而許容

在任凡事推諉馬會伯但以潔己爲務不肯擔荷查郎阿武格又係新任諸凡不諳上司屬員彼此猜疑推卸明年乃進兵之期關係最爲緊要伊等之身家性命猶其小者耳應命在京大臣前往稽察督理方於軍務有益著兵部尚書查弼納往陝總理稽查軍需諸務常德壽常賚協同辦理再於戶部刑部派出賢能司官滿漢各三員隨往以備分撥任使之用查弼納常德壽常賚俱著各給印信并令乘驛往來遇有分辦之處即分任其事常德壽常賚仍聽查弼納調度凡關係軍需事件俱著查弼納等查察督催相機派委該督撫料理其有應行續辦者即令地方官

動支錢糧一面辦理一面奏聞若地方官有侵欺擾民者一面革職拏問一面奏請審擬其怠忽遲延者自督撫以及文武員弁俱著即行題叅如有指稱軍需名色擾累民間之棍徒胥役著即題請正法

又吏部議覆安徽巡撫魏廷珍叅奏東流縣知縣陸培查追民欠遲延奉

上諭前據魏廷珍題請將州縣民欠五萬兩上下者扣限六個月令州縣官悉心查出如不行查明即將該員降級留任再限三個月雖經部議准行但朕思民欠至五萬兩上下爲數已多以六個月之限豈能徹底清查明晰況此案內之東流縣知縣陸培又係新

任之員到任甫及六月諸事尚未熟練即罹叅處未當其罪魏廷珍辦理之事非不及即太過從前阿其那之辦工部事務於法所當嚴者則故意從寬以市恩於己而於法所當寬者則故意從嚴以歸怨於上及至叅處之後又往往出貲代爲完納以使人感激其事甚多不可悉數今魏廷珍辦理之失中亦復如是其有意倣效與否則朕不得而知矣著該部將安徽清查之限另行定議具奏其從前叅處各案一併查出分別具奏

二十二日吏部議覆甘肅巡撫許容叅奏渭源縣知縣吳振鎬覆估建倉銀兩扶同徇隱應降三級

調用護知府事蘭州知州張引年失察降一級調
用奏
上諭張引年前任廣東羅苛司巡檢楊文乾以卓異保
薦引見之時朕因其人明敏歷練適有蘭州知州要
缺需人朕欲用之比時朱軾在朕前言張引年乃吏
員出身不宜用此州任朕以古人立賢無方朱軾偏
向科甲輕視別途識見拘泥面加訓誡朱軾亦深自
愧責因將張引年用爲蘭州知州冀其黽勉上進命
楊文乾切加勸勉而張引年亦自誓爲好官以報國
恩今以不確查所屬浮冒銀兩被叅雖非貪贓不法
之案然在張引年分中有此失察疎忽之事返之於
心能無汗愧張引年暫停降調著許容將朕此旨詢
問張引年伊之徇情不行確查者或果係疎忽或別
有情由著張引年據實明白登答該撫轉奏其張引
年居官如何之處亦著許容出具考語一併奏聞

二十三日奉
上諭閩省武職等官長於水師者居多而於陸路則平
常著各省督撫於千把總內挑選人材壯健弓馬嫻
熟者咨送閩省交與該督撫等以備題補之用其應
作何酌量咨送名數之處著該部議奏

二十四日工部奏建造
江神廟宇遲延之湖南布政使趙城已經別案革職無

庸議其廟宇速令該督等勘估建造奉
上諭趙城受朕深恩屢次擢用由檢討至於布政使伊
丁憂之日又復降旨准其給假仍令留任似此深加
任用而伊在任時並無實心報効之處其摺奏所敷
陳者亦無有益於國計民生之一事但知沽名釣譽
奏請開設書院以化導風俗夫以伊博取虛名之事
則汲汲陳奏而於保佑萬姓之
神廟工程則置之度外全不經心以致工程遲緩豈人
臣奉職之道著將此項工程卽交與趙城出貲數萬
金辦理務期廟宇輝煌工程堅固其建廟規模著該
督撫繪圖呈覽倘趙城仍復怠玩推諉著該督撫題
叅嚴加治罪

二十五日奉
上諭據陝西署督查郎阿奏稱招往安西沙州等處屯
墾民戶今年到齊統計共有二千四百零五戶屯種
旣廣樹藝益繁所種小麥青稞粟穀糜子等項計下
種一斗收至一石三四斗不等共收穫糧一十二萬
餘石確計分數十有二分其餘各色種植亦皆豐厚
家給人足莫不歡忻樂業臣恐口內奸販囤戶聞知
糧多價賤輿販射利已令總兵道員嚴行查禁並傳
諭民戶按一年所需扣存外其餘卽在本處糶賣以
濟兵丁商民之口食等語安西屯墾地畝今年人力

既勤天時復稔各種糧穀俱獲豐收朕心深爲慰慶今查郎阿禁止奸徒興販射利辦理甚是惟是飭令民戶多餘之穀只許在本處糶賣朕思民戶等盈餘之穀原期糶價以爲日用之資若本地糴穀者少則出糶未免艱難不可不爲計及著該地方官酌量本地情形不必相强若有將盈餘之穀情願出糶者著動支官銀照時價糴買存貯公所明年倘有需用之處聽辦理軍餉之大臣及該督撫行文支撥安西現有備用銀兩即可動用採買再於西安藩庫撥補還項此朕體恤民戶俾糶穀得價用度豐裕之至意著地方官善於奉行不可勒令糶賣生事滋擾

二十六日工部奏叅革道員吳應龍修造威寧城工逾限奉

上諭凡官員居官聲名不好有負任使者間令於該地方工程効力以示懲儆非其人犯罪甚重應籍没家貲者可比也爲督撫者於此等人員之身家有餘不足豈無聞見自應審度伊等之力量分别工程之大小派令辦理若不量其力而概與以重大之工程則伊等自度力不能完即使竭蹷從事仍不得免於罪譴勢必觀望遲延併其所有之力亦退縮不前矣於工程有何裨益是皆督撫等奉行不善之所致也嗣後凡有此等効力人員著該督撫等詢問本人情願如何効力再察其力量果與所認相符然後派撥工程具奏請旨倘有欺誑推諉不肯據實承認者著該督撫題叅再行治罪吳應龍既稱有產可變著該撫詢問令伊將實在力量據實供出即照伊力量派委工程令其速行修理

二十七日奉

上諭據署福建總督史貽直奏稱原任臺灣叅將林子龍前被陳倫炯揭報經高其倬據揭題叅今審得縱兵聚賭廢弛營伍二款毫無憑據即招會婪贓一款亦歷審並未入己查林子龍從前効力戎行頗著勞績人材壯健應對明白訪其在任頗得兵民之心陳倫炯所揭不無冤抑若遽令放棄甚爲可惜可否令

其來京引見量加委用出自天恩等語林子龍從前引見時原經朕記名係武弁中壯健材能之員後被陳倫炯揭報貪劣款蹟不得不降旨將伊革職究審今據史貽直一一審訊各款皆虛是陳倫炯之揭報實爲屈抑凡爲文武大臣者秉公舉劾屬員乃職任中第一要務今陳倫炯將材能歷練之林子龍枉加彈劾而所特薦之遊擊洪繼龍則甚屬庸常高其倬亦言其不勝臺灣之任是陳倫炯之舉劾顛倒實與公是公非相左又何以使所屬員弁共知鼓舞勸懲乎陳倫炯受

聖祖仁皇帝多年教養之恩朕又深加任用乃伊不思至誠報効仍復苟且營私反之於心何以自問著該署督傳旨詢問確取口供具奏林子龍著仍留閩省交與該署督以參將副將酌量題補

二十九日奉

上諭各省兵丁於糧糈之外給以季餉所以撫養士卒令得仰事俯育以爲地方捍衛所關甚重而朋銀一項於俸餉內扣留貯庫爲各營買補馬匹之用亦國家恤兵至意也近聞直隸布政司衙門奸吏於請領朋銀時每匹扣陋規二兩至二兩五錢不等直隸如是他省大約皆然夫倒馬立有限年報銷復有成額豈容奸胥舞弊侵扣嗣後著各督撫及布政司查照定例按期給發如有奸吏增減剋扣遲延等弊各該督撫即行拏究按律重處倘各督撫失於覺察布政司不能釐剔弊端朕一有訪聞定將該督撫等一併嚴加議處至兵丁歲底預備春餉及支放季餉乃終歲衣食所資亦聞有不肖餉書於放餉則需索季規於借餉則科斂借費此種奸弊深可痛恨著各該督撫一併嚴查禁革務須按季給發不得遲延著該部通行直省督撫布政使司將朕諭旨刊刻曉諭俾官吏兵弁等咸知之

三十日奉

上諭奉天地畝向來槩以上則徵科查彼處地畝多有隱匿每有三四畝止報一畝者是以槩以上則徵科民力輸將甚爲寬裕後因該地方有隱匿積弊民間互相爭競紛紛訐訟官民皆多不便前歲朕遣大臣官員清丈以息爭端漸次釐正田畝皆得實數今若按畝俱照舊則徵糧恐小民輸將力有未給著盛京戶部侍郎會同奉天府尹確查田畝之肥瘠分別上中下三則起科酌定成額永著爲令務期秉公據實悉心料理以副朕勤恤民隱之至意

又奉

上諭暹羅國遠隔重洋輸誠向化恭順修職歷有年所其所請採買物件著行令該撫採買賞給以示朕嘉惠遠人之意

雍正七年十二月

上諭四十二道

初二日奉

上諭朕之本意原欲於孝陵景陵之旁卜擇將來吉地而堪輿之人俱以爲無可營建之處後經選擇九鳳朝陽山吉壤具奏朕意此地近依孝陵景陵與朕初意相合及精通堪輿之臣工再加相度以爲規模雖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帶砂石實不可用今據怡親王總督高其倬等奏稱相度得易州境內泰寧山天平峪萬年吉地實乾坤聚秀之區爲陰陽和會之所龍穴砂水無美不收形勢理氣諸吉咸備等語朕覽所奏其言山脉水法條理分明洵爲上吉之壤但於孝陵景陵相去數百里朕心不忍且與古帝王規制典禮有無未合之處著大學士九卿詳悉會議具奏

又奉

上諭百官章服皆有一定之制所以辨等威昭品秩也向來屢申禁約不許逾分濫用以開僭越之端定例昭然各宜遵奉聞近來服色頂帶及坐褥頂馬胸纓之屬又有不按定例任意僭越者御史有稽查部院之責而各御史中即有參差不齊之處是已身先有逾分違禮之咎又何以彈劾他人嗣後紫禁城內著派三旗侍衛稽查大城內著步軍統領阿齊圖稽查外城著五城御史稽查倘有違例僭越之人而侍衛提督御史不行參奏別經發覺者將稽查之員一併處分

又奉

上諭凡爲人子者於親喪之禮不得備盡其心實爲隱痛朕親身閱歷而知之故於內外大小臣工有不得已令其在任守制者乃因辦理政務從權之道未嘗不體其哀戚之情也如大學士朱軾蔣廷錫丁母憂皆給與假期回籍料理及來京之後仍令素服辦事不穿朝服不與朝會筵宴俾得盡其守禮之心其外任官員或特旨留任或經督撫題留者皆著給與假期令其回籍料理伊親之事畢而後回任今思此等官員既回原任則職任之內凡遇應行典禮若照常齊集其心必有不安若本身不到又恐以曠悞被人指摘其勢實處兩難不知令其在任守制者原以要缺需材一時無可更替故令視事以資實用不當於儀文禮節之間强其心之所不安也嗣後內外大臣

官員若有奉旨在任守制者皆准其素服二十七個月以盡人子之心若遇朝賀筵宴祭祀典禮齊集之處外省督撫提鎮司道府大員則委屬員代行州縣等官則委佐貳代行再如直省文武官員或遇朝賀典禮齊集之處倘偶遇風寒之疾或肢體等患亦不宜勉强從事有乖調攝之道亦著屬員等官代替行禮其代替之處督撫提鎮則報明禮部司道副叅以下等官則報明督撫提鎮著將此旨通行各直省知之

又奉

上諭朕即位之元年科臣黑碩色條奏江南浙閩等省民間所用曆日多係無印私曆及通書等今薄海內外莫不遵奉正朔豈宜令私曆公行請將各省私曆偏行嚴禁令各布政司將用印官曆交與貿易人發賣則民間俱有官曆觀看通書私曆自廢等語朕以私曆僞書律應嚴禁而庶民之家凡婚嫁興造遷移開市之事得觀覽官曆以爲選日擇吉之用又於民情甚便是以允從部議乃聞地方官吏不善奉行自布政司胥役高其價值由府以至州縣輾轉增貴民間買官曆一本價至五六分不等遂致無知鄉愚有三分繳官之說夫各省每年刊刻刷印官曆開銷錢糧不過七千餘金朕數年以來加恩蠲貸至數百餘萬豈於此七千餘金之費而有所吝惜乎著將各省官

頒行官曆於庚戌年爲始仍作正項開銷但各省官曆若不令民間價買每省人戶不下數千萬家豈能偏行給發勢必至通書私曆仍復公行又非古帝王敬授人時考月定日之義其作何區處使官曆通行便於民用之處著大學士會同禮部議奏

初三日奉

上諭據署陝西總督查郎阿奏稱肅州附近嘉峪關一應軍需兵馬俱由嘉峪關出口必先頓歇肅州而本地出產無多遂致米豆草束一時昂貴肅鎮標兵額食糧餉本色少而折價多每米豆一石折銀一兩草束折銀一分實不敷糴買之用可否酌量暫爲加增後不爲例出自特恩等語朕前因寧遠大將軍岳鍾琪之請特念哈密爲軍需往來之地將駐防兵丁增給口糧鹽菜今肅州爲大軍出口要道辦理軍務之員咸集其地食指繁多未免物價昂貴著將肅鎮兵丁折支米豆每石於折中一兩之外增給銀五錢每草一束增給銀一分自雍正七年秋季起至大兵凱旋之日俱照增加價值給發統入該年奏銷冊內報部查核該署督嚴飭該鎮標員每季按名給發毋得扣尅侵漁以示朕軫念邊兵至意

又奉

上諭從前據噶爾泰與何世璂奏稱兩淮鹽商因沐皇恩減省匣費各項每年省費百萬餘金自清完國課之外各商俱富足饒裕而臣等又不受其規禮是以各商公湊送鹽院銀八萬兩送鹽道銀四萬兩但臣等蒙恩各給養廉業已豐衣足食此十二萬兩實無需用之處情願解部以充公用朕因各商年來省費已多而鹽院鹽道又各有養廉因允噶爾泰所請將此項解京交與內務府爲修理道路及各項工程之用至亥年噶爾泰與張坦麟援照前例復將銀十二萬兩奏請解部比時適因預備軍需因令交與江南織造爲製辦綿甲等項之用今噶爾泰與高淳又照前將銀十二萬兩奏請解京現今高淳叅案有需索商人各款伊若果係用度不足何不即於此四萬兩中支取應用乃捨此應得之項分外貪取於商因此朕於從前之事亦不能無疑矣著將此十二萬兩交與噶爾泰或給還各商或伊有需用之處即將此支用倘伊實無需用之處各商又不願領回噶爾泰現署安徽布政使印務著與魏廷珍確查上江地方有實在無著之虧空將此銀彌補以完本地之公項

又奉

上諭有人條奏內稱廣東諸務廢弛弊端種種如火耗一節從前原加二有餘經原任巡撫楊宗仁定爲加一通省皆然自藩司提解七分以三分作督撫藩司養廉以四分辦公而公項仍令公捐州縣難支是以加至一七其中又有平頭各項雜費計算仍是加二此以省會相近之處而言遠僻州縣猶不止此況從前提解火耗七分今則全行提解恐州縣用度不敷有不能不再加增之勢又廣東收米全收折色現今米價七錢而折價交官則一兩四五錢不等此亦切近上司耳目之處如此其遠僻州縣較此更多又廣民多以漁鹽爲生漁船出海先至鹽埠領票回水納銀有一年一上者有一水一上者名曰幫餉在漁人醃魚一船費鹽十倍幫餉不過一二在鹽埠只發虛票得收實餉是兩得其利彼此相安今則鹽埠避乾票之名欲按船計數實發鹽觔是引鹽雖得多銷而漁人則增餉數倍嗟此漁民衝風冒險覓微利以活身家朝廷不忍收課鹽埠獨得幫餉亦已足矣今又數倍取盈何所恃而爲此耶又如各處稅務之所皆借歸公之名爭多鬬勝較昔加嚴剝削商民不知顧恤至於盜賊公行誣告不息豪強肆虐良善被欺禁令不遵賭具仍賣而地方有司並不過問等語朕覽此奏深爲駭異朕宵旰焦勞無刻不以民生爲念其准令督撫提解耗羨並稽查稅課贏餘者無非除弊止貪均平畫一使官民並受其福也所須諭旨至數

十次誥誡諄諄諒天下大小臣工無不共知朕心恪遵朕訓矣何以粵東地方尚有如此情形因提解耗羨而火耗轉致加增因清查稅課而有司轉行苛索因禁止私販而漁戶並受苦累是以朕愛養百姓之善政而奉行顚倒以濟其貪營巧取之私而置除暴安良移風易俗之政於度外該省從前督撫受朕倚任之重身在地方焉有朕已聞知而伊等漫無覺察之理郝玉麟傅泰到任未久嗣後宜整頓經理勿蹈前轍此旨到日著悉心確查嚴行禁約倘不肖有司仍有不知悛改者著參革拏問請旨正法如督撫等再有徇隱失察等情經朕察出定行從重治罪

又奏

上諭朕即位以來屢有臣工條奏各處地方官徵收落地稅銀交公者甚少所有贏餘皆入私槖國計民生並受其累者雍正三年又有人條奏廣西梧州一年收稅銀四五萬兩不等止解正項銀一萬一千八百兩潯州一年收稅銀二萬兩止解正項銀四千六百兩應令該撫查核據實奏聞幷令各省地方官員等抽收稅銀之處俱據實奏報等語隨經九卿議令各省督撫遴委廉幹能員監收一年之後看其贏餘若干奏聞候旨等語朕思孟子言治國之道首稱取於民有制所謂有制者即一定額徵之數也若稅課之

屬無顯然額徵之數則官吏得以高下其手而閭閻無所遵循即如從前各處稅課經地方官徵收有於解額之外多數倍者且有多至數十倍者既無一定之章程則多寡可以任意其弊不可勝言屬員既已貪取則上司必致苛求官員既已營私則胥役必致橫索日積月累漸有增加之勢而難於稽查豈非民生之隱患乎朕是以允從條奏所請及九卿所議令各省督撫遴委賢員監收一年以定科則其徵收不及舊額者亦令奏聞降旨裁減年來報出贏餘之處朕皆令留於本地或作各官養廉之需或爲百姓公事之用使官員用度有賴則自不妄取民財使地方公用有資則即可寬恤民力無非以小民之財物仍用之於民間不令飽貪官污吏之慾壑而已若該督撫等果能督率有司奉行盡善將一年所收者悉行奏聞不及額數者請旨減免則賦有常經萬民共受其福矣乃聞外省中多有奉行不善者如廣東廣西地方則假稱奉旨歸公之名而有加嚴之弊又聞山西落地稅務甚多潞澤二府更甚陵川一邑僻處山中向無額稅今年五月新行添出百姓頗以爲苦又垣曲絳縣地方名橫嶺關係晉豫通衢行人絡繹舊設巡檢一員稽查逃盜並無稅課今該巡檢於往來貿易之人每遇一馱索錢十文二十文不等民有怨

言以朕所聞如此則他省之類此者不少矣以朕愛民除弊之善政而庸劣有司奉行舛錯借歸公之名或肥身養家或爭多鬪勝以致肩挑背負之微物皆徵收稅課而該督撫等又不悉心稽查民間苦於擾累或起朝廷加稅之疑獨不思朕心愛養斯民數年以來如江南浙江江西三省額徵錢糧則永遠豁免六十餘萬各省每年蠲免之正賦又一二百萬不等而發帑爲地方興修工程者又不下數百萬此中外臣民所共知者豈有加惠黎元於數千百萬之帑金並不吝惜而轉與小民爭此蠅頭之利乎又如江南通州落地稅原額八百兩自康熙三十四年以後每年止報收二百餘兩至三百兩不等屢經戶部駁查至雍正五年陳時夏始將通州渡口稅銀五百兩已歸併海關徵收是以祗存三百兩情由咨覆戶部經戶部行令該撫確查保題至今三年未見題奏此又怠玩公事不恤民隱之一端也至於提解火耗乃均平通便之道官員有養廉之資民間無苛派之擾上司無得受饋遺徇情瞻顧之私下屬無藉詞鑽營賄通賄賂之弊種種有益於吏治民生之處屢頒諭旨甚明從前督撫中有請將耗羨歸公者朕切加訓飭蓋此項乃民間之物惟有用之於本地之官民用之於本地之公事若將絲毫歸公是朕利其所有矣朕

必不爲也聞廣東火耗從前是加二有餘自楊宗仁在任時定爲加一今藩司提解七分州縣已將耗羨加至一七其中尚有戥頭各項合計仍是加二廣東一省如此或他處官員亦有因所得養廉不能供其奢靡之浪費而設法巧取於民督撫等失於覺察者亦未可定提解火耗之舉始於諾岷之在山西朕曾屢次降旨此乃通變宜民之舉若奉行得人則官民並受其益倘奉行不善則不能有益於地方各省中有不能行者有不便行者悉皆聽之不可勉强一例通行也朕之前旨甚明是以晉省得諾岷豫省得田文鏡果然經理得宜此舉遂成善政如廣東等省未得有如諾岷田文鏡之人無怪屬吏之假公濟私生事擾累也夫以朕愛養百姓體恤官吏之苦心該地方有司不能遵奉宣布且緣以爲奸使利歸於己怨歸於上此等之人非尋常貪贓枉法者可比其意欲以擾亂國政結怨民心如查嗣庭陸生柟等之懷藏逆志其罪斷不可宥著各直省督撫將朕此旨刊刻頒布所屬大小官員及鄉邑軍民人等知悉自諭到通行之後倘仍有借清查稅額耗羨歸公之名剝削商民加添重耗者一經發覺將經徵之員於本地方即行正法其該管各上司失於覺察者亦必從重治罪決不寬貸

又奉

上諭前據陳世倌奏稱文鐸褚菊書監修閘座全不上緊料理一味奔競鑽營等語朕以陳世倌係督修水利工程大員是以照伊所叅將文鐸褚菊書革去職銜停其委署今據鄂禮奏稱吳淞劉河等閘尚未估計具題從何料理文鐸褚菊書在水利二年有餘凡有差委無不竭盡心力勤慎辦理平昔安靜守分不敢妄爲等語是文鐸褚菊書並無奔競鑽營之處而陳世倌遽行叅奏是何意見著交與巡撫尹繼善秉公據實審詢明白如陳世倌所奏不實著將陳世倌照誣告人之例治罪

初五日奉

上諭國家設兵衛民所以安良除暴雖尚武勇之力然必謹守法度顧惜廉恥不爲犯法干紀之行始不負

朝廷豢養之恩可以有上進之望平時因八旗兵丁乃國家之根本所以養之者恩甚高厚偶有差遣征剿之事復加意體恤賞給各項銀兩行糧之外復給坐糧所以籌畫其用度養贍其身家者至周至渥矣爲兵丁者自宜感戴國恩兢兢奉法共知自愛以邀爵賞而沐寵榮況朕之訓飭教導者至再至三豈伊等尚不知猛醒痛改惡習乎乃自藏回陜之八旗兵丁四百名仍有沿途騷擾居民之事經撫臣憲德兩次叅奏共一百三十餘件似此負恩犯法無知無恥綠旗兵丁之不如不顧人之鄙笑朕實爲汝等深媿之況其所得能有幾何豈因此足以養身贍家而乃輕犯國憲自罹罪譴耶乃一時率其獷悍之性不知檢束以至身投法網罪無可逃能不愧悔卽伊等明理知義之父兄戚屬及同列之兵丁等聞之見之亦諒無不切齒痛恨代爲之羞也況損人利己者天理之所不容强奪橫取者國法之所不宥爾兵丁等試思之同爲父母生育之身又受國家教養之澤並不至於無食無衣顛連困苦也卽至此極尚當勵丈夫志以勉盡大義方是若果安分守法則才力稍優者

可以冀望上進卽中平之人得食錢糧亦可以養贍妻孥奈何惟利是貪而不顧天理不畏國法爲此可羞可媿之行乎今將該撫所叅各款一一開出並降此旨著通行曉諭八旗兵丁及各省駐防兵丁俾伊等知同列中有此無恥之事必至敗露不能掩藏自後共相儆戒勿爲習俗所漸染而凡有統領管轄之責者皆當仰體朕心申明紀律時加開導則兵民和睦共享昇平之福於久長否則國法具在徒陷身於罪戾而獲不忠不法之名豈不可憫之甚乎思之勉之將此諭交與八旗及各省駐防管兵官員等著各鈔錄一道每月傳集兵丁敬謹宣讀令其觸目警心

時時檢束恪謹遵奉

初六日四川巡撫憲德叅奏松茂道尤清冬至慶賀遲悞行禮奉

上諭尤清身係旗員自然熟習朝儀不應有遲悞之事伊前任御史時奉差山東收受地方官餽送朕寛其處分仍用爲四川驛鹽道乃伊在任於一應鹽務全未實心料理是以將伊調爲松茂道現因昔年私致書札與噶爾弼爲伊親戚請託部議革職朕仍復寛恩令其明白回奏乃尤清不思感恩奮勉以贖前愆於冬至朝賀大典有意怠忽遲延後到是伊心懷怨望非尋常失悞可比尤清著照該部前議革職來京時著在旗下行走効力贖罪以爲素性請託鑽營不實心任事者之戒

初七日奉

上諭向來强盜爲從免死減等者及各重罪減等之犯俱發遣於黑龍江寧古塔三姓等處朕思盛京乃我朝發祥之地黑龍江等處皆與盛京相連若發遣人犯太多其子孫未必能成善類而本處之人或爲所引誘亦未可知意欲改發内地以散處之雍正三年曾令誠郡王及廷臣數人會議分晰定例具奏比時所以未降諭旨者蓋欲俟數年後内地强盜罪犯漸少時然後舉行則改發内地者一處不過一二人可

不爲内地良善之擾累乃近看各省發遣之人犯尚不減於從前若改發内地恐人數向多仍有暗相連結偷竊侵凌之事朕又屢次詢問黑龍江等處之大臣官員等皆言此等發往邊外之人犯該地方官員等實能約束管轄不致生事而本地之人亦不爲其煽誘且披甲之兵丁等得賞給之人亦可供其使令等語似此則發遣人犯仍照舊例行不必更改

初八日奉

上諭廣東盜案繁多民俗獷悍應設觀風整俗使一員以化導訓飭令風俗人心漸歸醇厚又該省督撫奏稱粤東士習囂凌未能端謹請設學政二員一司文衡一飭士行以爲造就人才之地朕思文行本屬相關不可離而爲二況廣東地方遼廓若司文司行分屬兩員仍各遍歷通省耳目聞見恐有未周著設學政兩員按該省地方分管考試督察其如何分府及一應學政事宜著大學士會同該部詳議具奏廣東觀風整俗使著焦祈年去通省教職士子令其兼行稽察其添設衙門吏胥及本員供給等項悉照浙江福建之例行

又奉

上諭康熙五十九年陝省解送駝馬進藏文武官五十員每員借支肅州公庫銀五百兩爲行裝路費之資

本係應給之項因當時該督撫未經題報不敢作正項開銷是以各員回陝之時仍於各名下著追補項至今尚有未完銀一萬六千八百兩朕念伊等効力戎行遠涉藏地雖非衝鋒破敵者比而間關行役亦屬可憫著將未完銀兩槩行豁免其已完者悉給還本員或交伊之的屬如該員有別項虧欠應追者即准其抵補以示優恤勞役之至意

又奉

上諭近來提鎮等每於到任之後將營伍事宜條奏更張以爲盡職伊等身在地方敷陳時事其允協與否部臣不能遙度其情形每多議准即朕亦以伊等身爲本地大員必籌畫周詳然後陳奏是以照議准行者有之乃細加察訪竟有扞格難行或於該地方毫無裨益者是伊等陳奏之時或誤聽人言或苟且塞責並非確有所見計出萬全之舉也嗣後該提鎮等若於營伍地方事宜果有深知灼見斷不可不更改者方許具奏倘有泛行陳請經部議准而究不可行者定將條奏之人嚴加議處

十二日工部議奏積年拖欠河工錢糧江防同知胡璉等三十八員勒限照追其從前不行詳參之道員行令河道總督補參奉

上諭此本內河工拖欠銀兩既經該管官員查出開列請參若復以從前何以不行詳請參追不無通同徇隱之處令該督查明指參是現今之清查無補於往前之失察將來必有始終彼此徇隱者部議非是著不必查究

十三日大學士等以闕里慶雲奏請宣付史舘奉

上諭朕平素尊奉

先師至誠至敬雍正二年闕里

文廟不戒於火比時廷臣援明代弘治前事爲言而朕心悚懼不寧引過自責親詣太學

文廟虔申祭告特發帑金命大臣等督工修建凡殿廡制度規模以至祭器儀物皆令繪圖呈覽朕親爲指授遴選良工庀材興造虔恪之心數年以來無時稍間今

大成殿上樑前二日慶雲現於曲阜卿等歸美朕躬之詞朕不克當或者

上帝

先師鑒朕悚惕誠敬之心現茲雲物昭示瑞應朕不敢矜言祥瑞但能功過相抵朕之幸也應擇日躬詣太學

文廟祭告以申感慶之衷一切禮儀著該部速議具奏朕躬被

先師之福佑普天士子誦法服膺同受

聖人之澤著將明年會試取中額數廣至四百名壬子科各省鄉試每正額十名加中一名共十名之外有零數者亦加中一名此朕體奉先師樂育之盛心特行造就人材之曠典諸士子其各興文敦行益加勉旃所請宣付史館之處知道了

十四日奉

上諭朕見岳濬少年老成克遵伊父岳鍾琪之家訓是以令其署理山東巡撫印務自署事以來實心供職才守兼優且虛懷受善能資總督田文鏡之益和衷共濟田文鏡亦奏稱岳濬克勝巡撫之任著將岳濬實授山東巡撫程元章督學閩省清正端方弊端屏絕聲名甚著近日署理浙藩印務實心任事其屢次奏摺具見公直之忱悃朕動容覽之程元章著實授浙江布政使廣東添設學政一員教導士子著修撰陳悳華去

又奉

上諭據岳濬奏稱十一月二十六日慶雲見於闕里朕惟至聖孔子道冠百王功高萬世我聖祖仁皇帝尊崇敬慕之心至誠至切朕即位以來景仰先師備修典禮年來遣官與建闕里文廟依倣帝王宮殿之制規模弘煥視昔有加時時諭令監督諸臣恪虔將事朕雖未曾親至其地而籌畫指授寤寐瞻仰之誠無刻不在尼防洙泗間也今於大成殿上樑前二日廟貌維新之時天錫慶雲於曲阜或者上帝先師鑒朕尊師重道之悃忱昭示瑞應或者天下士子敦行勵學人材蔚起感格上帝先師而賜以文明昭著之象朕心實爲感慶所奏知道了

十五日奉

上諭各省督撫大吏膺封疆之重寄原期化導人心轉移風俗稽查匪類禁止流言以成國家蕩平正直之治若因循怠忽尸位素餐耳目無所見聞心思又不計慮以致奸宄肆行而不能禁戢邪說散布而置若罔聞似此等庸劣無能之人不但上負國恩下曠職守其爲民風世道之患何可勝言如逆黨耿六格于義馬守柱吳守義劉應試逵色等或在三姓地方誣揑浮言或在廣西地方造作謗語其所經過之河南湖廣等省又復沿途傳播又如呂留良之在浙江數十年著書詆毀累牘連篇似此彰明較著共知共聞之事而該地方大小官員豈有全無覺察之理其知

之而不以入告者其意欲爲此等匪類掩飾以邀寬大之名乎抑尙疑此等毀謗之語於朕躬稍有干涉不便奏聞窮究故爲之隱匿乎夫民間誣告不實者尙有應得之罪而匿名揭帖更干重典豈有以大逆不道之語誣謗君上而置之不論者乎如曰未嘗聞知則何以曾靜僻處鄉村尙流傳滿耳而地方官員在通都大邑之中遂聾瞶至此乎以誣謗朕躬大逆之案而地方大臣有司尙漫不關心若此又安望其實心辦理地方之事爲小民詰奸禁暴雪不白之寃乎昨據廣西巡撫金鉷將逆黨誣揑之言一一查出又據河東總督田文鏡湖廣督撫邁柱趙弘恩將伊

等經過布散之言一一查出又據浙江總督李衛將呂留良所著逆書悉心查出此皆實心任事之大臣無忝職任者除各犯另行審明正法外其從前浙江歷任巡撫數十年來一任呂留良之逆書流播漫無稽查其自雍正元年以來廣西巡撫及湖廣督撫等身在地方所司何事而於兇頑肆逆毫不經心又如寧古塔之將軍專司彈壓稽查之重任而於逆賊等之誹毀妖言全無覺察俱屬溺職著行文該地方一一查出叅奏以爲人臣縱惡養奸之戒

十六日奉

上諭據廣東布政使王士俊奏稱武職之有俸薪原係計日授食但陞遷調補之員俱自奉旨之日截支俸薪卽業經領過者亦必按數扣追惟俟接劄到任之日方准起支其間缺俸銀兩歷年造冊報部此亦粵省之成例伏思武職自奉旨陞調及至接領劄付其間或隔月餘或經兩月均未可定若俸薪以奉旨之日預爲截支不復給領能無枵腹辦事之慮敬將管見密奏等語朕思新授官職之武弁自應以領劄付到任之日爲始方准支給俸薪若係陞遷調補之員未曾接領劄付尙在舊任卽扣其俸薪銀兩則該員用度不敷宜加體恤自應照其舊任銜職給與俸薪以資食用其作何定例通行之處著該部詳議具奏

十七日奉

上諭天津水師營兵丁錢糧前經部議每月定爲一兩五錢朕近聞得兵丁用度稍有不敷已降旨加爲每月二兩浙江乍浦水師營兵丁亦應一體加恩其新挑之兵丁等每月支銀一兩五錢者著照天津之例加爲二兩於雍正八年正月爲始著該部行文浙江總督等遵諭施行

又奉

上諭今年春間孔毓珣傅泰奏請東省養廉朕念廣東耗羨僅十五萬九千餘兩除公用六萬五千餘兩所存九萬餘兩不敷大小各員養廉之用爲之經畫籌

度俾各員日用饒裕俯仰有資庶可專心辦理政務亦可勉其砥礪廉隅是以將該省落地稅羨一併賞給今據王士俊摺奏督撫爲通省大僚每年費用浩繁今僅各得養廉銀八千兩不足供其經歲之需而學政一員歲給養廉銀一千五百兩爲數已屬無多等語今又添設學政一員則此數更不足濟用復有新設觀風整俗使亦應給與養廉銀兩查廣東落地耗羨之外雍正六七兩年報有田房稅契溢羨銀四萬四千三百餘兩此係該省查出之羨餘應歸於本省之公用著於此項銀兩內將督撫等養廉銀應給若干著該督撫會同布政使王士俊斟酌定議具摺奏聞

又奉

上諭據通政使左叅議魏繹奏稱行伍出身者由百總把總而千總皆平時揀選人材壯健弓馬熟嫻之輩一至年滿則有送部不送部之別不送部者永無進身之路其中不無人才淪落貨賄得行之慮請嗣後年滿千總皆令送部引見定其優劣以爲黜陟則該管上司挑選必精而技勇之士皆得自見不致壅蔽等語魏繹此奏似於年滿千總有益而其中不便之處未曾計及夫年滿千總所以不全送部者或其人弓馬材品原屬平常而平日効力多年有可憫念之處又不至廢弛營伍是以該上司姑容於平時今若槩令送部引見則上司恐干己身考成必至有意苛刻且一同來京之後其材勇果優者固得表見擢用而平庸之輩不在陞用之列者徒勞跋涉不無道途資斧之艱在朕一時引見甚易在伊等間關往返甚覺勞費惟是不行送部人員之中或有可用之材亦未可定若本人情願來京引見著自赴兵部報名該部秉公考試揀選其平常者不必引見仍照例註冊技勇可用者列名具奏請旨引見

又奉

上諭馬昉羲係總督邁柱由縣丞題補知縣之員今因

患病邁柱題請將伊休致朕前有旨若才能之員在任抱病者令該督撫給與假期令其調理其有應回本籍調理者亦令督撫於本內聲明俟其病愈時赴部引見再行補用查馬昉羲年僅五旬未至衰老邁柱見伊抱病卽令休致既未給假調理又不將病愈赴部情由聲明是必因從前曾經題補知縣惟恐干涉徂護之愆此等存心卽朕從前諭旨所謂公中之私也各省督撫當以此爲戒馬昉羲著回籍調理病痊時赴部引見

十八日大學士等議奏易州天平峪萬年吉地允協典禮奉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引據史冊典禮陳奏朕心始安一應所需工料等項俱著動用內庫銀兩辦理規模制度務從儉樸其石像等件需用石工浩繁亦勞人力俱不必建設著該部遵行

又奉

上諭據山西巡撫石麟奏稱李璵因母壽收受所屬壽屏等物應照接受所部餽送律笞四十但係奉旨特用之員應照例加倍治罪請革職杖八十不准收贖等語從前降旨凡有特用之員負恩犯法則嚴加治罪者原視其所犯之情罪如欺罔貪婪有干重譴自應加重科斷以示懲警若不論情罪之重輕但係特用之員即引此例是不能領會朕旨奉行錯誤矣此案李璵收受所屬壽屏因慶其母壽尚屬古人緣情制禮之意與尋常接受餽送者有間其手卷山水據稱價值甚微觀此則此外再無婪贓款蹟可知李璵著免其杖責來京引見至於紳衿不許與地方官交結餽送者所以杜其干謁營求把持武斷及私情關說等弊若於公事會集及有關禮儀之處未嘗槩禁其往來蘭景生經收屏分因合屬官員士庶製屏以壽知州之母尚屬情理所有亦非科歛財物者比著將蘭景生及與分人等罰俸笞杖之罪寬免

十九日奉

上諭據山西巡撫石麟奏稱本年十一月初二日保德州地方忽覩卿雲捧日外繞三環光華四射萬民歡慶以爲從來未有之嘉徵等語山西民風由來淳樸今年辦理軍需其踴躍急公爭先恐後一片忠君親上之忱悃實爲罕見朕已降旨褒嘉並免其額徵錢糧以示恩賞乃不旬日之間該地方即有卿雲捧日之瑞天人相感之機捷於影響又如湖南風俗澆漓致有曾靜張熙輩懷藏逆志犯上作奸是以屢年以來水澇爲災收成歉薄即二省近事觀之仰見上天善惡之報絲毫不爽若但朕心宵旰焦勞思欲移風易俗而百姓不肯洗心滌慮改過於隱微而欲上感天和錫以福慶此必無之理也朕之屢次曉諭者並非推卸其責於臣民也但實有見於天人感應之道確然如此而朝乾夕惕寤寐弗安億萬臣民果能體朕此心各自儆省則上下交修安有不受上天之福祐者哉總之朕爲天下萬民主民風良善乃朕教化之所當然而民俗乖張必朕轉移無術之所致在朕則實無可諉也著將此旨并諭湖南官民知之

二十日大理寺卿黎致遠等保舉不實吏部詢取口供具奏奉

上諭黎致遠張燦身任京職豈不知朕之居心行事乃以庸常之人苟且塞責馬世端王瓚保舉伊弟即內

舉不避親亦當擇其才力可用者而馬世烇王玠人甚庸碌無知大非朕廣求人材之意黎致遠等甚負朕恩著將黎致遠張燦馬世烇王瓚交部議處馬世烇著發往軍前交與許容凡一應軍需差遣令其効力辦理贖罪倘有推諉遺誤之處惟馬世烇是問若能盡心効力俟各項軍需事竣之日該撫出具考語送部請旨

二十一日雲南巡撫沈廷正奏報新平營祥雲捧日奉

上諭連年以來雲南地方屢有卿雲醴泉之瑞葢因總督鄂爾泰公忠體國以善政化導官民人從其教和氣致祥是以仰蒙

上天疊貺瑞應朕之所以宣諭臣民者葢欲使天下之人共知天人之道有感必通黽勉爲善以共受

上帝之福佑也今覽沈廷正所奏朕言益可徵信朕從來不言祥瑞如尚崇廙奏報遵化州天台山有鳳凰翔集鄂爾泰奏報都匀府苗疆有石芝叢生朕皆未宣示廷臣天下之人勿誤以朕爲誇張祥瑞而忘自修之道也

又禮部議覆司業崔紀條奏國子監革除陋規奉

上諭此本內議稱監生若有餽送陋規倒提年月揑稱到監者將該管官及該堂官分別議處而納賄之監

生並未議及禮部堂官必有意見著詢問具奏前議有遺漏之處著另議具奏

又奉

上諭朕御極以來七年之中未遇日食之異今據欽天監奏稱庚戌年六月初一日日食九分二十二秒朕心深爲畏懼想由朕之政事有闕用人敷治之間未爲允當或內外臣工不能敬謹奉職民情尚未舒暢以致上干

天和垂象示儆朕寤寐之中時刻修省內外臣工等各宜悚惕恪盡厥職共相勉勖以凛

天戒但期各矢誠心不必以空言回奏

又奉

上諭朕覽提督藍廷珍所奏以衰病乞休深爲軫念著太醫院官劉裕鐸馳驛前往調治又據署督史貽直摺奏藍廷珍患病一時未能即愈提督控制閩省關係甚重已調南澳鎮臣許良彬前往廈門協同辦事等語史貽直辦理甚屬妥協但藍廷珍正宜加意靜攝之時若委員協理則藍廷珍仍未免以職務分心不能安閒頤養藍廷珍著暫行解任調理俟全愈之日仍復提督之任此時提督印務著許良彬署理南澳地方亦屬緊要總兵印務著金門總兵張起雲前往署理金門總兵官印務著康陵署理

又奉

上諭福建提督藍廷珍患病著禮部派出老成筆帖式一員同太醫劉裕鐸騎驛前往診視其病勢如何著筆帖式詳記明白先行進京劉裕鐸著留福建用心醫治俟藍廷珍病愈後再將劉裕鐸送回

又奉

上諭據禮部奏朝鮮國王咨稱伊國居民七人冒越疆界將節度使等官革職拏問定罪等語愚民圖利冒越疆界卽內地之人亦間有此等事該管官失於覺察其過尚小今該國王將節度使等官擬以革職拏問處分太重持法不得其平嗣後凡遇刑罰案件務期準情酌理輕重允當著行文該國王知之

二十二日奉

上諭山西布政使蔣洞前在陝西甚屬効力今於山西藩臬兩司任內又能實心供職辦理妥協深爲可嘉著將伊父蔣陳錫名下應完銀兩豁免一半

二十七日奉

上諭據署理江西巡撫印務謝旻奏稱竊刦南昌府知府驛鹽道衙署之盜犯沈二楊二遣役追緝至河南安陽縣地方拏獲隨據河東督臣田文鏡於江西咨文未到之先將沈二楊二幷盜咸高姓等及窩犯梁彥貴一同遞解來江行至湖廣孝感縣地方沈二楊二忽於飯店扭鎖脫逃據原役羅祥等禀稱河南界內一路撥有千把總一員帶兵二十名一至楚省止有解役七名營兵二名等語江西行刦盜犯河南地方官協同遣役緝獲幷究出盜咸窩家且多撥兵丁嚴加解送及經過湖北孝感縣地方所撥兵役寥寥無幾以致賊犯脫逃由此觀之河南大小各員每事小心慎重料理妥協而湖北之草率廢弛怠忽政事相去何啻什伯彼此相形之下湖廣督撫能無媿赧著該督將僉差疎縱之員查出題叅其脫逃之犯按限嚴緝務獲如逾限不獲將地方官從重治罪該督撫一併嚴加議處

又奉

上諭據署川陝總督查郎阿摺奏據四川提督黃廷桂咨稱護理重慶鎮標遊擊保璠於委署黔彭營遊擊任內與西陽冉土司書使往來因而節次勒索人口騾馬等物又冉土司之子冉廣烜奸佔董昌規之妻爲妾一案餽送保璠銀兩禮物保璠貪婪爲心目無法紀斷難一刻姑容而土司冉元齡又有川省奸徒楊承勳等結黨一案據賊黨供稱楊承勳家有金鑲玉印劉伯温碑記他第七個兄弟楊七必要爲王送在西陽司等語則冉元齡窩藏首逆之罪更不止於行求納賄實難疎縱養奸應卽嚴行叅究等語各省

土司朕皆一視同仁與內地官民無異莫不欲其安生樂業共享昇平之福是以屢降諭旨令該督撫訓飭官弁凡有管轄土司之責者加意撫綏無得借端滋擾若有苛虐生事以致土司失所者必重治其罪如鎮雄烏蒙等處土司肆行兇悍怙惡不悛其來久矣不得不加懲治以拯恤苗民安輯內地他如湖廣土司彭肇槐呈請改土為流朕降旨不允因伊陳奏再四且將求改為流之至情懇請朕始允行而加以高爵賞以帑金准其回籍居住所以恩賞之者甚為優渥至於他省督撫常有改土為流之請朕多未准行也但管轄苗疆之官弁等往往不能仰體朕心屏

除私念若土司等有不敢書使往來者則加以傲抗之名摭拾小事申報上司若私相往還有所餽贈則上司訪知又加土司以行賄鑽營之名究治其罪如此則土司豈不處於兩難乎即如該督叅奏冉元齡之納賄於保璠朕知冉元齡必有屈抑難申之情也前據查郎阿奏稱四川奸徒楊承勳等謀為不軌假稱家有金鑲玉印其弟楊七必要為王送在酉陽司去了等語朕批諭查郎阿云酉陽土司素稱恭順必無藏匿重犯之理若果楊七逃往酉陽地方則冉元齡亦無不嚴緝解送者如楊七未至酉陽而强向冉元齡索獲則冉元齡不更寃抑乎總之各處土司承

祖父之遺業受朝廷之厚恩苟有人心孰肯作奸犯科自罹罪戾惟是奸民匪類等播弄搆釁希圖獲利於官弁之前則假揑土司不法事端而在土司地方又肆行恐嚇慫慂之詭計為督撫大吏者安可不詳加審察而輕信屬吏之浮言為奸徒所愚弄乎此案內需索受賄之保璠著該督撫嚴加審訊照所定苗疆之例定議具奏冉元齡悉從寬免不必查究至於賊黨所供金鑲玉印之語夫民間所謂金鑲玉印即歷代傳國璽也當日元順帝將此璽攜歸沙漠是以明代求之未獲我

太宗文皇帝天聰九年察哈兒林丹汗之母將此寶進獻

至今藏於大內今楊承勳家安得又有金鑲玉印此不過賊黨荒唐之語即使有之亦係僞造無用之物耳賊黨謀逆之罪不在此印之有無也何必深究著查郎阿黃廷桂憲德等將朕諭旨一併曉諭酉陽土司冉元齡知之

又奉

上諭前據許容奏稱李桐不勝平凉知府之任是以令其調補慶陽知府今查郎阿奏稱李桐自任平凉以來能辦理地方事務其承辦軍需又竭力慎重應令經管運送請仍留平凉府任可收駕輕就熟之效等語各省府州縣官員甚多朕之耳目豈能周知其賢

否優劣專賴督撫大臣據實秉公畫一陳奏以便降
旨用舍今以一李桐也督臣以爲當留撫臣以爲當
調封疆大臣同在一方辦事而各執己意如此朕之
用人更難矣著查郎阿與許容從公會商畫一妥議
具奏

又奉
上諭據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稱運戶張忠等呈請將
應運布隆吉爾軍需炒麵自備腳力運送衆心踴躍
之誠甚爲懇切似應准其所請以慰輿情等語張忠
等呈請運送軍需効力念切急公甚屬可嘉著該管
道員宣旨獎諭其應領運價仍照數令其領去

又奉
上諭定例正月上辛日祈穀於
上帝若上辛在正月初五以前則於次辛行祈穀之禮雍
正三年五年俱以次辛祈穀率由舊章但元旦朝賀
者朕躬之禮儀上辛祈穀者祀
天之大典也明年正月初二上辛禮部題請於十二日中
辛行祈穀禮朕思若以正月而論則十二日爲中辛
若以立春後而論則十二日爲下辛矣因元旦朝賀
筵宴而展祈穀之期朕心深有未安著定於初二日
上辛行禮先期照例敬謹齋戒停止朝賀筵宴嗣後
若元旦逢上辛之期則於次辛祈穀如在初五以前
或值初七日
世祖章皇帝忌辰著該部兩奏請旨

二十九日奉
上諭昨據山西巡撫石麟奏報本年十一月初二日保
德州慶雲呈瑞今又奏報十二月初一日臨晉縣卿
雲麗日歷午未申酉四時五色繽紛霞光萬道又據
布政使蔣洞摺奏從前汾河形勢惟文水縣地勢低
窪河身淤淺是以議開引渠二道正河一道今年六
月內汾河水發河道改流文水縣自青高村至伊家
社各開引渠二道舊時漫流已爲沃壤而東城村欲
開之河現今寬濶十餘丈或數十丈衆水會同河身

長二十五里直達歸漕經年累月人力不能成之功
天然疏濬等語朕思晉省民風由來醇樸是以感召
天和屢歲皆登豐稔即如近日預備軍需民情踴躍爭先
恐後悉出至誠觀此尊君親上之念則其孝親敬長
克敦行誼可知而地方官員平日訓導有方亦即此
可見是以仰蒙
上天昭示瑞應以奬官民之善朕心深爲慰悅著照河南
省之例通行所屬府州縣將人材品行可備任使者
不拘人數資格秉公舉出該撫再行詳加遴選具題
奏聞送部引見幷令各州縣於常例歲舉老農外再
各舉一人給以八品頂帶以示朕褒嘉善俗廣沛恩

膺之至意

雍正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

旨開列編次校刊諸臣名銜

和碩莊親王臣允祿

和碩果親王臣允禮

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領侍衛內大臣忠達公臣馬爾賽

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臣張廷玉

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臣蔣廷錫

禮部尚書臣三泰

兵部左侍郎臣楊汝穀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張照

雍正八年正月

上諭十五道

初二日貴州巡撫張廣泗奏古州土通事楊士奇麥董寨犵苗阿羅不拾遺金奏

上諭朕以忠信廉讓訓導黎元薄海內外皆吾赤子凡苗衆土民無不望其易俗移風同歸於善今古州之土通事楊士奇拾金不昧而麥董寨犵苗阿羅亦能見利思義不取遺金夫以史冊所稱罕見之事而得之於新闢苗疆之土役苗民具徵夷犵誠心向化乃風俗漸歸醇厚之機朕心深為嘉悅楊士奇阿羅二人著該撫宣旨褒嘉各賞花緞貳端庫銀三十兩以

旌善舉

又貴州巡撫張廣泗奏都匀府苗地芝生石上普安州地方稻根復生青苗結實豐收奏

上諭都匀府石芝已有旨了黔省土薄性寒而普安州乃有稻孫之瑞皆因地方大吏勸稼重農而該省民人力田務本是以感格

上天昭示瑞應嗣後當更加黽勉以承

天賜

初九日奉

上諭雍正六年內湖南布政使趙城摺奏湖南現貯倉穀共計六十餘萬石之多又有捐納事例改收穀石本省可云有備但楚南地勢卑濕積貯既久不無霉爛之虞請分撥別省令其來楚運往以免霉變等語朕將此摺發與戶部議奏經戶部議稱江浙戶口殷繁需用米石甚多應行文江浙督撫令其詳酌如有應需穀石之處即委員往楚轉運將需用水脚核實報銷等語朕降旨俞允隨據兩淮巡鹽御史噶爾泰摺奏據兩淮商人黃光德等具呈情願出貲將湖南積穀三十餘萬石照依原買之價交納湖南藩庫領運隨地隨時售賣仍將所售價銀交納運庫等語朕彼時批示云衆商情願効力深為可嘉但令照數交足則已倘少有餘利不可分外交納汝亦不可接奏

隨經署湖南巡撫王國棟題明將雍正三年動帑所買穀一十六萬二千餘石照原價每石三錢四分九釐給商交價運售此湖南巡撫布政使及兩淮巡鹽御史前後具奏辦理之案也今據湖廣總督邁柱奏稱今年湖南岳常二府之臨湘武陵等十州縣微欠雨澤目前米價雖平唯恐來年青黃不接之時不無昂貴之慮臣等豫為綢繆動用公項銀一萬兩買米備糶而貯倉之現穀與其照原價以給商不若留俟來年春夏照原價平糶以濟本地之民食似應飭商暫停領賣俟明年無需用之處仍聽該商領運等語朕思向因湖南撫藩皆言地方積穀甚多難以久貯

奏請分撥別省運售以免霉變是以兩淮商人有赴楚領運効力急公之請今商人既已交價而邁柱又稱楚南需米備糶應請飭商暫停領賣是湖廣督撫藩司前後自相矛盾也湖南現貯穀六十餘萬石之多欲分撥別省以免霉變則本省府縣有需米之處正可將此奏聞平糶以濟民食而邁柱乃云正在動用公項銀一萬兩買米備糶是邁柱之奏又自相矛盾也且邁柱又稱此時飭商停運俟楚省不需米穀之時仍聽該商領運等語是米貴之時則令商人停運而米賤之時則令商人領賣亦甚非情理之平朕意此米穀中必有虧空情弊至於噶爾泰既代商人

具奏而又不爲伊等行催楚省歸結其事亦屬不合查從前噶爾泰代衆商具奏領運之時原有隨時隨地售賣之語今江浙俱獲豐收米價甚賤湖南既有需米之州縣著該商仍照前議領米即於湖南需米之處照時價糶賣不許地方官抑勒商人亦不許商人高擡價值倘商人獲有餘利聽其自取不許交官如此則淮商領米得以貿易而楚省積穀仍得流通於商民均有裨益湖廣督撫等即遵諭行

又奉

上諭天津乍浦兵丁其錢糧原俱照潼關例支放今二處既經添給潼關兵丁亦着每月每人各添給錢糧銀五錢

十二日奉

上諭京城佐領越旗移置者甚多因命大臣等均匀派定外省駐防八旗滿洲蒙古漢軍亦有隨京城佐領越旗移置者其移置之旗人丁既多則移出之旗人丁必少是以人丁數目不均如何令其不致移動之處著八旗大臣等會議具奏

又奉

上諭昌平州明代十三陵每年朱之璉前往致祭今朱之璉病故其襲封侯爵之人尚未請旨目前將屆仲春祀典不可間缺應令其弟姪內何人代行之處着該旗大臣定議請旨其應襲侯爵之人亦着速行查

奏

十三日奉

上諭從來左道妖言如讖緯圖記禨祥禍福之屬皆足以惑世誣民爲人心風俗之大患自古帝王皆深惡而嚴禁之苟有犯者必置之重典雖赦不宥所以爲世道民風計者至深遠也朕觀陝西之人秉性直魯凡好爲誕妄之說者多至此省搖惑人心年來屢有其事已降旨切加訓誡矣觀滿洲漢軍人等亦每易爲此等邪說所惑如延信之聽信道姑王氏年羹堯之聽信鄒魯與淨一道人允禵之聽信星士張愷皆

借怪異荒唐之說以助其妄亂悖逆之心又如伊禮布爲江寧將軍時信一風鑑令伊子易衣潛往相面從此江寧之弁兵等皆驚爲靈驗其門如市今此人已牽連入於大逆案中矣可知僧道醫卜星相之類往往爲姦宄之所潛藏不可不慎也又如姦民郭允進蔡懷璽及鄒魯等或言雍正三年或言雍正四年京師大亂由今觀之豈不可發一大笑耶昨總督范時繹又於江南人家查出違禁圖讖之書是草野之間妖言惑衆之風未嘗止息所賴地方官員等悉心化導嚴加禁約去其迷惑挽其頹靡斯於人心風俗有所裨益乃不能化導禁約轉從而崇信之是竟以

身爲庶民之倡又何怪閭閻無知之人沉溺其中而不知覺悟耶凡造爲災異禍福之說者幸而其言不驗則爲害尚小儻天時氣數偶與其言相合一二則信者愈衆而爲害愈大甚至心懷不軌之徒借此妖言妄興兵革荼毒生靈不可不防其漸也滿洲八旗大臣弁兵等皆國家干城腹心之寄況我滿洲忠義之氣技勇之才實爲人所莫能及果能安分循理盡忠孝之道無邪僻之行自然上邀

天地之恩永受國家之澤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等但當於己身求之爲善必獲善報爲惡必獲惡報所謂如影隨形也奈何舍可以獲福之正理而信從姦民無稽之言被其牽累輕則罹於刑罰重則喪及身家不亦可憫之甚乎大凡爲欺人惑衆之說者皆市井兇頑無賴之輩或胸懷不軌冀以搖動人心或貧困無依欲以騙取財物爾等試思之天下焉有修道前知之人不遯跡於清淨寥廓之鄉而奔走紅塵與世俗相徵逐者乎歷來傳播之妖言曾無一事之驗而輕信其說者無一人不受其大累亦可爲前車之鑒矣又如八旗人等本身俱有職掌不能於旗人內延師訓課子弟只得延請漢人爲師而漢人中才學優長與素有家業者皆思自奮於功名豈肯因些微束修俯就寒氈而

誤上進之路其苟且依人訓蒙授徒者大抵多粗通文理窮困淹蹇之輩其人既抑鬱無聊時懷憤時嫉俗之意每多幸災樂禍之言而又僞爲剛方正直之槩言忠言義以欺庸人之耳目不知者遂誤以爲端人正士而尊信之而暗中受其迷惑者不少矣即如呂留良私造悖逆妖妄之說蠱惑人心而其子尚忝竊科名居翰林之選又如陸生楠查嗣庭名登仕籍身列卿班尚妄肆譏評冀生禍亂況於草野貧寒之士未受朝廷錄用之恩安知其心不欲擾亂國家離異衆志以抒其不平之氣快其怨望之情此則八旗人等所當共知而留心體察者也即以旗人子弟入

場一事言之每多夾帶文字之弊試問此等夾帶之物非漢人西席代爲寫作者乎天下有以此等犯法無耻之事教授生徒而尚可謂之端人正士乎嗣後旗人延師只當付託以教書之事其放言高論切不可聽誠於訓課之外不與聞一事不妄發一言者卽良師矣凡我滿洲漢軍官弁兵丁等世受國恩共矢尊君親上之素志豈肯聽姦人妖妄之言肅師忿激之語而遂爲其所搖動但恐漸染日久有邪說在其意中而遇有委用使令之時或稍存疑貳之念則所關非細故不得不訓誨開導之於平時使之恍然醒悟也著將此旨通行曉諭八旗及各處駐防弁兵等

共知之

十四日議政大臣同兵部奏

上諭爾等議政處原議乍浦地方駐劄滿洲兵一千六百名此內挑選杭州餘丁八百名江寧餘丁四百名京城餘丁四百名令其披甲前往駐劄朕近詢問將軍鄂彌達據稱江寧餘丁披甲者可得八百名等語今京城不必揀發四百名卽於江寧餘丁內著鄂彌達酌量挑選八百名令其披甲前往乍浦駐劄所有管轄之員務將年富力強黽勉任事者揀選補放交與將軍鄂彌達著於江寧應補人員內揀補現任官員內應行調補者揀選調補如江寧應補之員不能足數卽於杭州應補人員揀選補授現任官員內揀選調補之處著將軍鄂彌達與將軍阿里袞互商派委此兩處補授員缺著各該將軍題補倘兩處不能足數著將數目開明報部該部請旨由京城揀選人員補授發往此駐防之官兵移居起程著交與江南總督范時繹浙江總督李衞公同商議料理

十八日理藩院奏

上諭聞得駐劄青海地方札薩克旗分之人內有艱於度日者達鼐等係專在彼處辦事之人此等事何以不行奏聞甚屬溺職爾衙門速行文與達鼐鼐滿岱富寧著查明青海札薩克內何旗分人員貧窮不能

度日如何施恩俾令贍足之處詳議具奏

二十七日奏

上諭據衍聖公孔傳鐸奏稱兗州府所屬地方舊有屯莊集稅銀兩原以充尼山書院及林墓歲修之用近奉清查各稅請報明歸公解部充餉等語今他省有清查稅務之事葢因稅課一項向無定額地方官吏每多侵蝕欺隱高下其手刻剝小民是以令將實數查出凡舊額之外所有贏餘悉留爲本地官民之用並未將絲毫歸入公項也兗州屯莊集稅銀兩向充書院林墓歲修之費正是闕里之公用而孔傳鐸忽請解部充餉必因伊將此項

稅銀視爲私槖侵蝕日久有愧於心而爲此陳奏以掩其短也朕於文廟工程敬謹辦理一切動用帑金所費不下數十萬孔傳鐸寧不知之祇因欲自掩其短遂不顧大體爲此卑鄙之陳奏甚屬不合著嚴飭行此項集稅銀兩嗣後著核實支給書院林墓之用不得仍前侵蝕

二十八日大學士等奉上諭北運河青龍灣修築減水壩並挑濬引河工程據怡親王等奏請交與工部右侍郎何國宗督理監修朕思原任兵部侍郎牛鈕在北運河管工年久於地方情形甚爲熟練著將伊免罪釋放令其與何國宗協同辦理其一應錢糧工程等項派出都統莽鵠立耿化祚副都統佛保副都御史二格會同何國宗辦理稽查其減水壩金門及所開引河或應寬二十丈或應寬四十丈及運河西岸可否另開減水壩並何國宗查議各條是否妥協有裨河工之處爾等可詳悉詢問牛鈕會同速行定議具奏

二十九日奉上諭朱之璉係明代後裔朕仰體皇考聖心加恩明之子孫將伊晉封侯爵以承祀典伊歷任郡縣奉職勤慎及管理都統事務更能實心宣力忽聞溘逝深爲軫惻已降旨賞銀五百兩爲喪事之資特遣散秩大臣前往奠茶并令東四旗都統等俱往弔送其應得卹典著察例具奏

又署直隸總督唐執玉奏正月二十日鳳凰集於房山縣石梯溝山中奉上諭朕素不言祥瑞屢降諭旨甚明上年據散秩大臣尚崇廙奏稱天台山民李萬夏道士教成等呈報十一月十三日黎明見山中有一神鳥高五六尺毛羽如錦五色俱備所立處羣鳥環繞北向飛鳴等語朕以邊地居民道士所見事屬渺茫將所奏發還未曾宣示廷臣昨據總理石道事務散秩大臣常明侍郎普泰具摺奏稱石工監督司官田周呈報正月二十日在房山縣石梯溝山中見瑞鳳集於峰頂五色俱備文采燦然工匠樵牧居民人等約千有餘人莫不共見又據總兵官管承澤摺奏所屬武弁等呈報之處及順天府府尹孫嘉淦等所奏亦皆相同朕亦俱未宣示廷臣可以知朕心矣今據署總督唐執玉繕本具奏前來朕思古稱鳳鳥乃王者之嘉祥朕撫躬自問功德凉薄不足以致鳳儀之上瑞此事猶疑而未信也

三十日奉上諭向因鋪墊倉厫需用松板令各省糧船隨帶到倉交納續經該部定議產木之省如江西湖廣及江安

糧道所屬地方則全解十分本色其不產木之浙江蘇松等屬則解三分本色七分折色此便民利用之意也今朕聞得該地方所交三分本色亦於抵通之時始行採辦以致通州木商與胥役勾通包攬每板一片用銀至二兩餘或一兩七八錢不等較折色之數多至四五倍運丁不免苦累查京通各倉一年支放俸米甲米空出廒座應鋪墊一百五十座其湖廣江西安徽三處所解松板已足備用即有應需採辦者諒亦無多所有不產木之浙江蘇松等屬應解三分本色松板二千五百四十片著俱改徵折色令各該糧道彚解通濟庫以備採辦之用其湖廣江西安

徽等處全解十分本色者著倉場侍郎嚴行稽查不許收板官吏勒索使費俟各倉廒鋪墊完日將應徵本色若干之處具奏請旨

又署鑲白旗滿洲副都統二格條奏本旗米局存積米石不行變賣以致糜爛奏

上諭二格此奏甚是多積米石以致米色變壞不奏聞請旨甚屬不合著將此米分給原管大臣官員作速變價八旗有似此者亦照此辦理再數年來荷蒙

天眷米價甚賤爾等米局係買兵丁所關之米發賣若米價甚賤不能賣完則積貯日久米色必變爾等亦甚難於辦理朕以爲此等米石宜視下季發米之時該旗內各佐領下兵丁照伊分內應領之米將局內米照數給發即行文倉場衙門照數坐扣如此則兵丁既可就近得米而局內積貯之米亦不致變色糜爛矣

雍正八年二月

上諭二十五道

初一日奉

上諭我國家膺圖受命則有佐命元臣際會風雲開拓疆宇至於承平之世亦有勞臣宣力綏靖不庭凡厥鴻猷駿烈焜耀旂常於是酬庸獎功錫以公爵其中分爲一等至二等三等所以第其勳勞表其閥閱同於古者河山帶礪之盟爰及苗裔永久勿替甚盛典也朕考古封爵之制漢唐以來公侯皆係以郡縣之名而漢世功名顯著者則加以美號如信武冠軍建忠定遠之屬並以榮名垂光史冊本朝封王者皆選

用嘉美字樣其嗣王襲封則因之而公爵則但分等次未有封號字樣朕意欲考其當日勳庸錫以嘉名追加爲某公使勳勞之臣顯功丕績常赫赫在人耳目間而其子孫承襲封號亦皆顧名思義共加奮勉世爲國家効忠抒力期踵美前人之光以副朕褒念勳舊之至意至於宗室外戚則仿古恩澤侯之例命爲奉恩公或承恩公以昭寵錫其如何命名定制並將歷來功臣勳戚加錫美號之處著該部詳查定議具奏

初三日諸王大臣等以
景陵寶城瑞芝挺生實爲
皇上純孝之所感召請宣付史館奉
上諭
景陵寶城山上首春產瑞芝三本諸王大臣等奏稱爲朕純孝之所感召朕撫躬自問生平事我
皇考不敢當純孝之名但誠敬之心數十年如一日此則可以自信自御極以來不但一言一事仰體
聖心而後見諸施行即夢寐之中一念舉發從無有知其不合
聖意而敢存於胸臆者諸王大臣等稱朕以
皇考之心爲心此實朕之悃忱至云朕以
皇考之政爲政朕之才力遠不逮我

皇考舉凡宣猷敷治之間雖黽勉效法究不能企及於萬一何能致芝草之嘉祥諸臣以此歸美於朕朕不居也實因我
皇考之聖德神功際天蟠地深仁渥澤積厚流光
上天特欲顯示天下臣民是以數年之中三見芝英於
陵寢以今之歷霜雪而挺生當首春而呈瑞稽諸史冊更屬罕聞朕感
上天昭示之洪恩仰
皇考詒謀之景福慶幸歡欣不敢不宣布於衆庶使天下後世臣民知
上天之眷佑

皇考與皇考之垂裕萬年者卽端芝一事明顯昭著信而有徵固如是也著照所請宣付史館

初六日奉上諭爲政之道務在得人朕加意旁求惟期賢才奮庸布列庶位百職修舉嘉惠民生凡所以遴選而登進之者亦多方矣雍正六年十月間以各處需員甚多而赴部銓選之人不敷揀用特降諭旨令京官大學士以下主事以上外官督撫以下知縣以上每人各舉一人送部引見誠以內外大小臣工共受國恩心懷報効今承旨各舉所知必無不秉公據實之理庶

可收得人之效乃已經陸續引見五百餘人朕留心體察其中固有可用之材而庸劣幼稚之輩不當舉而舉者正復不少可見苟且塞責及狥情營私之習未盡屏除也如黎致遠張燦王瓚係卿尹大員及耳目之官尚不能秉公保舉現在交部察議則其他可知矣且行之既已年餘而內外官員未經舉報者尚多時日既久不行舉薦則其平日必無深知灼見之人可知若輾轉遲延必致人萌奔競之心而滋夤緣請託之弊所當酌量變通者也現今會試中額廣至四百名其中必有可供任使之人而直省選拔貢生陸續來京亦可揀選教導而成就之以備庶官之用著將各保一人之例停止若有已經到部者仍准其引見該部卽行文在京各衙門并直省地方知之

又湖廣總督邁柱參奏武昌府同知劉學禮徵收船稅羨餘不能限內全完請革職勒追奉

上諭武昌船料稅課羸餘同知劉學禮既將奉到部文之後實在收受銀兩報出存庫解司而總督邁柱又以從前尚應有節省羨餘劉學禮不能於一年限內完解題請革職勒追未免太過且與朕從前自首免追之旨不符劉學禮免其革職其應追銀兩亦著豁免並行令各省知之

又奉

上諭兵民各有職業是以分隸文武管轄不使混雜難於約束致生事端聞得廣東瓊州遠隔海外其弁員等竟於額設兵丁之外另有一種掛名兵丁乃係無賴之徒夤緣餽送而千把等員受其陋規卽准附名在冊投充効勞而此輩居然以營兵自居不服地方官拘管在營弁則以原非兵丁又無糧餉不行約束在州縣則以名列戎行非同編戶不便置問以致介在兩岐恣行不法欺壓良善聚集匪人甚爲居民之累瓊州一處如此恐他處與此相類者不少著各省督撫提鎮等悉心確查嚴行禁革儻奉到諭旨通行之後再有掛名等弊一經發覺定將該管大小官弁

從重議處

初七日戶部議駁雲南巡撫沈廷正題請南寧縣水災豁免錢糧地方涸出田畝補種有秋仍應徵收之處應不准行奉

上諭部駁甚是依議凡被災免賦之處若地方官民詳報之時以熟作荒冒濫蠲免則當從重治罪若從前實係水淹已照例蠲免後因涸出地土小民補種禾稼仍欲徵收錢糧殊屬不合沈廷正所見卑小著飭行

初八日奉

上諭聞欽差巡察等官所到州縣地方尚有收受門包之事凡從京師奉差官員朕皆給以驛遞夫馬並每日供應之費不使其絲毫取於地方如果該員有用度不敷之處該省督撫當據實爲之陳奏不應令其借門包之名以爲將來巧取之漸如塞楞額之在山東其明徵也况州縣各官所有每年養廉之項不過足供任所之用安能有餘以爲應酬之具若不早行禁止必至仍有剝削民膏之患也著各省督撫通行曉諭所屬地方儻嗣後出差之員仍蹈此習與者照鑽營請託例治罪受者照婪贓納賄例治罪若該督撫不行查參則照失於覺察例處分又聞外省衙門請換印信其使費竟至百金或數十金祇因繁費太多以至州縣官員任印信糢糊而不行詳請夫換印乃國家之公事該管衙門何得視爲取利之途嗣後著嚴行禁止不許得受一文儻有仍前需索或借端稽遲者經朕訪聞定行從重議處

十五日奉

上諭八旗都統等並不留心事務將襲職及補授佐領事件遲至歲底始行怱忙具奏朕於封印之後作速補授數旗於開印之先又速行補授數旗者特施恩欲令伊等得春季之俸耳近聞得一旗有與新補佐領行俸而不與世職行俸者亦有一旗與佐領及世職俱各行俸者亦有將佐領及世職俱不准行俸者

朕屢曾降旨令八旗將事件畫一而此一事尚如此辦理著八旗大臣等將各管旗分如何辦理之處會同查明具奏

十六日奉

上諭八旗各佐領下所有弓匠鐵匠鏃匠鞍匠銅匠徒食錢糧並無製造何從學習此等匠役俱係出征行圍所需之人在京師時縱不能製造尚可僱人若值出外將不能製造之匠役帶往必至誤事如此不如將伊等裁去但伊等所用之器具非人人可能置辦之物將伊等或八旗按翼令其學習或於各旗內學習或一年或半年一次考驗好者奬勸劣者懲責既

可以得精好匠役而於需用亦爲有益將此著八旗都統等會議具奏

又奉

上諭向以微員無級可降若遇降級處分卽議以革職似屬未當是以降旨令吏部兵部酌議隨經該部定議微員無級可降若遇處分止於降三級者則准其革職留任三年無過與以開復具奏朕已降旨依議今朕細思若照此例則有級可降者已至調用而無級可降者仍然留任是有級可降之員轉不如無級可降之員得以仍留原任立法未爲允協着吏部會同兵部再加妥議具奏

又奉

上諭向來武弁等借親丁食糧之名任意虛冒多寡不等是以康熙四十二年因湖廣提督俞益謨條奏九卿議准提督以下千把以上各定親丁名糧數目以爲養育家口僕從之需比時九卿會議以湖廣馬兵數少步兵數多是以議稱楚省官弁親丁俱於步兵缺內項補至於他省則當時未曾議定大約各該處授受相沿遂成規額上年兵部議覆南陽鎭臣馬世龍疏請買補缺額親丁馬匹一案內稱應令該鎭將親丁名糧俱於步兵缺內項補並通行各省遵照等語此部議過刻之處今田文鏡奏稱武弁等養贍家口僕從除名糧之外別無所資若但給以步糧恐不敷用有內顧之慮請自提督至守備馬步各半千總馬一步四把總馬一步三等語所奏甚是著照所請各省一體遵行俾武弁等養贍有資以勵操守儻於定額之外再有虛冒兵餉一名或違例多食馬糧者一經發覺定行從重治罪

又河東總督田文鏡奏山東登萊二府慶雲見奉

上諭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山東登萊二府慶雲呈現已據岳濬費金吾具摺奏聞朕未曾宣示廷臣今總督田文鏡繹本具奏朕思屢年以來各省奏報祥瑞朕心倍加敬畏不敢自居多有歸美於地方官

民者蓋欲有司庶民共知儆惕黽勉爲善以凛

天鑒且杜粉飾誇張之漸也今各省所報異口同聲似非出於揑飾但此數年間上瑞嘉徵駢臻疊見朕之功德安能致此諸福之祥田文鏡所奏知道了

十七日奉

上諭從來察吏之道莫先於奬廉懲貪蓋貪黷之風不息則上蠹國課下剝民膏其爲吏治人心之害者甚大不止關係錢糧而已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澄敘官方深惡貪墨之蠹國病民所以儆誡訓飭之者至矣祇以

聖心寬大慈祥未曾將侵蝕國帑貪取民財之人置之重

典姑且包涵望其徐徐感化此實如天之仁也乃不肖官員等不但不知感激悛改勉爲廉吏且恃有寬大之恩心無畏懼將侵盜貪婪視爲固然數十年來日積月累虧空婪贓之案不可勝數朕若不加懲治仍容此等貪官汚吏擁厚資以長子孫則將來天下有司皆以侵課納賄爲得計其流弊何所底止是以數年來加意整頓以冀轉移恃恩積玩之風若果人心知儆舊習漸除令朕可以施寬大之政乃朕之至願也此意朕於元年二年間卽屢向左右大臣等密言之者今觀各省吏治雖未必能徹底澄清而公然貪贓犯法及侵盜錢糧者亦覺甚少是衆人悛改之象與朕期望之意相符不至於不可化誨亦可以遂朕寬宥之初心矣今欲大沛恩膏將遠年承追之項酌量豁免著將各直省官員名下應追贓銀及侵欺那移流抵分賠代賠等項銀兩事在雍正三年以前已經發覺者該部查出將各案情由明白開注候朕酌其情罪降旨免追其自雍正四年正月以後各員犯罪之案乃朕屢經訓諭而不悛改者不准寬免至於軍務錢糧關係重大其昔年西寧肅州阿爾泰軍需等案內應追銀兩雖在雍正三年以前亦不准豁免此次特恩乃朕仰體

聖祖仁皇帝寬大至意爰施法外之仁豈但本人及其子孫免追比之苦獲再生之慶當銘心刻骨感愧交深卽承追之地方在官員則得免於處分在胥役亦得免於杖責案牘減省事簡刑清莫不受國家寬大之賜咸當感激警省互相勸勉以循良爲楷模以貪墨爲鑒戒則大小官吏永遠共沐國恩倘因逾格寬宥轉啓玩法之心復蹈從前之轍則瀆典豈可再邀國憲豈能再免且悖天逆理莫此爲甚亦斷不能逃

上天之譴責也

又奉

上諭雍正元年冬月曾因條奏禁止鬬鷄鬬鵪鶉蟋蟀等事比時定議止於京城地方並未通行各省蓋因京城之地五方雜處而旗人居多好爲嬉戲以荒正業而生事端不得不於此等細務留心整飭至於外省若並將此等遊戲小事降旨禁約恐胥吏因而作姦則借端擾累者不少矣是以但將賭博嚴禁以端風俗若果賭博之風不行則其餘戲具自然漸息從前所降諭旨甚明爲督撫者但當善爲化導於先量加懲戒於後斯於情罪允協今江南督撫以違禁開篇具本叅劾編修張應造而范時繹則擬以杖流之罪夫以未行奉旨禁約之事而坐以違禁之條未免過刻由此觀之則胥吏之任意苛求借端需索皆所不免矣范時繹身爲總督於奉旨查拏之大盜不能

緝獲於私開鼓鑄之姦徒不能禁止何獨於開箭之人加以重罰乎張應造不應於被叅之後越境潛逃已經革職足蔽其辜其杖流之罪俱著寬免

十八日漕運總督性桂浙江總督李衛等奏請將嘉興秀水二縣民閒捐置義田給還原主其從前虧欠銀米分别豁免帶徵至七年餘租應仍令官收完賦奏

上諭嘉秀二縣義田餘租一項著照性桂等所請按原捐之數分别給還歸社所有二縣自康熙五十九年至雍正四年歷年未完銀米俱著豁免其五年六年未完之項分年帶完七年銀米仍令官收完賦之處亦照性桂等所請行

十九日提督四川學政周人驥題叅江油縣教諭陳幹爲伊子陳鵬萬請託入學奏

上諭此所叅陳幹著革職周人驥此奏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如周人驥之叅奏陳幹王棠之叅奏魏繹皆能秉公執法不顧情面內外大小臣工若皆如此則夤緣請託之風不禁而自息人心風俗可望其醇厚矣或有無知小人見周人驥王棠之叅奏並朕之降旨加恩以爲伊等攻發陰私行刻薄之事得邀恩獎妄生私議不知其所攻發者若涉虛罔苟求則爲刻薄今據實叅劾乃人臣公直無欺之道且使營私作

弊之徒互相警戒而不敢復蹈故轍此大有裨於風化豈得以刻薄妄加訾議況即以此而邀恩其視夤緣請託營私作弊以求進取者相去何啻霄壤哉內外臣工若共知此義益可毫無瞻顧矣

二十日奉

上諭滿漢內外兵丁朕皆一視同仁冀其俯仰有資吉凶用度不致匱乏爲此拳拳於心久矣但經理區畫之方不得不由近而遠次第舉行以期行之無弊方爲有益是以首先及於在京之八旗上年則通行於各省駐防及督撫提督標下按其兵丁之數分别賞銀之多寡令各該管大臣商酌營運收取息銀以備兵丁支領之用至於各省鎮標則擬漸次及之今見各處督撫提督具奏前來亦有經理得宜可收實用者亦有布置未當難於舉行者可見料理此事之難矣至於鎮臣之才又不及提臣等則料理愈覺繁難倘因朕此時加惠兵丁而啓將來之爭競以致弁兵上下之閒互相齟齬則是朕恤兵之美意轉生營伍之事端非所以愛之也著各該總兵官遍行詢問標下兵丁等若朕賞銀後伊等聽該管官措置出納不生貪得冒領之心即或措置失宜甚至有侵蝕虧缺者伊等亦不忿爭怨望致生事端如此一一出具甘結令該總兵官具疏保題至於營運經理之法著該

省總督巡撫提督會同總兵官悉心商酌如何料理可以常久遵行無弊並令督撫提督酌量該總兵能否辦理此事具疏保題到日朕當降旨加恩若該省無總督提督即令巡撫確議保題其每年出入查核及接任交代等事俱照督撫提標之例行

二十一日奉

上諭從前歷年戶部虧空庫銀至二百五十餘萬之多怡親王原曾奏請將本部餘平飯銀陸續代爲完補朕思歷年該管之堂官庫員所司何事若不責令賠補無以示儆因令孫渣齊秉公開報著追合計所開之數原不及虧空之半其餘則皆係怡親王經理完補而孫渣齊開報時又復任意高下其手甚屬不公以致追完之數甚少拖欠之項甚多累年不能清結朕思此項虧空孫渣齊之罪較他人爲重令朕念孫渣齊之祖舊日忠勲已將伊免罪釋放並將伊名下應追之項豁免則其餘人員亦當一體施恩著將各員名下應追未完銀兩悉行免追仍照怡親王所請將所存餘平飯銀代爲完項

二十四日理藩院奏喀爾喀貝子燕楚卜多爾濟報稱彼處四個佐領人等逃往鄂羅斯地方奉

上諭我國與鄂羅斯定立疆界不許容匿逃人伊等逃往何處此喀爾喀佐領人等想因素日受伊扎薩克

等重差苦累急迫躲避亦未可定貝子燕楚卜多爾濟帶兵追赶恐混行爭鬬以致傷人著伊差來護衛馳驛告知只可曉諭收回不可爭鬬此處著行文與三協理將軍將潛逃之故并所向地方明白查奏若往鄂羅斯處著將軍等差人告知鄂羅斯辦理邊界之頭目云我與爾國素相和好議定不得容匿逃人今喀爾喀四個佐領下人逃往爾處應將逃去之人查出交與差來之人帶回

二十六日奉

上諭向來外省各標營沙唬趕繒等船原令道員會同副將監督修造道員遴委同知通判承修副將遴委營都司守備監修凡承修之員備辦物料必候監修驗看自千把以及遊副逐層需索不一而足及如式修造赴各標營交收又有驗看勒掯之弊迨交收之後一任船隻棄置河干雨淋日曬船中器械繩索爲頭舵等人盜竊變賣而該管將弁槩不追究夫始則借端勒索後則聽其毀棄豈非以承修之責專在文員而監修之武弁罔身局外遂至視同陌路乎此等錮弊聞各處皆然而京口將軍標下爲尤甚嗣後修造標營船隻著道員副將會同領價道員遴委丞倅副將遴委都守協同辦理修造如係將軍標下船隻即遴委叅領以下等官同領同辦其船隻交收之後

在汛停泊責令頭舵苫蓋澆洗每歲令該管將弁出具印結送督撫查核如有陞遷事故令其具結交代至於修造船隻有小修大修拆造之不同是以工料多寡懸殊今聞船未發廠頭舵人等已將在船什物私行盜賣即届小修亦必令其拆換添備甚屬不法嗣後著將什物一併具冊移交如有短缺將該管將弁及頭舵人等分别叅追總之各省船隻每當修造之時及交收之後其中種種弊端難以枚舉今就朕所聞頒發諭旨在各省將軍督撫提督等悉心商酌時加訪察以除諸弊倘諭旨中有難於奉行之處亦即據實陳奏

又湖廣總督邁柱叅奏襄陽道趙之均委理荆關稅務重耗加徵奉

上諭朕念趙之均之祖趙良棟舊日功勲加恩於其後嗣所以宥其過愆委曲成就者無所不至趙之均受朕簡用之恩諄諄訓誨望其成立今覽邁柱所叅加徵重耗等情實令人不信世間有此負恩自棄之輩此案交與邁柱秉公審訊或伊年少無知爲家人幕客之所蒙蔽亦未可定務將實情一一究出倘趙之均實係營私作弊無可原之情亦著據實陳奏將趙之均革職定擬

二十九日奉

上諭嗣後凡二三衙門會議會審之事或由一處已經行催而他處尚未辦理者著已經行催之衙門即繕摺奏聞若雖經行催不行具奏日後或因遲延治罪仍將此不行具奏之衙門一併議處如奏聞之後以爲已經具奏日後縱有遲延與己無涉仍將事件依然遲延者亦將此衙門之大臣等一併議處將此通行曉諭八旗及各部院

又奉

上諭內外官員人等遠年拖欠之項朕已降旨凡事在雍正三年以前者俱著查明具奏候朕酌其情罪施恩豁免若事在三年以後乃朕屢經訓諭而不悛改

者不准寬免所降諭旨甚明昨正白旗漢軍都統祖秉衡因伊父昔年借欠羅姓銀兩羅姓虧空應著落祖秉衡等代爲還項奏請以房屋抵補並坐扣俸銀朕諭以此係年遠之事應在查免之例何必如此陳奏祖秉衡奏稱雖係年遠之事而發覺在雍正三年以後不應邀查免之恩等語朕將今年二月十七日所降諭旨復行查閱其中有事在雍正三年以前已經發覺字樣此乃言事在三年以前而現今已經發覺者並非言三年以前發覺之案始准寬免也該旗既錯會朕旨則內外各衙門或亦不甚明晰亦未可知著再行宣諭凡事在三年以前而發覺在今年二

月十七日未奉旨之先者俱准查奏

又奏

上諭據署理陝西總督查郎阿奏稱安西沙州等處地方招民屯墾仰蒙天恩賞給沿途口糧盤費借給牛具籽粒房價又因民戶到沙之日尚未畊種借與七個月糧石以資口食養育之恩無微不至至於輸賦年限原議以三年升科自雍正六年民戶到齊之日計算至雍正辛亥年正屆升科之期凡此無業窮民得以安居樂業又蒙
上天賜佑兩歲豐收煖衣飽食即三年起科亦屬小民之常分第以新經移住之家一切費用皆取給於田畝又值軍興之際物價未免稍昂民力尚未饒裕或照前議於辛亥年升科或稍寬其年限出自聖恩等語安西沙州等處招民屯墾原爲惠養邊民之計是以累年以來備極籌畫經營期其得所今從民戶到齊之日計算至辛亥之歲乃例當輸賦之期但念小民甫經安插公私兼顧爲難著寬期二年於癸丑年升科俾民力寬裕俯仰有資以副朕格外加恩之至意

又奏

上諭向來福建駐臺兵丁所用之軍器俱係各營自行製備朕念弁兵等力量微薄恐費用不敷是以諭令該督撫動支存公銀兩以爲製造之用今據署督史貽直奏稱全臺兵丁幾及一萬需用軍器款項繁多約用銀三萬餘兩所有存公之項已充地方公用難以動撥唯鹽課贏餘銀兩尚可支給爲此奏聞請旨等語各省地方所有贏餘朕皆留於本地以爲官弁兵民公事之用今將閩省鹽課贏餘爲駐臺兵丁製造軍器洵爲允當著照史貽直所請行仍於鹽課奏銷冊內報部查核

雍正八年三月

上諭三十二道

初一日奉

上諭朕愛惜人材不忍聽其限於考成遂至放廢而外任各官案件繁多往往罹於叅罰是以數年來因公詿誤之員例應降革者多於覆本之內降旨令該上司出具考語送部引見若其才具稍有可用必再試以職任而成全之雖片善寸長亦不肯輕棄也今思在京部院司官及旗員等雖叅罰之案不多然亦有因公詿誤者所當一體加恩與以贖過自新之路嗣後在京文武各員有因公詿誤至於降革而任內無錢糧不清及治罪之案者准照外員之例令該堂官該旗大臣出具考語奏聞帶領引見或將該員仍留原任或另行試用或照例降革候朕降旨裁奪

又奉

上諭朕訪聞得有數省督撫司道不能約束書吏者其胥役人等狐假虎威無惡不作而督撫衙門爲尤甚其名有內外班之分內班經管案件外班傳遞信息朋比作奸種種嚇詐飽其貪壑則改重爲輕拂其所欲則批駁不已卽如廣東各案盜犯未獲無論年月遠近不拘盜犯多寡總督書辦槩於冬季寫票差提承緝之吏目典史巡檢齊至肇慶示期比責其陋規

則有院房年節禮每員到彼各送書辦銀三四十兩遂准回任若微員無力餽送則差押不放甚至稟請杖責此粵省之弊端也至於各省督撫書役則有承舍旗牌等名皆自號爲差官該督撫給票差遣亦用差官字樣而通省吏民遂莫不以差官目之平日踞坐班房包攬詞狀每於府州縣官謁見督撫之便私行囑託濫准枉斷及差往他處則乘坐肩輿馬掛胸纓儼然官長沿途拜會有司需索夫馬餽送此輩狡猾性成或以小忠小信趨奉本官得其歡心間或委其訪察屬員事跡則假公濟私作威作福其害更不可言矣從來胥吏之爲患有關吏治在精明廉察之督撫自能覺照而防範之而庸懦之督撫爲所欺而不知受其累而不悟者正不少也又如藩司掌通省之錢穀臬司掌通省之刑名案牘如山不得不仗熟練之書役爲之辦理而其中百弊叢生舞文弄法之處不可悉數朕素知此輩之情狀已經定例嚴申禁約今再行訓飭是在督撫藩臬等約束於平時訪察於臨事不因熟悉條例而輕聽其言不因善承使令而誤墮其術秉公駕馭用意防閑一有見聞卽加懲治不存姑息之見不留回護之心如此則若輩雖欲舞弊而不能雖欲玩法而不敢矣儻任封疆岳牧之寄於一二管轄之書吏不能使之安分守法革面洗

心又安能察吏安民詰姦禁暴成移風易俗之治乎
朕深爲庸懦之督撫藩臬恥之
又湖廣總督邁柱奏江西盜犯沈二等自河南遞
解至孝感縣地方脫逃應將疎防知縣張鍾秀題
叅奉
上諭沈二楊二係行刼江西官署之盜犯潛逃河南安
陽縣而河東督臣田文鏡於江西咨文未到之先即
將衆犯拿獲解送乃行至湖廣孝感縣因押解兵役
寥寥以致賊犯公然免脫即此一事觀之則河南之
吏治整肅湖廣之玩忽廢弛相去霄壤矣楚省督撫
理應抱愧於心引咎自責今觀邁柱此本並無慚赧
之意但將疎縱之屬員照例題叅希圖草草結案甚
屬不合此案逸盜交與該督及地方該管文武官員
嚴行緝捕儻逾限不獲將該督等一併從重議處
初三日奉
上諭向來朕聞
福陵前面水法稍更故道祗以未得精通地理之人未敢
輕議上年福建總督高其倬陛見來京伊素精堪輿
之學特命率同主事管志寧等前往奉天敬謹相度
據奏
陵前水法因夏日溢口而流太近左畔山脚弓抱之勢微
覺外張應卽行修理石工俾循故道則水抱沙圓益

增吉慶等語朕覽高其倬等奏摺及所繪圖樣甚爲
明晰惟是
祖陵工程關係重大著將奏摺圖樣發與滿漢文武大臣
等公同閱看將應否修理之處敬謹定議具奏
初四日奉
上諭牧令爲親民之官一人之賢否關係萬姓之休戚
故自古以來愼重其選而朕之廣攬旁求訓勉告誡
冀其奏循良之績以惠我烝黎者亦備極苦心矣惟
是地方事務皆發端於州縣頭緒紛繁情僞百出而
膺斯任者類皆初登仕籍之人未練習於平時而欲
措施於一旦無怪乎徬徨瞻顧心志茫然卽採訪咨
詢而告之者未必其盡言無隱此古人所以有學製
美錦之歎也向以大學士朱軾左都御史沈近思外
任多年周知地方利弊雍正二年曾令二臣商酌規
則以爲州縣之指南乃書未就緒而沈近思物故邇
年以來朱軾復時多疾病此事遂至遲延去年始降
旨令總督田文鏡李衛纂輯成書今二臣各抒所見
繕錄諸條以進朕親加披覽見其條理詳明言詞剴
切民情吏習罔不兼該大綱細目莫不備舉誠新進
之津梁庶官之模範也在二臣各就其所閱歷者而
言繁簡同異之間不必一致而愼守官方勤恤民隱
興利除害易俗移風其大指則一而已矣爰付剞劂

須賜州縣官各一帙俾置几案間朝夕觀覽省察提撕治效未臻必思所以勉之弊端未革必思所以去之本之以實心行之以實力毋始勤而終怠毋靜言而庸違如此則不但國家得司牧之賢草野有父母之頌而爲牧令者從此身膺顯擢叨被榮光福貽子孫名標史冊豈不美歟

初七日四川巡撫憲德奏定錢糧火耗分數奉

上諭錢糧之加火耗原非應有之項第以地方公用出於萬不得已是以酌定數目以爲官民兩便之道若有重耗者即嚴叅治罪其來久矣該督撫於所屬之耗羨只應具摺奏聞或咨部存案不應見之本章若

將此項載入本內恐相沿日久遂爲定額而成不可裁汰之勢雖有清廉之有司欲行減耗而有所不能矣朕從前因岳鍾琪摺奏請定川省火耗加三朕即諭岳鍾琪以加三之耗太重當加詳審據岳鍾琪奏稱川省歷來耗羨實倍於此今但留加三之數官民均便朕於是諭以目前姑且行之俟開墾之後再行裁減今憲德辦理火耗一項但當悉心斟酌如果妥協即行於所屬地方儻辦理不妥該撫可能辭其咎耶此本不必交議著諭憲德知之

初八日署廣東巡撫傅泰題報瓊州府屬生黎願附版圖輸納丁糧奉

上諭據奏瓊州府屬各處生黎皆誠心嚮化願附版圖輸納丁糧朕念生黎無田可耕本不忍收其賦稅但伊等既傾心依嚮若將丁銀全行豁免恐無以達其抒誠納貢之悃忱著將伊等情願遞年每名輸納丁銀二分二釐之數減去一分二釐止收一分以作徭賦該地方文武大臣應時時訓飭所屬有司弁員等加意撫綏悉心教養務令安居樂業各得其所以副朕胞與萬方之至意

初十日兵部奏江寧駐防鑲紅旗協領驍達子具呈辭職奉

上諭凡在京年老辭職之旗員內有在行間効力年久

者於辭職具奏之日朕悉閱看有應加恩者朕即加以恩施嗣後各省駐防處官員內有在行間効力年久之人因年老辭職具呈者著該將軍等於具奏之時將伊食俸餉之年及在行間効力行走之處聲明咨送兵部奏聞俟朕閱看有應加恩者加以恩施現今因老辭職之鑲紅旗協領驍達子亦屬武職內効力之員著以原品休致給以半俸終身

十二日奉

上諭寧夏地方萬民衣食之源在於大淸漢唐三渠之水利是以定例每年疏濬修理使水流暢足民田得以均沾灌溉聞得歷年專司之員疎忽怠玩只圖打

草折夫以致閘道堤岸逐漸損壞時有衝決渠身淤泥塡塞日見淺窄而三渠之中惟唐渠爲尤甚近來其口過低其梢過高水勢不能逆流而上多誤小民耕種之期雖每春定有歲修之例然不能以一月之工程整十數年之荒廢也前因署事通判靳樹鋐玩忽渠務已被叅革治罪其從前積年損壞之處亦復不少若再不加補築恐日復一日將來難於經理現今兵部侍郎通智開濬惠農昌潤二渠於寧夏水利自然明悉著會同太常寺卿史在甲卽行查議令歲豫備物料明春動工修補務令三渠堅固俾邊郡黎元灌漑有資永享盈寧之慶其作何估計動用錢糧之處著通智史在甲詳悉妥議具奏

又安徽巡撫魏廷珍題靈壁縣民馮大儒兄亡收嫂照律絞決奉

上諭馮大儒於兄亡之後收嫂王氏爲妻後因彼此相鬧馮大儒掌傷王氏王氏自縊今將馮大儒照兄亡收嫂律擬絞立決具奏朕細閱全案馮大儒之兄馮大任病故之後遺妻王氏思招馮大儒爲夫商之夫兄馮大成及氏弟王倫悉皆應允遂寫立婚書而成配偶迨三月有餘之後彼此角口致王氏自縊身故始訟於公庭而治其收嫂之罪是從前成婚之時愚民無知竟不知倫常之重法律之嚴而冒昧爲此背理之事且親屬數人皆爲主婚公然行之而不以爲怪可見愚民不知條律者衆矣況成婚已數月之久若非王氏自縊命案難掩竟可朦混不至敗露此苟且之風所以難挽也是皆由於地方有司不能化導於平時又不將此等關係倫常干犯重法之事通行宣諭使草野之人知所凛遵以致罹於大辟實爲可憫又如賭博乃犯法之事而隱匿者甚多及至釀成人命方始發覺馮大儒之案正復類此其如何使無知之民家喻戸曉俟明知故犯之後再案重律治罪著九卿悉心定議馮大儒之案著一併會議具奏

十三日奉

上諭今科下第舉子著賞給盤費銀兩雲南貴州二省每人七兩四川廣西廣東三省每人六兩福建浙江江南江西湖廣陝西六省每人五兩河南山西山東三省每人四兩直隸一省每人三兩其在京中書舉人等仍照上科之例不必賞賜

又果親王允禮奏

上諭近降諭旨將雍正三年以前一切拖欠銀兩查明情由具奏朕酌量寬免今各該處未曾具奏之前有拖欠三年以前錢糧現在限滿者爾可傳諭旗下大臣著暫停題叅俟查明具奏之後有應叅奏者再行奏聞

十五日兵部等衙門奏內府管領明志司庫實懿比丁三次俱有受賄情弊擬絞監候奉

上諭凡定罪必取實供至於斬絞重罪尤不可臆為科斷此本內內府管領明志司庫實懿得銀四百餘兩之處本人並未承認但供衆人會湊路費備飯而該部據他人之言即將明志實懿二人定為絞罪是以揣度而置人於重辟也甚屬不合著另行審訊定議具奏

十七日奉

上諭去年鄉試嚴源燾鄧世杰為貴州考試官其所出策題內稱各舉一人則克知灼見固生平所易得者

而又不拘於引嫌不限於資格如此而所舉不實其何能辭咎耶即僅舉循分盡職之人以塞厥職亦薦賢之恥必如呂文靖之薦包拯晏元獻之薦范仲淹乃為無忝等語今命往湖廣試用之張步青即係嚴源燾所舉者果能如包拯范仲淹否查鄧世杰未曾有保舉之人其慎重薦舉之意尚屬言行相符著大學士詢問伊等具奏大學士等遵旨詢問嚴源燾鄧世杰繕摺回奏又奉

上諭凡人皆當言行相符聖人所以有顧言顧行之訓今嚴源燾策問之條詢之本人亦自稱勢有不能是以已所必不能行之事責望於他人言行不符甚矣鄧世杰以無深知確信之人不敢遽行保舉尚與策問之意相合鄧世杰著交部議敘嚴源燾著交部議處以為言過其實者之戒

又奉

上諭據陝西總督查郎阿巡撫武格奏稱前准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咨稱出征兵丁添補衣裝等項令於各兵家口應支餉銀內關領本年夏秋二季一半銀兩製備臣即飭令陝甘各標營協齎領掛發迅速辦理今已齊備陸續運送又松潘鎮屬出征兵丁來至巴爾庫爾離川窵遠前經岳鍾琪檄令鞏昌布政司在蘭州司庫撥給銀兩製備衣裝亦已照咨辦理等語

出征兵丁添補衣裝前據大將軍岳鍾琪奏明動支各兵家口夏秋二季一半餉銀製備今查郎阿等奏報俱已製辦運送軍前訖兵丁等効力行間遠征邊塞朕心深為軫念此所添補衣裝銀兩著加恩賞給不必扣除伊等家口月餉即行文陝甘川三省並大將軍處曉諭兵丁知之

十八日奉

上諭凡官員等始初被參革職發審及審係全虛例應准其開復該部往往但免其罪而以已經革職無庸議覆奏此乃含糊歸結非情理之正朕於江西高安縣知縣鄭勛之案曾降諭旨再於湖廣糧道張廷樞

等案內屢降諭旨矣又有原叅重罪審虛而該員尚有輕罪應以降級罰俸歸結者則應開復其官按其所犯與以降級罰俸之處分方於情法允協以上二條向來內外衙門皆含糊辦理每易舛錯今應明晰定例俾內外通行遵奉著九卿會議具奏

又奉

上諭任土作貢古今之通義聞湖南新設永順一府所轄永順龍山保靖桑植四縣向來三土司每年秋糧共銀二百八十兩永順一百六十兩保靖九十六兩桑植二十四兩皆由土司交納雖有秋糧之名實不從田畝徵收永順則名火坑錢民間炊爨每一坑徵銀二錢二分保靖則名鋤頭錢每一鋤入山納銀三五錢不等桑植則名烟火錢與火坑相等所交秋糧即於此內量行撥解至於成熟之田土官多擇其肥饒者自行種收餘復爲舍把頭人分佔民間止有零星磽角之地每年雜派數次任意輕重此土司徵民之陋規也改土歸流之後各有司因田畝未經清丈或按土戸均攤或照土司田種舊冊攤派以完秋糧二百八十兩之數雖較土司陋規十不及一民皆歡欣樂輸然無田之民或以火坑等項尚未盡除而有力之家隱佔田畝不輸賦稅殊非任土作貢之義但若令有司勘丈又恐愚民無知轉生疑畏再四思維

惟有令本人自行開報一法著將永順一府秋糧二百八十兩豁免一年俾土民咸知向日火坑等項從此永遠蠲除其有產之家令有司詳明勸諭許將伊等祖父遺留或用價置買或招佃開墾已經成熟田地若干畝開明四至併將上中下地畝價值若干之處限一年內自行開報地方官給與印照准其永遠爲業此次免其稅契俟一年報齊之後有司照冊確查按田肥瘠分別升科以完此額賦如有隱漏者照例究治一切雜派私徵嚴行禁革如此則無業之民得免竭蹷輸將而有力之家可以永爲世業庶得愛養均平之道是在該督撫等督率有司善於經理開導使土衆民人明白曉喻共受國恩倘奉行不善仍令土民不免疑懼則咎有攸歸矣

又奉

上諭直隸水利營田工程怡親王辦理多年實心任事各官遵其訓示罔敢怠玩今王偶抱微恙朕令靜養調攝不宜復以繁瑣之務使之縈懷著將水利衙門一切大小事件應啓知怡親王者俱稟知大學士朱軾定奪辦理有應行奏聞者朱軾即請朕旨俟怡親王全愈之日再行通知其在工官員等勿以怡親王不事督率稽查遂生玩忽之念嗣後工程重大事務有調度失宜者則朱軾之責至於修築不堅防護不

愼管束不嚴與怠惰疎虞推諉遲誤等弊朕皆於分理之官員是問用是特頒諭旨通行曉諭倘稍有不遵或經朕訪聞及怡親王全愈之後查出叅奏定行從重治罪

又奉

上諭鄂三係侵欠兵餉數千兩經部議斬罪監禁旗下高墻之犯旗下行查時應將伊犯罪監禁事由開出今但將伊所欠銀兩朦朧具奏而監禁高墻之處俱未聲明再從前將鄂海補放捕牲首領時佛倫並未奏陳係鄂三之子佛倫必以鄂海人去得方行挑選引見及今詢問佛倫又稱酌看年久帶領三人引見

奉旨將鄂海補放鄂海人平常等語彼時佛倫如果以鄂海人平常又豈肯將伊入於挑選之內由此觀之鄂三平素結黨鑽營及大臣等徇庇之處情弊顯然殊屬可惡佛倫著交該部嚴加察議該旗大臣等著察議具奏鄂海著革退侍衛令在捕牲處役使効力行走

十九日奉

上諭吏部奏稱武昌道徐聚倫具揭到部內開武昌府知府張淑郿徵收稅課自恃爲總督保用之人重戥加耗剝削商民守道有稽查之責旣經訪聞確實隨調取稅戥執赴藩司衙門較驗據庫官稟稱較庫平甚大是稅戥作弊已有明徵又該府設兩聯串票家人周二背地收銀記數不令書役看見於例不抽稅之細竹每綑索錢五文周二亦供認不諱正在逐細研究而總督庇護知府惟恐究出多弊揭報之後難於挽回勒令聚倫速詳而總督果批兩司會審不令聚倫與聞兩司接批之後又復推諉遲延不肯速審反據知府掩飾支離之辨詳婉轉向聚倫查問聚倫直辭正責大觸邁柱徐鼎王肅章之怒遂草率審詳力爲該府開脫總督又僞行駁審暗中徇庇則總督之授意兩司與兩司之曲承風指何待讞定而後見哉聚倫觀總督爲人外樸實而內深險自知此事不

爲公論所容特借駁審未結以爲他日卸罪之地徇私拂理深負天恩在總督之於聚倫曾向原任巡撫馬會伯稱爲實心辦事節次委署臬司糧道印篆相待頗好但爲公事起見不敢顧私恩而忘公義伏乞代爲題達懇恩特命公正大臣逐一審明以肅吏治而正人心至聚倫與彼四人共處年餘深知其凡事善於打探得信最捷陰險巧詐動出意外此呈到京十日彼必得信其朋謀陷害又將無所不至不得不預爲聲明等語朕查張淑郿原任浙江慈谿縣知縣因福敏極力保薦言其實心任事有才有守法海亦稱爲好官是以擢用武昌府並非因邁柱之薦也但

伊來京引見時朕看其人才具中平居心未必誠實朕所親筆紀載於數年之前者已查出示大學士等矣今徐聚倫以張淑郿之擢用由於邁柱之保薦是以曲加袒護而張淑郿亦因有所恃而恣意妄爲卽此一語則邁柱已抱不白之寃矣上年八月徐鼎署理巡撫事務奏稱本年鄉試正在監臨嚴肅之時徐聚倫指稱公事必欲入闈面見其所言卽張淑郿多收稅銀之事臣以此案現批藩臬會審自有公議無庸預先言及所有徐聚倫借端入闈情由理合奏明等語朕批示之曰如果自信得及之事似此預爲防範皆可不必若有自歉處縱先入之言何能惑朕耳目大凡評論屬員只在看其平日之立心行事如係秉公不阿實心任事之員雖有此等小節不妥協處皆係毫不當介意方可居封疆之任一不能容則非大臣器局也朕前諭汝器量褊小再能擴充則善由今觀之前旨不謬矣勉之誌之此朕上年一見徐鼎奏摺卽親筆批示之旨也此時又據邁柱奏稱武昌道徐聚倫初到任時辦理地方公事尚能留心近來諸凡任性不循規矩今於八月二十六七兩日無端直入貢院監臨房內坐久方出而布政使徐鼎身任監臨優容含忍不能拒絶據提調等官具稟前來理應題參但兩員操守尚有可稱今仰體皇仁各加訓飭等語朕批示之曰此奏未到之前三日徐鼎已具摺參奏或因聞汝此奏預爲自潔之計亦未可知屬員此等失於檢點之過當如是訓誡之如仍不改悔放縱狂肆則不可姑容令屬員不知慎畏此批示邁柱之旨也今徐聚倫以上年違例入場有歉於心又必聞知徐鼎邁柱之參奏欲巧爲文過報怨之計特借張淑郿稅銀一事遂將總督藩臬一省大員通行揭報無一人得免者其躁妄狂肆亦已甚矣卽據徐聚倫揭帖言之是伊詳報重戥之後總督兩司卽行查審並非置之不問不究而此時又尚未定案是審理之公與不公皆不得預知何至奮不顧身視上司如草芥以逞一己之私忿耶豈非年來見朕有申飭邁柱徐鼎王肅章之旨以爲諸人皆可傾陷遂乘間以施其伎倆耶上年徐鼎等參奏徐聚倫而朕之所批如此可見朕之保全臣下者至寬至厚豈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所能搖惑於萬一者耶徐聚倫又言邁柱之爲人外樸實而內深險既云樸實矣而又云深險何內外矛盾至於此極果有事蹟之可指乎抑信口譏評而不求其實乎上官下屬國體所關傲物凌人聖賢所戒徐聚倫亦讀書之人豈於此等淺近之義尚未聞知耶伊又云邁柱曾向馬會伯奬其實心辦事是徐聚倫之意公然以此自誇其賢並以見邁

桂叅奏之誤不知人情變幻靡常父亦不能保其子況居官前後易轍者多是以上司之待屬員前後亦不一致此實出於萬不得已之勢安得以曾經獎許遂可操以爲挾制上官之柄乎伊又云邁桂等四人凡事善於打探得信最捷陰險巧詐動出意外等語凡爲上司者有廉訪稽查之責若耳目蒙蔽無所見聞與聾瞶者何異何能察吏安民如徐聚倫者探知上年邁桂徐鼎之奏特以庇護劣員具揭控告爲報復之舉斯誠善於探信而爲陰險巧詐之尤者矣徐聚倫以邁桂徐鼎互相交結而不知邁桂實曾具摺叅奏徐鼎夫一徐鼎也邁桂以其含忍徐聚倫而糾劾之徐聚倫以其迎合邁桂而揭告之爲徐鼎者不亦難乎但朕觀徐鼎等之叅奏徐聚倫止於狂妄傲慢而不能指摘其他則該道平日之無劣蹟可知矣徐聚倫之揭告邁桂等亦止於徇庇知府而不能指摘其他則該督等平日之無劣蹟可知矣惟是此等狂妄之人若不遇公正廉明之督撫必難制其欺凌之心而消其詐罔之念各省督撫中惟鄂爾泰李衛田文鏡三人足以彈壓之但鄂爾泰與邁桂爲翁壻之親若徐聚倫居官不職鄂爾泰秉公約束難免聚倫之借口浙江則係伊之本籍也著田文鏡於河東二省道員內酌量一員與徐聚倫調用儻伊敬謹奉

公田文鏡自不掩其善儻不遵禮法不改前愆何能出田文鏡之範圍也湖廣稅務不甚妥協朕所悉知前費金吾赴任時已有諭令加意清查之旨徐鼎勝任與否之處亦已令費金吾據實查奏矣徐聚倫所揭張淑郿重戳一案著邁桂費金吾秉公審理具奏

二十二日奏

上諭各省鎮標兵丁原欲給與生息銀兩資其吉凶之用現令各省督撫提鎮公同酌議並詢問兵丁等俟回奏到日再降諭旨朕念安西一鎮遠在口外與他處不同允應先沛恩澤查鎮標鎮屬沙協共兵丁六千四百名著賞銀二萬兩爲生息之本但安西地處邊陲難以營運著將此項銀兩交與提督宋可進遴選廉幹之員代爲經理以每年所得息銀轉交總兵官爲利濟邊兵之計務令均霑實惠其前後交代及每年查核之處俱照前旨行

又奏

上諭查例載官員失察衙役犯贓十兩以上者革職朕思胥役衆多一官之耳目難於周遍儻知而故縱自當從重處分若但失於覺察而即將本官罷黜則賢員因此詿誤者不少矣情有可原而處分太重轉易滋隱匿之弊此則應行變通者著該部悉心詳酌另行定例具奏

二十三日奉

上諭午門外朝房之南科房之北有碑亭一所供奉

皇考聖祖仁皇帝御製臺省箴碑文理宜恭敬嚴肅洒掃潔淸以昭儆恪之誠聞朝會之期各官齊集於未坐班之先往往列坐碑亭之內談笑喧譁箕踞傲慢又或書吏奴僕等抱牘跟隨任意出入無人禁止甚爲不敬查此地與六科相近卽著六科輪班撥人護守每日掃除潔淨虔謹啓閉儻官吏人等仍敢擅入視爲憩息之所著輪班之科衙門卽行叅奏如科員不行查叅經朕訪聞定行交部察議其碑亭建立已久如有應行修理之處著工部查勘奏聞敬謹修理

又奉

上諭邇來因雨澤愆期深廑朕懷昨山陝等省俱報雨水霑足直隸保定府等處亦皆得雨惟京畿附近之地尚未獲有甘霖反覆自思朕於政治之間或有所闕失但朕夙夜恭虔敬

天勤民之念未敢少懈一切政事孜孜勤勉未嘗暫弛其無闕失之處朕躬可以自保須將虧空錢糧人員豁免自降旨之日卽爲起風由此觀之意必此等貪劣之人不知厭足反謂何不於元年豁免至今始行降旨不感恩施妄行怨望之所致也若朕從前政治果有闕失何以數年來雨水調均一應米穀俱獲大有

第此等虧空人員俱係盜竊國帑擾害生民實獲

上天之譴今朕加以寛免者或於

上天之意有所未合乎將此遍諭八旗俾無知之人洗心悛改儻伊等不知感戴恩施仍行怨望朕惟有始終執法辦理而已

又湖南巡撫趙弘恩叅奏耒陽縣試用知縣鄒昌時營求請託奉

上諭此所叅鄒昌時著革職其囑託鑽營情由該撫嚴審究擬具奏夤緣請託之風顚倒是非大有關於人心吏治數年以來朕時加訓飭而此風尚不止息者則以人情習染已深蔽錮已久以徇私爲固然以秉公爲苛刻若不得一二持正之臣工舉發懲創則營私作弊之習無計可除欲望人心安靜吏治肅清不可得也况督撫有化導通省官員之責若亦效世俗之瞻顧容隱則其流弊何所底止趙弘恩此奏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敍伊實從人心吏治起見並非迎合朕意而爲此也若邪曲小人不能屏去私心杜絕弊竇而轉欲加趙弘恩以迎合之名天下後世自有公論

二十四日奉

上諭據御史竇啓瑛條奏內稱徵收糧米用聯三版串之法甚爲妥協惟是有漕地方未曾奉有部文未必

通行畫一等語朕將賫啓瑛所奏發與倉場侍郎岳
爾岱涂天相查議據岳爾岱等奏稱聯三版串之法
應令有漕地方畫一通行嗣後州縣徵收糧米之時
預將各里各甲花戶額數的名塡定聯三版串一給
納戶執照一發經承銷冊一存州縣查對按戶徵收
對冊完納卽行截給歸農其未經截給者卽係欠戶
該印官查摘追比若遇有糧無票有票無糧等情卽
係胥吏侵蝕立卽監禁嚴追如此則胥役之伎倆莫
施於吏治民生甚有裨益等語著照該御史所請及
倉場侍郎所議行知各直省督撫轉飭所屬有漕州
縣一體遵行

又奏

上諭凡兵丁等支給糧餉原爲仰事俯育之資不容絲
毫扣尅朕訪聞得陝西興漢鎮有加米部費一項每
年兵丁公奏銀三百兩同奏銷銀兩一併交送部科
名曰部費又如慶賀表箋每年給陋規銀四十兩齎
送冊籍每年給陋規銀二十四兩興漢一處如此則
各省與此相類者不少矣此皆內外胥吏等彼此串
通巧立名色借端科派以飽私橐弁兵等力量幾何
安能供此旁出之使費著通行各省營伍若有似此
陋規卽嚴行禁革如部科書吏人等仍前需索或於
文移冊籍中故意搜求著該管大臣等具摺叅奏

又奏

上諭朕以魏繹乃原任刑部尚書魏象樞之孫公正大
臣之後應加特恩以爲酬庸之典是以於伊引見知
縣時降旨改爲部屬旋擢授御史又陞爲通政司叅
議是皆加恩於常格之外又復時時訓誨指示冀其
繼先志而紹家聲乃伊色厲而內荏不但性情乖張
且有營私索賄之劣蹟顯然敗露及訪其居鄉聲名
則平日不修行檢爲鄉里所輕鄙似此自暴自棄之
人不能承受朕恩深爲可惜又聞其所舉胞弟魏綬
今命在刑部學習者亦係輕佻不端之人不可培植
著發回原籍不必在部行走魏象樞子孫中著該督
等會同府縣官確實訪察擇其端方謹愼者保舉一
二人送部引見

二十五日奉

上諭朕因京城雨澤愆期撫躬自問近日用人行政仍
是從前敬愼之心卽諸大臣等亦黽勉奉公各盡職
守儻有過愆朕卽諭令悛改並無上干
天和之處惟有今年二月內頒發查免積欠之諭旨必有
無知作孽之人不惟不知感激朕高厚之恩或以未
曾早降恩免之旨轉生怨望以此乖戾之氣上干
天和是以
上天垂象於京城之內此朕靜心體察知之甚確者於二

十三日八旗大臣引見人員時朕面降諭旨將宵小邪曲之心上天示儆之意一一指出切加訓戒令各旗大臣槪行曉諭諭旨甫下二十五日早隨降時雨四郊霑足天人感應之道呼吸相通垂象昭明可敬可愼如此凡無知之人益當悚惕修省以凛天鑒

二十七日副都統哈爾吉奏古北口兵丁私索商民錢文應請禁止奉上諭據哈爾吉奏稱古北口往來商民凡有貨物出入看守之弁兵等往往需索錢文等語當年聖祖仁皇帝駐蹕熱河時凡商民貨物往來俱不輸稅今何得私自需索著古北口提督不時稽察無論滿洲綠旗兵弁儻有仍行需索者該提督卽指名題參按律治罪

二十八日奉上諭昨據署理南澳總兵官張起雲摺奏雍正六年六月內南澳鎭巡海哨船遭風飄爛淹溺弁兵一案其實在淹没者係把總一員兵丁十四名被淹而幸獲生全者兵丁九名其餘兵丁三十七名並未上船隨行乃冒開姓名希圖領賞皆由千總蔡文郁等濫行造報守備林甲俊冒昧轉詳等語隨據署提督許良彬摺奏與張起雲所奏相同朕念江海之中風濤不測凡官弁兵丁因公事差委遭風受困者著照軍功加恩倘有不幸至於身故者著照陣亡之例優加賞卹此朕軫卹弁兵之特恩亦料其不忍欺誑冒濫也豈意舉行伊始卽有南澳鎭巡海哨船遭風冒開兵丁三十七名之事經張起雲查出參奏許良彬亦卽據實奏聞均屬可嘉著將張起雲許良彬交部議敘近有條奏內稱粤東三面環海例應遊奕巡查而公事差遣往來亦必經由海道遂有無賴營兵視卹賞之特恩爲射利之捷徑或值行船擱淺偶爾擦傷或船已停泊近岸撞碎是皆駕船不謹之故而船內兵丁惟恐責令賠修轉揑報人船飄溺各營代詳請賞甚至有將戰船暗地毀損希圖朦混邀賞者卽如上年龍門協把總張賓帶兵巡海遭風壞船而弁兵多人均扶篷登岸又如百總徐禧帶兵護送鹽船偶爾被風損船人俱登岸無損此皆未必受困而濫竊恩賞者況粤東各汛水師無不熟識水性乘波出没事屬尋常若一經被風飄溺並未淹斃遂准領銀三十兩彼善於泅水之兵丁得一次之賞較二年之餉而有餘難免乘機作弊應請嗣後除遭風身故之兵弁仍照例優卹外其被溺而仍獲生全者可否停其賞給等語朕覽條陳所奏合之張起雲許良彬所參是

閩廣濱海之區事同一轍竟以從優郵賞之恩起小人貪財冒賞之念將來或至暗傷船隻滋弊作奸公事轉致貽誤俱未可定況閩粵二省於沛恩之初即有此等之事則其他濱江沿海之地倣效而行亦勢所不免矣著各省督撫提鎮通行曉諭水師弁兵等嗣後若有遭風受困者務須據實開報該管營弁確查轉詳勿以一時圖利之念忘朝廷格外之恩而蹈欺罔之罪且存心如此亦斷不能逃神明之譴責也此次通行曉諭之後該管大臣等益當仰體朕心訓飭稽查期於核實倘有不應賞而賞與應賞而不賞者經朕訪聞皆於該管之大臣是問

二十九日吏部議覆署廣東巡撫傅泰題請開平縣知縣魏泌改補教職應如所請奉

上諭教職一官陶成士類關係甚重凡科甲出身之知縣有准督撫題請改教之例蓋以該員才具不足以治民而學品尙堪以訓士故畀以師儒之席俾得展其所長以爲國家興賢育材之助並非以縣令改教使不才者可借以藏身而爲督撫者可以濫行題請也朕恐改補之員心志隳頹怠忽職守從前所降諭旨甚明此本內題請改教之開平知縣魏泌經傅泰出具考語則曰賦性糊塗復躭麯蘖似此嗜酒昏憒之人全無師範豈堪秉鐸學宮爲多士之表率該撫草率具題甚屬不合該部照所請議覆亦屬不合魏泌著回原籍其改教之處不准行嗣後知縣改教之員如有不堪課士之人只可勒令休致儻仍瞻顧苟且題請必將該督撫議處著通行各直省知之

雍正八年四月

上諭十六道

初六日奉

上諭據署理川陝總督印務查郎阿摺奏川省墊江忠州等屬姦徒楊成勲王可久等揑造妖謠吹角嘯聚匪謀敗露楊成勲自縊身死今拏獲黨犯陳文魁楊成祿等搜出訴狀怨白等稿言詞雖鄙俚不經而其中指稱忠州地方丈量田地科派需索騷擾累民等事則曰禍究起於戊申年奉旨欽命丈民田又曰上
憲愛民如子察究如神等語查四川清丈之舉始於
馬會伯之奏朕惟恐不便於民諭令憲德悉心酌議以定行止隨據憲德奏稱蜀省昔年兵火以來人民稀少田地在在荒蕪及至底定歸復祖業者則籠罩一族田地安插落業者則廣開四至耕管從來未經勘丈是以多所隱匿迨歷年既久人丁漸次繁衍田已劃開耕種糧猶一戸輸將其祖宗遺產叔姪弟兄已經分種而納糧仍是老戸姓名官給一票一人收執而餘人俱無串票可憑是以奸猾之徒欺其糧冊無名界畔無據遂相爭搆訟此皆管業無憑之所致也今應明白曉諭令分授產業之叔姪弟兄將所管田畝分立地界各報本名立戸載入版籍每年納糧俱獲串票爲據其異姓朋名之戸亦照此各報名立戸以清界址如此則欺隱侵奪之患可以悉除矣又如川省詞訟爲田土者十居七八大率爲界址不清亦非勘丈無以判其曲直清其疆界等語憲德之奏如此朕又詢問岳鍾琪據岳鍾琪所奏與憲德之言相同隨將諸人前後所奏發與九卿會議九卿亦以應當舉行合詞覆奏朕於是慎選科臣高維新等前往辦理而於伊等陛辭之時諄切訓誨務期剔除積弊安插善良俾閭閻共享寧靜之福並非爲加增賦稅起見又復頒發諭旨若丈量案內百姓果有冤抑下情准其十數人同到督撫或欽差官員衙門委婉控告但不許聚衆喧囂其呈狀著督撫欽差接受秉公審理此從前遣官清丈之始末也其勘丈造冊等費俱令動支帑金各官供應等項俱令從公支給無非體恤閭閻不使幾微煩擾之意上年冬月丈量之事將竣朕又念川省各屬徵糧科則輕重懸殊在田土肥瘠不等則賦稅自難畫一又復降旨凡隱瞞科則等處止據實按則更定至於額糧稍重之州縣卽比照就近適中地方之科則令其核減以紓民力今年正月憲德以清丈事竣具本代達川民謝恩之詞據敘瀘永寧等各屬士民則稱川省數十年輕徭薄賦近日荒蕪漸闢而土著流民各居其半邊界不清總由田土未丈以致豪強占爭揑告無已今蒙清理

疆界使強無兼併弱無屈抑又荷鴻慈將田不敷糧之戶悉予開除疆界既已分明額賦尤爲公溥下符民志上孚天心等語據寧雅嘉眉等各屬士民則稱川南地方歷年俱未丈勘田土不知頃畝邊界俱屬混淆彼侵此占爭訟繁興佔種輸糧科則過重今蒙聖恩清釐疆域至於糧賦未均又行更定發給造冊給發聯票以爲世業田既均平賦歸畫一千家萬井靡不懷恩等語又據成松龍潼各府衛士民則稱川西地方先後清釐次第竣事從前田土止計塊段一經指示清理下隰高原盡皆分晰從前四至任意爭控一經區畫查勘此疆彼界鱗次秩然阡陌既已分明糧賦悉定科則爭訟永息民力寬舒等語據重夔順保達等各州縣士民則稱從前川省田土俱係插占管業比年以來生齒繁盛霸荒占熟爭訟不休今蒙清查界限分別頃畝以杜爭端其田糧稍重之處又准豁減從此川東萬民永享樂利等語此四川通省士民謝恩之詞而憲德代爲陳奏者也向來川省田土疆界不清易起小人覬覦之念豪強者肆行侵占良善者坐受欺凌訟獄時興案牘繁冗弊端種種乃中外所共知者朕亦聞之熟矣惟是清丈一事恐滋紛擾是以雖經多人條奏而朕意遲回未允及憲德身在地方再四陳奏廷臣議論僉同而後舉行昨見憲德代川民謝恩之奏朕亦以爲經理得宜於民生風俗大有裨益矣豈意姦民嘯聚爲匪竟引清丈苛虐以爲言雖其頑兇暴之人其言本不足信然彼怨白中公然寫爲奉旨清丈者豈非該撫憲德等但以清丈之事稱爲奉旨至於已身奏請之處並未曉諭於衆耶陳文魁訴狀內稱上憲愛民如子察寃如神等語伊既稱頌川省上司是必憲德等有沽譽於民之道何不將朕之德意廣爲宣播而乃朦混含糊使姦民得以藉口耶又如怨白中所言需索騷擾等弊朕之差委人員俱令給與夫馬食用之資而一應勘丈造冊等項又悉令從公支給絲毫不以擾民朕之諭旨既詳且備如果奉行不善經理失宜則封疆大臣之責安得以此歸怨於上耶憲德既稱通省士民懽呼感戴異口同聲何以尚有陳文魁楊成祿此等匪類暗結邪黨肆行誹謗可見平日地方大吏化導之未周董戒之不力則深山窮谷之中安保無似此憸邪之小人惑於妖言而妄爲私議者乎凡督撫所施行於地方之事自然皆係奉旨之事然其發端之始各有不同有由於內外諸臣條奏者有由於本省督撫題請者有朕特旨施行者朕屢屢訓諭督撫等即朕特旨令行之事該督撫等身在地方若果有不便於民之處

卽據實密奏朕卽降旨改易如鄂爾泰田文鏡李衛於朕降旨施行之事復行陳奏而朕卽爲中止者甚多憲德獨不聞之乎川省清丈一事旣曾奉旨朕豈肯推卸於臣工但其舉行之緣由實由於該撫之陳奏而非朕本意君臣之間同辦政務是非得失不容岐視朕尙不肯推卸於臣工則臣工又安可轉推卸於朕耶數年以來朕以清丈之事時爲廑念但有訓戒之言從無獎許之旨昨據合省謝恩之奏而論似於地方有益其功亦憲德之功若果偶有姦民所言需索擾累之事則該撫失於覺察咎有攸歸朕在九重之上萬里之外安能代爲之謀耶卽如數省中土司之改土爲流也何嘗不係奉旨之事而其發端之始則皆出於督撫臣工之條奏而非出自朕意諸臣皆言苗蠻玀獞等兇悍性成貪殘肆虐草菅人命仇殺相尋擾害平民刼奪行旅藐視法紀蔑棄倫常實不可姑容以貽良善之害而其冥頑暴戾之處朕亦聞之熟矣惟是勦撫之事恐滋地方之擾不肯輕易舉行卽以烏蒙鎭雄而論在土司中尤爲強橫不法其爲地方之患乃天下之所共知者大臣等奏請改土爲流者甚多朕知高其倬不能辦理此事於鄂爾泰赴任滇南時令其悉心斟酌及鄂爾泰抵任後籌畫具奏以爲必應舉行朕始降旨俞允交與鄂爾泰岳鍾琪辦理二臣果能仰體朕心調度合宜俾苗衆抒誠向化邊民安堵寧居因而泗城土司及仲苗古州等處亦漸次料理就緒此實鄂爾泰始而定議繼而奉行經理封疆之功朕必不肯於成功之後將本非朕意之事歸功於己也惟是朕能信用公忠大臣不使廷臣及鄰省官員牽制掣肘此則朕知人善任之功耳鄂爾泰等經理苗疆時惟有宣朕恩威使苗衆傾心歸嚮必不肯縱兵擾民以致衆心嗟怨又指稱奉旨以爲己身避怨之計如憲德之所爲也著憲德將朕此旨通行刊布曉諭川省士民務令遠鄉僻壤共知之

初八日奉

上諭據給事中王瓚奏稱設兵所以衞民有百年不用之兵咸無一日可弛之武備竊見各省兵制有督標撫標提標鎭標協標各名目其間輕重相維大小相制自朝廷視之兵丁總屬一體無有岐視者也每見督撫提標之兵差事簡少駐劄省會地方自謂大標習氣多有驕肆平素欺壓良民短少價值強買民物甚至藐視同城文官或騎馬闖道全無敬禮之意且動輒夥衆干求挾制上官以必從之勢又或因公調遣各鎭協之兵遇事卽行惟督撫提標兵丁先有許多借貸求懇以致鎭協標兵聞風借口嘖有煩言此

實臣見聞所及者特行奏聞等語從來教練兵丁之道固在乎技勇優長尤在明曉禮義謹守法度聖賢所以著有勇知方之訓數年以來朕軫念兵丁屢加恩卹其該管官弁若有扣尅糧餉者必嚴加懲治又爲督撫提標兵丁等籌畫生息之策濟其吉凶之用無非望其循理奉公以受國家之恩養也但聞有數省兵丁驕縱之習難除傲慢之風未改而湖廣爲尤甚今見給事中王璣所奏甚爲詳悉切中兵丁之弊此實該管官員之責著直省督撫提臣切加訓誨嚴行約束儻有生事不法者卽重治其罪毋得姑容以長惡習如徇隱寬縱經朕訪聞必將該管官從重議

處該給事中雖稱鎮協之兵不若督撫提標之甚然兵志易驕難分優劣該管官亦應時加訓飭儻蹈故轍咎有攸歸著通行曉諭督撫提鎮等標共知之

初九日奉

上諭古稱黃河之

神上通雲漢光啟圖書禮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

後海惟

神澤潤萬國福庇兆民自古及今功用昭著我朝自定

鼎以來仰荷

神庥尤爲彰顯或結爲氷橋以濟師旅或淤成沃壤以惠黎元或湧出沙洲作天然之保障或長就堤岸屹永固之金湯他如濟運通漕安瀾順軌有禱必應無感不通至於澄清六省之遙閱歷七旬之久稽諸史冊更屬罕聞

神之相佑我國家者至矣朕敬禮之心至爲誠切因念江南河南等處皆有廟宇虔恭展祀而河源相近之處向來未建專祠以崇報享典禮亟宜舉行查河源發於崑崙地隔遙邊人稀境僻其流入內地之始則在秦省之西寧地方朕意於此地特建廟宇專祀

河源之神敬奉烝嘗以答

神貺其如何加封

神號及度地建廟一應典禮著九卿悉心詳議具奏

又奉

上諭各省會試舉人向例給與盤費銀兩所以體恤士子助其資斧之需聞得各州縣舉人俱赴布政司衙門領取道途跋涉守候需時吏胥又多勒索扣尅之弊士子所得無幾嗣後著從本州縣衙門照數領給該州縣取各舉人領狀申詳布政司於奏銷冊內報部查核庶吏胥無侵扣之事而士子亦免跋涉守候之苦若州縣稍有扣尅需索而督撫失於覺察者經

朕訪聞將督撫一併議處

十一日奉

上諭今年三月京師一帶雨澤愆期朕衷甚爲憂慮齋

心默禱至三月二十五日得降時雨似覺霑足朕心稍慰昨據直隸署總督唐執玉奏報各屬得雨情形朕看來畿輔雨澤未曾周遍大約缺雨之處尚多朕悉心殫思推求體察朕之用人行政朝乾夕惕之念實八年如一日未嘗稍懈於前此朕可以自信仰邀上天垂鑒者即在朝滿漢文武大臣等亦皆勤愼供職無貪殘不法之人忝竊高爵以致上干天和者惟是政務中有清查旗地寬免積欠二件乃近來降旨施行之事查國家定制旗人地畝不許民人典買例禁甚嚴乃無藉之徒不遵禁約彼此私相授受以致諸弊叢生姦僞百出爭訟告訐大爲人心風俗之害實有不得不清查釐正者朕又念此等積弊沿習多年按律究治有所不忍於是特降諭旨寬其違禁典買之罪且命動支內帑給價歸贖使旗地仍歸旗人不至爲民人所巧佔民人仍得原價不至化貲本爲子虛永息爭端革除弊竇此朕格外之恩也或者差往清查之人奉行不善以致民心怨抑上干天和靳茲雨澤乎又如查免積欠之旨乃今年二月中旬須發者自是以後京師一帶風多雨少有微旱之象想此等拖欠錢糧之劣員上虧國帑下剝民膏爲天理所不容爲國法所難宥或者上天以朕查免之旨爲涉於邀一己之譽市一時之恩而

非癉惡懲貪之道是以昭垂此象以示儆乎近來舉行之事祇此二端而天象如此朕心不能無疑著九卿悉心詳議具奏儻此二事之外有應行陳奏之處亦著據實具奏毋得隱諱

又奉

上諭道員有盤查錢糧審觧命盜案件之責是以州縣有虧空遲延等事該道與司府一例處分聞四川所屬州縣刑名錢穀案件竟直詳藩臬該道並不與聞若有處分則將該道一并叅罰甚爲屈抑且非設官本意著吏部行文四川巡撫令該省四道於所屬州縣每年巡歷一週如有虧空那移諱命諱盜等事即咨牒兩司詳報巡撫確查題叅其地方詞訟該道亦得聽受審斷凡各州縣案件俱從該道申轉以專守巡之職

十四日奉

上諭大小官員頂帽補服坐褥等項各宜遵照現任品級不得僭越從前已降諭旨後因御史等查奏文武官員內有補服與帽頂不相符者朕又降旨帽頂等項各按本身品級不得計算加級所須諭旨甚明近聞文武官員仍有越制擅用者及該管官員查問時則引從前准算加級之例掩飾支吾甚屬不合嗣後內外文武大小官員帽頂補服坐褥等項悉照本身

現任品級不得指稱加級以開僭越之端在京著有
稽查之責者嚴行稽查在外著該管上司稽查倘仍
復不遵除將本人議處外其失察之員一併處分
又副都統劉汝霖條奏漢軍人等應習步圍奉
上諭步行較獵甚爲善事人人旣得學習而於行圍之
道亦得嫺熟爾等每年與其較獵一次不若多演數
次爲善嗣後於初冬行步圍時每一旗令行圍二三
次其行圍之時著各該旗大臣等親身帶往於前一
日奏聞每圍派侍衛打牲人鷹上人或二十名或三
十名亦著前往如此則侍衛執事人等旣得學習而
兵丁等亦得嫺熟行圍之道矣
十七日大學士等奏覆查倉副都御史謝王寵叅
奏監督寶祿等一案奉
上諭朕前因普泰塞爾赫謝王寵湯之旭回奏尙屬盡
心是以降旨將伊等交部議敘續據謝王寵叅奏大
西倉監督寶祿等詳文內怨伊不將贏餘米石題達
違例壅抑言多詆毀等語朕將監督寶祿等所管米
石果否贏餘及如何不爲題達之處詢問普泰等據
普泰等奏稱奉旨查倉但查虧空浥爛是以未將贏
餘題報朕辦理天下政務總期情理允協功過分明
豈有大臣等奉旨查倉但叅虧空而不問贏餘是有
過而無功有罰而無賞也寶祿等心懷屈抑怨望謝

王寵任性不公詳文稍涉激切而謝王寵卽加以詆
毀之罪名更爲僭妄苛刻殊失大臣之體著將普泰
等議敘停止以抵其過其監督等贏餘米石之處交
部照例察核議敘
二十日戸部奏委員清查
太平峪紅椿風水地內田畝房舍及寺廟等項事宜
奉
上諭風水地內所有民間田畝按其陞糧科則照應得
之價加倍賞給已經耕種者俟收成後再令交官村
莊廬舍悉照房屋間檁加倍先給銀兩俟其將遷居
之處收拾周備再令搬移各村舍所種樹木亦著給
與價値一應寺廟於風水地紅椿之外照式官爲蓋
造如該寺廟有香火田地亦著將新建寺廟附近地
畝加倍撥給至所有墳墓悉照地之大小從厚賞給
地價俟卜有平穩之地再令遷移務使民間從容寬
裕各霑實惠其應需各項價値悉於內庫支領
二十一日奉
上諭朕澄清吏治整飭官方時時訓勉大小臣工實心
供職以熙庶績而惠兆民又恐職官甚多優劣不等
或視誥戒爲具文不知儆惕是以遇有叅處之案率
按例處分不稍寬貸蓋欲其謹小愼微時時檢束則
自不至於踰閑蕩檢干犯重罰也而外省督撫等亦

皆遵奉法紀察吏嚴肅不肯寬假姑容內外之考課如此無非察吏安民懲貪勸善之意並非苛刻以待臣下也近年以來朕留心體察內外文武大小官員不敢言盡皆大法小廉而奉公守法各勤職業者多官箴共知謹凜朕心深爲嘉悅而從前參罰之案積累漸多擬於今歲秋冬之間開恩寬免以示獎勵曾向大臣等言之今者京師雨澤愆期朕虔加修省並推求政事之闕失而不得其由因思朕原有寬免各官參罰之心而未曾降旨或者內外數百人員之中罰當其罪者固多而限於成例情有可原者諒亦不少應即頒諭旨廣沛恩膏咸予以自新遷善之路除特旨永停俸祿者不行開復外著將內外滿漢文武大小官員一應革職降級留任及罰俸停陞之案悉行寬免准其開復倘此降革人員開復之後將來有犯貪贓侵蝕不法重罪者著於本內聲明具奏

二十二日奉

上諭向因各省員缺需人朕於部選之外特旨命往甚多恐其中賢愚不等或有倚恃特用而生縱佚恣肆之心者又或該管上司不知朕心以其爲特用之員而存瞻徇姑容之見是以曾有特用人員深負朕恩則加倍治罪之旨蓋欲其知所儆惕以圖上進也然必其所犯之罪果係貪婪不法不可寬宥方行加倍懲治非謂因公詿誤一切參罰案件皆以其爲特用之員而槩行加倍也從前屢降諭旨甚明而近來該部及各省督撫尙有不問事之輕重而槩以加倍議罪者甚非朕立法之本意至於盜案越獄亦曾有加倍治罪之旨蓋因朕整飭吏治於地方事務不許隱匿是以有司不敢諱盜諱命每有案件卽行詳報以致監禁之犯未免較多而姦宄兇惡之徒往往乘間越獄冀脫重罪又有罪本不至於死亦乘機越逃者尤爲逞姦玩法藐視憲典是以有加倍治罪之條以懲頑慝又恐罪犯等不知此例誤蹈重辟特令各地方官刊刻木榜置於獄中使身繫囹圄之人莫不知悉免致一時誤犯以上加倍治罪二條係朕曾經降旨者乃內而法司外而督撫往往比照此例以加倍定擬具題又有於本犯罪名舍其重罪而就其所犯之輕罪議以加倍而抵之於死者尤非平允之道且國家法令科條原一定而不可易其有應行從重者亦必待朕酌其情罪特頒諭旨此加倍二字非臣工所可擅定者也嗣後凡有議處議罪之條俱應照本律定擬其有負恩犯法情罪重大應從重定擬者必須折衷於法之至平至允不得擅用加倍字樣開蒙混苛刻之端負朕立法牖民警省防閑之至意

二十三日奉

上諭古稱蝗蝻生於水澤之中乃魚子變化而成者是
　以江南淮揚之州縣地接湖灘往往易受其害蓋蝗
　之所生多因低窪之區秋雨停集生長小魚交春小
　魚生子水存則仍復爲魚若値水涸日晒入夏之後
　卽化爲蝻不待數日便能生翅羣飛卽被害之家亦
　莫知其所自蓋以其地寥廓荒凉人蹤罕至平時忽
　而不察及至鼓翼飛颺則有難於撲滅之勢此事勢
　之必然所當防之於早者也凡直省地方向來有蝗
　蝻之害者該督撫大吏應轉飭有司通行曉諭附近
　居民於大熱久晴之後遍歷湖濱窪地及深山窮谷
　無人之處實心實力審視體察一有萌動之機無分
　多寡卽行剪除消滅儻民力或有不敷卽禀報該地
　方官督率人工協同助力更令文武官弁派出誠實
　兵役會同里長耆民等留心察視不可疎忽怠玩如
　此則人力易施蟲災可杜於禾稼大有裨益但小民
　愚昧無知又復苟且慵惰其曉諭開導防患於未然
　者有司不得辭其責實心任事之良吏必不肯於此
　等事膜外視之也

　　又奉

上諭雍正元年鄂倫岱等議奏支給右衛官兵馬匹本
　折豆草一案將應徵本色每運送豆一石令百姓以
　十里交脚價銀一分每草一束交脚價銀一分二釐
　至留拴馬匹需用草束停其運送本色每草一束其
　價銀并脚價仍照從前支給之例徵銀二分七釐朕
　思徵收本色在小民停其運送自應加納脚價至於
　拴養之馬匹旣徵折色則原無運送之費而仍有脚
　價之增於理不合查大同朔平二府所屬每年徵收
　加增脚價銀九千八百九十五兩零民間所有草束
　不敷變價邊民無力輸將遂至歷年拖欠今特沛恩
　膏將右衞官兵應支本色米豆仍照前例徵收運送
　脚價折耗外其留拴馬匹之折色草束以每束一分
　五釐徵收免其輸納脚價至大朔二府民欠未完加
　增脚價銀兩俱著豁免該撫及布政使轉飭有司敬
　謹奉行務令小民均沾實惠

　　又大學士張廷玉等覆奏

恩旨清查旗地寛免積欠二事慮周惠溥輿情懽洽無
　可疑議臣等辦事有忝職守當益加省勉奉

上諭大凡人情自以爲是者多而能自省者少是以古
　昔聖賢莫不以箴規匡諫爲貴朕以誠心接待諸大
　臣若諸臣偶有過愆朕卽面加告誡冀其速改不使
　之迷而不悟若朕躬稍有過失則當隨時匡正以輔
　朕之不逮此乃切望於諸臣者也近因京師雨澤愆
　期朕默加修省悉心體察朕之用人行政勵精乾惕
　之念實八年如一日此則可以自信者至於一切政

務皆與內外大臣等商酌而後舉行惟有清查旗地寬免積欠二事出於朕心之獨斷並不由於臣工之條奏亦未諮詢商度於廷臣今見天象如此朕心不能無疑是以降旨詢問至於諸大臣之供職倘屬勤慎小心若有應行教導悛改之處朕自隨時指示

二十五日奉

上諭據直隸地方文武各官報雨奏摺稱今年三月及四月初旬兩次得雨今於四月二十四日又得時雨四野霑足二麥茂盛秋穀皆可播種等語據此則四月以前竟有未種之田可知矣夫農事貴乎及時二月土膏初動三月卽爲播種之期況已得雨二次何以遲延觀望直待四月下旬方始播種倘小民怠惰偷安爲民父母者則當開導勸課使之踴躍趨事於南畝又或籽種牛力稍有不敷則當留心體察設法相助不使有後時之嘆卽以今歲論之若從前三月得雨之時卽爭先播種則目今又得甘霖豈不更爲優渥況雨澤之遲早有無非人所能預料今蒙上天再賜甘霖得以乘時播種實屬萬民之厚幸假若霖雨愆期徬徨觀望則從前之怠惰遲延豈非小民自誤生計自荒恒產耶西北寒冷之鄉布穀或不宜太早若畿輔可以早種之地又當甘雨既零之時而乃

袖手逍遙以待時雨之再沛不亦愚昧之甚乎況直隸地方春夏之交常稽雨澤豈可視甘澍爲等閒不及時努力致虛上天之賜乎此皆愚民習於懶惰而地方有司又不以民事爲念漠然不加董率之故著該督傳朕諭旨通行申飭倘再有牧民之官輕視農事不實心化導任百姓之悠悠忽忽有誤播種之期者必從重議處

又奉

上諭據河東總督田文鏡奏稱各處河渠之水以及旁流支派在豫省者共計二百七十餘道羣趨競赴朝宗於淮惟其遠近匯歸之多皆有助清敵黃之力故必一律深通方能合流奏效今查上源各水悉屬暢達若下源之在江南境內者亦支支暢流則沛然匯湖可以飽蓄其勢併力敵黃仰請勅下江南河督諸臣將淮水出湖之處並境內一切歸淮各河委官勘查速治深通則以之制黃而河流順軌以之刷口而積墊咸除等語田文鏡所奏甚爲明晰朕細思疏濬衆流使之暢達於淮俾淮水力強以敵黃水自是治河之善策但衆水本皆入淮今又加以疏濬之功使各處停蓄之水無不宣通流暢則其勢較昔更大淮河能否容納於高堰堤工有無妨礙亦不可不計算萬全著將田文鏡奏摺抄錄發與嵇曾筠尹繼善悉

心商酌妥議具奏

雍正八年五月

上諭十六道

初六日奉

上諭據署安徽按察使魯國華奏稱回民居住內地隨處皆有考試營業與民無異自宜凜遵法度乃伊等不分大小建不論閏月以三百六十日爲一年私計某日爲歲首羣相慶賀名曰拜年又平日尚白早晚皆戴白帽設立禮拜清正等寺名色不知供奉何神每立把齋名目伊等旣爲聖世之民自應遵一統之正朔服聖朝之衣冠豈容私計歲首混戴白帽作此違制異服之事請令回民遵奉正朔服制一應禮拜等寺盡行禁革儻怙終不悛將私計年月者照左道惑衆律治罪擅戴白帽者以違制律定擬如地方官容隱督撫徇庇亦一併照律議處等語查回民之在中國其來已久伊旣爲國家之編氓卽皆爲國家之赤子也朕臨御天下一視同仁豈忍令回民獨處德化之外是以曾頒諭旨訓以興孝勸忠望其型仁講讓服教慕義共爲善良卽數年來亦未見有回民作奸犯科逞兇肆惡者且其中有志上進者甚多應試服官同于士庶而以文武科名出身洊登顯秩爲國家宣力効忠者常不乏人也至回民之自爲一教乃其先代相沿之土俗亦猶中國之大五方風氣不齊

習尚因之各異其來久矣歷觀前代亦未通行禁約強其畫一也魯國華此奏甚屬苛刻怪誕回民何嘗不遵正朔而祇以其私記時日即加以不遵正朔之名回民何嘗不遵服制而祇以其便用冠巾即加以不遵服制之罪至於禮拜清正等寺名亦不過如各省村邑崇奉其土俗之神皆爲祀典之所不載何獨於回民刻意吹求指爲罪案乎從前条奏回民者甚多陳世倌於雍正元年即如此具摺條奏此時朕切責之今魯國華於朕已經降旨通行訓導回民之後仍復如此陳奏不知其出於何心若回民果有干犯法紀之處國憲具在自當按律懲治並無曲宥回民之條向後儻回民本無過愆而大小官員等但因其習尚少有不同以此區區末節故意苛求妄行瀆奏者朕必嚴加處分魯國華乃庸碌之材因道員不能勝任調回內用適以安徽臬司一缺需員署理一時不得其人暫令前往伊於本分職掌有益於地方之事不知留心辦理而分外條陳回民風習妄事更張且請嚴定法律通行禁約使無辜之回民俱不得其所此等條奏非有挾私報復之心即欲惑亂國政著交部嚴察議奏

初七日奉

上諭朕因怡親王仙逝中心悲痛雖強自排遣而飲食

俱覺無味寢臥皆不能安蓋王之事朕誠敬忠愛之心八年有如一日自古以來無此公忠體國之賢王則朕所以待王之禮亦應在常例之外今朕素服一月以稍展思慕不釋之情此一月之內朕既素服則在廷諸臣遇朝服之期亦著仍穿常服一切宴會俱不必行凡朕加恩於王之處皆不足以酬王之碩德豐功而在朝之諸王大臣官員等受國家之恩必念國家失此賢王同深悲痛但其中胸懷妬嫉之心天良盡泯之輩或本屬憸邪之人意欲肆志妄行又不然則冥頑無知賢姦莫辨者皆不足與論也昨日朕親臨奠之時見滿漢文武諸臣悲切之狀人有同情朕心甚慰益見王之素行感人者深也

初九日奉

上諭怡親王忠孝性成端方清直當年事我
聖祖皇考敬謹恪恭克盡子臣之道深蒙
皇考慈愛而王愼密有加小心安分此中外所共知者逮朕御極之初命王總理事務王夙夜匪懈公爾忘私精白一心無欺無隱其殫竭忠誠贊襄於密勿之地者八年有如一日至於軍務機宜度支出納興修水利督領禁軍凡宮中府中事無鉅細皆王一人經畫料理無不精詳妥協符合朕心無煩朕之指示其有關於吏治民生之利弊有聞必奏每語必詳而爲國

家保護善類培養人材一片篤摯真切之念形於寤寐王之懿德美行從不欲表著於人而人亦無從盡知之朕即知王最深而亦口不能宣筆不能述也是以雍正四年特書忠敬誠直勤慎廉明八字以賜比時降旨朕深知王之德洞悉王之心覺此八字實不能盡王之美善不過就王事朕之大端而言耳蓋王實能佐朕治安天下朕實賴王翼贊昇平徧觀自古史冊所載賢王懿戚從未有可與王比倫者且王居心之和平公正行事之寬厚仁慈皆足以享遐齡而綿壽算豈意王遽舍朕而溘然長逝耶自去年冬月王抱病以來朕縈於懷無刻稍釋商確醫藥默禱神祇以冀沉疴頓起乃今醫藥罔效祈禱不靈豈朕有獲罪於上天皇考之處而奪我忠誠輔弼之賢王若此之速耶王抱恙時居住交輝園與圓明園相近朕問欲親往看視王再三懇辭而於一旬半月之間必力疾入圓明園與朕相見及王病勢漸加力不能支惟恐朕心憂煩則稱交輝園乃起病之所暫且移避遂養疾於西山無非欲與圓明園相遠令朕不深悉其病狀可以安慰朕心也及王回城中府第朕以祈雨回宮前月得雨之後王屢次奏請朕幸圓明園是王但恐以病狀煩

勞朕心而於己身之生死全不計及也及聞病勢沉篤朕方欲命駕臨視乃王聞知即脫塵而去蓋王不欲以永訣傷朕之懷是以顯此剛決之相其於去留之際明白超脫若此在王成一忠孝正直賢智慧覺之全人而朕頓失此柱石賢弟感痛悲哀何能自已耶王之德行功績難以枚舉即如輔政之初阿其那包藏禍心擾亂國是隆科多作威作福攬勢招權實賴王一人挺然獨立於其中鎮靜剛方之氣俾姦宄不得肆其志又於青海背叛之時年羮堯領兵進勦而隆科多以私怨年羮堯之故百計阻撓不顧軍國之重務王在朕前力言此番軍旅之事既已委任年羮堯應聽其得盡專閫之道方能迅奏膚功朕從王言而隆科多不能從中掣肘於是青海旋即蕩平又如果親王在皇考時朕不知其居心聞其亦被阿其那等引誘入黨及朕御極後隆科多奏云聖祖皇帝賓天之日臣先回京城果親王在內值班聞大事出與臣遇於西直門大街告以聖上紹登大位之言果親王神色乖張有類瘋狂聞其奔回邸第並未在宮迎駕伺候等語朕聞之甚爲疑訝是以差往陵寢處暫住以遠之怡親王在朕前極稱果親王居心端方乃忠君親上深明大義之人力爲保奏朕因王言

特加任用果親王之和平歷練臨事通達雖不及怡親王而公忠爲國誠敬不欺之忱皎然可矢天日是朕之任用果親王者實賴王之陳奏也似此密陳裨助爲廷臣所不知者甚多王之功在社稷者大矣從來豐勳偉烈必膺國家崇報之典惟王爲聖祖皇考之令子爲我朝列祖之功臣允宜配享太廟列於從前建立大功諸王之次庶與王之功德相副且可上慰列祖皇考在天之心而朕思念悲切之衷亦可稍解於萬一其餘一切恩卹典禮該部會同大學士九卿悉心詳察從優定議具奏

初十日奉

上諭今年春夏以來屢沛蠲免寬恤之政中外臣民皆以爲沐朕浩蕩之恩而不知朕施恩之所自朕之接待天下臣庶朗然如青天白日無不可以共知共見之隱微况怡親王不幸仙逝朕追思其美善尤不忍不以朕之本意明白宣諭使衆共知之朕御極之初命怡親王管理戶部事務朕知戶部庫帑虧缺甚多令王清查辦理王奏云此項虧空歷年已久清查之後必求皇上開恩寬免此時朕姑應之及王遵旨查出虧缺之項至於二百五十餘萬兩之多王奏請以將來餘平飯銀陸續代爲完補朕以歷年該管官員侵蝕國帑藐視國憲若不責令賠補何以謹度支而清弊竇於是飭令開報著追未從王之請王始而變色後卽遵旨悉心辦理是以中外之人但知戶部多年虧項自怡親王查出甚至無識小人有謂王過於搜求者而不知王之請免追究請爲代完幾番陳奏之苦心若斯之懇切也數年以來在各該員名下追出者不及十分之一二而怡親王以餘平飯銀代爲補完者則已十之八九然則各員之應完而不完者其銀豈可免乎其罪尚可貸乎今春朕見怡親王抱恙未痊因思王從前懇切陳奏之意特降諭旨將各員未完銀兩槩行免追以遂王之初願一日朕向王言之王悚惕不寧曰此皇上寬大之恩非臣所敢冀望者戶部庫項之始末如此朕不忍不宣播於衆也王曾奏稱皇上用法稍覺嚴厲朕語之曰人心玩愒已久百弊叢生此時若不懲創將來無所底止蓋朕雖未卽從王之言而王一片寬厚忠直之意未嘗一日不在朕心也近見貪贓侵帑作姦犯科之風漸次止息吏治漸次肅清因思王言特沛恩膏將雍正三年以前各直省官員名下應追銀兩令該部查出請旨豁免三月間王來見朕朕語以施恩豁免之意王

對曰此皇上如天之仁宸衷獨斷若云出自臣奏臣萬不敢居也朕意欲俟秋冬之間將內外大小文武官員叅罰各案悉行寬免准其開復此意亦曾向大臣等言之適因京師四月雨澤愆期朕齋心虔禱之餘遂頒寬免開復之旨庶幾集中外之歡心以感天和而施甘澍果蒙天降時雨四野均霑凡此數事皆朕念王之忠從王之言而布此寬大之典也王一生爲國爲民濟人利物之事不可枚舉常存惟恐人知之念若朕偶一宣露則王之惶悚不可名狀是以王在生之日朕不肯違拂其意以此揚播於衆今王仙逝矣若朕仍秘而不宣則內外臣民隱被王之厚德而莫知其由是朕泯王之善也此心何以自安況王之懿美多端筆不能述姑就此言其大概耳

又

諭大學士九卿等茲因怡親王之事朕心悲戚爾等請朕節哀再三陳懇朕每事愛惜精神不肯爲勉強之舉時時以此訓諭臣工豈至今日而遂忘之耶但怡親王之慟出於朕之至情實有不能自已蓋以王之事朕一片忠赤之心至誠至敬不但自古以來無此賢王卽史册所載名臣良佐輝耀簡編者恐亦未能如王之毫髮無遺憾也王之年齒小朕八歲不但賴王襄贊朕躬且望王輔弼於將來爲擎天之柱石立周公之事業使我國家受無疆之福此實朕之本懷豈料王竟舍我而長逝耶爾諸臣試思之君臣之間求如王之與朕同心同德無欺無隱者豈可再得何能遣朕心之悲耶王顯名厚德爲宇宙之全人垂休光於竹帛固不以壽算之修短計而國家失此股肱心膂之賢王在朕躬則甚苦矣因廷臣等請安奏懇畧將朕意宣諭知之

十一日奉

上諭自朕御極以來怡親王輔弼贊襄嘉猷不可悉數此皆廷臣所不能知而朕亦難臚列以宣示中外者卽其公正持身溫和處衆端方率屬慈厚待人爲宗室之楷模樹百官之坊表同事者悉受成全教導之功聞風者咸切觀感奮興之念此王之裨益於人心世道顯而可見者也崇德報功國有令典懷恩慕義人有同情凡茲文武官員平日受王之教訓知王之美善者或以未奉諭旨不敢遽詣王府致奠中哀以致悲慟之忱莫由自達非所以昭秉彝之好慰尚德之公也用是特頒此旨若在京各官等有欲叩奠王之几筵或譔製文詞以紀功述德自陳悃愫者俱准其前往若外省督撫等有欲致奠於王府者准其遣官或子弟代行仍令具本奏聞其不深知王之居心

行事者不必朕亦不强之也若少有心行相違則爲欺
天誑朕之舉矣更可不必

十二日奉
上諭據浙江總督李衛奏稱今年春間有原任河工通判張鵬飛來杭稟謁相見問答之際漸露伊有四川鄉親御史嚴瑞龍奉旨差同旗員安姓者前來江南江西順路浙省密訪吏治民風沿海戰船營汛須給印信隨帶於身今瑞龍安姓已由江浙回去起旱前赴六安州矣仍托伊代爲留心臣知其妄誕不經即加屏斥等語朕從前即聞張鵬飛潛住蘇州招搖生

事已降旨令尹繼善查拏究治今觀李衛所奏是張鵬飛竟敢干謁督撫上憲且揑造全無影響之言不知忌憚其罪更不可逭朕即位以來八年之中並無一次差人密訪之事若有查審案件及緝拏姦匪等類亦必給以憑據令其會同地方督撫辦理從無有特差一人既無明旨又不會同該省大臣而潛踪隱跡不使一人知者凡姦宄無賴之徒往往揑稱奉旨密訪以爲恐嚇愚人之計而不法之僧道等亦或假此以圖利欺人從前屢經敗露矣朕治天下公聽並
觀誠心體訪凡民生之休戚吏治之臧否何能欺朕之耳目豈肯假手於此等微末之人以致生事滋擾乎況果係奉旨密訪則不應漏洩於人既已漏洩於人則其人之不密不慎斷難免禍可知其理顯而易見地方官員何得爲其所欺誑而不覺悟乎今觀張鵬飛敢於在督撫大臣之前造此無稽之語則外間浮言之多可知而無知官吏人等爲其所愚者不少矣嗣後凡有指稱奉差密訪者著該地方大小官員即時拘拏或具本題參或申詳該督撫轉奏不得姑容隱匿自干罪戾若有大臣向人自言密奏密訪者著聞言之人即行叅奏

十三日奉
上諭前因遣發兩路大兵征勦準噶爾是以命滿泰阿

思海前往圖爾古忒將情由告知該汗命托時廣錫前往俄羅斯將情由告知察罕汗今因噶爾丹策凌遣使前來奏稱已將羅卜藏丹津送至伊勒巴爾和碩地方因聞天朝發兵之信暫爾中止遣特磊齋奏來京請旨朕因噶爾丹策凌既有此奏或悔過感恩亦未可定特遣特磊回國傳朕諭旨曉以大義並差大臣二員前往暫住巴爾庫爾以待伊之回奏若伊果知悔過感恩誠心歸順則大兵可以不用若伊執迷不悟則大兵必然進勦是以今年暫緩進兵之期爾等可寄信與滿泰阿思海托時廣錫等令其將此情由告圖爾古忒汗察罕汗知之若將來不能罷兵

則進發當在明年之夏一切仍遵前旨行圖爾古忒地方離京師路遠一時難以知會彼國差人於汛界探信可得消息

十五日奉

上諭朕名及諸兄弟之名皆皇考所賜朕卽位之初允祉隆科多等以諸王之名上一字與朕相同奏請更改朕不允行而伊等援引往例陳懇再三朕不得已奏聞太后勉强許之今怡親王仙逝朕回思昔日與王同事皇考家庭孝友之情宛然如昨凡告廟典禮所關有書王名之處仍用原名以誌朕思念弗釋之意

又奉

上諭年來甘肅地方辦理軍需雖一切動支公帑絲毫不取於民而輓運轉輸不無資於民力朕心軫念特將雍正八年額徵錢糧悉予蠲免以示恩恤今聞該撫許容以兵餉無抵將歷年舊欠勒限一年全完民間甚爲擾累以致不法之徒借端生事許容才具短淺識見鄙陋辦理此事甚屬錯誤夫本年錢糧既經豁免而仍嚴比舊欠大非朕加恩沛澤之意若云兵餉無抵自可具題請撥何得於蠲免之年而行催徵之舉除生事民人應秉公懲治外著將徵比舊欠之

處卽行停止

十九日奉

上諭怡親王爲朕辦理大小諸務無不用心周到而於營度將來吉地一事甚爲竭力殫心從前在九鳳朝陽山經畫有年後因其地未爲全美復於易州泰寧山太平峪周詳相度得一上吉之地王往來審視備極辛勤又恐隨從人等煩擾居民將飲饌之屬俱不令前驅預備常至昏夜始進一餐其所擇吉壤實由王親自相度而得而臣工之精地理者詳加斟酌詢謀僉同且以爲此皆王忠赤之心感格神明是以具此慧眼卓識也其相近山水迴環形勢聯絡之處又有中吉次吉之地朕以王經營吉地實爲首功欲以中吉者賜之王驚悚變色奏曰此等吉壤必有大福者乃足當之若臣冒昧得此不惟不能蒙福子孫必罹禍殃惶懼固辭尚有不便明諭激切之詞朕鑒其誠心遂暫寢其事已而在六十里外淶水縣境內得一平善之地曰此庶幾臣下可用者奏請賜給朕比時遲回未曾降旨王於病中令侍郎劉聲芳懇切轉奏朕不得已允其所請王得旨喜極至於踴躍抃舞云皇上待我隆恩異數不可枚舉今茲恩賜則子孫世世俱受皇上之福於綿長矣卽日遣護衛前往起上閱數日護衛呈看土色王取一塊捧而吞之葢王

知朕眷王之深惟恐塋域未定將來仍以前所欲賜
之地賜之也其用心之謙謹周密至於如此王仙逝
後朕詢問王府管事之人知王病中將身後之事一
一指示特畫親王墳塋圖一幅與其福金及諸子曰
我身後塋地之制悉照會典所載親王之禮行毋得
稍有踰越如或稍過則汝等違我之治命矣卽非我
之妻子也昨王府之人以圖進呈朕覽僅有門三間
享堂五間此國家經常之制非所以待有大功之賢
王者但思王之生平謙抑退讓朕每加恩禮王必再
四懇辭朕鑒其一一實皆出於至誠往往俞允今若
身後獨不從其言朕心有所不忍然以豐功碩德不

世出之賢王而寢園僅循常制則襃德顯功之典禮
實為缺畧朕心又有所不忍昔顏子死門人厚葬之
子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在夫子深知顏子之心故
以未從其志為憾而先王緣人情以制禮則厚葬之
舉豈非情之所難已卽為禮之所可行者歟今如何
使朕心之輾轉不忍者得以大慰而揣度王心亦受
之而安且揆之於禮適為合宜允協著大學士九卿
等悉心詳酌定議具奏

二十日

諭諸王滿漢文武大臣怡親王不幸仙逝朕為國家痛
惜失此賢王為朕躬痛惜失此賢弟五內悲切自不
待言若云因悲切太過至於有傷身體朕必不為也
朕自去年冬卽稍覺違和踈忽未曾調治自今年三
月以來間日時發寒熱往來飲食不似平時夜間不
能熟寢如此者兩月有餘矣及五月初四日怡親王
事出朕親臨其喪發抒哀痛之情次日留心試察覺
體中從前不適之狀一一解退今則漸次如常矣舉
朝王公大臣中心存忠愛惟恐朕以沉痛而傷襟抱
者固多而包藏禍心如滿都護輩謂朕必過於悲哀
而安冀慶幸者亦未必無人卽如從前八阿哥之事
彼憸邪小人之意中亦必以為朕心之痛至於不可
解矣豈知朕衷自有主見安肯效庸衆之人為無益

之悲耶但八阿哥之事乃朕父子之私情小節可以
卽時擺脫不使縈繫於懷而怡親王之事則有不同
者王之隱德豐功待朕宜舉王之嘉言懿行待朕表
章國家崇報之典不可不隆人心彝好之公不可不
慰朕悉心經理不免觸緒增悲而無知之人見此情
景遂以為朕心憂傷太過以致面色清減爾等試思
之昔年遭值
皇考
皇妣大故朕思罔極之恩寸心如割一日之間常痛哭數
十次三載無間此大小臣工之所共知共覩者此時
竊念

皇考付託之重宗社攸關不敢違古人滅性之戒皆量朕力之所能而爲之者蓋悲出於誠不爲絲毫勉強僞飾未有傷身之理也若今日因我弟之痛而至於有傷朕躬則輕重倒置莫此爲甚朕豈爲之耶且吾弟在日但知有朕躬而不知其身朕若不體其意則吾弟之仙靈不知如何之憂戚靡寧矣朕更不肯爲之也況兇惡不法之輩未嘗無冀幸之心朕又豈肯失於節制以遂小人大逆之願耶夫壽算之修短乃一定之數惟令名垂於無窮斯爲不朽吾弟在日立身行已爲國爲民大節細行之間無幾微之遺憾今兹身後仰蒙

上天皇考之嘉佑顯示景象如此而人心愛戴追思至於吞聲飲泣異口同聲又如此是吾弟之功在社稷名耀簡編者千古爲昭朕惟有以手加額感激上天篤生此不世出之賢王爲我邦家之光於悲戚之中轉爲慶幸朕心實是如此因爾等齊集請安特面諭知之

二十一日奉

上諭自怡親王輔佐朕躬以來八年之中凡朕加恩於王及遣王代祭行禮或慶賀生辰或遷移府第錫賚筵宴之日天氣必暄和晴朗事事如意此朕留心體察無一爽者從前深幸上天皇考以朕之加恩於王爲是是以顯此景象雍正四年十月行册封之禮此日更爲昭著朕亦每將此等情由屢次宣諭諸王大臣今王仙逝發引之期前二日微雨灑塵至本日天色晴明和靄並無炎蒸暑熱之氣但覺涼爽宜人從來五月間罕遇此氣候上天皇考之福祐我賢王不更彰明較著哉至於送殯之人凡在王屬下者無不感恩悲切痛哭失聲而宗室王公

人等及羣朝文武大臣官員皆遵例步送數十里盡哀盡誠出於自然之本良無一人覺勞倦者兵丁耆庶皆俯伏道傍焚香泣拜即婦人孺子亦無不口稱賢王欷歔歎息此等人情纏綿肫摯不約而同身後之思又非感激頌禱於生前者可比此豈人力之所能强者哉是王雖仙逝而王之美善入於人心聲名垂於史册者千載如新古今罕匹朕因天道人情如此爲王慶慰稍解悲戚之情特諭諸王大臣等知之

二十五日湖北安陸府知府談九敘等恭請

聖訓奉

上諭知府一官有承上率下之責關係吏治民生最爲緊要爾等勿視爲傳舍但務逢迎上司以圖陞遷爲榮身之計做此一官須盡一官之職居官一日當盡一日之心果能察吏安民實盡其道卽使終身不得遷轉亦足留名譽於將來若一味請托鑽營希圖保薦縱一時倖獲寸進而遺臭無窮公論難免何能掩人之耳目哉况近來知府無難做之處上司俱不收規禮節禮若果實心盡職不患薦舉之不公卽如刑名事件知府尤爲上下關鍵務期明允公當地方始無冤民不可聽屬員懇求亦不可畏上司駁詰而草率苟且以致訟獄顛倒下結民怨上干天和至於催科一節固有考成若果遇水旱災荒自當據實申詳加意撫恤不可隱匿以圖省事亦不可揑報以滋弊端夫寬大惠愛者乃爲政之要道朕非令爾等嚴厲苛刻以從事也但古人云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若保全貪官汚吏以博長厚之名縱容地棍土豪以沽安靜之譽此所謂婦人之仁大有害於人心吏治古昔聖賢言之詳矣不待朕諭而後知之也沽名邀譽乃居官之大患大凡在任時使耆民鄉約貼德政之歌謡離任時令豪紳劣衿具保留之呈牒此皆非眞正好官也惟在任之日亦不覺其好而去任之後紳衿百姓思之不置念之不忘愈

久而愈切斯則不愧古之循良矣知府與知縣不同知縣爲一邑之宰果能殫心竭力使四境之內民人樂業便是良有司至於知府則有統轄屬員之職若各屬之內有一人居官不善在知府分內卽爲一分曠職不可云潔已謹守遂可無忝此任也天下人才難得當存愛惜之心若果善於鼓舞敎導則中材皆可進於高明倘過於苛刻摧殘則因細故微瑕而至於放廢終身者不少矣總之遇好官則當愛重保護之遇中材則當勸導扶掖之遇劣員則當懲治罷黜之以爾等自已敎訓子弟之公心督課屬員而屬員有不觀感與起者無此情理也况天下官員百姓各具天良無不可感化之人爾等居官惟有至誠至敬實心實政自然屬吏承風羣黎嚮化和氣致祥上天必錫之以福慶矣至於叅罰案件外官必不能免朕從不肯以情有可原之案廢棄賢員常有因公叅處之州縣官朕見其人才可用而踰格加恩遷擢者爾等勿存見小之念顧惜功名局於庸衆之規模而無遠大之器量也爾談九敘朕看來才具平常因爾曾任知府七年諸事熟練亦無過犯是以復加簡用大凡曾經歷練之人若以其巧猾之習和光同塵盜名欺世此等之人實爲國家之蠧若出其素所閱歷者以察吏安民誠心供職較之初入仕途之人大相遥

庭實爲國家之實爲蠹爲寶在汝自擇之爾王士任朕看來甚是聰明從前高其倬曾在朕前陳奏今史貽直特行保舉爾須努力上進不可自恃聰明將來可望成就勉之勉之並將此通行宣諭天下之爲知府爲直隸州知州者

二十六日奉

上諭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大患則祀之此崇德報功之典千古不易者而人心懿好之公感恩戴德永慕追思有功於一郡則一郡祀之有功於一鄉則一鄉祀之此又緣人情而制禮自古迄今名賢碩彥享俎豆而奉烝嘗者不可勝數然其功德未必盡如吾弟怡親王之大且深也王忠孝兩全智仁兼備嘉謨經國渥澤安民其美難以枚舉試舉其功在社稷之大端而言之從古帝王之治天下理財與用人並重蓋必國用充足然後可以加惠於民王自總理戶部以來謹領度支均平貢賦月要歲會令肅風清無弊不除無惠不舉如江南江西浙江之浮糧乃

皇考多年欲行裁減而格於部議者王則體

皇考愛民恤下之心佐朕減賦賜租之政悉心經畫奏請蠲除俾民力寬紓催科不擾此王之功德及於三省者也又如戶部庫帑累年虧空至二百五十萬之多

王則經理多方代爲彌補使各官脫然無累子弟并免追賠此王之功德及於衆姓者也又如朕因怡親王之奏而蠲免多年之逋欠寬宥各官之處分此王之功德及於天下者也又如府庫充盈儲蓄完備是以軍需所用至於千萬皆取之帑藏而裕如一絲一粟無煩小民之供億此王之功德顯著於軍國而隱被於蒼生者也又如櫛風沐雨冒暑衝寒遍歷京畿興修水利俾數千里沮洳之地變爲膏腴數千年創始之規永爲樂土此又畿輔百萬者民所涕泣而道之者也且王謙冲納善誠信交孚其在戶部也則與大學士張廷玉蔣廷錫籌畫清釐和衷共濟其營水田也則與大學士朱軾相度指示合志同心諸臣有爲國之悃王則深敬禮之諸臣有治事之才王則若已有之待之以腹心親之如骨肉其他保護善類推賢讓能之美筆不勝書此又舉朝賢大臣銘之肺腑寤寐弗諼者也八年以來王輔弼朕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內外大小臣工敬王之公服王之明感王之誠畏王之直無不感化漸摩洗心滌慮敦潔己奉公之義成大法小廉之風興賢育才崇文敷化此則吏治澄清而薄海士民莫不被其澤者也至於敎訓侍衛練習禁兵培養人材振興士氣俾將弁可備干城之選軍旅皆成義勇之師此又

武備修明而內外戎行莫不收其效者也王之嘉言懿行鴻勳偉績人則知其大概而不能悉其全朕則全知之而亦不能備舉也王應運而興歸全而逝古稱聰明正直之謂神詩經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莊子曰傅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然則王之靈爽在天千秋不泯更復何疑國家崇報之典已仿古人書於太常祭於大烝之禮特命配享

太廟而天下官民感王之恩慕王之德者莫由展其焚香報享之忱則於禮有闕而於情未伸然朕未降諭旨則又不敢舉行昔潮人奉韓愈之教於其歿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然則王之遺愛在人

動人思慕而仙靈之福國佑民有禱必應者豈不更篤於韓愈哉著通行內外直省有欲為王建立祠宇歲時展祀者著奏聞准其舉行或塑遺像或設神牌聽之其不能深知王之功德者不必行若隨衆從事而不出於誠心則是獲罪於王吾弟神明亦必不享也若有存迎合之心勉强從事者朕訪聞得知必嚴加治罪朕御極以來為世道人心計懲姦鋤暴用法不得不嚴而心懷悖逆之徒滅絕天良遂視朕為仇敵近日敗露者已屢見之矣但朕非出於不知而無意為之者將來怡親王建祠之後或怨朕之人不得逞其志而遷借於王以洩悖逆之私忿妄生謗議暗事摧殘者必有之然此皆與朕為梗於王無與也若朕萬年後吾弟之隆盛功德百世流芳愈久愈能彰顯處朕可預信之

二十八日奉

上諭朕之諸幼弟朕向來不能深知從前曾據怡親王奏稱二十一阿哥允禧立志向上且深知感朕之恩恭敬之念出於至誠朕從前降旨將伊封為貝子近看其感恩向上之念果誠將來可望成立著晉封貝勒公允祹著仍封為郡王理郡王弘皙著晉封親王公弘景痛怨伊父之過今受朕寬宥之恩深知感激著晉封貝子

雍正八年六月

上諭十七道

初一日奉

上諭噶達等處兵丁口糧據該副將等稱彼地米價甚貴商販每斗須八九錢一兩不等從前所定折色之價不敷買米之用請永遠供運本色而憲德等則以民夫挽運艱難奏請會同督臣再加酌議等語兵丁遠駐邊方朕心深爲軫念彼地米價既貴自當格外加恩著憲德等就近酌量並詢問弁兵等或卽照商販之價給與折色令兵丁自行採買或多添脚價給與民夫運送本色散給兵丁務令兵糧富足民力不擾著該撫等悉心定議具奏

初二日奉

上諭今科進士除選授庶吉士外曹繩柱係現任中書以六部主事用其馬丙等五十八名著在六部額外主事上學習行走該部按各部司分多寡掣籤分派具奏三年之後如能稱職該部堂官題補如不能稱職該部奏聞其內若果有才猷出衆明練政治之員於一年之後該堂官將情由聲明保奏帶領引見請旨此各部行走學習之員俱著照額外主事之例給與俸祿

又奉

上諭今科外用進士著就伊等本籍鄰近地方掣籤派往交與各該督撫分派藩臬衙門令其學習伊等中式之後原須候選數年始能得官今著學習三年委署試用一年約計四年之後題補實授與伊等候選之期相彷而又得學習吏治較之閒居在家豈不大有裨益此三年之內若該地方需用人員仍著奏請另行揀選命往不必於新科進士內遷就委用倘進士中果有才具出衆平日熟練吏治不待學習者該督撫格外委署題補卽於本內聲明具奏若才具庸常難以練習吏治情願改補教職者不拘三年之期准其具題改補其學習之員每年公費若干該督撫於公用銀兩內酌量給與將朕所派等次開單行文各督撫知之

初七日奉

上諭周書洪範言人身五事若有得失在天之休徵咎徵卽各以其類應之此卽朕每日所論天人感應之理捷於影響者也夫所謂修人事以感召天和者必須君民上下各盡其道各殫其誠以爲昭事上天之本若人君有朝乾夕惕之心而大臣官員不能承流宣化或君臣有移風易俗之念而民情士習不能革薄從忠則偏而不全不克成會極歸極之盛而欲冀

上天俯垂默佑普錫繁禧也豈不難乎其理如此確乎不易數年以來朕已諭之詳矣是以爲君而存推諉於官民之心者非賢君也爲臣爲民而存推諉於君上之心者非良有司良百姓也惟當各盡其道以待天恩近見直省各處奏報雨澤頗覺均調麥秋亦屬豐稔朕心深慰但聞江浙雨水稍多田禾間有澇溢之患朕悉心推求其故想因今年春夏之交京師雨澤愆期朕爲畿輔祈禱並憂慮及於江浙地方已而京師得雨而朕心則專爲江浙祈求至南方多雨情形朕未曾聞知但以少雨爲懼所以朕屢諭外省大臣凡覺有水旱之機卽當速奏朕知之者正爲此也南方

既已多雨而朕心仍復祈求或因此一念以致上天賜雨過多浙省有澇溢之處乎又考之洪範曰狂恒雨若浙省素稱人文極盛之區今年會試朕加恩取中至七十名而一甲三人悉登浙士或者士子之心不免矜驕之氣如洪範之所謂狂者致干恒雨之徵此朕就目前之天象人事而推測之有不能無疑者朕每遇雨暘不時卽撫躬自省不敢玩忽況古聖人之垂訓千古爲昭所願浙之多士遇登進之榮卽凜盛滿之戒見示儆之象益深敬畏之心必能仰邀天眷於方來矣

初十日大學士等奉

上諭從前怡親王常在朕前奏稱白家疃一帶居民忠厚善良深知感激朝廷教養之恩今王仙逝而彼地居民人等感念王之恩德欲自備資本建立祠宇歲時致祭輿情懇切足徵王之遺愛在人而民風醇厚亦卽此可見朕心深爲嘉悅欲將白家疃數村地丁錢糧永遠蠲免以爲將來祭祀香火之資並使良民均霑恩澤爾大學士等確議具奏

十七日奉

上諭昨朕欲親奠怡親王殯所而諸大臣等以天氣溽暑再三懇求朕勉允所請暫停親往但恐諸臣疑朕悲戚思念之衷於情理太過特宣諭使共知之朕生

平讀先聖之書遵皇考之諭不敢因情廢禮亦不能以禮遏情惟本於心之公發於心之誠孚於衆論之同合於三代之直此卽先王之所謂緣人情而制禮情之所當盡卽爲禮之所必不可缺者也如朕之兄弟多矣阿其那非以弟而封親王者乎淳親王非以弟而封親王者乎怡親王非以弟而封親王者乎而朕之待之也則有霄壤之不同有輕重之差等是非朕有意區別於其間也皆視乎其人之自取爾如阿其那者潛蓄異志包藏禍心要結僉壬擾亂國政不計

宗

社之利害不顧皇考之是非但思逞其邪謀遂其私願此實國家之仇讎四海臣民之蟊賊也如淳親王者則閉戶安居識分知足宗親中之無功無過者也如怡親王者才識超羣忠誠貫日夙興夜寐恒思寰海之乂安佐政宣猷惟恐民生之失所凡顯著於中外與密陳於朕前皆裨益於軍國之大計治平之遠圖此乃天祖皇考篤生此不世出之名賢以輔佐我邦家者豈歷代所稱賢王宗子可同日而語哉朕常諭諸大臣曰凡我臣工果能爲國爲民抒忠宣力俾朕克纘皇考之遺緒不墜皇考之令名則有功於朕躬者即有功於皇考者也有功於皇考者即有功於朕躬者也此等之人朕自加恩以報之若懷挾姦私紊亂治體使朕躬有不令之名以致上累皇考知人之哲啓千秋萬世之譏評則其人之罪通於天矣豈可擢髮數哉是以阿其那視皇考朕躬如仇敵朕亦只得以仇敵視之淳親王不失爲臣爲弟之道朕自以親王昆弟之禮待之至於怡親

王勳在社稷澤被萬民其輔弼朕躬以繼述鴻業成太平之績者皆大有功於列祖皇考者也然則朕念王之情曷有止極報王之禮豈尋常定制所得拘哉孔子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此即天命有德天討有罪之謂可知賞罰之輕重非人主所得私也孔子又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此就己身之恩怨而言尚且如此何況關係宗社國家之重而乃賞罰不明是非倒置豈不違背乎天命天討之正而獲罪於祖考哉怡親王之實蹟如此朕之公心如此若有人以私鄙之見妄議謂朕以偏溺之情欲加恩於王而粉飾揄揚其美善者此小人之誤論也又或以爲朕借王之美善而有意逾格加恩粧點禮節以博友愛之名者此更憸邪之謬議也朕之公心合乎情禮之至當而不容已惟天祖

皇考實鑒之著將此旨曉諭中外咸使聞知

十八日山西巡撫石麟奏六月初一日日食不見

奏

上諭從前欽天監奏今年六月初一日日食九分二十二杪朕心深爲畏懼特降諭旨令內外臣工等悚惕勉勗各盡厥職以凛

天戒今石麟以山西省城當日食之時濃雲密雨及雨霽之後日已復元具本題賀宋嘉祐時日食入雲不見時議稱賀司馬光云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今晉省陰雨豈能概論天下乎石麟所奏殊屬不合著將本發還

十九日奉

上諭凡內外大小事務必據實辦理始得其是非之正合乎人心之公若有挾制之弊及苟且遷就之情則事不得其正而違乎人心之公其爲吏治風俗之患不小矣至於文武雖屬兩途然同爲朝廷之官同辦

國家之事實爲一體所當和衷共濟據實秉公以盡勿欺之道聞得外省有文官已申文書而武員恐其干礙或於中途掣回者或勉强令其更改者武旣可以施之於文則文亦可以施之於武似此挾制成風苟且遷就何以得事之實情除事之弊實況目前雖草率結局而嫌隙自此而生文武不和實始於此著該督撫提鎮通行曉諭嚴加禁約倘所屬有犯此等情弊者卽據實叅奏毋得姑容

又河東總督田文鏡奏豫省紳衿感戴

皇仁恭建

萬壽碑亭奉

上諭朕以實心實政訓示天下臣民如稱功頌德建立

萬壽碑亭鏤金刻石之舉皆屬粉飾之虛文朕所不取數年以來已屢經降旨切禁矣前以豫省官方整肅民俗醇良感召

天和屢豐有慶是以特加恩錫用示褒嘉該省官民紳士旣知感激朕恩惟有益加黽勉永爲循吏良民以承

上天之眷佑此則感恩報効之本朕所切望於臣民者至

於撰文建碑稱揚功德乃不過外觀之虛文耳但該省旣已舉行難於中止嗣後他省若有倣傚而行者著該督撫先期諭止之

二十二日奉

上諭甘肅地方雍正八年地丁錢糧前已降旨蠲免其河西四府州縣暨各衞所額徵糧料草束又經一體免徵朕念新歸內地番民嚮風慕義願附版圖其地畝額徵本色糧草與河西等處賦稅相同亦應一體蠲除俾令同霑恩澤著將雍正八年河東之河州廳應徵番糧一千三十一石零洮州衞應徵番糧三百

一十六石零歸德所應徵番糧一百六十三石零河西之西寧府屬應徵番糧一萬五百四十二石零涼州府屬應徵番糧二十七石零草一百九十七束零俱加恩蠲免該督撫卽督率所屬有司敬謹奉行俾番民均霑實惠

又奉

上諭上年派令滿洲兵五百名駐劄晉省都統鄂善約束嚴肅兵民頗覺相安今鄂善奉差陝西石麟接受管理甚爲踈縱兵丁之中有聚飲酬醉恃衆毆打民人者有醉後混入民家者又今年六月初二日有兵丁之馬二十餘匹至東門外將民田吃損八九畝踏

傷十餘畝次日鄉民聚集百餘人拴帶馬五六匹擁至巡撫衙門擊鼓喊叫撫臣始差官查究朕所聞者如此凡差往各省官弁兵丁朕每諄諄訓誨望其奉公守法與百姓聯爲一體休戚相關今派往晉省之兵恣意妄行嬉遊放肆不遵法令擾累居民甚屬可惡且今晉省已不須滿兵駐劄著護軍統領哈爾吉前往太原府將滿洲官弁兵丁俱行撤回并會同巡撫石麟將生事不法之兵丁一一查出重加懲治卽於太原府通衢枷號示衆其該管章京亦查出據實糾叅毋得稍有踈縱狥隱石麟身爲巡撫不能約束兵丁著交部嚴察議奏

又湖廣鎭筸總兵官周一德奏報慶雲奉

上諭據奏白沙及明溪等處五月十一日慶雲麗天霞光萬道自辰至酉萬目共覩等語年來各省奏報慶雲者甚多朕竝未以爲祥瑞惟勸勉該省官民益加敬畏黽勉供職以迓

天庥況湖南地方民多刁悍俗亦頑梗該省官員果能實心化導使之奉守法度化鷙悍爲循良易澆漓爲醇厚此則朕心之所謂上祥大瑞也

二十四日大學士等奏怡賢親王應行厚葬典禮

奉

上諭怡賢親王有遺言身後殯殮只用常服一切金玉

珠寶之屬槪不可用福金及諸子遵其遺言只以常服爲殮卽平日所束之帶亦未曾用朕親臨其喪亦祇以血淚巾帕及所佩香囊附棺中示含玉之意誌永訣之哀蓋王天性節儉一生服食之需愛惜物力不肯多費絲粟故拳拳於身後如此且識見高明深澟古人寶玉送死之戒卽此一節其器量過人遠矣是以附身附棺之物皆從其遺言不忍違其素志至於園寢之制則關係國家之典禮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乃古今之通義恐非朕所得私亦非王所可讓者今大學士九卿等酌古準今詳明定議悉與典禮符合甚愜朕懷著依議行朕原擬不動戶部國帑而以

內庫銀兩爲興造園寢之費細思內庫銀兩亦民間之膏脂也王生平以節用愛民爲心朕深知之今體其心卽內庫之項亦不動支朕在藩邸數十年仰賴
皇考福蔭尚有餘貲卽以藩邸存剩銀兩爲王園寢一切工程之用將此并諭中外知之

二十八日奉
上諭今年二月朕降諭旨著該部將直省官員名下應追贓銀及侵欺挪移流抵分賠代賠等項事在雍正三年以前卽發覺在雍正八年二月十八日以內者查出各案情由明白開注朕酌其情罪降旨寬免今覽各犯應追銀兩一人名下旣有貪贓又有侵盜而挪移之內雖有因公墊用亦有借名分肥同一罪名而其情不等稽查原案卷帙繁多毫釐之間分別稍有未當卽非公允之道且其中情罪可原者予以寬宥之恩尚合於赦小矜全之典至實在貪贓犯法侵盜錢糧現在監追人犯除未完銀兩不准寬免外或有加恩豁免者若將所擬之罪全行寬釋俾兇頑貪墨之人得逍遙閒適於情理實有未協著大學士九卿將一應犯贓侵盜人犯定擬斬絞者應作何減等其一人而有數案者應將本人所犯從其所得重罪量減并作何分別開注請旨之處詳晰周備分條定議具奏

又奏
上諭怡賢親王第三子弘暾朕指配傅察氏尚未婚娶而弘暾病故傅察氏聞信卽慟哭截髮至王府懇求持服守制彼時怡賢親王不允傅察氏於門外跪哭以夜繼日王始終未允並未遣人與彼一語王之意以王子已故不忍再誤傅察氏之終身是以爲此忍情之舉以謝絕其心也乃傅察氏歸至母家持服守節二年以來之死靡他今年吾弟仙逝傅察氏又至王門悲慟銜哀懇求服孝從前之事吾弟並未奏聞至此時王之管事人員以應否准其服孝奏請朕始知之遂降旨准伊服孝令進王府諭福金收以爲媳傅察氏以幼年之女能知大義矢志柏舟其情可憫其行可嘉弘暾身後一應禮儀俱照貝勒之例著於弘暾親姪內以一人爲弘暾之嗣卽襲封貝勒令傅察氏撫養俾其無子而有子以彰節女之厚報焉

二十九日奉
上諭尚書舜典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朱子曰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濫刑也吾弟怡賢親王嘗奏朕云今法司衙門凡有審問事件並不究其情之虛實動以夾訊夫聽斷之下求之於辭氣耳目以察其情設誠以待之據理以鞫之未有不得其實者何庸夾訊倘有証佐確據

情罪顯著而本犯猶狡獪不以實供則不得已而用刑若並不詳鞫其情而概用重刑嚴訊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此重案之未免有究抑牽累也吾弟之言如此是以八年來凡朕交王承審數十件繁難大案皆以誠敬用心以情理感格愚頑簡孚閱實俾各自將罪犯委曲招吐從未曾夾訊榜楚一人而諸案情罪無不允當吾弟之存心忠厚如此凡為法司者皆當奉以為法也今外省有司既不能聽辨五辭無明決折獄之才每遇重大案件至期限將滿之時慮及處分則連用重刑該犯欲緩須臾之命凡官吏訊問之語靡不承認遂據其供招鍛鍊成獄且凡遇命盜案件其中牽連之人有司亦明知其無辜而欲為開釋恐致上司之翻駁遂有非夾訊不能歸結之論夫欲保全一己之功名彌縫上司之查駁無論情之虛實罪之輕重輒用三木以訊每致案未結而有刑斃之人此其居心尚可問乎從前阿爾松阿為刑部時不能剖斷曲直乃各將原被告之一足共一三木此天良喪盡之人視夾訊為兒戲其心之殘忍慘毒甚矣未幾而身為叛逆不能保其首領善惡之報施其有爽乎吾弟怡賢親王存心仁恕固不待言而其本懷總不欲使天下有一冤抑之人俾國家受濫刑之議此其忠君愛國之心出於誠懇篤摯是以凡有聽斷

歸乎至當能使羣議帖服刑章式敘也今吾弟仙逝之後凡啓靈大祀之日
上天必賜以清和景象而羣工黎庶各致其哀慕深情成一千古以來未有之賢王此
天之報吾弟亦云厚矣吾弟嘉謨入告之事不可勝數偶因戒飭問官輕用三木一節將吾弟敷奏之言宣示於衆且布告各省有司令咸以吾弟怡賢親王之聽訟居心奉為按鞫之規範則明慎用刑庶幾咸中有慶矣著凡掌刑名衙門將此諭刊榜永示於堂署

三十日奉
上諭前江寧織造郎中隋赫德具摺奏稱本年六月初一日日食之期江寧地方先期陰雨至午後則天色晴明萬物共見日光無虧地方咸以為瑞特行奏賀等語朕比時即批諭切責隋赫德此並非爾職掌應奏之事且以識見庸鄙之人而輕言天象尤屬誕妄又見山西巡撫石麟本章奏稱太原等處日食之期濃雲密雨未見虧蝕官民紳士均頌希逢等語朕亦降旨切加申飭矣從來天象之災祥由於人事之得失若
上天嘉佑而示以休徵蓋欲人之知所黽勉永保令善於勿替也若
上天譴責而示以咎徵蓋欲人之知所恐懼痛加修省於

將來也凡爲人者受
天嘉佑而或驕矜縱肆怠惰前修則將轉福爲災矣受
天譴責而或戒愼悚惕省改前愆則將化災爲福矣此天
人感應呼吸相通之理朕所日日訓示天下臣民者
況
天之錫福降災即如人君之賞罰也凡爲臣者受賞一次則終身當有感激奮勉之心受罰一次則終身當有儆惕抱愧之意安有遇賞而感遇罰而懼過後即淡漠置之俟再賞再罰之時而後知感知懼者乎雍正八年六月初一日之日食乃
上天垂象以示儆所當永遠敬畏勿忘兢業之心詎可以偶爾觀瞻之不顯而遂誇張以稱賀乎山西地方偶值陰雨不可以概天下至隋赫德所稱江南日光不見虧缺朕推求其故蓋日光外向過午之後已是漸次復圓之時所虧只二三分是以不顯虧缺之象昔年遇日食四五分之時日光照耀難以仰視
皇考親率朕同諸兄弟在乾淸宮用千里鏡四週用夾紙遮蔽日光然後看出考驗所虧分數此朕身經試驗者若果虧蝕不及分數則係欽天監推算之誤又豈可因此而怠忽
天戒稍存縱肆之心乎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一日日食是時我

皇考降旨日食雖人可預算然自古帝王皆因此而戒懼蓋所以敬天變修人事也若庸主則諉諸氣數矣去年水潦地震今又日食意必陰盛所致豈可謂無與人事乎可諭九卿如有人事應修改者悉行奏聞
皇考敬
天之心誠切如此是以
上天眷佑本年即成蕩平噶爾丹之大功邊方寧謐中外歡騰此即轉災爲福之明徵也又康熙五十八年正月初一日日食
皇考在宮敬謹齋肅
特命朕同諸皇子赴禮部衙門虔誠禮拜是日陰雲微雪未曾顯見
皇考諭廷臣曰京師雖未曾見別省無雲之處必有見者況日值三始人事不可不謹或有缺失之處諸臣應商酌確議此皆我
皇考之垂訓子孫臣民者今見外省臣工中有因今年日食不顯而生欣喜之心爲慶賀之奏者甚屬非理大違朕心特諄切宣諭俾中外臣民共知之

雍正八年七月

上諭十八道

初五日奉

上諭武藝者乃滿洲之根本要務八旗管轄兵丁之大
臣官員理宜操練武藝習勞苦耐寒暑以及疾趨超
距撲跌等技近觀大臣官員侍衛等值班俱不親佩
腰刀令家人持攜及至紫禁城內方行親佩似此一
味偷安總不操練服習勞苦成何道理卽如吳達納
係由盛京兵丁選取侍衛之人差往打牲烏拉地方
逸居一載遂至跟轎一班卽喘息不能行走來文原
在執事人內行走曾經服習勞苦之人今年僅五旬

竟不能跟轎哈岱在侍衛執事人內行走多年出征
隨圍俱經身歷至跟轎一班亦不能行走此皆自圖
安逸之所致也大臣官員若不於平素間服習勞苦
倘至緊要處不能爭先將使兵丁竟捨伊等前進乎
抑停留等待乎且至彼時力不能支卽懷奮勇之心
亦屬無用若此何能使兵丁精銳耶從前
皇考時常行圍衆人得以學習技勇未致廢棄俱能服習
勞苦及朕卽位仰思
皇考付託之重八年以來勵精圖治未及巡幸郊外近觀
武職大臣侍衛官員兵丁漸不及前若不嚴令學習
勢必流於不堪任用嗣後八旗武職大臣官員及各

省駐防之武職大臣官員年未至五十五歲者勒限
半年令各奮力學習一切技勇若仍有自圖安逸不
肯學習稍有所勞卽至汗流不止一遇寒冷臂指拘
攣不能張弓毫無技藝不耐勞苦者或經朕調來引
見或經朕行幸時查出必重加懲治責革照違旨例
治罪斷不寬宥彼時莫怨朕不預先曉諭也如有學
而不能者准其告退將此通行八旗併各省駐防武
職大臣侍衛官員等知之

又奉

上諭據浙江總督李衛奏稱乍浦新立水師兵丁所領
錢糧已蒙恩諭照天津例每月加賞五錢衆兵莫不

感戴歡呼但此兵丁內有綠旗兵四百名雖屬水師
閩營而滿漢攸分前次蒙恩賞賜生息銀兩未敢派
令均沾今恩賞加給餉銀亦仍照舊額支放未敢添
給但查此項兵丁皆須養贍家口之貲其中如捕盜
舵工阿班斗椗繚手等人皆自幼練習方能精熟將
來滿兵卽於水務極嫺而若輩仍須留用是其勤勞
艱難之情非別營水師可比可否仰請聖恩將每月
加銀五錢之處一體支領并將恩賞生息銀兩亦量
爲分派謹此請旨等語朕覽李衛所奏甚是綠旗兵
丁既派滿營教習操練自應與滿洲兵丁一體加恩
兆其中捕盜舵工等人尤屬効力勤勞應當體恤著

照李衛所請每月一體加賞餉銀五錢其所須生息銀兩亦酌量分派俾得同沾恩賜

又奉

上諭據署兩江總督史貽直叅奏永豐署守備霍瑞把總蕭龍縱兵不法一案稱永豐縣知縣沈儼因公赴鄉以衙署逼近西城城垣坍塌關會營汛撥兵防護夜間家人蔣谷同衙役赴城查點兵役而營兵楊茂等以不應向伊查問出言詈罵卽行毒毆又率衆打開宅門擊碎公座硯筒及沈儼赴訴霍瑞營兵楊茂統衆圍繞猖獗辱罵打碎乘轎請將霍瑞蕭龍革職沈儼解任質審等語從來地方文武不和多由小事而起上司官少有偏徇遂激成大釁知縣沈儼但稱關會營汛撥兵防護其關會何員之處並未聲明且衙署在城中何用動撥汛兵而云關會營汛至防護兵役豈知縣家人衙役所當查點永豐豈無佐貳可委巡查乎乃沈儼令家人蔣谷等點查兵役以致楊茂等謂不應查問兩相角口致有打鬧衙署圍辱縣官之事是兵丁之縱肆不法武弁之不能約束罪無可逭而起釁之家人蔣谷亦所當嚴究者也著將霍瑞蕭龍革職沈儼解任該署督史貽直選委賢能大員秉公審究務將起釁原由查出毋少隱匿偏徇近來廣東文武不相和睦其間隙之生本於微嫌而上

司不能秉公持正文官偏庇州縣武職袒護弁員以致漸成水火此風斷不可長今審擬霍瑞等一案若承委之員稍有未公或偏於文職朕倘有所聞另派欽差往彼審理審出徇庇情弊定將該督撫與委員一併議處

初六日奉

上諭舊例武弁給與親丁名糧以爲養贍僕從家口之需前朕聞得弁員等離任之時卽將隨丁名糧召募補足而接任之員陸續候缺每至經年數載之久不得養贍之資甚爲艱窘已特降諭旨嗣後武弁去任者將所有名糧不必募補留此與接任之員俾其得霑餘潤此無非體恤武弁之貧寒給與養廉以免扣尅虛冒苦累兵丁之弊也近聞武弁等若有陞遷事故者於該員離任之日卽將隨丁名糧按數開除其任支銀米歸作截曠項下彙報克餉俟新任之員到日方許申報起支朕思署事之員不無往來車馬食用之費且各營署事多係部發候補試用之人並無俸薪等項應爲籌畫養贍之道嗣後武弁去任之時其親丁名糧照舊存留不必歸入截曠項下其署事之員若係候補試用者准其全行支給以作養廉若係現任之員兼理者准其支給一半將一半留在本營以爲修葺衙署添補器用之費卽交該營守備存

貯如有動用之處每季造具文冊申報該上司查核著各直省一體遵行其出征弁員及署事之員俱仍遵前旨行

初七日奉

上諭虞書曰明四目達四聰先儒註曰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也蓋天下之患莫大於耳目錮蔽民情物理不能上聞則雖有勵精圖治之心而措置未必合宜究難成一道同風之盛是以各省督撫大臣於本章之外有具摺之例蓋國家之事有不便宣露於本章者亦有本章所不能備悉者亦有應用密奏請旨者是奏摺之用乃慎密周詳之意朕又以督撫一人之耳目有限各省之事豈無督撫所不及知或督撫所不肯言者於是又有准提鎮藩臬具摺奏事之旨即道員武弁等亦間有之此無非公聽並觀之意欲周知外間之情形耳並非以奏摺代本章凡摺中所奏之事即屬可行之事也是以奏摺進呈時朕見其確然可行者即批發該部施行若介在疑似之間則交與廷臣查議亦有督撫所奏而批令具本者亦有藩臬等所奏而批令轉詳督撫者亦有聽其言雖是而不能必其奉行之無弊則批令實心勉勵還朕一是字者凡為督撫者奉到硃批之後如欲見諸施行自應另行具本或咨部定奪為藩臬者則應

詳明督撫俟督撫具題或咨部之後而後見諸施行若但以曾經摺奏遂藉口已經得旨而毅然行之則如錢糧之開銷官員之舉劾以及苗疆之軍務地方之工程諸如此類督撫皆得侵六部之權藩臬皆得掣督撫之肘矣行之日久必滋弊端為害甚鉅不可不防其漸也且各省文武官員之奏摺一日之間嘗至二三十件或多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親自覽閱批發從無留滯無一人贊襄於左右不但宮中無檔案可查亦並無專司其事之人如部中之有司員筆帖式書吏多人掌管冊籍繙閱規條稽查原委也朕不過據一時之見隨到隨批大抵其中教誨之旨居多今於教誨之處則未見敬謹遵奉而於未曾允行之事件則以曾奏過三字含糊藉口以圖自便有是理乎况朕曾降旨凡摺中批諭之處不准引入本章以開挾制部臣之漸如此則奏摺之不可據為定案又何待言乎著將此曉諭各省奏摺諸臣知之若督撫提鎮等以此愚弄屬員擅作威福准屬員據實揭報或該部或都察院即行奏聞若屬員等以此挾制上司肆志妄行著該督撫提鎮等即據實叅奏

又

諭都察院凡國家之事須實心辦理公同商酌務期妥協若以衙門人衆互相推諉即稍有識見者亦皆退

縮不前此等因循怠忽之風斷不可長爾都察院衙門堂官及御史等如許多人所交事件理應同心辦理如堂官有不到之處爾等御史亦當共相協助何得視爲膜外今設立巡檢一疏內稱設立巡檢原以助兵馬司耳目之所不及該鋪內一應盜逃以及黃銅賭博宰牛鬭毆打降酗酒等項應令該巡檢協理稽查不得專擅以侵司坊官之職守凡遇有地方應報事件當令該巡檢一面申報該城御史仍一面報明該司坊官庶不致生事滋擾等語夫既令其稽查又止許其報明不得擅專倘或地方有不法等事必待報明然後拘拿遇盜賊則盜賊已逃遇賭博則賭博已散遇酗酒則醉者已醒雖三尺之童亦知其斷不可行者爾等獨無一人計及此乎且設一官必有一官之職若止許其報明則與番捕無異何必設此巡檢如恐其生事滋擾則當議令一面拘拿一面詳報不許擅自審理倘有不應拘拿之人牽連被累該城御史審明之日將該巡檢叅處方爲妥協爾等俱係言官凡一應事件皆當直言無隱乃本衙門應辦之事並不實心辦理以致遲延數月仍復草率糊塗所議甚屬不合著將原本擲還另行詳悉妥議具奏其都察院堂官及御史等一併交部察議

初八日奉

上諭各省文武諸臣奏摺經朕硃筆批示者俱令呈繳以備稽查但向來未定呈繳之期以致各員遲早不一有二三月後乘便恭繳者有於年底彙齊呈繳者夫既奉硃批查辦此事下次查辦具奏之時即應將硃批原摺呈繳以備朕之檢閱若具奏此事而仍留硃批原摺於外則朕處無檔案可稽且朕日理萬幾於各案之原委豈能一一詳記不見原批之摺未免難於辦理諸臣中如嵇曾筠石雲倬等數人往往如此著通行曉諭凡接到硃批者仍照舊乘便恭繳不必專遣人來若具奏此事應將原批一併呈進勿待數月之後如所批查辦之事尚未就緒准將硃批存留俟辦理具奏之時一同呈繳

初十日奉

上諭國家効忠宣力之臣勲績茂著必膺崇報之典令其世享烝嘗雍正二年朕已勅建昭忠寺自開國以來致命立功盡忠報國之儔皆得春秋妥侑世世血食顧念古者大烝之祭凡法施於民以勞定國者皆得並列祀典永受明禋則我朝名臣良弼其經邦佐治黼黻昇平者皆祭法所必登朕欲爲之建立祠宇久矣即如怡親王之精白一心忠誠體國勲在社稷澤被生民其功德隆盛又豈一切効忠宣力者之所可比倫乎洪惟

太祖
太宗創業垂統厥有一德佐命之良
世祖撫綏萬邦實多奮庸熙載之彥迨我
聖祖臨御六十餘年其間良臣碩輔後先相望據朕所深知者舉其一二如大學士公圖海公頼塔大學士張英尚書顧八代馬爾漢趙申喬河道總督靳輔齊蘇勒總督楊宗仁巡撫陳璸等持躬正直奉職公忠或垂節鉞之勳或勵氷霜之節俯仰無愧爲朝野所共欽終始不渝無瑕疵之可指似此等靖共爾位不愧古大臣之風者正不乏人既樹羽儀於一世宜隆俎豆於千秋且使世世爲臣者觀感奮發知所慕效羣以臯夔稷契共相期待則明良喜起之盛朕於斯有厚望焉著於京城內白馬關帝廟之旁選擇吉地特建廟宇命名賢良祠春秋以時展祀其應入祠之員著內閣會同該部確查本朝滿漢文武大臣才德著聞完名全節者詳愼開列具奏請旨將來繼起之臣亦併得沾被恩光永爲盛典

十一日奉
上諭據四川巡撫憲德奏打箭爐口外需用糧米成都新繁等州縣士民情願不領夫價輸力挽運丹稜温江等州縣士民情願捐米運赴不動倉穀自輸力役等語士民等急公輸輓甚屬可嘉著該撫宣旨獎諭其應領夫價仍著照數給領已捐之米將存倉米石給還

又議政王大臣等議奏學士僧格貝子頗羅鼐所領巡防兵應令於降雪後撤回俟明歲進兵時仍往騰格里諾爾駐扎奉
上諭今年大兵既停進發著行文與僧格等令伊等酌量於未降雪之前撤回明年著僧格仍舊帶往其綠旗官兵照今年賞給之例賞給再發銀一萬兩著頗羅鼐明年酌量賞給唐古忒等之兵

十二日奉
上諭據河道總督嵇曾筠奏稱六月二十六七等日風雨連綿晝夜不止東省蒙陰沂州郯費滕嶧各地方山水暴發直注邳州上接微山昭陽諸湖之水溢入黃運兩河奔騰南注等語覽奏甚爲駭愕今年春夏之交北方雨澤畧少朕即慮夏秋之間雨水必多屢諭河臣加謹保護工程以防伏秋之汛今觀湖河漲溢情形有非人力所能捍禦者朕惟有修省戒懼以凜
上天示儆之深恩更念邳州宿遷桃源等處水勢驟長禾稼室廬必遭淹沒深可憫惻著差往江南清查錢糧之侍郎馬爾泰彭維新御史安修德等星赴被水地方動支藩庫銀數萬兩速行賑濟其應行帶往散賑

之員著馬爾泰等遴選廉幹者帶往分派各處會同地方官悉心辦理勿稍遲延勿令遺漏務使窮民人人安堵寧居咸得其所其被災之處今年額徵錢糧著悉行蠲免儻有已經完納者准作明年額徵之數聞山東發水之處民間田舍亦被損傷著巡撫岳濬遴選賢能官員前往查勘動支庫銀速行賑濟勿使一夫失所其應行蠲免錢糧之處著一併確查奏聞請旨

又河東總督田文鏡叅奏河南管河道拖克拖海挾私誤工協理北河總督范時繹局外坐視請嚴審究擬奉上諭拖克拖海以筆帖式微員用爲河南南岸同知經田文鏡嵇曾筠等大計特薦來京引見朕看其人甚屬平常但因伊等合詞薦舉料其必有所見於是准其卓異旋陞戶部員外郎因其熟諳河工仍以陞銜管河工同知事務繼又報丁母憂嵇曾筠以該員人材强幹河務熟嫻題請在任守制今年春夏之間朕因嵇曾筠會摺奏拖克拖海可勝兖寧道之任後見田文鏡將王鴻勳題補兖寧道降旨詢問田文鏡據田文鏡奏稱王鴻勳宜於兖寧道之缺拖克拖海在豫日久熟練河工若用爲河道實爲駕輕就熟於是與嵇曾筠會題請將伊補授河南管河道朕降旨俞

允以此等微末不堪之員數年之內屢膺薦舉受朕深恩格外超遷至觀察大員之職拖克拖海苟有人心宜何如感激奮勉急公趨事以圖報稱乃當河工伏汛危險之時而伊視本身職掌如同局外顯因田文鏡未曾將伊題補兖寧道蓄憾於心又見差委朱藻到工監督中懷嫉妬以爲功過成敗與己無涉似此挾私廢公背恩蔑法將上司屢次薦舉之德一槩遺忘尚得謂之有人心者乎范時繹乃一旗員朕念其爲勳臣之後加恩擢用諄諄訓誨望其克紹家聲乃伊在江南總督任內玩愒廢弛因循苟且無一察吏安民詰姦禁暴之善政如江南之有名鹽梟巨盜皆朕訪確姓名諭令查拏而伊始遣人往捕又如大盜趙七暗結黨羽盤踞江湖肆行刦奪擾害良民范時繹身在地方若罔聞知朕密旨諭令設法擒緝而范時繹視爲泛常明目張膽通行文書於江西湖廣等省以致渠魁聞風遠遁范時繹止擒獲其母具摺奏聞不思此等凶惡之徒豈尚有母子之情而范時繹遽欲以此卸除盜安民之責乎且其居心行事詐僞不誠巧令朱弘緒在朕前奏其操守廉潔至於日食不敷朕聞之惻然動念急令江南江西巡撫等爲伊籌畫養廉之道及查明之後始知伊於應得之項原係收受並不至於艱窘而朕猶欲俾其用度寬餘

仍令加增以與之無非成就其操守使之專心殫力
於封疆也乃江浙地方潛藏匪類生事不法蠱惑人
心朕令李衞悉心查拿李衞果恪遵辦理又密諭范
時繹若浙江文到江南查緝人犯務必慎密拿解勿
使漏網豈料范時繹袒護私交縱容匪類竟有與馬
世珩通同作弊之事各犯供據鑿鑿不能掩飾朕猶
密諭李衞於審訊定案之時留意保全勿使罹於重
罪蓋猶諒其無交結逆黨之心不過瞻狥情面之所
致且范氏一門現今爲大員者止范時繹范時捷兩
人耳勲臣後裔漸致零落朕心不忍所以委曲成全
之者至矣范時繹到京朕仍不肯令其罷斥廢棄特

命料理太平峪吉地工程以爲効力自新之路適因
北河總督不得其人於是命伊前往膺兹重任伊出
京之時朕面加訓勉伊亦自陳感恩悔過願圖後效
情詞懇切比時朕批諭田文鏡曰范時繹此任若不
奮勉以贖前愆則非人類矣大槩此任似屬相宜田
文鏡回奏亦稱恩命范時繹前來交相賛助臣益得
協同斟酌可免竭蹶及范時繹到豫之後田文鏡又
奏稱臣看范時繹誠心感戴聖恩且於事務亦甚練
達必能實心報効臣得此相助爲理之人深爲欣幸
等語豈料范時繹下愚不移以本身專司之務又當
伏汛危急之時田文鏡所委各員俱上緊搶護而范

時繹與拖克拖海袖手旁觀竟同陌路視國事如弁
髦視民命爲草芥此等負恩溺職之愆在他人尚且
不可況在范時繹之身乎實令人斷斷不信有此事
也拖克拖海著革職即於河工險要地方永遠枷號
示衆范時繹亦著革職將一切工程交伊加謹防護
俟秋汛過後拏送來京將伊從前所犯罪案悉行查
出從重定擬具奏倘今年秋汛防護不謹少有疎虞
卽將范時繹拖克拖海請旨在貽誤工程之處正法
凡人貪得求進之心無有止足而又不自知其分量
受恩而永遠知感者少稍不滿意而心懷怨望者多
是以上司待屬員之難亦如人君之待臣工也當其

未用之前則思進用既進用矣又思邀君心之信任
既信任矣又或以不及某某爲憾卽如舉劾之間若
諸臣意見僉同人君亦何憚而不從之無奈彼此所
言互異不得不斟酌審量以定去取而其言不行者
遂以此怏怏於心似此懷庸鄙之見者正不少也屬
員之於上司始初被薦之時亦知感激及遲至一二
年後州縣則以不得題陞府道爲憾矣府道又以不
得題陞兩司爲憾矣偶見同列遷官卽起妬嫉之念
或見他人信用卽生退縮之心如拖克拖海今日之
事小人之情狀畢露矣不得不嚴加懲治以挽頹風
而祛惡習著通行直省共知之

十九日總理水利營田事務大學士朱軾等奏交河縣所屬隄工水勢漫溢請將在工人員交部議處奉

上諭今年六月問直隸地方雨澤頗調並非多雨之歲而北河堤工水勢漫溢若此總之吾弟怡賢親王仙逝遂至籌畫多疎防護鮮術朕雖宵旰焦勞而辦理無人將奈之何今歲六月雨不覺多尚然如此目下秋雨稍覺連綿又不知如何漲溢也假如雍正三年五年之積雨洪流又將奈何河工關係國計民生最爲緊要朕心深切厪念其作何善後之計著詢問九卿具奏莽鵠立自差委以來因病尚未任事何國宗另有辦理工程著免其議處朱軾不能彈壓屬員使之殫力盡心著交部察議其專管分轄統轄各員著交部嚴察議奏至漫溢一帶地方禾稼室廬必遭水患著該督遴選賢員星速查勘動用公帑加意賑恤勿使稍有失所其被水應免錢糧之處著確查奏報候旨蠲免

二十五日奉

上諭前聞北河水勢漫溢總因吾弟怡賢親王仙逝經理無人防範鮮術以致如此已將該管各員交部議處並詢問九卿作何善後之策深慮近水居民遭值水患或至失所已飭令該督加意撫綏茲據唐執玉奏報順德府屬之平鄉任縣鉅鹿沙河南和五縣廣平府屬之永年雞澤邯鄲肥鄉曲周磁州六州縣大名府屬之南樂魏縣大名清豐四縣趙州屬之寧晉隆平二縣河間府屬之吳橋東光二縣田禾廬舍俱被水淹又聞清河交河青縣冀州衡水元城東安永清武清等縣亦有被淹之處甚爲軫念雖地方有司已遵旨查勘賑恤惟恐或有怠忽稽遲未能深體朕心者著派出侍郎副都統京堂科道等分爲四路攜帶帑銀速行前往會同地方官確查賑濟務將被水窮民登之衽席若有動用倉穀之處將本地倉穀卽行動用一面奏聞其應免錢糧之處卽曉諭停徵將應免分數確查奏報候旨蠲免

又署福建水師提督許良彬奏請停卹賞兵丁之例以杜冒濫奉

上諭此項賞賚之典乃朕軫念遭風受困之弁兵特加恩澤該管之大臣等惟有確查明白不令所屬假揑虛報斯爲盡職豈有因冒濫之弊易生遂行停止之理許良彬此奏不合著飭行

二十六日奉

上諭朕聞常賚回京路過西安府該省督撫二人及副都統四人率同文武等官奏請朕安乃於齊集之處副都統陸實陳良棟等與巡撫爭論班次大失體統

朕思同爲滿洲大臣共事一方自應倍加和協彼此敬禮以爲官弁兵民之表率况請安關係大禮而乃於大廷廣衆之前互相爭競俾遠近傳爲笑談深可愧耻此番若係巡撫倡論在先朕自將巡撫議處今閧爭論之端起於副都統等則其過不在巡撫矣大約武臣平日以文臣缺於周旋或有應付不到之處懷怨於心是以假公濟私加文臣以無禮而不顧大臣之體此風斷不可長西安副都統四人必有一人首先倡議者著交與總督查郎阿務將何人倡議何人附和之處一一查明具奏無得稍爲狥隱其倡議之人交部嚴加議處附和之人交部議處若查郎阿

不能據實查明朕即將副都統四人俱調來京另派大臣審訊嗣後西安一應會集之處巡撫班次著在副都統之上永遠遵行該省巡撫副都統等若因此番爭論之故文臣或有脅制武臣之意武臣或有怨忿文臣之心別尋事端暗生嫌隙經朕訪聞必究問根由將理屈之人從重治罪大凡文武不和皆起於私心蔽錮若公則未有不和者朕之訓誡至詳且悉同爲國家之臣同辦國家之事不能遵朕訓旨共矢和衷祗因一念之私遂致懷挾猜疑各立門戶置國家公事於不問有是理乎向後各省儻再有文武不和者朕定將文武官一並調取來京嚴加究訊從重懲治以爲人臣因私廢公者之戒

二十七日奉

上諭前據總河嵇曾筠奏報南河水溢情形知山東地方有發水被淹之州縣已諭令該撫率同有司就近加意賑恤茲據河東總督田文鏡奏稱兗州濟南東昌青州曹州東平泰安莒州各府州屬於六月二十一至二十六七等日風雨交作山水陡發河流驟長其傍山臨河處所及窪下之地田禾室廬被水淹浸查雍正三年東省被水仰蒙特頒諭旨將田地被淹房屋倒塌之窮民悉加恩賜今年被水之民可否動用存倉穀石大口每月給穀三斗小口每月給穀一

斗五升各給兩月口糧其房屋倒塌無力修理者於藩庫存公銀兩內每戶酌給銀一兩五錢以爲葺屋之費等語覽奏朕心深爲軫念著照該督所請轉飭司道府等官仰體朕心按戶速行散賑務令均沾恩澤其無力修理房屋者著賞給銀兩速令修葺俾得安堵棲身勿使一夫失所至於賞給口糧著於兩月之外增添一月其應免錢糧之處即曉諭停徵著該督撫將如何蠲免之處確查定議奏聞請旨

二十八日奉

上諭據巡察順天永平宣化等處給事中海明奏稱宣化府之西寧蔚州懷安等處夏秋缺雨禾稼歉收西

寧縣被災六分至九分不等民人艱窘欲往口外就食總兵官李如栢則稱應聽其出口不必阻攔口北道王棠則稱已於近口州縣設法留養不令遠去現今督臣來文令動常平社倉之穀二千餘石以濟民食似不敷用等語西寧等處歉收情形該督並未詳悉奏聞今覽海明所奏知該地方官員辦理安插之處俱未妥協若照例交與該督等則保定道路迂遠轉致稽遲著派出副都統韓光基給事中羅鳳彩星速前往西寧等處悉心查勘將乏食窮民加意撫綏無令遷移失所其作何散賑平糶之處即會同口北道動用地方倉穀一面辦理一面奏聞若有應用銀兩之處即於張家口同知衙門存庫銀兩動支給發

雍正八年八月

上諭十八道

初三日奉

上諭前聞直隸地方有被水之州縣朕心軫念已星遣侍郎副都統等分路前往踏賑兼施茲據署督唐執玉奏稱各屬被水情形消長不一有上諭所及之處而水勢實已消落可免成災者亦有上諭未及之處而田廬被災急須拯卹者伏乞勅諭查賑諸臣據實踏勘通融辦理則窮民均沾恩澤等語著即行文與牧可登阿魯佛保趙弘濟等照該督所請悉心查勘核實通融朕前諭未及之處有應行賑濟者即交與附近差往之大臣官員等速行料理務令得所以慰朕拯卹災黎之至意

又奉

上諭昨據河東總督田文鏡奏報山東被水各州縣朕已降旨諭令該督撫轉飭司道地方官動支銀穀加意賑恤茲聞萊州府屬之昌邑壽光濰縣青州府屬之益都沂水博興高苑臨朐濟南府屬之鄒平等縣俱被水患民舍田禾不無傷損著該督撫遴委賢員星速查勘應否與從前所報州縣一體加恩之處著一面辦理一面奏聞儻再有續報被水之處亦著該督撫遵照前旨速行料理無使稽遲

初七日奉

上諭廣東地方山海交錯民猺雜處盜賊易於潛踪所恃以防範者則有在在安設之塘汛星羅棋布絡繹聲援無事則相爲守望一遇盜賊則協力擒拏勿使逋逸其水汛與陸汛不相比附者則應各自管轄巡防若陸汛設於江邊雖無舟楫亦當與水汛爲犄角之勢此設立防汛之本意也朕聞廣東防汛兵弁甚屬廢弛即如今年四月間有韶州府人陳宏德等在佛山鎮糴菜子歸家舟過三水縣太監沙汛被盜十數人持械過船刦物殺人事主船戶竭力喊叫並無汛兵救護及賊衆去後亦不追拿其失事之處則緊

貼汛地似此怠玩成風視同秦越則設立汛兵有何裨益彼河南浙江之防汛整齊嚴肅衆人皆知豈廣東之文武大臣獨不知之乎清夜自思能無汗愧著該提鎮嚴行稽查整飭儻再有似此推諉怠忽者即將該營弁員題參兵丁從重治罪若該提鎮有心徇隱或失於覺察經朕訪聞定行嚴加議處

初八日奉

上諭據署直督唐執玉會同差往散賑之侍郎副都統等奏稱被水州縣輕重不同其村莊之多寡亦不一臣等欽遵諭旨賑濟三箇月議得大口日給高粱四合小口日給高粱二合照本地時價折銀給發等語賑濟之例所給人口米粟多寡雖無一定但大口祗給高粱四合小口二合而又折以時價其爲數甚微恐不足以賑恤災民查現今賑濟州縣該督奏報冊內俱有留漕改穀及存貯捐穀多者二三萬石少者亦數千斛何以不將此項穀石動用著該部即行文唐執玉及差往賑濟之牧可登阿魯佛保趙弘濟等照被水村莊之戶口大口每日或給高粱七合或給粟米七合小口每日或給高粱四合或給粟米四合如未碾之穀加倍給發儻存倉糧穀或不敷用大口每日給銀一分小口每日給銀六釐令其自行糴買此項粱米銀兩以三個月通計給發務使災民均沾

實惠各令得所該署督等即遵諭行

初九日戶部議奏京畿有莊屯之地應分爲八路設官辦理奉

上諭依議旗莊等處設立官員乃立法之始必得賢能之人實心辦理訓導有方始有益於人心風俗茲所差往之員著該管大臣於所屬內揀選保舉差往之後仍著保舉之大臣留心訪察倘差往之員或不能稱職或在地方生事而保舉之大臣據實參奏者免其誤保之處分若不行參奏經朕訪聞發覺者將保舉之大臣一併嚴加議處

初十日奉

上諭向來蠲免錢糧額徵漕米不在所蠲之內朕思京通各倉米粟年來悉心經理已有餘積又有直隸營田所產稻米可以採買貯倉是京通倉儲有日增之勢今年山東地方被水稍重而直隸江南河南三省亦間有被水之州縣夫地方既已歉收則漕米輸將未免竭蹶著將山東被水州縣之漕糧全行蠲免直隸江南河南被水州縣之漕糧按成災之分數蠲免其山東未被水州縣應完之漕糧不必運送京師即留於東省以充兵餉如此則各該地方皆有多餘之米糧於民生大有裨益著直隸河南山東江南督撫遵照諭旨分別速行辦理務令妥協俾閭閻均霑實惠以副朕格外加恩之至意

十三日奉

上諭據甘肅巡撫許容奏稱遵旨於河源相近之區相度吉地建立廟宇奉祀河源之
神旋據河州文武官員報稱六月十五日午時有慶雲捧日之瑞又據臨洮道劉柏等詳報七月初五日至積石關選擇廟基見河流澄湛徹底泝流查看共計一百餘里俱各澄清凡歷三晝夜官民共覩等語朕從來不言祥瑞年來各省奏報慶雲醴泉鳳凰芝草之屬悉皆屏却惟務君臣士庶修德行義以承
天眷屢頒諭旨詳矣今年春降旨於河州口外地方恭建廟宇以答
河神福國佑民之賜而彼地河流即昭上瑞顯著休徵益見天人感應之理捷如影響惟懇求不以其道或以己事或出私心則不但不能感通且上干
明神之怒若以公心爲昭事之本必蒙
上天垂鑒而默佑之觀河州立廟之地即有河流瑩澈之祥此乃
上天以居高聽卑之道顯示我君臣士庶者朕不勝感激欣慰之至惟有益加勉勵夙夜敬謹以受
天恩

十五日奉

上諭吾弟怡賢親王之事朕躬至誠至敬翊贊勛襄裨益於
宗
社國家民生吏治者功勳懋著自古罕有比倫而其忠愛朕躬之心肫誠篤摯出於至性更有非言詞稱述所能宣者朕即加恩沛澤於常格之外究不能展朕崇德酬庸寤寐追思之念也吾弟之子弘曉著襲封怡親王世世相承永遠弗替凡朕加於吾弟之恩典後代子孫不可任意稍減佐領屬下等項亦不可那移更改一二再者朕於雍正三年春以怡賢親王總理事務恪恭抒藎夙夜勤勞曾降諭旨於王諸子之中

再封一郡王以昭恩奬比時王再四懇辭情詞諄切朕不得已勉從所請成其謙讓之美今吾弟仙逝朕追想遺徽中心輾轉在賢王有必應加之禮在朕衷有實難已之情雖與吾弟素願相違朕亦不遑顧惜弘晈著封為郡王世襲罔替所有襲封親王冊封郡王應行典禮該部察例具奏

十七日奏

上諭從前朕以武弁一年所得俸薪不敷所用令自提鎭以至千把總俱量給親丁名糧以資養贍今各省添設外委千把尚未議及念此外委人員所辦者千把總之事而所食者仍止本身一分馬糧一應公差紙筆衣馬之費實有不敷著將各省外委千把總每員給與步糧一分即令伊之子弟家人頂食以資養廉倘有仍借辦公名色扣尅兵餉滋擾地方者著該管官即行揭報該轄大員即行指叅毋得姑徇寬縱

又奉

上諭據湖廣總督邁柱奏稱沔陽州錢糧自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四年內除康熙五十九年通完無欠外共計十年積欠銀八萬九千二百餘兩里民一聞清查爭先完納今已完銀二萬二千四十餘兩又查出官侵銀二千六百八十兩役蝕銀二萬六百七十餘兩衿棍包攬銀八千六百八十餘兩實在民欠尚有

三萬五千一百三十餘兩其官侵役蝕包攬內除原任知州盧振先等藉報災使費名色派徵一案已特疏題叅其餘皆係自行首報仰請暫緩究治一年追完如逾限不完照例治罪其實在民欠三萬餘兩仰懇與以一年之限分作三限徵收則民力寬紓等語朕之降旨清查積欠者原以地方貪官汚吏及不法衿棍借民欠之名恣意侵蝕蠹國累民為害甚鉅不得不清釐懲治以儆將來今於沔陽州逋賦之內果查出侵蝕包攬銀三萬餘兩而里民一聞清查即爭先完納可見民心本屬善良而從前之間有拖欠者則官吏衿棍導之為非又或因該州近水常有澇溢之事力量未免不敷並非有心頑抗輕視國課也其現在未完之民欠三萬餘兩朕意欲開恩酌量豁免俟該督撫造具清冊到日再降諭旨目今著停止催徵並將此旨出示曉諭百姓知之其侵蝕包攬之項著照邁柱所請寬限一年令其完納如逾限不完照例治罪

十八日和碩莊親王允祿等奏賀河清奉

上諭王大臣等以河州地方黃河澄清合詞奏賀朕從來不言祥瑞諒王大臣等久已深知朕心朕之祗事

上帝神明惟以公誠一念為昭格之本果蒙

上天垂鑒頻年顯示嘉祥覩公誠之感通神捷如此則懷

不公不誠之心者豈能逃於上天之譴責乎朕心不但不敢矜誇且因此倍加乾惕更願天下臣工士庶各矢公誠之念以受上天之恩著照王大臣等所請宣付史館俾世世子孫臣民恪遵朕訓以綿福澤

十九日奉

上諭據馬爾泰等奏稱邳州等處被水民人已派委多員會同地方官查勘賑濟大口每月給口糧一斗小口每月六升擬給兩個月其房屋倒塌之人給價安頓等語凡此被水窮民朕心深爲軫念馬爾泰等所定口糧之數恐有不敷大口每月著給米一斗五升小口照大口減半深冬寒冷之時尤宜賑恤著於兩月之外加增一個月應於何時給發著馬爾泰等會同尹繼善悉心籌畫辦理奏聞務令小民得所

又奉

上諭今日地震八旗兵丁房屋墻垣必有坍塌者朕心深爲軫念每旗著各賞銀三萬兩滿洲旗分人多蒙古漢軍旗分人少此所賞銀兩不可拘定旗分著該都統等按各佐領人數均勻分給務令共沾實惠圓明園八旗兵丁每旗著各賞銀一千兩以爲修葺屋宇之用

二十日奉

上諭昨午地震兵民房舍墻垣必有頹塌者八旗兵丁已降諭旨每旗賞銀三萬兩令該旗大臣按名分給其內外城居民每城著派出滿漢御史各一員分查民間房舍或有屋宇倒塌者或有墻垣頹缺者作速據實清查分別具奏朕將加恩賞給該御史等務悉心秉公辦理儻有吏役隱匿虛冒扣尅等弊經朕訪聞將吏役從重治罪該御史嚴加議處

二十一日奉

上諭據河道總督嵇曾筠等奏稱黃運兩河水勢消落其湍急諸處竭力修築於八月初八初十十三等日俱已合龍告竣所有上下中河間段殘缺堤工現在修補回空漕船毫無遲悞其高堰大堤因今年奉旨發帑幫築是以湖水雖大足資捍禦幸保無虞兩岸居民依然安堵父老僉稱今秋水勢甚大而旋即沙淤掛口從未有如此神速等語朕前聞湖河水勢漲溢附近地方罹於水患宵旰憂慮不釋於懷發帑遣官星馳賑恤兼命河臣等極力堵築務期早慶安瀾今水勢消落迅速計日施工即能底績此皆神明默鑒朕衷俯垂護佑故化險爲平奏功若此之速也朕心深爲感激著照上年之例敬謹致祭南河北河之神以申報享之典應行禮儀著該部查明具奏所有隷

防大小官員著免其查叅其修復各堤錢糧亦免分
賠

二十二日奉
上諭八月十九日地震朕即差員分爲五路於京師附
近地方察看情形今據各員奏稱京東京南及東南
東北四路地覺微動房屋並未坍塌人口俱各平安
惟京之西北沙河昌平及西山相近村莊房屋倒塌
甚多人口亦有傷損等語朕心深爲軫念著派出鴻
臚寺少卿顧祖鎮內務府郎中鄂善戶部郎中阿蘭
泰帶內庫銀二萬兩速行前往會同地方官逐戶挨
查房屋坍塌者給與修理之費人口傷損者加恩賑
卹毋致遺漏倘所帶銀兩或有不敷著該員等即行
奏請再給

二十六日奉
上諭數年以來遵化州
陵寢附近之地方雨暘時若年穀順成今年春月畿輔微
覺亢旱而遵化等處則雨澤調勻民人樂業六月日
食之期
陵寢地方則陰雨不見本月十九日京師地動朕繫念
山陵憂勞寤寐星遣侍衛等馳往看視今據差回人員及
守護
陵寢之王大臣等奏稱十九日地覺微動較他處更輕村

舍墻垣悉皆無恙居民竟有未經知覺者朕以手加
額五內歡欣益見我
皇考之聖德神功際天蟠地受眷佑於
上帝貽福慶於蒼生若此之彰明較著也朕感
上帝之慈恩念
皇考之功德特將近事之顯而可見者曉諭諸王大臣九
卿等共知之

三十日奉
上諭京師於八月十九日地震朕恐懼修省感激
上天垂象示儆之恩倍切乾惕今年各直省收成頗好而
其中間有被水滂溢之處該省督撫大臣往往引過
自責朕即批示並宣諭左右大臣曰此非臣工之咎
其過實在朕躬蓋今年春夏以來朕體中違和仰惟
宗
社攸關
列祖
皇考付託之重不敢不保護此身是以屏除思慮葆靜頤
養而勤政敬事之心實不及平時又因吾弟怡賢親
王仙逝朕心悲痛有傷
天和遂致水滂情形見於數省朕深知其由不肯卸責於
臣工而爲大臣者但當撫躬自問或有干涉招致之
處則黙加省察以稟

天戒不在引過之虛文此朕從前曉諭臣工者目今又有
地震之異實因朕躬違和不能勤敬如前仰蒙
上天垂慈顯示儆戒惟有夙夜祇懼切加省改以戴
天恩除兵民人等屋宇傾圮者一一查賞外用將朕心曉
諭內外臣民共知之

雍正八年九月

上諭十四道

初一日奉

上諭昨因京師地動凡兵民等屋宇傾圮者已降旨詳查賞給銀兩以爲修理之費而滿漢大小官員等亦俱有修垣葺屋之事朕心軫念著將各部院衙門官員八旗都統副都統統領叅領佐領驍騎校護軍校等及已上衙門之世襲官上三旗侍衛內務府官員步軍統領衙門等官巡捕三營官弁每人俱賞給半年之俸

又奉

上諭八旗兵丁等房屋傾圮者昨已每旗賞銀三萬兩爲修理之用聞該管之都統官員等按戶賞給不論坍塌墻垣屋宇之多寡及有無傷損人口之處一概均勻給散以致被傷輕重之家領賞並無差等其名則均而實則不均之甚總因該管之大臣官員等但圖己身易於辦理潦草塞責不肯以實心經理公事俾朕之恩澤不濫不偏登衆兵於衽席也除從前所賞銀兩各旗已經均給外今朕再賞每旗帑銀三萬兩著該旗大臣官員等悉心確查分別等次秉公賞給務令寒苦之家實霑恩惠倘有應賞而不賞及不應賞而賞或多寡任意不能公當者經朕訪聞必於

該旗之大臣官員是問至於八旗之官弁朕已賞給半年之俸不在查賞之內

初二日奉

上諭自古爲治之道在於和衷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蓋天下之事未有不和而能有成者果能和矣則天地神明尚且感格自覺呼吸可通而況於人乎然能和之道惟在於公公則必不至於不和不公則斷不能和此又一定不易之理朕所日日訓誨天下臣民而望其洗心滌慮信受奉行以共享昇平之福也文武雖屬兩途然同在一省一方之中同辦國家之事則不但有同舟之誼實如手足骨指之同在一身也人身一體不適則百骸皆爲之不寧此亦顯而易見者奈何爲私欲蔽錮而任肢體之互相戕賊以貽腹心之患乎數年以來朕留心體察內外同事臣工頗能遵朕諭旨勉矢和衷之義即文武各官同在一方而各殫其職無爭競嫉忌之念者亦多有之此皆人心風俗之善亦該省文武大臣實心表率化導之功也惟有廣東一省惡習相沿頹風難挽文與武既分爲兩黨而文與文武與武又各分爲一黨如楊文乾石禮哈常賚阿克敦官達之互相排陷仇怨相尋則皆方願瑛一人從中播弄之所致方願瑛之姦險遺害於粵省吏治人心者其罪不容於

誅也至於文武彼此告訐之言不可殫述文官則言武職諸員或向知府包攬漏稅或向州縣囑托人情視爲成規恬不爲怪稍不如意即出謗言以勤謹辦事者爲過於躁急以不徇私情者爲擅作威福自恃粗豪傲慢無禮又如兵米一項地方有司給與本色而營弁以不能折價爲憾往往蓄怨於心此文員陳訴之大概也武官則言文職諸員貪鄙居心黨援不解恃有承審之柄藐視武途以爲操縱之權可以由己且通省事務有主持掌握之人大小有司夤緣交結往往借勢欺人人多畏懼武弁若拂其意即起釁端以爲報復之計常有武職查拿違禁之事如賭博私宰等類而文員則置若罔聞或徇情釋放又如礦山聚衆至數千人係府縣官員之家人勾引姦徒開採希圖重利武弁遣兵驅逐以致結怨益深今雖不用家人而姦商地棍仍領道府資本廣集匪類現在私開不畏國法此武弁陳訴之大概也年來似此等語達於朕聽者不止數處亦不止數人雖出於怨懟之口不足盡信然亦未必皆全無影響之談爾文武各員自思之膺國家簡命之榮受管轄兵民之寄乃以營私網利之故相傾相軋效市井無賴小人之所爲而置人心風俗官方戎政於不問爾等不知自愧朕實爲爾等愧之也況督撫藩臬而有袒護文官之

心則武弁必有被其屈者矣提督總兵而有袒護武弁之心則文員必有受其枉者矣文員而有袒護百姓之心則必有無辜受累之兵丁矣武弁而有袒護兵丁之心則必有無辜受累之百姓矣不和之故由於不公不公之害致使官弁兵民並受其困爲臣工者尚可狃於故習而不猛省速改乎郝玉麟到任未久於粵東情形尚未深知傅泰才具平常不過謹守繩墨無整理化導之能王紹緒則以身爲武職惟恐取怨於文員而又不能開誠布公訓導所屬之武弁往往作不平之語指令屬員與文職相爭殊失大臣之體王紹緒傅泰均不宜廣東之任是以有調補之

旨巡撫統率全省文員提鎮統率通省武弁至於總督則兼文武而統轄之者果能秉公持正無黨無偏以己身爲庶官之坊表而又時時宣揚朕諭俾其儆戒提撕若遇屬員有爭競告訐之事則以理判其曲直不存文武偏向之見過小者切加戒飭過大者卽入彈章俾强弱不得相凌是非無或倒置如此而屬員有不革面革心嚮風率教者無是理也朕今再頒諭旨通行曉諭著該督撫等遵照刊刻通省文武大小官弁各給一道俾令朝夕觀覽改前愆而敦善行倘再有蹈襲故轍罔知悛悔者則是冥頑不靈自違越於德教之外矣國法具在本人自無所逃而文武大臣表率無方訓導不力有忝封疆之任負朕倚任之恩亦定行嚴加處分不稍寬貸觀風整俗使亦當留心稽察可也

初六日奉

上諭近因朕躬初愈諸大臣等奏請節勞朕因憶吾弟怡賢親王在日八年以來誠心協贊代朕辦理之處不可悉數從前與吾弟閒談中每常奏云聖躬關係宗社至爲重大凡臣工可以辦理者皆當竭誠宣力以代聖躬之勞臣心實願將己之年齡進獻以增益聖壽朕比時聞之深爲不悅以此言爲非今日回思吾弟八

年之中輔弼勵勷夙夜匪懈未必不因勞心殫力之故傷損精神以致享年不永且卽以人事論之吾弟費八年之心血朕得省八年之心血此卽默默中以弟之壽算增益於朕躬矣其理易明其事甚顯此皆廷臣所不知者偶因感觸將此宣諭知之

十一日奉

上諭從前直省應行起運錢糧該省撫藩以解部爲艱每至撥餉之時百計營求借備公協餉之名存留本省而戶曹堂司亦就中漁利徇情將雜項稅課盡留司庫卽正項解部者亦屬寥寥以致外省撫藩得借存庫名色通同那用而州縣效尤亦不肯隨徵隨解

官侵吏蝕虧空纍纍自怡賢親王總理戶部以來與二三大臣同心釐整直省一切正雜錢糧除實在存留並各封貯數十萬兩以備公用外其餘悉於春秋二季按數撥解從此各省不敢有虛收虛報之弊地方大吏亦咸知怡賢親王秉公持正之心不可以營求倖免是以虧缺漸清帑藏充裕今怡賢親王仙逝戶部大臣仍遵守遺規未嘗稍易但恐不肖司官及姦猾胥吏乘間覬覦希圖撞騙而無知外吏或冀倖可以復行舊習稍留掩藏虧空餘地仍令書吏家人到京鑽營亦未可定倘有此等或經戶部大臣察出叅奏或朕親有訪聞定將該撫藩革職究擬司官書

吏即行正法決不姑貸大學士等傳諭中外知之

十七日兵部議覆廣東巡撫傅泰奏請將民間刀鎗馬鎚等械刊刻姓名取具鄰保互結存案應如所請奏

上諭此本內所議似屬紛更民間未免擾累且恐姦猾之徒私藏器械而良善之民畏懼盤查不敢存留轉無禦盜之具著郝玉麟鄂彌達王士俊各抒己見悉心酌議具奏

十八日奏

上諭朕臨御萬方宵旰勤求惟以愛養斯民爲念數年以來除租減稅疊沛恩膏不但旱潦歉收之處蠲賑兼施即該省年穀順成不須減賦而朕欲使民力寬裕每加格外之恩蓋國家經費既敷則藏富於民俾各家給而人足乃朕之至願也查各省錢糧朕特降諭旨蠲免者已多今次第舉行應及於江西湖北湖南三省著將辛亥年三省額徵錢糧各蠲免四十萬兩又念直隸乃畿輔首善之地應沛殊恩山東今歲被水之州縣稍多朕心甚爲軫念除二省澇溢地方已加意賑恤並將本年額賦照例蠲免外著將辛亥年直隸山東通省錢糧各蠲免四十萬兩以上五省共免正賦二百萬兩各該督撫應仰體朕心嚴飭有司敬謹奉行務令閭閻均霑實惠儻奉行稍有不善

或被官吏侵漁或有衿棍包攬等弊一經發覺必重治其罪並將大小官員嚴加議處

十九日戶部奏

太平峪民地已加倍償給旗人地畝應行旗查案奏

上諭旗人地畝若賞給銀兩則旗人因得實惠而佃種之人未免無地可耕不必賞給銀兩爾等再查入官地畝賞給使原佃種之人仍得耕種

又奏

上諭覽總督高其倬等所奏辦理太平峪吉地事宜甚屬妥協從前吾弟怡賢親王爲吉地一事殫數十年之心力相度經營務期美善又得高其倬同心襄助

再三審酌而後定此規模大凡讀書居官之人通曉堪輿者甚少即或知之又往往以此為諱不肯身任其事蓋其心以堪輿為技藝之事習之不足以成名或轉為人之所輕笑耳況高其倬乃封疆之賢大臣其為國家樹績建勳為己身揚名垂譽者不可悉數已顯然在人耳目尤不必以此為宣力見長之地乃高其倬之心以為國家之事莫大於此以一身協贊怡賢親王肩此重任悉心籌度務期萬全無一毫瞻顧推諉之意此實出於一片忠愛至誠之悃不僅才識超羣已也朕之嘉獎高其倬者實在於此特諭內外臣工知之高其倬著賞給一等阿達哈哈番管志

寧地理明通辦事恪謹著從優議敘明圖任擇善贊襄勤勞海旺保德督工敬慎一併議敘

二十一日奉

上諭今年南北兩河水勢浩大幸賴

神明垂佑得慶安瀾而兩河總督等督率河員搶護修築亦殫心力矣今據奏報秋汛已過各工平穩朕心甚慰田文鏡嵇曾筠尹繼善著交部議敘除南河疎防各員昨已降旨免其處分賠帑無庸議敘外其餘南北兩河官員在工防護有功者著該總河一一查明送部分別議敘

又奉

上諭今年八月十九日地動朕心恐懼修省以凜

天戒並將夏秋以來朕躬調攝不能勤敬如前以致上干

天和引過自責曉諭天下今經一月矣地氣尚未全寧或日或夜尚微動一二次昨又兩次值陰雨朕軫念露處之民痌瘝乃身未嘗不願與之共此苦也惟是天地之災祥皆由於人心之感召朱子曰吾之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而萬物之氣亦順然則天地之心安有不正者其或有不正乃從人心之所感天地豈有降災於人之理也尚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人人有感格天地錫福降殃之理遇災而懼上下貴賤當同此

心此顯而易見之理不可全諉諸人君一身而各置己身於局外也八月十九日地動之先朕無意登舟臨時全未受驚即既動之後城內宮中及圓明園宮眷子孫長幼內外侍從數百人悉皆安吉豈非

上天於垂象示儆之中仍賜護佑非降責朕一人之明徵耶今者地動之象久而未定雖當日曾經

皇考訓諭曰大動之後必有微動康熙十八年亦動至一月有餘又曾見書籍記載明成化時地動至二十三日是地動經月之久亦向來之所有者然虔修人事以轉移

天心必須君臣上下各殫其誠悃朕身居帳幕之中寤寐

悚惕寢食靡寧者已一月有餘矣凡大臣官員士庶兵丁等存心之敬肆與否朕則不能悉知但恐不知返躬自責而或生怨天尤人之念者未必無人且聞貿易工匠之流將日用必需與作必用之物勒索高價乘人於危以圖厚利甚至有兇惡之徒窺伺頹垣而入室盜取財物者人心無良若此而欲不遭
上天之罪譴其可得乎此雖市井無賴小人之所爲不可槩論而居官讀書之人亦未必事事可以問心而無愧用是特頒此旨願爾大臣官員士庶兵丁等人人誠心感激
上天示儆之深恩返衷自問思過省愆不但惡事邪念急

宜掃除卽怨尤抑鬱之心亦當屏絕若房舍傾圮無可棲身則思人口平安乃
上天之恩也若人口稍有損傷則思己身無恙乃
上天之恩也卽如日來陰雨固不便於露處之人未嘗不大有益於農田之戶此亦
上天之恩也果能如此存心則
天高聽卑必垂照察不但地土寧靜共獲安居且可永免
上帝之譴責斷無再罹險厄之虞也朕非以地動之異卽責於臣工黎庶也朕之生平先責己而後責人先自勉而後共勉願天下臣民共知朕心

二十四日奉
上諭向來各處鹽政獘端甚多累民蝕課難以清釐多因鹽場大使不得其人之所致是以定議於候補候選知縣等員之內揀選命往令司大使之事比時該部因人員不敷揀選遂將監生捐納職銜之人亦入於揀選之內今行之二年衆人漸啓鑽營之念間有央求同鄉京官出結而私相餽送者此風斷不可長嗣後鹽場大使之缺到部止准於候補候選人員內揀選引見不必用捐納職銜之人倘或候補候選人員不敷著將在部學習之人及留京之拔貢生令該部堂官及國子監祭酒等擇其爲人謹慎有身家可以辦事者保送吏部以備揀選

二十六日奉
上諭直隸水利營田吾弟怡賢親王殫數年之心力區畫經營爲小民興萬世之利甫定規模而賢王仙逝遂至防護多疎隄岸漫溢朕心憂慮深恐將來日漸廢弛前功隳棄特命九卿等籌畫善後之策今覽九卿所議多屬浮辭至云凡怡賢親王所欲行而未竟者皆分別緩急次第興工此語更屬支離朕覽之甚爲不悅夫已行而未竟者則王之事也若云欲行而未竟者此乃游移影響之談巧卸其責於王矣王旣未曾見諸施行則以後辦理之事皆諸臣之事若辦理妥協而歸功於王王之仙靈必不肯受朕亦不肯

令王居此功也若辦理不妥而以欲行二字歸過於王朕恐聞此語乎諸臣之心亦恐爲之乎當怡賢親王經理之時朱軾多病就衰艱於跋涉此衆人所共知者至於莽鵠立性情偏僻固執不通何國宗器量卑庸兼多私意祗因今歲工程緊要一時無人可委姑且用之非謂此二人可以長膺此任也且朱軾莽鵠立何國宗等若任京師安能遙辦河工之事似應特設管理之大臣以專職任將其中事務可以分派於地方官者則分派辦理以減其繁劇而收羣策之效如此或爲有益九卿所議俱未及此著另行詳議具奏

又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孟連土司每年願納廠課猓子願貢土産奉

上諭孟連地方及猓子野夷地處極邊自古未通中國總督鄂爾泰化導有方俾各輸誠效順貢納廠課任土作賦虔心向化甚屬可嘉但孟連土司廠課每年六百兩爲數太多著減半以昭柔懷至意其雍正八年已解司銀六百兩著將一半即准作辛亥年正課猓子每年貢納土産之時著給鹽三百斤以爲犒賞

雍正八年十月

上諭十二道

初六日奉

上諭據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稱土魯番回目額敏和卓屯田種地恭順効力甚屬可嘉朕聞之深爲喜悅額敏和卓著賞緞二十疋其種地効力之回民等賞銀二千兩著提督紀成斌差遣弁員前往土魯番會同額敏和卓秉公賞給以示朕加恩外番之至意

初九日奉

上諭前漢軍人等懇請出兵効力朕諭該都統等近日漢軍騎射生疎平時不肯演習而務出征効力之虛名於事無益可於每旗操演兵丁一千名以備國家之用昨據漢軍都統等查奏鑲黃正黃正白三旗除常行當差之兵丁外現在輪流操演者可得一千人至正紅鑲白鑲紅正藍鑲藍五旗除常行當差之兵丁外現在輪流操演者不敷一千人之數朕思我朝定鼎之時漢軍從龍入關技勇皆爲可用及今海內承平日久伊等狃於安逸且意在文職而不在武弁是以韜畧騎射遠不如前目今官至提鎮副參者寥寥無幾而在內簡用都統副都統時亦覺難得其人朕爲此時廑於懷常思漢軍生齒日繁當籌所以教養之道而額設之兵丁爲數又少似應酌量增添於

國家之營伍旗人之生計均有裨益如外省之駐防漢軍人等子弟日漸繁衍而本身之錢糧各有定數難以贍養應將餘丁令其回京披甲亦可望其成人又如外任官員之子弟往往以隨任爲名遊蕩荒廢前曾有旨嚴禁悉令回京令其披甲當差習學弓馬以圖上進又如候缺之微員一時難以銓選者若情願披甲當差仍許輪班補用則在彼既可得受錢糧以爲餬口之資又可預先習學弓馬以備居官之用又如內務府人丁亦衆於充役當差之外其閒散人丁撥入八旗披甲亦可再五旗諸王之漢軍佐領仍屬本王外其貝勒貝子公等之漢軍佐領實無所用應撤歸旗下公中佐領當差且可免掣肘之弊其如何增添漢軍兵額及如何補充方爲妥協永遠可行之處著尹泰查弼納石文焯石禮哈莽鵠立得祿等密議具奏

又奉

上諭各省人命抵罪之案其應輕應重朕確有所見者即降旨定奪若其情罪在疑似之間而擬罪在可輕可重之際朕心不能即定者方交與九卿定議以期平允乃往往見九卿定議之案槩以減等發落覆奏如此則朕何不即令減等而必多此曲折乎凡朕交與九卿定議之案其中有應行減等者或有可以枷責完結者亦有不可寬貸仍應按律抵罪者向後務期權衡允當寬嚴適中以副朕明罰敕法之至意

十二日奉

上諭朕自御極以來每值

圜丘大祀必親詣行禮至誠至敬以展對越

上帝之悃忱今年冬至之日恭遇

皇考聖祖仁皇帝忌辰禮部太常寺引康熙三十九年及四十五年正月初七日祭

祈穀壇恭遇

世祖章皇帝忌辰遣官恭代之例奏稱今年

郊祀之期應照此例遣官恭代朕爲此五中展轉今年不親行

郊祀之禮於心甚爲不安其如何得展朕心而又符合典則著大學士九卿敬謹妥議具奏

十四日奉

上諭辦理軍需必得熟練之員方爲有益陝甘二省州縣官員備辦軍需有經手數年者有經手一二年者似此熟練人員若因細過微瑕即行參革則接任之員初辦軍務未免生疎或至遲誤亦未可定嗣後陝甘地方辦理軍需之州縣官員若無大過其所犯情有可原者著該督撫揆情度理量加寬宥若錢糧有些微不清之處而事屬因公者統俟大軍凱旋之後

查核明白以定功過

又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報烏蒙逆蠻背叛情由奉

上諭烏蒙逆蠻背叛已頒諭旨遣發官兵分路進勦總兵劉起元既苛刻於平時又不能防禦於臨事蠢疎暴戾自速其辜惟是遊擊汪仁知縣賽枝大等倉猝遇害累及妻孥深可憫惻著總督鄂爾泰查明具奏加恩賞恤至於烏蒙蠻衆其性反覆靡常朕常慮其不能帖然寧謐今年春夏以來朕躬違和精神不能貫注及此鄂爾泰於夏秋之間身亦抱恙而烏蒙遠隔千餘里豈計慮之所能周不但朕所深知亦中外所共諒也況鎮臣劉起元撫馭失宜防範鮮術事由激變責有攸歸該督引咎自劾並請解任督師之奏大非朕心其節制滇黔川省各路兵丁之處仍遵前旨行

十六日奉

上諭年來出征之兵丁在外支給口糧而仍給與坐糧以養贍其家口蓋因兵丁荷戈持戟効力戎行不忍令其稍有內顧之慮也至於各省土兵有派撥征勦者則於起程時賞給銀兩而無養贍家口之例朕思本身遠出在外則於營生之計不能兼顧其父母妻子或至俯仰無資深可軫念嗣後土兵之出征者除

恩加賞賚外其父母妻子在家照守兵坐糧之例每月給銀九錢并米三斗米則折銀賞給著督撫提鎮差委官弁前往該地方會同土官秉公散給務令均霑實惠儻有侵蝕扣尅等弊一經發覺定行從重治罪决不寬貸目今雲貴川廣等省効力之土兵卽照此例行並將此旨通行曉諭各省土兵知之

十七日奉

上諭向因大興宛平二縣近在輦轂之下常有速辦之公事不得不那移庫銀以濟用而上司察知每以虧空題參至於罷黜治罪實爲可憫用沛特恩於大宛二縣各發庫銀一萬兩存貯該縣倘遇有速辦之公事准其詳明府尹動支應用此朕體恤有司之至意也近思辦理軍需之州縣其急切應付之處不容刻緩而該州縣並無存貯備用之項若擅動公帑又干嚴譴有司實處兩難不可不爲籌及朕意欲於辦理軍需及事務繁劇之州縣亦仿大宛之例酌留帑銀以備急切公事之用其如何舉行俾辦公有賴而弊竇不生著大學士會同大將軍岳鍾琪總督高其倬悉心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陝西四川地方民風醇樸歷年逋賦甚少查每年徵收錢糧之期四月完半十月全完此定例也朕思

四月十月旣屆納課之期小民必須預先經營是麥穀未收之時卽爲輸將之計或因稱貸而受剝於富豪或因預糶而大虧其價値且如甘肅地方有徵收本色者若在糧穀未獲之前更爲竭蹷歷來川陝錢糧旣無拖欠之陋習著將四月完半者寬至六月十月全完者寬至十一月俟夏麥秋禾築場納稼之後從容完課俾民力紓徐以副朕愛養黎元之至意

十九日奉

上諭向因四川地畝隱匿甚多以致姦猾之徒欺其疆界不清契劵無據侵夌攘奪告訐不休種種弊端不可枚舉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是以數年來內外諸臣奏請淸丈者不下數十人蓋以田畝隱匿不但無益於國課亦且有害於民風朕再四思維始遣科臣高維新等前往川省會同道府州縣官料理清丈之事又復切加訓諭期於公當均平無偏無刻並降旨遍諭川民若有屈抑下情准其於督撫欽差前委婉陳訴及丈量之事將竣又頒諭旨若有額糧稍重之州縣卽比照就近適中之科則令其核減以紓民力蓋地多糧少者則當按則增加而地少糧多者則當査明減免此朕之本意屢經曉諭該省巡撫及辦事諸臣俾各悉心奉行者也近聞該省州縣中有地少糧多之處乃歷來地方官勉強加增者此番清丈並

未核減卽如成都華陽郫縣溫江等處便是如此則其他州縣或尚有與此相類者亦未可定著巡撫憲德轉飭布政使高維新等再加確查細心斟酌若有糧賦稍重之處卽據實奏請核減毋得固執己見回護從前有負朕均賦恤民之至意

二十二日奉

上諭山東今年偶被水患特命大臣會同巡撫查賑有房屋傾頹者賜以修葺之資并大發倉糧計口授食又准總督田文鏡之請將青萊登三府州縣存貯倉穀及通省捐監穀石照時價平糶其奉天米販商船亦准到東貿易是東省小民今歲三冬糧食有資可以無慮但恐明年青黃不接之時米價或致昂貴不可不預爲籌畫朕思奉天連年豐稔各州縣倉儲及莊屯收貯皆極充裕且與東省一海之隔順風揚帆一日可達應趁此時北風之便將奉天近海州縣存貯米糧運送二十萬石至山東海口交與地方官俟明年二三月間照市價平糶於小民甚有裨益著都統祖秉衡刑部左侍郎王朝恩前往奉天會同將軍府尹辦理其米石或雇民船或用戰船及作何運送之處大學士等詳議具奏

二十三日奉

上諭烏蒙逆蠻不法雲貴四川現在用兵征勦聞川省

之永寧建昌地方山路崎嶇所用軍糧背須民夫背負方能運送非若坦途之可以車馬馱載也舊例每糧一石運送百里給與脚價一錢而民夫一名止能背負米糧三斗百里之程須行兩日以此計算是百姓一日之所得無幾未必足以供其日用之資所當酌量變通以紓民力著該撫即行確查凡川省有山路險峻之處運送軍糧須用人力與永寧建昌相類者將脚價速議加增一面奏聞一面即行給發其他雲貴等省若有似此脚價不敷之處亦著該督撫確查增添仍一面奏聞此朕格外之恩該地方有司務當實力奉行禁止侵冒等弊使力役之民實沾恩澤

雍正八年十一月

上諭十四道

初三日奉

上諭闕里

文廟告成特命皇五子同淳郡王前往告祭於十一月十九日從京師起程十二月十一日行致祭禮歸途取道泰安州瞻拜

嶽廟於獻歲前回京此次皇子等往來經過地方凡一切應用車馬口糧食物芻牧等項俱係遣官動用錢糧一一備辦絲毫不取給於地方若地方官吏有借名科派累及民間者定行從重治罪若隨從人員有借端需索騷擾地方者亦從重治罪其經過住宿之處准居民人等前赴營盤攜物售賣悉照市價給與沿途文武官弁其衙門在二十里以內者准其迎送若在二十里以外者不得擅離職守河東總督相隔路遠不必前來請安鄰省督撫提鎮等亦不必來至於皇子等經過之地方凡大小官員等不許餽送禮物即食物亦嚴行禁止儻有不遵朕旨者著隨從之大臣即行叅奏嚴加議處可將此旨預先出示曉諭各該省官民人等知悉

又奉

上諭據福建水師提督許良彬奏稱查水師提督衙門

向例於澎湖林投八罩二處自置網船撥給漁戶每年實收菓金一千二百三十兩請將此項充入國帑以佐軍需等語此項銀兩係水師提督衙門相沿之規禮歷年已久今許良彬奏請歸公朕思提督衙門雖每年有八十分隨糧然僅足敷該提督贍養家口之需而通省水師皆其管轄豈無給賞公用之處此項銀兩不必歸公著即存貯水師提督衙門以爲賞兵公事之用

初四日奉

上諭惟

至聖先師孔子道冠百王功高萬世朕景仰企慕寤寐弗諼備舉崇奉之儀用申報享之願查世襲官爵歷代俱有成規而

聖廟執事之員向來未加爵秩所當廣置官僚以光祀典今欲特設

聖廟執事官三品者二員四品者四員五品者六員七品者八員八品九品者各十員各按品級給與章服每逢

聖廟祭祀之時虔肅冠裳駿奔趨事凡此人員著衍聖公於孔氏子孫內選擇人品端方威儀嫻雅者報部充補彙奏以聞每年各給俸祿銀二十兩其孔氏子孫內有情願充補之人或曾經出仕而退休在籍者或身有職銜而未曾出仕者以及貢監生童等皆可入選若届鄉試之期有情願入場者准以監生入場應試朕意如此著大學士等會同該部定議具奏

初十日奉

上諭向來各處落地稅銀大半爲地方官吏侵漁入己是以定例報出稅銀四百兩者准加一級後因查報漸多吏部請旨定議報出稅銀八百兩者准加一級多者以此計算年來地方官員皆知守法奉公凡有稅課皆隨收隨報不敢侵隱其報出之數每倍於舊額祇恐將來不無冀倖功名之人希圖優叙以致恣意苛索擾累小民且落地稅銀非正項錢糧有一定之數可比侵蝕隱匿者固當加以處分而爭多鬬勝者不但不當議叙亦當與以處分其作何定議並如何議叙加級處分之處著吏部戸部悉心妥議具奏

十一日奉

上諭凡漢軍人員之祖父皆本朝開國時從龍入關之人是以受國家之恩最爲優渥而其中懋著功勳者不但加恩於本身且望其世世子孫居高位食厚祿綿慶澤於無窮也無如其中有一種不肖之人忘國家高厚之恩背祖宗忠義之訓自暴自棄干犯王章伊等不自念其先人而朕於執法定罪之時未嘗不念忠勳之後竟罹罪譴爲之含淚悽然躊躇再四不

忍須發諭旨也范時繹乃一叅領耳朕念其爲名臣之後加恩用爲總兵官伊辦理陵寢事務尚能謹慎小心朕冀其紹述家聲特授以江南總督之重任且官階加至都統尚書伊在江南雖能勉持操守而玩愒廢弛無一察吏安民之善政視地方之事如膜外而鹽梟巨盜待朕訪確姓名密諭批示始行緝捕且辦事不知慎密竟有聞風遠颺者又如江浙地方潛藏匪類蠱惑人心伊不能禁約稽查以端風俗轉與私相往來及至姦徒敗露之後浙江文到提拏重犯而伊瞻顧舊交轉欲爲之袒護此尚得謂之有人心者乎而朕猶諒其出於愚昧無知非交結逆黨之大惡密令總督李衛於審訊定案之時留意保全之及伊到京朕猶不忍令其罷斥廢棄特令料理太平峪工程以爲効力自新之路適因北河總督不得其人於是令伊前往諄諄訓誨卽田文鏡見伊到豫亦深喜得相助爲理之人豈料伊下愚不移以河渠乃民命所關正當伏汛危險之時竟忍視爲漠不相關之務曠職負恩至於此極此范時繹之大槩也尚崇廙之祖尚可喜於太宗文皇帝時抒誠歸順及吳逆變亂尚之信雖干叛逆之條而尚可喜則始終不失臣節至其父尚之隆侍從內廷數十年小心勤謹深受聖祖仁皇帝之恩尚崇廙原係散秩大臣朕望其成立特加任用令其管理陵寢事務伊頗能黽勉供職無欺無隱朕因奉天積習尚未全改特將伊授爲盛京五部尚書令其整理訓導乃伊陛辭起身之時朕見其舉止言動頓改常度於是切加訓誨而伊不能領受一到新任行事乖張將從前差往辦理之官達叅奏朕將官達召回詰問官達陳奏尚崇廙在任種種狂肆之狀朕以其出於仇怨之口未之深信後據平郡王叅奏前來朕令大臣等將伊與同事官員一一傳齊質問則伊狂妄不敬背公行私之處悉皆確實伊亦俯首無辭此尚崇廙之大槩也李永陞原任河南南陽總兵官居官聲名甚屬不好隆科多曾在朕前叅奏朕細加訪查實多劣蹟於是將伊罷黜發往口外臺站効力贖罪及朕恭閱聖祖仁皇帝實錄見四川原任總督李國英平寇捕賊懋著勞績詢其子孫則李永陞其嫡派也遂降特旨將伊調回授以叅領之職朕含淚而加訓諭伊亦感激涕零後又加恩遷擢至於都統辦理該旗事務尚覺妥貼似屬盡心職守者朕以爲感奮自新大改故轍矣是以授爲工部尚書豈料伊一到工部之任遂作弊營私婪贓纍纍甚至延奸胥爲幕客以開招搖納

賄之門審訊之下供証鑿鑿無可置辯此李永陞之大槩也此三人者均係漢軍世家之裔彼之祖父効忠宣力如此國家之酬庸賞功如此而彼之負恩辜德如此朕實不解此輩具何肺腑也凡在廷臣工莫不爲之歎息痛恨想伊祖父有知亦應含恨於九原惟是朕再四躊躇若欲按律置之於法則追念伊等前人勲勞拳拳弗釋若欲寬宥其罪又恐開將來功臣子孫肆行不法之漸展轉遲疑實不能決但思伊等所犯尚不似隆科多年羹堯蔡珽不可赦宥今且施法外之仁將范時繹尚崇廙李永陞釋放令伊等洗滌肺腸遷善改惡倘能戴朕寬宥浩蕩之恩痛自

愧悔將來或另有使令之處若怙惡不悛再有過犯定行正法莫希再邀寬典也著將伊等所有應行審結之案仍令該部審明定擬具奏

又奉

上諭范時捷係開國名臣范文程之孫乃不念國家培植之恩并不思伊祖宗積累之厚其在陝西爲官時甘心出年羹堯之胯下諂媚逢迎以至辱身賤行爲人所鄙笑朕令其來京辦理旗下事務而伊志氣昏庸委靡不振竟似眷戀年羹堯之舊黨無心爲國家出力者是以降爲藍翎侍衛以示懲戒繼因陵寢地方辦事需人將伊命往今范時繹獲罪罷黜范氏子孫竟無現居大員之人范時捷尚非棄材可比著管理古北口提督事務以觀其如何改過自新一洗從前之愧耻直隸總兵官俱聽范時捷節制後不爲例

十四日奉

上諭據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報官兵恢復烏蒙情形朕心甚慰烏蒙事起倉卒賊衆獸屯烏聚多者萬餘人少亦數千而鎮雄參將韓勲以奎鄉四百人戰敗賊衆數千連破四寨賊黨喪膽總兵官哈元生副將徐成貞以二千餘人破賊數萬數日之內恢復烏蒙此三人者實爲功首著交部從優議叙其在事人

員參將康世顯遊擊王糴祖張起紀龍王先何元王友文曾長治土千總安天爵帶領官兵皆能奮勇爭先蕩平賊寨各著勞績鎮雄州知州徐德裕擒獲逆黨安輯居民亦屬可嘉凡此人員著鄂爾泰分別次第具奏到日交部亦著從優議叙至隴慶侯之庶母二祿氏矢死効忠解散逆謀四川沙罵土司沙氏立志不移親身赴建皆係婦人能知大義應加特恩以示嘉奬沙氏照其應得封典加一等給予誥命二祿氏給以六品安人誥命並各賞銀一千兩綵緞二十端其餘各土司有在軍前効力及保境安分者令鄂爾泰會同黃廷桂憲德查明酌量賞給至滇黔進勦

漢土兵丁應照川省之例每名賞銀五兩其哈元生韓勳所統兵弁皆奮不顧身血戰數十陣首先破賊更屬勇壯著每名賞銀二十兩將此所賞銀數交與哈元生等視其兵丁中出力之多寡酌量分別等次賞給若一例均賞亦可㕘將遊擊著賞銀五百兩守備三百兩千總一百兩把總五十兩以奬忠勤之將士再另動司庫銀一萬兩賞給哈元生爲伊軍前用度及賞賚之費該部遵諭速行

十五日戶部議覆河東總督田文鏡奏河南被水州縣實未成災今歲漕糧仍照額完兌應如所請

奉

上諭前因豫省有被水州縣特降諭旨令該督按歉收分數蠲免漕糧今據田文鏡奏稱豫省州縣收成雖有不等實未成災且士民踴躍輸將今歲漕糧現在完交兌運等語士民等急公奉上甚屬可嘉但被水州縣雖未成災而收成分數既有不等著該督確查歉收分數仍照例蠲免即將現在已兌漕糧准作辛亥年正供以示朕嘉惠豫民至意

十六日奉

上諭民間借貸一事所以通彼此之有無濟一時之緩急意本善也乃有貪利營私之徒往往乘人匱乏勒索重利如借貸米穀則不但加三起息竟有加五或多至加倍者小民偶爾窘迫止顧目前及禾稼登場終歲辛苦之所獲不能復爲己有雖豐稔之歲僅足供償債之需一遇歉收之年則束手無策必至息上起息累年不能楚結且貽累於子孫而挾貲射利乘急多取者視爲固然全無矜憐憫惜之意貪饕爲性澆薄成風此亦人心世道之患也夫緩急人所時有周禮三物六行孝友睦婣而繼以任恤蓋州里族黨有急則相倚任有困則相賑恤此鄉鄰風俗之美王化所先而其人以仁厚居心亦所以長享福澤於弗替此即仰邀

天地神明賜佑休徵之根本也從來窮通貧富境遇不常

幸而富厚有餘是

天之待我獨厚則當思濟人利物恤災扶困以廣行善事

仰答

天恩若以

天之厚我者持以爲剝削貧人之具不但

上天監臨必加譴責即返之於心亦忍爲之乎凡屬貪鄙之人利令智昏以爲如此可以致富獨不思貧富有一定之數善惡有不爽之報假令爲富不仁者皆得擁厚貲以長子孫則樂善好施者必至匱乏終身矣自古迄今有此天理乎嘗見不義之財得之若易乃享受未久或耗於意外之災患或敗於不肖之後人

是知刻薄之行損人適以自損仁厚之風利人還以自利也此種盤算薄惡之俗若不曉諭化導遽以官法繩之又恐轉阻貧民借貸之路故特將天道循環之理委曲開導啓其良心挽其僘俗凡有借貸銀錢米穀者二分三分起息尚屬情理可行若太多則誠爲富不仁矣著地方有司將天理人心時時訓諭以化其殘忍刻薄之習倘勸導既久而下愚頑惡之性不肯改移尚有重利盤放者則訪確一二人加以懲治以儆其餘如此庶惡習可以轉移貪風可以止息矣如有無藉棍徒因朕此次勸導之訓諭或借端圖賴或生事强借以擾害良善溫飽之家者尤當加以重懲不可寬貸此全賴地方有司奉行勸導之公當勤誠也

又吏部議覆廣東總督郝玉麟請將署開建縣知縣陸昌齡調補新興縣應如所請奉

上諭郝玉麟出具陸昌齡考語稱爲言語明白凡爲督撫大臣者出具屬員考語當就其實在才具品行而言若言詞應對之間豈能定其優劣有言詞拙訥而才具優長者有應對敏捷而究無實際者若以言取人豈封疆大臣甄別人才之道郝玉麟此奏甚屬不合著嚴飭行

二十二日奉

上諭各省選拔生員到京朕俱特派大臣秉公考試分別等次進呈前據閱卷大臣奏稱湖北一卷文理荒疎請交部議後經部議革去選拔甚是及查其姓名則湖北應山縣生員楊可鏡也頃朕問楊可鏡係明臣楊漣之元孫楊漣之子楊之易爲江南松江府同知於順治四年遭松江提督吳勝兆之叛捐軀殉難忠節凜然比蒙

世祖章皇帝之恩優加賜卹此卽楊可鏡之曾祖也朕思楊漣父子兩世忠義其後嗣子孫若稍能自立品行無虧雖文藝不工亦當格外造就該學臣將伊入於選拔之內未必不因此起見但不將緣由奏明是其辦事無識無才之處耳楊可鏡准作選拔赴國子監肄業仍著禮部帶領引見

二十三日奉

上諭朕卽位之初清查戶部錢糧始知歷年以來虧空竟至二百五十餘萬兩之多是時怡賢親王管理部務奏稱此項虧空歷年已久若一一根究責令賠補則獲罪之人甚衆懇請寬免查究嗣後以本部餘平銀兩陸續代爲完補朕以歷年該管之堂官庫員職司出納而虧缺至於如此若不責令賠補則國法何在而作弊之人亦無以示懲因令孫渣齊秉公開報著追計其開出之數原不及虧空之半其餘則仍係

怡賢親王經理代爲完補也迨至上年計算孫渣齊所開之數完納者甚少而拖欠者仍多朕思怡賢親王仁厚居心曾有代完之語今成其善念將應追之項悉予豁免准以戶部平餘銀兩代爲完項此戶部彌補虧空之始末也數年以來該部既有補帑之事是以各省解銀交庫之時平銀未免稍重但從前解京銀兩到部交納時雜費繁多又有暗中包攬官吏勒索種種情弊此中外所共知者自怡賢親王管理三庫以來弊絕風清各色浮費悉行禁革雖餘平銀兩畧覺加添而較之從前雜費則減省已多且怡賢親王之意原欲俟虧空彌補全完之後仍將平銀裁減此亦王屢次陳奏於朕前者今庫中虧空之項俱已補足著將辛亥年春撥解部銀兩照從前餘平之數減去一半該部即行文各省巡撫布政使知之此項銀兩大約出自耗羨項下嗣後著留於本省以備地方公事之用若司庫官員有額外多索者著管理三庫之王大臣查叅若外省官員因此次恩旨將解部之項或有扣尅短少等弊亦著王大臣指叅從重議處

二十五日奉

上諭凡朕降旨特交事件該衙門有即行辦理者亦有遲久尚未辦理者總因無專司稽察督催之人是以遲速不齊間有躭延嗣後著於滿漢文武大臣內派出數人管理欽奉上諭事件專任稽查督催之責於事務大有裨益其滿司官即用議政處辦事之員漢司官著派出之大臣等揀選委用

二十九日戶部議覆廣東總督郝玉麟奏鹽課未完請寬限與定例不符應不准行奉

上諭部議是但廣東商人貲本微薄難與他處商人一體較論着照該督所請扣一年爲限以示朕格外恤商之至意

雍正八年十二月

上諭九道

初四日奉

上諭臺灣偷渡之弊屢行嚴禁該地方文武官弁自應實心奉行乃朕聞今年八月間廣東青山仔後江灣地方有彪子船一隻遭風失去桅舵船亦撞岸擊碎所載只有男婦一百二十餘名並無牌照亦無貨物及該汎官弁等訊問口供則稱係閩省同安詔安龍溪各縣民人因客頭船戸等招引偷渡過臺各出水脚銀兩多寡不等由此觀之則平時違禁偷渡之人不知凡幾此不過偶然遭風敗露之一耳該省督撫

提鎮等身在地方於關係海洋屢申嚴禁之事漫不經心一任姦宄不法之徒誘人犯禁以爲射利之計不知伊等所司何事而廢弛怠玩如此其能無忝於封疆之任乎向後若仍不知實力奉行該督撫提鎮必嚴加處分決不寛貸

初五日奉

上諭前因口外用兵哈密爲軍需往來之地特准大將軍岳鍾琪之請將駐防兵丁口糧鹽菜加恩增給後又准署總督查郎阿之請將肅鎮兵丁折支米豆每石於折中一兩之外增給銀五錢每草一束增給銀一分總以肅州哈密一帶地方兵馬往來物價未免昂貴故加恩於常格之外也嘉峪關在肅州哈密之間其地苦寒所需兵糧皆從肅州轉運則彼地兵丁折支米豆之價自應一體增加乃督撫等俱未奏聞昨岳鍾琪到京奏及朕始知之從前辦理實屬疎漏嘉峪關營汎兵丁折支米豆草束之價俱著照肅鎮之例米豆每石加銀五錢每草一束加銀一分其加增之期亦照肅鎮補行給發以示朕軫恤邊兵之至意

初十日奉

上諭今年江南河東等省間有被水之州縣已降旨發粟蠲租並令該督撫加意撫恤但至明歲春間青黃

不接之時恐不無借資隣省買米減糶之事湖廣南北二省向來積穀甚多正在豫籌出陳易新之法而今年又復豐收穀價大減於平日或恐民間出糶維艱朕特思酌盈劑虛之道著將從前商捐及耗羨銀兩存貯楚省藩庫者動支五萬兩遴選賢員分往所屬豐收價平之處糴買新穀暫行收貯俟隣省需米平糶即令彼省委員來楚照楚省原買價值先儘倉貯之穀交買運回以濟民食仍將新穀補倉價銀還項如此則隣省無貴糴之虞而楚省又得出陳之益事屬兩便倘隣省可以不用則仍留楚省於青黃不接之時照價平糶於民亦屬有濟著該督撫遵諭料

理並移會隣省知之

十九日刑部等衙門議奏呂留良大逆不道一案奉上諭呂留良懷背逆不臣之心假託先儒糟粕餘論欺世盜名以致人心陷溺爲其迷惑已久愚昧之徒稱爲夫子幾謂其駕乎程朱之上甚至奉祀書院以尊崇之今者上天怒發其奸凡其逆謀穢行無不敗露天下焉有喪滅倫常猶得託名於理學之林而著作尚有可取者乎今內外臣工等合詞陳奏請照大逆之例將呂留良及伊子呂葆中俱剉屍梟示其子孫除呂黃中等已服冥誅外呂毅中應斬立決并行文各省督撫將大逆呂留良所著文集詩集日記及他書已經刊刻刷印及抄錄者於文到之日遍行曉諭勒限一年盡行燔燬等語朕思呂留良之罪從前諭旨甚明在天理國法萬無可寬然天下至廣讀書之人至多或者千萬人中尚有其人謂呂留良之罪不至於極典者朕愼重刑罰凡誅奸鋤叛必合乎人心之大公以昭與衆棄之之義至其所著書籍臣工等奏請焚燬復思呂留良不過盜襲古人之緒餘以肆其狂誕空浮之論有識見者固不待言卽當日被其愚惑者今亦自然窺其底裏而嗤笑之也況其人品心術若此其言更何可取今若焚滅其跡假使燬棄不盡則事屬空文倘燬棄盡絕則將來未見其書者轉疑伊之著述實能闡發聖賢精蘊而惜其不可復得也卽呂留良書籍中有大逆不道之語伏思我聖祖仁皇帝聖德神功際天蟠地如日月之照臨宇宙萬古爲昭豈呂留良之犬吠梟鳴所能虧蔽於萬一乎著將廷臣所議行文直省學政遍行詢問各學生監等應否照議將呂留良呂葆中剉屍梟示伊子呂毅中斬決其所著文集詩集日記及他書已經刊刻刷印及抄錄者盡行燔燬之處著秉公據實作速取具該生監等結狀具奏其有獨抒己見者令其自行具呈該學政一併具奏不可阻撓隱匿俟具奏到日再降諭旨

二十日奉上諭據甘肅巡撫許容奏稱肅州紳衿士庶捐備運糧車一千輛已經交送到肅等語年來陝甘二省辦理軍需雖事事取給於公帑而地方紳衿士庶等亦有協力相助之處朕正欲加恩褒獎今肅州士民等又復捐備車輛以佐輓運踴躍急公甚屬可嘉著照數賞給價值並宣朕旨獎諭

二十一日四川巡撫憲德奏回民感激天恩集衆誦經恭祝

萬壽奉

上諭數年以來凡內外臣民等感戴朕恩有欲建立碑亭及開設經壇以申頌祝者皆已嚴行禁止並令大臣官員殫竭誠意屏絶虛文曉諭所屬士庶兵丁等一體遵奉屢降諭旨甚明今川省回民集衆誦經該撫不行禁止轉爲代題甚屬不合著嚴飭行並曉諭衆回民知之

二十三日奉

上諭今歲山東被水之州縣朕心軫念殷切已令地方有司加意撫綏又特遣大臣等按戶查賑並給以修葺室廬之資其成災之州縣則將地丁錢糧及漕糧

並行豁免務使閭閻厚霑恩澤咸登衽席也頃又思該省既有被災之州縣則本地所產之米較少於平時其不成災之州縣應有交官之漕糧若此時仍照舊徵收則米穀之存於民間者較少且恐因此而致穀價稍昂未免輸將竭蹶但查漕糧向無豁免之例今年之暫免徵收者則出朕之特恩至於不成災之州縣尤難越格蠲除今再四思維著將東省不成災之州縣今歲應徵之漕糧停其徵收俾民間多留穀石則民力自覺寬餘俟明歲收成之後令百姓照數交官不必運送京師卽存貯本省補完今歲散賑動用之倉穀如此庶於地方大有裨益著卽遵諭行

又奉

上諭朕查臨洮府屬之保安堡番民歸化多年按照田畝起科共額徵糧八百一十五石五斗因該堡向日止設番兵一百二十名卽以應納之額糧抵作應支之兵食伊等知種地而不完賦知充伍而不領糧相沿已久嗣因番兵差操未便於是另募內地民兵二百名以備防汎卽將額徵之番糧充作兵丁之月餉其舊設番兵悉行開除惟是保安一堡與新附上下龍布阿步喇等番族界址相接新附番族俱按戶科糧每戶止納青稞一斗而保安則按田起科以不及千戶之番民歲徵糧八百餘石未免多寡懸殊非朕

一視同仁之意著將保安堡番糧亦照新附番民之例每戶納糧一斗徵收在倉畱爲積貯其現募之兵丁二十名所需糧料俱照例給與折色以示朕加恩番民之至意

二十八日奉

上諭皇五子致祭闕里

文廟典禮告成回京奏稱恭謁

孔林周覩規制見享堂墻垣間有年久傾圮之處朕尊

崇

先師夙夜罔斁今廟貌已經鼎新林園允宜修葺著欽

天監選員前往會同衍聖公孔傳鐸相度方位宜於

何時營治詳慎定議屆期朕命大臣前赴曲阜令衍
聖公孔傳鐸協同敬謹修理務令崇閎堅固光垂永
久以昭朕尊禮
先師之至意

雍正九年正月

上諭七道

初四日奉

上諭朕思惠養黎元之道莫先於除賦蠲租使萬姓均霑渥澤是以數年來寬免各省額徵以爲阜民足食之計者難以枚舉而該省民人果能抒誠慕義宣力急公朕尤嘉其人心風俗之淳良而屢沛恩施於常格之外也陝西甘肅二省經理軍需數年矣凡米糧芻牧及車馬牲畜之類皆動支公帑銀兩備辦一絲一粟不使擾民此中外臣民所共知者然朕每念地方旣有軍務縱不取辦於民財未嘗不資藉於民力而陝甘二省之人民踴躍趨事其心甚爲可嘉年來已屢降蠲賦之旨茲特再布恩膏將雍正九年西安所屬額徵地丁銀蠲免十分之三共計銀四十七萬九千九百兩零甘肅所屬額徵地丁銀二十八萬二千二百兩零全行蠲免該督撫等可轉飭所屬有司仰體朕心敬謹奉行務令閭閻均霑實惠並將此旨刊刻頒布俾深山僻壤之民共知之

十一日奉

上諭準噶爾賊人乘我西路軍營不備傾其醜類犯我卡倫盜竊駝馬勢甚倡獗總兵官樊廷率領副將冶大雄等領兵二千當賊二萬之衆轉戰七晝夜救出

兩處卡倫官兵與總兵官張元佐等會合之後擊殺賊兵不計其數又將盜去駝馬牲畜奪回樊廷勇敢率先頗得勝算總兵官張元佐副都統綽般台吉滚布三等台吉定扎拉錫領兵應援奮力夾攻大敗賊衆副將張朝艮以孤軍被困而能全師出圍凡此將弁皆見義能勇致身効力均屬可嘉樊廷著賞給一等阿達哈哈番張朝艮冶大雄俱著賞給拜他喇布勒哈番張元佐綽般俱著賞給拖沙喇哈番台吉滚布著封公爵三等台吉定扎拉錫著授爲扎薩克一等台吉其餘有功將弁俱著大將軍岳鍾琪查明奏

聞朕自一一加恩從優議敘樊廷著賞銀一萬兩張朝艮冶大雄俱著賞銀五千兩張元佐綽般俱著賞銀三千兩伊等軍前無需用銀兩之處著大將軍差人送交伊等嫡屬收受再著署內務府總管鄂善馳驛前往肅州於軍需銀兩內動支十萬兩俟大將軍回赴軍營時將此番出征弁兵等查明戰功等第鄂善宣傳諭旨按名賞給至陣亡將弁兵丁著大將軍分晰查明造冊具奏到日候朕降旨從優賞卹再令該督撫動用正項錢糧於安西地方建立忠勇祠將陣亡之弁丁等設造牌位送入祠內令地方官春秋致祭俾義烈將士永遠流芳以示朕崇奬忠勲之至意此番賊人侵犯西路軍營起於倉猝朕未先事籌

及岳鍾琪措置失宜均當任過紀成斌護理大將軍印務身在軍營其功過俟事定再議其餘失事員弁一概從寬免議大將軍岳鍾琪不必查參

二十日奉

上諭此番準噶爾賊衆侵犯西路汛界盜竊駝馬乘我不備事起倉猝其力戰克敵者固屬可嘉而効命疆場者尤爲可憫前已降旨令建忠勇祠春秋祭享以表忠節矣兹應賞給世職令其子孫承襲永誌恩澤副將徐宗仁著給與拜他喇布勒哈番守備劉貴才劉芳雨李國勳俱著給與拖沙喇哈番其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千總王大謨徐維新外委把總方正劉世勳俱著該部從優議卹此外如有應加恩卹之弁員俱著大將軍岳鍾琪查明具奏凡陣亡兵丁於卹賞定例之外倍加賞賜其跟役人等有受傷亡故者亦著照兵丁例給賞朕今以酒三爵遥酹陣亡將士徐宗仁等著內務府總管鄂善將酒賫往軍營凡陣亡將士每名以羊一隻奠祭宣朕憫恤傷悼悱惻不忘之至意此番以死勤事之人非尋常衝鋒破陣之比實因一時倉猝不及預料乃朕未曾先期籌畫之所致朕心尤覺慘戚所以徧加恩恤者出於中心之至誠非欲藉此以鼓勵行間將士也朕不得已而用兵本期全師克敵不損一人乃爲至願豈必

捐軀致命始稱効忠報國乎今此陣亡弁兵朕雖加恩優恤而惻怛不忍之念愈覺難釋於懷著鄂善將朕諭旨徧行宣布令衆知之至於所賫賞賚銀十萬兩鄂善至軍營時或與大將軍岳鍾琪或與護大將軍印務紀成斌分別將弁兵丁建功出力之等次秉公賞給務使宣勞効忠之人俱得霑被恩賜以示國家酬庸獎勳之令典

二十一日奉

上諭朕聞洞庭一湖綿亘八百餘里自岳州出湖以君山爲標準一望杳渺橫無涯際而舵桿洲居西湖之中去湖之四岸或百餘里或二百餘里舟行至此倘遇風濤陡作無地停泊亦無從拯救多有傾覆之患昔人曾經創議欲於此處建築石臺俾狂風巨浪中舟楫有停泊之所祇以水中立基工用浩繁事不果行朕以勤求民瘼爲心凡內外遠近地方疏濬修建工程可以利濟羣生者無不樂爲興舉況商賈行旅之往來可以避風波之險而登衽席之安尤事之所當衆行者查營田水利衙門有存公銀二十萬兩著解送楚省交與總督邁柱令其會同巡撫趙弘恩遴選賢能之員相度估計悉心經理建築石臺以爲避風停舟之所務期修造堅固以垂永久毋得草率塞責

二十三日奉

上諭山東地方上年遭值水患窮民乏食朕心軫念屢頒諭旨並遣大臣賜粟賜金加恩賑濟不忍使一夫不獲其所又念該省上年禾稼歉收今春青黃不接之時米價必至騰貴特命截留隣省漕糧三十五萬石并撥運奉天米穀二十萬石減價平糶以惠濟閭閻朕之爲東省民食計者亦備極籌畫矣今朕細思上年濟兗東三府之被水較平時爲甚目今發粟平糶在糴米之家固不慮價值之高昂而赤貧之民仍苦於糴買之無力且聞被水之後覓食窮民有轉徙於四方者今各省漸次咨送回籍此等民人回籍之後無以爲存養之資勢必至於失業深屬可憫今朕再沛恩膏著侍郎劉於義牧可登巡撫岳濬確查實在窮民無力糴買穀石者加給兩個月口糧以恤其困苦資其耕作查濟兗東三府尚有存倉穀四十萬石卽將此爲散賑之需倘不敷用再將截留之漕米以二十萬石平糶以十五萬石增添散賑劉於義牧可登岳濬可仰體朕心遴選賢員作速分途辦理使黎民均霑實惠並傳宣朕旨切加曉諭百姓等受朕格外之恩當乘此春和努力耕種勿因失業而作邪僻之事勿因困阨而懷怨尤之心果能祗遵朕訓則良善之風豫順之氣自能感召

天和賜以安全之福思之勉之

又奏

上諭土古魯收糧之筆帖式奇書以二百餘人竭力衞糧捍賊賊衆圍困數日能固守糧營保全軍實深屬可嘉著賞與拖沙喇哈番再賞銀五百兩其同在土古魯糧城之弁兵著岳鍾琪查明到日從優敘賞

二十六日奏

上諭上年江南邳宿等處十八州縣遭值水患窮民乏食朕心深切軫念特命大臣會同該督撫動帑發粟撫綏賑恤增給口糧之數加添散賑之期並賞給修葺室廬之費務使被水黎民咸登袵席不至流離失所今據該督撫等奏報正月十五日已滿散賑之期朕思江南麥熟在四月杪其間青黃不接之時尚應爲之籌畫雖本省隣境皆有平糶之米穀而赤貧之民無資糴買者仍復艱於餬口深可憫惻查揚州鹽義倉有積穀數十萬石原備該地方及隣郡賑濟之用者著動支二十餘萬石加賑窮民四十日口糧以濟其困乏資其耕作該督撫可會同欽差侍郎彭維新等悉心奉行並將朕逾格加恩之處曉諭百姓俾各省過嚮善守法奉公秉此春和盡力南畝勿再游手失業有負朕痌瘝軫恤之至意

雍正九年二月

上諭十九道

初二日大學士等奏

上諭山東濟南兗州東昌三府從前積穀甚多因去年水災之後朕特命大臣動發倉糧賑濟用穀一百八十餘萬石又念今春二三月間青黃不接之時小民粒食維艱再發倉穀二十萬石截留漕米二十萬石重賑兩月是三府各州縣存倉穀石俱作賑恤之用雖登萊青三府尚有存倉之穀百餘萬石而轉運甚難與濟兗東三府無益況天時不可預必自宜早爲籌畫積貯之計以實倉廩查去歲直隸收成頗豐目今米價亦平或從直隸採買米石令回空糧船運至東省或將南漕截留數十萬石分貯水次州縣爾等詳悉查議再德州現有駐防兵丁若照天津建倉之例起建倉厫以備每年截漕存貯則河南山東有需用米石之時一水可通似屬有益爾等一并確議具奏

又奏

上諭從來硫磺一項禁例甚嚴不容私開私販聞山西一省有山之州縣遍産硫磺姦民違禁取利者甚多地方官員平日不實力稽查遇有發覺恐干失察之咎往往私自完結隱匿不報如平定州地方上年則

有聚集愚民二三百人私開之事又平陸縣亦曾拏獲私煎之人有司皆含糊完結又有江南人趙加爲在省城買硫磺數百斤私行販賣路經遼州爲巡役捕獲而該州亦不具詳朕所聞如此該撫等身在地方豈無聞見著嚴飭文武官員嗣後實心稽查嚴加盤詰不得虛應故事苟且結案倘再有私開私販之弊而該管之文武官弁寬縱姑容隱匿不報者定行從重議處將失察之上司一併察議

初七日江蘇巡撫尹繼善奏請以藍翎王機改署淮安府軍務通判奉

上諭藍翎王機若因不稱武弁之任即改補文員則將來武弁必有冀倖改補文職而廢弛本業者尹繼善所奏不合且朕命往各省之藍翎多係平常之員令該督撫試用王機既不稱武職著發回原籍

初八日奉

上諭據稽察寧古塔地方監察御史鄂昌奏稱原任奉天府永吉州知州杜薰因失察造印紙牌革職永吉州士民等紛紛具呈保留輿情迫切懇請代奏等語向來紳衿士庶保留本地官員者大半出於賄囑要結之私情而非愛戴攀轅之公道若允從其請則相率效尤弊端種種必爲吏治民風之累是以屢頒諭旨槩行禁止今覽御史鄂昌所奏朕思永吉州乃極邊之地人情質樸非內地可比况邊遠新設之缺况味蕭然官斯土者無可繫戀而民情若此則保留自出公心應當加恩於格外即該牧失察紙牌亦非不可寬宥之條著將杜薰仍留永吉州之任若居官果優俟三年之後著該府尹題請開復

十二日奉

上諭駐藏之官弁兵丁等已經數年未曾更換朕心深爲軫念查從前派往之兵係陝西一千名四川一千名今陝西兵丁現有征勦準噶爾之事難以派往西藏四川新經預募充伍之兵甚多著提督黃廷桂巡撫憲德酌量於新舊兵丁內揀選二千名前往西藏將從前駐藏之兵換回其弁員等自總兵以至千把亦應更換若大員內一時不得職銜相當之人可揀選幹員加銜委署前往著黃廷桂憲德悉心定議具奏

又

諭管理西藏事務貝勒頗羅鼐朕爲統一天下之主凡四海生靈無分中外皆一視同仁乃者附近怕爾城之布魯克巴地方人等起釁攜兵互相仇殺朕聞之深爲不忍軫念於懷爾能仰體朕意遣使與班禪額爾德尼之使一同前往和說又遺書宣諭朕之恩德布魯克巴地方人等遂感悟息爭各帶部落敬順無

達且誠意請朕施恩訓誨朕甚嘉悅布魯克巴地方人等乃從來尊崇佛教恭敬達賴喇嘛之人理應遵守佛法體佛好生之仁而行若因一時之忿致動干戈互相仇殺不但擾害生靈亦不合於佛道且成仇日久延及子孫亦不無貽害之處自茲以往宜各守疆界共相和睦永遵佛教祇奉恩綸如能黽勉力行朕益軫念施恩矣布魯克巴之諾銀林親齊雷喇布集後身喇嘛濟色禮布魯克古迹等著各賞給銀茶筩一盛酒銀池一各色大緞四十疋銀一千兩以示懷遠嘉順之至意噶碧東羅布喇嘛率衆先歸尤爲可嘉亦著賞給銀茶筩一盛酒銀池一各色大緞四十疋銀一千兩以示表揚公忠之盛典爾可將發去物件按名賞給并將此諭旨宣諭布魯克巴地方人等知悉

十三日奉

上諭朕惠養黎元惟恐薄海內外有一夫之失所上年山東地方山水暴發民人罹於災患朕心軫念維殷切諭督撫大吏等加意撫綏又特遣大臣前往督率地方有司逐戶賑濟賜粟賜金皆加厚於常格之外其額徵錢糧與例不蠲免之漕米悉令免徵又遠運奉天之穀不截留鄰省之漕糧以濟平糶散賑之用無非欲使被災窮民免流離而登衽席也乃有人奏

稱東省上年二麥秋成合縣統算僅有三四分而地方官竟作七八分揑報又迎合上司之意將饑民戶口駁詰刪減且遇外來就食之人槩行驅逐而本處漏報饑民又攔阻不許他往等語朕聞之深爲駭異比卽降旨嚴切詢問田文鏡岳濬及劉於義牧可登等今據伊等先後回奏僉稱東省上年二麥實係豐收至於被水之州縣雖有數處勘不成災然亦從未有揑報七八分收成者惟是州縣始初開報饑民時皆經由里總人等之手其中多有冒濫而不法刁民又串通鄉地假揑重名詭名造入賑册加以胥吏舞弊或將應賑之戶刪去而將不應賑之戶載入或將此處已賑之戶移作彼處未賑之戶種種弊端難以枚舉此中既有冒濫卽有遺漏乃必然之勢後經臣等分委司道親加查驗刪其浮冒補其遺漏據實核定有增有刪並無駁減太甚之處至於就食之人槩行驅逐本地饑民攔阻不許他往之說實無其事上年開賑之初臣等恐愚民有先期散往他境以致流離者飭令該州縣備查境內有外來隣邑饑民果有親友可依者則令安插居住若係無依之人則資送回籍以便入册領賑俱有檔册可據並非驅逐況自冬底以至新正他省資送回東之窮民不下數千口則東省文武官弁從前之不曾攔阻他往可知矣該

督撫及欽差侍郎同奏之詞如此彼此大槩符合似是東省散賑實情但從前臣工之陳奏亦必有所自來或係東省人民遭值水災不知省愆思過而猶心懷抑鬱造此怨望之言以致傳播遠近啓旁人之疑議耶抑或棍徒揑造浮言煽惑衆聽耶朕嘗謂水旱災祲之降或由於朝政之闕失或由於官吏之姦貪或由於民風之澆薄三者有一於此皆足以上干
天和加之譴罰今以山東近事論之朕加逾格之恩該督撫及欽差等身在地方殫心竭力早作夜思以拯斯民於困阨而該省人民不但不知感激且加官員等以苛刻之名誣以奉行不善之罪肆行謗議惑人聽

聞似此乖戾之氣焉有不干
上天之怒而罹滂溢之災者乎去歲費金吾在京時曾奏稱豫省風俗淳良與山左逈異卽就鄉紳中一事而言宋致虧欠帑金其中那移代賠之項居多而伊之兄弟子姪合力完公羣情踴躍而李永紹身爲尚書家貲饒裕况侵欺貪婪之項居多乃負欠國帑展轉遲延不肯完納此卽兩省人情厚薄之明驗等語李永紹爲東省士民領袖其居官之日旣已納賄婪贓而罷斥之後仍復營私藐法以此爲一省之倡無怪乎相率效尤日趨於凉薄之行也李永紹名下應追銀兩著該撫岳濬查明嚴追以示懲儆並將此旨通行曉諭該省人民等各宜滌慮洗心以凜
天戒

十四日浙江總督李衛奏浙江舊存倉穀請撥運淮北山東平糶奉
上諭凡爲督撫者能經理所屬地方事務便稱盡職總督李衛公忠體國視隣省如同本省將米穀籌畫運送以備平糶之用甚屬可嘉若凡爲督撫者皆能視
國政如家事不分彼此如此存心則裨益之處更廣矣李衛著交部議敘其運送米穀前往淮北山東之處著照所奏速行

又奉

上諭從前阿爾泰兵丁駐劄之時糧運維艱是以廷議每兵月給米一斗併羊價五錢彼時羊價甚賤所給銀米足供一人之食邇年以來羊價漸長所給銀米實有未敷雖各兵換班之時朕優勞戍兵厚加賞賚而歲月旣久資斧無幾或不能接濟朕心深爲軫切查察漢叟爾每年屯種所穫富有餘貯而運送糧石較前亦易著將現今調撥軍營防守之滿洲兵丁每名照例月給米二斗四升九合其駐守阿爾泰之滿洲兵丁每名月給米二十至察哈爾土黙特兵丁每名照例月給米一斗五升以示朕一體恩恤兵丁之
至意

二十日戸部議覆江南總督高其倬等奏淮商黃
光德等代輸欵縣未完地丁銀兩應否議叙恭候
欽定奉
上諭兩淮鹽商數年以來朕屢次加恩撫恤並查免陋
規雜費數十萬兩商人感激情願捐貲以佐國家公
事朕再三降旨於該督撫及巡鹽御史等諭令不必
捐輸而衆商堅稱叨沐恩澤辦課之餘寬然饒裕輿
情踴躍不能自已朕因令其卽於本處地方辦理鹽
義倉串瘍河等事使本處人民咸霑利益近又聞商
人之中富者捐助固有餘貲其無力之家勉强以應
捐助之名而於正課轉有未清者已諭該督撫等留

心體察今黃光德等代輸欵縣未完丁地一項雖屬
急公好義之舉但各商果皆力量寬裕情愿代捐無
抑勒勉强情事與否著高其倬伊拉齊查明實情具
奏再降諭旨

二十五日奉
上諭從來備辦軍需於地方不無勞費朕深知其弊惟
恐累及民間是以征勦準噶爾之舉悉心密籌於數
年之前一絲一粟皆用公帑製辦而民間並不知國
家將有軍旅之事從來未聞預備軍需地方能如此
毫不騷擾也此天下所共知更爲三秦百姓所深悉
者及至大兵旣出時日旣多輓粟飛芻脂車秣馬雖

不取辦於民財恐不免借資於民力此亦事勢之不
得不然者祇以準噶爾狡獪兇頑父子濟惡實甞古
之巨患爲國家之隱憂若因循苟且縱賊養姦是狡
寇一日不滅卽邊境一日不寧邊境一日不寧卽內
地之民一日不得休息此朕熟思詳審出於萬不容
已者並非好大喜功利其民人土地而爲此舉也卽
以上年之事言之賊夷先遣使臣詐稱求和及朕降
旨暫停進兵待其信息而彼偵其賊衆乘我不備大
肆猖獗然則此等狡寇固可置之度外聽其貽害於
邊方哉卽此愈見
聖祖皇考當年不得已之情朕今日繼承先志不能不辦

理之苦衷也惟是國家設兵所以衛民今因用兵而
有不得不資民力之勢朕心實爲憐憫是以年來屢
蠲陝甘二省額徵錢糧使羣黎均沾膏澤而三秦紳
士庶民感激國恩兼明大義踴躍趨事志切急公二
十年來如一日朕實嘉之如昨歲據督撫奏報甘肅
士民等有願捐車輛以資輓運者有願捐草束以供
芻牧者朕皆降旨一一照數給與價值而其服勞宣
力之誠悃亦大可見矣今年添辦軍需朕又切諭督
撫有司等體恤民情不得絲毫擾累其糧餉運費特
令加增倘再有不敷仍令據實陳奏無非軫念民勞
之意惟望陝甘二省紳士庶民等歡欣鼓舞勿懈初

心則和氣致祥仰邀
天眷不數年間必見膚功克奏不但邊城內外共受寧靜之福即爾等世世子孫亦永享安居之樂矣查雍正九年甘肅所屬額徵錢糧業已全行蠲免西安所屬額徵錢糧前降旨蠲免四十萬兩著再蠲免四十萬兩以昭朕體恤之恩該督撫務飭有司敬謹奉行使閭閻同受實惠並將此旨刊刻頒布俾陝甘二省遠鄉僻壤之民共知之

又奉
上諭陝西西安等處米石運作兵糧前已降旨令副都統范時繹前往料理但軍糈關係緊要轉運致遠必須委官選弁措置合宜始於地方不擾而於公事有濟巡撫武格侍郎馬爾泰乃總理軍需之人凡此運糧事務可悉心籌畫經理范時繹仍聽其調度其在途押運雖係范時繹之重責倘有條奏事宜及舉劾官員等事仍咨明武格馬爾泰會商定議具奏以免互異

又奉
上諭準噶爾父子濟惡背天逆理狡獪百端爲邊方之巨患朕繼述
先志綏靖西陲特遣兩路大兵聲罪致討數年以來愼選將士輓運軍需區畫周詳備辦饒裕而三軍之氣鼓

勇直前人人思奮朕常教以古昔聖人之訓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天道惡盈謙冲受益軍氣當壯而軍心則不可驕此我將士及在廷臣工所共聞者也上年正月間西路大將軍岳鍾琪奏報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夜巴爾庫爾軍營有紫氣祥光綿亘東北歷四時之久光華絢爛等語二月間又據署總督查郎阿奏報鞏昌府屬之靖遠衛紅嘴子地方乃黃河過渡之所每年正二月內東風解凍河冰漸薄冰橋既難行走渡船又難撐駕行李停滯歲以爲常乃今年正月官運糧車至此冰忽開融舟行無阻誠從來未有之奇遇等語朕覽奏不敢遽以爲喜輒行宣示於外特命封貯內閣以待大軍凱旋即此可以知朕心矣此番西路撥派之將士皆遴選訓練之精銳其氣勢倍覺壯盛遂未免有恃強輕敵之心以致賊人乘我不備侵犯汛界搶掠牧場並傷我兵弁豈軍志驕矜有干盛滿之戒
天心特以此示儆耶上年被賊侵擾之處朕與大將軍岳鍾琪等不能計慮於事先實難辭疎忽之過至於軍營牧放駝馬最宜布置有方乃以牲畜置於賊人來路之旁又與大營相隔遼遠被賊人乘機盜竊則審度形勢之謂何岳鍾琪更難辭咎又如達鼐統領噶斯之兵曾奏請製辦皮套等物以爲兵丁手足禦寒

之具而西路兵丁去冬出戰之時冒犯冰雪手足凍傷者多有則亦大將軍未曾留意於平時也凡此既往之錯追悔無益從來勝負乃兵家之常禍福有倚伏之理從前因疎忽而致虧損將來自可因小警而成大功惟望合營將士等以敬慎之心辦理戎事以忠義之勇對越
上天自可仰蒙
上帝慈恩默垂保護經云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之所助者順也況準噶爾之底裏我所悉知罄其所有兵甲不過三四萬之衆即以上年之事論之小策凌敦多布係伊防守西拉奔爾要

地之首領乃於冬間乘空調來傾其人衆犯我卡倫我軍以數百人固守小營彼不能奪並不敢萌窺大營之念僅於中途以全力邀截我師四路畢集而我總兵官樊廷張元佐等以數千人擊敗彼數萬之衆則賊之力量伎倆不過如是而已蓋彼之所長在於偷盜駝馬而我師一時失於防範遂爾墮其術中並非彼之兵力有餘也觀賊之虛張聲勢分兵侵擾噶斯卡倫窺伺土古魯之糧石我師以百十人即可防守而追逐之則更鼠竊狗偷之行不堪之甚者也總之行軍之道心不可驕而氣不可餒傳曰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此聖賢修身正

心之義而於臨戎制敵之際更當遵奉而行者凡我將士等務去從前驕矜之心而鼓將來勇敢之氣候朕徐徐籌畫必有蕩寇萬全之勝策俾將士等歡欣鼓舞奏凱歌而膺爵賞也其軍營得傷患病之兵丁著用心調治務令痊可朕正籌畫加恩使之更換休養以恤勤勞著大將軍將朕此旨通行曉諭出征將弁兵丁知之

又奉

上諭上年臘月準噶爾侵犯卡倫署大將軍紀成斌調肅州安西兩路兵三千名前赴軍營備用據署總督查郎阿奏稱兩路弁兵起程之時其衣裝之費遊擊

一員借給銀一百兩守備一員借給銀六十兩千把總一員借給銀四十兩馬兵一名借給銀五兩步兵一名借給銀四兩將來按數扣除等語準噶爾之事起於倉猝兩路弁兵於盛寒冬月前赴軍營日期忙迫朕念及此深為軫憐其所借銀兩悉著賞給不必扣除遊擊一員再加賞銀六十兩守備一員加賞銀四十兩千把總一員加賞銀三十兩馬兵一名加賞銀十五兩步兵一名加賞銀十兩此賞賚之銀著大將軍傳問弁兵等或本人在軍營自領或其眷屬在家支領悉聽其便

二十六日奉

上諭陝甘二省連年豐稔官倉存貯既多民間亦家有收藏採辦甚便是以軍興以來糧餉充裕而民食亦寬然有餘但天時不可預必當於足用之時先籌有備之道而欲儲數年之積蓄不得不藉資於隣省查隣省如山西河南之米石若由陸路輸輓道途既遠所費甚多且恐勞民若由水運則有三門底柱之險難施舟楫朕聞從前曾以湖廣米石由水運至商州轉運於西安上年湖廣歲收甚熟今可否於湖廣採買米石循舊運之道運貯商州以備轉運是亦廣爲積貯之一法大學士等詳查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上年秋月山東地方山水爲患卽聞河南亦有數縣被水朕以總督田文鏡身在地方自能經理妥貼冬間見總督邁柱奏摺知豫省被水之民有覓食於湖廣者該省已陸續資送回籍朕又切諭田文鏡督率有司加意撫卹且念豫省連歲豐稔家有蓋藏今不過數處歉收自然可以支持度日不致困窮失所是以未遣專官前往查賑而但于本地有司是賴也今聞祥符封邱陽武原武滎澤鄭州中牟等州縣之食窮民沿途求乞而村鎮中更有賣鬻男女爲山陝客商買去者田文鏡欲將說合之中保媒人拘拏懲治至於鄉村有糧之家多被附近窮民呼羣覬覦於昏夜之中逼勒借貸有司不能究問外間人言如此朕聞之深爲駭異朕以愛養百姓爲心惟恐一夫不獲其所卽如上年直隸山東江南被水之州縣朕皆疊沛恩施于常例之外豈獨於豫省之民靳茲膏澤田文鏡亦實心任事之大臣必無膜視民艱之理大約因伊近來年老多病精神不及爲屬員之所欺瞞耳夫賣鬻男女之事在平時亦常有之此乃出于本人之情願非官長所可禁止者至于荒歉之歲自以撫綏安插使小民不至離散爲第一義若不能撫綏安插而但禁賣鬻子女以避離散之名是絕其謀生之路也豈爲民父母者所忍言乎侍郎王國棟向曾官豫省著馳驛前往將被水之州縣一一查明飭該地方官動用本地倉穀錢糧核實賑濟務使窮民咸登袵席不得稍有遺漏俟麥熟之時奏聞停止該地方官從前隱瞞或再有奉行不善及怠忽從事者著王國棟一面摘印卽行嚴參從重治罪其應行緩徵之州縣傳朕諭旨卽令緩徵以免追呼之擾聞陳世倕居心刻薄田文鏡爲其所朦蔽屬員但知藩司而不畏總督陳世倕著仍回按察使之任儻不洗心滌慮痛改前非定行嚴加議處高斌爲人謹慎操守亦好但非肆應之才不宜江蘇繁劇之任著調補河南布政使其江蘇布政使員缺著淮徐道白鍾山補

授淮徐道員缺著嵇曾筠尹繼善於屬員內揀選委署俟秋汛後送部引見

二十九日奉

上諭國家教養將士加恩於平時原欲其有勇知方緩急可恃以備干城之選果能臨戎遇敵奮勇先登勞績戰功卓然可紀尤當沛以殊恩優加體恤以獎忠誠而褒壯畧也上年冬底準噶爾之事出於不備總兵官樊廷等率領兵弁鼓勇星馳以寡敵衆轉戰十餘晝夜壯三軍之威破賊人之膽此等功績實在平時勦寇平戎之上朕心嘉悅已頒諭旨厚加爵賞以表忠勤又念國家之所望於弁兵與弁兵之報効國家者惟在奮力行間耳今弁兵之奮力至於如此是伊等之力已効伊等之職已無忝矣雖義勇之士口不言勞未嘗遽有躭逸求安之念然揆情度理應令戰陣有功之弁兵更換休息朕心始安若將已經致身竭力之人仍留戎行以待大軍之凱旋朕不忍也況兵丁中有侵冒冰雪觸犯鋒鏑而損傷手足者尤可憫惻已降諭旨令軍營加意調治務俾速痊給與口糧送回本汛想軍中已遵旨料理矣著大將軍岳鍾琪將此次隨樊廷張朝良等禦賊有功之將弁兵丁皆一一查明應令各回本任本汛者著另選撥更代並將此旨曉諭軍營俾悉朕褒嘉勇壯篤念勤勞

之至意朕又思川陝二省地方數千里甚爲遼濶今西邊有辦理軍需之事總督一員難於控制向來川省曾設總督今仍著添設四川總督一員卽以提督黃廷桂補授

三十日奉

上諭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及包衣佐領下家僕中有人材壯健曾經行走慣習勞苦之人著挑選二千令往軍前伊等俱係慣習勞苦之人或值戰陣或牧放馬匹或有修造之處俱屬得力其中有能射箭放鎗者卽行挑取或現在不能而學習數日可能者亦准挑取著交與八旗大臣等務擇甚好者二千名令爲兵丁遣赴西路其挑選時必問明伊等家主及本人若皆情願方可挑取所挑取人等之家主卽著賞銀一百兩俟伊等功成凱旋之日悉行開爲另戶係滿洲蒙古卽編入滿洲蒙古旗內係漢人卽編入漢軍旗內照伊等家屬人口之數有人幾口卽給伊家主銀幾百兩雖在襁褓之童亦皆算入數內至於伊等起行之時其錢糧口糧馬匹銀兩器械等項俱照馬甲之例另行賞給

又甘肅巡撫許容奏寶豐縣知縣閔廷樞續丁父憂請給假營葬奉

上諭閔廷樞旣係獨子從前喪母之時該撫卽應體恤

其情准其丁憂回籍乃將伊强留任事今接丁父憂而復以孤子給假數月爲請則從前何不明白奏請給假俾伊得盡人子之心耶況寶豐爲新設縣治現在招戸開墾兼有軍需若委署之人可以代辦六個月料其不致遲誤則閔廷楓亦可准其守制矣爲巡撫者不能體察屬員之情而爲此不近情理前後互異之奏朕難於頒發諭旨仍交與許容將該員應否令其丁憂或在任守制應否給假之處著一面定議即行一面奏聞

雍正九年三月

上諭七道

初五日奉

上諭江南江淮興武二衛旗丁名下有應追鑽夫底料銀十萬八千一百餘兩查此項自康熙四十二年至雍正元年前後二十載各丁僉替更換不一現今著追之人未必係當日領銀之人其力既不能完未免有所拖累且令承追接催各官叅罰纍纍有礙考成亦可軫念朕思雍正三年以前拖欠錢糧之各案正在查明豁免而運丁効力漕儲尤朕所加恩體恤者著將江淮興武二衛此項應追銀兩悉行豁免以示朕恩恤運丁之至意

初八日山東巡撫岳濬將張寧張二和勒死張祿罪案定擬具奏奉

上諭張祿因伊子張佐成打死隆小丑律應抵償遂欲自盡以爲圖賴之計又因已身年邁癱瘓不能動轉令胞弟張寧胞姪張二和將伊致死張寧張二和聽從其言遂將張祿勒死在鄉人至愚之見以爲聽從張祿之言可以救佐成之罪而不知已身之干犯極刑也律載謀殺期親尊長已殺者凌遲處死此案若但就殺死尊長而論則張寧張二和應服極刑不當寬減若推原其情則是順從尊長之意以下愚而罹

重法與已身致死尊長者不同張寧張二和俱著改爲應斬張佐成依議應絞俱著監候秋後處决

十一日奉

上諭山東青州府建造營房正在興工朕思東省上年被水目今東作方興百姓正宜用力於南畝著傳諭該監督偏武等從容料理不可急切督催有妨農務即至明年告成亦不爲遲務令工程堅固毋得草率從事

十二日湖廣總督邁柱奏沔陽州未完民欠應否豁免奉

上諭朕愛養元元時下減賦蠲租之詔每思豁除舊欠

則頑戶獨得蒙恩而蠲免新糧則善良公同被澤此亦彰明較著之事天下人所共知者無待朕之屢頒諭旨也惟是沔陽民欠與他處不同該州近水常有澇溢之患朕所深知其未完民欠銀兩著從寬豁免

十三日奉

上諭據御史王狃奏稱京師春初米價稍昂蒙恩軫念民食特諭五城添設米廠減價糶賣羣黎無不均沾聖澤但定例五城糶賣概用錢文交貯戶部目下錢價雖未高昂祇恐將來錢文積聚必至價昂查戶部每月給放兵丁錢糧原有一九二八搭放錢文之例今可否於定例搭放之外暫增分數將五城交貯之錢配入搭放俟米廠停止仍照前例等語錢文乃民間日用必需之物向以價值昂貴屢廑皇考聖心數年以來朕備極焦勞所以爲便民利用籌畫經理者亦殫竭心思矣惟是欲價值之得平若遽繩以官法又恐有生事滋擾之弊此亦天下所共知者發米平糶以濟民食而令交納錢文本是便民之意今王狃又稱收錢既多則錢價必致漸長此亦事之所有不可不慮及者朕思錢價之不能平減者因兌換之柄操於舖戶之手而官府不司其事是以小人圖利得任意多取以便其私耳若照五城減價糶米之道將搭放兵餉之錢文令八旗於五城各設一局

兌換與民照舖戶之數多換數十文以銀一兩換錢一千文爲率如此則錢價不待禁約自然平減於民用似有裨益著九卿悉心定議具奏

二十六日奉

上諭我國家武備修明兵力壯盛超越前代良由教養多年訓練有方之所致也朕思天下至廣人才至多各省中膂力超羣藝勇出衆之輩未曾收入營伍者當不知凡幾若聽其棄置無用之地深爲可惜著各省督撫等於所屬地方民人內召募揀選人材壯健技勇可觀者百餘人咨送兵部奏聞候朕揀派官員訓練教習以備軍旅之用若武生武童及鄉勇民壯

等人內有可以入選者准入數內揀選有曾經獲罪之人已邀赦免者亦准咨送儻以不堪選送之人草率塞責將來考驗之日將督撫從重議處其入選之人於本籍額外給與守糧一分以養贍其家口進京時著督撫動支公用銀兩賞給以為路費務於今年八九月內送到若路遠之省分別寬其限期直省合計以二千人為率其酌量省分人材派送若干名之處著辦理軍需之大臣議奏

二十七日署直隸總督唐執玉奏直隸各州縣被水歉收請將鹽價暫停議增奉

上諭前據長蘆鹽政鄭禪寶奏稱康熙二十七年間經撫臣等議定鹽價每觔價銀一分三四釐不等彼時每銀一兩只換小制錢一千四五百文是以每鹽一觔定為十六文之價迨後錢價漸平現今每兩合錢可至二千文而鹽價仍是十六文將錢易銀不敷原數以致商運消乏欠課難楚應請會同直隸督臣作何使商民兩便帑課無虧之處秉公妥議等語朕視商民均為一體若便於商而不便於民之舉朕必不為也從前楊宗仁在湖廣時議減鹽價本欲加惠於民乃致商人裹足不前百姓至於淡食朕因悉此弊是以見鄭禪寶之奏允從部議交與督臣等秉公詳議朕本為便民起見並非以商人舊欠難清而令其取償於民也唐執玉身在地方若確知民情未協有不可施行之處便當據實陳奏何得為兩岐之說而以上年被水之數州縣為辭又稱俟可以加增之時再為議請似此瞻顧模稜甚屬不合著另行定議具奏

雍正九年四月

上諭九道

初五日奉

上諭上年秋水漲溢山東地方與江南邳宿等處及直隸州縣有罹於水患者朕軫念窮民分遣官員馳往賑濟賜粟賜金皆加恩於常格之外今春留心體察知山東地方及邳宿等處去秋之被水較往年爲甚恐青黃不接之時小民不能餬口又須諭旨山東加賑兩月邳宿等處加賑七十日以濟其匱乏因直隸州縣之被水不過近河村莊其他高阜之處收成豐稔彼此可以相資不至艱於謀食是以未須加賑之

旨今聞畿南州縣之中有被水輕重之不同其被水輕者民間可以支持而被水稍重者則有日食不敷之慮即如大名府屬之長垣東明開州等處皆地勢窪下之區失業之民甚覺艱窘恐其他州縣亦有與之相類者該督等身在地方未將情形奏聞甚爲疎忽今去麥熟之時尚有月餘應籌畫接濟之道以資其耕作若從京師遣官分查必致稽遲時日副都統趙弘濟係上年散賑之員著馳驛前往保定會同該督唐執玉布政使王謩等查閱上年散賑檔案將其中被水稍重應行加賑之州縣一一確查明白遴選賢員星速分途前往會同該地方官或動倉穀或動帑銀核實散賑至麥熟之時停止儻再奉行不力或有遺漏浮冒等弊經朕訪聞定將大小官員從重議處

初八日奉

上諭朕御極以來繼述

皇考聖祖仁皇帝乂安區宇之

聖心旰食宵衣朝乾夕惕欲使薄海內外休養生息物阜民安永戢兵戈咸登袵席以成蕩平熙皞之治是以宣猷敷治之閒宏綱庶務凡有益於民生者莫不興舉不便於民生者莫不屏除若有幾微措置失宜即五內輾轉寤寐難安豈肯好大喜功興兵搆難使百

姓有供應之勞不遑寧處哉惟是鋤暴乃所以安良撫內必兼乎攘外此古今不易之至理帝王治世之常經凡爾百姓粗通大義者即莫不知之不必待高遠之識也惟彼準噶爾一部落原係元朝之臣僕其始祖曰額森額森之子托渾漸至大員因擾亂元之宗族離閒蒙古惟恐獲罪遂背負元朝之恩逃遁藏匿於西北邊遠之地煽惑匪類要結黨與自稱準噶爾當我朝定鼎之初各處蒙古傾心歸順求爲屬國共享昇平之福獨準噶爾一部落違越於德化之外至噶爾丹策妄阿拉布坦二人則尤狡猾兇頑之甚者噶爾丹身爲喇嘛不守清規不遵佛教破戒還俗

娶青海鄂齊兒圖車臣汗之女爲妻又潛往青海地方賊害伊之妻父而擄其人衆又復巧搆釁隙乘喀爾喀之不備發兵猝擊以致喀爾喀人衆潰散紛紛投我天朝蒙聖祖仁皇帝施恩撫恤遣使前往噶爾丹處諭令戢兵和好多方開導乃噶爾丹冥頑不靈轉借追襲喀爾喀之名犯我邊汛彼時卽行勦滅復有何難我聖祖仁皇帝至仁如天好生爲德特遣官員前往責問是時噶爾丹惶愧恐懼設誓撤兵仍復潛住近邊暗圖窺伺且乘間搶掠蒙古牲畜俾其不獲安居我聖祖仁皇帝始親統六師躬行天討噶爾丹逆天背理自速滅亡此噶爾丹之始末也策妄阿拉布坦者乃噶爾丹之姪也彼時旣平噶爾丹卽應剷絕根株不留遺孽祇因我聖祖仁皇帝寬大仁慈赦罪宥過且念策妄阿拉布坦素與伊叔不相和睦情有可原於是加以天高地厚之恩將噶爾丹餘剩部落賞伊收管此時伊力弱勢微甚爲恭順其後則離間伊妻之父子誘其妻弟擄帶萬餘戶至伊住牧之地因而强佔入已由是勢力漸增竟敢肆意妄行窺伺青海侵犯哈密又潛兵入藏殺害伊妻弟拉藏汗毀壞寺廟荼毒人民我聖祖仁皇帝特遣大臣前往詢問乃伊愍不畏死阻兵抗

命因使臣率師甚少兵力單弱伊得肆其猖狂此實天下臣民所共憤者我聖祖仁皇帝仍賜包容諭令兩路官兵姑緩前進以俟其悔罪輸誠若怙終不悛則命將徂征犁庭掃漠此我皇考之本意也朕卽位以來伊雖遣使求和而詐僞作姦仍復如故且將我青海叛臣羅卜藏丹津收留藏匿朕屢次降旨諭以定界息兵而伊狡飾支吾巧幻百出及策妄阿拉布坦身故伊子噶爾丹策凌繼立其妄亂之性狂悖之行更過於其父其遣使陳奏之辭甚屬支離妄誕卽如前年西藏阿爾布巴等之戕害康濟鼐亦因與準噶爾地方相近而逃匿之羅卜藏丹津又係伊等姻戚彼此相依是以敢於悖逆朝命而仗準噶爾以爲狡兎之三窟也似此世濟其惡之人以逞兇挾詐爲心以刦物傷人爲事不可以德感不可以理喩無賴無恥懷逆藏姦時時欲戕害臣服我朝之蒙古部落以壞我屏垣若當此可以經理之會而瞻顧因循避興師動衆之名爲姑息偷安之計將狡寇一日不滅則蒙古一日不安蒙古一日不安則邊境一日不寧邊境一日不寧則內地之民一日不得休息而首先疲於奔命者卽三秦之黎庶也卽以上年之事論之賊夷先遣使臣僞稱請和及朕降旨停兵以待信息而彼於深冬氷雪之時傾其醜類

乘我不備侵犯汛界盜竊駝馬然則此等狡寇固可置之度外聽其貽害於將來乎從來窮兵黷武爲聖帝明王之所深戒而以大加小以强凌弱又仁人君子所不忍爲况準噶爾彈丸之地遠在極北之區得其地不足以耕耘得其民不足以驅使卽使滅此朝食亦不足以誇廟畧而耀武功此皆皇考與朕熟思審處先後籌畫數十年而出於萬不得已者也惟是地方有軍旅之事厲兵秣馬諸務紛繁雖不取辦於民財恐不免借資於民力向蒙皇考軫念秦民勞勩所以加恩而優恤之者無待朕之縷述矣朕御極之元年卽將陜甘二省康熙六十年以前民屯衛所未完銀米豆草等項悉行蠲免又將舊例應完之三釐三合免其徵收數年以來西安所屬額徵錢糧或免四十萬或免八十萬甘肅所屬錢糧則連歲全行豁免他如展納課之定期寬帶徵之舊欠開墾地畝修築河渠悉動帑金永爲民利此皆朕之加惠於秦民者可約畧舉之也卽以西陲用兵之事言之北路軍需交與怡賢親王等辦理西路軍需交與大將軍岳鍾琪辦理此皆定議於雍正四年者王大臣等密奉指示一絲一粟皆用公帑製備纖毫不取給於民間是以經理數年而內外臣民並不知國家將有用兵之舉以致宵小之徒如李不器輩竟

謂岳鍾琪私造戰車蓄養勇士訛言繁興遠近傳播達於朕聽朕將岳鍾琪遵奉密旨之處曉諭秦人而訛言始息卽此一節觀之若非辦理軍需秋毫無犯何至以國家之公事疑爲岳鍾琪之私謀乎及至雍正七年大軍將發飛芻輓粟始有動用民力之時朕皆敕令地方有司照數給與腳價嚴禁尅扣短發侵蝕等弊儻有不肖官員借稱軍需科派擾民者著該管大臣卽行題叅革職枷號示衆先動帑金傳集百姓如數給還朕所以爲百姓防患除弊者亦極嚴切矣上年該督撫先後奏稱民人中有願捐草束以供收養者紳衿士庶中有願捐車輛以資輓運者朕皆奬以溫論仍令照數給與價值去冬賊夷猖獗之後將來軍餉較前未免繁多又特加添運價一切軍務悉令有司寬裕辦理朕豈肯因戎事緊急稍涉權宜使閭閻騷擾於萬一哉意謂三秦衆庶必能諒朕不得已而用兵之苦心悉朕不忍累民之至意矣乃近來風聞陜西之民竟有怨朕而私相謗議者朕撫躬自問實不得其致怨之由再四思維昔年曾靜謗朕之語怪誕離奇實爲夢幻所不及之境然則天下之大如鬼如蜮之事何所不有總因數年來大逆不道之人不得遂其逆願於是使其匪黨揑造流言轉相傳布冀以搖惑衆心擾亂國政前年一一根究悉出

於發遣衆犯之口供証鑿鑿已按律正法大義覺迷錄中載之已詳十數年來陝西居住之允禵塞思黑年羹堯延信等皆懷挾異志包藏禍心視朕躬如讐敵者也其脅從之逆黨實繁有徒專揑誹謗之詞將無作有欲以洩其私忿如塞思黑之令孤士儀年羹堯之鄒魯淨一道人延信之道姑王氏等皆公然以反叛爲衆人之倡則其他匪類之造作妖言暗中煽動者又不知其幾矣地方旣有姦回之人接踵肆惡而又值軍興旁午或有司自顧考成間有奉行不善之處是以愚民無知惑於邪說溺於私情偶因用力於目前遂忘受恩於平日此亦事勢之所不免者若果深知朕心明曉大義一聞匪類揑造之言卽深信我主必無是事偶遇奉行不善之處卽深諒我主必無此心此誠天下之良民也然而造言生事之人專以蠱惑人心爲務此倡彼和有意流傳而知理安分之人不過本身奉法而已豈能執途人而告之是以三秦百姓聞邪說者多而聞正論者少豈非世道人心之患哉朕又思之秦風樸直自古爲然樸則易被人欺直則善言易入祇以向來未有宣諭化導之人而該省督撫以及有司旣有刑名錢穀之專責又有徵兵籌餉之軍需簿書鞅掌難於兼顧是準噶爾之始末邊防關係之情形

皇考與朕奉天討罪除暴安民萬不得已之苦衷並未家喻而戶曉而但聽僉邪小人搖脣鼓舌訕謗朝政變亂是非無怪乎草野之中被其迷惑者不少也今朕特頒此旨遣左都御史史貽直侍郎杭奕祿署內務府總管鄭禪寶率領翰林院庶吉士及六部學習人員國子監肄業之選拔貢生等前往陝甘二省開導訓諭覺悟愚蒙從前雖將大義覺迷錄通行頒布祇恐遠鄉僻壤之氓尚有未曾聆悉者著一併宣諭咸使聞之倘合省民人等果能篤尊君親上之義消亢戾怨懟之情將見和氣致祥必邀上天默佑迅奏膚功邊塞永寧烽烟屏息不但爾等安居樂業俯仰優游卽爾等世世子孫共享昇平之樂矣至於軍需各項悉動帑金差員辦理不得扣尅短少貽累小民所降諭旨至再至三著欽差大臣悉心訪察儻有不遵諭旨者卽行題參或所定官價有不敷用之處亦卽據實奏聞若兵馬經過之地有不遵紀律騷擾民間者小過卽告知該管大臣懲治大過卽行參奏不得姑容務使兵民和洽內外輯寧以迓天庥以副朕念

十四日奉

上諭六里苗戶舊有應輸雜糧乾州同知經徵一百二

十一石三斗零鳳凰營通判經徵七十三石七斗零此項糧石苗戶往往拖欠致經管官員有賠補之苦今六里苗衆遵奉法度踴躍輸誠當安設營汛之初應沛蠲租之澤著將應納之雜糧一百九十餘石免徵三年以示朕撫恤苗衆之至意

十五日奉

上諭朕因陝甘二省習聞匪類訕謗朝政之言以致無知之人被其迷惑又連年用兵邊塞輓粟飛芻不無資於民力之處而草野之閒不知軍國邊防之重計朝廷萬不得已之苦心溺於私情妄生疑議是以特遣大臣官員前赴秦省專司宣諭化導之事務使僻壤遐陬家諭戶曉不可視爲具文潦草塞責更不可指稱公事派累地方儻奉行不力而轉令地方有供應之煩是朕之遣官非所以安之乃適以擾之也欽差大臣等已給與驛馬廩給其分派之官員等皆厚給公帑以爲僕從車馬館餐行李之資所到地方一絲一粟不許索取該有司亦不許應付餽送儻有不遵朕旨者與受同罪決不姑貸欽差與有司官除辦理宣諭化導公事外不得私相往來招人指摘儻地方官有干謁逢迎等情經朕訪聞必從重治罪若差往之官員等有生事滋擾而總理大臣失於覺察者朕將於大臣是問儻地方辦理軍需有騷擾民閒而差往之大臣官員知而隱匿者別經發覺朕於欽差之大臣官員是問將此旨通行曉諭知之

十九日奉

上諭向來千總六年俸滿該管上司保送兵部帶領引見得以陞用其平常之員即在外省註册朕恐此等註册人員內尚有可用之材故降諭旨有情願赴部者令其自行赴部具呈揀選引見今兵部帶領引見之註册千總張文煋等十員人材弓箭尚屬可觀似此等人員由兵丁歷任千把於營務閱歷有年若非朕降旨揀選引見伊等終於不得推用殊爲可惜著行文各省督撫提鎮等嗣後千總年滿之時務須加意遴選出具考語咨部如人材弓馬可觀而或有行止不端廢弛營務之處亦於咨文內聲明報部存案俟該員到部時查對儻有草率忽畧出具考語不符以致人材屈抑經朕察出定將該管上司加以處分

二十六日奉

上諭聞天津一帶民閒漁船專以販魚爲業每年穀雨以後芒種以前是其捕取之期亦猶三農之望秋成也若此時稍有躭誤則妨小民一年之生計矣目今天津運往山東積貯之米糧皆僱覓漁船裝載然亦當聽小民之情願未有因濟山東之百姓而妨直隸民生之理著直隸總督天津總兵官速飭辦理糧務

人員就近酌量目下不可強僱漁船致令失業此係積貯備用之米石俟過芒種以後運送亦未爲遲當事者總不實心籌畫辦理甚屬溺職該部可即速行文傳諭知之將朕諭遍行曉諭

二十九日奉

上諭上年大將軍岳鍾琪在京時條議進兵事宜令河南採辦黑茶三萬五千封解送西安交與巡撫武格送至巴爾庫爾軍營以備進兵賞賚之用今大軍既停進發則茶封非所急需聞武格等以未奉部文停止仍委人員運送軍營似此不急之務徒多勞費著暫行停止又今春命往陝甘効力人員若在內地差遣其力量尚可自備資斧聞武格將伊等派往巴爾庫爾軍營亦令自出盤費並無津貼恐微員等力量不敷有誤公事著一併傳諭辦理軍需大臣等知之

又奉

上諭近日屢有人密摺參奏河東總督田文鏡匿荒不報忽視民艱及種種擅作威福等語朕思雍正元年田文鏡告祭華山回京覆命值山西饑饉將百姓困苦情形急切陳奏朕於是令其前往專司賑濟之事田文鏡以奉差之員經過地方並無官守言責而念切痌瘝爲民請命如此豈有身爲本省總督而肯隱匿災傷視百姓之顛連而不恤者乎且如山東州縣

遭值水災田文鏡一一據實馳奏其即遣大臣查賑撫綏者亦田文鏡之請也河東二省同爲該督節制之區焉有厚於山東而薄於河南者乎況河南州縣之被水田文鏡亦備悉摺奏所少者惟請賑一事耳大約豫省屬員等以田文鏡年逾七旬又復患病遂謂可以欺矇未將民間被水稍重情形據實呈報又或因田文鏡平時察吏太嚴所屬有司心懷尤怨乘其抱疾之時不以實告而使田文鏡有諱災之名以肆其姦險伎倆二者俱未可定至田文鏡之未曾請賑也其意或以爲豫省連歲豐收民間當有儲蓄偶值匱乏其力尚可支持此亦該督無心之過未可指爲匿荒不報而遽欲遂其陷害之私心也田文鏡自蒞任河南以來教養百姓整飭官方訓練兵丁緝拿盜賊清理國賦充實倉儲典築河防申嚴營汛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者莫不經畫敷施著有成效似此勞績懋著之大臣即偶有錯誤皆當曲體而原諒之而況年屆古稀經年抱恙或精神憊頓一時訪察未周安可以其一事之偶疎遂掩其從前之善績乎即如上年夏秋之間朕躬偶爾違和一切政事命大學士馬爾賽張廷玉蔣廷錫代爲辦理朕得以頤養靜攝速奏痊可田文鏡可能有此賢佐乎天下之人若因朕數月之安閒遂不念朕八年以來之勞勩朕心亦

不甘也又如降旨命大將軍岳鍾琪來京而軍營之事未曾計慮周密以致賊人乘間偷盜駝馬此即朕躬違和檢點不到之處今豈可議田文鏡之偶然失於覺察耶朕待天下大小臣工無不曲體其情而於寒暑癬疥之疾亦無不寬假而調護之豈有七旬抱恙之大臣而不加愛惜成全之理而宵小之徒幸災樂禍吹毛求疵妄欲肆其邪謀搖惑朕聽不知若輩意中視朕爲何如主也至密奏所云朕欲擢用之人而田文鏡屈抑之朕所嘉奬之人而田文鏡彈劾之此語尤爲悖謬朕引見命往之人其考課之責原於督撫是賴是以日日訓諭封疆大臣切勿存迎合順從之見田文鏡秉公察吏不事瞻狥是乃深知朕心者即此一節實爲人臣之所難而宵小之徒轉以此爲自作威福何其是非倒置至此極哉密奏又云河南連年豐收皆皇上盛德感召而田文鏡據爲己功夫君臣之間譬如元首股肱實爲一體田文鏡有公忠體國之心而朕信任之田文鏡之善即朕之善也朕有教養百姓之心而田文鏡宣布之朕之善田文鏡亦不得辭其功也今加田文鏡以妄自居功之名可謂不經之至總因田文鏡之待屬吏不時過於嚴明今有此失於請賑一事遂搖唇鼓舌議論繁興朕若不保護維持則天下之督撫大臣皆受制於屬員毀譽之口互相贍顧視爲畏途其害尚可言乎至於豫省之民受田文鏡撫綏化導之澤八年於茲吏治肅清民生康阜豪强斂跡盜賊遠颺種種受福之處難以枚舉即屢次蒙朕格外施恩亦皆田文鏡之力若此時全不念及而但就失察被荒一事遂群起而訕謗之似此天良盡泯之人將來其能逃於天譴乎況密奏之人從前不言直待聞田文鏡來京之旨而後妄瀆則小人卑鄙之態畢露更可耻之甚者矣朕意以爲必有露章陳奏之人再將此旨明白曉諭僉嚴加究治今已待多時僉未見有露章者只此密奏之人朕既准臣工等密奏以廣言路則不便宣布於衆嚴加處分惟據理曉諭使若輩暗自抱愧僉令中外共知之外間又言王國棟奉命賑濟饑民動用該省倉穀而州縣造册時總督司道等官欲裁減數目使州縣賠補以掩飾上年被災情形等語王國棟係特差散賑之大臣其用穀多寡自有確見即著王國棟核實造册具題不必會同該督以息浮議

三十日奉上諭近見蒙古旗分人能蒙古語言繙譯者甚少沿習日久則蒙古語言文字必漸至廢棄應照考試清文繙譯例考試蒙古文繙譯取中生員舉人進士以備理藩院之用如有學習漢書願就試漢文者照常准

其考試於別部補用如此則蒙古旗分之人益加鼓勵勤學蒙古語言文字不至廢棄而理藩院亦收得人之效矣著內閣會同理藩院議奏

雍正九年五月

上諭十二道

初二日奉

上諭今歲命往陝西西安駐防兵丁派出直隸張家口營兵一百八十餘名聞各兵家口支領錢糧而該管武弁等以各兵應有錢糧俱給與新募之兵支領無可給發以致各兵家口三月未曾領餉日食不敷四路奔訴凡兵丁撥派他往者如馬兵一名原領月餉二兩則以九錢付本兵爲途中鹽菜之用以一兩一錢爲養贍家口之資所有兵米亦仍令其家口支領若有新募兵丁則另行給與月餉並無以本兵錢糧付新募兵丁之事何以張家口官弁等錯悞遲延以致各兵家屬餬口無資著該督該提鎮卽速查明照例給發並將如何遲悞之處據實參奏

又奉

上諭據山西巡撫石麟奏稱太原駐防兵丁五百名內派出三百名前往寧夏所有留營兵丁不敷差委之用據各旗閑散丁壯塞爾泰等呈稱自祖父以來受國家豢養之恩情願不領錢糧當差効力臣隨選得年力精壯技藝可觀者一百名照伊等所請不給錢糧令其承應差使俟有兵丁缺出揀選頂補等語太原各旗閑散兵丁等雖稱不領錢糧情願効力但既

令當差學習行走亦當酌加恩澤以示鼓勵著每名月給銀一兩米三斗以資其食用該撫石麟時加教訓務令勤謹効力黽勉向上若有名糧缺出即將伊等揀選頂補以副朕教養兵丁之至意

初七日

諭八旗都統等八旗所設錢局倘定價太賤則射利之徒賤買貴賣就中取利反生弊端今比民間價值每兩酌賤十數文逐漸減至每兩換大制錢一千文止如此則錢價自平於民生實有裨益其隨時減價之處八旗務須畫一辦理並知會步軍統領及察旗侍衞參領等留心察訪爾等亦不時稽查

初九日奉

上諭用兵以籌餉爲先而輓運以得人爲要果得其人則民力不致煩勞國帑不致糜費而兵食饒裕士飽馬騰其裨益於公事良非淺鮮也年來西北兩路用兵籌餉事宜朕心甚費區畫北路軍糧范毓馪承領運送諸事諳練措置得宜能爲國家節省錢糧而彼身亦未嘗不沾利益實公私兩便之道朕深嘉獎已加優敘西路軍糧向來俱係官運今行之日久難保無侵帑累民之處因思通政使趙之垣副將馬龍乃三秦世族且官至大員於本地土俗民情素所熟悉若照范毓馪之例領取帑銀轉輸輓運似屬可行之事朕昨將此詢問趙之垣據稱情願効力查內地軍糧運送巴爾庫爾軍營者年來經理已有頭緒但自軍營進剿之糧尚無轉運之善策著趙之垣前赴軍營與馬龍公同商酌如何運送之法聽其自行定議酌量舉行每石運價若干朕悉照數給與不令絲毫賠墊只用其力不用其財但無浮冒侵蝕之弊便是伊等之功總與地方有司毫無干涉其間遲速機宜及道途防護等情則與大將軍該督撫等計議而行俟趙之垣到彼與馬龍商酌定議果能承領辦理具奏到日給與欽差關防

十一日奉

上諭朕以江南蘇松等處積欠錢糧甚多弊端百出官民並受其害特令大臣等率領多員前往清查分別官侵吏蝕民欠務期至確至當以清積弊以除民累前聞各員奉行不善轉致閭閻有追呼之擾大負朕之初意已降旨嚴行申飭禁止催徵後又聞有司以民欠逼令認爲役蝕如父子兄弟異戶即爲包侵又因別名立戶即加以包侵之罪此朕得之傳聞實不信有此事昨據清查太倉州錢糧之溫而遜奏稱有一種愚民於造冊之始將自欠田糧混首侵蝕及究其所侵何人名下錢糧竟有以父子兄弟揑作被侵花戶者於是逐戶覆核根尋實係自田自欠立即更

改註冊並出示通曉許令據實稟改一面嚴飭各員實力查辦凡係有與有受質問明白毫無疑議者然後列入侵蝕之項如田產契劵歷年完票有據實係自欠田糧雖誤首侵蝕仍卽改入民欠項下等語以朕所問合之溫而遜所奏是民欠之中竟有捏稱侵蝕者溫而遜徹底清查據實更改辦理甚是但太倉一處如此其各員分辦之處亦必有似此假捏蒙混者著差往各員照此辦理詳細確查有應行更改之處卽行更改務使分晰清楚毫無疑竇以副朕釐姦剔弊嘉惠元元至意

又奉

上諭據總督鄂爾泰奏稱烏蒙逆賊悖亂將士忠勇忘身不三旬而復郡治不七旬而收全土今渠魁就擒並無漏網雲貴土兵已通檄全撤等語烏蒙改設府治之初諸事尚未就緒又値劉起元不善撫馭激成事端逆黨勾連幾有猝難收拾之勢而將弁軍士奮勇爭先旬月之間削平寇亂此皆總督鄂爾泰平時節制封疆以公忠表率官僚以義勇訓練將士而臨機應敵又復調度有方用能迅奏膚功永安苗境論功行賞當以鄂爾泰爲先但念該督自聞賊變以來時時以先事疎防引過自責今軍事告竣不肯自居蕩寇之功屢次陳奏情詞懇切朕只得曲從其請以成其謙抑之素志若以功過而論則一時疎畧之微瑕豈能掩其多年教養之善績耶特將朕意宣諭中外共知之所有陣亡帶傷及奮勇官兵著該督查明送部從優議敘賞卹

十三日奉

上諭據署河北總兵官范毓䭵奏稱捐貲買補營馬一千一十一匹以足營伍等語朕辦理兩路軍需事事皆取給於公帑不准臣工絲毫捐助況弁員身在本營而令出貲以濟公用尤非朕意若允范毓䭵之請將來官弁等必有勉強倣效者范毓䭵所買馬匹著照數給價於司庫支領

又奉

上諭烏蒙猓賊悖亂竟敢傷害總兵官弁荼毒民人且煽惑各處苗蠻勾通盤結叛逆之罪實無可逃賴總督鄂爾泰平日訓練有素臨時調度合宜用能鼓勵弁兵爭先効命數旬之內迅奏膚功俾逆黨悉除苗彊永靖朕心慰悅屢經降旨褒嘉但思遠近猓夷種類不一各有倡亂之人各有脅從之輩除臨陣斬殺及擒訊梟示各犯外現在解省審擬之逆目要犯四百餘名衆犯家屬共一千餘名口其中渠魁巨惡若不卽正典刑恐時日遷延漸至病斃無以昭明國法卽應行減等之犯亦當卽爲安插該督公正明達身

在地方面加審訊其情罪重輕必能分別確當無絲毫枉濫之處卽交法司核擬亦不能出乎該督奏讞之外此案內應行正法及充發遷徙諸犯著該督審明定擬一面奏聞一面歸結若重犯內有律應立決而情尚有一綫可原者著暫監候另行請旨

十六日奉

上諭據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稱普洱府添設新鎮額兵二千四百名內除原收普威營兵一千四百名及新募補額外其餘調撥之兵俱有家口在各標營一時無力搬移未免分心兩地且景蒙營原撥普威營兵二百名時因鎮威江覇等處屢有軍務家口尚

在景蒙地方今又改歸新鎮亦應令其搬移居住共計未搬家口兵丁八百名相應仰懇聖恩賞給路費俾得成家立業又黔省撥往古州清江等處各鎮協營兵丁及滇省烏蒙鎮新增兵丁二千五百名內有道途搬移之費者應否一體賞給以廣皇仁等語數年以來滇黔兩省兵丁踴躍急公甚屬効力朕已屢加恩澤獎賞勤勞茲所派往普洱及古州清江烏蒙等處之兵俱從他處搬移應加恩恤該督陳奏甚是著照所請給與遷移之貲於公用銀兩內卽行支給以副朕惠養兵丁之至意

十八日奉

上諭從前因準噶爾肆虐土魯番回民畏其侵陵有情願移居內地者諭令地方有司善爲安插撫綏使之寬裕從容各得其所頃聞在肅州居住之回民等田畝水少收成歉薄所有牲畜亦不敷用生計未免艱難此皆經管之員辦理疎忽而該省大臣失於覺察之所致也著署總督查郎阿將從前辦理不善之員查出題參其有應行加恩撫恤之處亦着查郎阿酌定請旨卽將此曉諭土魯番移住內地之回民知之

二十一日奉

上諭朕視天下兵丁皆爲一體莫不冀其生計有賴俯仰從容然養育於平時者自有經常畫一之道而加

恩於格外者則不得不由近及遠次第舉行量國用之盈絀而爲之若必欲一槩施恩不分遠近先後將因經費不敷而稽遲膏澤之下逮矣如恩賞兵丁生息銀兩一事首先及於在京之八旗次則推廣於外省駐防及督撫提督標下又次推廣於各省鎮標皆令將軍副都統督撫提鎮大臣會同經理以爲長久之計數年來固有料理得宜可濟兵丁之緩急者而措置未協啓人議論者亦往往有之則此事經畫之難可知矣至於各省協標兵丁同列行伍朕豈不欲一體加恩但各兵分防之處與督撫提鎮相隔遙遠若偶遇緩急必須文移往來多延時日始得領此數

金豈能濟其一時之用若照例給發則現今督撫提鎭大臣辦理此事尚覺繁難未能妥貼協鎭以下等官豈可交辦此事恐徒貽累於弁員而無裨於兵丁之實用況天下兵丁衆多國家經費通盤計算其勢難以普及此亦一定之情理近聞各省協標兵丁有謂督撫提鎭等不爲代請而生怨望之心者不知國家之施恩並無偏向戎行之沐澤自有後先將來西陲軍務告竣國用充饒朕自徐思周徧加恩之策若伊等不察事勢此時遽欲均霑妄生覬倖是因朕逾格之恩而啟非分之望則朕唯有將現行之恩賞悉令撤回然後可以畫一豈不因數人之無知而阻衆人受恩之路乎思之思之

二十六日奉

上諭據廣西巡撫金鉷奏稱教職一官無可展施縱有才能莫由顯著請將年力强壯應對明白才品可觀可以練習吏治之員容臣題明咨送督臣分派雲貴兩省遇有州縣及佐貳等缺酌量試用題補并請照此通行他省等語夫訓士理民均關緊要封疆學政各有專司定例昭然彼此不得干預若將教官之優者悉改膺民社之寄是以理民爲重而以訓士爲輕凡留司鐸之任者皆上[illegible]所棄而不取之人勢必使天下教職莫不希冀陞遷日萌鑽營倖進之念孰肯專心訓課爲國家長養人材乎況督撫不可干預學臣之事亦如學臣不可干預督撫之事也今金鉷妄爲此奏豈非欲兼攬學政之權且沽教官之稱譽乎即據稱教職一官無可展施其才能莫由顯著既如此則又如何知其可辦吏事而選用之乎若以語言應對之間定人品之優劣分才具之短長恐鑒衡之失實者不少矣至於教官之賢者督撫原可隨時保舉而大計之年又可列爲卓異並非不得與於薦揚之選者金鉷乃爲此悖理之奏不知其出於何心著將原本擲還

雍正九年六月

上諭十道

初七日奉

上諭朕叔恭親王常寧昔年受
皇考友愛深恩不知感激報効而因循懶惰悠忽終身此
中外所共知者恭親王身後
皇考因滿都護賦性庸愚不便將伊承襲只得以其弟海
善襲封貝勒令在內廷行走教誨施恩望其成立以
繼恭親王之後乃伊性情暴戾行止乖張口出逆言
心無倫理種種罪惡不可殫述嗣因陶和氣案內款
蹟敗露革去貝勒禁錮在家未幾仍蒙

皇考寬宥慈恩將伊釋放遣往軍前効力贖罪乃仍不悛
改輒敢違旨私回若論軍法憲章均無可赦朕念其
爲恭親王後裔委曲全其性命仍行拘禁此海善之
大槩也從前海善獲罪之後無應襲之人
皇考不得已而仍用滿都護且加以厚恩畀以榮寵要職
無非欲其努力向上改過自新以延恭親王之一脈
也乃伊下愚不移轉入於阿其那塞思黑蘇努保泰
等之邪黨私相固結而不思
皇考高厚之鴻慈其顛倒妄亂至於如此及朕即位以來
仍復加恩任用指示開導以感動其天良冀收後效
而伊顧戀匪黨狡獪百端搖惑人心阻撓國政且鑽
營詐僞行止卑汚其獲罪被參之案不可枚舉朕悉
行寬宥而保全之此滿都護之大槩也滿都護之弟
對青額庸劣不堪罔知愧恥昔在侍衛班聯曾因飲
酒沉醉竟溺於中和殿階級之上此衆人所共知者
海善之子倫木布昔蒙
皇考深加恩養令在乾清門侍衛班中行走
訓誨矜全冀其上進乃
皇考升遐之日萬國臣民如喪考妣而倫木布面無悲戚
之容目無涓滴之淚朕以此知其未具人心矣是以
降旨將伊與伊父海善一同拘禁今已病故此對青
額倫木布二人之大槩也朕叔恭親王之子孫大抵

如此假使稍有可望成立之人則滿都護屢獲重罪
之後朕即可選擇而用之矣祗因不得其人是以將
滿都護姑容曲宥以至於今今滿都護病故無子現
在無可承襲者朕念吾叔後嗣凋零再四思維或擇
一人襲封貝勒或賜襲郡王以繼其後然而得其人
則可以繼續先緒不得其人則必至廢墜家聲且一
時勉强襲封而不克承受將來獲罪被譴難以保全
非所以成就之也海善等即前車之鑒著宗人府會
同議政大臣八旗都統滿洲尚書侍郎等秉公詳慎
於恭親王子孫內選擇可以襲封之人公同舉出奏
聞請旨若果不得其人朕意欲照

皇考時以朕弟淳郡王過繼純親王爲嗣之例於朕㓜弟中選擇一人封爲郡王以繼恭親王之後如此則朕叔之王爵可以長久綿延而伊之親子孫各守祿位易於稱職永遠同受國家之恩澤似爲有益亦著會同悉心定議具奏

十一日奉

上諭賭博之事敗壞品行蕩廢家資其爲害於人心風俗者不可悉數欲杜此惡習則賭具之禁自不可以不嚴朕爲此拳拳訓飭至再至三凡地方大吏有司有教養斯民之責者皆當仰體朕心奉行唯謹不當視爲具文也京師戶口繁多五方雜處年來稽查嚴

密不肖之徒頗知斂跡至於外省之稽查較京師爲易而督撫以至守令奉行不力聞省會之地有公然製造賭具列諸市肆而不知畏懼者百姓之藐法若此則大小官吏能辭溺職之罪乎步軍統領衙門屢次拿獲私賣賭具之人供稱販自外省地方則外省之疎忽廢弛顯有証據矣賭博難禁而造賣賭具之禁尚屬易行之事前年定例凡失察造賣賭具之知縣照溺職例革職知府革職留任督撫司道等官各降一級留任著該部將朕此旨再行宣諭倘嗣後有犯者必照定例處分不稍寬貸

又奉

上諭今年仲夏以來京師雨澤愆期目前甚覺亢旱朕於宮中齋心虔禱尚未仰蒙

天降甘霖輾轉思維從來

上天之錫福降災悉由於人心之感召尚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古人又曰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蓋

上天慈愛爲心斷無降災於人之理其遭值水旱饑饉者皆由天下人之自取所當恐懼修省以凛

天戒若因此而或生怨尤之心則其獲罪更大而爲無忌憚之小人矣朕深明此理時刻自儆切切冀望天下臣民共修趨吉避凶之道以承受

上天之恩數年以來諭之詳矣今茲亢旱之象或由於朝廷政事之有闕或由於臣工職業之不修或由於士民心術之不善有一於此皆足以干

天和而致祲沴倘有無知小人不察人事感召之故不知

上帝垂象之意狂肆冥頑敢生怨懟則乖戾之氣自外生成

上天雖欲寛宥而不可得矣朕兢兢戒懼夙夜靡寧再四推求欲得致旱之由急行改易凡屬臣工均當撫躬自思何處不能稱職何事應當獲譴一一省察而悛改之至爲士爲民者雖無治人理事之權而舉念之純疵居心之善惡

天高聽卑實垂昭鑒苟無自作之孽必不遭難逭之條總在吾君臣士庶各自捫心省愆思過勿推於他人而存自恕之念勿諉諸氣數而忘儆惕之心則和氣致祥時雨甘霖必仰邀上天之恩賜勉之勉之著將此旨通行曉諭在京官弁兵民人等咸使知悉其近京省分若有缺雨之處著一體宣示

十二日奉

上諭仲夏以來京師亢旱雨澤愆期朕心焦勞無時或釋因思刑獄上關天和法司衙門此時尤當加意除重罪監候處決人犯不應寬釋外凡有牽連待質及候審候結輕罪之人將來擬罪不至於死而羈禁在監者著刑部堂官逐一速查應完結者即行完結應保釋者即行保釋俟處暑後再行審明結案八旗高牆拘禁人犯著該旗大臣亦照此速行辦理毋得稽遲至於枷號人犯除情罪重大奉旨永遠枷示者不宥外其有限期未滿枷號之犯著照舊例暫行保釋於處暑後補枷以滿期限刑部八旗順天府五城御史可一體遵行

十四日奉

上諭每年伏暑之時停訟停徵久有成例況今年五六月以來直隸山東河南等省雨澤愆期甚覺亢旱尤宜寧人息事感召天和或恐庸劣有司不遵定例妄滋擾累著該督撫通行申飭時加訪察如有生事擾民者即行題參從重議處

十八日奉

上諭凡竊賊滿貫者定例擬絞監候此等賊犯論其情罪無可矜原而每年秋審之時按律又不至於處決是以往往監禁多年不行結案即該犯有悔過改惡之心亦無自新之路著刑部將各省此等賊犯已經監禁三年者一一查出酌其情罪或應釋放或應減等發落並日後再有過犯如何從重治罪之處一併定議具奏

十九日大學士九卿等奉

上諭自五六月以來直隸山東河南雨澤愆期亢旱日久我君臣間必有上干天和之處仰蒙上天仁愛特以旱災垂象示儆朕心憂懼焦勞時加修省展轉思維無以自解此皆朕薄德之所致無可推諉大臣等亦當敬畏悚惕省愆思咎念此三省數百萬蒼黎皆吾赤子將來秋禾不登無以養生必至狼狽若不先期籌畫多方儲備臨時雖欲補救亦恐無及著大學士九卿等悉心酌議作何先期料理務期人

力能周救荒有策米穀可以轉運膏澤不至稽遲俾此被災民人咸慶生全無一人轉乎溝壑或邀上天慈鑒稍寬吾君臣之譴責也

又奉

上諭在京監禁人犯其情罪尚輕按律不至於擬決者已令該部該旗查明暫行釋放俟處暑後再行酌議寬減歸結其外省輕罪人犯亦應酌量加恩著將已經到部之案其中有問擬徒杖而准其折贖者該部查出悉行寬免結案

二十六日奉

上諭朕因今年五六月間直隸山東河南三省雨澤愆期宵旰焦勞無時或釋深恐秋稼不登百萬黎民艱於粒食將來救荒濟困人力難周特命大學士九卿等竭慮殫心為先事圖維之計以贖上天之譴責稍解朕心之憂煩昨大學士九卿等會議截漕通商及遣官分查賞給籽種捐穀議敘各條具奏朕已一一允行又特降諭旨將山東河南二省本年漕糧暫停徵收蓋欲使本地之米散布於民間更勝借資於他省也今據河南署撫張元懷奏報河南南陽汝寧歸德四府從前陸續霑被甘霖六月十四十五兩日開封省城大雨滂沛四野沾足又據山東巡撫岳濬奏報東省自六月以來陸續得雨六府九州膏澤已遍直隸署督唐執玉亦以所屬得雨之州縣陸續奏報觀此景象仰蒙上天矜憫下民而賜以生全之慶將來即有成災之州縣亦不至於甚廣人力尚可展施矣朕以手加額既感且慰其廷臣所議預籌各件朕意仍照前議豫備為是惟是本地紳衿富戶捐穀助賑予以議敘一條此等事向來奉行不善輒生虛冒濫竊之弊且捐穀多寡如何分別議敘之處原議俱未明晰恐臨時難於遵行亦須預先定議又河東二省漕糧暫停徵收將來成災之處自另有恩旨其不成災之處或用折色交官或仍徵本色將此穀石即糶賣於本省之民人二者孰於民間有益著大學士九卿再行詳議具奏

又奉

上諭九姓土司任嗣業恪守王章盡力公務從無遲緩該督撫改設州同分管民事奪其世守從前辦理原屬錯誤而任嗣業恪遵督撫行文已將承糧戶口冊籍移交州同具呈戶部申訴實情其恭順之心甚屬可嘉且年來該土司凡有奉調辦理糧餉之事皆深入蠻箐頗著勞績著賞緞十端以獎其向來之効力並嘉其能知朕愛養土司之心直陳無隱之忱悃其土司戶口錢糧學校刑名悉照舊歸任嗣業管理倘地方大吏官員有因該土司呈訴而挾私懷怨借端

苛刻擾累者該土司仍赴部控告無畏

雍正九年七月

上諭九道

初一日奉

上諭陝西西安督撫標下俱有新募入伍之兵丁必須勤加操演始可資戰守之用朕思撫標之兵有撫臣親自操演自然技勇日漸嫻熟督臣現駐肅州標下弁員又大半隨往軍營西安兵丁或至訓練生疏亦未可定侍郎馬爾泰辦理軍需案件駐劄西安若於暇時教導兵丁最爲近便著將督標之兵丁隨時練習加意教誨務使有勇知方以備國家干城之選

初八日四川總督黃廷桂奏報勦平瞻對等處賊番奉

上諭據奏漢土官兵進勦瞻對奮勇衝鋒用命力戰直搗賊番巢穴至桑阿邦之側打東打地方番衆率先輸誠已將賊首擒獻等語此次出征有功効力之弁兵等著酌量議敘賞賚所有傷亡之漢土官兵等著照例賞卹朕閱此本內所載征勦瞻對事宜馬光効力之處居多而化導酋長諭以解獻賊贓則胡兆吉之力也昨據學士德齡等將黃廷桂所參馬光進勦瞻對謬妄草率一案察審定擬前來又據黃廷桂等續參馬光婪贓貪鄙各款朕思此次用兵黃廷桂等既稱漢土官兵感戴國恩奮勇擊賊若果如所奏則

馬光乃領兵爲首之大員功績應有可錄即有過愆亦可相抵再查德齡等所審與黃廷桂等續參各款在馬光倘無不可寬宥之條著將馬光革職從寬免其審究令自備鞍馬前赴大將軍岳鍾琪軍營聽候調遣効力贖罪又據德齡等議稱胡兆吉同有統兵之責乃心懷疑忌遲悞誤公應照溺職例革職等語胡兆吉不能和衷共濟本應罷斥姑念此番効力行閒著革職從寬留任

初十日奉

上諭朕因河南上年有被水之州縣今春小民乏食特令侍郎王國棟前往賑濟動用倉穀五十餘萬石續

經該侍郎查有不應賑濟而冒領者計穀萬餘石議令著落該州縣嚴行追比如百姓不能清完即著該州縣賠補朕思發粟蠲租乃國家愛養黎民之大典豈容冒濫升斗以滋弊端按數追還與情理允協惟是今年夏月豫省州縣又有雨澤愆期之處朕心甚切憂勞惟恐收成歉薄不及平時正遣大臣官員前往查勘其從前所開冒領穀石之人未必皆係殷實有餘之家而一時無知冒領今按數著追難於繳還未免竭蹶用沛格外之仁將應追未完米石緩其追比俟將來年穀豐稔力能完納之時著督撫再行徵收還項

又奉

上諭從前降旨內外各省官民有實被吾弟怡賢親王之德澤誠心感激者准建立祠宇以展追慕之忱今遠近各省紳士軍民合詞懇請雖賢王美善孚於懿好之公異口同聲不謀而合朕思天下至大皆傳聞王之令名有未親被王之恩惠者若一體建祠展祀則與朕之諭旨不符即王平日謙抑爲懷亦知必不歆享也除畿輔之地王之功德理宜俎豆千秋已降

旨俞允建祠外奉天爲

祖宗發祥之所仰蒙

福祐篤生賢王爲國家宣猷佐政則俯順官民籲請建立

祠宇於情理爲宜至於兩淮鹽務積弊多年自王總理戶部以來清一切之正供省多方之浮費弊端永杜苛累全除衆商咸沐恩膏萬竈皆成樂土再者江南戶口殷繁水利最關緊要王念切民生留心訪問明晰將一切興修事宜奏聞於朕朕本欲俟直隸工程就緒之後令王前往江南爲萬民興久遠之利後以國政贊襄不能即往旋據陳時夏之奏王奏請速行可以不必待臣親往朕因命督撫大臣等相度經營因勢利導今東南數千里河流疏通有灌溉之益而無泛溢之虞者實王創始之力也王之功德共顯著於江南者如此准於揚州地方建立祠宇一所以

慰輿情浙江總督李衛前爲戸部司官時朕並不知其姓名王在朕前極力保薦謂其才品俱優可當大任自朕御極以來王爲國薦賢之處甚多而如李衛之深信力保者內外不過數人朕因將李衛屢加擢用至浙江總督李衛公忠敏達方正廉明易俗移風興利除弊浙人深受李衛教養之益者皆王薦舉之功也准從浙人之請於杭州聖因寺之側建立祠宇以申其感戴之誠其餘各省陳請建祠者俱不必行至大學士九卿議稱祠宇規模若於部文未到之先已經建造者無庸更改等語此言甚屬差誤各省督撫大臣豈有不俟諭旨而遽然舉行之理假若有之則其人之愚昧輕率可知更不應准其舉行

二十二日奉

上諭各省駐防兵丁生齒日繁現今餘丁甚多若聽其閑居既無從學習技勇而定額錢糧亦難以養贍家口著交與各處將軍於滿洲餘丁內擇其能騎射可供驅使者額設兵丁之外添設若干名并作何給與錢糧操練技勇之處詳悉妥議具奏

二十三日奉

上諭今年五六月間直隸山東河南等處雨澤愆期朕即慮及上年被水低窪之地魚子存留今夏烈日蒸晒恐變爲蝗蝻爲禾苗之患特令大學士等寄信與直隸山東督撫嚴飭屬員留心訪察預爲防遏茲據沈廷正奏報山東濟寧州之南鄉新店等處有蝻子萌動已飭令文武員弁上緊撲滅又據張元懷奏稱光州所屬竹園內生有青蟲其形似蝗呑食竹葉未傷田禾今已捕除等語從來蝗蝻始生之時以人力制之尚易而小民狃逸偷安憚於用力又恐踐踏禾稼瞻顧逡巡及至飛颺之後遠近蔓延則勢已不可遏矣是在實心任事之官員督率鄉民力爲捕治不得姑順輿情釀成大患著直隸山東河南江南等處督撫通行所屬實力奉行儻視爲具文苟且塞責將來飛颺之時朕必察其發生之處將該地方官從重治罪不少寛貸直隸山東河南三省欽差大臣科道等一同留心訪察毋忽

二十四日奉

上諭朕以直隸山東河南夏間雨澤愆期特命截漕查賑預謀民食旣而三省陸續奏報得雨朕心稍慰茲聞直隸山東及河北彰衞二府有窮民因秋成無望預爲渡河而南以圖就食者蓋因本地歉雨之時尚未聞截漕查賑諭旨輒思就食他省若即令資遣還鄉恐時屆仲秋耕種之期已過轉致失所著該府飭令沿河州縣於各渡口詳詢其所欲往地方有力不能自達者量給路費仍知照該州縣善爲安插除有

親朋可依及已傭工得食者聽其自便外其乏食之民著用截漕米石照例計口賑給此等流民有問家鄉近日得雨欲回本籍者卽資給遣回其未願卽歸者俟來春耕種之候仍皆給以資糧使之回籍凡資給之費俱照例動用存公銀兩造冊送部有浮冒扣尅等弊該撫指名題參如各省樂善之家有能將覓食窮民存恤周濟及資助回籍者該地方官詳報上司酌量輕重獎給花紅旗匾最優者給之頂帶以示鼓勵至於直隸山東地方旣經得雨又現今截漕查賑人心安帖必無輕去其鄉者設或愚民無知聞鄰省安插流民經理得宜仍復接踵而至離鄉棄業舍本籍自有之恩澤以望澤於他鄉其勢必至兩誤該地方官務悉心安集剴切曉諭令其勿離故土又聞渡河流民有欲往湖廣者楚地雖產米之鄉而去直隸山東較豫省更遠恐將來回籍愈難除已至湖廣者著該地方官安插得所外其尙在隣省者詢明湖廣果有親朋可依則資給令往否則卽於所到地方安插夫率土蒼生皆吾赤子各該督撫及地方有司務須痌瘝乃身體察周詳規畫盡善期無一夫不獲其所以副朕勤恤民隱子惠元元之至意

二十六日四川總督黃廷桂奏川省常平倉捐例應改穀作銀并請開捐將銀市穀存貯奉
上諭川省乃產米之鄉積貯自易於爲力該督請開捐納誤矣況改穀折銀又復將銀買米徒滋弊端更屬背謬但通省積穀止四十萬石爲數實少應如何增貯之處著前所派會議截漕之大臣速行詳議具奏

二十七日奉
上諭廣西道通交趾聞該地方常有無知愚民希圖意外之利拋棄家業潛往交趾地方開礦其所去之人有僥倖獲利而回者有資本用盡乞食而回者有一去而永不回者地方官雖禁諭稽查伊等總以出外貿易爲辭亦難究其所往何處更有姦匪之徒行兇犯罪潛逃異域以致追緝無踪懸案莫結似此違禁妄行之風漸不可長著廣西巡撫提鎭悉心商酌於往來隘口及僻路可通之處酌量撥兵添汛飭令該管官弁加謹巡查倘有私行出口之人務令押解原籍照例治罪如弁兵偷安稽查不力或有受賄賣放等弊日後發覺一併按律治罪將該管官嚴加議處庶愚民不致輕去其鄉流離異地而姦匪之徒亦不致遠颺漏網矣

雍正九年八月

上諭九道

初一日大學士等議覆四川積穀應增貯六十萬石每石約價三錢分三年買足奉

上諭所議甚屬周詳妥協依議速行但每年穀價貴賤不等如畫定三錢恐價貴時或至抑勒強買價賤時不免侵漁冒銷又或懈弛誤公不肯及時採買種種弊端皆當釐剔作何定其處分或應責成該督撫或應派御史一員前往監糴之處爾等再行詳議具奏

初六日奉

上諭從前鄭禪寶奏稱向年鹽價每觔定爲十六文後因錢價漸平而鹽價仍是十六文將錢易銀不敷原數以致商運消乏應酌定商民兩便之道後經署督唐執玉議稱上年順天所屬有被水之州縣鹽價難以議增俟可以加增之時再爲議請等語朕以唐執玉身在地方若確有所見即當據實陳奏不應爲兩岐之說著另行定議具奏隨據唐執玉議稱照舊行銷而部議又稱商人運本消乏必致裹足不前將來百姓有淡食之慮今酌量每觔加大制錢一文在民不過增添毫末而商人可免賠累等語原奏此案之鄭禪寶目今奉差往陝無從詢問著將部議發與唐執玉再行秉公定議務期商民兩便可以永遠遵行不得固執前見若果有不便於民之處亦即據實陳

奏

十一日奉

上諭據署陝西總督查郎阿奏稱陝甘二省正值軍興之際一應領兵差委需用將備甚多而所有員缺又需署理之員仰懇敕部揀選遊擊十二員守備十二員命往陝西以便酌量委署等語凡在京引見之武弁稍有可用之材朕即分發各省以備題補委署之用安得尚有餘剩人員數十名之多足供陝甘二省之揀選者今查郎阿奏請揀發遊守二十四員赴陝甚非情理朕思上年冬月樊廷率領弁兵擊敗賊衆懋著勞績其弁兵等已諭令各回內地營汛休息以示恩恤凡此有功之人其中自有材技優長可膺超擢者著查郎阿詳問樊廷等秉公揀選若果奮勇行間而人材又復可用即微弁兵丁亦可題補委署遊守等缺不必以越等爲嫌務期舉用公當以副朕獎勞賞功之至意

十三日奉

上諭今年五月間直隸山東河南三省雨澤愆期大有亢旱之象朕心憂懼寢食靡寧特命大學士九卿等預籌賑恤備用之策務使三省蒼黎無一夫之失所隨經廷臣定議請截留漕糧以備三省賑濟之用專

遣大臣經理其事再令翰林科道等官分往各州縣親身查勘協助散賑諸務朕俱降旨允行嗣於六月二十八九等日京師地方天賜甘霖四野霑足隨據署直隸總督唐執玉山東巡撫岳濬署河南巡撫張元懷陸續奏報各該省霑被雨澤及秋禾秀實情形大約得雨之後秋成大有可望其雨澤稍遲之州縣收成歉薄者不過十之一二耳茲據巡察御史竇啓瑛奏稱順天永平宣化三府收成六七分八九分者十居八九其四五分者不過十分之一等語此皆上帝垂慈寬宥我君臣之過矜憫下民而錫以再造之福也朕思截留漕糧原以備地方緩急之需應仍照前旨及廷議交與差往之大臣辦理外至於分派大臣官員等前往各省查勘散賑者因恐被災甚重而地方又復繁多難全委之該省有司今局勢如此則地方官員可以料理若添設欽差轉致有司之推諉於民無益所有差往河東二省之員即著回京直隸巡察御史等亦不必兼管查賑之事該大臣等於辦理截漕事竣後亦著回京其三省得雨稍遲之州縣即交與該督撫督率地方官秉公查勘若有應行散賑之處悉心辦理務令窮民咸登衽席倘怠忽從事奉行不力責有攸歸

十四日內閣奉上諭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來京陛見於署總督高其倬到滇之後起身著乘驛按程而行所過地方派撥弁兵護送沿途文武官員悉按該管上司之禮迎送供應將來回任之日亦照此遵行

十九日奉上諭雍正七年八月內降旨陝西四川直隸山東山西河南等省所派出征之大小官弁俱係能員嗣後六省所出之官弁員缺著該上司委員遞行署理准其算俸俟凱旋之日將出征之員與委署之員合併比較揀選引見請旨補授朕之此旨蓋欲使効力疆埸之人凱旋之日即可得缺陞選而委署稱職之材亦得兼收並用實兩全之道也但今行之二年委署之員漸多實授之員漸少每遇缺出委署該管大臣往往以不得合例之員甚費躊躇前經署陝西總督查郎阿奏請將委署之員越次再行委署朕已降旨允行又查郎阿奏請揀發遊守等官二十四員爲陝甘二省之用朕又降旨令將出征有功新回營汎之人揀選題補矣今思各省出征之員未能即回本任而委署之缺日積日多則題補之法自當籌畫變通著於十缺之中分出三缺爲出征弁員陞補之缺北路者交與大將軍馬爾賽西路者交與大將軍岳鍾琪

各於出征弁員內揀選題補其餘七缺則將本省之弁員或即行題補或暫行委署令該管大臣酌量其直隸之缺交與提督路振揚陝甘二省交與署督查郎阿河東二省交與總督田文鏡四川交與總督黃廷桂山西交與石麟石麟著以巡撫署理山西提督事務給與印信通省武弁聽其管轄此數省之缺著該督提等秉公衡量或即行題補或委署試用務期允當有裨益於營伍若出征之員中有參革事故之缺即著該大將軍於出征弁員內遴行題補現今各省委署未經實授之缺如何題補將來如何分缺及缺出之後如何知會兩路大將軍之處著兵部詳悉

定議具奏

二十四日奉

上諭據廣東韶州總兵官李惟揚摺奏粵省額設戰船不敷遊巡之用是以添設哨船二百餘隻以資汛守向例係文武官弁公同捐修後因無力措辦經督臣郝玉麟奏請以通省水師朋扣銀兩動支修造奉旨允行在案乃今已歷一載祇以文移冊籍往返駁詰尚未修造即如臣標右翼額外槳船三十八隻只有六隻可用等語海疆遊巡船隻關係緊要所當急行修整者上年既經督臣郝玉麟奏請以朋扣銀兩為修造之費何以遲延至今尚未舉行郝玉麟亦未將緣由奏聞觀右翼一處則其他可知著該督將情由查奏倘係屬員等遲延玩忽即行題參

又辦理軍機大臣等奉

上諭八月十九日降旨將柴木多駐劄之雲南兵丁一千名令其前往西藏備用爾等已行文與總督鄂爾泰及西藏辦事大臣但朕思由雲南省城轉行柴木多路途紆遠未免多遲時日爾等可行文與駐劄柴木多之大員知悉此旨到日該員即將各兵丁應用之馬匹衣裝等項料理齊備將弁等統領即速起身按程前進不必候雲南總督文書至弁兵起身時一應馬匹衣裝口糧等項俱著寬裕應付毋得遲悞

二十五日奉

上諭朕聞各省駐防兵丁技勇多屬生疎營伍亦覺廢弛所養馬匹多不足額漢軍尤甚且遇急用之時竟有將營馬出賣與人者種種積習至今尚未悛改今特頒諭旨通行曉諭著該管大臣官弁等悉心整理勤加訓練務令軍容嚴肅武備周全朕或於明年春月各差科道等官前往查看倘仍蹈故轍一經參奏定將該管大臣官弁等嚴加議處

雍正九年九月

上諭七道

初三日奉

上諭訓練兵丁步行乃爲善技若勤習漸進一日可行至一百四五十里著交八旗都統副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將各管官員兵丁內年五十以下者皆令演習趨走務期服勞耐久朕與限一年俾各演習俟一年後特指一處務令到彼以驗其能否若有步行不能到所指之處者朕惟該大臣等是問如有步行超越者朕分別賞賜

又奉

上諭據江南河道總督嵇曾筠奏七八月間湖水增長幸堤埽工程業已搶築加高湖流循軌東注所有邳宿黃運河湖一帶運道生民咸資利涉而登衽席等語年來仰賴

河神福國佑民安瀾有慶朕心深爲感慰著照上年致祭典禮敬謹展祀以伸報享之誠嵇曾筠初任北河時尚覺拘謹後因歷練多年識見開展竭其心力與田文鏡和衷共事凡所辦理皆甚妥協自總理南河以來公正明達經理合宜不負朕倚任之重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具奏

初五日奉

上諭寧夏橫城口及黃甫川邊外閒地與鄂爾多斯接壤內地民人越界耕種而蒙古等私索租價每至生事互爭經該部堂官奏請照例定界朕遂降旨交與該督撫確查定議今據該地方官派員與鄂爾多斯之札薩克等會勘請照原定之例分界經大學士議政大臣等議覆准行朕爲天下主薄海內外一視同仁若照廷議立界俾民人蒙古各守界址彼此無爭揆之事勢似屬有益著行文鄂爾多斯之札薩克王等再加詳悉詢問如此立界於伊等有無裨益之處各抒意見公同商酌具奏到日再降諭旨

十四日奉

上諭前經署江西巡撫張坦麟條奏請將南昌府新建縣之吳城鎮改隸南康府星子縣管轄經部議准行在案今該撫謝旻奏稱據本地士民連名具呈均稱未便等語從前張坦麟冒昧陳奏妄事紛更甚屬不合常見督撫提鎮等於涖任之初或輕聽人言或自憑臆見率爾具奏更改舊章不計事之永遠可行與否及至再經條奏仍復成規多費曲折地方官民未必不受更張之擾累嗣後文武官員等倘有將地方不可施行之事妄行條奏舉行經後人復請更改者將原奏之人交部議處倘原奏本是而後人妄行指摘或有意翻案者經朕察出亦必從重處分永著爲

例

十六日奉

上諭設立米局一事並非有人條奏原出朕之本意爲有益兵丁起見迄今三年看來米價平穩實爲有益此旗民所共知者經手官員理合議敘然使不問素日辦理何如但以滋生利息多者議敘則將來必開營利之端殊失朕之本意未爲妥協應查自設立米局以來大臣官員未經更換並無辦理失宜曾經參處事故者列入優等議敘方爲得宜此議著察旗侍衛參領逐一查明後令弘春石文焯鄂齊趙弘濟等再加詳查會同八旗大臣公議具奏

十七日正黃旗滿洲都統鄂彌達等奏拖沙拉哈番巴明告休奉

上諭巴明准其休致若賞給半俸將官職仍與伊子承襲則俸祿便至重複若承襲與伊弟兄之子尚可賞給半俸著八旗查明有似此者畫一爲例

又奉

上諭上年西路擊賊有功及帶傷患病之兵丁前已降旨令其各回內地營汛休息調理以示恩恤其凍傷手足致成殘疾者舊例查其子弟一人入伍食糧仍令地方官每月給米三斗以養贍其終身今聞帶傷患病之兵丁回營調治已陸續痊愈據署固原提督范時捷奏稱本標患病回營兵丁二百五十八名內僅有十一人受傷稍重已成殘廢難以照常差操等語朕思本兵若成廢疾而家無可以入伍食糧之子弟恐月給官米三斗不敷其餬口之用實爲可憫著該管大臣確查上年西路兵丁因擊賊而傷損手足致成廢疾其家又無子弟可以入伍者俱著給與守糧一分養贍以終其身用示朕加恩優恤之至意

雍正九年十月

上諭十道

初三日奉

上諭九月二十九日皇后崩逝朕心震悼比時即欲親臨含殮大臣等以朕躬初愈本日已經臨視不宜再勞懇詞力阻朕勉從其請暫停前往今該部具奏祭奠禮儀日期朕思

皇考昔年於

皇妣孝誠仁皇后

孝昭仁皇后之喪如何

親臨盡禮之處朕雖未見至於康熙二十八年

皇妣孝懿仁皇后崩逝當

梓宮未移之時

皇考朝夕臨奠及奉移之後每遇祭祀日期悉皆

親往此朕所親見者今皇后自垂髫之年奉

皇考恩命作配朕躬結褵以來四十餘載孝順敬恭始終一致忽焉長逝實深愴惻一應致祭典儀本欲親往以展悲懷但自上年以來朕躬違和調理經年近始痊愈醫家皆言尚宜靜攝不可過勞因思怡賢親王仙逝之後朕悲情難遏曾親奠數次頗覺精力勉强是以自上秋至今未曾再往朕躬受

皇考付託之重

宗社攸關爲億萬臣民之所倚賴今夙恙初痊正當加謹保護之時况目前軍務緊要一切機宜甚費籌畫若又親臨喪次不但往來奠醊之間外勞形體而觸景增悲更致內傷心氣實非攝養之所宜即朕自度力量亦覺勉强今皇后喪事國家典儀雖備而朕躬禮數未周於理恐有未協於情實爲難忍權衡輕重之間如何可使情理兼盡以慰朕心著大學士九卿等公同定議具奏

初四日

諭禮部皇后那拉氏作配朕躬經四十載奉事

皇祖妣孝惠章皇后

皇考聖祖仁皇帝

皇妣孝恭仁皇后克盡孝忱深蒙

慈愛服膺朕訓歷久而敬德彌純懋著坤儀正位而小心益至居身節儉待下寬仁慈惠播於宮闈柔順發於誠悃昔年藩邸內政聿修九載中宮德輝逾耀茲於雍正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崩逝惓惟壼職襄贊多年追念懿徽良深痛悼宜加稱謚以示休光著內閣翰林院擬奏應行典禮爾部詳察議奏

又奉

上諭訓練兵丁甚爲緊要著於教養兵閑散滿洲或養子開檔人內增挑二千名不必論旗惟視其人材壯

健可用者挑取給與三兩五錢錢糧馬甲米石著弘昇與護軍統領博第副都統傒星額專管訓練其應派管教之員著弘昇博第傒星額會同各該都統等酌量派委其盔甲器械著工部造給

又戶部議覆巡漕御史西爾璊等條奏六款均無庸議奉

上諭西爾璊龔健颺身爲言官親在淮河地方稽查漕務非風聞言事者可比自應將深知灼見實有裨益之事條奏施行此本內所奏各條或係不可施行之事或係已經定例之事而西爾璊等摭拾虛文以塞言責今經部議一一指駁無一件可行者朕降旨詢問伊等惟自認冒昧糊塗而已著將西爾璊龔健颺交部嚴察議奏以爲妄言生事者戒

十六日奉

上諭朕聞今年各扎薩克旗分所種之穀皆已被旱稍長又復經霜未曾收穫以致乏食無以度日今特遣侍衛章京前往加恩賞賚蒙古人衆皆扎薩克等所屬部落米穀未收不能度日自應預爲籌畫生計今朕加恩賞給銀米該扎薩克及官員等若不實心辦理有侵蝕之處日後朕必聞知伊等何顏見朕將此旨徧行傳諭扎薩克等

又奉

上諭八旗王公及閑散宗室等所有口外牧場看守牲畜之蒙古其有馬匹牲畜田產者尚可度日若並無馬匹牲畜田產伊等家主豈概能養贍或因不能度日以致妄生事端則伊等家主無辜受累矣與其任伊等游蕩莫若命大臣前往收養自八旗王公宗室並大臣官員以至閑散人等著通行曉諭伊等所有口外蒙古內如有此等無馬匹牲畜田產不能照看養贍情願報出者令伊等家主各行報出

十七日奉

上諭年來因征勦準噶爾將滿漢兵丁陸續派出特令召募以實營伍凡膺募兵之任者自應秉公持正不徇情面精選技勇壯健之士則戎行可收實效而軍餉亦不至於虛糜朕聞召募新兵多屬本營兵丁之弟男子姪親戚友朋互相援引而進該管將弁惟期充足數目不復較量人材以致老弱無能者俱得入選而民間强壯之人莫由食糧入伍是將選兵重大之務視爲具文矣現今降旨募選兵丁著該部通行曉諭令該管大臣官弁等屏除向來積弊公正辦理將來朕必遣官考驗若有將老弱無能之人冒濫入伍者必將挑選之員從重議處若技勇之人不敷挑選著聲明緣由請旨毋得苟且塞責

二十二日奉

上諭沿邊一帶地方最爲緊要向來額設之兵太少昨已降旨令古北口宣化大同三處召募兵丁添入防汛以實營伍今思獨石口以東至山海關皆屬內地各處營汛仍照舊規其獨石口以西至殺虎口一帶中間緊要隘口必須查勘明白以定添兵多寡之數至於邊牆年久倒塌而地當緊要者亦應酌量修築以肅邊境著御史舒喜天津總兵官補熙前往會同古北口提督路振揚親往踏勘召募之兵何處應添若干何處應駐大員或將參遊改爲副協邊城何處應行修理路振揚等可會同各該提鎮詳悉定議具奏天津總兵官印務著冠軍使孫承恩前往暫行署理路振揚現有召募兵丁之事今既奉差公出其募兵之事著路振揚遴選公明可信之人代爲辦理再差副都統韓光基前往古北口督率查驗

二十四日奉

上諭陝西興安州知州張勤寵被參一案該撫議稱張勤寵除嗜酒貪佚無故稽留屬員各輕罪不議外其收受紗燈計價三兩六錢應擬杖七十等語張勤寵嗜酒貪佚無故稽留屬員此等舉動難以居官臨民議以斥革洵不爲枉若計贓論罪必有貪婪實蹟方可引律定擬今以紗燈微物所值不過數金卽論贓擬以杖責則苛細太甚大失平允之義封疆大臣察

吏當執公正之法而定罪亦當體可恕之情張勤寵杖罪著寬免

二十五日奉

上諭浙江布政使張元懷前奏賈魯河不盡通流請動存公銀兩疏濬一案朕降旨令總督田文鏡會同張元懷查議具奏今據田文鏡張元懷會奏各處河道一律通流並無阻滯偶因今歲七月間大雨疊沛扶溝等處山水陡發河流湍急水湧出槽旋卽消落並非河身不盡通流之故應將前請疏濬之處毋庸議張元懷亦自認才識疎淺實有未能見及冒昧具奏等語凡爲封疆大臣者於地方興革事宜必須深知灼見而後可以奏請施行今張元懷自行具奏之事及朕降旨會同確勘伊又自認不可施行而以才識疎淺未能見及爲謝過之地張元懷係暫行署印之員明知督臣回任本身卸事在卽而以不可施行之事急切陳奏此非無心之過可比著交部嚴察議處以爲懷私妄奏者之戒

雍正九年十一月

上諭八道

初一日奉

上諭馬拉僧格等奏稱班臣額爾德尼貝勒頗羅鼐遣人送給官兵奶油炒麪牛羊乾糧屢次退還堅不領回只得抵受均勻散給官兵等語爾等行文馬拉僧格將班臣額爾德尼頗羅鼐所送之物富裕核算給發銀兩并傳諭伊等朕遣兵在藏駐劄特爲衆湯古忒防守地方使之寧靖豈有絲毫貽累之理今所送諸物勢必在屬下衆人攤派未免滋擾朕心實所不忍且我兵糧餉並不缺乏無須幫助朕是以傳諭賞給銀兩初非外視爾等也可明白曉諭衆湯古忒咸悉朕意

初六日辦理軍機大臣奉

上諭山東登州乃濱海重鎮所轄地方遼濶查該鎮本標及所屬兵丁除水師外額兵六千餘名似不敷用再自添設河東總河之後將南河總河標兵歸於河東總河管轄而以漕標兵丁一千餘名改歸南河總河於是兩河標兵及漕標操防之兵俱覺不敷此四處兵丁應否酌量增添之處爾等詳查定議具奏

初七日奉

上諭朕聞各省漢軍駐防兵丁營伍俱屬廢弛而鎮江爲尤甚前已降旨令將軍王釴加意整理俟明春專派官員前往考驗今值管理蘇州織造事務海保回南之便因思蘇州與鎮江一水相通計程不過二百餘里就近稽查最爲便捷著海保回蘇之後於今冬明春時常往來京口將兵丁技勇營陣規模以及馬匹戰船甲冑鎗礮器械之完備與否一一查驗會同王釴勤加操練務令水師陸路兵丁等技藝嫺熟武備整齊將來或有調撥差遣之處接奉諭旨數日之內即可起程如此方爲國家有用之勁旅俟明年二三月間朕再遣專官前往察看

初八日大學士等將四川巡撫憲德參奏鄰水縣知縣王鴻勳順慶府知府馬世端一案請

旨奉

上諭馬世端原係憲德題陞之員今因溺職被參憲德自行檢舉數年以來凡遇督撫自行檢舉之案朕皆令大學士等兩擬票簽進呈是以憲德此案大學士等於照例擬票外亦添從寬免議一簽但朕詳閱此本王鴻勳縱役殃民馬世端徇情容隱乃司道揭報而憲德題參者朕思司道既已揭報則憲德安能隱匿不參與督撫自行查出糾參者不同難援自行檢舉之例免其議處也憲德仍交部議嗣後有與此等相類者不必兩擬票簽並將此批示中外知之

十一日奉

上諭據浙江總督李衛奏稱嘉興府屬七縣並杭州府屬之海寧一縣於九月初旬正當禾苗秀實之時忽有細虫生於苗腹以致禾穗黃萎通邑計之此有彼無此多彼少尚不至於成災但收穫之時未免少減分數而所收之米青白不一且有米粒細小者僅可食用難以完漕仰懇皇恩將嘉興等縣今歲應完漕米改爲折徵或照雍正元年四年恩旨每石折銀一兩或照雍正五年部定每石折銀一兩二錢之例出自聖恩等語朕思數年以來杭嘉湖三府百姓於額徵錢糧急公輸納無有逋欠甚屬可嘉今茲數處小有虫災米粒稍碎不能完漕應令減價折收以示體卹著照雍正元年四年之例每石折銀一兩徵收解部

二十日奉

上諭八旗漢軍兵丁技藝俱未嫻熟皆由失於訓練所致今於額數之外挑選丁壯二千名另設一營教習訓練務期精銳再八旗漢軍勳舊大臣等子弟因其父兄失於敎導甚乏可用之才朕心深爲憐憫現今尚耿石李佟祖蔡王諸家之子弟無論在京在外其年至十五歲以上一　歲內外者著揀選帶領引見朕量其材器令其學習行走日後俾得成就以副朕加恩勳舊子弟之至意著於今冬辦理妥協俟明年開印之後奏聞請旨再八旗內有與尚耿石李佟祖蔡王諸家相似者一併查明添入

二十三日奉

上諭朕因各省駐防兵丁技勇多屬生疎營伍亦覺廢弛所養馬匹多不足額其中漢軍爲尤甚已於今年八月間先行曉諭申飭俟明年春月各差科道等官前往查看儻仍不悛改嚴加議處朕思營伍廢弛兵丁怠惰之習若該管官弁等果能實心整頓訓練數月之內卽可改除惟是馬匹不敷額數若責令一時購買足額或致馬價昂貴兵丁力量艱難況如南方諸省平時既難喂養而一時急切買補又較難於北方著該將軍等酌量稍爲變通現養幾匹其所少者存價於官一有調遣卽可購買應用不致遲悞公事此朕格外體恤之特恩若再奉行不力一經查出弁兵等俱不寬貸

二十八日禮部議覆琉球國中山王尚敬奏請進貢方物遵依舊典二年一貢應如所請奉

上諭朕因琉球地處重洋之外奉表修貢遠涉風濤深爲軫念曾經降旨將雍正八年貢物准作十年正貢今該國王奏請按期入貢情詞懇切具見悃誠著仍遵前旨若十年貢物已經遣使起程卽准作十二年

正貢十一年不必遣使前來將此行文該國王知之

雍正九年十二月

上諭十一道

初四日奉

上諭據廣東布政使楊永斌奏稱鐵器一項所關綦重不許出境貨賣律有明條粵東出產鐵鍋凡洋船貨買歷來禁止乃夷船出口所買鐵鍋有自一百連至二三百連甚至五百連一千連者查鐵鍋一連約重二十斤如一船帶至五百連千連卽無慮一二萬斤計算每年出洋之鐵爲數甚多誠有關係嗣後請照廢鐵之例一體嚴禁違者該商船戶人等卽照例治罪官役通同徇縱亦照徇縱廢鐵例議處凡遇洋船出口仍交與海關監督一體稽察至於商船每日煮食之鍋應照舊聽用官役不得借端勒索滋擾如此則外洋之鐵不致日積日多於防姦杜弊之道似有裨益至煮食器具銅鍋砂鍋俱屬可用非必盡需鐵鍋亦無不便外夷之處於朝廷柔懷遠人之德意原無違碍等語鐵觔不許出洋例有明禁而廣東夷船每年收買鐵鍋甚多則與禁鐵出洋之功令不符矣楊永斌所奏甚是嗣後稽察禁止及官員處分商人船戶治罪之處悉照所請行儻地方官弁視爲具文奉行不力經朕訪聞或別經發覺定行從重議處粵東既行查禁則他省洋船出口之處亦當一體遵行

著該部通行曉諭永著爲例

初六日奉

上諭據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古州苗疆勦撫全定都江河道開通前後開拓五六千里黔屬地方較舊址式廓數倍等語古州等處苗蠻自古未歸王化總督鄂爾泰賢聲素著調度有方從前次第經理各寨就撫惟清江餘孽反覆靡常都江一帶生苗尤爲頑悍難制該督調兩省之兵竭二年之力悉心籌畫均合機宜俾河路開通苗疆全定安邊寧民之績甚屬可嘉在事有功弁兵除從前已經議敘賞賚外其後勦撫清江等處尚未邀恩者著鄂爾泰查明分别等次具奏候旨一體加恩

十二日奉

上諭雍正三年以前虧空各案八旗及各部院繕寫清册具奏朕交與大學士等覆看請旨朕分别情罪輕重或行寬免或仍行著追大學士等奉旨後仍將原册交還各該衙門而他處未曾存貯檔案恐日久弊生胥吏等有巧爲改補增添之處不可不加防範著八旗及各部院將已經奏過之册籍悉行用印收貯本衙門再另造一本用印交送內閣收貯以備查對嗣後悉照此辦理

十五日奉

上諭據奉天府府尹楊超曾奏稱臣查奉天各屬從前一切公務類皆取給於里下總計一歲之科派多於正額之錢糧如遇奏銷丁地驛站大造編審人丁大計考察官吏等項自臣衙門家人書吏以至治中知府州縣衙門均有陋規銀兩名爲造册使費歲科考試生童自府丞治中知府州縣衙門俱有陋規銀兩名爲考費至大小官員到任則攤派修理衙署鋪設器用銀兩查點保甲換給門牌印捕等官則攤派紙張飯食銀兩以上諸項各州縣每項約攤派銀數十兩至百餘兩不等上司衙門既取給於州縣州縣復取給於百姓更有衙蠹里書從中指一派十侵收包攬弊竇多端臣訪聞之後即嚴飭各屬勒碑永禁并令嗣後如有上司衙門官吏索取前項陋規務使徹底澄清不許絲毫派累等語從來地方科派陋規甚爲擾累該府尹楊超曾通行查禁辦理甚是但恐相沿已久官吏人等尚有陽奉陰違者又恐日久法弛將來接任之員或有仍襲從前之陋習者用是將楊超曾所奏宣示於外令奉天官吏人等永遠遵行以除積弊以惠閭閻

十六日奉

上諭逆賊呂留良以批評時藝託名講學海內士子尊崇其著述非一日矣今罪蹟昭彰普天共憤內外臣

工咸以罪犯私著之書急宜焚燬爲請朕以爲從來無悖逆之大儒以呂留良之姦邪即令學問淹貫文詞雅馴而身蹈悖逆之行口譚聖賢之言言行不符之小人其所著之書尙足令人尊信乎若因其人可誅而謂其書宜燬無論燬之未必能盡即燬之而絕無留遺天下後世更何所據以辨其道學之眞僞乎以故燬書之議概未允行頃者翰林顧成天奏稱呂留良所刊四書講義語錄等書粗浮淺鄙毫無發明宜敕學臣曉諭多士勿惑於邪說爰命在廷儒臣詳加檢閱茲據大學士朱軾等於其講義語錄逐條摘駁纂輯成帙呈請刊刻頒發學宮朕以逆賊所犯者朝廷之大法也諸臣所駁者章句之末學也朕惟秉至公以執法而於著書者之爲醇爲疵與駁書者之或是或非悉聽之天下之公論後世之公評朕皆置之不問也大學士朱軾等旣請刊刻頒布學宮俾遠近寡識之士子不至溺於邪說朕思此請亦屬可行姑從之以俟天下後世之讀書者

又江西巡撫謝旻奏請原任學道高鑛崇祀名宦奉上諭名宦鄉賢關係國家崇祀大典朕屢降諭旨令該督撫等秉公詳愼以彰激勸該督撫自當仰體朕心不應尙有瞻徇冒濫者江西學道高鑛昔年曾侍朕

讀書其在江西學政任內非一塵不染者此朕所深知今謝旻題請崇祀名宦不知高鑛之視學江西果有教澤及人士子實心感頌乎抑以其昔曾侍朕讀書故請列於名宦之內而非出於輿論之公乎著行文該督撫將高鑛應否崇祀名宦之處詢問江西通省紳士令其據實陳奏俟奏到之日再降諭旨以朕所知之高鑛如此則其他可知朕屢經教導而督撫等身受封疆之重寄於崇祀大典不能鑒別公當返之於心能無愧乎

二十日諸王大臣等恭進聖祖仁皇帝實錄聖訓奉上諭皇考聖祖仁皇帝厚德豐功彌綸宇宙光天之下知識之倫莫不霑被聖化歌詠太平朕纘承統緒於皇考一言一動時時奉爲法守爰命大學士等恭輯實錄聖訓茲者纂修告成朕得朝夕誦述身體力行且俾萬世子孫臣民欽遵弗替朕心慰悅與卿等同之

二十一日內閣奉上諭欽惟我皇考聖祖仁皇帝神聖首出臨御萬邦六十餘年至德豐功際天蟠地自昔史冊所載罕有比倫雍正元年朕

命大臣等督率官員敬謹纂修
實錄昭垂萬世迄今九載編輯成書朕心嘉慰應加恩議
敘以獎勤勞監修總裁官副總裁官及纂修提調收
掌翻譯謄錄等員與執事人等作何議敘之處著該
部查康熙十一年之例斟酌妥議具奏其筵宴賞賚
亦著該部察例具奏

又奉
上諭
福陵紅門前大路與
實城甚近車馬俱由山根左畔行走有關風水著行文奉
天將軍府尹嗣後於渾河東南西南無關風水之處
設立船隻以渡行人
紅門前大路及山根左畔嚴行禁止行走再渾河以北
凡係風水之地所有草木不許擅動至遷移房屋禁
止耕種地畝著賞給房價補還地畝

二十四日奉
上諭江寧織造綏赫德已因年老革退聞織造衙門大
有虧空皆係司庫筆帖式等支用見綏赫德離任分
文不吐綏赫德代賠銀一萬餘兩及許夢閎到任交
代又查出缺少銀一萬餘兩亦係筆帖式並匠役等
虧空現在退出無多綏赫德復認賠補尚在未清綏
赫德身為織造一味罷軟糊塗致官役任意虧空賠

補固所應當但司庫筆帖式敢於玩忽公事從前織
造任內即侵帑分肥至今積玩不改混行支用及至
事發總恃有人代賠置身事外此種惡習斷不可長
況織造有兼管之關稅似此弊竇叢生勢必有虧缺
稅課之事著許夢閎會同署總督尹繼善將各項一
一秉公查明嚴追清結具奏江寧織造司庫如此其
他織造衙門若有似此虧缺情弊著該織造速行稽
查彌補勿為小人朦蔽倘仍復怠玩瞻徇將來發覺
定行從重治罪

二十六日奉
上諭今年西鳳二府併同華等州屬輓運甘涼西肅等
處兵米十五萬石各運戶因馱載牛隻疲乏在甘借
領庫銀一萬八千餘兩另僱牲畜轉運此項銀兩應
於運戶原籍即行催追還項朕恐伊等運戶中不無
力量艱難者已經降旨寬以一年之限今據署西安
巡撫馬爾泰布政使碩色等奏稱藩司衙門有連年
平餘銀兩請充公用等語朕思運戶借領官銀雖係
應還之項然伊等領運兵米如期運到並無遲誤應
加格外之恩以昭獎賞藩司衙門既有平餘銀兩著
照數抵還運戶借領之項免其催追以示朕體恤秦
民之至意

雍正十年正月

上諭五道

初九日奉

諭八旗操演兵丁自古聖賢有云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是以帝王之治天下未有不以明武備為先務者而兵丁之演習武藝亦未有不勤加訓練而能有成者從來士農工商各治一業不專心竭力業必不精兵丁則所司者皆戰鬭之事彎弓挾矢冒鏑衝鋒非膂力剛強不能披堅執銳非技藝嫻熟不能克敵宣威奈何怠惰苟安虛度歲月不思國家設兵之本意不念自己專司之職業乎況爾兵丁世受國

首都圖書館藏書之章

恩朝廷愛養猶如赤子凡八旗將軍大臣等多由行伍出身漸登榮顯爾等誠能立志向上奮勉自勵勤加練習俾技勇可觀將來建立功勳馳名行伍不但本身有上進之階且光耀宗祖榮及子孫受福曷可限量哉國家承平日久人人耽於安逸武備漸覺廢弛今當邊陲用兵之際是以降旨令勤操演又念操演之兵若仍輪流值班則其力難以兼顧工夫未免間斷是以不令該班俾得專心訓練又復給以飯錢資其食用無非體恤爾等之勤勞也爾等各宜勉力學習如騎射長槍之類必令純熟精強成國家之勁旅以柔弱怯懦為恥以安逸華麗為戒為男子者其榮耀在於材技之超羣而不在衣飾之鮮美也大凡人之力量用之則日增不用則日減如出城操練之際正可演習步行何必騎馬乘車徒多糜費若此等者一經查出必從重治罪天地之間惟人最貴凡人但能自強何事不可成就切勿存自暴自棄之心嗣後爾等果能仰遵朕訓努力向前且互相勸勉鼓勵銳氣朕自必聞知加以格外之恩賞如有不肖之徒苟且怠玩甚至妄生怨言搖惑衆聽此等之人不但藐視公事自誤功名實為人心風俗之害經朕察出必以軍法從事勉之勉之

又

諭八旗該班兵丁目今軍興之際兵丁等訓練操演甚

為緊要若以操演之兵仍令照舊該班至換班之暇始行操演則訓練未有專功技藝難以純熟是以特加挑選令其每日操演將爾等分作兩班輪流當差所以使操演之兵得專心學習也然人果有上進之志何時不可黽勉何地不可學習即如爾等換班之時原可練習技藝雖該班之地不便演放鎗礮而拉弓相撲舞棍趨走等技藝在領班之大臣官員未嘗不可訓練爾等慎勿以未經入選不在操演之列自甘懦弱而不勤加訓練也夫該班與操演俱係一體出力凡操演兵丁如有缺少自必於該班兵丁內挑

補則爾等不更當奮勉乎現今雖將爾等分爲兩班較前稍爲勞苦然較之軍前之人則勞苦又相懸絕矣如此行走不過數年仰邀天眷大兵凱旋之時爾等差使仍得暇豫從容儻自今不思黽勉但偷一時之安以致技藝生疎則日後必爲無用之廢人試思士農工商各治一業未有不勤而能有成者况於爾等介冑之士尤以奮往學習効力爲本業豈宜自甘於暴棄乎國家經制錢糧斷無養贍廢人之理如有此等無知不肖之徒一經查出除革退錢糧外仍從重治罪

十七日奉

上諭京師自上冬以及新春未得雨雪畿輔地方及盛京各省雖有奏報得雪者看來亦未普徧霑足因思上年十一月十五日月食據欽天監觀候會引占書燕趙旱禾麥有傷之語陳奏朕前朕心甚爲憂懼擬於正月祈穀之期虔禱上帝以迓天和乃朕躬偶感風寒醫家奏請避風靜攝是以未曾躬親祀典此心愈加乾惕維兹數月以來雨雪未降顯係上天垂象以示儆甚可畏也朕虔誠修省體察政治之闕失以期仰格

天心爾大學士九卿等各宜恪慎齋戒至誠祈禱尤當洗心滌慮殫職奉公以爲敬天祈福之本京師爲四方輻輳之地民食浩繁更宜預爲籌畫至於該督撫等各自敬謹修省外所屬地方雨澤之有無播種之遲早務期悉心訪察先事圖維倘二麥歉收必有思患預防之策不使黎民有乏食之虞方不負朕之委任倘有玩忽隱飾等弊經朕訪聞必加嚴譴內外大臣等領此諭旨務在實心奉行不必以空言覆奏

二十一日奉

上諭寧夏爲甘省要地渠工乃水利攸關萬姓資生之策莫先於此是以朕特遣大臣督率官員等開濬惠農昌潤二渠又命修理大清漢唐三渠以溥萬民之利年來惠昌二渠及唐渠工程漸次告竣於民田大有裨益其大清渠漢渠雖未竣工然聞連年加謹堵疊極力挑濬已足以資灌溉不過湃岸閘座有應行修補之處可以從容經理非比唐渠之必應及時速成也目今甘省軍興之際輓運兵糧正需車輛若因修理渠工有欽差官員在彼催趲工程又復僱車運送物料恐小民承應一切力難兼顧有誤春耕所當酌量變通以體恤民隱著查寧夏有專司水利之同知著將未竣之渠工交與該員照通智史在甲等所

料估之處於每歲春工內分年陸續修理再令寧夏
道鄂昌勤加督率不時稽查務期工程堅固利濟有
資使民田永霑膏澤通智史在甲將各件與鄂昌交
代清楚卽行回京其在工効力之文武官弁交與該
署督查郎阿計其在工之久暫察其奉職之勤惰量
其辦事之能否應留陝題補委用者留陝題補委用
應咨部請旨者咨部請旨應發回本地者發回本地
其現任武弁及兵丁等派撥渠工効力者俱令各歸
營汛在工夫役等交與鄂昌將附近者令歸南畝遠
來者酌量遣回

二十七日奉
諭禮部孝敬皇后冊謚禮成爾部奏請命使敕諭朝鮮
國王朕思上年十一月已訃告該國王今因冊謚禮
成又遣官前往恐外藩不無迎送供應之煩此次不
必命使爾部照頒示各省之例一體行文朝鮮將朕
此旨傳諭該國王知之

雍正十年二月

上諭十三道

初二日奉
上諭我朝撫有方夏
列聖相承惟以愛養黎元爲本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恩施累洽於九州蠲賑動逾
乎千萬深仁厚澤浹髓淪肌謳思弗輟朕登大寶仰
體
皇考仁愛之
聖心勤恤閭閻疾苦之民隱宵旰孜孜凡所以厚民生布
膏澤者至周至渥歷年以來蠲免賑恤之條疊沛頻
施海內亦既共知而共見矣惟是任土作貢者治世
之常經勸善懲惡者馭民之大法禹貢以三壤成賦
周官以九式經邦國家經費皆取給於正供聖人恤
民之心無窮而取民有制亦不得分外姑息以絀國
用也至於游民惰農王政所禁姦胥墨吏國法不容
使蠲租免賦而姦黠頑惰之屬皆得濫沐恩膏良善
急公者轉未能均霑惠澤又豈爲政之道哉朕以爲
蠲除歷年之逋賦而使頑戶偏蒙其澤不若減免新
歲之額徵而使衆民普受其惠從前曉諭中外者屢
矣是以數年來朕查帶徵錢糧如直隸河南山東山
西浙江等省民間完納者最多朕皆特沛殊恩於該

省豐稔之年將額徵正賦蠲免四十萬兩無非欲將帶徵完納之數仍散於良善之氓使比戶均被恩施並未收之府庫此亦天下所共知共見者江南蘇松等處財賦甲於天下而歷年積欠亦較他省爲最多朕既豁免康熙五十年以前之未完共五十一年以後應徵之項復寬限十年十五年帶徵以紓民力又思此等逋賦實在民欠者固多而官吏侵蝕者正復不少特遣大臣官員等會同撫藩及地方有司逐一徹底清查分晰官侵吏蝕民欠三項以除朦混之弊又恐承命之員以徵納爲清釐致滋紛擾悉將帶徵各項停其輸納又時時嚴諭各員實力奉行務使分晰清明毫無疑竇今據侍郎彭維新巡撫尹繼善等奏報清查告竣自康熙五十一年起至雍正四年通計各屬積欠共一千一十一萬六千三百二十五兩零其中侵蝕包攬者共四百七十二萬六千三百一十兩實在民欠者共五百三十九萬一十四兩俱核對明白無有混淆等語朕因江蘇逋賦積弊叢生籌畫多年而爲此清查之舉所以經國計清吏治實欲厚民生而除民累也苟有益於羣黎百姓朕卽樂沛浩蕩之恩況朕敬承

皇考寬賦恤民之鴻慈於蘇松額徵浮糧豁免四十五萬兩積歲計之其數何啻幾千百萬豈於區區積逋有所靳惜哉但念官役之侵蝕姦徒之包攬蠹國害民固爲法所不宥而民欠纍纍亦皆抗玩疲頑之習日積月累以至於斯也今若槩行豁免不惟墨吏姦胥罔知懲戒且積久欠糧之頑戶無不沾恩被澤自以爲得計而急公之善良不與焉殊非阜民善俗之道也則與其蠲除歷年之逋負孰若減免新歲之額徵爲大有益於斯民乎朕再四斟酌欲將侵蝕包攬之項分作十年帶徵實在民欠之項更加寬緩分作二十年帶徵嗣後從壬子年爲始本年帶徵之項完納若干朕卽照所完之數蠲免次年額徵之糧若干若官吏百姓等果知悔過急公於每年帶徵額數外多完若干朕亦卽將次年錢糧照多完之數豁免如此則朕之清釐積欠並無絲毫入官實皆沛爲萬民普被之澤而貪墨姦蠹之徒無所儌倖抗頑疲玩之習知所警惕庶幾吏治肅清而民風淳厚共成比戶可封之俗矣著該部行文該督撫令地方官實心奉行其官吏侵蝕之項務於本人名下著追毋得株連以滋擾累其民欠之項俱按各戶花名完納毋得波及兄弟親戚致令蠹役借端苛索儻有奉行不善生事擾民者該督撫卽行題參嚴加議處總期催科有法舊欠能依限清完新賦卽得照數減免以副朕子惠元元稠疊加恩之至意朕意如此是否可行著九卿

悉心詳議具奏其催徵各州縣之處分應照何項錢糧之例亦著斟酌定議具奏再者凡此侵蝕錢糧之官吏皆係應加重罪之人第以歷年既久人數繁多槩行執法朕心有所不忍是以施恩法外寬爲分年帶徵若廢員中有能悔過自新不拘年限先行完納者應分別准其開復以示奬勵其依限完納者寬免其罪胥吏中有先期完納者亦應酌量加恩其依限完納者亦寬其罪若官吏逾限不完除按律治罪外仍將本人監禁追比著九卿將此一併議奏

又奉

上諭據雲南巡撫張允隨奏稱昭通鎮標汛防千總查出寧古塔逃回人犯戛盧磨奈阿木業者嫩莪所三名已歷八月尚未准有部文到滇等語此等充發人犯原係兇惡之徒因不便仍留內地故爾投畀遐方乃發遣之後不知悛改復敢潛逃生事而該管官員又不即時行文捕緝往往至於兎脫國法安在著該部行文寧古塔等處各衙門嗣後務將遣發人犯嚴加管束不時稽查倘有私自逃匿者立即報部通行查拏不得稽遲時日倘該管地方及該部行文稽遲查出定行議處

初三日奉

上諭我朝從前文武大臣持躬正直奉職公忠樹績建勳完名全節者朕已降旨於京師建立賢良祠永遠展祀以彰令範因思外任大臣鎮撫封疆宣猷布化忠勇效命威愛宜民其政績卓然可紀者若於身故之後建立賢良祠俾得永膺祀典既足慰兵民懿好之公亦足爲後來居官者之勸如近日之將軍蔡良提督張起雲總兵蘇大有魏翥國皆素有賢聲勤勞

王事而歿於官者允宜在賢良之列著直省各於省會之地建立祠宇其與祀之人若追溯從前恐稽查未確或致濫膺不若即從近年爲始向後若有應請入祠者該地方督撫於一人各具一本請旨不必彙奏其一切事宜著九卿妥議具奏

初六日奉

上諭察哈爾地方總管副總管辦事官員之缺因本處無應補授之人始於京城蒙古旗分官員內揀選補授伊等俱係由護軍披甲出身之人口外遊牧之地並無產業艱於爲生故常向所屬人等索取些微財物妄行侵刻以致被人控告及被監察官員糾參若將伊等即照貪婪例治罪稍有可原嗣後察哈爾地方總管副總管辦事官員由京城補授遣往者作何施恩賞給伊等產業牲畜之處著大學士鄂爾泰等議奏

初八日奉

上諭自冬春以來京師未得雨雪朕與諸大臣等戒懼修省虔誠祈禱以冀仰格天心聞畿輔地方及河南山東雨雪亦少山西陝西二省雖有得雪之處亦未周徧朕心憂慮深恐二麥歉收小民艱於餬口已切諭該督撫等多方籌畫爲思患預防之計從來天人感召之理捷如影響所賴該督撫等以恤民之心爲格天之本果能使民困全除民氣舒暢自無有不感召天和者至於清理刑獄亦祈求雨澤之要務除在京已命刑部法司清查案件速行歸結以免拖累外其畿輔地方及河東山陝等省郡縣繁多有司賢否不一其中或有聽斷刻覈濫及無辜者或有淹滯羈留塵案莫結者或有牽連待質致誤恒業者該督撫大吏等當悉心體察嚴飭屬員速爲清理應釋放者釋放應取保者取保務期平允矜慎俾閭閻各安生業其他政令凡有稍不便於民者急思力爲改圖總在該督撫等體朕若保赤子之心各切痌瘝乃身之念至誠惻怛勤求民隱殫竭實心普行實政庶幾上天昭格早降甘霖勉之勉之

初十日大學士鄂爾泰奏辭開闢苗疆議敘奉上諭覽奏情詞懇切具見誠悃卿忠勇懋著使苗梗向風不但綏靖苗疆之功績爲人所難能而仔肩重任

之公誠亦大臣中所罕有國家酬庸賞功關係鉅典非卿可以已意遜讓亦非朕可以私心增減者著仍遵前旨行

十一日

諭理藩院據上都達布遜諾爾馬羣總管五十四奏請遷移駝馬牧廠以蘇尼特之南諾渾努魯西南之布倫呼查西邊之薩木布喇克西北之塞爾北邊之桑圖東邊之郭爾拜爾爲界地方寬敞便於牧放倘蒙古等遊牧之處窄狹令其往外開展等語五十四此奏甚屬悖謬蒙古扎薩克等受國家深恩養育多年人口繁盛牲畜孳生日多方以伊等遊牧地方窄狹時厪朕懷豈有將內地馬羣移於扎薩克遊牧之處轉令伊等往外遷移之理乎上年令將馬廠移於上都達布遜諾爾時因值寒冬是以暫令於巴顏托羅海地方擇好水草處過冬今青草已生此馬羣仍著移於上都達布遜諾爾並非令在伊等遊牧地方住牧也恐此際伊等屬下人等不知混行挪移著仍照各遊牧地方居住將此行文與蘇尼特王等知之

又奉

上諭大學士鄂爾泰節制雲貴廣西三省歷有歲年於所屬苗疆無不悉心經理使蠻夷等慕義嚮風咸登樂土至於古州等處生苗自昔未歸王化鄂爾泰運

籌調度勦撫兼施俾苗人懷德畏威抒誠內嚮疆圉開拓邊境輯寧數年以來之功績實非尋常平定苗疆剪除寇賊者可比鄂爾泰著授以一等伯爵世襲罔替用奬殊勲

十二日奉
上諭國家典禮首重祭祀每當齋戒日期必檢束身心竭誠致敬不稍放逸始可以嚴昭事而格神明朕遇齋戒之日至誠至敬不但殿廷供設銅人卽坐卧之次亦書齋戒牌存心警惕須臾弗忘至內外大小官員雖設齋牌於官署但恐言動起居之際稍有褻慢卽非致齋嚴肅之義查明代祀典凡陪祀及執事之

人有懸祀牌之例今酌定齋牌之式令陪祀人員佩著心胸之間使觸目警心并得彼此觀瞻益加省惕其於明禋大典愈昭虔潔著傳諭各部院及八旗並直省文武官員一體遵行

十六日奉
上諭據巡察御史黃祐奏稱失察賭具之地方官若該員曾有拏獲賭具之議敘應准抵失察之處分等語此奏似亦功過相抵之道而不知其中有必不可行者假如該員到任曾有拏獲賭具數次議敘之案則後此之失察皆可抵銷必至懈怠無所顧忌而禁約日流於廢弛矣譬如州縣盜案以其從前獲盜之功免其後來失盜之罪可乎惟是平日實心禁賭之員拏獲詳報甚多者偶有一案遺漏卽與漫無覺察之員一例革職情有可憫著該部將此酌議定例具奏

十七日差往喀喇沁等處侍衛七十五等奏覆賑濟蒙古銀米事宜奉
上諭扎薩克旗分地方各處耕種所收米石存倉原爲伊等地方荒歲之用今此項米石盡行散賑伊等屬下蒙古倉廒空虛不可不預爲之備著於賑濟米石外再行施恩每石給發價銀一兩交與各該扎薩克等買米存倉收貯俟入倉之日報部部內差員查驗若將賞給銀兩買補之米不行入倉及有侵蝕等弊

必從重治罪

十九日奉
上諭朕聞西寧北川口外白塔地方出產石煤係附近漢土番回民人挖取販賣以爲生計每馱納稅錢三十文西寧府委員收解充餉約計每年收銀一千九百餘兩近因西陲用兵之際西寧移駐兵弁較前爲多率皆用煤以供炊爨價值漸昂若仍照例徵收稅銀恐價値不能平減於兵民均有未便著將應收稅錢寬免該督撫轉飭有司實心稽查儻胥吏人等有照舊私收或借端需索者務令察出從重治罪

又

諭刑部凡監候待質人犯除強盜案件不應寬釋外如人命等案內有正犯未獲將牽連餘犯監候待質已過三年者著取具的保釋放在外俟緝獲正犯之日再行質審儻暫行釋放之際有私自逃匿者除保人重懲外定將本犯嚴拏從重治罪著直省一體遵行

雍正十年三月

上諭十道

初二日奉

上諭據差往北路軍營之侍衛特庫等回來奏稱聞得兵丁等云鉛子與鎗口有不相合者若將鉛子之模須給用鎗之人令鉛子俱與鎗口相合則鉛子出去有力而且甚準又見兵丁等之箭有箭簳受鋌處及箭扣處未用筋纏者且有箭鋌短小未用膘入簳內者若製造兵丁等之箭將箭簳受鋌處及箭扣處俱用筋纏將箭鋌造長用膘入於簳內則益爲堅利等語著各該處將現今運送軍營器械悉令如式製造堅固送往外在京八旗兵丁等所用之箭市買現成者居多不利於用著傳諭衆人務將箭鋌造長將箭簳受鋌處及箭扣處俱用筋纏嗣後點驗軍器時即照此點驗至於鉛子之模各照所用鎗口製造如鉛子有與鎗口不合者另鑄備用

初三日奉

上諭向因落第武舉其中不無材力可用之人是以令本省督撫提鎮秉公考驗將年力精壯弓馬可觀者留營給與馬糧一分令其差操學習俾得熟練營務以備將來將弁之用隨經部文令給與額外馬糧各省遵行在案朕思此等武舉留營學習者原令該管

大臣愼重遴選使人材有所造就也今聞外省中有視爲泛常而庸劣無能之人頗有濫充者著該部通行各省將技勇可用之武舉令其充補經制馬糧其不願留營及騎射生疎材力不及者令其回籍自行學習不得留營虛佔額糧之數倘該管大員有徇情草率仍令庸劣得以濫充者將來考驗察出定行從重議處

初八日奉

上諭直隸各府州縣設立壇壝致祭

社稷及

風雲雷雨山川城隍之神每歲春秋展祀以崇報享典至重也從前初建之時有司或視爲具文規制未必周備及歷年既久漸有傾圮之處又未必及時修葺是以僻遠之郡縣規模簡畧禮儀草率者往往有之甚非肅將禋祀之本意也著禮部查照定例行文各該督撫轉飭府州縣敬謹如式修理以重祀典仍令造冊報部每遇該管官員陞遷事故俱照

先農壇忠孝節義祠例入交盤項內查明接受有司自顧考成經理自益加虔恪矣

初十日奉

上諭湖南鎭筸鎭地接苗疆原轄四營額設兵丁三千名以資彈壓嗣因議分四路塘汛直抵六里新營該

撫臣以六里新經招撫地方緊要奏請添設兵丁四百名經部議行今聞六里開闢之地所設永綏協營幅幀五百餘里以形勢而論尚在鎭筸之外止安設兵丁一千六百名至鎭筸所管苗疆界址亦僅五百餘里現有額兵三千名較之永綏兵制數已加倍且永順保靖等處已建設營汛與鎭筸益成犄角是鎭筸額設之兵儘足以供守衛而資調遣新增兵丁甚屬無益著該督撫提鎭等確查地方形勢有要緊營汛應添兵丁之處即將鎭筸新設之四百名酌量派撥以資防禦不必固執前見務於地方營伍實有裨益以爲經制久遠之計

十七日戶部議覆山東巡撫岳濬查奏欠糧紳衿應照例斥革勒限一年全完開復奉

上諭部議甚是但東省前歲被水上年雨澤又復愆期州縣間有歉收之處紳衿逋欠未完與平時抗玩者有間著暫免斥革再寬限三年令其完納若逾三年之限仍復拖欠不完即著斥革此朕格外之恩後不爲例

二十一日奉

上諭向因武員養廉不敷以致扣尅兵餉是以酌定親丁名糧以爲養贍家口之費又因營伍公用無資定有額兵百名准抽二名之例似此曲加體恤無非施

恩於弁員使應有之兵數再無虛冒以收戎行之實用也近聞尚有數省不能全除空糧之弊或於親丁名糧之外仍有家人長隨頂名領餉者又有字識匠作之類亦得濫充額數擅佔兵糧者且或召募之時往往游手之輩賄求濫充而勇力之人轉不得入選每遇調撥差用則委靡退縮不耐勞苦前歲湖廣提標曾以兵丁二百名調補鎮筸四營其中逃避者即已過半又如上年爲援勦黔苗一案提標兵丁往來鎮筸六里等處跋前疐後行役維艱此朕得之風聞者國家歲費帑金養一兵期獲一兵之用若實存之名數既有空虛而在伍之兵丁又復怯懦不振則所

謂武備修明者安在乎著該管大臣用心稽查勤加訓練務將陋規永革諸弊悉除毋得溺於積習苟且因循負朕委用倚屢經訓飭之後仍有不知悛改者定當加以嚴譴

二十六日奉

上諭各省督撫因現在人員不敷委用題補奏請敕部揀發朕始降旨令該部揀選人員引見命往以備委用即如上年直隸之揀發佐雜二十員乃從總督唐執玉之請也今署督劉於義又復奏稱直隸佐雜人多缺少補授無期請將咨缺咨部借補等語直隸佐雜之缺既少則該督奏請揀發之時便當酌量以定人數何必任意多請以致壅滯於該省令該部停選以遷就之耶此前任督臣辦理錯悞處直隸州縣佐雜銓補之處仍照定例行若命往人多一時難於得缺著該署督酌量送回吏部其才具好者該部入於他省揀選內引見請旨其中平者仍歸原班銓選

二十七日奉

上諭各直省督撫提鎮標下之兵丁朕俱賞給生息銀兩以濟其緩急之用而各省協營甚多一時難以普及意欲俟軍務告竣國用充裕再思周遍加恩從前所頒諭旨言之詳矣上年大學士鄂爾泰在雲貴廣西總督任內奏請滇省舟楫不通所有生息銀兩分

派營運則易聚總生息則難若督撫提鎮各標賞銀過多轉致不能營運漸生獘端臣是以將各鎮應領銀兩令與各協營均勻分給俾得同受皇恩黔粵兩省亦彷彿照此辦理等語此鄂爾泰因地制宜行之於邊遠三省使兵丁均霑賞賚者今據廣東總督郝玉麟奏稱廣東督撫提鎮各標蒙賞帑銀共十萬兩臣等經營籌畫計每年生息除賞給督撫提鎮標兵外尚有餘剩銀兩應照各協營寨兵數之多寡均勻分給於雍正癸丑年間賞以廣皇仁等語朕愛養兵丁一視同仁本欲令其均霑恩澤但次第經理不得不有先後之别今鄂爾泰郝玉麟通融辦理俾協營

兵丁亦有以濟其緩急深慰朕加惠戎行之至意著
各省督撫等酌量本地情形悉心籌運若可以照此
變通辦理則協營兵丁可以早受恩賞誠屬有益但
各省地方之利息輕重不同餘銀多寡不一非以不
能行之省分令勉强從事做而行之也

二十八日廣東巡撫鄂彌達奏高要縣縣丞陳中
永海豐縣石橋場大使王如珩均屬能員照例卓
異奉
上諭鄂彌達等將歷俸未滿三年之陳中永等列爲薦
舉懇請引見朕思凡人居官行事先後異轍者甚多
卽試看三年然後薦舉尚不能保其不改初心今鄂

彌達所舉廣東各員既稱未滿三年自應再加試看
何必急急入於大計特薦之內此歷俸未滿各員俟
下次計典舉行時若居官果優著列爲卓異請旨

三十日奉
上諭據署陝西巡撫馬爾泰等奏西鳳民人請辭賞賚
衆口同聲輿情懇摯等語西鳳民人運米赴甘正米
之外多交餘米急公敬事之念甚屬可嘉著仍遵前
旨按名分别賞給其押運及收米官員著查郎阿馬
爾泰等查明交部議敘

雍正十年四月

上諭三道

初四日兵部等衙門議覆大學士鄂爾泰奏古州
都江上下各生苗陸續勦撫請添設協營官兵應
如所請奉
上諭朕與大學士鄂爾泰商酌新疆遼濶直通楚粵兼
以內地舊汛殊非古州一鎮所能統轄查都江清水
江二江地界形勢兩路劃然牽合歸一終難控馭而
古州鎮處都江之適中清江協處清水江之適中遙
對雄峙各踞要區若於清江協裁去副將改設一鎮
竝於九股亦裁去參將改設遊擊將新疆之丹江營

台拱營與內地之銅仁鎮遠黃施天柱石阡平越等
協營俱歸管轄其餘都匀協黎平營并新設之上江
下江諸協營仍隸古州鎮管轄則弁兵原止如舊俸
餉亦不須增添於數千里苗疆可無鞭長不及之慮
庶更屬妥協

二十二日刑部議覆安徽巡撫程元章奏亳州壽
州私鑄兩案分别擬罪應如所請奉
上諭亳州壽州等處奸民私鑄錢文經朕訪聞確實於
雍正七年秋間敕令步軍統領差役前往拿獲多人
則其合夥私鑄爲時已久事理顯然今該督撫等將
各案查審具奏俱稱私鑄起於雍正七年之夏秋或

鑄一月或鑄二三月卽行停止朕體察情由顯有草率支飾等弊私鑄大干法紀若督撫究問疎忽將來何以示懲至於亳州案內挑水做飯得受工錢之栢雲唐章賣烟得錢之李維三次買錢之李大回子俱以知情不報擬以立絞似覺太重況壽州案內受賄不拿之捕役蘇標止於擬絞監候則李維李大回子之罪不應在蘇標之上又亳州案內有商同私鑄因無人掌爐而未經鑄成者亦應酌量議減此數案內私鑄日期及錢文多寡之處著該督撫再加確審務得實情不得草率結案其情罪稍有可原之人分別治罪亦著另行定擬具奏

二十七日

諭理藩院察哈爾人等居住近邊歷年與內地之人一體効力行走從前定制察哈爾處官員內有職任之員俸祿給與四分之一伊等俱係國家効力舊人今特沛恩膏有職任官員給與全俸無職任官員給與半俸

雍正十年五月

上諭十五道

初一日奉

上諭據山東巡撫岳濬奏稱東省自冬春以來濟兗東三府雨澤稀少今濟南幸得透雨而兗東二府尚未均霑目前二麥未能暢發穀豆亦欠滋生糧價漸昂民間乏食臣仰遵先事圖維之諭旨請照上年商販米船免稅之例凡有商賈販運米石至山東直隸糶賣者米船一到卽便放行其臨淸淮揚等關將樑頭米稅自五月起暫行寬免至七月秋收之後照舊徵收俾商販雲集米穀流通於東省直隸皆有裨益再

請照上年截漕之例將南漕米截留四十萬石於沿河之臺莊張秋鎭濟寧東平臨淸德州等處分別存貯以備各屬不時之需等語東省兗東等處雨澤愆期朕心甚爲軫念屢降諭旨令該撫等先事圖維以濟匱乏今岳濬所奏截漕通商二事著該部卽速行文令各該處照上年之例行毋得稽遲但思通商截漕料理尚需時日不能濟目前之用現今兗東等處貧民嗷嗷待哺刻不容緩卽減價平糶亦屬有力糴米之家餬口稍易而小民無力糴米者仍然枵腹不能爲窮苦百姓普徧之利著該撫藩等悉心經畫速籌目前接濟之策或散米或賑粥或借貸倉穀因地

制宜遴選賢員實力辦理務令窮民得沾恩澤不致流離失所以副朕愛養黎元之至意

初五日奉

上諭山東兖州東昌二府春夏以來雨澤愆期民間乏食朕心深爲軫念已降諭旨著該撫藩等將東省存倉米石速行賑濟平糶並令通商截漕以備接濟又遴選部內候補候選人員及選拔貢生等命往協辦賑濟之事但二府地方遼濶戶口繁多若得本省人員前往更可周徧妥協朕思在京居官及赴部候補候選者兖東二府之人必多伊等既熟悉風土人情又兼桑梓情深必能實心辦事以甦民困著大學士等揀選一二十員奏聞令往山東與地方官等按戶按名查勘賑濟每人在京酌賞銀兩以爲路費俾其星速起程

又奉

上諭春夏以來京師雨少朕心甚切憂勞著傳諭刑部於刑名案件加意慎重並遵照上年六月之例速查完結其應行保釋者准其保釋

初七日奉

上諭八旗借支公庫及廣善庫銀兩數十年來拖欠未完者尚有四十餘萬當時原因旗人每遇急需即向人告貸以致每年所得俸餉不足補償重利愈至窘

乏於是特設公庫廣善庫以周其不足而伊等罔知感恩節儉任意花費至有一人名下多至三四千金者國家庫帑百姓脂膏豈容恣其虛誑盜竊濫用情甚可惡是以其人雖故亦於其子孫弟姪及家下披甲人等俸祿錢糧坐扣一半俾人見祖父欠帑日後爲子孫之累庶冒領侵蝕之風可以少息但八旗官兵賴俸祿錢糧應差欠帑人數衆多儻生計艱難未免有誤公事著將八旗借欠公庫廣善庫案內人員本身已故將伊子孫等扣半俸祿錢糧抵補伊父祖舊欠者開恩豁免以降旨之月爲始照舊賞給此朕格外之恩後不爲例其餘虧空侵蝕那移婪贓等項仍遵前旨分別查奏

初九日奉

上諭凡官員議處之案多係本任然亦有年久而後發覺或逾年而後結案者乃該員已經陞遷方行議處如在外州縣陞至道府在內司官陞至堂官遇原任內有應行議處事件仍照原任品級處分係向來相沿之舊例如此但伊等所犯之案情有重輕如尋常詿誤事件亦照原任品級處分似於情理未爲允協况此等人員久經歷任既得陞遷其材必有可用如因原任事發悉照原品降調略無差等殊非愛惜人才之意著該部悉心詳酌作何分別定議具奏

十一日奉

上諭秦省民風醇良質樸朕所素知第因近年以來有一二匪類揑作浮言妄冀鼓動衆聽朕恐無知愚民一時不察被其迷惑是以特遣大臣官員等開誠布公宣諭化導盡消姦匪蠱惑之害益堅良民嚮善之心從前陝甘二省民人深知感戴國家教養之恩今復悉西陲不得已用兵之故聆受諭旨開悟踴躍衆志僉同朕心深為嘉悅但軍興日久轉粟飛芻不無資於民力其輓運之價朕已屢次加添近聞路遥僻遠之地尚有不敷又或採辦草豆等項時價低昂不等若此則該督撫等尚不能洞達朕意也向後著悉心體察有應行奏聞者卽據實陳奏朕自加恩不使官民等有賠累之苦著將此旨曉諭陝甘二省官民等共知之

又奉

上諭巴爾庫爾出征之西安滿洲兵三千名寧夏兵一千名出口已將二年冬衣不無敝損應行加恩添補查莊浪現有存貯皮袍褂三千套皮帽三千頂著署督查郎阿巡撫許容再於蘭州添製皮衣一千套皮帽一千頂俱於秋間解送軍營賞給西安寧夏滿兵以示朕格外加恩之至意

又奉

上諭附近京畿之小城駐防滿洲兵丁俱係協領官員等管轄因無總管之大臣故教訓兵丁稽察官員之事殊為疎忽雖在地方妄行生事亦無約束之人應交相近居住之大臣令其兼管附近

陵寢者卽交

陵寢處大臣等管轄附近天津者卽交天津都統管轄若相近無大臣居住之處由京城內特派大臣一員令其總理每年前往稽察一次則官兵自然奮勉遵奉法度在地方不致有妄行生事之人矣著大學士鄂爾泰詳察議奏

又奉

上諭京師地方去冬少雪數月以來自近京以至直隸山東雨澤愆期而兗州東昌尤甚朕心深為焦勞日夜思維必朕與在廷諸臣政事有闕以致

上天示儆飲食寤寐無刻稍安虔誠修省冀格

天心爾諸臣當恐懼悚惕以凜

天戒凡用人行政及各部院事務關係民生利弊應行應改之處周詳審察苟有所見或公同具奏或自行陳奏至於刑名衙門尤宜愼重大小事件均期至公至當不可稍有疎忽朕之諄諄誡諭出於憂勞敬畏之實意並非虛飾求言之名爾諸臣各宜殫心竭慮切實指陳務使民生攸賴感召

天和以副朕軫恤羣黎之至意

十三日奉

上諭向來織造官員往往爲烏林達筆帖式等人所愚弄慫意妄行侵盜國帑及至事發總恃有人代賠置身事外積弊若此斷不可不加懲戒江寧織造綏赫德離任時大有虧空皆係烏林達筆帖式等平日所支用者及至不能交代則綏赫德代爲賠補仍是從前故智積玩不改是以朕特降諭旨令接任許夢閎徹底清查以除弊竇乃許夢閎以烏林達等應賠之項綏赫德已經代賠無庸重追獨不思綏赫德管理織造關稅兩項其代賠之銀非織造贏餘卽關稅贏餘二者均係國帑安得不核實歸公而乃私取以償屬員侵盜之項乎許夢閎清查此案顯係瞻徇情面草率完結深負朕恩著交與內務府嚴加議處綏赫德著革職烏林達八十五筆帖式巴圖俱著革職伊等名下虧缺之項悉從本人追出交官俟追完之日奏聞請旨嗣後各織造衙門若有似此虧缺情弊一經發覺定將該織造及所屬人員從重治罪再者織造本非大員而在外體統任意僭越至於筆帖式烏林達尤微賤不堪之輩乃以欽差爲名妄自尊大與督撫俱用平行禮嗣後著嚴行禁止倘有片紙隻字干謁地方官及不按品級規矩僭越妄行者定行從

重治罪

十七日奉

上諭據貴州布政使常安奏稱黔省下游苗疆兵米有由陸路運送者需用人夫應交與地方官雇覓從前軍興之際日給三分之數今可否量爲加增庶幾永遠行之無累於民等語苗地站路崎嶇險峻原非坦途且將永爲定例自應倣照時價給發著署撫元展成飭行司道等或計站道之遠近按站定價或就站道之里數按里給銀每夫每日議定幾分務使敷用可以永遠遵行又常安奏稱來牛城垣爲八寨之藩籬通古州之大道若建石城益資捍蔽等語來牛地方卽建築土城未嘗不可以捍蔽但聞該處土鬆難保堅固且取石亦不甚遠若建石城可以一勞永逸著元展成委員確估妥議具奏

又奉

上諭八旗人員借欠公庫廣善庫官銀本身已故將子孫人等俸餉半扣還項者昨已降旨豁免若有本身現在而未完者著一并開恩豁免

十八日奉

上諭臺灣彰化縣經兇番擾害之後百姓耕種未免失時據巡臺御史栢修高山奏稱該縣有雍正八年分未完穀一十五石零雍正九年未完穀六千五百三

十七石零耗羨銀一百二兩零茲值應徵之時民間一時難以完納等語彰化縣未完銀穀二項著悉行豁免該地方官卽遵旨行

二十日奉

上諭尚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此甚言自作孽之不可也天心仁愛必不作孽於人凡禍福災祥之來皆由於人事之感召而天本無心也卽如地方之水旱災荒必有所自或由於朝廷政事之闕失或由於臣工職業之乖差或由於有司教令之煩苛或由於民間風俗之澆薄數者有一皆足以干天和而致沴戾是以數年來每當晴雨不時朕必虔心修省思過省愆切諭大小臣工戒懼悚惕以凜天戒但思天下人民衆多良頑不一或有愚昧無知因饑饉困厄而生愁怨之心者夫平時心術詐僞習俗乖張仰蒙上天垂象示儆而又不自改悔轉相怨懟竟忘上天降罰之由來視爲己身無辜而獲譴者背天違理莫此爲甚朕卽修省祈禱亦未必能代伊等解免而寬其罰也每見一州一邑之中相隔不遠而雨澤多寡不均收獲豐歉各異此卽顯而可見者朕此諭

旨並非諉其責於天下臣民也臣職之有虧民風之不厚皆朕之過無可推卸所望天下臣民遵朕訓諭各盡其道以爲敬天之本偶逢旱潦愈加悚惕寤寐之中不敢有幾微怨望不平之意如此則和氣致祥必能轉災爲福思之勉之

二十八日奉

上諭向來八旗辦事不甚諳悉條例是以諸事不能畫一且每多未協朕思各部司員中多有熟悉則例識見明通者若於郎中員外等官內愼加揀選每旗添設二員協助都統副都統辦理旗務似有裨益該員於本職部件仍照舊辦理都統等奏事時該員隨於副都統之後本章奏摺內亦著列名著大學士會同各部堂官加意揀選務在得人若司員不敷揀選科道侍讀等官內亦可選用

雍正十年閏五月

上諭五道

初九日奉

上諭昔人云和氣致祥乖氣致戾此天人相感之至理自古及今未嘗或爽朕以此訓導天下臣民者至詳且悉矣邇年以來如去夏今春京師亢旱地猶微動未嘗寧息朕戒慎恐懼思過省愆幸邀

上天慈恩錫以霖雨不致大爲災患然

上天垂象示儆之意必有由來朕留心體察於旗人得一二事似有抑鬱不舒之氣以致上干

天怒朕不得自寬衆亦各應自省也如用兵準噶爾一節八旗將士遠役於外拋其室家離其骨月其父母妻子盼望憂思或者意中以朝廷不恤士卒謂此舉過當乃可已而不已者不知準噶爾賊夷狡獪兇頑世濟其惡擾害我臣服之蒙古窺伺我西北之邊疆若此賊不加創懲則蒙古不復安居蒙古不獲安居則邊塞不得寧謐我八旗之人顧能優游燕處度外置之乎是知

皇考經理於前朕紹述於後皆出於萬不得已並非窮兵黷武欲拓地開疆而疲勞將士於沙漠窮荒之地也覩近日賊夷跳梁之狀以我朝大兵駐劄邊境而猶心懷覬覦敢肆狂逞若此則從前雖欲棄置不問以

圖息事寧人其可得乎國家養士於平時原欲服勞於一日將士受恩於累世本期報効於行間況我滿洲八旗人等忠義之心勇敢之氣實無與比倫爾等祖父自從龍入關以及各處征討削平寇亂以捐軀致命爲榮以老死牖下爲恥今承平日久習於宴安因數年之征戍即生愁怨之心而忘乃祖乃父之勞績何志氣隳惰自暴自棄一至於此乎從來急公徇難者享千古不朽之榮名而奏凱獻功者膺國家寵褒之爵賞豈但出征弁兵當勇往奮興爭先恐後即其父母妻子亦當深知大義遏抑私情務其遠者大者如此則忠君報國之悃誠必蒙

上天垂鑒默加福祐大功可以立成凡列在戎行者均受國家逾格之恩澤矣又如催追虧空一節聞八旗人等亦以爲苦累獨不思居官之人侵盜國帑剝蝕民膏律以國法皆在不赦之列朕以習染既久人數衆多不忍加以刑戮特從寬典勒追還項以儆將來之貪官污吏使知侵盜橫取之物不足以長子孫庶可以止奸貪而厲廉恥則風俗漸移人心各正衆得有受恩之地朕愈樂於加恩此朕之苦心實欲爲計久遠也若云朕爲財物計而爲此綜核之舉獨不思十年以來朕之減除正賦蠲免積逋與夫興修工程賑濟賞賚加惠於官弁兵民者所費不下數千萬曾無

吝惜此中外所共知共見者豈有與旗人較量錙銖之理乎且雍正三年以前之舊欠朕已令該旗大臣等查奏酌免矣朕之意旨旗人既未能悉知而該管官員又不能宣布開示每於督催著追之時過嚴過刻甚且牽累無辜希圖卸責此庸劣不忠之大臣奉行之不善致令有不明義禮之小人心懷怨懟而身任其事者復自謂無可奈何更隱示以為奉朕旨出朕意朕旨果如是乎朕意豈如是乎上天神明自有照鑒夫身犯罪名事後猶不知悔上施教育沐恩復不知感與夫為己忘公忠愛不存者此皆乖戾之氣必致上干天和行遣譴責朕時深警畏復深憫惻或逆黨之餘孽有意擾亂引誘人心於不善亦未可定用是再頒諭旨通行曉諭倘八旗人等果能遵朕訓誨洗滌肺腸感國恩之深厚體朕意之諄誠不為姦邪浮言所惑共矢愛君親上之懷永絕昧理欺公之習則可以立身者即可以報國不但朕之沛澤施恩必先自旗人始而上天福佑善良諸事吉慶有可預信其必然者

初十日奉

上諭從來人心不正斯風俗難移習染既深則懲儆宜早朕自御極以來雖普天率土莫敢岐視而由近及

遠則八旗人等尤國家教養百年望其遂生復性共享安樂以永沐恩光者若明知其頑劣貪鄙將為人心風俗憂而猶敢故示寬縱以博仁厚名姑息之害將無所底止朕為天下萬姓主實不忍出此而聽其陷溺不為之一援手有負皇考之付託也是以嚴治貪婪清釐帑項槩不得免而追呼牽擾亦有所不恤者誠欲八旗人等各思罪愆漸自醒悟知有所不為庶無往不利凡此綜核之數舉即朕訓愛之初心用嚴用猛與夫加賞加恩論事之迹雖殊而曲成之意不二昨於雍正三年以前虧空各項令查奏酌免諭旨內業經明白曉諭諒八旗人等已皆悉朕意知自省矣今特再沛恩膏於八旗官員人等將雍正三年以後九年以前旗人應追銀兩除本身虧空侵蝕借帑及貪贓盜用等項不准查免外其有年遠之案於雍正八年恩旨以後發覺者與本身已故著落子孫追賠坐扣俸餉抵補者或本身雖在其應追之銀實係分賠代賠無著之項或因公那用並未入己者又或應追之本人已經豁免而開欠之人尚在著追或本身已經寬免而在奉旨以前報出田房人口抵補其間人口病故田房變價不敷仍行追補者著該旗將各項情由造冊開送內閣轉奏候朕酌量分別加恩寬免此次諭旨著再行通傳

俾八旗人等深知朕恩恪遵朕訓洗心滌慮痛改前非循理奉公謹身節用以副朕教育諄誡之至意則爾自求福朕實厚望焉

十二日奉

上諭上年冬間北方雨雪稀少朕恐今夏蝗蝻萌動已密諭該督撫等留心防範頃聞江南淮安府屬之山陽阜寧及海州所屬之沭陽揚州府屬之寶應等縣各有一二鄉村生發蝻子雖目前萌動之處不過數里然恐捕治不力漸至蔓延爲田禾之害著該督撫嚴飭有司督率人役鄉民速行撲滅俾無遺種倘有怠忽從事者即行糾參從重議處

二十九日奉

上諭據西安按察使楊馝奏稱陝省黃銅甚少不敷鼓鑄是以錢價昂貴每銀一兩僅兌錢八百一二十文一應薪蔬俱皆增價似應藉隣省之錢通融行使查湖廣水路可抵陝屬商州之龍駒寨由此以至西安僅有旱路四百餘里約計水陸運費每錢千文共需銀一錢有零再將京城戸工二部制錢由糧艘帶至楚省從楚運陝爲軍需採買物件之用則陝省錢文日多價值自平等語從來市買物件錢數之多寡原合銀數計算錢價既昂則物價應當酌減此在地方大吏善於經理務期便民利用至於京師制錢只可供京師之用豈能遠運陝西湖廣雖開鼓鑄今因銅觔不敷暫且停鑪亦難分及隣省楊馝所請皆必不可行者但陝省錢價既昂又值軍興之際亦應籌畫通融之策朕思滇省鼓鑄錢文較易於他省若每年多鑄錢十萬串著陝省督撫差員赴滇領取由湖廣水路運至陝省商州之龍駒寨再從龍駒寨陸運至西安府如此似於陝省有益著署總督高其倬巡撫張允隨悉心籌畫滇省錢文可否添鑄並令陝西督撫將錢價運價通盤計算如此辦理果否於地方有益俱著即行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現今天氣炎熱著內務府總管海望會同署步軍統領鄂爾奇在各門設立氷水暑湯以解行人煩渴工部所窖氷塊如敷用即用工部之氷如不敷用即行採買動用崇文門宣課司餘銀辦理永著爲例

雍正十年六月

上諭三道

初五日奉

上諭廣西巡撫金鉷奏請收買場竈餘鹽以淸私販之源所奏甚是但私旣歸官而官或又行私其間收數之多寡運銷之先後定價之寬刻報課之虛實惟視奉行者何如謂立法以除弊恐弊卽因法生亦正未足恃也其廣西通省可否專銷廉州鹽及廉場餘鹽作何收買動何款項並如何撥運如何交領能否遍行土司有無關礙引課之處著鄂彌達楊永斌會同金鉷一併虛衷熟籌妥議具奏

十三日奉

上諭派往西北兩路出征之滿洲蒙古漢軍大臣官員等於起程時朕令多定跟隨人數其家中隨甲銀米仍留爲該員家口養贍之資並未令其裁革頃聞戶部於本年三月閒行文各處以各員在外旣有隨甲則家中不應重領銀米將各員隨甲銀米停其支領且自雍正七年大兵起程之日爲始凡家中領過銀米於本人應領俸銀俸米之內照數坐扣還項在該部固爲愼重錢糧之意然並未請旨遽爾通行甚屬錯謬況非朕體恤出征人員之本意今特頒諭旨曉諭八旗人等凡軍前之大臣官員等家中已領之隨甲銀米不必扣還其應領之項照常給與並將此旨通行各處軍營知之

十六日大學士等奉

上諭從前應行發遣黑龍江等處罪犯曾改發查克拜達里克等處令其開墾耕種後因伊等在彼甚不得力是以停其改發仍令照前發遣黑龍江三姓等地方上年賊人窺伺查克拜達里克時彼地所有罪人跟隨官兵守護城垣竭力捍禦甚屬可憫朕已加恩除其罪名令充綠旗兵丁入伍効力續據順承親王等奏稱伊等深知感戴朕恩共思黽勉可見有罪之人予以自新之路可以望其改惡從善若發往黑龍江三姓諸處不過終身爲人奴僕而已朕意嗣後將發往黑龍江等處人犯改發於北路軍營附近可耕之地令其開墾効力在伊身可以努力自新而於屯種亦屬有益其如何遣發安置之處爾等詳議具奏

雍正十年七月

上諭十三道

初一日奉

上諭我朝設立各省駐防兵丁原以捍衛地方申明武備其歷來所定規條俱屬盡善無可更張乃數年以來以一二事陳奏於朕前者重見疊出不下百餘次其識見甚爲庸鄙朕悉置之不論未曾降旨申飭乃近日仍有不知而妄瀆者是以特行宣諭以覺愚蒙一則奏稱駐防兵丁之子弟宜准其在各省考試獨不思國家之設駐防弁兵原令其持戈荷戟備干城之選非令其攻習文墨與文人學士爭名於埸屋也

在弁兵之子弟有能讀書向學通曉文藝者原聽其來京應試以廣伊等進取之途並未嘗禁其從事文學也今若悉准其在外考試則伊等各從其便競尚虛名而輕視武事必致騎射生疎操演怠忽將來更有何人充駐防之用乎況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所以教養弁兵者至周至渥如果應行早已著爲令典又何待今日之喋喋敷陳乎一則奏稱駐防兵丁身故之後其骸骨應准在外瘞葬家口亦應准在外居住獨不思弁兵駐防之地不過出差之所京師乃其鄉土本身既故之後而骸骨家口不歸本鄉其事可行乎若照此行之日久將見駐防之兵皆爲漢人是國家駐防之設竟爲伊等入籍之由有此理乎以上二條皆事之必不可行者著將朕旨頒布於外俾無知之人豁然醒悟不復再行妄奏

初三日奉

上諭據山東巡撫岳濬奏報曹州鉅野縣李家莊李恩家於本年六月初五日有牛產生瑞麟麕身牛尾遍身皆甲甲縫有紫毫玉定文頂光彩爛生實爲盛德瑞徵謹望闕慶賀伏祈詔付史臣宣示中外等語朕思山東地方前歲被水百姓不獲寧居去夏今春雨復愆期貧民乏食朕悉心經畫遣官發粟賑恤多方

幸未流離失所即京師去夏今春晴雨亦不均調每常地動而西北兩路不得已用兵征戍將士等露處於外備極勞苦朕心戒懼修省但知感

上天垂象示儆之恩不敢望嘉祥之誕錫今聞瑞麟產於東省因此實增愧悚該撫奏請詔付史館宣示中外皆屬虛文將朕朝乾夕惕對越

上天之悃忱曉諭天下臣民共知之

初六日

諭內閣京中送往軍營之器械等項甚多驛站雖備有車輛每遇物件重多之時官車不能敷用勢必僱募民車運送寬裕給與價值惟是官吏等奉行不善每

於數日之前卽將商民車輛牲口拘集於驛站地方
令其守候備用至起運日期始給運價其餘躭擱之
日並不准算以致商民人等探知信息卽行遠避行
旅畏懼不前不可不嚴行禁止爾等可詳悉定議具
奏
又辦理軍機大臣奉
上諭八旗及外省之出征護軍參領協領以下驍騎校
以上等官俱係漢仗好揀選派往之員故將現出各
缺俱委員署理俟伊等凱旋之日一併揀選補授今
軍務尚未妥定伊等身在軍前行走勞苦反不得陞
遷朕心深爲憫念嗣後應陞副都統之出征參領協

領等官內該管大臣如有深知者將其人材可用効
力行走之處詳細聲明保送兵部俟副都統缺出列
名具奏再副護軍參領以下驍騎校護軍校以上各
缺應將出征人員作何補授之處著大學士鄂爾泰
等確議具奏
初八日奉
上諭甘肅地方年來預備軍需雖事事取辦於公帑而
百姓輓輸効力亦甚勤勞朕心軫念維殷屢加恩澤
前聞今歲蘭州平凉西寧等府所屬州縣內有雹損
蟲傷之處已諭該督撫留心賑恤停止催科嗣聞從
前雨少之地俱已沾被甘霖秋成可望朕心深慰因
念甘肅爲軍需總滙之區百姓急公趨事所當格外
加恩俾閭閻力量寬餘無催徵之擾以昭朕子惠元
元奬勞賞善之至意著將河東河西各屬民戶屯戶
及番民等本年應徵各項錢糧米豆草束一槩蠲免
若有已經完納者准作來年正賦該督撫等務體朕
心督率有司敬謹奉行俾秦民均霑實惠倘有豪胥
猾吏舞弊作姦使澤不下逮者經朕訪聞定將該管
大小官員嚴加議處
十八日八旗都統等議覆添設看守倉庫之員請
於降級調用革職人員內揀選引
見奉

上諭看守倉庫所添降調革職人員俱係本身犯罪降
革之人所犯之罪輕重不等其中亦有人去得者大
槪無用者居多若有用之人惟令看守此等處所似
覺可惜若無用之人令其看守倉庫緊要之地反於
事無益爾等理應加意選擇務期得人將伊等分作
兩次帶領引見再爾等奏稱所選廢員若不勉力行
走卽從重治罪並未議定如何治罪伊等若仍不悛
改不肯實心効力如何從重治罪之處爾等定議具
奏
十九日
諭兵部凡分發各省試用之武進士原令其學習營務

必須弓馬優嫺熟諳營伍方可題補近見爾部於武進士題補守備時不計科分之淺深弓馬之優劣槩以爲合例以致督撫提鎭因一時營員內不得合例之人遽將科分尚淺營務未諳之武進士題補轉不如用久歷行伍之人於營務有裨益也嗣後武進士題補守備若科分不及應選之期即屬不合例爾部可傳諭各省知之

二十三日奉

上諭據山東巡撫岳濬奏稱曲阜縣六月二十五日午時皎日正中有慶雲捧於日輪之下五色俱備寶光裔煌又於日之西南有霞光三道絢爛增輝歷午未

二時絪縕不散正直孔林工竣之時上瑞疊臻千秋罕遇等語朕素不言祥瑞惟有朝乾夕惕感上天垂象示儆之恩何敢冀嘉祥之疊錫已屢降諭旨訓教天下臣民矣但自信生平尊師重道之心至誠至敬闕里爲聖人之鄉尤切羹墻之慕乃前歲文廟重新慶雲湧現今者林園工竣復覩嘉祥或者朕誠敬之衷爲神明之所歆格故顯示以象用昭日監在茲之義歟朕感慶之下倍增虔悚爰諭天下臣民共知之

二十五日奉

上諭據湖南巡撫趙弘恩奏稱南嶽爲皇上主壽之山昔年修建廟宇碑亭今歷年已久須重加修葺料估工費計銀八千四百餘兩請動公項興修恭祝皇上無疆之壽等語朕思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朕受天眷命爲天下主一行事一舉念皆上天皇考之所照臨若身無失德自蒙上天皇考垂慈護佑益壽延齡若德行有虧居心行事獲罪於天天下億萬臣民豈能代朕祈禱而寬其譴責乎朕御極以來無日不以此訓示天下臣民凡有奏請建

壇誦經爲朕祝釐延壽者悉嚴諭停止至於山嶽江河之神爲地方捍患禦災錫福兆庶者則虔修祠廟潔誠展祀以申報享之忱並非爲朕一身祈福也上天皇考寶鑒此衷南嶽之神佑我楚民朕心感激廟貌久未修理應照該撫所請敬謹舉行惟是趙弘恩陳奏之詞識見鄙陋不知朕心用頒此旨再行宣諭俾衆共知之

二十六日奉

上諭洪澤湖爲東南諸水總滙之區全賴高堰大堤以爲保障朕特發帑金命河道總督欽差大臣等指示

督率建立石工以爲久遠之計乃二年以來風濤恬靜汎水安瀾工作易施成功迅速此皆
湖神默佑之力朕心深爲感慶理宜虔誠展禮以申報享之忱其
湖神廟宇或重加修葺或擇地建造着總河嵇曾筠等確查定議具奏此次修築堤工之大臣官員及効力各官悉心辦理俱屬可嘉着分别議叙具奏

二十七日奉
上諭楚南所屬地方山嶺重複産鐵之處甚廣採取最易凡農民耕鑿器具與窮黎之衣食皆藉資於此雖歴來飭禁而刨挖難以杜絶但廢鐵出洋例有嚴禁楚南地方産鐵既多外來射利商販每於就近設爐錘鍊運赴湖北漢口發賣或由漢口轉運兩江遞販以致出洋亦未可定不得不立法查察以防其漸着湖廣督撫與兩江督撫會同悉心妥議本地應否准其刨挖關口如何嚴行稽查務期民用有資而弊端可杜庶公私兩有裨益

二十八日奉
上諭制科以四書文取士所以覘士子實學且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也語云言爲心聲文章之道與政治通所關鉅矣韓愈論文云惟陳言之務去柳宗元云文者所以明道不徒務釆色誇聲音而以爲能也况

四書文號爲經義原以闡明聖賢之義蘊而體裁格律先正具在典型可稽雖風尚日新華實並茂而理法辭氣指歸則一近科以來文風亦覺丕變但士子逞其才氣詞華不免有冗長浮靡之習是以特頒此
旨曉諭考官所拔之文務令雅正清真理法兼備雖尺幅不拘一律而支蔓浮夸之言所當屏去秋闈期近該部可行文傳諭知之

二十九日禮部帶領滿洲教習期滿人員引
見奉
上諭滿洲教習俱係旗人每月給與公費並無别項差使不過在館充數三載期滿即得一官爾等當不時稽查分别優劣如果教導有方即當奏聞其不能稱職者亦應題參豈可不辨優劣槩授之以官乎爾等所奏因循舊例並不詳加察核今當酌定成例之初凡教習期滿作何補用之處會同大學士等妥議具奏

雍正十年八月

上諭七道

初八日奉

上諭向來偷挖人參之犯若係滿洲蒙古則發往江寧荊州等處有滿洲兵駐防之省城當差若係漢人漢軍則發往廣東廣西雲貴烟瘴地方當差近聞發往廣東人犯俱在崖州陵水等處此地水土最爲惡毒易染疾病每多傷損朕思此等不良之輩雖孽由自作然其情罪較之盜犯尚覺稍輕即發遣之本意亦欲全其性命也今因水土不服以致傷生亦可憫惻若將此等人犯改發沿海一帶衞所入伍充軍俾得

保全軀命似亦法外之仁著廣東督撫會同按察使即行確查定議具奏其廣西雲貴等省若地方風土有與此相類者亦著該督撫將如何改發之處妥議具奏

初九日奉

上諭據署蘇州巡撫喬世臣奏稱本年七月十六日夜海潮湧溢近海州縣民人不及防備有被災受傷者已飛飭道員等分路查勘加意撫恤並令該州縣動用存倉米穀糶賑兼行以濟民食等語朕聞江南濱海民人被水深爲軫念雖現在委員查勘辦理但恤災拯患之道必有實心實政然後窮黎可沾實惠況小民被水之後室廬蕩然甚爲可憫著該署督撫尹繼善喬世臣布政使白鍾山等督率有司誠心撫綏毋使流離失所至於今冬氷雪嚴寒之際明春青黃不接之時尤當預爲籌畫資其生計亦著該署督撫等詳悉妥議奏聞辦理又聞沿江各汛兵丁所居營房有被水衝坍者著該管武職大臣等體恤安插俾獲寧居

又奉

上諭聞北路所派四省綠旗官兵數年以來有陸續在軍前病故者今年七月間該管將弁始接到部文而各兵家口從前所領月餉例應從病故之日追出歸

入截曠項內朕思國家養育兵丁加恩優渥而出征身故之兵丁尤朕所格外矜憫者其未奉文之前家口所領月餉此時安有力量可以措辦交官悉著加恩免其追還再今年七月間該提鎮等始接部文而所轄協營道路遠近不齊奉文先後不等其秋季餉銀必有已經散給者著將各兵應扣秋季之項無論已領未領一概賞給以示朕恩恤故兵之至意

十五日奉

上諭據山東巡撫岳濬奏稱東省自閏五月內甘雨溥降從前被旱之處次第均霑穀豆雜糧皆得及時佈種此後六七兩月雨澤均調秋禾暢茂現今收穫登

場爲歷年未有之豐熟等語今歲春月東省郡邑雨澤愆期而兗東二府爲尤甚朕心憂慮遣官發粟糶賑兼施從前嗷嗷待哺之民有所倚恃心志安貼豫順之氣感召

天和遂得連霈甘霖轉荒歉而爲豐稔卽目前之事觀之益知朕平日切切以天人相感之理訓示天下臣民者確乎其不爽也民爲邦本食乃民天凡爲官者思欲感召

天和必以暢悅民情爲本平時與百姓同其好惡不使閭閻有抑鬱之情偶值雨暘之不均旱潦之將兆卽據實奏聞俾朕得早爲百姓經營以爲補救挽回之策

在民則當安分循理共敦善良偶遇災祲卽思招致之有由恐懼警惕不敢因困苦而生愁怨之心如此上下交修官民胥勉將見和氣致祥災沴不作比戶享盈寧之福矣勉之勉之

二十一日奉

上諭據署松江提督馬世龍奏稱今年七月間海潮泛溢沿海兵丁有遭值水患者衣食未免不敷各營呈請酌量接濟臣咨商督撫預支被水官兵一月俸餉資其衣食歲內陸續扣還司庫等語官兵被水衣食不敷朕心深爲軫念所借一月俸餉著卽賞給爲禦冬之計不必扣還

又衍聖公孔廣棨因

孔林工程告竣率領族人謝

恩奉

上諭爾爲

至聖先師後裔當存聖賢之心行聖賢之事一切秉禮守義以驕奢爲戒且爾年齒尚少尤宜勤學讀書敦品勵行凡爾同族之人亦當共相勸誡共相砥礪爲端人正士爾等果能遵朕訓諭學問日進品行純謹不墜家聲卽所以報國恩矣

二十四日吏部議覆奉天府府尹楊超曾參奏鐵嶺縣知縣朱佑濂救火不力應罰俸一年其賠補

米穀賠修倉廒之處毋庸議奉

上諭依議鐵嶺城內民房失火因一時風烈延燒官署倉廒事出不意乃衆目共見非有意揑飾者可比著格外加恩照部議免其賠補不爲定例若官吏等有虧缺糧石等情而借附近失火乘機作弊者於賠補糧石賠修倉廒外仍從重治罪

雍正十年九月

上諭八道

初一日奉上諭此次準噶爾逆賊志欲搶奪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侵掠喀爾喀部落直越察漢叟爾大營由杭藹山肆行猖獗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參贊大臣塔爾岱及諸王大臣台吉等共領滿洲蒙古喀爾喀官兵二萬奮勇尾追千里到鄂爾昆河額爾德尼昭地方諸王大臣及台吉官兵等同心協力爲國輸誠奮勇攻擊將三萬逆賊斬殺大半餘賊喪膽奔逃甚屬可嘉此次軍功非尋常勞績可比官員兵丁著從優議敘其隨從額駙策凌在克爾森齊老地方擊賊官兵著加倍議敘朕聞領兵擊賊建立殊勳心甚欣悅領兵効力之王貝勒貝子公扎薩克台吉等應賞巴圖魯名號陞授職銜今於議敘軍功之先特沛恩綸喀爾喀和碩親王丹津多爾濟著賞給智勇名號喀爾喀和碩親王額駙策凌著賞給超勇名號喀爾喀多羅貝勒車布登從前在阿爾泰軍前著有勞績去年在蘇克阿爾達呼地方攻擊準噶爾又懋著勤勞朕已賞給信勇名號此次在額爾德尼昭地方大敗準噶爾賊衆又復追擊効力前驅車布登加恩封爲多羅郡王扎賴特固山貝子特固斯從前在阿爾泰軍前曾効力行走此次在克爾森齊老戰陣時擊賊甚力在額爾德尼昭地方又復大敗賊衆建立功勳特固斯加恩著封爲多羅貝勒敖漢之輔國公羅卜藏隨從額駙策凌在克爾森齊老地方擊賊又在額爾德尼昭地方大敗賊衆又與貝勒車布登塔爾岱等追擊賊衆効力前驅羅卜藏加恩著封爲固山貝子喀爾喀扎薩克一等台吉巴海從前在阿爾泰軍前曾効力行走去年亦著有勞績此次在額爾德尼昭地方大殺賊衆建立功勳喀爾喀扎薩克一等台吉根丕爾去年懋著勞績此次在克爾森齊老地方額駙策凌隊內力戰得傷回至察漢叟爾軍營調治痊好復行前往追擊賊人巴海根丕爾加恩俱著封爲輔國公塔爾岱著授爲黑龍江將軍統領軍營三省兵丁卓爾海著授爲內大臣署理黑龍江將軍印務所有一切功績已著從優議敘具奏外今聞奏報特沛恩綸其餘扎薩克喀爾喀王貝勒貝子公台吉內若有似此勞績出衆之人而遺漏者著大將軍順承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查明具奏

又奉上諭朕念馬爾賽之祖圖海功績令其配享聖祖皇考於太廟馬爾賽所襲之三等公爵加爲一等擢用爲大學士

復賞給阿達哈哈番令伊子承襲恩施稠疊衆所共知朕以爲馬爾賽必感戴殊恩實心爲國効力因授爲大將軍遣往軍前乃伊率往四千兵之馬匹牲畜未至歸化城先已傷損數千於科布多地方一聞準噶爾賊衆消息伊在口外第八臺處便自怯懦奏請往歸化城及至歸化城不令兵丁馬匹牲畜在好水草之處牧放每日輾轉遷移又將馬匹牲畜折損大半且不禁約兵丁縱其貪饕飲食肆意糜費以致變賣衣服如此乖謬妄爲之罪朕猶寛恕與以効力贖罪之途授爲將軍令伊率兵往查克拜答里克而馬爾賽沿途又不調養兵丁之駝隻以致倒斃數千然

朕猶優容之望其効力也頃準噶爾賊衆來犯察漢叟爾之大兵直越杭藹搶奪喀爾喀等部落王丹津多爾濟策凌參贊塔爾岱等率領大兵尾追至鄂爾坤之額爾德尼昭地方大敗賊衆殲其大半賊拋棄馬畜及一切器械膽裂奔敗大將軍順承王已明明劄令馬爾賽會同達爾濟截殺而王丹津多爾濟等又以賊衆大敗不能支吾現今尾追賊踰鄂爾坤水源庫兒薩查嶺投往推河而去亦經行文於馬爾賽且馬爾賽接閱順承王等劄後奏稱賊若來推河必緣衣克敖拉而遁今已將衣克敖拉左近之草焚燒等語如此則馬爾賽自應如前所奏率兵前往推河

預備截殺乃賊衆既至推河而馬爾賽猶恇怯逗留於查克拜答里克之地至十三日始出城爲追趕之狀行二三日途遇尾追賊衆之馬蘭泰部下喀爾喀協理台吉孫都布言賊今將至白格爾之語卽藉端而回徒手敗走之賊不行追逐知而放去又不奏明將軍達爾濟領兵往追情由朕以馬爾賽必有怯懦逗留明知故誤等情曾降諭旨令據將軍達爾濟軍中參贊胡琳參奏內稱一聞賊來推河信息將軍達爾濟等卽向馬爾賽云我等整齊二標兵丁前往截殺賊衆而馬爾賽云我但守城不去等語亦並不發兵再三言之馬爾賽不允傳衆向馬爾賽云此機斷

不可失請與我兵我率往殺賊如不成功將我治罪至於跪求伊亦决不允許但云爾等欲出則出我在城內發喊與爾等助威爾等若夜間進城我令放礮等語後至十三日因臣等標下兵起程馬爾賽不得已同行至半路而回等語馬爾賽處有兵萬餘乃恇怯不肯堵截殺賊知而放去乃假名往追草草卽還由是觀之馬爾賽明係有心躭誤國家事體豈但大負朕之深恩自古以來如此背負國家者史冊中亦爲罕覯國法軍法俱斷難寛宥著將馬爾賽之綏遠將軍領侍衛內大臣公以及賞給阿達哈哈番俱行革退其將軍印務著欽拜暫行署理欽拜若未至查

克拜答里克著諾爾渾暫署侯欽拜到日仍令欽拜署理領侍衛內大臣員缺著侯馬蘭泰補授其公爵係伊祖圖海立功所得之公著馬禮善承襲馬爾賽家產及一切什物令馬禮善查明除抵還馬爾賽虧空應補之項外其餘著賞給馬禮善此查時雖些微物件不許留與馬爾賽之妻子所有應賞二十名馬甲即行撤回今已行文著令馬爾賽明白具奏侯回奏時將馬爾賽正法之處另降諭旨著將此旨行於諾爾渾令其轉諭大將軍順承王處亦著行知

初八日奉

上諭今年江浙地方海潮驟長沿海民居被水衝溢朕

已敕令該督撫等加意撫綏毋使窮民失所近聞南滙縣下砂頭二三場等處竈戶鹽丁被水者甚衆該場官請將商捐鹽義倉及嘉興存貯米石動支賑恤各商亦環請願將捐米賑救而署督李燦鹽道江承玠彼此遲延覬望二十餘日僅兩次發銀四百兩聊以塞責李燦總理鹺政江承玠乃專司鹽務之大員今當竈戶鹽丁被水之時不將商捐備用之倉穀速行賑濟以致窮丁嗷嗷待哺流離失業是誠何心著傳旨嚴行申飭迅速料理俾獲寧居儻程元章已到新任即交與程元章督率江承玠盡心辦理

十六日奉

上諭穎俊懦弱兩營兵丁二千名欲其馬上嫻熟故給馬二百匹令其學習今聞穎俊懦弱兩營兵丁內有騎射可觀者亦有騎射雖屬生疎而馬上尚能發矢者以此看來則學習至一二年後馬上可以嫻熟矣八旗操演兵丁雖令學習步射鳥鎗走遠等技但滿洲兵丁以馬上嫻熟為要著計八旗滿洲兵丁數目每十名給馬一匹即於旗下餵養官馬撥給俾兵丁等於馬上操演此所給官馬應令小心秣飼勿致損傷併將如何拴養之處著八旗操演兵丁大臣等會議具奏

十七日奉

上諭今科陝西鄉試主考吳文煥李天寵策問秦省水利一條內稱秦中沃野千里水泉灌溉之利為多歷代名臣官陝土者類無不以浚渠築堰導流尋原為要務若兒寬之在漢葉清臣之在宋耿炳文項忠張鎣石永之在明其措施何地奏績何功能一一詳指否又稱京畿之間大建營田興修水利多士亦聞之熟矣秦省為桑梓之邦尤所深悉其明切陳之無隱等語朕思秦中素稱天府水泉隨在皆可疏蓄以資耕種其最著者西安等處則有鄭白龍洞諸渠寧夏則有漢唐大清等渠歷年久遠漸致淤塞堤堰大半傾圮水田僅存其名雍正五年朕敕令該督撫將鄭

白龍洞諸渠動用國帑加意興修務期渠道深通堤堰堅固現今農田得其利益至於漢唐大清等渠朕特命大臣等專司其事經理數年年來水泉充裕禾稼有收此奏中興修水利之大概也吳文煥等若以水利策問考試士子卽當就該省所現行者令其敷陳條對或可備採擇之資或可爲善後之計乃舍今而援古去近而求遠摭拾往事泛爲鋪張并遠引京畿以爲近日興修水利之一証而於本省工程關係利弊者無一言提及想以秦中疏濬諸渠爲無裨於民生耶抑或以該省工程爲不足置論耶務虛文而無實際乃爲政爲學之大患吳文煥等識見卑鄙如此不可不加懲儆著交部察議具奏嗣後各省鄉試題目俱著報部如有支離迂濶草率弁鄙之處該部卽行指出題參

十九日奉

上諭朕從前因八旗漢軍佐領下壯丁多寡不均特降諭旨著令均勻當日辦理此事之大臣等應將世襲佐領之壯丁仍添入壯丁不足之世襲佐領內不應將公中佐領之壯丁添入世襲佐領之內正紅旗從前均勻壯丁時乃將內務府撥出之人添入劉顯原管佐領內甚屬錯謬八旗漢軍有似此辦理者俱著查明其壯丁不足之世襲佐領仍將世襲佐領之壯丁撥補量其壯丁之多寡或將兩姓合爲一分佐領或將三姓合爲一分佐領令其輪流管理將來補授佐領亦易得人再公中佐領之壯丁不足者仍將公中佐領之壯丁撥補著八旗漢軍都統等公同詳查畫一辦理具奏

二十一日奉

上諭據博爾奔察等奏稱胡倫布爾等處今歲所種地畝因旱歉收俟明年多爲種植等語朕思種地一事若交與伊等則訓練兵丁必致貽誤著行文將軍卓爾海於齊齊哈爾愛渾墨爾根三處臺丁及水手屯丁內酌派五百名動用彼處存貯正項錢糧撥給盤費并置辦犁具耔種等項令前往胡倫布爾地方於明年春間及時耕種至秋後將如何收穫之處著卓爾海據實奏聞其動用銀兩仍著報部照數解還

二十六日奉

上諭各部院堂官職任綦重必秉公潔己方能表率屬員朕諄諄訓諭之旨奚啻百千近聞各部堂官內尚有私受司官及學習人等餽送者此端漸不可開卽使所餽無多而一經收受則舉劾之際不無瞻徇牽制如其人果屬可舉而曾經收受餽遺則雖公亦私轉滋物議如係不堪之人因平日受餽情面難却或姑爲容留或濫行舉薦必致貽誤公事有違國家澄

清吏治之大典爾等返之於心何以自安諸臣中如
鄂爾奇海望長有其素行可憑范時繹承伊祖父餘
蔭朕可信其無他其餘朕則有不能盡信者惟當返
躬自省各加勉勵再凡收受餽送之心不過爲身家
子孫之計爾等若果能潔己辦事日用設有不敷不
妨據實陳奏朕自酌量加恩至爾等子孫中果有好
者朕自加恩錄用若但顧一時小利瞻受餽遺定難
掩人耳目上負朕委用之深恩下爲僚友所不齒不
惟貽累身家亦不能庇其子孫圖小利而忘大害愚
亦甚矣近來各部院衙門惟工部事務有果親王承
管較前整理其餘各衙門事件陳奏朕前者尙不至

於錯謬不經朕覽之事大不如前多有懈弛出入凡
辦理國家事務惟應秉公執法恪循天理如其人當
生而加以重典固爲逆天若其人當殺而曲爲寬縱
亦屬逆天朕承天理物總期至當至公爾等宜體朕
此心凡事寬嚴務得其中不可稍涉偏私庶可仰承
天佑至於部院事務每有本衙門堂官爲司官書吏
所朦蔽不能盡知而別衙門堂官有所聞見卽宜互
爲規戒休戚相關不得謂於己無與漠不關心或見
他人獲罪轉以爲喜尤非大臣之居心也爾等皆國
家大臣聆朕諭旨當各自警惕遏抑私意杜絕苞苴
交勉和衷以成昇平之治

雍正十年十月

上諭十二道

初五日

諭吏部朕每見月選知縣內有由外省教職推陞者動
經數月始能到京其雲南遠省竟有遲至一年者及
由京赴任又需時日以致新選之地懸缺太久雖有
署印之員視爲傳舍事務不無懈弛其如何酌量變
通有裨吏治之處爾部悉心妥議具奏

初七日理藩院奏杜爾伯特固山貝子班珠爾等
三旗地畝歉收請賞給米石并借給買米銀兩奉
上諭若俟行文扎薩克等行查未免遲延其查會特兩

處地方著派出侍衛達哈蘇戶部司官一員帶銀一
萬兩到彼將家口數目查明賞賑杜爾伯特地方與
黑龍江相近著速行文將軍卓爾海會同該處御史
將杜爾伯特蒙古人等家口數目查明或動用倉穀
或動用庫銀酌量賞賑

初八日奉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奏事之班次不宜隨部院衙門嗣
後將領侍衛內大臣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合爲一班
列於八旗奏事班次之後將內務府國子監合爲一
班列於都察院理藩院奏事班次之後將鑾儀衛光
祿寺合爲一班列於內務府國子監奏事班次之後

又奉

上諭據直隸總督李衛奏稱涿州良鄉縣爲近京衝要之地向來牧令二缺例由部選不在揀選之列可否將此二缺勅部揀補不歸月選以收得人之益其良鄉知縣養廉止四百兩亦屬不敷可否酌量增給至通省府廳州縣在任三年以上者寥寥無幾新舊迭更諸事廢弛查從前部發人員有屢經委署旋卽退回日久未補者庚戌科學習進士已經二載其中亦有稍知政務者又州縣中有從前被參而歷任督臣因其才具可用留備差遣未曾題請者臣於現任屬員除實有劣蹟者現在察實題參外其或才具難勝繁劇而簡缺尚可黽勉及學問猶能課士者容臣分別請旨改調其所遺員缺可否暫停新選容臣於部發試用人員學習進士及詿誤人員三項內酌量題請委署試用等語涿州良鄉乃近京繁劇之州縣其牧令自應揀選補授方能得人但在京銓選人員內亦未必卽得人地相宜者嗣後缺出著該督於屬員內揀選題補永著爲例至涿州知州養廉朕已降旨增添良鄉知縣養廉之項著李衛酌量增給其直隸州縣等缺請暫停新選之處著該部詳查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馬爾賽本屬庸材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念伊祖大學士圖海舊日功勳望其子孫成立將馬爾賽少年襲封公爵訓誨成全優加擢用乃伊不能仰承

聖恩致遭罷黜旋經一載我

皇考不忍令其廢棄仍命襲封且加以格外之恩榮身兼數職無非勉勵玉成以繼名臣之後也及朕御極之初仰體

皇考優待勳臣之盛心首先及於圖海晉封一等公配享

太廟兼立專祠永承禋祀又推恩及於馬爾賽念其家世不同歷官年久加恩優待賞賚便蕃此舉朝所共知者雍正五年大學士富寧安奉差陝西滿洲之在內閣者僅有馬齊一人而馬齊昏憒糊塗不能辦事綸扉滿洲之官階資格可用爲大學士者又不得其人是以令馬爾賽備員政府以爲班聯之領袖其實未能贊襄一事敷奏一言以稍裨政治於萬一此亦舉朝之所共知者朕初卽位時命伊兼管鑲藍旗都統而以不能辦事力辭只得曲從其請則其苟且偷安不肯出力之心朕已早覺矣至於伊歷來貪贓不法之案漸次敗露朕暗爲消弭者不知凡幾其難以代伊消弭應追之贓銀數萬兩又復降旨悉行寬免更賞世職以逮其子孫賜帑金以固其操守凡所以恩待之者實遠出於諸臣之上以爲馬爾賽苟有人心

必無不知感恩圖報之理上年六月間傅爾丹統領北路大兵駐劄科卜多誤被賊人所誘貪功輕進至於敗北得順承親王調度運籌重加整理軍聲爲之復振朕因傅爾丹旣已失機不可再膺元戎之寄順承親王久勞於外旣有保障之功令暫解軍務回京休息以示恩眷於是將馬爾賽授爲北路大將軍畀以討賊防邊之重任乃伊在京承命之時卽有退縮不前之意怨望之色露於顏面及領兵前去並不教訓兵丁愛惜馬力於未到歸化城之先而馬匹已踣續倒斃於道矣行至第八臺聞賊人有侵擾科卜多信息卽畏懼逡巡奏請退回駐劄相機前進及至歸化城時又不於水草好處牧放馬畜每日來往遷移疲勞馬力致兵丁之馬傷損大半其意以馬力不敷便可藉口推託以遂其退避之姦志也伊在京時面奏朕云爲將之道必須與士卒同甘苦及伊到歸化城則伐木取材蓋造暖室全忘士卒之露處竟欲久居於彼爲娛老之計且心懷怨望於衆大臣齊集之前口稱領兵爲大將軍還不如發遣烏龍江倒爲安逸其但知有己總不念及國家悖逆庸愚何至於此也朕知其不可爲大將軍而猶與以黽勉自新之路改授爲綏遠將軍令其領兵赴查克拜答里克駐劄以爲堵禦邀截之計伊於沿途又不督率兵丁善養

駱駝以致倒斃數千隻此等過犯朕又寬宥之不過令其賠補駝馬仍冀其革心悔過也今年七八月間賊人侵犯察漢叟爾輒敢越過杭藹深入我境搶掠喀爾喀地方是時大將軍順承親王派委副將軍掌古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參贊塔爾岱等率領官兵尾隨賊人之後於八月初四日追至額爾德尼昭地方與賊人相遇鏖戰一日自黎明至昏黑賊衆大敗殺賊萬餘積屍遍野河流盡赤賊人魂膽俱喪拋棄馬畜器械乘夜逃遁此次對壘仰荷

上天恩佑我軍大小官員只損二人兵丁被傷者不過數十乃從來罕聞之盛事此時大將軍順承親王及掌古王丹津多爾濟等卽將賊兵大敗情形竝由推河潛逃之信馳報馬爾賽等令其發兵堵賊歸路是時軍營將士無不踴躍奮往有滅此朝食之心而馬爾賽立意坐視按兵不舉同事之大臣等又再三約會陳說而馬爾賽堅執不從傅鼐以機不可失情急至於跪求而馬爾賽始終不允且向達爾濟差來之人云我兵不令出城若夜間賊人來時我兵只在城上吶喊助威爾等兵丁若昏夜來我城下我卽施放鎗礮等語似此悖逆之言聞者莫不駭異及聞賊人旣已潛逃達爾濟等又復約會領兵追勦而馬爾賽還延不行至次日方領兵緩行五十餘里虛作尾追之

狀又越二日行數十里託言賊已遠去追趕不及遂領兵回營此胡琳身在軍前目覩情形具摺陳奏者朕又降旨詢問軍營參贊欽拜等據欽拜博爾屯諾爾渾回奏內稱賊人由推河等處逃遁馬蘭泰兵力單弱博爾屯願領兵前往應援馬爾賽不允嗣議截殺賊人之事諾爾渾向馬爾賽云我等應當派兵迎截若再遲延儻賊人全過便坐失機宜是時李杕云我等惟當固守城池而已馬爾賽惟以李杕為是不聽諾爾渾等之言及至佐領札木素告稱我向查克拜答里克來時見沿途賊人陸續經過等語馬爾賽正傳集會議間而李杕又向馬爾賽堅執守城之說諾爾渾等又再四告稱如後面尚有賊人伊等經過之時決無燒荒之理看此燒荒情形即係後面確無餘賊之明証我等急當向前追勦斷不可失此機會馬爾賽方領兵起程及到博木喀拉地方僅挑兵七百名令欽拜帶領前進馬爾賽竟回查克拜答里克等語此欽拜博爾屯諾爾渾回奏之大槩也朕又降旨詢問馬爾賽眹覽馬爾賽之摺一味支吾於無可致辯之中强為推卸獨不思欽拜博爾屯諾爾渾同在軍營既已異口同聲供吐如一則馬爾賽之罪百喙其能辭乎况欽拜等尚有惶懼認罪之奏而馬爾賽尚復靦顏巧辯無一愧赧之詞冀僥倖於萬一則

其蓄心狡獪姦險更可知矣此次賊人大敗之後狼狽不堪馬蘭泰駐劄推河所領兵僅千餘名尚能奮勇邀擊殺賊百餘人生擒數十人奪取馬匹牲畜甚多台吉孫都布領兵二百名隨後尾追多有斬獲收取賊馬九百餘匹此時馬爾賽擁兵萬餘不必出奇制勝但肯遵循常理堵截賊之去路實可使之一騎不返即或有逃奔之餘黨而我師以大兵襲其後必不使殘敗之寇得以漏網此番局面乃我師奏凱成功易於完結軍務之機會乃馬爾賽身任統兵之職地當扼要之區賊過不行堵截去又不肯尾追端坐空城視同秦越衆人苦勸之言堅執不聽竟令入網之獸復得兔脫此餘孽之跳梁一時不能翦除者實馬爾賽所貽之咎也似此有意阻撓軍機紊亂國事竝非懦怯無能失機敗績者可比馬爾賽不思國家高厚之恩不念伊祖積累之舊在國為叛臣在家為逆子罪無可逭法不容誅蓋馬爾賽此番縱寇之罪尚為人臣之所閒有念其先世之功勳竝伊平日奔走之効力曲加寬貸未嘗不可而馬爾賽之罪尚不在此也以伊之受恩如此以伊之負恩如此朕撫躬自思加厚恩而得怨望朕實無以自解亦實有所不甘此皆朕乏識人之明誤用匪人朕先謝罪

宗社臣民將馬爾賽正國法以為人臣受恩深重而懷悖

逆者之戒著詢問在京滿漢大臣九卿及北路軍營查克拜答里克軍營將弁等令其據實卽行回奏大凡微員庶民治罪之案皆屢經審訊而後定豈有馬爾賽爲國家大臣不加審訊而遽行治罪之理但馬爾賽之心之罪朕知之甚悉見之甚確實無幾微可疑之處昔年

皇考曾數次面諭朕及兄弟輩謂圖海乃我朝第一良臣將來應配享

太廟

皇考厚待圖海之恩誼朕無時敢忘今將馬爾賽治罪之時愈加思念及此伊反忍悖我

皇考逆伊祖父朕執大法以理天下而於不忠不孝之人姑息寬容遲迴不決實無以對我

皇考亦負伊祖圖海之忠心矣至於李杕世受國恩不思報効居心誕妄行事乖張前在廣東將軍任內縱令所屬兵丁擁鬨巡撫公堂槍傷守備大干法紀經三法司議將李杕擬斬監候雍正六年朝審九卿擬以情實具題原應不赦之人朕念其爲勳臣之裔免死釋放旋又降旨將伊補授都統仍襲侯爵此朕宥過錄用莫大之恩也上年北路派出漢軍兵丁比時挑選領兵之大員朕因李杕爲漢軍世族且管兵多年諸事尚爲諳悉特旨將伊派往料其感恩悔過必能黽勉自新豈知伊心懷叵測與馬爾賽同懷姦逆之心於軍機緊要之時一言僨事其罪與馬爾賽等著一併詢問具奏

初九日奉

上諭喀爾喀副將軍王丹津多爾濟從用兵以來實心効力辦理軍需一應事件甚屬妥協去歲奮勇追殺準噶爾賊人今又在額爾德尼昭地方統領滿洲蒙古喀爾喀兵丁大敗準噶爾賊人三萬之衆斬馘萬餘挫其鋒銳賊衆喪膽望風逃遁自是軍威遠震疆圉寧謐喀爾喀札薩克等可共享太平之福如此建立大功雖賜伊墨爾根巴圖魯之號朕意猶爲未足

向來外藩蒙古王等之子僉無晉封世子之例朕念丹津多爾濟勞績昭著用加特恩著照宗室王等之例將伊長子多爾濟色布騰晉封爲世子

又奉

上諭寧古塔將軍常德所奏壯丁站丁偷入旗分披甲一案經戶部議覆私自入旗之壯丁站丁應駁回各原處當差歷年應交糧石併支過錢糧仍照數著追其披甲之佟受等五人已往軍前俟回到之日追還糧石等語壯丁站丁私自入旗皆係該管各官平日不行查察以致有濫充等弊但伊等俱係照額分給地畝耕種納糧雖私自入旗而丁缺次年卽行頂補

其部議著追糧石之處槩行豁免至李文翰等十二人雖私自入旗披甲亦在額兵數內當差已久伊等所有支過錢糧一併開恩免其追還內有披甲之佟受等五人現往軍前俟大兵凱旋之日詢問該管大臣如果實心効力卽將伊等編入旗分其餘私自入旗之壯丁站丁等仍照部議駁回各原處當差至不行查出之原任寧古塔將軍穆森哈達俱著於現任內罰俸一年

十七日奉

上諭直隸河南等省驛馬有每年准報倒斃三成四成之例而陝甘兩省向因地僻差少不在准報之中今西路軍興羽書絡繹差遣繁多地方有司不無賠補之苦朕心軫念除偏僻州縣仍照舊例外其自潼關至西安一路自西安由秦鞏南路一帶由平涼北路一帶至蘭州又自蘭州由涼甘一帶至肅州嘉峪關又自蘭州由莊浪一帶至西寧又自榆林延綏寧夏沿邊一帶至涼州各路驛遞馬匹俱照直隸河南等省之例十分之內准報倒斃三分領銀買補作正項開銷如有過三分之數者勒令賠補倘恃恩旨或尅扣草料不加謹飼餧者著該道府查明詳揭該督撫卽行題參其准報三分之數俟軍務告竣仍照舊例停止

十九日兵部將九月分籤掣都司僉書等各員職名開列請

旨奉

上諭此內張定遠係裁缺另補之員非降調人員可比乃守候七年始行推用殊未允協嗣後文武各官員缺裁汰到部候補者應卽行推補爾部會同吏部定議具奏再滿洲武舉武進士選用之法朕從前曾降

諭旨今爾部仍將索柱擬補門千總與朕前旨似有不符之處著查明前旨具奏

二十二日奉

上諭據安西總兵官張嘉翰奏稱安西本無土著之人所有兵丁缺額者一時難以募補可否將安西靖逆所屬衛所軍流人犯內擇其年力精壯者補充營兵以實行伍等語凡軍流人犯多係生事不法身獲重罪之人安西靖逆衛所地方遠在口外有罪之人到彼難於管束此乃從前辦理錯誤今張嘉翰請於此內召募兵丁更屬不合此等人犯應撤回改發於口內沿邊地方若陜西口外有從前似此發遣者俱照安西之例撤回著該部詳查定議具奏

二十五日大學士九卿等奏賀

景陵瑞芝竝請宣付史館奉

上諭朕從來不言符瑞時時訓諭天下臣民屏虛文而

務實行是以數年來各處奏報慶雲嘉穀等事朕悉
降旨訓勉未嘗宣示於外以爲祥瑞也惟是今歲秋
間準噶爾賊人侵犯北路深入我境我師奮擊大獲
全勝殲賊萬餘而我官兵損者僅六十餘人行間軍
士及邊外蒙古無不額手歡呼以爲從來未有之大
捷非荷
上天
皇考默祐何能至此朕心方深感激而瑞芝恰產於
景陵天人協應信而有徵仰見
上天
皇考福國庇民特錫嘉祥以昭示天下之臣庶也朕與諸
大臣等同此慶幸歡忭之悃忱著照所請宣付史館

二十六日奉

上諭岳鍾琪受朕深恩重加任用西陲討賊之舉伊亦
身任不辭是以用爲大將軍一切徵兵運餉選將設
官之事凡有所請無不允行實冀其殫心竭力無隱
無欺著綏靖邊疆之遠畧也乃伊秉性粗疎辦事怠
忽將國家軍旅重務視同泛常且賞罰不公號令不
一不恤士卒不納善言傲慢不恭剛愎自用以致防
禦追擊屢失機宜軍務廢弛士氣不振以多年預備
之馬駝牲畜數十萬或被賊人偷盜或因失養損傷
及至需用之時寥寥無幾而凡陳奏於朕前者皆虛

假詐僞之詞爲怙過飾非之計其誤國負恩之罪難
以悉數岳鍾琪著革職交與兵部拘禁候朕另派大
臣訊問至伊領兵以來虛糜國帑耗費錢糧之處甚
多皆應按數賠補者其所有家產宦貲著川陝督撫
及地方官一一查明登記毋得容其寄頓隱匿

雍正十年十一月

上諭四道

初五日奉

上諭聞得天津駐防兵丁之父母兄弟從前派往時存留京師數年以來陸續赴天津就養於子弟者甚多此項兵丁原因京師難得官差伊等子弟衆多而糧餉無幾未免度日維艱是以於天津地方設立水師營或係孤身或有情願離其父兄之人令其披甲前往駐防所給糧餉原止量其二三丁口養贍之資伊等父兄子弟從前派往時並未披甲同去後欲與其子弟相聚任意到彼伊等有限糧餉安足養贍將此交與阿魯查明如係原派駐防時卽披甲同伊等子弟前往駐防者令其照常居住如係派往駐防後自京師前去者俱著撥回著交八旗都統等嗣後如有無故退差欲往天津就伊子弟者斷不可令其前去如有在京實無養贍必應令其前去者俟奏明再行遣往

十四日奉

上諭朕看滿洲武舉武進士等於綠旗營不甚相宜若與綠旗官員一體擢用倘此內有人平常者不但於營務無益亦且壅滯伊等陞遷之路嗣後將滿洲武舉武進士如何補用及如何陞轉之處著兵部會同八旗都統等詳悉定議具奏

又吏部議奏各部院筆帖式缺出向有借缺還缺之例多滋弊端請將考取翻譯人員不論旗分挨等次補用奉

上諭借缺還缺易滋弊端誠如部議惟是筆帖式員缺乃該旗人員出身之路若本旗一時無應補之人卽將別旗人員頂補恐行之日久漸至人少亦於情理未協嗣後該旗筆帖式缺出除將裁缺扣缺另補病痊告降之人補用外若再不得應補之人不必卽將別旗人員頂補暫將員缺存留積至十缺內外時將別旗應補之人帶領二十員引見候朕閱看人材降旨補授

二十二日戶部帶領揀選倉差學習人員引見奉

上諭倉場係糧儲緊要之地朕年來悉心整頓漸次清理若監督不得其人必致仍復廢弛關係非小此所派學習人員卽係將來接任監督務須勤慎潔清實心辦理方於倉務有益如不能勝任舊監督卽據實申詳該堂官秉公察核另行揀補儻舊監督徇情容隱將來學習人員接任之後如有弊端一經查出將舊監督一體處分此後各衙門保送筆帖式時著該堂官將才堪辦事身家殷實者揀選保送若二者不

可得兼著該堂官自行奏聞

雍正十年十二月

上諭二道

十五日奉上諭據署陝西巡撫史貽直奏稱武功縣生員李倬同州生員劉運惇承家孝謹七傳皆合族而居懇請旌揚以光盛典等語李倬劉運惇同居七世敦睦可風朕親書扁額頒賜以示嘉奬其建坊題碑之處仍著照例行

二十四日管理正紅旗漢軍都統事務和碩莊親王允祿參奏該旗太原府知府劉崇元涇陽縣縣丞羅思哈將子姪私留任所奉

上諭旗員子弟久隨外任不但伊等安逸遊蕩荒廢無成而在署干預地方之事每壞伊等父兄聲名是以從前議定外官子弟十八歲以上者悉令歸旗或讀書肄業或披甲食糧使之各有成就不至廢棄此朕教養之恩也至伊等子弟中有可以助其父兄辦理事務或另有情節不能相離者朕原准其奏聞請旨而道府以下官員不能自達於朕亦有督撫代奏之例今太原府知府劉崇元將伊姪劉度昭私留任所不令來京涇陽縣縣丞羅思哈將伊子什勒誑稱年歲未及不行咨送似此怠玩功令之員不可不加懲戒劉崇元羅思哈俱著解任送伊子姪來京該旗大

臣奏聞請旨著將此旨通行曉諭八旗嗣後倘有不行奏聞而私留子姪在任所者一經參奏悉照劉崇元等之例解任親送子弟來京仍交部照例議處

雍正十一年正月

上諭十道

初五日奉

上諭川省爲産米之鄉歷來聽商賈販運從長江而下以濟鄰省之用雍正九年巡撫憲德以川省米價稍昂又復儹辦軍糈奏請暫禁商販赴楚此不過一時權宜之計及至雍正十年川省收成豐稔米價平減憲德即當奏請開禁乃至今仍復照前禁遏以致米穀不能流通楚省不得川米之益是憲德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甚非大臣公平辦事之道况目今江浙有需米之州縣望濟於楚省而該撫不令川米赴楚則鄰省何所資藉著即傳諭憲德速弛米禁毋蹈遏糴之戒

又奉

上諭朕前以各省民人內必有人材壯健技勇可觀願爲國家効力以圖上進者是以特降諭旨令各省督撫召募揀選送京訓練以備軍旅之用伊等如果能奮勇出力建績立功將來俱可爲干城之寄故疊加恩賚於應募後即各給守糧一分以贍養其家口進京府各該督撫給與路費口糧到京後令王大臣等料理撥給房屋居住月餉銀米俱從優給發且特賞恩榮賞以內府物件起程赴陝又各賞整裝銀兩一

切路費俱令寬裕支領暫令駐劄近邊地方以候差用俾伊等得展効力之心並各圖進身之路是朕加恩於勇健兵者至爲優渥伊等身受朕恩應各自揣量實爲過分惟有愼守法度奮勉向前將來論功行賞伊等功名正未可量乃各省召募之人其中固多果敢有勇可收實用者亦有放縱驕悍生事不法者上年到京即不安本分肆行爭鬭及令赴陝沿途又復生事騷擾該督撫曾具摺參奏而駐劄甘州之後竟有私行脫逃之人陳天培又具奏前來此等無賴棍徒固由各省督撫不愼重揀選濫募充數總統大員不能嚴行約束整飭敎導之所致而在伊等受恩而不知感自甘廢棄寔頑惡劣即令調赴大營亦不可用著總兵周一德即行甄別挑汰遞回本籍交該地方官嚴加收管不令出境生事其途間行走及回籍之後若有心懷怨望揑造浮言并恃强肆横鬭毆不法等事該地方官立即拘拏稟知督撫提鎭一面奏聞一面將該犯即行正法至於挑存勇健可用之人俱能遵循法紀必知感激朕恩嗣後當益加黽勉努力戒行以圖上進朕必加以恩澤著將此旨曉諭勇健營兵丁等咸使知悉

初八日奉

上諭上年江南沿海被水地方如常熟等二十二州縣

並續報之華亭等六縣該督撫等已遵旨撫綏軫恤定議大賑三次每次以一月爲期料寒冬初春以來窮民存養有資不致失所矣朕念二三月間正青黃不接之時尚須籌畫接濟資其力作庶可無誤春耕著再加賑四十日以昭格外之恩其有從前遺漏貧民並先可餬口而目下力不能支者亦著查明添入補賑之內再被水之鹽場竈戸亦照貧民例加賑一月該督撫鹽政等務須督率有司實力奉行使被水之家均沾恩澤以副朕憫災拯困之至意

又奉

上諭江南范公堤爲沿海之藩籬鹽場之保障原係商人捐修工程聞現在殘缺甚多急應修築堅固現據署兩江總督魏廷珍委員確勘料估著即一面具題一面乘二三月間作速興工使沿海窮民得以傭工餬口但工程綿遠需大員董理著交與協理河務西柱即行督率料估悉心查辦

十三日奉

上諭各省學校之外地方大吏每有設立書院聚集生徒講誦肄業者朕臨御以來時時以敎育人材爲念但稔聞書院之設實有裨益者少浮慕虛名者多是以未嘗勅令各省通行蓋欲徐徐有待而後頒降諭旨也近見各省大吏漸知崇尚實政不事沽名邀譽

之爲而讀書應舉之人亦頗能屏去浮囂奔競之習則建立書院擇一省文行兼優之士讀書其中使之朝夕講誦整躬勵行有所成就俾遠近士子觀感奮發亦興賢育才之一道也督撫駐劄之所爲省會之地著該督撫商酌舉行各賜帑金一千兩將來士子羣聚讀書須預爲籌畫資其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者在于存公銀內支用封疆大臣等並有化導士子之職各宜殫心奉行黜浮崇實以廣國家菁莪棫樸之化則書院之設于士習文風有裨益而無流弊乃朕之所厚望也

十四日理藩院奏烏朱穆秦扎薩克和碩車臣親

王色登敦多卜恭進軍需馬匹奉

上諭扎薩克蒙古王台吉內生業殷實之人情願幫進軍需應用羊馬者甚多俱著照從前進馬給價之例賞賜銀兩將所進馬匹牲畜分入各旗派買牲畜數內收管嗣後遇有情願幫進者著即送往各該盟主處令所派買馬之扎薩克等驗收報部照定價賞賜至於伊等効力之心朕自洞悉不必特行遣人宣諭

十六日奉

上諭大定協副將楊馥統兵擊賊奮勇先登爲暗鎗所傷其忠義之氣甚屬可嘉聞伊子楊恒新現在軍前技勇頗優亦甚有志氣著授爲遊擊不必在軍前効力遇有遊擊缺出即行題補平越營遊擊羅資袞以率兵應援勇往被害深可憫惻伊子羅雲標現在隨征効力著授爲守備該督等酌量題補至楊馥羅資袞應得卹典俟事竣題報到日仍照例賞給

二十日奉

上諭甘涼肅兵丁本年應支糧料草束例應折給銀兩自行採買朕因甘省年來辦理軍需食物昂貴兵丁所領折色銀兩恐不敷採買之用特令加倍增給以示格外之恩提鎮大員自應體朕軫恤兵丁至意悉心料理加意愛養近聞弁員中尚有營私瞻徇凡於過往應酬及一切雜費俱於各兵攤派即如甘提馬

厰每年尚有餘利若盡歸公用於兵丁不無小補前任提督宋可進祇知網利不恤兵艱且尅扣餉銀濫用公帑各鎮將弁未必不倣效而行著署督劉於義侍郎杭奕祿嚴飭陝甘提鎮將營中所有除各官俸薪及親丁名糧外凡有餘利俱歸公用以接濟兵丁不得絲毫乾沒入已亦不得借公費等項名色攤派兵丁以致苦累一切閑費俱槩行禁止庶於兵丁實有裨益署提督劉世明受恩深重尤當實力奉行毋得仍蹈故轍自取罪戾如嗣後弁員有私派侵蝕等弊該署督等即行參奏並將該管提鎮一併參處

二十四日奉

上諭國家以制科取士原以覘士子所學而士子所學關乎世道人心是文體之所係固重也士子讀聖賢書果能講求明體達用之學則以平日蘊蓄發爲文章自然法正理純得聖賢語氣可以傳世而行遠作後學之津梁此則有本之學有用之文爲國家所重賴者若不於根柢講求而但以華靡相尚則累牘連篇皆屬浮詞聖賢精義既全無發明聖賢語氣又毫不相肖國家亦安用此浮誇淺薄之士哉至於二三場策論尤足覘經濟實學乃向來士子多不留心而衡文者又每以經義已經入彀遂將策論濫收恕取不復加意閱看殊非設科本意今會試伊邇著禮部

先期曉諭應試士子於二三場文藝均應努力殫心毋得潦草完卷試官如以限於時日不能細心校閱後場不妨奏請展限務得真材以收實用若所取試卷中有經義可觀而策論疵謬荒疎者朕惟於主考官是問

三十日奉

上諭朕躬謁陵寢見沿途地方安設水缸甚多或係動支錢糧或係派用民力著查明具奏地方官職司民牧當以利濟閭閻休養百姓爲務今觀伊等情形祇以灑道清塵爲迎合朕心之舉錯謬已甚鑾輿所過即畧有塵土亦復何礙伊等於此等處過於用心轉被朕之譴責何不以此心用之於民生吏治重受朕之嘉奬耶將此一併傳諭知之

雍正十一年二月

上諭七道

初六日奉

上諭江南濱海州縣上年遭値水患貧民乏食朕已大沛恩膏蠲租散賑加意撫綏今春又頒諭旨加賑四十日資其耕作務令得所近聞有司奉行不力吏胥作姦竟有未霑實惠之窮民現在嗷嗷待哺而松江所屬尤甚此雖罪在有司而督撫等豈無見聞咎實難辭著該督撫嚴行申飭竭力稽查並督率郡縣官速爲料理儻再有怠忽從事者定將大小官員嚴加處分

初八日奉

上諭古云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所謂備者非徒操練技勇演習行陣而已如馬匹軍裝礮火器械軍行必需之物一一皆預備於平時及有事調撥便可刻期啓行不至拮据延緩此乃設兵之本意也我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覺廢弛年來朕屢降諭旨諄諄訓飭雖該管大臣等稍知以訓練爲務然馬力不足資裝器具不周每聞派遣之信往往勉强周章遷延時日所謂預備者但有虛名而無實際此則該管大臣所當深知痛改加意整理者又如營中有必需之匠役不得不酌量給與兵糧數名以資養贍而將弁等每多借此名目將水火夫役等人多佔名糧又每將精壯名丁多派爲親隨不令當差及遇頭目把總缺出即於此內拔補以致荷戈持戟者差使繁多而不得上進之路朕向知此弊已屢加申飭近聞此風仍未全改亦著該管大臣嚴行查察毋得姑容又聞各營中間有公中餘利如甘州提標馬廠之類原係存公備用者而該管將弁往往據爲已有收入私橐遇有過往應酬及營中雜費則攤派於兵丁名下而不恤其艱苦此弊尤當禁革今再行曉諭儻敢視爲具文仍蹈前轍勿謂罰不加衆希冀苟免其情罪輕者必照例處分若有情罪重者必在本地正法示衆

十六日奉

上諭武職官員凡於當差之處理應佩刀朕前爲此特降諭旨敕令一體遵行今聞雖侍衛等俱不親身佩刀令僕役執持隨行及進紫禁城始取而自佩出即解授僕役此皆由該管大臣不謹記朕旨不查管屬員之所致也如果將朕訓旨繕寫實貼不時看閱何至遺忘著交與領侍衛內大臣都統等嚴飭各該管侍衛官員等於應佩刀行走之處務令佩刀嗣後如仍有不自佩刀者一經查出朕惟該管大臣等是問

二十日奉

上諭據巡察山西御史周紹龍奏稱現在大同旗兵有七八人於去年十二月內恃強毆打鐵匠尚宏謨將尚宏謨兄弟送知府處審訊又本年正月內鑲藍旗護軍鐵頭向老民楊祿買烟爭角以刀背打傷楊祿面皮流血曾經總兵官衙門提審等語伊等俱係滿洲兵丁世受國恩自出兵之後並未効力行走輒敢任意違禁在地方生事甚屬可惡著行文哈達哈等將此等安行兵丁務必查出同地方官審明懲治其爲首二人革退護軍卽於彼處永遠枷號示衆伊等起程時所得恩賞等項著該旗催追繳還俟大兵凱旋時再將伊等釋放

二十二日奉

上諭從來天時之旱澇由於政治之闕失人事著於下天道應於上感召之機捷於影響朕深明此理纖毫不爽而刑獄爲民生休戚所關更爲緊要一有枉抑天氣卽爲之不舒此更顯然者上年京師無雪今春雨澤又少朕心惶懼深恐用人行政之閒錯誤失當朝夕修省莫釋於懷朕觀各部院事務如吏部戶部工部俱覺整飭禮部事簡兵部雖未能整理然尚不至於大誤惟有刑部聲名不好司員作弊胥吏逞姦道路之閒人言嘖嘖海壽身爲尚書乃一部之表率伊先懷挾私心何能使所屬之人奉公守法乎況司官中之不肖鑽營者往往濫膺保舉闔部官員何由心服而抒誠供職諸務自然廢弛百弊因之叢集讞獄之不得其平者必多宜乎上蒼垂象以示儆也王國棟受朕深恩膺封疆之重寄伊在湖南浙江等任非水卽旱或遇蟲災歷歷可數及回刑部辦事而天時又有亢旱之象伊心尚不知儆畏視爲泛常是漢軍汚下習氣全然未改也刑部職任何等重大而海壽王國棟之居心行事若此一任司官胥吏作姦犯科舞文弄法豈有不上干天和之理朕屢次諄切誡諭深望伊等愧悔悛改倘仍然執迷不悟想伊二人非敎訓之所能感化朕惟有執

國法以正其罪非第革職降罰而已刑部事務朕非不欲另派大臣清查經理然新派之大臣平時既未練習科條一到豈能洞悉情弊展轉思維不得不仍於經歷之大臣是問著卽將大小事件應完結者完結應改正者改正種種弊端徹底釐剔務期正本清源毋再因循玩忽海壽王國棟二人尤須洗滌肺腸痛改前非力圖後效庶幾挽回天意否則身試法網亦無可如何也朕前躬謁陵寢見沿途地方安設水缸甚多比時詢問按察使竇啓瑛據奏係動支錢糧預備者因卽降旨切責云地方官職司民牧當以利濟閭閻休養百姓爲務乃祇以

灑道清塵爲迎合朕心之舉錯謬已極鑾輿所過卽
畧有塵土亦復何礙爾等於此等處過於用心冀朕
歡悅轉被朕之譴責何不以此心用之於民生吏治
重受朕之嘉奬耶比將竇啓瑛交部議處今覲畿輔
之地雨雪亦未均調竇啓瑛爲職掌刑名之大員而
識見庸陋如此則聽斷讞鞫之際必有不得其當者
安得不加儆懼爾等部院大臣俱有辦事之責刑部
固爲刑名總匯而各部事務與刑名相關涉者亦多
如戶部錢糧之虧欠工部工程之查核吏部兵部員
弁之考成皆有處分及交送刑部之件諸大臣俱應
愼重周詳小心敬謹以稟
天戒朕之用人行政如有錯誤諸大臣科道等卽當切實
指陳直言無隱朕省身思過實出至誠若少有從事
虛文之意是自欺以欺
天矣尚敢冀
上天之感格乎文武大臣科道等官向有輪班條奏之例
近年以來軍務殷繁暫時停止今恐耳目或有未周
下情或有壅於上達者著仍照前例輪班條奏

二十四日辦理軍機大臣奉
上諭據爾等議將歸降之厄魯特烏魯木等四人充補
護軍安插京城居住等語此內那爾畢克來歸時伊
兄二人俱在途間被殺烏魯木來歸時伊之一子被
殺一子自盡情殊可憫著將此二人發往察哈爾地
方安插居住照其應得房地之分酌量加恩添賞牲
畜其被獲之厄魯特噶爾兆哈什哈猛克不必發遣
江寧著暫留京另行安插

二十五日
諭內閣駐劄西藏官兵原爲護守湯古忒等以防準噶
爾侵犯而設近日賊人在厄爾德尼召地方大敗步
行逃回其勢已窮難於遠奔藏地則將來無力進兵
可知且貝勒頗羅鼐協力防守而湯古忒兵丁亦較
前奮勇整齊現今藏內無事若兵丁多集則米穀錢
糧一切費用等項雖非湯古忒等所出而由內地運

往伊等不免勞苦朕意量留數百兵丁防守藏地其
餘俱行撤回不但湯古忒等不致勞苦卽官兵亦得
甦息其留藏兵丁著總兵官周其鳳帶領同總理藏
內事務之青保馬拉苗壽居住其在藏兵丁應撤回
若干及駐劄叉木多地方雲南兵丁或應照舊留住
如何得使兵民兩便之處爾等詳議具奏

雍正十一年三月

上諭六道

初四日奉

上諭聞福建各官養廉及公用之項該省所出稍有不敷查浙江公用養廉二項朕將正項錢糧撥給十萬兩充用該省每年皆有餘剩從今年爲始著將浙省銀撥二萬兩解送閩省以補養廉公用之不足可令該部卽行文該省督撫等知之

初五日奉

上諭雲南貴州廣東廣西四川福建六省舉人赴京會試路程遥遠非近省可比朕意欲於落卷中擇其文尚可觀而人材可用者添取數人候旨錄用以昭朕格外加恩之意著傳諭主考官於六省試卷遵旨取中外其次等可取之卷不拘數目秉公選出俟發榜後朕另派大臣會同主考官驗看人材再加遴選奏聞請旨再六省落第舉子內除願於下科會試者不必報名外若有情願小就以圖卽行錄用者著在禮部報名一併交與派出之大臣主考官揀選奏聞請旨該部預行出示曉諭六省舉子知之

初十日廣東總督鄂彌達奏題補武弁譚行義等請給咨送部引見奉

上諭該督遞行題補各員俟譚行義引見之日一并降旨廣東離京路遠非近省可比嗣後雲貴兩廣福建四川等省參將以上人員除未經引見外若有引見已過三年應令赴京者該督撫先行請旨不必卽令起程

十四日奉

上諭自古聖賢立教性理乃其本源學問經濟如一轍也必有明理見道之儒始有致遠經方之用在家則爲端人正士在國則爲良吏名臣風化所以日隆人材所由日盛也逮後世儒術不醇眞僞雜出聰慧者專務吏材文藻以爲功名進身之階而迂拙之人文材俱無可觀而又不肯自安於庸陋於是竊道學之虛名妄希稱譽甚且私立異議交結黨援有玷儒修深爲國蠹致令當世厭聞道學之名此皆由伊等務名而不求其實之過也向年聖祖仁皇帝考試詞臣曾以理學眞僞命題作論蓋深知其弊而指示訓誨冀人勉爲眞理學以爲經濟之本也朕御極以來敦崇儒行首以正人心端風俗爲務比年來士習民風亦頗知奉法循理惟是學士大夫中究心理學之書以收明體達用之效者尚寥寥無人今年會試之期天下舉子四千七百餘人雲集京師朕特命通曉性理書之詞臣問以性理之學而應

召者僅有數人且亦不過涉獵文辭未能深窺義蘊則士子平日之不留心理學可知矣朱子曾有言曰佛家之教却是要自理會所以他那下常有人自家這下自無人今世儒者能守經者理會講解而已看史傳者計較利害而已何人從自家身己做去不理會自身己說甚別人長短明道曰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只是從程先生後不再傳而已衰所以某常說自家這下無人朱子之言如此朕觀古人之論理學必貴乎實心理會實力施行今世之人竟置理學於不講尚望其專心理會舉而措之事爲開哉常見世之貌爲理學者於聖賢體用之學全未研究祇因不能高出於衆但服敝垢衣啖粗糲食排詆釋道之教自命理學以爲欺世盜名之計及問以吾儒性理義蘊又茫然一無所知理學之眞僞卽此可見若以詆謗釋道卽爲理學如回教西洋教皆理學矣理學何如是之易爲哉夫佛仙之教以修身見性勸善去惡捨貪除欲忍辱和光爲本若果能融會貫通實爲理學之助彼世之不知仙佛設教之意而復不知理學之本源但强以闢佛老爲理學者皆未見顏色之論也朕願天下之以儒爲業者各求其分之所當盡遜志黽勉以求無忝於先儒用是特頒此旨通行訓諭若讀書服官之人果能潛心正學誦法聖賢

實踐躬行澄源端本下爲鄉閭之矜式上爲朝廷之羽儀則先儒有薪傳正派之遺繖國家收文章事業之實用朕心嘉悅必加禮重其共相勉勵以副朕之企望著該部行文內外各直省咸使聞知

十七日

諭內閣朕統御中外一視同仁凡番族人等有遵奉法紀抒誠効力者無不厚加恩澤如四川口外之疊爾格土司等奉公趨事上年已頒諭旨從優賞賚其打箭爐之明正裏塘巴塘乍丫察木多類五齊洛隆宗說板多氷壩等土司土婦喇嘛營官及頭目人等歸誠內附十數年來謹守住牧奉法急公而內地兵丁赴藏駐防經行該地番民等遞運糧石供應承辦其脚價等項雖悉行按數給發不使擾累而伊等効力奔走於一切差使並無遲誤勤勞恭順甚屬可嘉應厚加恩賞以示奬勵又聞土民中有生計艱難者亦應加恩賞恤俾得並沐恩施共享樂利其如何分別賞賚之處爾等詳查酌議具奏

二十五日奉

上諭喀爾喀車臣汗垂扎卜具奏懇請俸祿從前未給喀爾喀汗等俸祿者葢欲伊等各守舊業不令同衆扎薩克王等一例將屬下人等另編旗分佐領也今車臣汗垂扎卜既行懇請著給與親王之俸每年加

賞銀二千五百兩其土謝圖汗扎薩克圖汗亦著行文詢問若不願請俸仍守舊業各聽其便若情願請俸著照車臣汗垂扎卜之例賞給

雍正十一年四月

上諭十五道

初一日大學士尹泰等將殿試策十卷進呈

上親覽酌定名次啓彌封至第三名張若靄奉

上諭此大學士張廷玉子也策內議論確有識見想其習覩習聞稟承家訓得大臣忠君愛國之意是以敷陳之言切當懇摯如此張廷玉佐朕多年居心行事比諸古人臯夔稷契信可無愧且自伊父張英累世厚德繩繩相繼宜其後人克肖賢才蔚起以副國家之用朕於爾大臣等深願人人如此乃慊於懷耳

又奉

上諭今日諸臣進殿試卷朕閱至第五本字畫端楷策內公忠體國一條云僚寀之際善則相勸過則相規無詐無虞必誠必信則同官一體也內外亦一體也文武亦一體也廣而至於百司庶職何莫非臂指手足之相關也此則純臣之居心可以不負千載一時之遭逢而贊襄太和之上理數語極爲懇摯頗得古大臣之風因拔置一甲三名諸臣皆稱爲允當及拆號乃大學士張廷玉之子張若靄朕心深爲嘉悅蓋大臣子弟能知忠君愛國之心異日必能爲國家抒誠宣力大學士張英立朝數十年清忠和厚終始不渝張廷玉朝夕在朕左右勤勞翊贊時時以堯舜期

朕朕亦以皐夔期之張若靄稟承家敎兼之世德所鍾故能若此非獨家瑞亦國之慶也因遣人往諭張廷玉使知朕實出至公非以大臣之子而有意甄拔乃張廷玉再三懇辭以爲普天下人材衆多三年大比莫不想望鼎甲臣蒙恩現居政府而子張若靄登一甲三名占寒士之先於心實有不安倘蒙皇恩名列二甲已爲榮幸之極朕以伊家忠藎積德有此佳子弟中一鼎甲亦人所共服何必遜讓張廷玉跪奏云皇上至公諸臣亦無私曲以臣子一日之長蒙恩拔取但臣家何等恩榮未備只算臣情願讓與天下寒士求皇上憐臣愚衷若君恩祖德佑庇臣子留其福分以爲將來上進之階更爲美事陳奏之時情詞懇至朕不得不勉從其請著將張若靄改爲二甲一名卽以二甲一名之沈文鎬改爲一甲三名以表大臣謙謹之誠併昭國家制科盛事朕之私中公與張廷玉公中私之心迹亦令普天下士子共知之

又內大臣海望等覆奏浙江海塘工程事宜奉

上諭朕思尖塌兩山之間建立石壩以堵水勢似類挑水壩之意所見固是若再於中小亹開挖引河一道分江流入海以減水勢似更有益從前雖經開挖旋復壅塞者皆因惜費省工之故今若倍加工力開挖兩工並舉更覺妥備石壩建後卽有漲沙而石塘亦可漸次改建以爲永久之利其開挖引河之處著浙江總督程元章會同命往大臣汪漋張坦麟等相度地勢酌量辦理

初二日奉

上諭前據顧琮等奏請准順天天津等七府五州酌量領運北倉米石以備平糶並將所存倉穀存七糶三以濟民食朕已允行今思目下正當青黃不接之時糧價漸昂各處皆有常平倉穀其存貯米穀一萬石以外者准其存七糶三一萬石以內者准於糶三之外酌量加增存貯甚少者或添運北倉漕米或撥領鄰近倉儲務令各處米價得平小民易於糴買再者直隸冬春雨雪稀少目今農事方殷民皆盡力於南畝恐新舊錢糧一時難以並徵著將雍正九年以前帶徵銀兩緩至秋收完納該督等遵諭卽行辦理

初八日奉

上諭國家聲教覃敷人文蔚起加恩科目樂育羣才彬彬乎盛矣朕惟博學鴻詞之科所以待卓越淹通之士俾之黼黻皇猷潤色鴻業膺著作之任備顧問之選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

特詔內外大臣薦舉博學鴻詞召試授職一時名儒碩彥多預其選得人號爲極盛迄今數十年來館閣詞林

儲才雖廣而宏通博雅淹貫古今者未嘗廣爲搜羅
以示鼓勵自古文教修明之日必有瑰奇大雅之才
况蒙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壽考作人之盛涵濡教澤薄海從
風朕延攬維殷闢門籲俊敦崇實學諭旨屢頒宜有
品行端醇文才優贍枕經葄史殫見洽聞足稱博學
鴻詞之選所當特修曠典嘉與旁求除現任翰詹官
員無庸再膺薦舉外其他已仕未仕之人在京著滿
漢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彙送內閣在外著督撫會同
該學政悉心體訪遴選考驗保題送部轉交內閣務
期虛公詳愼搜拔眞才朕將臨軒親試優加錄用廣

示與賢之典茂昭稽古之榮應行事宜著大學士九
卿會議具奏

初十日奉
諭吏部佐雜官員告病回籍者向無復用之例今若准
其補用恐開規避之端倘因假揑等弊而將出結具
題之上司官員悉加處分是因微員作弊而累及多
人亦非情理但微員中或有出衆之材而一時以病
呈告便至放廢亦覺可惜其如何酌量定例之處該
部妥議具奏

十二日奉
上諭今年朕加恩遠省落第舉子特令大臣等揀選引
見將其中人材可用者交與吏部記名請旨年老者
以教職補用此乃格外之恩後不爲例恐各省年老
舉人本不欲會試者見此次恩旨於下次勉強赴試
希冀得官空多往返著該部傳旨諭之

十四日奉
上諭向來直隸盜案往往多於他省朕以畿輔重地理
宜倍加肅清乃宵小肆行如此不得不嚴加懲創以
示儆戒是以預先屢次曉諭然後定例於雍正八年
爲始將盜夥不分首從皆行正法此朕辟以止辟不
得已之苦心也近年以來直隸盜案較前減少是小
人頗知畏法朕仍可遵奉

皇考法外施仁之意從寬辦理矣著將直隸盜案仿照各
省分別法無可貸情有可原定擬具奏儻姦民玩法
日後盜案復多朕必仍照不分首從皆斬之例行若
各省盜案有加多於平日者亦照不分首從之例行
著各該督撫地方有司通行曉諭務使遠鄉僻壤之
民共知之

十九日奉
上諭凡有罪人犯應行發遣黑龍江者前經辦理軍機
大臣等議令改發查克拜答里克等處種地効力贖
罪已奉旨允行在案朕思滿洲漢軍人等不諳耕種
之事若發往查克拜答里克甚屬無益目今伊等尚

未起身著仍照舊例發往黑龍江等處向後滿洲漢軍應行發遣之人俱照此辦理

二十日奉

上諭翰林官員學習國書原以備繙譯編纂之任必須專心熟習辨析精微積學功深與年俱進始爲無忝厥職查從前選館之例庶吉士年四十五歲以下者悉皆分讀清書朕御極以來祇令擇年少資敏者每科不過十餘人俾其學習蓋冀其年富力强可收記誦繙譯之功也而翰林等甫經散館遂謂無從考驗即束置高閣漫不經心是從前之教習三年轉爲虛設矣論語云月無忘其所能夫始之所習繼而忘之已爲可惜況國家功令所關儒臣學問所繫豈可因怠惰而棄前修嗣後庶吉士等雖經授職或數年以後或十年之後朕當再加考試驗其能否若仍然精熟必從優録用以示鼓勵其或遺忘謬誤者亦必加以處分可傳諭諸翰林知之

二十一日吏部奉

上諭部屬官員有告假期滿及丁憂起復緣事開復者定例俱於单月候有本部缺出補用而本部出缺未必適逢单月之期所以候補各員有待至經年累月者朕思告假期滿及緣事開復人員自應遵照定例若丁憂起復人員亦拘定例守候需時於情理未協

嗣後除告假開復二項仍照舊例於单月銓補外其丁憂起復人員著不論单雙月遇有本部缺出即行補用將此永著爲例

二十二日奉

上諭凡奏事惟據實敷陳毋用頌揚之語屢經降旨訓飭今閱奏摺仍有瑣瑣用頌揚語者不但披覽之下殊覺煩冗而所奏之事反致不能詳盡是大臣等未將朕訓旨曉示耳著再行傳諭凡奏事惟敷陳正意其稱頌浮辭不必敘入

二十七日奉

上諭八旗各佐領下俱有鐵匠鞍匠弓箭等匠每月給伊等錢糧俾充各項匠役者特欲其平時學習手藝以便行軍之際攜彼行走修理一應器械耳前因各項匠役雖存其實能製造者甚少而該旗大臣官員亦不甚稽查管敎是以特交與武備院令其敎習今聞伊等尚未學習遇有製造官物俱僱人代做僱覓一匠至費數人錢糧且將每日應得飯錢一併給與所僱之人伊等身充匠役食國家廩餼乃不勤習技藝將所得錢糧不養贍家口而僱人代做身爲廢物是何道理今伊等在家猶可僱人儻至軍前寧能僱人乎遇有官物製造立見其悞矣此甚爲惡習公私俱屬無益皆由該管大臣官員等不以事務經心平

時不行查管之所致也將此交與武備院及該管大臣等嗣後務須不時嚴察管教俾加緊學習其八旗作何特派官員會同監察監造官督令學習俾製造不致有悞而僱人代作等弊可以永除之處著武備院會同都統等詳悉查議具奏至於各省駐防兵丁內亦有匠役京城匠役尚且如此諒各省匠役豈能親身製造著該將軍大臣等嚴加管教勒限一年令其加緊學習且試驗匠役手藝亦屬甚易朕差人試驗時儻仍有不能製造者必將該將軍大臣等一併治罪

二十八日奉

上諭朕覽本朝人刊寫書籍凡遇胡虜夷狄等字每作空白或改易形聲如以夷爲彝以虜爲鹵等字樣閱之殊不可解揣其意蓋妄爲本朝之忌諱曰避之以明其敬慎不知此固背理犯義而不敬之甚者也夫中外地所畫之境也上下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東海之濱統一諸國君臨天下所承之統堯舜以來中外一家之統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禮樂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內而直隸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極邊諸部落以及海澨山陬梯航納貢之倫莫不尊親奉以爲主乃復追遡開創帝業之地目爲外夷以爲宜諱於文字之間是徒辨地境之中外而竟忘天分之上下不且背謬已極哉孟子曰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舜古之聖帝而孟子以爲夷文王周室受命之祖孟子爲周之臣子亦以文王爲夷然則夷之字樣不過方域之名自古聖賢不以爲諱也明矣至以虜之一字加之本朝尤爲錯謬漢書注云生得曰虜謂生得其人以索貫而拘之也敵國分隔互相訕詆北人以南爲島夷南人以北爲索虜漢唐宋元明邊烽不息每於不能臣服之國反以爲虜我滿洲住東海之濱並非胡人亦從未被虜若言東夷之人則可今普天之下率土皆臣雖窮邊遠徼我朝猶不忍以虜視之惟準噶爾

背天逆命自棄於王化之外或可呼之爲胡虜耳至若王師入關漢人順命心悅誠服而爲臣子在本朝尚不忍以漢人爲虜而漢人轉以此爲本朝諱豈獨昧於大義并字義亦失之矣總之帝王之承天御宇中外一家也上下一體也君父臣子之分定於天也尊親忠孝之情根於性也未聞臣子之於君父合體同心猶可以絲毫形迹相岐視者也我朝正位建極百年於茲矣

列祖相承功德隆盛迨

世祖章皇帝入撫中夏救斯民於水火而登之衽席仁心仁政洋溢中國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淪肌浹髓中國之聖主自堯舜以來莫可比倫朕以涼德纘承緒統勤求治理勉效祖考雖未能跂及萬一然十載之秉公矢誠則如天日滿漢蒙古並無岐視此心久爲臣民所共曉矣夫滿漢名色猶直省之各有籍貫也文移字迹未便混同初非留此以爲中外之分別乃昧於君臣之義者不體列聖撫育中外廓然大公之盛心猶泥滿漢之形迹於文藝紀載間刪改夷虜諸字以避忌諱將以此爲臣子之尊敬君父乎不知即此一念已犯侮慢大不敬之罪而不可逭矣此皆始作之大姦大逆譏訕之辭後人由之而不覺淺夫寡識至於如此嗣後臨文作字及刊刻書籍如仍蹈前轍將此等字樣空白及更換者照大不敬律治罪各省督撫學政有司欽遵張揭告示窮鄉僻壤咸使聞知其從前書籍若一概責令塡補更換誠恐卷帙繁多或有遺漏而不肖官吏遂借不遵功令之名致滋擾累著一併曉諭有情願塡補更換者聽其自爲之

二十九日奉

上諭前歲派家選兵出征時朕特加恩令凱旋時將伊等妻子由各家主名下開爲另戶令各路出征兵丁內有開檔之領催馬甲伊等久歷行閒勤勞効力殊屬可憫著交與各路軍營將軍大臣等似此等開檔領催馬甲內有効力優者將姓名註册登記俟大兵凱旋將伊等亦照家選兵例開爲另戶

雍正十一年五月

上諭十四道

初一日奉

上諭部院衙門銷算錢糧事件俱用書辦計算司官筆帖式內通曉算法者少即姦吏作弊亦不能查算法乃六藝之一各部院筆帖式辦事之暇有情願學習者令其學習俟三年後候朕考試再官學生候補筆帖式俱令其學習有情願考試者亦准其考試優者朕加恩另用

初二日

諭內閣教習庶吉士所以造就人材使之沉潛經籍涵泳藝林可以典制誥之文鳴國家之盛也從前庶吉士皆就翰林院讀書教習大臣不時策勵是以身心約束學殖易增館閣之間蔚然稱盛朕意今科選拔庶常仍令在翰林院衙門讀書俾教習諸臣得以朝夕訓課兼厚給廩餼資其膏火庶幾枕經葄史文藻可觀克稱詞臣珥筆之職其應查照前例及如何加與廩給之處著酌議具奏

初七日奉

上諭近聞山東通省雨澤俱已霑足但從前有得雨稍遲之州縣今年二麥歉收民力未免拮据况得雨之後無力耕種錢糧輸納承辦維艱朕心軫念著該督撫將得雨稍遲之州縣衛所應徵新舊錢糧緩至秋成之後再行開徵以示朕體恤閭閻之至意

初九日奉

上諭朕於直省地方偶遇災祲即爲之寢食不寧蠲租發粟截漕平糶多方撫恤務使貧民無一不得其所又念各該地方雖或收成歉薄豈無蓋藏豐裕之家伊等誼篤桑梓休戚相關若各人量力樂輸既可以展其睦婣任恤之情亦可以爲恤災扶困之助是以曾經降旨通行勸導然亦聽紳衿士庶自爲之不相強也近聞直省地方捐貲周急好善樂施者頗不乏人此誠鄉鄰風俗之美亦人心古處之一驗也此等良善之人應加恩澤以示褒嘉著該督撫留心體察秉公確訪其捐助多者著具題奏請議敘少者亦著地方大吏給與扁額並登記檔冊免其差徭以昭朕與人同善之至意

初十日奉

上諭上年江蘇被水之州縣朕已降旨多方賑濟今春又復添賑四十日以加惠貧民茲當徵收錢糧之時其被災稍重之處小民輸課未免艱難著該督撫秉公確查將應行緩徵之州縣奏聞緩徵待至秋成再令完納以紓民力以廣國恩

又奉

上諭向來各省布政司衙門給發兵餉不肖之布政使多扣尅平頭是以各營分給兵丁另用輕平給發近日各布政使頗知奉公守法不敢扣尅平頭而營中分給兵丁仍用舊日輕平以致各兵不能均霑實惠聞楚省現在如此則他省可知著各省督撫會同提鎮布政使將司平與營平較對畫一並將營平鐫刻字號該管大員仍不時稽查無令劣弁得以上下其手

又奉上諭各省州縣設立社倉原以便民濟用若遇應行借給之時該州縣一面申詳上司一面即速舉行方可

以濟閭閻之緩急儻其中有假揑虛冒等弊自難逃督撫之耳目聞直隸百姓借領社穀必待督臣咨請部示而後准行往返動經數月小民守候維艱仍不免重利告貸之苦著該督李衛酌量定例變通辦理咨報存案嗣後遵照施行

十一日刑部以江西新城縣民黃二致死伊兄黃魯山一案請旨奉上諭黃魯山酗酒廢產頑梗不孝又欲盜賣伊母余氏膳田曾經余氏具稟有案是黃魯山忤逆之罪無可逃矣黃二迫於母命將魯山致死情有可原著從寬免其治罪不必發遣其協助下手之何友爵涂介文亦著從寬免其流杖此案乃朕原情辦理者將來不肖之徒或知有從寬之例假造揑飾以圖卸罪亦未可定此次寬免之處後不爲例並著通行曉諭知之

二十日兵部將年老之郎中阿爾哈圖等帶領引見請旨奉上諭阿爾哈圖瑪紳年力衰邁此等人員留在部內不但於部務無益且礙後進之階爾部應早爲奏聞何遲至於今仍以該員等或改用旗員或令休致兩請具奏阿爾哈圖瑪紳著原品休致並傳諭各部院衙

門堂官如章京筆帖式內有此等年老衰邁人平常者即行奏聞儻瞻徇姑息經朕察出必將該堂官嚴加議處

二十四日奉上諭北路所派四省綠旗官兵有在軍前病故者其本營未奉部文之前家口所領月餉朕已於上年八月降旨免其追還今思西路亦有調撥別省綠旗兵丁其中豈無在軍前病故者若將本營未奉部文之先伊等家口所領月餉按日著追實爲可憫著行文各該省若有軍前病故兵丁俱以文到之日扣除月餉其未奉部文之前已經支領者免其追還倘有豫借

庫銀之處著以該省司庫存公銀兩代爲補項

二十五日奉

上諭從前曾令出征兵丁家中有寄帶衣服等物者俱著送部於運送官物之便帶至軍營朕思衣服等物隨時需用必俟運送官物之便始行寄往未免稽遲時日且堆積繁重帶送亦覺艱難著該部將兵丁家中帶去之物酌量各旗送到之數間一二日作一起由驛站遞送

二十七日奉

上諭自西路用兵以來甘肅等處百姓効力爲多其踴躍急公之念更屬可嘉是以屢年地丁錢糧朕皆降

旨蠲免上年並將米穀豆草等項悉令免徵以示朕加惠閭閻逾格施恩之至意近聞春夏之交秦省雨澤應時二麥豐稔此卽秦民忠義淳良荷

天福祐之明驗朕心欣慰著將甘肅所屬本年應徵地丁銀二十七萬九千三百餘兩仍行蠲免以足民用以廣國恩該督撫務飭有司敬謹奉行俾百姓均霑實惠

二十八日刑部以西安民人王修恥毆死楊考顯一案請

旨奉

上諭王修恥與白根偷共毆楊考顯至死署西安巡撫史貽直既以王修恥下手傷重抵罪又以獨子奏請留養是此案無抵償之人矣夫獨子留養乃國家法外之仁而兇惡之徒往往恃有恩宥之例好勇鬬狠或夥衆共毆而獨認其罪以冀倖免又或遇無識之有司務爲姑息而遷就以定案此風皆不可長王修恥不准寬免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

二十九日奉

上諭紀成斌本由行伍出身蒙

聖祖仁皇帝深恩屢加拔擢至參將之職雍正元年朕因年羹堯保薦遂用爲副將旋卽補授總兵官特陞提督實爲逾格之恩嗣因西陲用兵關係重大協贊務

得其人岳鍾琪薦伊素嫻軍旅可以任用朕亦料其重受國恩自必努力戎行力圖報効是以委以協贊軍務之重寄雍正八年岳鍾琪進京陛見將大將軍印務令伊護理伊當此大任自應愈加敬謹悉心籌畫於緊要卡倫嚴密偵探於賊人窺伺思患預防庶可上報國恩下稱職守詎紀成斌昏庸懦怯玩愒性成將軍國大事視同膜外全不經心以致賊人瞷其疏忽乘隙侵擾卡倫損傷將弁殘害士卒被掠馬駝羊隻無算鎗礮器械口糧遺失亦多維時紀成斌身在大營掌握重兵恐懼驚惶一籌莫展聽賊衆環營往來如入無人之境西路軍威因此大損且致逆賊

賫我之馬駝器械得於次年侵犯北路是兩路軍營之被賊擾掠者皆紀成斌貽之害也至今出征將弁兵丁莫不痛恨切齒天下之人亦莫不以紀成斌喪師辱國縱賊失機之罪爲法所難宥彼時在廷大臣卽奏請將紀成斌按以軍法明正典刑以肅軍紀朕猶予以自新之路特降諭旨暫緩治罪俟事竣之後再定實望其感激抒誠黽勉効力以稍贖前愆也乃伊獲罪後在營一載仍無愧悔之心亦無出力之處朕始降諭旨將伊革去提督降爲副將凡有差遣令其効力行走若仍不知愧悔必究前案以重處之所降諭旨甚爲明晰若伊稍有人心自應感恩畏法洗滌肺腸以圖後効乃伊冥頑不靈目無國憲既不思從前獲罪之重大亦不念曲加寬宥之深恩於雍正十年正月賊犯哈密之時同曹勷領兵堵截遇賊於二堡之西仍復退縮不前致賊兎脫尚敢扶同曹勷揑報力戰四時朦混掩飾今於駐防搜吉卡倫又敢故違將令漠視軍務以致車輛被刦是紀成斌所至之地在在疎防無不失機養寇者可見伊全無改悔之心而且有意誤公僨事核其前後罪案情無可寬法無可貸著署大將軍等將紀成斌卽於軍營處斬以爲將弁失機縱賊負恩誤國者戒

雍正十一年六月

上諭九道

初七日奉

上諭上科進士分部學習者今已滿三年之期著該部堂官秉公分別其應用部屬者著以六部主事歸班選用其應用知縣者卽照進士甲第名次歸班選用該部詳悉定議具奏

初八日奉

上諭武弁中熟習水師之人甚爲難得該管大臣若不於平日留心儲養何以收人地相宜之效每見督撫諸臣中有將熟習水師人員題請調用陸路者此皆未曾周詳籌算之故著通行傳諭嗣後細加體察若在水師中爲平常之員而長於陸路者准其調補陸路若係長於水師之員俱留於水師員缺題補不可因陸路一時需人輕易改調以致用違其長從前有如此悞用者可查明題請改調向後部中推陞之缺亦著該部聲明請旨

初十日奉

上諭據河南署撫孫國璽奏報豫省歷年耗羨銀兩除本地公事支用外現存司庫銀七十萬兩有零又社倉存貯穀麥等項共計二十八萬石有零等語此皆原任總督田文鏡在任多年殫心經理之所儲蓄者

從前提解耗羨本是澄清吏治休養民生之意屢經
降旨此項出自民閒若本地公用充裕朕仍當加恩本地官民使之霑被惠澤不令歸入公帑也今豫省存貯耗羨既有七十萬兩之多而該省官員等每年所得養廉又已敷用無須再爲增添正當加惠閭閻俾令邀恩於格外著將河南本年地丁錢糧蠲免四十萬兩卽以存貯之耗羨照數撥補還項該督王士俊可督率有司敬謹奉行使豫民均霑實惠大凡耗羨多餘之省該督撫藩司等往往不甚愛惜隨數用去並不爲百姓計而存撙節之心卽如晉省巡撫養廉每年至三萬兩而藩司至一萬五千兩皆相沿以爲固然若伊等留意民生諸凡早爲節省則儲蓄充盈亦可爲加惠編氓之助矣

十四日奉
上諭各省挑選之勇健兵丁朕原冀其黽勉出力各圖
上進之路以膺國家厚澤無奈其中賢愚不等優劣不齊是以不得不甄別挑汰以示勸懲今挑出赴營各兵既循分守法有奮勇効力之心著給與馬步戰糧俾得內外充裕其自甘起程之時每人借支銀十二兩共一萬四千七百兩并上年十月借過製辦鞦轡等項未扣銀二千五百三兩零俱著賞給免其在月餉內坐扣以示朕格外加恩之至意著總兵周一德等曉諭各兵知悉其挑汰之三百二十九名或係庸劣無能或係强横不法者前已降旨令遞回原籍交地方官嚴行收管約束不許出境生事卽民壯快役亦不可令其充當若有心懷怨望揑造浮言並恃强肆横鬪毆不法等事該地方官立卽拘拿稟知督撫提鎭一面奏聞一面將該犯卽行正法從前所降
諭旨甚明著該部再行通飭令該地方官出示遍行曉諭

十七日奉
上諭從前雲貴廣西等處不法土司除首惡懲治外其餘人等則令安插內地給以房屋地畝俾得存養不致失所聞該省督撫等不卽留心經理遲至一二年後始撥給房地以爲養贍而地畝又相隔遙遠土司不能親自耕作惟賴該縣知縣代徵糧穀易銀轉交每年非被佃戶侵收卽胥吏中飽有名無實以致各土司饑餓困頓竟有私自逃匿者重負朕體恤生全之至意著通行曉諭有安插土司之地方令該督撫悉心稽查若有從前辦理不善之處卽行更改並飭有司等不時體察務令安全以受國家豢養之澤儻仍疎忽從事必嚴加議處

十八日平郡王福彭奏繼祖母瓜爾佳氏歸母家守節三十餘年請迎歸奉養奉

上諭平郡王繼祖母守志三十餘年甚屬可嘉准照王所請迎歸奉養仍加恩旌表著宗人府會同禮部定議

二十一日奉

上諭國家祀典最宜愼重至於文廟春秋祭儀尤宜備物盡誠以申敬禮聞外省州縣中有因除荒而裁減祭祀公費者朕思銀數若少難於措辦或致祭品簡略或致派累民間二者均未可定著各省督撫查明所屬若有除荒減費之州縣卽於存公銀內撥補以足原額務令粢盛豐潔以展朕肅將禋祀之誠

又奉

上諭由京師至江南道路往來行旅繁多朕於雍正七年特遣大臣官員前往督率地方官修理平治不惜帑金成功迅速又令道旁種樹以爲行人憩息之所比時田文鏡董率河南官員種植培養林木茂密較勝他省經過之人皆共見之凡此道路樹木皆朕降旨交與該地方官隨時留心保護者近聞官吏怠忽日漸廢弛低窪之處每多積水橋梁亦漸折陷車輛難行道旁所種柳樹殘缺未補且有附近兵民斫伐爲薪者此皆有司漫不經心而大吏又不稽查訓戒之故甚屬不合著傳諭該督撫等轉飭有司照舊修理務令平坦整齊或遇雨水泥潦隨損隨修不得遲緩其應行補種柳樹之處按時補種並令文武官弁禁約兵民不得任意戕伐儻有不遵將官弁題參議處兵民從重治罪

二十三日刑部以江南丹徒縣民謝天祥毆死王茂生一案請旨奉

上諭謝天祥從寬免死照例發落准留養親夫獨子准其留養乃國家法外之仁而兇惡之徒往往恃有恩例肆意妄行或衆人共毆而推卸於此一人或一人獨承以脫衆人之罪而無識之有司又或以姑息爲寬大假借遷就以定讞獄種種弊端難以悉數是以每年奏請留養之案甚多凡殺人者抵償乃天理人情之正或其中情有可原而曲從寬典此又體古帝罪疑惟輕之意而隨事酌量者若不論情罪之輕重而但以獨子槩令從寬已非情理之當況其間未必盡係獨子乎有罪之人僥倖漏網恐成長姦之漸但定例已久朕不便遽行改易且不教而殺有所不忍著通行曉諭內外軍民人等己身既爲獨子更當思念父母無依謹身奉法以遠刑辟若好勇鬬狠怙惡不悛數年之後獨子傷人之案仍復不減朕惟有執法定罪以懲兇頑不能曲爲寬假也著該管大臣官

員通行宣布遠鄉僻壤之人咸使聞知

雍正十一年七月

上諭十道

初一日辦理軍機大臣奉

上諭據侍衛達哈蘇等奏稱科爾沁公喇嘛扎卜旗分並無牲畜其貧苦人等惟有六月至八月賞給所食米糧養贍今年穀粒三分內祇種有一分又經亢旱發生甚屬平常等語朕思此所種之穀即使全收亦不足養贍合旗數千人口若所收平常則貧人必至於饑饉流散不可不預為籌畫可酌量伊等與何處相近即動支彼處米穀賑濟及如何養贍俾其過冬之處爾等詳查議奏

初六日大學士陳元龍以年老乞休奉

上諭大學士陳元龍老成練達學問優長奉職多年宣勞中外朕念其為

聖祖仁皇帝簡用舊臣晉秩綸扉俾承恩眷今以年逾八旬具疏乞休情詞懇切朕勉從所請著加太子太傅銜以原官致仕令伊子翰林院編修陳邦直隨歸侍養其南旋時著沿途官弁迎送盡禮

初七日奉

上諭據署湖廣提督張正興奏報四月初六日常德府城北門內民居失火延燒兵民瓦草房屋二百八十戶共一千四十八間幸未延及倉庫致傷民人等語

朕屢降諭旨令各地方有司預備救火之具倘遇有不虞卽竭力搶救此非不可以人力撲滅者今常德民居偶爾失火遂至延燒房屋千餘間之多是該地方救火之器具平日並未留心而搶救又不用力可知矣常德如此則他省地方可以類推著傳旨通行曉諭嗣後倘仍復疎忽因一二家失火而延燒多戶者定將該地方官從重議處該督撫一併察議

又奉

上諭聞上年秋月江南沿海地方海潮泛溢蘇松常州近水居民遭值水患其本地紳衿士庶中有僱覓船隻救濟者有捐輸銀米煮賑者今年夏間時有疫癘

紳衿人等又復捐施方藥資助米糧似此拯災扶困之心不愧古人任卹之誼風俗淳厚甚屬可嘉著該督撫宣旨褒獎仍遵前諭將捐助多者具題議敘少者給與匾額登記檔冊免其差徭並造冊報部

初十日奉

上諭據副總河西柱奏稱江南通州所屬范堤殘缺之處業已修築完竣所有庫發工價銀兩各場竈總感戴國恩情願急公効力俱已繳還運庫等語朕允從江南督臣等之請發帑修理范堤原係保護鹽場加恩竈戶之意其工費銀兩何用竈總捐輸著西柱出示曉諭照數給還勿使不肖官吏人等侵蝕中飽

又戶部議覆協理直隸總督顧琮請給囚糧奉

上諭依議凡繫獄囚犯俱給口糧久有定例祇因各省舊日額設之項有無多寡不同遂致奉行不一卽間有州縣官自行捐助者亦不可以爲常著通行各省督撫藩臬悉心詳查若該府縣額設之項歲有餘糧則當分給於不足之府縣若本地原無額設之項或額數不符則應公同酌量動支存公銀兩核實散給令各處監禁之犯日食有資不至饑餒儻有刑書禁卒尅扣等弊一經發覺將該管官員一併議處

十一日奉

上諭前因傅爾丹輕進和同胡爾哈地方以致失利回

至科布多後賊兵旋復來犯順承王錫保在察漢叟爾調撥兵丁預備防範俱屬妥協是以朕格外加恩晉封親王授爲大將軍及至去年賊兵來犯而錫保不能預爲防備且奏稱撥兵一萬令赴烏遜珠爾地方乃所到之兵僅有三千又將領兵之將軍傅爾丹留於大營俟賊兵至後始令前往因所調之兵不能全到以致邀截無濟俾其直越至克爾森齊老地方始遇額駙策凌將軍塔爾岱等領兵一萬拒賊人三萬之衆奮勇截戰一面星速差人呈報令其速發援兵克爾森齊老距烏禮雅蘇台大營僅七十餘里而錫保不卽發兵前往必俟丹津多爾濟到後始遣赴

救援又不速令起身支吾遲緩兼以丹津多爾濟行未十里卽劄營住歇彼時若速發兵丁應援竟可殲滅以成大功是時額駙策凌等與賊拒戰二日知援兵不至始收兵回歸大營錫保亦不責丹津多爾濟救援遲悞之罪反令丹津多爾濟統兵追擊且錫保自爲大將軍以來凡事並不據實辦理每聞賊至輒驚惶無措將馬匹攢集一處兵丁時撤時撥以致二年之內馬匹傷損數萬闔營無不怨恨譏誚者錫保身膺大將軍之任賊來不能邀擊及其深入之後又令兎脫此皆調遣失宜怯懦畏葸之所致也似此機會誠爲可惜實負朕簡用之恩錫保之有玷職任離失衆心損傷馬匹畏葸失機之咎難以枚舉理宜從重治罪姑念其前歲於科布多事後尙能籌畫整備著暫革去大將軍親王其順承郡王著查應襲之人令其承襲熙良世子之爵亦著革去現命多羅平郡王爲定邊大將軍前往俟到軍營時著錫保聽平郡王指示効力贖罪若悛改前非實心効力則已如仍前不肯實心効力行走經平郡王參奏時定從重治罪丹津多爾濟乃喀爾喀一微末台吉耳蒙

聖祖仁皇帝恩施教育令其承襲伊父扎薩克貝勒之職朕御極之初卽格外加恩封爲郡王嗣因採買軍需馬駝竭蹶効力又晉封親王屢加厚恩迥異他人且

畀以辦理軍需馬駝要任乃去年額爾得尼昭地方大敗賊人一事伊竟冒爲己功揑飾奏報朕謂其著有勞績賞以黙爾根巴圖魯之號並封伊子多爾濟色布登爲世子今聞丹津多爾濟並不爲國實心報効惟己身是謀瞻顧猶豫順承王令伊領兵前往克爾森齊老救援之時伊乃故意遲延行至十里卽安營住歇額駙策凌路遇丹津多爾濟云爾先領兵速往太老地方擊殺賊寇我等隨卽領兵往助乃丹津多爾濟並不聽從旋撤兵回營後順承王又令伊統兵追擊伊復不敢前往一味退避至鄂爾昆附近奎蘇地方安營是夜伊同車布登潛出軍營於十五里之外一山溝內住歇及額爾得尼昭接戰之時額駙策凌率領右翼官兵奮勇衝擊已將賊兵殲殺殆盡而丹津多爾濟帶領左翼官兵觀望不前至晩額駙策凌擊退賊兵次日衆人皆欲急行追擊惟丹津多爾濟支吾遲延直至日中始行起營略行數里卽便住歇以致賊人乘隙遠遁彼時若奮力追擊則殘敗賊人儘可殲滅似此錯失機會皆伊之罪也且一應功績俱冒爲己有揑造言詞急行奏報及朕降旨詢問其救援遲緩領兵觀望之處究不能掩飾至於賊寇由杭靄山之後逃遁伊並不尋踪追擊轉由杭靄山之南遶道而行追賊時又不早行延至日中起營

而以繕摺遲延爲詞夫繕摺原非急務豈可因繕摺之故遲悞大事此特粉飾之言耳且數年以來所辦馬駝甚屬不堪皆致貽悞理應將丹津多爾濟從重治罪但念伊從前採買馬匹曾經効力暫行寛免著削去巴圖魯之號並伊子之世子亦著革退所賞黃帶子一並撤回革去親王授爲郡王仍留喀爾喀副將軍之任令其辦理未完馬匹之事協助大將軍平郡王料理蒙古事務効力贖罪倘不實心効力仍蹈前轍希圖推諉僥倖軍需馬匹稍有貽悞定將從前過犯一併追擬從重治罪車布登原係扎薩克公先因追擒脫逃之烏梁海羅卜藏西拉布等著有勞績

格外加恩晉封貝勒適因揑奏伊前年在蘇克阿爾達呼地方擊敗賊衆又在額爾得尼昭奮勇衝擊朕謂其建立勲勞是以賞給巴圖魯之號併賜與黃帶子晉封郡王今實情畢露方知車布登並未實心効力伊帶兵一千遇百餘賊寇卽怯懼不前故張聲勢俾賊遠遁又同塔爾岱領兵追賊伊誑言由捷徑邀擊將兵丁引至山谷難行之地以致賊寇漏網車布登係喀爾喀生長之人如何不諳路徑至於迷踪此皆怯於臨陣使賊遠遁希圖草率完事之故耳並無爲國効力之實心著革去郡王仍授爲貝勒撤回黃帶子其巴圖魯之號亦著革去令往科布多軍前効力贖罪伊若自知罪愆黽勉効力則已倘仍不効力退縮瞻顧定從重治罪

二十日奉

上諭前據署直隸總督事務顧琮奏報六月內各屬地方連得透雨其中有偏多過驟之處以致河流泛溢田禾被淹人口間有傷損廬舍亦有傾圮者已分路委員查勘經理撫恤等語朕比卽降旨令該督等轉飭地方官及差往人員加意撫綏毋使窮民失所今據直隸總河王朝恩奏稱今年伏汛之水長發甚大山東地處上游其德州吉山店老虎倉等處決口漫溢之水俱歸直隸地方是以濱河低窪之地遭值水

患等語自上冬以及今春直隸山東地方雨雪稀少朕心憂慮爲民虔誠祈禱幸蒙

上天垂鑒疊沛甘霖遠近霑足目前秋禾秀實大有豐稔之象朕心不勝感慶兹聞近水低窪之地因伏雨稍多河流漲發禾稼被淹人口亦有傷損者朕心深爲惻側著直隸總督山東督撫遴選賢員速行查勘或動倉穀或動帑銀確實賑濟務令被水窮民均霑實惠毋使地棍侵漁胥吏中飽倘奉行不善以致恩不下逮經朕訪聞定將該省大小官員從重議處

又奉

上諭上冬今春之間北地雨雪稀少朕卽恐夏月有蝗

蝻之患曾切降諭旨通行直隸山東江南等省督撫大吏飭令所屬官弁先事預防不得苟且塞責續於五月間聞江南淮揚所屬之山陽寶應等處有蝻子萌動之機朕又特降諭旨責令上緊捕治毋得稽緩嗣據魏廷珍奏報撲滅殆盡朕又復嚴切批諭之昨高其倬奏稱山東江南接壤之州縣蝗蝻尚未淨盡而州縣有司以地界兩省未免互相推諉朕又批諭高其倬曰若有司怠玩蝗患不除咎歸於汝朕之爲民先事防維者亦殫竭心力矣今據王士俊奏稱從前曹縣魚臺兩縣蝻子生發臣已動支存公銀五百兩多僱人夫撲滅淨盡近日濟寧官弁報稱該地方

有蝻子生發之機亦已撲滅無遺惟是隣近之江南豐沛碭山等縣尚有未盡倘或飛越入境即隨到隨除等語朕覽各督撫先後所奏是蝗蝻萌動之處山東江南二省州縣皆有之祇因彼此壤地相接不肖官吏遂謂可以卸過於隣封而巧爲推諉捕治不力情事顯然著傳旨速行曉諭餘孽未淨將來災及田禾將兩省地方官均加嚴處其督撫等一併從重察議不稍寬貸

二十一日奉

上諭據四川總督黃廷桂巡撫憲德奏報潼川州鹽亭縣鄉民楊士榮家於本年五月初八日有牛產生瑞麟謹繪圖進呈恭疏稱賀等語朕從來不言祥瑞屢降諭旨甚明上年山東巡撫奏產瑞麟朕又將朝乾夕惕之心宣諭中外不准臣工奏賀今川省鄉村瑞麟再見朕心倍加愧悚惟在吾君臣共修實政士庶共敦實行庶幾感召

天和潛消災沴年穀順成萬民樂業此朕心所謂祥瑞也

雍正十一年八月

上諭九道

初一日奉
上諭上年江南松江地方潮水泛溢爲災聞附近各鹽場內惟南匯縣之下砂各場奉賢縣之青村場被災稍重竈丁未免艱窘朕心實爲軫念查下砂頭場二三場及青村場有本年額課銀兩又有歷年舊欠銀兩若令此時照例徵收竈丁難於輸納著將本年額課緩至十月秋收後開徵其歷年舊欠之項分作三年帶徵以紓竈力可即傳諭浙江總督程元章知之

初六日奉
上諭據山東巡撫岳濬奏報東省解司耗羨從前因公動用條款紛繁多有浮濫之弊自雍正六年經前任督臣田文鏡逐一查核應補應銷分別清楚此後凡有動用皆係地方應辦之項並無浮濫茲據布政使鄭禪寶報稱歷年耗羨銀兩現存庫七十五萬四千兩有零等語從前據孫國璽奏報豫省存庫銀七十萬有零朕已降旨將豫省本年地丁錢糧蠲免四十萬兩以加惠通省百姓今東省亦應一體加恩著將雍正十一年地丁錢糧照豫省之例蠲免四十萬兩卽以存貯之耗羨照數撥補還項該省督撫務飭有司實力奉行俾閭閻均霑實惠倘有不肖官吏從中作弊私徵侵蝕者一經發覺定行從重治罪

初七日領侍衛內大臣等奏親軍係近
御處當差之人嗣後不准挑取前鋒奉
上諭親軍雖係近御處當差之人然前鋒尤爲緊要親軍俱係由佐領內視其漢仗好者挑取之人若將舊人挑爲前鋒則致誤事嗣後親軍內未滿十年者准令挑取前鋒其過十年者毋令挑取前鋒將此永著爲例

初十日奉
上諭據甘肅巡撫許容奏稱雍正十一年甘肅所屬應徵地丁銀二十七萬九千三百餘兩奉特旨全行蠲免以豐收之歲邀格外之恩闔省歡呼籲請代謝但臣查雍正十年甘省蒙恩蠲免所有民間已完銀十四萬六千三百七十四兩准抵今年正賦今年未奉
恩旨以前又有已完銀三萬六千三十九兩合計共已完銀一十八萬二千四百一十四兩零此外更有續完亦未可定再查甘省有新經入額徵解錢糧一千一百餘兩尚未報部相應一併奏聞等語朕思加惠甘肅所屬民人是以將本年額賦再行蠲免其上年及今年春夏間已完之項著該督撫董率有司詳細確查記明檔冊准抵甲寅年應徵正課至新經入額之錢糧一千一百餘兩亦著一體蠲免

十二日奉

上諭各省營伍必須武職大員平時親行查察庶可以除怠惰廢弛之弊提督一官節制全省統轄之地甚遠難以親身遍歷至於總兵分轄地方道理不甚遼濶巡察尙易周遍嗣後各鎭臣有應行巡察之處著先期具摺奏聞請旨俟朕批示遵行不必拘定期限免各營預備供應至滋擾累儻有絲毫苛累所屬弁兵者經朕察出定行從重議處

十九日奉

上諭直隸河渠水利關係國計民生朕留意多年悉心經理開濬河道修築堤工務令宣洩有資閭閻獲福又特設正副總河董率其事以專責成因王朝恩久歷外任且受朕深恩諒能殫心竭力以副任使是以用爲總河畀以畿輔河工之重寄乃聞王朝恩自到任以來性好安逸不耐煩勞僅於運河一路坐船勘驗工程其他各處從未親歷於河道形勢全不了然以致緊要之處堤岸殘缺水道壅淤平時漫無覺察今夏雨水雖多旋卽晴霽並非久陰積潦可比而薊運還鄉等河及河間天津之運道併順德廣平大名之百泉滏陽漳河等處遂至決口漫溢傷害田廬居民罹於水患又如滄州磚河月堤潰決王朝恩囑令該州那動庫銀相幇墊築亦不奏聞希圖隱諱似此

巧詐居心苟且從事有忝職守深負朕恩王朝恩著革職仍留該地方所有今年應賠工程銀兩悉於王朝恩名下追出還項儻仍復推諉怠緩卽行嚴參從重治罪其直隸河道總督員缺著顧琮補授徐湛恩身爲副總河不能協助辦理甚屬怠忽著革去副總河交與顧琮差遣委用稍有懈怠亦著嚴參奏聞其副總河員缺著永定河道定柱補授永定河道員缺著內務府郎中巴什補授所有河道疎防官員有應題參者著顧琮查參該部嚴察議奏

二十日奉

上諭據署陝督劉於義等奏稱吐魯番等處回民已移至安西男婦大小實共八千一十三名口等語從前回民自吐魯番移至塔蘭納沁據署大將軍查郎阿等奏報共九千二百七十三名口今其中旣有病故例應扣除口糧但伊等甫到安西寧可使之日用寬裕其供支口糧著署督劉於義等仍照原數支給暫不必扣除以示朕格外之恩至額敏和卓本身及伊親丁著照官員例支給粳米以示優異又聞回民喜食白麪其每月口糧著支給白麪二十四日粟米炒麪各三日

二十五日奉

上諭朕聞直省督撫藩臬衙門俱有本房稿房掌案書

辦一切官弁陞降刑名錢穀之事皆伊等查例呈稿繕寫承發督撫藩臬不過從中斟酌究不能出其範圍雖有幕客亦多依樣葫蘆照稿簽行以致伊等把持操縱擅作威福暗通信息撞騙招搖是督撫藩臬之權轉屬若輩之手此種流弊直省皆然惟湖南更甚近來督撫藩臬衙門書吏雖經一體關防封鎖不容出入而日用供給仍係伊等自備每於取送出入之時密書細字巧通關節復將親信之子弟戚友賃房居住名爲買備食物實則招攬傳遞遇有緊要事件卽爲牽引說合有挽工辮手諸名色往往事未入則已有照應事未出則已有聲聞屬吏藉以鑽營伊等飽其谿壑弊竇昭彰肆行姦詭該督撫藩臬等每墮其術中而不覺在督撫藩臬等受國家重寄未有明知故縱之理但相沿日久習焉不知遂易爲伊等之所朦蔽所當留心體察因地制宜防範周詳稽查嚴密務使弊絕風淸始於地方有益若云書吏供給一節每年計費無多朕於督撫藩臬皆厚給以養廉卽捐此些微以贍書吏使杜弊端似亦事之可行者但重用書吏不過藉其諳練成例若果得老成明白之幕客諸事嫻熟可資商酌不使書吏得操其權自無可作之弊是又督撫藩臬等所當各自加意者也至於書吏積弊朕已深知但念伊等素習科條兼曉

文義非冥頑愚蠢者可比不過狃於積習恃其聰明希獲蠅頭罔計後患若督撫藩臬等動之以情理惕之以利害指其既往之愆予以自新之路在今日之勤慎小心固可享安寧之福卽異日之役滿考用亦可邀上進之階伊等自知舞文作弊必累身家畏法奉公自收厚報諒未有不革面革心改途易轍者著督撫藩臬等將朕諭旨徧行訓飭嚴切提撕倘自此以後仍復怙惡不悛或遇本官庸愚爲其障蔽經朕訪聞定行查拏於各該處卽行正法決不姑貸

三十日工部議覆巡視臺灣御史覺羅栢修奏臺灣戰船仍歸內地修造應如所請奉

上諭依議臺灣修造戰船因匠役糾夥深入番社採取木植易生事端今移至內地成造亦息事寧人之道朕思番社產木既多若令番民自行採運赴官售賣按數給與價值使之獲利又無騷擾伊自樂從但不預先妥議規條難以期其必得又恐通事人等從中作姦致滋弊竇目前且向內地修造其番人自行售賣之說果否可行並如何辦理方爲妥協著該督撫悉心定議具奏到日再降諭旨

雍正十一年九月

上諭六道

初五日奉

上諭向來倉場事務廢弛已極乃朕所親見者經理之初難於整頓是以經九卿會議將殫心供職辦事才能之滿漢監督定爲三年任滿卽陞之例以示鼓勵十年以來經朕留心整理又復時時降旨訓飭各官屏除弊端堅修廒座稽查盜竊禁止侵漁其有益於倉場者悉令舉行今倉務漸次清釐無復從前之陋習嗣後之爲監督者但能謹守成規便可稱職亦不似從前之難於辦理矣若仍照三年任滿卽陞之例

似覺太優著大學士九卿會同倉場總督酌量定議具奏

二十日奉

上諭據山西巡撫石麟奏稱太原府知府劉崇元詳稱崇元係正紅旗李永安佐領下人本年二月內送親姪回旗到京時李永安親至崇元家數次百般需索要去銀一百二十兩又陸續要去馬匹衣服等物今復差人到太原府投書一封索助銀三二百兩又開單索取騾頭氊片潞綢等物理合據實首報等語向來旗員之爲外吏者每受該旗都統參領等官之挾制苛求及旗黨親戚之需索無厭以致不能固其所守虧空國帑剝取民膏弊端甚多大有關於民生吏治是以屢經降旨嚴行禁約數年以來旗員漸知歛跡不意李永安仍敢藐視功令向本佐領之外任官員橫索財物甚屬可惡著交與該旗大臣嚴行查奏石麟據實糾參不肯代爲隱匿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

二十二日

諭大學士九卿等爾等既爲大臣須務其大者遠者如國家之水旱生民之凍餒一夫不獲其所卽係朕與諸大臣之責至犯法論死本由其人自取原不必過爲寬縱或謂刑官開釋罪人可以積陰德於子孫此

大不然如果秉公據法使刑皆當罪則慶流子孫此理之可必者如將殘忍凶惡之人屈法姑容欲邀一己之福而令死者含冤於地下不但不能致福且足以召殃有罪之人法所難貸爾等原不得任意從寬也夫寬且不可任意而況於嚴乎朕處事惟以至公無私只據案件而論其事之是非初不先存一毫意見至於平日不能化導使不犯罪朕與諸臣方且抱愧斷無以不殺人爲刑措之理此理朕見之最眞最切特與爾諸大臣言之

二十四日

諭刑部諸臣所進招冊俱係細加斟酌擬定情實但此

等罪人內有一線可生之機爾等亦當陳奏在前日擬定情實自是執法在此刻勾到商酌倘有可寬之處又當原情二者原不相背斷不可因已定情實欲符前奏難於更改遂隱黙不復再奏也執法原情總歸於大公至當而已

又

諭大學士九卿等朕閱法司招冊得寬一犯便心意順適若不能寬便覺不快諸臣自同此心即質之天下之人自亦同此心斷未有以多殺一犯爲快者但犯人情罪必實有可寬之處而後予以矜全此心順適方出於自然若犯人情罪實無可宥勉強求一時之順適屈法從寬致令惡人無所儆懼恣肆妄行則罹於法網者必多皆此姑息之一念貽之害也辟以止辟欲求斯民之遷善遠罪正不得暫圖一時之順適耳語曰願天多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朕於此實有厚望焉

又禮部議覆福建學政楊炳條奏鄉會試論題專出孝經題目無多請與性理間出奏

上諭朕前降旨令鄉會二場論題專用孝經者誠以孝爲百行之原孝經一書言簡而意深學者當時時覽誦悉心研究以爲明倫敷教之本至於性理一書乃裒集宋代諸儒論說不能有醇而無疵其精微義蘊

則皆原本於論語學庸非別有所發明也朕令天下學士大夫留心理學蓋欲其實體聖賢之德性非徒記誦宋儒之文辭今若以聖人之孝經與宋儒之性理相並出題於義未協著仍照舊例行

雍正十一年十月

上諭十二道

初三日奉

上諭朕賜祭賢良祠大學士張英於本籍著安徽巡撫徐本前往致祭大學士張廷玉請假回里著給與驛遞夫馬其所過地方派撥弁兵護送並文武官員迎接之處悉照上年大學士鄂爾泰進京之例至明年回京之日亦照此遵行

初四日

諭大學士等朕見今年各省秋審人犯有不應緩決之案經九卿改爲情實者甚多於情罪甚爲允協督撫

爲通省大僚臬司爲刑名總匯錄囚定獄何等重大之事豈可一味因循苟且如各省督撫臬司執法科罪而九卿詳情平反或九卿據法定議而朕酌奪從寛如此方合政體豈有執法之官而得於法外任意徇縱者乎督撫旣如此定議若九卿不行改正則朕亦無如之何將殺人者不死而國法不伸刑罰不中矣今九卿雖然改正然不將至當不易之理明白曉諭督撫臬司中識見鄙陋者將謂九卿定議務從苛刻稍存迎合之意遂於可矜可緩之案槩以情實奏讞其流弊尤不可言俟勾到事畢爾等將改正各案逐一查明朕另降諭旨通行申飭俾各省督撫臬司嗣後悉心定擬庶於政體允合稱朕祥刑欽恤之至意

初六日奉

上諭各省商牙雜稅固有關國課亦所以便民是以各省額設牙帖俱由藩司衙門頒發不許州縣濫給所以防增添之弊不使遺累於商民也近聞各省牙帖歲有增添即如各集場中有雜貨小販向來無藉牙行者今槩給牙帖而市井奸牙遂恃此把持抽分利息是集場多一牙戶商民卽多一苦累况牙帖納稅每歲無多徒滋煩擾甚非平價通商之本意著直省督撫飭令各該藩司因地制宜著爲定額報部存案

不許有司任意增添嗣後止將額內各牙退帖頂補之處查明換給新帖再有新開集場應設牙行者酌定名數給發亦報部存案如此則貿易小民可永除牙戶苛索之弊矣

又奉

上諭硝磺爲軍器火藥之用例禁甚嚴聞河南地方有出產焰硝之處往往小販經紀在該處以雜項貨物零星易換赴隣省售賣現據湖北各屬盤獲究其由來不曰羅山縣卽曰信陽州兼有供稱自河南各處地方換來不知州縣名目者朕思河南之硝旣私行於楚北則其私行於附近各省更不待言此皆向來

地方官未曾實力查禁之故著河東總督王士俊飭令各屬稽查嚴禁不得仍蹈前轍

又大學士等以緩決人犯馬四超一案請

旨奉

上諭馬四超著予勾盜犯越獄傷人兇惡已極而巡撫擬以緩決殊爲失當朕前日所降諭旨言爲大臣必須務其大者如良善之民至於凍餒老者不得遂其養幼孤不得遂其長此是何等可憐可憫說至此處眞可垂淚是朕之責亦卽諸大臣之責比之活一兇殘之人孰重孰輕孰是孰非事理顯然無可疑惑今人多被識見蒙蔽每謂寬宥一人可以積德蔭及子孫此天道之必無者朕非好殺亦豈好嚴若寬縱此等以爲仁厚便非公正之道朕此心只有一公字但未能從心所欲不踰矩惟思勉强行之耳十一年以來朕之本心朕之行事大臣等所共知共見爾諸大臣能以朕之心辦理天下國家之事朕實嘉賴焉

初七日奉

上諭凡因姦致死本婦者向來律無正條俱引因姦威逼人致死之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但其間情事不同如係强姦旣成本婦羞忿自盡者擬以斬候固屬恰當若强姦不遂將本婦立時殺死如此淫兇之犯實與光棍無異非立斬不足以蔽其辜至於强姦未

成或但經調戲本婦卽羞忿自盡者非引照擬抵固無以慰貞魂而一例擬斬監候又覺未爲平允似應擬絞監候至秋審時將監候人犯俱以情實請旨庶爲輕重得宜朕意如此著大學士九卿會同詳議具

奏

初十日奉

上諭聞山東武城縣地方夏間被水運河衝開一口灌入民田城牆衝倒七十餘丈現今積水未消商賈遠道二麥不能耕種該知縣王殿顯居官玩愒毫不經心而該撫岳濬布政使鄭禪寶身爲大吏於屬員賢否旣漫無覺察於民生休戚亦全不關切如從前高密縣知縣蔣之蘭等種種貪劣岳濬竟置若罔聞直至總督王士俊察出參奏始列名題參今武城縣知縣王殿顯漠視民瘼溺職已甚岳濬等又全不參處是伊等於地方事務直視如秦越矣縱人言不及其何以自安著嚴行申飭其武城縣被水地方著岳濬速委幹員前往確查卽行酌量料理務令小民不致失所至被衝城垣應作何修理運河兩岸應作何堵築以防河水泛溢之處著該督撫會同總河朱藻等妥議具奏

又理藩院奉

上諭聞今年科爾沁等扎薩克旗分所種之穀被霜收

成甚薄此等旗分連年歉收伊屬下人等或有度日艱難者亦未可定爾等查明當如何賑濟養贍之處卽預行辦理

十四日奉

上諭浙江杭嘉湖三府上年偶被水災兼以飛蝗傷稼朕特沛恩施將應完漕米分年帶徵發帑賑恤黎民已不致失所惟是本地所產米石不敷本地食用現今年歲雖獲豐收而上年借糶倉穀恐一時未能買補足數明歲青黃不接時尚須米石酌撥平糶以濟民食不可不預爲籌備著將杭嘉二府屬本年額征漕米各截留五萬石存貯備用再湖州府之歸安烏

程二縣聞今歲收成稍歉所產米糧尤應留爲本地之用著將兩縣本年分應徵漕米一十八萬餘石並帶徵雍正十年分漕米七千六百餘石一併照部定折價改徵銀兩解部著該督程元章嚴飭地方官實力奉行毋得縱令書役人等額外需索以仰副朕加惠黎民之至意

十九日奉

上諭從來明刑所以弼教除暴所以安良何恩何怨何寬何嚴處之無心並非二事但準乎天理善亦不爲慈能協乎人情殺亦不爲忍朕臨馭萬方日夕乾惕念不能一道同風俾吾民各安生理免於刑戮每以自咎所望內外諸大臣務識大體持正秉公存刑期無刑之心執辟以止辟之法先使民不敢犯俾無漏網之姦兇繼則導人不爲漸化嚮風之頑懦如此設施尚待年月雖不敢遽望刑措或庶幾可移習俗應知刑卽是教怨卽是恩蓋稂莠不鋤則嘉禾不植義刑義殺正所以仁育仁懷自古至今固莫之能易者朕十年以來於一切刑獄莫不虛衷斂息詳慎推研凡情有可原者務從緩減而意非主寬凡法無可貸者便依斬絞而意非主嚴本無成見惟其自取朕每接見廷臣並訓諭督撫大吏亦諄切講求反復開示諒已悉朕心喻朕旨矣今者秋審大典詳覽直省各

冊如雲南絞犯中懷逼索陸起雲銀兩連毆斃命絞犯薩得搜殺遺孤並將匿孤之阿奇連戳致斃貴州斬犯阿半爭產糾殺致斃三命絞犯喜生與簡尚志爭奪林坎將養媳連毆斃命誣賴打死絞犯王景刀砍族兄復將伊妻砍斃誣賴强姦致死絞犯宇枯踞住宇奈家强佔沙出磨爲妻復持標將阿舖戳死四川絞犯朱成林率衆扛搶楊小妹至家强逼成姦且持刀拒捕砍毆楊載坤夫婦多傷斬犯熊二蓄意圖姦致傷人命廣西絞犯權特羅挾讐將藍鳴鳳殺死廣東斬犯岑達誣枉吳亞士爲盜主使毆斃復又栽贓誣陷絞犯黃文翔窩盜分贓反捉人拷打勒贖並

毀人墳擅封民舖福建斬犯張苞行竊拒捕傷斃事主斬犯李三放火焚寮將周維揚燒死絞犯鍾廣周調戲蔡氏連戳鍾廷堅斃命絞犯翁德誣賴楊來拒捕毒打致斃又勒索差禮逼楊來之父楊高將女孫賣銀收受絞犯蕭宜念誣指蔡伯成為賊復主令綑打斃命湖北絞犯杜錫三將張文習勒死圖賴復將伊妻劉氏毒死湖南絞犯陳儒勝致死宗佐坤復剝取衣服棄屍水中絞犯嚴惠之商賣趙任康妻子將趙任康推落水中殞命陝西絞犯劉世銀勒死伊妻背往劉世顯家希圖抵賴斬犯扎的身為番目聚衆殺死番民六命江西絞犯張遜奪挾嫌誣指王子才

為賊致斃二命絞犯賴半斤面將蕭矮孜强行鷄姦不從刀砍斃命絞犯陳正典因圖親嬸胡氏產業將胡氏拴縛强嫁胡氏誓不成婚投繯殞命浙江絞犯詹玉書懷忿主使毆斃何品成江南斬犯慧明與王氏通姦懷妬毆斃東岩絞犯費敘戳死姪女主使費賢誣控張品斬犯李國輔假冒職官詐傳旨意斬犯黃望有心致死黃永壽持棍連擊斃命絞犯張珍將陳大謎拷索詐致逼縊死絞犯馬成捏贓誣良致斃張二河南斬犯李三行竊拒捕復行越獄山東絞犯董超將梁韶非刑綁打以致斃命絞犯周宗璜捏指族嫂趙氏有姦綑縛攢毆殞命絞犯王在因張王氏責伊妹姦情遂將張王氏連毆斃命絞犯公英因圖姦張氏不從立時致死斬犯馬四超勒斃禁卒越獄潛逃山西絞犯王順將幼女石二姐兒拉抱回家持刀恐嚇强姦以上諸犯皆窮兇極惡殘毒姦淫法無可貸情無可原而各該督撫概擬緩決並無勘語且有上次定情實而今年又自改緩決者有監候年久之犯而每年秋審忽擬情實忽擬緩決者有本定緩決因部改情實即照擬情實本定情實因部改緩決即照擬緩決者業經九卿法司覆加詳核逐一改定試問該督撫等讞獄錄囚何等重大事豈竟漫不經心耶抑竟毫無定見耶或又以為殺一犯不如活一

犯現殺一犯不如遲殺一犯以此為養德以此為造福則尤淺之甚者也夫封疆大吏為民父母利濟安全實有攸賴一夫失所當引為己愆一政未平當引為己恥水旱災祲以及盜竊癡頑皆當引為己責無可推卸朕實存此心執此行以望諸臣工匡佐承宣俾德意廣敷萬姓蒙福至於殺人者死國有常刑儻殺人者不死則寃死者何伸況不殺殺人者將殺人者益衆誰使殺之己且為罪首縱不思明罰勑法憲典無私即據報應之成言循環之天理亦寧不大可畏乎朕嘗謂疎縱之過甚於苛刻姑息之愛等於殘忍但本公誠之至意達仁義之通權此理大同日

久自見拘迂淺陋者特未之省耳茲特就刑法一事明白剖示內外諸大臣見朕此旨若以為欲嚴是負朕恩若以為欲寬亦辜朕訓務籌遠大不任法亦不弛刑由此類推庶政皆然其各深體而勤求之毋忽

二十二日奉

上諭據侍郎那顏泰回京奏稱鄂爾多斯之扎薩克等深悔伊等上年疎忽之咎不勝愧懼且感朕寬宥之恩皆黽勉以贖前愆此次料理添派兵丁起身及採買軍需駝馬等事俱竭力辦理內有原任貝子降為公銜之齊旺班珠爾羅卜藏於採買馬匹牲畜尤為急公効力等語鄂爾多斯之扎薩克等自知前愆於

此次派兵及採買馬匹牲畜等事竭力辦理甚屬可嘉除貝勒諾羅卜扎木蘇已經加恩將伊貝勒之職從寬仍留外其此次効力勤勞之齊旺班珠爾羅卜藏著加恩獎勵照舊賞與貝子之職貝勒扎木揚領兵前往行走若好著大將軍平郡王奏聞從前貝子那毋扎爾色楞旗分派在兵丁內並無逃走駁回之人此次辦理馬匹牲畜又甚屬効力著加恩賞給緞十疋銀三百兩

二十五日奉

上諭督撫提鎮為封疆大吏總理軍務糧儲刑名錢穀營伍汛防等事責任綦重關係匪輕是以簡命之初須給坐名勅書將所管轄地方所節制官員並應行事宜備細開載令其詳酌施行而督撫提鎮等於奉到之日即謄黃刊刻通行所屬各為遵守此定例也但國家承平百年因革損益備極周詳各省州縣衛所有原隸該省後經改隸隣省者有隣省所屬原聽本省兼轄今已無須兼理者有文武官弁原係本職後經另改職銜者有地方改設已久員缺裁汰多年者而勅書所載仍祇照舊式繕謄並未另行改定是竟視為具文矣其何所遵守嗣後須給勅書該衙門務將督撫提鎮等現在管轄之地方節制之官弁與任內一切應行事宜逐細查明詳確開載俾節制經

理釐然可據庶不失慎重封疆以昭職守之至意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

上諭十道

十五日奉

上諭大學士嵇曾筠敬慎居心忠勤襄事自簡任河道總督以來整理有方調度合宜即如今年直隸豫省隄工均有潰決而江南地處下游不但各工平穩且有自開引河之瑞此實嵇曾筠殫力宣勞之所感召且江南河務今年工程較多所用物料加倍而所費錢糧轉較從前減省茲又奏請將葦蕩營每年出產柴束立定章程儹運交工濟用具見實心實力鉅細不遺朕念伊父之忠義伊母之節操雖已贈卹旌褒

尚未膺一品封典今特沛殊恩著給與大學士應得誥封以示優眷

十六日奉

上諭鼓鑄錢文專爲便民利用銅重則滋銷燬本輕則多私鑄原宜隨時更定籌畫變通斯可以平錢價而杜諸弊順治元年每文鑄重一錢二年改鑄一錢二分十四年加至一錢四分康熙二十三年因銷燬弊多仍改重一錢嗣因私鑄競起於四十一年又仍復一錢四分之制迨後銅價逐漸加增以致工本愈重今寶泉寶源二局額鑄錢文每串需工本銀一兩四錢零歲計虧折銀約三十萬兩朕思錢重銅多徒滋

銷燬且姦民不須重本便可隨時鎔化蹤緝殊難非若私鑄必須有力之人兼設有爐座器具易於查拿也若照順治二年之例每文鑄重一錢二分在銷燬者無利而私鑄者亦難似屬權衡得中可以行之久遠再現今五省採辦洋銅三省採辦滇銅朕思與其令三省辦銅解部莫若即令滇省就近鑄錢將鑄成錢文就近運至四川之永寧縣由水路運赴漢口搭附漕船解京可省京鑄之半似多便益至於戶工兩局需用鉛斤每斤部價七分有餘聞貴州鉛廠甚旺歲出四五百萬斤每百斤廠價一兩五錢如酌給水腳令該撫選委幹員如數解交京局似較之商辦節

省尤多再黃銅既禁用紅銅者自多其實黃銅即係紅銅白鉛攙和鎔成若不併禁仍於鼓鑄未便所有紅銅器皿應如何分別飭禁雲南開鑄貴州解鉛應如何酌定規條并現鑄錢文應否改重一錢二分之處著九卿詳悉妥酌定議具奏毋得輕率亦毋得拘泥

十八日奉

上諭松潘口外各番野性未馴時聞竊奪是以降旨令每歲於適中之地宣諭化導俾共知法紀庶漸革愚頑夫惟誠惟信所以服人疑慮優柔固未有能馭衆者茲據郎中乘滿岱總兵官邱名揚奏稱自上年化

導之後十二部落番人僉無爲非等事惟占架擦戎亞二名係有名慣賊拏到研訊贓款明確因各將伊子爲質求賞生路臣等因事在未經化導之前將二犯釋放將占架之子酸太擦戎亞之子松布交營收管俟二犯悛改之日再給領團聚等語占架擦戎亞如果係慣賊料不能悛改卽以子爲質亦不可姑寬以貽番民害既已原情釋放後若有犯再擒治無難又何必留伊子在營以爲牽制計龔滿岱邱名揚如此料理識見殊屬鄙陋著奉旨到日卽將酸太松布釋放令二犯各領回巢若能悔過卽是良民毋得記伊舊惡倘復爲非實乃醜類立應置諸嚴刑將朕此

旨幷諭各番目人等知之

又奉

上諭從前陝西疏濬渠工湖廣修理堤岸經該督等奏請動用存公銀兩朕因關係地方民生事件降旨令動正項錢糧辦理今修理山東運河工程需銀五萬九千餘兩該部議照該督所請准動司庫正項朕思年來大兵在外需費浩繁而東省存公銀兩甚多可以通融辦理著將運河工程所需銀兩暫在東省存公項下動支應用俟軍務告竣之後仍將正項照數抵補

十九日奉

上諭武場鄉會兩試原期選俊儲材所以人材壯健技勇兼優者外場考試另編好字號僉分別雙單令入內場再考試文藝比校取中以杜冒濫倖進諸弊本年會試有頂替入場作弊者當經查出交部治罪又有武舉劉元方等人材技勇皆屬平常而考試大臣濫列好字號入場取中經王大臣等查出參奏已降旨不准中式僉將原考試大臣交部察議俾各知儆戒至於各省學臣考試閒有弓馬平庸文理粗通之人混入內場越號換卷傳遞代筆希圖取利以致好字號之武童自知文理平常多有賄囑倩代者揆厥所由總因府州縣考試時每以廣收博取市寬大之

名無論騎射優劣悉行錄送遂令技藝不堪漢仗猥瑣之輩混入內場種種作弊若不定以處分豈肯加意甄別嗣後府州縣官考試武童倘不悉心校閱仍蹈前轍濫行錄送著該學臣於校射時查出題參交部議處其該學臣校閱外場尤當會同監射之武員加意選擇若將平常懦弱之人濫列好字號入場取中亦著提調官詳報督撫查參如此則各願考成自必詳慎去取庶武場之夙弊可除將鄉會之人材日盛矣

二十一日正藍旗漢軍都統公慶復奏八旗世職絕嗣人員應分別承襲奉

上諭朕加恩絕嗣人員爲之立後賞給世職令其承襲皆念伊等勳勞不忍聽其血食斷絕據爾等奏稱墳墓有在盛京者其承襲世職之人在京當差相距道途遥遠前往祭奠實有不便可詢問伊等如情願往盛京居住卽令移住盛京隨彼處當差所議無庸承襲之額森侯痕滿金索羅岱皆曾効力戎行懋著勞績額森侯痕現有墳墓在盛京滿金索羅岱雖不知墳墓所在亦可立墳祭奠著一體加恩賞給世職令其承襲

二十二日奉

上諭年來江南河工因總河諸臣經畫有方調度得宜是以湖河奠定民慶安瀾但河防關係重大將來河務必得通曉熟練之人遵循分理斯克繼前功而全河形勢非平日講求親身閱歷必不能胷有成算洞曉機宜卽修防堵築以及估工查料等事非經練熟諳備悉利弊亦必不能隨時損益有裨工程是通曉河務之員不可不預爲儲備也著每年在各部院揀選賢能勤慎司官二員帶領引見派往南河學習河務聽大學士嵇曾筠指示訓導其估工查料等事酌委辦理以二年爲期出具考語咨回本任如有操守才具實堪任用者卽行保奏留工酌量題補其不堪學習者不必拘定二年於試用數月後卽咨回原任另行派員前往學習如此數年後學習之人既多則通曉熟練者自不乏員似於河防工務大有裨益

二十四日奉

上諭從來將備之選務須精悍之材雖目不識丁而膽畧非關文釆縱貌不出衆而義勇無礙粗疎蓋整肅部伍委寄干城矢奔走於疆埸甘勤勞於行列類非薄具聰明小有才幹者之所能爲而勁健渾樸氣盛力充之裨弁所當畧短取長加意造就以儲將材以重武備者也近見各省督提等保題引見之大小弁員除軍功勞績外大率以明白勤敏才堪辦事註考朕親加簡閱僉逐一詢問奏對給便者有之才具明晰者有之而人材雄偉技勇超軼者曾不數見豈明白勤敏卽可爲將才而才堪辦事卽所爲武備耶所見不遠錯誤殊多嗣後該督提等凡保題將弁務首重弓馬兼選漢仗全材難得實效須收如仍有以軟弱而謬稱熟諳以機巧而謬稱通達濫行保題爲自私自便計者是重違朕訓膜視封疆矣定將該督提等嚴加議處著交該部卽遵諭通行

又奉

上諭旗員隨任子弟定例年至十八歲以上始令歸旗其在京之世襲官年至十歲以上者送義學讀書今西寧道楊應琚之子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楊重穀

現隨伊父任所年甫十歲未至歸旗年分該旗乃引在京世職入學讀書之例行令歸旗殊屬錯悞著交部察議至於八旗有似此違例將隨任子弟未至年分行令歸旗者亦著該部行查一併交部察議

二十七日奉

上諭八旗兵丁學習清語最爲緊要嗣後侍衛護軍等凡看守禁門值宿該班等處俱著清語總毋令漢語至於訓練營兵丁會集操演之處亦著令其清語如該管大臣官員不行教訓稽察仍有漢語者一經查出定將該管大臣官員一併治罪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

上諭十四道

初二日奉

上諭正藍旗蒙古都統等將居住古北口外蒙古達蘭圖等控訴伊等並非副都統巴雅爾圖等家人一案具奏夫巴雅爾圖等實爲科爾沁貝勒之後裔台吉達蘭圖等係彼家人是實昔在

皇考時伊等曾兩次控告俱經治罪拏交伊主因巴雅爾圖等不能管束致伊等不服歷年控訴及將伊等宣入訊問達蘭圖等仍堅執奏稱並非巴雅爾圖家人寧伏罪而死斷不爲彼家人而生等語計伊等人口共數百餘今卽將爲首數人治罪將伊等拿交巴雅爾圖等伊等既已互訟成讐決不能相安於無事巴雅爾圖等不但不能管束抑且與彼無益因此照伊等所有人數將入官之人賞給巴雅爾圖等將達蘭圖等另行區處已敕令該旗大臣會同內務府總管議奏此蓋欲伊等彼此有益斟酌合宜故爾辦理八旗似此等台吉屬下之人甚多儻有效法達蘭圖等妄生覬覦以圖僥倖混行控告者朕必從重治罪斷不姑恕將此徧諭八旗知之

初四日鑲紅旗漢軍都統董象緯參奏革職知府張景偉屢次請託奉

上諭請託之端大有害於人心吏治董象緯此奏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其所參張景偉等著交部嚴察議奏董象緯到任未久即有人屢行請託其各旗大臣處豈竟無請託之人總由該大臣等因循瞻顧縱使不受請託亦但知潔己置之不問並不參處以致不肖之徒罔知懲戒若似董象緯之據實參奏則人人知所儆惕夤緣惡習或可望改除矣著該部通行曉諭八旗大臣知之

初七日奉

上諭進士舉人例應銓補知縣因其中有賦性迂拙不諳吏治而人尚循謹文理明通者又定有准其改教之例所以重民社之任亦以慎司鐸之選並為伊等保全功名也乃年來候選各員有年老才庸不稱縣令而苦不自量謂猶能勝任者其意以為得一縣官己身榮幸即不能勝任仍可改補教職並無礙功名殊不思以必不能勝任之人一經銓選到任學習至一年半年之後再請改教則此一年半年之內地方事務不且廢弛乎況教官本非閑員責任綦重若將無用之人補用亦何資訓迪嗣後著該部堂官於銓選時詳加甄別凡年老才庸之人即諭令改教若本人必欲銓選知縣及到任後不能勝任者著該督撫題參送部引見不必題請改補教職若該督撫因無改教之例或又將不勝任之員因循姑容不行題參經朕察出定行從重議處

又刑部將庚戌科本部學習進士帶領引見奉

上諭此學習人員內爾等請將伊福納等五員以各部主事歸班選用爾等之意謂伊等次於留本部之員是以令其歸班選用各部主事也既以各部主事歸班選用則遇有刑部員缺自必仍選刑部與留部有何分別且刑部將其次人員請選用別部別部又將其次人員請選用刑部等部輾轉更調成何銓法又滿洲進士乃係新進若無出衆之處不便揀留本部者請以別部主事選用必占年久筆帖式陞途亦屬不可吏部原議尚未妥協著會同吏部另行定議

初九日奉

上諭本年江南應徵漕米朕已降旨密飭該督撫等以半本半折徵收為接濟民食之用惟是漕糧既一半改折則漕船亦應一半停運定例漕船減歇之年該運丁給與一半月糧以為養贍今於上年業已緩截本年又復減歇其行裝等項俱經預備於將次出運之時旋復停運則所領一半月糧或不敷用未免艱苦著將本年應支月糧等項悉行賞給此賞給銀米乃朕格外特恩嗣後不以為例

又奉
上諭嚴緝逃兵一事各官宜實力奉行朕前降諭旨若逃兵在本處藏匿而該管官不能查拿後經發覺者定行從重治罪並令軍營領兵大員於兵丁逃走時即遣人查拿若蒙古王扎薩克等有能拿獲者交部議敘屬下人拿獲者重加賞賚從前所降諭旨甚爲明晰年來逃兵甚多而各該處文武官弁並未陸續報有拿獲者是皆不能實力奉行所致况逃兵不過仍回本處及左近地方藏匿若該管官果稽察嚴密何致任其潛留著再通行曉諭儻仍前怠玩不肯實力奉行一經發覺定行從重治罪

初十日正紅旗滿洲都統奏赫碩色等五家來歸情由無案可稽奉
上諭爾等查奏赫碩色等之祖另自來歸情由並無實據董鄂額駙何和禮帶來屬下人內查伊等祖父有無之處亦云未得檔案俱係無憑據之事然董鄂佐領安得謂非原管佐領今若將伊等即作董鄂佐領屬下之人伊等焉敢不服但仍將伊等留此佐領下不惟彼此相處不安且不免互相控告令赫碩色等奏稱伊等祖父係另處之人並非董鄂處人朕將伊等另處之人分出另行奏編佐領之處詢問該佐領俱奏稱伊等感悅誠服爾等可將董鄂八個佐領內另處人數查明如及一佐領即奏編一佐領若及兩佐領即奏編兩佐領作爲公中佐領其餘佐領俱作董鄂原管佐領如此則可永絕爭競之端矣

十一日奉
上諭從前鄂彌達條奏臺灣地方僻處海中向無城池宜建築城垣礮臺以資保障經大學士等議覆令福建督撫妥議具奏今據郝玉麟等奏稱臺灣建城工費浩繁臣等再四思維或可因地制宜先於現定城基之外買備茨竹栽植數層根深蟠結可資捍衞再於茨竹圍內建造城垣工作亦易興舉等語朕覽郝玉麟等所奏不過慮其地濱大海土疏沙淤工費浩

繁成功匪易故有茨竹藩籬之議殊不知城垣之設所以防外患如必當建城雖重費何惜而臺灣變亂率皆自內生非禦外寇比不但城可以不建且建城實有所不可也臺郡門戸曰鹿耳門與府治近號稱天險港容三舟傍皆巨石鋒稜如劍戟舟行失尺寸頃刻沉没內設礮臺可恃以爲固其法最善從前平定鄭克塽朱一貴皆乘風潮舟行入港水高港平衆艘奔赴無所阻礙大兵一入即獲安平港之巨舟賊無去路而撫其府市人民南北路商賈一聞官軍至絡繹捆載而來相依以自保物力既充軍氣自倍賊進不能勝退無可守各鳥獸散終無所逃遁故旬日

可以坐定向使賊衆有城可據收府治人民財物以自固大兵雖入攻之不拔坐守安平曠日相持克敵不易葢重洋形勢與內地異此卽明效大驗固未可更議建置也若謂臺灣築城卽以禦臺灣外寇是又不然從前兩征臺灣皆先整兵泊舟於澎湖之南風澳以候風潮風潮之便歲不過一時時不過數日若盜賊竊發或外番窺伺泊舟澎湖則夕至而朝捕之矣至南北二路可通之地雖多然如南路之蟯港北路之八掌溪海翁港鹿仔港甲西二林三林中港竹塹篷山惟小舟可入其巨港大舟可入者不過南路之打狗中港北路之上淡水其次則北路之笨港鹹水港去府治較遠縱有外寇亦不取道於此備設礮臺派撥汛兵朝夕巡視自足以資控禦令郝玉麟等請於現定城基之外栽種莿竹藉爲藩籬實因地制宜甚有裨益其淡水等處礮臺務須建造各屬僉應增修不可惜費省工或至潦草應如何舉行之處著郝玉麟趙國麟妥協定議具奏

十三日奉

上諭從前敕令漢軍人等學習清語原祇令年少之人學習耳若年逾六十者概以不能清語之故該旗卽不入於揀選之列則伊等効力年久之處豈不至於湮没著傳諭八旗漢軍都統等嗣後揀選人員年六

十以上者不必責其定能清語

十四日管理正黃旗滿洲都統事務和碩莊親王允祿等帶領補授公中佐領等缺及承襲世職人員引

見奉

上諭此內補授佐領之七十六承襲精奇尼哈番之白成承襲拜他拉布勒哈番之來住伊等俱甚年幼爾該旗大臣等務必加意照看成全造就遇大臣等陞轉時亦必轉諭接任之大臣此朕特恩務令承襲世職之年幼子弟均沾實惠如大臣等不留心照看成全造就經朕查出必將該旗大臣等加倍治罪爾該旗將此註册登記亦著當月旗登記仍徧諭八旗有似此等經朕諭令照看成全造就之世職年幼子弟俱著一體遵行

十七日協理山西道監察御史阿林條奏漕船停運之年所支給一半月糧請停其支給奉

上諭漕船停運之年該運丁等向來給與一半月糧以資養贍葢伊等全賴漕船出運將月糧等項贍養家口並可順帶貨物以取利益若遇停運則養贍無資所給一半月糧正不可少之經費也本年江南停運漕船朕尚軫念運丁艱苦於一半月糧之外將應支各項悉行賞給今阿林乃請將停運漕船之應支一

半月糧停其支給甚屬卑鄙不堪着交部察議具奏

二十三日奉

上諭朕因浙省海塘關係緊要是以特命大臣前往會同該督程元章等相度形勢定議與修又恐在工人員或怠緩稽遲不能及時建築特令將軍阿里袞副都統隆昇會同該督等督催辦理近聞堵塞尖山開挑引河已經該督等查勘數次尚欲再看再商但以行文閩省調取善水之人試探為辭議論紛紜終無定議全不思海水潮汐有時若遲至潮水長盛之時如何施工且採辦石料又互相推諉舍近求遠致稽時日該督等既不努力辦公而阿里袞隆昇亦俱袖手旁觀不上緊催辦若各工內實有難以施工應奏

聞請旨之事亦應及早奏聞何得半年以來尚無頭緒著傳諭程元章阿里袞隆昇張坦麟汪漋穆克登額等速將各項工程及時修築毋得仍前怠忽

二十六日奉

上諭雲南元江普洱兩府邊境上年猓夷蠢動百姓驚惶今雖地方寧帖年歲豐收但夫役頻繁之後恐小民輸將力有不逮所有元普兩府雍正十一年分額徵條銀公件銀兩俱着加恩蠲免

二十七日奉

上諭直省州縣重囚輕犯例應分別監禁不許混襍一處其餘干連人犯卽令取保候審不得濫行監禁定例昭然且朕屢降諭旨嚴飭奉行乃近聞州縣中有將一切斬絞流徒罪犯混襍監禁全無分別並將未經審結之笞杖輕罪與大案干連人犯一槩混行收禁獄官禁卒以流徒杖罪之人不至於死可無意外之虞干連人犯指日省釋諒無脫逃之事因而任其親屬餽送探望又利其親屬出入之賄賂不為嚴禁此牽彼引借探視輕犯為由代重囚傳遞消息或重囚親屬闌中混入密送挖牆斷鎖行兇之具甚至以餽送飲食為名多送酒肉禁卒貪一時口腹醉臥不醒致令重犯越獄脫逃種種弊端總由輕重罪犯混

襍監禁所致著各省督撫嚴飭府州縣等官務將重囚輕犯分別監禁不許混襍致滋弊端或間有州縣監獄房屋甚少不能分別者酌量另造數間於監獄之外以收禁流徒等犯其杖罪以下及干連人犯仍遵照定例取保看守毋得濫禁如不肖州縣仍蹈前轍卽行參處務使實力奉行

雍正十二年正月

上諭四道

初二日奉上諭諸王大臣以元旦立春恰遇甲寅年丙寅月戊寅日甲寅時瑞雪繽紛竟日盈尺考之占書最爲佳祥豐年可慶爲朕稱賀朕素不言祥瑞降諭至再至三爾諸王大臣聞之熟矣凡祥瑞者特其兆耳兆也者吉之先見尚屬未成之際全在乎人事贊成凡靈芝慶雲麟鳳嘉禾之屬皆天心所以示喜豈得不以爲慶但須君臣益加修省以祇承

天之休命果能事事上合天心賜得一個是字則祥乃成其爲祥否則其事尚在未成何得遽爲稱慶洪範恭之對待曰狂如或因有嘉兆而不加修省遂侈然自肆則狂之咎徵特在轉移間耳祥其可恃乎朕不敢妄自比擬但理以譬喻而得明譬如爾諸王大臣朕以其人可用許以加恩其人聞朕恩旨便自放縱頓改前操朕亦惟有收回成命而加之以罪豈得更不轉移仍以恩待乎總之災祥之兆尚視人事如何以定休咎遇災而能知修省災必不成爲災遇祥而黽勉敬承祥必益成其祥儻遇災而不知修省其災固不待言遇祥而不知敬承其祥豈能必其爲祥也朕於天人感應之際知之甚明信之甚篤信之篤是以一刻不敢自懈自逸知之明是以不憚反覆申明誥誡爾諸王大臣詩云天維顯思無曰高高在上蓋面前虛空卽是昊天足履撮土卽是大地此面前虛空與日月星辰所麗之天無二無別此足履撮土與岳瀆山川所載之地無二無別皆屬天地一氣之內猶如人有七尺之軀人身拔一毫毛則通體皆知痛癢豈有人於天地之中舉一念行一事而天地不呼吸相通者乎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如影隨形如響應谷形谷既存而以影響爲不可必之數豈不愚昧顚倒之甚夫善者

公而已矣心乎天下國家之謂公心乎一身一家之謂私爲大臣者誠心乎天下國家之公而不計及一身一家之私天有不降之百祥者朕信其必無是理然則其一身一家之計正復得則兩得也苟心乎一身一家之私而不計及天下國家之公天有不降之百殃者朕亦信其必無是理然則其一身一家之計亦復失則兩失也朕雖深信此理朝乾夕惕不敢刻忘然天下國家之事非朕一身所能獨理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朕不能不賴爾諸王大臣之克代天工則朕固不能已於諄諄訓誡也朕非推諉爾諸王大臣但朕所爲者朕之事諸王大臣須各盡爾諸王大臣

之事人惟無志則不能自立而推諉他人如爲大臣者以天下國家之事爲己躬之事且以爲非我莫能爲而身任之而不辭斷不諉之他人一人如是人人如是則內外大小諸務有不事事合宜者乎如使內而八旗部院每事諉之參佐司屬參佐司屬又諉之大臣外而督撫藩臬每事諉之府廳州縣府廳州縣又諉之督撫藩臬又或內則諉之於外外則諉之於內內外交相推諉皆謂主上自有乾斷如此則朕何所恃以代天之工朕雖朝乾夕惕亦何由使事事合宜以仰邀

上天之嘉祥福應乎今歲元旦時雪旣有其兆當益加奮勵朝夕修省以期成此瑞慶我君臣其共勉之

初四日奉

上諭苗疆地方緊要道廳缺出委署各員每以本管地方有刑名錢穀之責不能長駐於署印地方以致苗疆乏員彈壓事件耽延嗣後苗疆道廳缺出著該督撫於屬員內揀選才具勝任之員委令署理並令速赴駐劄彈壓其本任事件若可以照應仍令兼管如不能兼顧卽著該督撫酌量遴行委員署理俟新任官到後再回本任如此庶各有責成無可推諉於苗疆地方大有裨益矣

二十三日

諭禮部琉球國十年進貢方物曾經降旨准作十二年正貢今該國王復行奏請仍遵舊典按期入貢情辭懇切具見悃誠著仍遵前旨行

二十七日奉

上諭朕因河防關係緊要特命大學士嵇曾筠在任守制管理總河事務今據嵇曾筠奏稱現將本年各項物料工程如何查核催儹條析指明交高斌辦理臣於三月內料理喪事畢卽趨赴河工凡一應修守搶護機宜臣務必悉心籌畫查察各工儹辦妥協所有總河印務伏祈仍著高斌管理臣協同保固伏秋兩汛平安霜降之後籲懇俯准回籍終制等語河工事務嵇曾筠已經辦理妥協今於料理伊母喪事之後卽赴河工指示機宜則一應工程自可保固平穩伊請將總河印務仍令高斌署理於霜降後回籍終制情詞懇切具見悃忱著照所請總河印務著高斌署理嵇曾筠於霜降後准其回籍終制再嵇曾筠本籍常州距淮安不遠明歲工程亦可就近往來協同經理在伊終制之心旣已得遂而河防事務亦大有裨益矣

雍正十二年二月

上諭七道

初二日大學士兼管兵部尚書事鄂爾泰參奏兵部堂司各官蒙混造冊冒銷驛站錢糧奉

上諭山東驛站奏銷各項雜用銀兩弊端百出從前兵部堂官何以不行查察此等情弊非只泛看題稿而能查明者若不將歷年案卷逐細留心清查何能得明事之根原此案雖由兵部公同具奏實係大學士鄂爾泰一人查出辦理者如此實心任事方不愧爲朝廷大臣將此等留心政治爲搜求深刻可乎從來大姦大弊皆由小事積累而成若能不時留心查核

遇有一毫情弊卽行革除何至滋蔓爲害况釐姦剔弊全在平時今蒙

上天慈佑國家昇平正宜及時綢繆整理內外大臣應共相勉勵者據兵部如此則別部此等情弊亦所不免著將此摺交與各部院堂官看閱若各部院俱能如此實心查察何弊不可清除大學士鄂爾泰著交部議敘范時繹喀爾吉善楊汝穀著交部察議普泰通智鄂善高起任事未久從寬免交部

又理藩院奉

上諭拉錫色楞之父貝勒達錫拉布坦身係盟主將辦理兵馬緊要事件怠忽遲悞理應照該衙門所議減等以公爵承襲但伊祖達爾札於平定陝西花馬池定邊等處之役甚屬効力而拉錫色楞復能知伊父之罪上年辦理馬匹事務竭力奮勉行走著加恩襲封固山貝子

初六日奉

上諭直省關稅監督於地方官原不相統轄一切呼應不靈各關大小口岸甚多監督一人勢難分身兼顧每選委書吏巡役公同親信家人稽查收放而地方文武各員以爲無與己事並不協力或轉懷挾私意則姦商之隱漏地棍之把持督撫或不關心監督動則掣肘不獨於稅務無補卽於地方亦難免擾累嗣

後凡有監督各關著該督撫兼管所屬口岸飭令該地方文武各官不時巡查如有縱容滋擾情弊聽該督撫參處至監督徵收稅課及一切應行事宜仍照舊例遵行不必聽督撫節制如此庶關稅旣有專司而地方官仍無致岐視於稅課商民似均有裨益

又奉

上諭聞江南通州濱海地方上年秋收稍歉現今米價昂貴鹽場竈戶未免謀食維艱將來青黃不接之時尤不可不加賑卹通州地方原有鹽義倉穀石存貯可以動撥應用著署總河高斌卽行酌撥數千石遴委實心任事之員分運各場設廠煮賑並再行酌量

撥運平糶務嚴飭各員實力奉行勿任姦胥猾吏侵漁中飽至各場竈戸有現在應徵折價錢糧著一概暫緩至秋成之後再行徵收

十三日兵部參奏正白旗滿洲都統查爾泰等繕寫
諭旨遺漏應分別議處奉
上諭查爾泰偏圖佛凝袞俱著銷去紀錄二次免其罰俸德福闇圖肯係協辦旗務之員俱不必罰俸嗣後協辦旗務各員於應管事件內有應行處分之案仍照例處分若旗務內有議處都統等案件不必將伊等一併議處

十九日大學士鄂爾泰等議覆浙江總督程元章奏中小亹引河難以開挖尖山難以堵塞應令再加詳勘奉
上諭依議浙省海塘關係重大固須詳愼尤戒遲疑若總理者不肯擔承將分任者愈多瞻顧則因循草率迄無遠圖其何以謀奠安而垂永久該督程元章毫無確見今將海塘一應工程著副都統隆昇總理令
御史偏武前往協辦所需文武工員俱聽隆昇揀調其運辦物料預備人夫及給發錢糧等項仍著程元章料理應付無得推諉並無得稽遲

二十二日奉

上諭向來南北總河奏稱桃汛伏汛秋汛等情形俱從驛遞馳送一日行八九百里朕思動用驛馬當酌量事之緩急以定遲速若河工有緊要奏聞之事自當星速馳遞至於汛水平穩乃照例奏報者每年河水情形朕皆於奏摺中先期聞知不待題本之至也嗣後南北兩河奏報汛水平穩本章著河臣酌量寬期毋得照前奔馳疲勞驛馬

雍正十二年三月

上諭十道

初一日奉

上諭范時繹乃一旗員朕念其爲勳臣之後逾格加恩用至內外顯要職任實冀其追思伊祖爲國家誠心宣力紹述家聲乃伊在江南任內居心詐僞辦事瞻徇吏治官方毫無整飭鹽梟巨盜縱令遠颺且與姦宄不法之徒私相往來曲爲袒護情弊敗露之後朕猶諒其愚昧而保全之復用爲北河總督予以自新之路乃當伏汛危險之時伊竟袖手旁觀將國計民生視同膜外比降諭旨切加儆傚幸而水勢漸退工程得保無虞朕知其不可外用撤回京師仍念范氏子孫現爲大員者甚少范時繹屢經獲罪之後定感朕三宥之大恩洗滌肺腸痛自奮勵以圖後效是以仍用爲工部尚書兼管兵部事務乃伊玩愒性成將一切部務巧於推諉全無實心効力之處是朕屢加特恩而不知感伊屢獲重罪而不知愧誠可謂下愚不移者非尋常疎忽之咎可比范時繹著革退尚書職任以爲負恩溺職者戒

又奉

上諭朕聞上年福建赴臺征勦番賊之兵丁所帶刀火藥鉛子等項俱令各兵自備朕思兵丁遠涉重洋征勦出力隨帶用去之火藥鉛子等項應動支公項銀兩按數造補不必令各兵自備可傳諭該督提知之

初九日戶部議覆長蘆鹽政鄂禮奏永平府屬鹽課一案奉

上諭前因商人晉同信欠帑無完是以招募徐季韓等代辦乃晉同信巧詐爲姦與徐季韓等通同作弊仍復暗佔引窩懸帑侵利續與新商何永盛承充而徐季韓等竟敢結黨把持抗不交割甚屬可惡國家之招商行鹽原爲辦理國課乃一種狡獪之徒往往以出貲頂充爲名而詐僞營私弊端百出以致帑項積延積成虧缺是招商辦課轉開侵帑虧課之門此等姦商與光棍無異司其事者不可不察此案著該鹽政會同總督李衛照部議嚴審究追如逾限不完著落監委之運使彭家屏分賠仍將晉同信並徐季韓等從重治罪

十五日奉

上諭據署福州將軍準泰奏稱福州駐防旗兵蒙恩賞銀二萬兩營運生息以濟吉㐫之用雍正八年間原任將軍阿爾賽派員經理臣抵任以來循照舊例而行今計算除每年賞給兵丁及墊還退甲馬價外現存一萬兩有零臣伏讀原奉諭旨所賞帑本不必繳還但此項存剩息銀日積月累爲數漸多若存在營

恐起侵那等弊應請咨送巡撫發交藩司另款貯庫
俟將軍衙門遇有公用之處請旨動用等語朕所賞
兵丁生息銀兩必得該管大臣經理得宜始可以使
兵丁均霑國恩營伍永受利益若不論得息多少儘
數開銷則利將滋弊轉以累官究於旗營何補今覽
準泰所奏具見阿爾賽與準泰先後在任實心辦理
顯有成效可將此傳諭各省將軍知之
又吏部遵
旨帶領各部郎中引
見奉
上諭今日引見各部郎中其中多有年老昏憒者著傳

諭各部堂官將滿漢郎中員外內有年老不能辦事
之人秉公甄別據實舉出該堂官帶領引見儻有徇
情姑容者將來經朕察出該堂官不得辭其責
十七日署正白旗漢軍都統高起等將擬補佐領
之驍騎校等帶領引
見奉
上諭佐領職任甚屬緊要向因大臣等兼管或致本旗
大臣瞻徇掣肘是以降旨令於世職或對品或應陞
官員內揀選補授並無永不著大臣等兼管之旨今
該旗一時不得應補之人卽應將情由奏明仍著大
臣等兼管何得將驍騎校等員越次擬補帶領引見

不但伊等品級不相當且伊等並非超羣軼衆之材
亦無出兵效力之處何所見而如此辦理甚屬錯誤
著另行辦理具奏併將此旨傳諭八旗知之
又宗人府奏請承襲和碩康親王爵將應襲人員
帶領引
見奉
上諭看來崇安之子永恩永憲年俱幼小從前康親王
傑書王爵以傑書子椿泰承襲時因椿泰諸兄等係
庶妃所生是以未准承襲今永恩永憲亦係崇安庶
妃所生況王爵尤宜慎重務須斟酌人去得克守其
業者方爲有益爾宗人府會同諸王詳議具奏再崇

安之伯父及其伯父之諸子等亦著詢問
二十日奉
上諭據順天學政吳應棻奏稱前經摺奏八旗歲考不
到生員一事原爲清查規避起見誠恐不肖旗員借
端苛索其中遂意者卽現在京師亦混稱駐防隨任
不遂意者卽已經考過仍不放回原處仰懇敕下八
旗都統轉飭各參領佐領秉公稽查勿得借端需索
高下其手以致苦累童生等語清查八旗歲考不到
生員原以杜規避之弊然不肖旗員或借此生事苛
索亦未可定著該都統轉飭參領佐領等秉公辦理
儻有徇情朦混及需索苦累等事該都統卽行查參

又奉

上諭朕因武弁中熟習水師之員甚爲難得每見督提諸臣有將熟習水師人員題補陸路者是以降旨令督提等留心酌量其不宜於水師之員則應調補陸路切不可因陸路一時需人而輕調熟練水師之員至於水師內目前看來雖屬平等之員漸令學習日久亦可熟練若一時俱行改調安有如許人員以供水師之用今覽鄂彌達本內題請改調水陸各員是伊錯會朕意可將此傳諭鄂彌達知之

二十四日奉

上諭廣州將軍柏之蕃奏稱前蒙聖恩軫念漢軍駐防之餘丁日漸蕃衍准其充補將軍標下綠旗兵丁之缺如伊等父兄在旗遺有甲缺仍令掣回頂補今廣東駐防餘丁在綠旗食糧者已有三百餘名伊等久經學習標營事務如有標營外委缺出似可與綠旗兵丁一體考驗拔補若著有勤勞照標營一例拔用則伊等益加感奮等語朕令駐防餘丁頂補本將軍標下綠旗糧缺如伊等父兄遺有甲缺仍令掣回頂補原爲加恩旗人餘丁俾得養贍之意若標營外委千把缺出俱令一例拔補日後卽用爲營弁則旗兵別開捷徑各思分外得官懷僥倖之想而本業必至廢弛矣況駐防旗兵更要於綠旗此中如果係出格人材可以拔補者若不揀選用爲旗員而旗員又須另簡則兵丁中有如許可用之人材耶柏之蕃因其操守廉潔歷用至於此任伊自到廣以來日惟誦經習靜置訓練營伍於不問將蔡良整頓之條規漸漸廢棄且其素性專尚柔善沽名而又無沽名之才惟好爲此婦寺之仁今復建此悖謬之議以冀取悅於駐防之旗人可謂無能爲之至矣識見甚屬卑鄙著交部嚴察議奏以爲徇名妄奏者戒

雍正十二年四月

上諭十道

初六日奉

上諭前據署大將軍查郎阿等參奏副都統阿克山觀音保將江寧荊州滿兵馬匹毫不經心三令五申皆置不理核其倒斃走失之數竟至十之八九請革職分賠等語朕因觀音保前年領兵赴陝道經豫省縱兵踐踏田禾自陝赴肅違例多支料豆出口之後不能約束兵丁致令逃失無踪今又將各項馬騾任其倒斃走失於大將軍指示並不遵奉明係有心怠玩故意違誤是以特降諭旨令將觀音保即於軍營正

法正由觀音保所犯情罪非止一端原不僅爲馬匹故於阿克山治罪之處畧有區別且以緊要軍需馬匹而觀音保任其倒斃走失如此之多正可殺一人而使人人知法之不可犯則所全實多也今查郎阿等不達朕意奏稱阿克山觀音保所屬官兵久居南方初來塞外不知牧馬之法而阿克山觀音保不能管教致令倒傷較之畏葸退縮偷竊抵換者微有差別可否格外施恩將觀音保阿克山暫停正法俱在軍營通衢枷號俾將弁觸目警心臣等將嗣後不小心經理致多倒斃必行正法之條另行申明遍爲曉諭之後然後遵行等語查郎阿等既如此陳奏著照所請將觀音保暫停正法同阿克山一併在軍營枷號秋後處決將此諭旨曉諭闔營將弁兵丁等知之嗣後如有似此玩誤軍務不實心經理者定行正法決不輕貸

又奉

上諭聞四川重慶地方向有成都府屬威茂等處蠻民每於冬初來此傭工至春暖始歸歲以爲常近年有姦蠻等自號大小頭目前來重慶對岸搭房居住攜帶婦女爲娼流棍姦匪亦皆混迹其中朕思此等姦蠻甚有關於地方風俗自應嚴查驅逐免致滋事但威茂等處蠻民多藉傭工度日若因此概行禁止不

令出境恐失其生理又非情法之平著傳諭該撫鄂昌轉飭地方官實力稽查除實係傭工力作之人仍聽其來往居住外若攜帶不良蠻婦有關地方風化者即行逐回交該管官約束不許出境將流棍等一併懲治

初十日奉

上諭朕御極以來於滿漢人材廣開登進之途冀收得人之效是以雍正元年定有滿洲亦准考試武場之例今已行之十年未曾見有宜用綠旗之材況滿洲弓馬技勇遠勝於漢人將來行之日久必至科場前列悉爲滿洲之所占而滿洲文藝不及漢人又恐考

試內場時不免有傳遞代作等弊於作養人材之道未有裨益著行停止

十二日奉

上諭向來定例宗室犯枷責罪者俱准折贖覺羅犯枷責罪照平人例完結朕思覺羅亦係宗室悉照平人例處分則宗室覺羅迥然各異而與平人似無辨別至宗室犯枷責罪者如概令折贖伊等亦不知儆懼嗣後宗室覺羅若犯枷責之罪應酌其罪犯輕重卽在宗人府或拘禁或鎖禁分別年限期滿釋放以抵其罪庶覺羅處分與平人有別而宗室亦知儆戒其如何酌量罪犯輕重分定年限之處著宗人府會同

該部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據湖廣鎮筸鎮總兵官楊凱奏稱鳳凰營舒家塘地方民人張元興之媳林氏迷失路徑誤入馬頭潭苗寨該苗龍有等不敢容留卽報明汛弁傳信招認又令伊妻伴宿是苗人不但知法並且知禮臣隨賞以花紅銀牌鹽布等物其女子林氏已飭張元興領回寧家理合據實奏聞等語苗民年來遵奉法紀各安生業已屬可嘉今有民間女子迷失路徑誤入苗寨而該苗龍有等不敢容留卽報明汛弁傳信招認又令伊妻伴宿措置合理尤爲罕覯據總兵楊凱奏稱已經賞給花紅等物朕念蠢爾苗民有此善舉足徵苗俗之奉公嚮化應加格外之恩以示嘉奬著該督撫傳旨宣諭再加賞賚俾衆苗相率爲善同受國

恩

十三日吏部奏各省薦舉人員有與例不符者應不准卓異奉

上諭何鳴謙等十一員該督撫既已給咨來京著一併帶領引見請旨各省卓異人員俱有現任地方之責每當大計之年理應先行具本候旨敕交部院查議其與例相符應准卓異者奏聞令其進京引見其與例不符不准卓異者候朕酌量應令引見與否再降

諭旨如此則地方事務不致廢弛而與例不符之員

亦不徒費往返甚屬有益嗣後將此永著爲例

十四日奉

上諭番役錢糧著照內府番役之例每月頭目給銀四兩管下番役給銀三兩朕既施恩添賞番役錢糧且拏獲事件復有恩賞嗣後倘仍有訛詐勒索妄爲等事察出定行正法可傳諭番役等知之

又奉

上諭據直隸河道總督顧琮等奏稱永定一河渾流洶湧全賴下口深通庶上流得以暢注入淀乃淘河以南漸積填淤河流梗塞正議挑濬疏通以資宣洩仰

蒙天賜引河自然開刷二十餘里之程畚鍤不勞民力四千餘丈之遠疏排悉出天工顯著嘉祥萬民歡忭等語朕因畿輔河渠關係重大時時軫念莫釋於懷今於河臣籌議挑濬通疏之地仰蒙天賜引河自然開刷不勞民力順軌通流河神福佑羣生功用顯著應虔誠展祀以荅靈貺其應行典禮該部察例具奏

十七日奉

上諭各省府廳州縣有司俱有地方民社刑名錢穀之責不應無故赴省謁見上司擅離職守是以律例定有處分朕復屢加訓飭通行嚴禁但聞近年以來此習尚未盡除良由庸陋之屬員以奔競趨承爲務往往借稱公事逗留省會冀博上憲之歡心而無識之督撫亦或習而不察不知有司已蹈曠官之咎矣地方事務有應調取屬員赴省辦理者該督撫自有酌量至若本官任內之事其必應面見督撫口稟者本不常有其他尋常事件或用文書或寫稟帖皆可通達事情候批指示何必遠離職守僕僕道途以致公事廢弛詞訟淹滯至於賀節祝壽等事尤屬有損無益之虛文若該督撫以此相尚俾屬員等爭先恐後則其人之識見可知又何能勝督撫之任耶大約屬員之趨承全視上官之意指若果平時訓導明切惡諂諛而戒夤緣則奔競依附之風不禁而自息著將此再行曉諭儻有仍蹈前轍者經朕訪聞將屬官上司一併嚴加議處

二十八日奉

上諭五城司坊等官各有管轄之地越界拏人固不免滋擾然路遇鬬毆酗酒拐騙嚇詐之徒若因地非管轄遂置而不問以致逃遁無踪亦非稽查整飭之道似應不論何地皆准其拘執移送該城司坊官聽詳該御史審訊發落至曖昧隱僻不法等事雖訪聞的確猶非刻不可緩則准其密詳該城御史查拏並密詳本城御史存案如此庶無推諉亦不致攙越應如何定例飭行之處著九卿議奏

雍正十二年五月

上諭八道

初四日戸部議覆山東巡撫岳濬奏登鎮餉銀請於就近州縣支領應如所請奉

上諭各省藩司乃錢糧之總匯兵餉悉從藩司支領始易稽查若圖一時近便在州縣關支將來必滋弊端從前所降諭旨甚明此本內登鎮兵餉議在就近州縣支領其如何辦理錯誤及他省有無似此支領之處著大學士等詳查具奏

十二日吏部議覆江南寧國府知府張勤望徇庇屬員應降調奉

上諭張勤望身爲知府徇庇所屬劣員已屬不職且聞伊父張懋誠號養在署性情暴戾舉動乖張任用私人挾制伊子干預公事不恤聲名江南督撫等皆知之本應將伊父子並加嚴處以示儆懲但念大學士張鵬翮在日宣力多年今子孫寥落現爲職官者只有張勤望一人不忍令其廢棄特加格外之恩照部議所降之級從寬留任張懋誠著來京候旨張勤望嗣後居官既無掣肘之處若不知感戴朕恩努力奮發勉爲良吏稍有怠忽曠誤著該督撫即行糾參朕必嚴加處分

十七日奉

上諭向來八旗官員遇有吉凶之事競尚繁華恣意糜費以致兵民效尤罔知撙節重有累於生計朕屢加訓諭並令九卿等按其品級分別等次酌定規條頒行已久伊等自當體朕教養之苦心各循職分謹守章程以爲仰事俯育之道乃近聞八旗人等仍有未改陋習以誇多鬬靡相尚者不知聖人教人以生養死葬合禮爲孝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朕之教人亦即此意如曰父母之葬祭必以耗財爲孝獨不思蕩廢家產以致不能顧恤品行辱及先人其不孝也更爲何如子女之婚嫁必以厚資爲慈獨不思無所貽謀以致不能養育子孫饑寒困苦

其不慈也更爲何如况越禮踰分之事但覺可恥更有何榮朕之提撕警覺已至再至三而庸愚之人尚未醒悟今特再行宣諭該都統等務須諄切化導並不時稽查俾八旗人等遵照所頒定例實力奉行毋得陽奉陰違負朕崇儉黜奢維風訓俗之至意儻視爲具文仍踵故習經朕訪聞必將該都統等一併議處

二十一日奉

上諭據乍浦副都統傅森奏稱訓練兵丁各種技藝俱已嫻熟且步行一日可至百餘里等語此皆傅森實心辦事身不憚勞善於指教管束之所致也况問及

乍浦來人俱各感戴傅森處處體訪亦俱謂官兵內無一苦累怨望之人甚屬可嘉誠可謂各省將軍大臣內之超卓勝任者矣其餘將軍大臣身膺厚祿惟知隨衆供職自圖榮寵安逸未有竭盡血誠如此實心教訓成就兵丁者果能如是體行何患兵不精練而事不整頓乎著將傅森奏摺抄發各省將軍大臣等令伊等閱看各捫胸自問或伊等內有似此奮勉之人朕未得知亦未可定

二十五日奉

上諭向例恭逢

列祖忌辰在京則由禮部等衙門在外則由督撫提鎮及一各府州縣懸牌出示曉諭官弁兵民人等一體稟遵齋戒朕思懸牌出示將

列祖廟號直書於上共懸示之地未必悉能潔淨而出入往來行人雜遝坐卧喧譁均非敬謹恪恭之意嗣後應如何通行曉諭使衆共知而又不至於褻慢著該部悉心妥議定例奏聞

二十七日戶部議覆山東巡撫岳濬題奏錢糧未完之生監應照例議革奉

上諭雍正七年山東紳衿等拖欠錢糧例應斥革朕念東省歉收特寬三年之限此本內雍正九年東省未完錢糧之紳衿部議照例斥革朕查雍正九年東省

亦係歉收之歲與平時抗玩者有間著照從前恩旨亦准寬期三年令其完納儻再有逾限不完之頑戶則照例處分無可寬貸

又奉

上諭福建武平縣民藍厚正打傷胞兄藍元正身死一案據稱藍元正倚恃兄長欲佔藍厚正名下所分之田厚正與之理論元正持棍毆打厚正走避元正復行趕毆厚正奪棍回抵致傷元正頂心殞命厚正之母戴氏年逾七十僅生元正厚正兩子元正雖生一男年方七歲脚患廢疾應否將厚正免死留養之處請旨定奪等語朕因近日刑部法司辦理刑名案件輕重失倫者甚多而交與九卿會議之案又多以姑息爲寬大潦草議覆而不察其情理之當否因將此本發與九卿詳悉閱看令其各抒己見於朕前面奏以觀其識見便於教導今日戶部尚書慶復等十七人奏稱弟毆胞兄致死法無可貸禮部尚書三泰刑部尚書福敏張照侍郎王國棟等十二人奏稱元正毆打厚正厚正走避元正趕毆厚正奪棍回抵出於一時情急戴氏年老一孫幼稚厚正之罪可以從寬等語朕思人心風俗之根本莫重於倫常夫以田土細事而毆胞兄致死實屬人倫之變若因母老而曲從寬宥則凡凶惡之人父母年高兄弟單少者皆得

肆行無忌並可置倫常於不問矣有是理乎况元正趕毆之時厚正已奪棍在手可免乃兄之撻擊矣而乃持棍忿毆一擊而殞乃兄之命尚得謂之一時情急出於不得已乎此等兇暴之徒枉法容留適足以爲人心風俗之害尚望其孝養伊母撫乃兄之幼子俾其成立耶福敏張照王國棟乃專掌刑名之大臣而識見卑庸糊塗姑息至於如此不可不加儆懲著交部嚴察議奏藍厚正照律即行處斬

二十八日奉

上諭據署宣化總兵官補熙奏稱鎮標右營馬兵閆兆龍於本月二十二日在朝元觀門西拾得白布稍連內有白銀五兩大制錢二百二十文此即告知街坊訪問失物之人隨有張家口民人楊友尋至該處所報銀兩數目錠件俱屬相符閆兆龍當官給還堅不受謝臣已賞給花紅面加獎勵理合奏聞等語數年以來直省地方屢有拾金不昧之事朕以草野愚民知崇廉讓實風俗轉移之機深用慰悅今邊地營兵閆兆龍輕利重義不取遺金甚屬可嘉著補熙傳旨再加賞賚可否以千把拔補著補熙酌量

雍正十二年六月

上諭七道

初三日奉

上諭據湖廣總督邁柱奏稱忠峒宣撫司田光祖等十五土司齊集省城公懇歸流緣土民見永順保靖桑植諸處改土以來撫綏安輯所以望風歸嚮願入版圖等語楚省各土司如永順保靖桑植諸處前經改入內地安輯撫綏各得其所而容美一司又現議改隸今忠峒等十五土司復望風歸嚮願入版圖同向該督衙門懇切呈請朕俯念輿情准其一併改設其設官定制移營安汛并一切善後事宜著總督邁柱詳畫安酌定議具奏

初七日奉

上諭近來外省不應題補之缺督撫提臣等悉遽行題補者較前過多在部候缺之人未免銓補壅滯嗣後若實因地方緊要務需熟諳風土之員不得不題補者著於本內聲明亦只可將現任簡僻地方之員調補如此則所遺之缺仍歸部選內外銓用方各得其平

初十日奉

上諭從前拏獲賭具議敘從優者原爲力禁地方賭風起見倘該員等但察究數案爲倖叨議敘之舉其餘

仍怠於稽查是徒邀國家之恩而於地方毫無裨益嗣後所屬地方有賭博之事失於覺察除照例議處外將從前議敘之加級紀錄俱照案銷去永著爲例

十七日戸部議覆甘省紳衿未完錢糧應將順慶府知府潘祥等斥革仍照數催徵完報奏

上諭潘祥著照議革職其餘拖欠錢糧之紳衿等理應俱照例斥革朕念年來西陲用兵甘省紳衿士庶等俱有急公効力之處著格外加恩寛期三年令其完納倘再有逾限不完者即照部議黜革著該督撫通行曉諭知之

二十五日刑部議覆正黃旗滿洲參革佐領那星阿致死家人一案奏

上諭那星阿並非查弼納親生之子前被家人控告劣蹟經步軍統領參奏請交刑部治罪朕以憫念查弼納陣亡之故特恩寛宥復面加訓飭冀其改過自新豈料兇暴性成不遵朕旨仍將夏有仁毒打斃命且伊將查弼納身後之事種種措置不堪其不孝之罪衆所共知著交與該旗永遠枷號其所有財產人口悉交與查弼納親生之子收管不許絲毫存留此因伊違背朕訓玷辱家聲特行治罪以懲敗類與尋常打死家人者逈然不同並將此宣諭衆人知之

二十六日奏

上諭據總督尹繼善等奏稱黔省遵義府除遵義仁懷兩大稅之外又有遵義縣小板場等一十四山場綏陽縣永興山場桐梓縣新街山場共小稅銀四百十九兩零到場之物皆係遵義仁懷兩大稅處已經徵稅者查黔省原有各山場小稅久經豁免遵義因向隸川省是以仍循舊規今旣改隸黔省應請一例邀免等語遵義等縣山場小稅旣於遵義仁懷兩大稅處已經徵收若分販小場又復抽取未免重複催頭衙役更得藉端需索均有未便著照黔省通例一併加恩豁免該部即遵諭行

又雲貴廣西總督尹繼善議覆貴州布政使常安條奏苗疆文武各官處分定例奏

上諭新定苗地全賴撫綏撫綏之方先除擾累尹繼善等雖已令該管文武互相稽察如有縱容兵役滋擾者即行嚴參治罪但未定嚴例仍恐視爲具文且或係故縱或係徇隱或係失察其滋擾之由不一而啟釁之害則同若不倍治文武官弁之罪何能徧查兵役使之奉公守法著交部詳悉定議具奏

雍正十二年七月

上諭五道

初四日四川總督黃廷桂奏署大寧縣知縣李梁園試用一年請准實授奉

上諭凡命往各省人員多係不應卽選之人因該督撫等奏請差委需員是以命往此等人員該督撫等自應先行差委試看果有勞績再令署印署印果優然後題補或該省懸缺需人一到卽行委署更當留心訪察必實有政績可嘉方行題請實授如此則命往人員無苟且僥倖之心益奮勉於職守今黃廷桂奏請署大寧縣知縣李梁園實授一案據稱該員試用

已滿一年居官謹飭堪以實授等語是伊錯會一年期滿之旨不論効力之多寡才具之短長但以一年爲期便行題請則庸才皆可計日以待實授豈鼓勵官方之道乎况該督出具李梁園考語只有居官謹飭四字則其才具中平又無差委効力之處可知此奏甚屬徇情錯誤李梁園實授之處不准行嗣後各省命往人員題請實授者著該督撫將差委効力及署印實在政績一一敘入本中具奏如果係卓越之才卽不滿年限亦可聲明題請該部可將此通諭各省督撫知之

初五日奉

上諭從前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四省派往北路出征之兵丁在外已經數年應另派兵丁前往更換著四省督撫提督每省選派精銳兵一千名所有一應衣裝等項令各該省於存公銀兩內動支應用務須豫備齊全候諭旨到日卽行起程

十八日奉

上諭據湖廣總督邁柱奏請將江陵縣知縣周珙調補巴東縣蘄水縣知縣汪欽調補江陵縣該部查得周珙任內有參罰各案而承追未完之件尤多從前州縣有司陋習每遇承追衆多之任則夤緣上司題請陞調他處以避本任之參罰今周珙調補情節未必

似此但恐行之日久州縣官員將謂承追之件無關考成視同膜外非所以懲貪重帑之道也且該督旣稱周珙歷練老成竭力辦公何以尚有種種承追未清之案惟是苗疆要地一時無合例之員著照所請將周珙汪欽准其調補嗣後督撫等倘有以承追未完之員題請陞調者朕不概准若係卓越之才可於本內聲明具奏將此通諭各省督撫知之

二十日奉

上諭西北兩路用兵已經數年將士効力戎行久在邊外朕心深爲不忍再四思維或應乘此兵力全備直進賊境俾軍務早完以息將士或應遣使往彼諭以

利害俾其醒悟二者未能遽定特召兩路領兵將軍來京與辦理軍機之大臣悉心計議伊等意見亦不畫一朕思軍務關係重大應博採衆論詳慎籌畫着王公滿漢文武大臣公同會議各抒己見據實具奏

二十一日奉上諭準噶爾一部落習尚貪殘世濟其惡策妄阿喇布坦老姦巨猾狡獪非常當其跳梁之時我皇考聖祖仁皇帝審觀形勢洞悉機宜曾密諭曰彼地遼遠我往則我師徒勞彼來則彼衆受困是以皇考經理八九年惟令兩路將軍陳師於邊境以待之卽富寧安傅爾丹之屢次襲擊者亦欲誘之使來便於邀擊而賊究不至富寧安等亦未多獲而歸此當日之情形也及朕卽位之初籌畫邊事敬佩皇考之明訓確知策妄阿喇布坦之姦頑持重不肯妄行又因將弁兵丁等久役於外勤勞可念於是將兩路兵馬撤回暫令休息其閒因清畫疆界一事彼此遣人講論往還數次朕則開誠布公彼則支吾巧詐朕仍隱忍姑容之未幾策妄阿喇布坦身故伊子噶爾丹策凌繼其部落朕知伊少年狂肆乖張異於其父必有侵擾衆蒙古之舉不得不預爲防範且其人孟浪無知輕躁任性若激之使忿誘之使來俾賊衆冒昧而前我師就近擒勦可懲兇除暴使邊塞永享安

靜之福是以復於兩路邊界駐劄大兵以張聲勢命理藩院與彼文書中多責以難從之事無非欲爲誘敵之計使其自投羅網也至於命將一事因岳鍾琪久在西陲深悉用兵之道問之於伊亦踴躍從事是以命爲西路大將軍傅爾丹雖用爲北路大將軍朕恐其才具不能勝茲重任爰允廷臣之推舉繼遣查弼納爲副將軍命往軍前伊陛辭之時朕諄諄詳諭應準備完密度勢審機務爲萬全必勝之策實冀專閫之大臣戮力同心不負朕之簡用也乃噶爾丹策凌輕舉妄動果不出朕之所料於雍正八年冬月發兵侵犯西路此正合朕之初心我師擊賊之機會也而岳鍾琪來京陛見請將大將軍印務交與紀成斌署理前此岳鍾琪身在軍營一切軍務全無布置竟將駝馬牲畜十數萬置於賊人來路之旁供其掠取而紀成斌庸懦不堪於賊人來犯之時畏縮驚惶一籌莫展以致賊人得志而去次年卽以全力向我北路是時北路領兵大臣與喀爾喀皆懷賊人斷不敢來犯北路之心一切軍需竟未預備齊全傅爾丹查弼納等復誤聽俘虜欺誑之言竝不奏聞請旨一面領兵輕進一面奏報彼時朕卽向廷臣言之賊人恐有詭詐我師此進甚不妥協未幾奏至我師果致敗績查弼納以血氣之勇負朕委任之恩若非臨陣捐

軀亦難逃於國法雍正十年正月賊人只以七千之衆來犯西路深入哈密塔爾納沁地方此乃易於大創之機會而岳鍾琪身坐軍營調度乖舛俾旣入網羅之獸又得從容逸去此西路軍營人人切齒痛恨者於是賊志愈驕料西路彼時不能行動於雍正十年秋月傾其醜類以向北路越過察漢叟爾軍營直至額爾得尼昭地方副將軍額駙策凌等領兵追至奮勇擊殺殲其精銳將及萬人餘賊喪膽偷生乘夜逃遁朕於查克拜答里克一帶預設重兵一萬四千餘以遏其歸路似此殘敗之賊誠如釜底遊魂況只相隔百餘里此地將軍但遣官兵堵截擒擊便可使之一騎不返而準噶爾之事可以易於完結乃馬爾賽等坐守空城一旅不發賊至不擊賊去不追俾餘孽猶存邊氛未能即熄馬爾賽之罪誠擢髮難數也總之朕之籌畫於事先者雖未有爽而臣工之失機於臨事者不一而足亦皆朕無能不明之咎以上情由皆辦理軍機大臣及兩路領兵之大臣所共知共見者今賊人自額爾得尼昭大創之後畏我兵威守伊故智且將遊牧之地遷徙遠去以避我師目下不敢復以大衆近我邊界者歷然可知看此情形兩路軍務一時難以告竣而將士等出征在外已歷數年朕心時深軫念再四思維或應乘賊窮乏之際我兵

齊備之時直進賊境或應遣使往彼曉諭利害以醒愚頑二者未能遽定特召兩路領兵將軍來京與辦理軍機之大臣悉心計議據北路副將軍額駙策凌西路署大將軍查郎阿奏稱兩路兵丁合計十萬有餘跟役將近十萬以二十萬之衆加以壯健之馬駝充足之糧餉若直入賊境無往不克況北路大兵已在科卜多地方進取亦屬近便等語朕以軍務關係重大復令在朝王公滿漢文武大臣公同集議今覽所奏意見亦不盡一據兩路將軍皆言兵力有餘士氣奮勇而從賊境脫回之人及彼地投順我朝之人俱言賊勢窮蹙人心離散似此則遣兵進討未嘗不可但

皇考當年聖意與朕本心俱不欲勞師遠涉而駐兵防守邊界又未免時日躭延將士久勞朕心不忍朕意且遣使臣前往準噶爾面見噶爾丹策凌曉以利害諭以寬大之恩旨開其迷悟從此畫清疆界彼此不得踰越著北路大將軍平郡王將進駐科卜多之大兵仍撤回察漢叟爾以釋賊人疑懼之心若噶爾丹策凌聞朕諭旨啓其悔心之萌一一遵行則兩路大兵俱可徐徐議撤儻仍執迷不悟怙惡不悛俟使臣回京之日另作計議爲當

雍正十二年八月

上諭六道

初六日奉

上諭陜西領運民人急公敬事辦理軍糧妥協可嘉著
巡撫史貽直碩色查明交米多寡之數酌仿從前之
例分別賞賚務令均霑實惠

初七日奉

上諭朕聞湖南五寨司文武生童向令麻陽縣訓導兼
攝今改流多年應試生童日衆應添設訓導一員專
司訓迪又聞永順生童讀書應試者亦多即六里亦
有就學子弟似應酌設學校教職以隆作養以上二
事是否應行著總督邁柱巡撫鍾保詳察地方情形
酌量定議具奏

十二日奉

上諭頃將軍那蘇圖奏稱向例黑龍江兵丁奉委前往
盛京支領錢糧及解送京師物件等差俱係己力備
辦行走再修理倉房牆垣應需蘆葦茅草等物由船
厰將船運送並載糧所需車輛亦俱取給於兵丁解
送胡倫貝爾等處地方口糧亦分交兵丁碾辦等語
此等差使俱令兵丁己力備辦行走於伊等生計未
便甚屬可憫嗣後如遇官差派遣兵丁著計日賞給
行糧其修理倉房牆垣等項亦宜動用公項錢糧即
在本地牛馬稅銀並官房租銀內支給年底報部銷
算

十五日奉

上諭從來天人感應之理捷如影響朕自臨御以來每
遇水旱災祲即恐懼儆畏思政事之闕失虔加省改
不肯諉其過於臣民惟是
上天之降災往往畫地分疆廣狹不一有隣省俱獲豐登
而一省獨遭荒歉者亦有通省皆收而一府一縣或
一鄉一里獨罹災沴者此豈
天心有所厚薄於其間哉或由彼地之文武官弁政令乖
舛或由本鄉之人庶風俗澆漓其招致之由必非無
故不可不敬凜
天威上下各自省畏也即如雍正六年直隸通省地方收
成豐稔惟宣化府所屬之宣化懷來保安三州縣交
界之處廣約四十里長約百里獨愆雨澤甚覺亢旱
是年冬月他處皆得瑞雪而此地獨少此必地方文
武大員不妥或無知愚民有干和氣之所致今年六
月間又聞宣化地方苦旱七月杪又有被冰雹之處
其大有如拳如鷄子者田禾多被損傷朕思冰雹雖
北方所時有而宣府鄉村被災獨甚爲近來所罕見
可見
上天垂象屢屢示儆於宣化者顯然若彼地官民或視爲

氣數之適然而不知恐懼戰慄思過省愆是不知敬
天畏
天而爲無忌憚之小人矣其何以感召
天和享百室盈寧之慶乎着該部將朕此旨通行宣諭宣
屬文武官員兵民着人人各自省疚共戴
上天垂象示儆之恩以迓將來時和年豐之福

十六日奉
上諭湖廣土司改土歸流一案乃總督邁柱委令按察使王柔辦理者其建立府縣營汛添設官弁兵丁及一切善後事宜關係甚爲緊要王柔踏勘計議之後應就近具詳督臣候督臣悉心籌畫酌其可行不可行妥議具題請旨不但事無岐誤即上司下屬之體統亦當如是也乃王柔屢次具摺直達朕前其中建置各條未經督臣等公同詳議豈可遽以爲準且地方此等重大事件亦無據臬司一摺而即批發施行之理揣王柔之意必料督臣已有定議特欲借此一奏將來諸事竣後可引爲己功以誇耀於衆識見甚屬卑鄙且數年以來王柔條奏苗疆事件甚多其中不可行者十居八九孟浪粗疎有忝方面之任着嚴行申飭並將所奏各摺悉行發還

二十九日兵部將馬蘭鎮總兵官石文焯保題鎮標千總郭世勲等帶領引

見奏
上諭凡武職官員原在人材之精健豈拘漢仗之大小從來拔補武員之陋習但擇漢仗魁梧者即行保送是不論人之材技矣朕曾屢次訓誡近觀石文焯保送之人仍蹈故轍著行文飭知

雍正十二年九月

上諭十二道

初二日奉

上諭朕前降旨凡軍前發回之官弁兵丁內有曾著勞績及受傷殘廢之人若俱行革退情實可憫著該管大臣詳查官則賞給半俸兵則賞食半餉所降諭旨甚明近聞督撫中有錯會朕意者將軍前發回之兵丁一概給與半餉不思兵丁中有懶惰不肯出力之人稱病退縮希冀還家此等之人不過差勝於潛逃者若與出力受傷之人一體加恩則是賞罰不明何以分勤惰而昭激勸著將此曉諭派兵省分之督提等知之

初三日奉

上諭朕覽四川秋審本章該撫鄂昌所擬可矜之案甚多其中如吳相周張模苟老與王有臣何一正唐洪澤李子瑞七案所犯情罪並無可矜之處而該撫强爲開脫或稱原非有意或稱無欲殺之心夫鬬毆傷人者律應抵罪若有欲殺之心則爲故殺非鬬毆矣據鄂昌强爲開脫之詞則鬬毆抵償之條可以不設有是理乎似此婦寺之居心何能膺封疆之重寄至於按察使高維新乃專司刑名之大員且在川已久數年以來之秋審皆其所辦理而前後互異如此前則隨憲德而擬緩決後又隨鄂昌而擬可矜胷無一定之衡有忝法司之職著將鄂昌高維新一併交部嚴察議奏其所擬吳相周等七案著九卿另行詳愼定擬具奏國家刑名最關緊要而九卿秋審定擬尤爲讞獄之大典各省撫臣所奏若輕重不同九卿當悉心斟酌務期畫一以成協中之治假使依樣葫蘆寬縱者任其寬縱嚴刻者任其嚴刻則各省刑名委之督撫更無餘事又何用廷臣之集議乎至於憲德昔爲川撫今爲司寇此本內昔年所定緩決而今改可矜之數案若憲德自以昔年擬罪錯悞則此時當自行檢舉若從前不錯而鄂昌悞改從輕則應於秋

審時據理更定以期平允今伊尚隨聲附和不顧前後之矛盾又何怪九卿之視爲泛常潦草塞責耶嗣後秋審案件若其中有應改而不改及不應改而妄改者經朕察出或另派大臣檢出定將九卿從重議處若九卿及與議之官員等有意見不同者准兩議陳奏朕前請旨定奪卽衆人皆同而一人獨異者亦准陳奏

初五日奉

上諭各省所定衝繁疲難等缺多未確當著各該督撫再行詳細查明據實具題如題定之後將來接任督撫仍有題請更改者將原草率辦理之督撫交部議

處其苗疆烟瘴邊遠等缺亦著一體分晰確當具奏如有疎忽亦照此議處

又奉

上諭直隸營房墩臺當年李維鈞辦理甚不妥協以致易於傾圮今若遽令地方官全行修築完固入冊交代恐現任各員一時難以辦理未免受累著交與總督李衛酌看地方力量應分幾年次第修葺定議奏聞俟陸續告竣時報部仍交與地方官隨時修理入冊交代

十二日

諭古州等處苗蠻人等朕爲天下生民主撫御萬方凡有血氣皆吾赤子莫不望其遂生復性以同受朝廷之德化是以各省苗猺猓獞種類雖殊總無歧視數年以來漸次經理化其頑梗期爲善良况爾古州等處苗人尤非僻處窮邊者所可比其地介在黔粤兩省之中與內地民人土壤交錯乃從前惡習相沿罔知法度恃其險阻出沒無常擾害居民邀截行旅且卽同類之中往往自相仇殺報復相尋以强陵弱以衆欺寡視劫奪爲固然等人命於草芥此等殘忍之風朕實爲憫惻是以於數年前命封疆大臣等經理化導其怙惡抗拒者不得不懲以兵威而革面革心者悉加意撫綏俾遊樂土今苗疆諸事就緒凡爾苗

衆皆爲服教嚮化之良民矣不但朕民胞物與一視同仁之懷於焉大慰卽爾苗衆亦當知去危苦而就安全離湯火而登衽席豈非爾古州等處從來未有之美俗應踴躍慶幸百倍尋常也如果自兹以往戕賊之念不萌頑梗之心不作安居樂業守法奉公樸者優游於耕鑿秀者沐浴於詩書爾等苗衆與土著之民一同上進且使爾子子孫孫服疇食德永永受國家教育之福豈不善歟今因苗疆奠定特遣大臣會同該省文武大員親歷古州等處宣朕諭旨並加賞賚爾等苗衆其仰體朕心祇遵朕訓父教其子兄勉其弟族黨親朋互相勸勵共敦善俗永息刁風以副朕育正羣生之至意

十六日奉

上諭各省生童往往有因與地方有司爭競齟齬而相率罷考者或經教官勸諭或同城武弁排解然後寢息其事此風最爲惡劣士爲四民之首讀書明理尤當祗遵法度恪守憲章化氣質之偏祛囂陵之習况國家之設考試也原以優待士子與以上進之階凡爾生童不知感戴國恩鼓舞奮勉而乃以私心之憤借罷考爲脅制官長之具何市井無賴至於此乎蓋因庸懦之督撫學臣希圖省事草草完結不加嚴懲以致相習成風士氣一驕士品日流於下關係匪淺

嗣後如果該地方官有不公不法陵辱士子等情生童等自應赴該地方上司衙門控告秉公剖斷儻不行控告而邀約罷考者即將罷考之人停其考試若合邑合學俱罷考亦即全停考試天下人材衆多何須此浮薄乖張之輩是乃伊等自甘暴棄外於教育生成即擯棄亦何足惘惜如此定例庶亦整飭士習之一端著該部妥議通行

二十一日

諭刑部爾等職司邦禁弼教明刑惟秉至公庶幾大小獄訟歸於平允胷中不存一物但有一片公心猶恐人之情僞難窮未必事事協於至是何得先存一從寛之見或先存一從嚴之見橫據胸中以待事至是則纖塵著眼泰山在前而不能覩豈能得其實情旣不能得其實情何由歸於平允又況挾私狥情顛倒是非乎至於用刑不可視爲習慣人情乍見則心怵目驚相習則安之若素朕在藩邸時奉
聖祖仁皇帝諭旨審理事件初見夾訊竟至戰慄悲涕迨經數次辦理之後便視爲尋常蓋熟習薰染之爲害也如此何況爾等日日習見豈能免於輕率務須保任此心雖經百遍常如初見之怵惕方可用刑更須將面前聽訊之人之心詳細體量委曲追求則不特不敢輕易用刑且心誠求之何患情實之不得果能

時時刻刻惟恐有一夫之寃事事不輕放過自然不生推諉之念怠玩之心不忍不勤不忍不愼矣夫事之情形不一如人之面目不同雖極相似之案件若細心推求必有不同之處非律例之所能該即使加倍增添律例亦斷不能全該未來案件之情形若非實心辦理秉公衡量其輕重之閒豈能無失爾等如肯以至公之心求其平允則刑貪戮暴正所以爲集福之基如其偏嚴偏寛畸輕畸重或且以婦寺之仁曲貸姦宄之命以爲求福之道斯則自求其禍有何福之可得朕於此理見之甚明爾等深信力行自有效驗勉之愼之

又

諭刑部朕每閱獄讞至罪重惡極人犯雖情理可惡必平心靜氣將致罪情由詳加審度苟有一線可生之路必爲之細細推出惟求其生而不得方寘之於法不敢因一時之見而失於嚴至情似可原者亦必推情度理必其實有可原然後加以矜恤不敢任一時之見而失於寛總之用刑期於公當斷不可先存一寛嚴之見於意中也爾等刑憲大臣尤須詳體此意於讞獄時設身處地詳慎推求以期允當一案有一案之委曲一犯有一犯之情罪不可有意於寛亦不可有意於嚴大凡人之處事始則矜持久而漸熟未

必不輕忽任意朕平時每於小事一一體認知心之安與不安總由於習之慣與不慣耳爾等初任刑官之時視用刑無不生畏懼之心者久而習慣遂視爲固然毫不介意其中保無錯悞若於用刑之時能常存初任刑憲之心庶刑獄得其平而天下無冤民矣

二十三日奉

上諭聞川省敘永廳與永寧縣同處一城從前隷四川縣屬貴州廳縣各設稅口嗣經兩省會勘將永寧縣改隷敘永廳管轄所有田地丁糧已照川省條例經徵惟稅課一項仍是廳縣兩處俱收未免重複嗣後著將縣稅裁除只留廳稅其一切貨物俱照川省

之例徵收

二十五日奉

上諭據總理西安巡撫事史貽直等奏報陝省秋禾受旱水田仍可有收而旱田收成分數大減現今秋社前後乃秦民種麥之期必得甘雨應時始能播種是以農夫望雨甚切等語覽所奏情形若將來得雨沾足則明歲夏收自有可望但今歲秋收既歉則明年青黃不接之時米糧或致騰貴兵民人等有應行接濟之處亦未可定不可不預爲籌備查陝省與河南接壤雍正十一年春間撥運豫米十萬石自水次裝載直抵西安已有成效上年曾令河東總督王士俊於沿河州縣水次貯穀三十萬石並將上年豫省漕米截留易穀以備陝省之用是豫省備運陝省之米甚爲充裕儻明年陝省有需用之處著史貽直等一面具奏一面即將需用米數行文王士俊料理照上年之例由水道運赴西安應用將此併諭王士俊知之

二十六日大學士等以湖廣秋審冊內斬犯易孟臣與服兄易向倫因灌田互毆易向倫越七日殞

命一案請

旨奉

上諭按律卑幼致死有服尊屬加重至擬斬立決所以

厚倫紀植綱常也但其中情罪有實在可原者法司限於服制按律定擬朕詳愼原情於法司覆奏之後仍令九卿議奏九卿反覆推硏改爲監候夫以立決之犯改爲監候於本律已爲末減然斬絞仍屬死刑從來命案當以致死不致死爲斷若尊屬之死果由卑幼所致則按律立決法無可寬若實未嘗致死尊屬則不當坐以致死之罪出此入彼理無兩是今九卿之所以改爲監候者以尊屬之死不由該犯所致也尊屬既不由該犯毆傷致死徒以一時抵觸適遇其數盡自斃而加以斬決重辟於理似不甚協當此案著大學士會同刑部再行詳議具奏

二十九日奉

上諭各省鹽政關係國計民生所當加意整理而兩淮鹽務之積獘更甚於他省此中外所共知者大約鹽法之行必以緝私爲首務私靖則官引自銷轉輸便利裕課恤商皆本於此淮南江廣口岸寬濶如果私鹽杜絕何慮積引難銷惟是緝私一事地方督撫大吏非不遵奉辦理但以不關切己之務有名無實聞今年江廣口岸鹽壅價減急難銷售皆由鄰私充斥之所致蓋兩淮行鹽地方江西河南有浙私蘆私之侵越而湖廣之川私粵私爲害更甚現今雖於各處私鹽隘口設立巡官巡役似爲周密而地方文武官

弁不肯實力奉行一任兵役人等網利營私如商船夾帶原應秉公盤查而往往視爲利藪多方需索恣意搜求以塞巡查之責轉爲平民之擾累至於大夥梟販則慮其拒捕或畏難故縱或受賄得錢其拿獲到案者該地方官弁又視非專責姑息養姦以重作輕以多報少朦混草率不能據實審結以致立法雖嚴而鄰私之肆行如故在江南督臣亦不過責成所屬地方至咨會鄰省即未必有呼輒應此私販之所以難禁也年來朕留心訪聞甚確用是特頒此旨曉諭湖廣等省督撫等務矢公心視鄰省之事爲己事嚴飭文武官弁同心協力使川粵浙蘆之私鹽不敢越界橫行則兩淮積壓之引易運易銷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儻既經曉諭之後仍有失於覺察者一經發覺朕必於該督撫是問

雍正十二年十月

上諭十五道

初三日

諭刑部江蘇秋審冊內情實之曹坤致和等數案喬世臣向在江蘇巡撫任內並擬緩決經九卿等改正甚是從來姑息長奸爲害於民生最大刑官斷獄失入失出皆非平允若以亂法弛刑希圖種積陰德是喬世臣之擬緩決則爲寬厚九卿等之改情實即爲苛刻矣誰無心胸誰無子孫豈肯酷虐無辜上干天譴乎但國家立法應生應死律有明條揆諸天道則縱惡濫刑均傷和氣要在至公無私而已古云死者不

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督撫大僚受封疆之重寄其於該省地方官吏之黜陟錢穀之度支固爲要務至於刑名尤屬緊要無論斬絞重犯不當纖毫草率即輕至徒杖必須詳慎在聽斷者遇此等案件或以徒杖罪名非同重辟略加責問便圖完結不知受徒杖者離父母棄妻子跋涉遠道託跡異鄉甚至僵仆中途呻吟牀簀辛苦慘切申愬無由即或未致顛連而因被責辱無聊失業抱痛終身用刑者不可不慎也爾諸臣等並宜念之戒之

初五日奉

上諭數年以來甘肅等處地方辦理軍需民人等輓輸効力朕心深爲軫念已屢加恩澤以示嘉奬前據督撫等奏報今年春麥夏禾收成俱好朕心甚慰今聞秋閒有雨少之州縣如階州靖遠縣環縣數處收成不足民食稍艱或他處有似此者亦未可定著劉於義許容確加訪查所有歉收之處或應蠲免或應停征其乏食之民如何撫恤一面定議奏聞一面即行料理若西安所屬有秋田歉薄之州縣著史貽直碩色亦即確查奏聞照此辦理

初七日

諭內閣及刑部朕思欲小民各得其所亦非必不可得之事如內外大小各官果皆知爲臣不易之道實心

實力教養斯民雖不能俗易風移亦可使之安居樂業若以小民犯法謂與己毫無干涉是視斯民之痛癢漠不關心矣夫州牧縣令不特民之父母亦民之師長也須刻刻提撕教誨不啻訓課蒙童與之講解自然漸漸明曉常有諄諄與此人言而旁聽者竟能領會故知教導之法貴優游漸浸非偶爾宣講上諭便可謂教民也即如招冊內案件俱係爲上者不能教養所致而不肖有司尚欲營私壞法納賄徇情朕不知伊等實具何等肺腸天下上智之人不教而善者不可多得下愚不移者亦少惟中材之人最多全賴有司善爲訓廸見良善者扶持之兇暴者懲治之

使百姓曉然於良善之不受禍而兇暴之不能保則誰不勉爲良善之徒乎夫神明之道實是體物不遺古聖賢云無愧衾影蓋見得隨處有神明所以如此戒謹耳神明之道信以爲有便有若以爲無便無信以爲有而時時誠敬厥後必然受福若以爲無而事事欺謾厥後必然蒙禍理有一定毫髮不爽也

又奏

上諭西路軍營發回兵丁內對敵受傷已經殘廢之楊秉義著給與半餉其曾經受傷起用之張自成等准於病愈之時收伍食糧仍註出兵一次至於並未受傷因病回家各兵丁等若槩作出兵一次則開藉病退諉希冀還家之弊今伊等既情願起用許其項補食糧不准作曾經出兵之數再遇有拔補千把等缺凡係告病回籍病痊復用之人著該督提等將可用情由聲明另疏具奏送部引見請旨此旨通行八旗各省永遠遵行

初九日奏

上諭據御史張考奏稱各省同知通判知州知縣等要缺例應該督撫題補者從雍正九年至今尚有未經題補之缺未免懸缺太久署理之人未必實心効力事務廢弛如果不得其人亦應奏請簡補等語朕將該御史所奏交與吏部詳查據奏數年以來各省同知通判知州知縣等官有未經題明委署亦未咨部者共十六缺又有曾經咨明委署未曾題補者共十五缺朕思各省要缺交與該督撫題補者蓋以緊要地方必得才能熟練人地相宜之員而就近揀選又不至曠延時日於公事有益今此數省之缺有一二年未經題補者有三四年未經題補者雖各處皆有委署之員然署理日久未分優劣亦不定以期限驗其考成彼將視地方之事如同膜外殊非鼓舞激勸之道是加意於要缺而轉至於事務廢弛亦未可定如果該省不得其人則當奏請簡補不應任意遲緩況其間有題署咨署者亦有不題不咨自行委署者辦理亦不畫一著行文此數省督撫其有出缺至二三年未曾題補者著伊等將緣由明白回奏

十一日奏

上諭今年六月間江蘇地方雨水稍多州縣低窪之地有被水淹浸收成歉薄者朕心軫念且恐將來米價漸昂不可不預爲籌畫著將乙卯年江南起運漕糧截留二十萬石於被水成災之州縣各就近留一萬石或五六千石於被水不成災之州縣量留三四千石俟開春市價增長之時將此平糶其成災田地應徵新舊條銀若仍行徵輸小民不無竭蹶著緩至來年麥熟開徵再本年應納南漕等米亦准緩至明秋

折納所有被災地方無力乏食之窮民據該督等奏稱已動公項酌賞但冬春之際此等民人覓食艱難應動支倉穀分別賑濟毋令失所著該督撫悉心辦理並督率有司實力奉行務令均沾恩澤

十二日刑部奏中城營兵劉天忠犯罪擬絞查係獨子應否准其留養奏

上諭凡命案擬抵之犯奏請存留養親者朕常酌其情罪開恩准其留養此本內劉天忠用鞭打逐無名之人傷非致命若論常例未始不可從寬但此病人在車馬往來之地偃卧難起則其狼狽可憐之態卽行路之人見之亦應惻然動念設法安頓救濟劉天忠

身爲汎兵自應照管或報知營弁乃不但無憐憫之心且用鞭棍連打數處逐令他去未幾身死雖傷非致命而其存心殘忍已甚不可不加懲儆劉天忠不准留養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

十六日奉

上諭向以浙江吏治營伍俱須整理而浙閩總督駐劄閩省未免隔越是以特授李衛爲浙江總督兼管巡撫事務此係因時制宜一時變通之舉並未著爲例也今浙江事務經李衛辦理以來已漸整頓而程元章又以伊之才力難兼總督巡撫鹽政三重任恐致曠悞爲辭頃郝玉麟來京陛見朕看其才具精神足以貫注兩省著仍照舊制命郝玉麟爲浙閩總督程元章以總督銜專管浙江巡撫並兩浙鹽政事務又從前降旨將廣西一省暫隸雲貴總督管轄者因廣西與貴州接壤俱有苗疆應辦事務若非該督總統節制恐文武官弁呼應不靈今苗疆用兵事竣諸凡就緒而年來內外臣工多有奏稱廣西距雲南路遠廣東路近不若仍舊之爲妥便者滇黔兩粵情形本是如此卽朕之初念亦不過暫令雲貴總督管轄俟苗疆事竣仍可照舊非謂尹繼善不能兼管三省而前後互異也其應否仍隸廣東之處著九卿會議具奏

十七日奉

上諭向因倉場米石關係緊要在京十倉每倉或都統或副都統各派一員御史各派一員專任稽察之責於倉場不無裨益但從前未定更替之期現在各員中有歷至三四五年尚未更換者朕思日久因循易生懈怠且或偶有疎虞該員恐干失察因而掩飾彌縫亦未可定著定爲三年更換之例屆期各倉一同更替若有接任之員未滿三年卽屆更換之期者亦一體更換庶稽察嚴密而瞻顧之弊可免該部卽遵

諭行

又正藍旗漢軍副都統紀魯奏本旗承辦虧空有

應賠軍需銀兩應不准查免奉

上諭祖督所奏是凡軍需項下虧空銀兩不准查免屢

降諭旨甚爲明晰今據祖督此奏是該旗竟有將軍需二字藏匿而巧借代賠核減等名色以倖邀恩免者一旗如此則他旗可知著交與八旗大臣及該部堂官詳細確查若有似此情弊其已經矇混邀免者著即查參其現查造冊尚未具奏者即行刪除免其參處

二十日吏部將各部院保送員外郎人員帶領引

見奉

上諭福壽七達俱係俸淺之員若即實授員外郎旋可陞用郎中未免太速福壽著以主事銜署理藩院員外郎事七達著以主事銜署戶部員外郎事俟三年後辦事稱職該堂官具奏請旨實授伊等主事員缺照例開選至欽天監保送之監副永安不過通曉曆法於部務未必諳練不稱保舉嗣後保送部員時欽

天監官員不必保送

二十一日護軍統領滿泰奏出征之護軍參領兼嚮導官石圖等誤領雙俸請按季扣還奉

上諭前因嚮導官出外行走之處甚多是以給與雙俸數年以來朕並未出巡嚮導官在家不應坐食雙俸至於出征嚮導官其員缺並未另補乃亦給與雙俸

滿泰等瞻徇多年至今始奏稱出征嚮導官誤領雙俸請將伊等俸餉坐扣還項殊屬悖謬此應還雙俸即著落辦理錯誤之嚮導總管塞爾弼滿泰蘇爾雍等將伊等俸銀俸米坐扣還項其嚮導官給與雙俸之處俱著停止如有稔知路徑詳記地名於嚮導任効力行走者著嚮導總管保奏給與雙俸嗣後著嚮導人員俱加意學習如二三年後嚮導人員仍有不知地名路徑者朕惟嚮導總管是問

二十二日奉

上諭

壇

廟乃關祭典之處俱當潔淨嚴肅

太廟

社稷更宜恭敬故派太監等專責以掃除之事又派旗員輪班看守若非祭祀之日一應官員不許擅入原係定例近聞在內住宿之太監等將伊等親友縱令出入行走看守之旗員亦將朋友引入廟院乘凉此皆平日懈弛之所致也著交禮部太常寺嚴查禁止割草之人令太常寺酌量選擇數名令其敬謹除治並交與內務府御史等不時詳查如有容留閒散人等推故混入者即行指名題參嚴加治罪如仍前懈弛經朕聞知定將禮部太常寺堂官及御史等一併交

部議處
二十六日奉
上諭朕從來不言祥瑞屢頒諭旨曉示天下臣民是以
數年來凡以嘉祥入告者朕皆屏拒弗納而各省之
瑞穀嘉禾誕降者甚多悉令停其進獻蓋欲天下臣
民共敦實行不尚儀文以爲敬
天勤民之本也今據總兵官楊凱奏報鎮筸紅苗甫經
化今年苗民所種之山田水地黍稷稻粱盈疇遍野
及至秋成則皆雙穗三穗四五六穗不等萬畝皆然
苗民額手歡呼以爲從來未有之奇瑞又據侍郎蔣
洞奏報高臺縣屬雙樹墩地方在鎮夷堡口外自開

墾以來人烟日盛今歲秋成粟穀挺秀有一本之內
枝抽十餘穗者有一穗之上叢生五六穗者屯農共
訝爲奇觀稱爲盛事等語朕思苗疆播種乃夷民務
本之先資邊徼屯田關邊塞軍儲之重計今値經營
伊始欣逢瑞穀呈祥且地廣穗多超越於見聞紀載
之外仰見
天心眷佑錫福方來苗民之樂利可期軍旅之糗糧有賴
此非空言祥瑞而無濟於實用者可比朕心不勝感
慶在廷臣工莫不有撫綏苗衆籌邊足食之心聞之
定爲色喜是以將楊凱蔣洞奏摺及穀本圖樣發出
共觀之

二十七日諸王大臣等奏賀
景陵瑞芝並請宣付史館奉
上諭今歲元旦立春喜遇四寅仰蒙
上天特賜盈尺之瑞雪朕心感慶期與臣民共相黽勉自
春及秋直省地方雨暘時若除直隸江南近水數縣
河水有漲溢之處陝西數縣得雨稍遲外其餘則甘
霖應候禾稼豐登雖不敢遽稱大有之年而各省年
穀順成大率相類誠爲罕覯此
上天
聖祖賜祐國家顯然昭著者今當萬寶告成之候西師報
捷之時欣覩瑞芝九本產於

景陵寶城最近之山屈指數年以來三秀之瑞已經四見
實乃
上天恩賜以表彰我
皇考之聖德神功欲使中外臣民咸知樂利養恬共享昇
平之福者皆我
皇考之所留貽非偶然也據此則諸王大臣等奏請宣付
史館昭示中外於理應行至謂朕純孝所感朕實愧
不克當並曉諭天下臣民共知之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

上諭七道

初三日奉

上諭天津北倉存貯截漕海運米石原以備附近州縣不時之需但收貯年久難免折耗若不定准銷之例則地方有司不無賠累之苦其准銷耗米數目及如何鋪墊倉廒料理防護之處俱照通倉之例行著戶部查明定議具奏

初八日奉

上諭據都統李禧奏稱家選兵內有將俸餉抵買入官人口其俸餉尚未扣完而挑選出征者經本旗前任都統等叅奏追還原賞伊主銀兩但自出征以來已經三載其家選兵之父母妻子俱係伊主養贍今若追繳賞銀恐有無力養贍者非所以仰體皇仁等語此等家選兵丁之妻子既在各本主家養贍數年所有賞過銀兩免其追繳似此八旗入官之人挑選出征者著各該旗大臣等查明將伊等之妻子俱於本家撤出照原降之旨作爲另戶其本人未回京之前應如何安插照看之處著該旗大臣酌量料理

十一日奉

上諭朕聞閩省漳泉地方民俗強悍好勇鬭狠而族大丁繁之家往往恃其人力衆盛欺壓單寒偶因口角小故動輒糾合黨與持械鬭爭釀成大案及至官司捕治又復逃匿抗拒目無國憲兩郡之惡習相同而所屬之平和南勝一帶尤甚著名者朕思上天陰騭下民與以至善之性故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雖五方之風氣不齊而本然之性則有善而無惡東西南北所在皆然漳泉之民亦未有天稟獨異者其所以不善之故則因俗尚囂凌漸成積習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皆剽悍桀驁之風而無禮讓遜順之氣遂令本然至善之性陷溺而不自知也其中豈無善良之人不過自潔其身固難以數人之力挽風俗之澆漓可爲浩歎朕自臨御以來屢頒諭旨訓迪內外黎庶詳明諄切至再至三自通都大邑至僻壤遐陬咸使之家喻戶曉而各省民風漸知奉法循理不敢蕩檢踰閑且如最難化者莫過苗蠻猺獞之人近亦頗知革面革心有欣欣嚮化之意豈漳泉內地之民轉不如苗衆等之悔過遷善革薄從忠而甘於自暴自棄陷身法網乎朕心深爲不忍特降諭旨切加訓導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言善惡感召之幾捷於影響作奸犯科之人既爲王法之所不宥必爲天理之所難容禍福利害之間判然兩途然則爾等亦何所憚而不爲善何所利而爲不善乎大抵居鄉

之道親睦爲要保身之道循分爲先毋以強陵弱毋以富欺貧毋以智侮愚毋以衆逼寡毋爲行險僥倖之事毋爲干名犯義之行父老子弟聯爲一體隣里鄉黨視若一家朋友相助息訟息爭使朝廷旌爲義鄉有司表爲仁里身名俱泰刑罰不加天下至樂至利之事至安至適之境無過於此况閩省文風頗優武途更盛而漳泉二府人才又在他郡之上歷來爲
國家宣猷効力者實不乏人獨有風俗强悍一節爲
天下所共知亦天下所共鄙何不翻然醒悟共相勉勵而成禮義仁讓之鄉乎著該督撫仰體朕心時加訓誡更立勸懲之法實力奉行務俾俗易風移副朕一道同風之至意

十二日湖南巡撫鍾保參奏原任布政使鄭任鑰冒銷耗羡銀兩前任巡撫魏廷珍等狥情准銷請著落分賠奉
上諭各省存公銀兩原以備該省公事之用蓋地方公務繁多若無辦理之資必致官民並受其累是以再四籌畫存貯此項以本省百姓之輸將充本省公事之用度逮至數年之後果有贏餘如河南山東兩省朕即降諭旨將該省額徵錢糧各蠲免四十萬而以存公銀兩補之是仍以百姓之物還之百姓並未收入公帑也乃督撫藩司中竟有庸鄙之人以此項爲

分外之物無關考成可以取攜任意者或充私用或狥私情上不知仰體朕心下不知愛惜民力朕爲此已屢降諭旨訓諭再三今據鍾保參奏湖南撫藩各員此即濫用公項之敗露者鍾保不事瞻狥據實陳奏且使將來經管之大員知一涉苟且雖離任數載之後尚不免於糾參各加謹慎於公事大有裨益鍾保著交部議敘摺內所開濫用銀兩於魏廷珍王朝恩二人名下著追還項

二十三日奉
上諭凡標營大小武弁均係職典戎行有官守之責者至於執事應差之人悉皆入伍兵丁非如文職之胥吏皂役可比均當愛惜其力以備行伍之用朕聞外省提鎮赴任時第一次批令千把總一員帶兵役數十名及儀從等件越省遠迎第二次則令守備一員帶兵役百餘名迎至交界第三次則係中軍官帶兵數十名沿途迎候至於副將參遊等官其所轄弁兵等有至交界處迎接者有至舊任駐劄處迎接者新員赴任常無定期以至弁兵在外淹留曠廢職守且途次資斧非動公費即出己貲公費乃軍裝器械之需己貲乃仰事俯育之項以迎迓之虛文而耗公私之實用此等陋習不知起於何時遂至相沿未改此即提鎮等不能體朕愛養弁兵之心之一端也著該

部傳旨嚴行禁止並將如何迎接之處斟酌定議俾大小武弁遵守通行倘有違越不遵者並嚴定處分之例以示懲儆

又奉

上諭今歲春夏間陝西地方禾麥頗好及至仲秋間有雨少之州縣如甘肅所屬則有階州靖遠環縣等處西安所屬則有臨潼渭南高陵涇陽三原醴泉富平同州郃陽澄城韓城朝邑華州華陰蒲城潼關以及榆葭二府州所屬等處朕心深爲軫念特諭該督撫速籌蠲免賑卹並轉運接濟之策務使貧民不至失所茲據劉於義許容奏稱階州及靖遠縣環縣本年

錢糧及應徵舊欠已槩行停徵俟明年夏收後再行徵收至乏食之民已按照成例計大小口借給口糧以今歲十月起至明歲四月爲率統俟夏收後徵還或其他州縣有一村一堡被旱薄收者亦照階州等處之例辦理等語據史貽直碩色奏稱西安所屬州縣秋間雨澤愆期嗣於九月內大沛甘霖所種之麥滋潤暢茂明歲夏收可望現在糧價有減無增約計本地存貯穀石足以接濟明春之用無庸借賫於豫省至本地錢糧百姓感戴皇仁且值連年豐稔已經完納十之八九亦無庸加恩蠲免惟從前借糶之穀糧應於秋後還倉者今西安同華榆葭等府州既有薄收之屬若再催還借糶之項誠恐市價增長民力維艱應請暫緩徵買統俟明秋還項則民力可紓等語劉於義史貽直等奏報地方情形已悉階州等三州縣乏食民人所借之口糧俱著賞給明年夏收時不必徵還所有本年未完之錢糧亦著蠲免明年不必補徵其應徵舊欠著槩行停止仍令劉於義許容督率有司加意撫綏務令小民得所至西安同華榆葭等府州屬百姓所借之倉糧亦著賞給明年不必交還其糶出之穀於明年何時買補還項著史貽直等酌量具奏

三十日奉

上諭朕賞各省兵丁生息銀兩原交與該管大員善爲營運以濟其緩急之用從前有草率從事者卽將此銀借給兵丁收取利息以爲賞恤似此辦理甚不妥協朕已降旨訓飭嚴行禁止近聞仍有無識無能之總兵官希圖省事暗中借給兵丁者又或有各兵假託商人借領之名而其實自用官銀繳利者朕思兵丁切要用度莫大於吉凶二事朕既已賞給官銀則二事可以粗備至於尋常衣食之類無銀則可節省有銀易至輕費此乃人情之常今見有官銀可借一時用去而將來補償無資其拮据之苦仍兵丁身受之豈朕愛養加惠之本意乎若兵丁假借商名領銀

繳利更爲不可兵丁既非殷實之家又非久慣貿易之人虧折後從何賠補不但領銀之兵受累於目前且致將來之兵不能霑國家之恩澤此顯然可見者著各該管大員一一清查若有似此情弊速行更改倘官銀不敷營運不妨據實奏聞或地僻難於招商不妨輕減利息若取兵丁之息銀以爲賞恤是以朕惠兵之心而成將來累兵之舉則該管大員經理不善之罪無可寬貸除從重議處外仍將虧欠之項責令賠補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

上諭十六道

初二日奉

上諭據浙江巡撫程元章奏稱臣以巡撫兼司鹽政所有緝私一事必賴弁兵協力同心始克整頓仰懇天恩凡有關於鹽政事宜容臣仍令各鎮協營照舊分辦督緝倘敢歧視怠忽臣即據實題參等語大凡經理鹽政必以緝私爲第一要務從前督理鹽務惟總督李衛管理兩浙時恤商裕課事事妥協實無有出其右者程元章接任之後朕諭令仿照舊規毋得紛更成法乃伊管理以來兩浙鹽務雖不至於敝壞間亦漸不如前今此奏蓋亦惟恐將來鹽政漸弛而預留地步以武弁不歸統轄爲卸過之計獨不思程元章爲總督已數年而鹽政漸不整理又豈武弁呼應不靈之咎耶著照程元章所請凡揀選將弁及一切兵馬營制聽督臣郝玉麟辦理外其有關於鹽務事宜者各鎮協營聽程元章派辦督緝倘有歧視怠忽者即據實指參似此文武合爲一體弁兵聽其督派倘鹽務稍有不整則責有攸歸矣

初六日奉

上諭據往良鄉等處八城查閱兵丁之護軍統領伊蘭泰奏稱查閱良鄉等處八城兵丁騎射人人勤習俱

已嫺熟且能清語其雄縣兵丁五十名內射箭優者一半甚嫺熟者一半去年伊等騎射不堪並不能清語奉旨將該管協領圖克禪防禦沙渾沙爾圖革職即於彼處枷號另揀官員訓練兵丁等人人感懼奮勉力學今皆至於嫺熟等語兵丁等世受國家豢養之恩人人勤於當差熟習騎射技藝清語以圖報効該管大臣官員盡心管教使之上進俱係職分當爲之事若不知互相黽勉只圖安逸疎忽怠玩日流而下漸至不堪勢必俱獲罪戾如果上下互相勉勵何所不能但患不勤耳昔

太宗皇帝聖訓有云管兵之人宜率衆勤習騎射技藝若不預行學習一旦行軍將何以戰丈夫技藝無過騎射畜自飛之鷹亦可搏雉調不語之犬無有不馴此真

至聖之論凡膺管轄之任者俱宜盡心不時勸誨俾勤習一應技藝兵丁等人人醒悟勤於學習不久自然熟練將軍大臣等如不勤加訓練致兵丁等不行學習技藝生疎撫躬自問是誠何心若止合無知惡少一時之鄙見而不計及國家關係之重大寧不有負大臣官員之任乎嗣後仍有似此疎忽不勤加教誨訓練者朕必將該管將軍大臣等治罪爲衆人鑒戒斷不姑恕

初七日理藩院將厄魯特貝子多爾濟色卜騰懇請另給游牧之地一案具奏奉

上諭爾等傳諭多爾濟色卜騰人之壽算俱有定數並不關地方之故若地方之水土不服則無可如何豈可因心內疑惑之故即欲移游牧乎況爾現今欲移之地界在巴林科爾沁二旗分之間而爾之屬下俱係厄魯特若混入扎薩克等游牧內雜處將來彼此不睦別生爭鬬之端亦未可定已經居定之處不可頻頻移徙屬下之人亦甚勞苦爾因一時昏昧故存此意見今聆此諭旨省悟之後亦應自笑其愚也至伊所請借三年俸祿之處著照所請借給

初八日正黃旗漢軍都統甘國璧參奏原任佐領劉瑜等欺隱餘地請交部議處奉

上諭八旗餘地歷來欺隱甚多若逐件參奏治罪未免紛擾此案免其交部八旗有似此參奏交部之案著各該旗查明咨部免議並傳知八旗通行曉諭將欺隱餘地俱令自首免罪嗣後倘仍欺隱不首一經發覺定行加倍治罪

十四日奉

上諭從前臺灣北路大甲西等社頑番不法官兵已經剿滅餘黨亦已就擒叛犯之律所有家屬一併緣坐朕念此等愚番冥頑無知究非漢民可比從前妄行

不法罪在正犯其眷屬散處各社未必知情今當平定之後若一一搜查不無牽累驚擾用是格外開恩免其根究該督撫提鎭可仰體朕心妥協辦理以安番衆並將朕諭明白宣示咸使聞知倘朕如此開恩而愚番等仍不知感激再有干犯法紀者則是蠢頑不靈之輩不可以恩惠化導朕必加以重懲

又奉

上諭廣東督標左營參將陳其瑛來京引見奏稱伊母年已八十餘歲請給假暫回貴州原籍省視再赴新任等語朕觀陳其瑛漢仗好人亦明白伊母年逾八旬貴州與廣東相隔路遠難以迎養著交與湖廣總督邁柱遇有湖南副將缺出將陳其瑛題補俾得就近事奉伊母以盡子職

又奉

上諭旗員內曾因獲罪鞭責枷號者若不論其情罪一槩永遠廢棄不准保薦復用則伊等志氣隳頹無復

上進之望情亦可憫此等人員果有可恕之情能改過自新出衆奮勉効力者仍准該管官員保送但將獲罪枷責情由聲明具奏不得徇私隱匿

十八日奉

上諭朕聞甘州地方於上年正月內有提標兵丁王哲等六人行刦張掖縣民陳進孝家傷害事主陳訓一

案又本年九月內有張掖縣民李福家一連兩夜被盜刦去糧食衣物並將事主綑縛打傷十月內有張掖縣民王建文家被盜刦去糧食衣物銀器二案拏獲盜犯俱係甘提標兵現食馬步名糧者從來甘肅一帶民風醇朴從無大盜刦奪之事況今歲河西各屬俱獲有收糧價較往年平減且涼肅二鎭兵丁各安靜守法何獨甘提標兵輒敢數十成羣公然盜刦該管弁員平日所司何事如何訓練約束竟至兵丁肆行無忌如此署提督劉世明由侍衞微員朕加恩用至提督總督榮顯之職伊在總督任內毫無善績可稱其弟劉錫瑗竟牽連於山西叛案之內朕猶格外開恩赦宥之後因西路領兵需人念伊熟悉邊地情形特授以副將軍之重任豈料伊一到軍營諸事委靡退縮全無奮勇宣力之意西陲弁兵無不恥笑之其罪與五格等朕猶念其久歷戎行不忍遽令廢棄仍令署理甘州提督印務以爲贖罪自新之路豈料伊在任二年一味苟且因循視國家之事如同膜外朕屢次訓飭毫不悛改即如杭奕祿在彼役使弁兵騷擾驛遞伊並無隻字奏聞其他廢弛怠玩者不可枚舉今伊所轄兵丁目無國法刦奪橫行擾害良善實屬希有之事聞之令人髮指不識劉世明具何心胸而負恩溺職至於此也劉世明著革職拏交署

總督劉於義會同巡撫許容將兵丁行刦各案及縱兵爲盜負恩溺職情由一一嚴審定擬具奏其任內所有資財等物著劉於義委官確查封貯本籍所有財產著王士俊委員查封以待審訊結案再行請旨甘州提督印務著副都御史二格前往署理內閣學士岱奇現差寧夏有辦理事件俟辦理後前往肅州協助劉於義辦理軍需事務

十九日

諭禮部前據太常寺奏請於雍正十三年正月初十日

恭祭

祈穀壇今據順天府府尹奏於雍正十三年正月十二日

進春朕思祈穀乃新春典禮似不應在立春以前著該部會同太常寺悉心定議具奏

二十日奉

上諭前據署陝督劉於義巡撫許容奏報甘省之階州靖遠環縣三處秋收稍歉朕特頒諭旨將該州縣乏食人民所借口糧俱著賞給本年未完錢糧亦著蠲免矣今又據劉於義許容奏稱固原廳州所屬之平原所下馬關一帶及靈州所屬之花馬池中衛縣所屬之香山又接壤階州之禮縣所屬大潭一里各就一隅而論收成分數實有不足應徵錢糧請酌量寬緩其乏食之民亦酌量借動倉糧加意安頓等語下馬關等處秋收既屬稍歉著將該村堡本年未完錢糧一體蠲免其乏食貧民所借口糧亦一體賞給至其餘州縣如來春有應行接濟之處著劉於義許容隨時酌量加意撫綏

又刑部議覆廣西南寧府屬之遷隆峒差目越佔安南地界一案奉

上諭從前渠那設隘既由姦民廖廣圖利唆令遷隆土官黃震中妄稟而勘界員弁惟聽土官之言遂爾立隘設防今經該督撫等查明渠那地方實非遷隆所屬之內地已將湓梯隘移置於剝馬村板蒙隘移置於柏心村中外之界以十萬山下小河爲限並將廖

廣黃震中等分別治罪著總督尹繼善巡撫金鉷將勘明地界改設隘口及渠那地方給還安南遵守各緣由備細明白行文該國王令其知悉並飭令守隘員弁不時巡查無得縱放內地姦民出境騷擾以副朕懷柔遠人至意

二十一日兵部議覆進勦南北西三川并桌子山等處有功人員應按各該督所分等次照例議敘

奉

上諭軍功議敘乃國家賞功之大典必至公至確始足以表彰勞績鼓勵軍心從前桌子山棋子山征勦一案乃年羹堯岳鍾琪張大其事有意揑成者即在事

効力官弁亦不過以伊等私心任意開入冊內冀邀議敘並無功績之可紀凡桌子山棋子山冊開官弁俱不准議敘若從前有已叨議敘者著該部查明註銷其南北西三川西海効力人員仍准其議敘

又刑部議覆土司田旻如拒敵官兵一案奉

上諭田旻如畏罪潛藏投繯自盡尚與抗拒官兵者有間著從寬免其戮屍凡田旻如之孽皆由自作其眷屬及脅從之人俱係聽伊指使情有可原所擬斬絞各犯俱著從寬免死交與總督邁柱分別安插別省居住田旻如之衣飾等物仍賞給田旻如之妻子其田產亦不必入官著查明變價亦賞伊妻子以爲度

日之費所有牽連治罪各犯著邁柱酌其情罪減等發落其首先繳印之石梁司長官張彤砫著賞給千總職銜支食俸薪以示獎勵

二十二日奉

上諭畿輔爲天下首善之地是以各府州縣童生入學之數昔年曾加恩增添以示鼓勵惟宣化府屬之蔚州從前原隸山西廣平府屬之磁州從前原隸河南及改歸直隸之後入學仍照晉豫原額未與直隸一體邀恩又新從山西改歸易州管轄之廣昌縣雖係山邑而入學之數尚不及直隸之小縣此兩州一縣均當酌議加增者再者每遇鄉試之年宣化府屬另立旦字號與奉天府屬夾字號額數相同各取中三名今宣郡人才較前漸盛又添蔚州一屬應舉人數加多查夾字號前已廣額二名則旦字號亦應加增中式之數著禮部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鄉會兩闈乃國家掄才大典必須防範周密令肅風清始足以遴拔眞才屛除弊竇朕聞各省鄉試之年官字號士子入闈者往往監臨提調等官有差人餽送飲食果品之事此雖無關於科場作弊然當關防嚴密之時有人往來號房難保日久無僱倩傳遞之弊且恐民卷中之有力者亦可借此作奸犯科不

可不防其漸嗣後著通行禁止倘有仍蹈前轍者一經發覺即照科場作弊例將與受之人一同治罪

二十九日奉

上諭朕聞浙江海塘工程現在修理尖山已堵築三分之一人心甚是踴躍但尖山夫役每日給工銀三分六釐稍覺不足今當初春之月水淺潮平正趲築工程之候著照引河挑夫之例每日加銀一分四釐共足五分之數又聞從前採運石塊每方給銀八錢九分四釐六毫今運送多資人力著每方增銀六分俾夫役等工食寬裕努力修築早告成功以慰朕念

雍正十三年正月

上諭六道

初八日諸王大臣等奉

上諭今日諸王大臣等以雍正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慶雲見於雲南之大理等府又見於廣東之高州府又山東寧陽縣產毓麒麟嘉瑞駢臻仰見

上天慈恩福佑具摺稱賀朕向不言祥瑞非爲謙讓之虛文也歷年以來各省多有慶雲之瑞茲又值朕生辰雲南廣東兩省同見雖感

上天昭示嘉祥但兩省慶雲何如處處雨暘時若歲獲豐登萬民樂利斯眞可謂

上天慈佑前者河東總督王士俊曾具摺奏報寧陽產麟朕即批示訓勉之今爾等王公大臣果能砥礪公忠爲朕分猷宣力是乃人中之麟方愜朕之願望方堪爲朕稱慶爾等爲朕思之何由使宗室天潢之中人人品行端方何由使八旗根本之地各各奉公守法何由使六卿喉舌之司紀綱整飭萬事咸宜何由使封疆之吏大法小廉萬民安業朕之願望常多未滿則斯產麟何足深慶若以產麟爲朕德所感益屬朕所不居傳言誠能格天朕十二年來懇切至誠時時訓誡爾諸王大臣所頒諭旨不下數千萬言而諸王大臣尚未盡能激發天良公正無私實心辦理國家政事則是朕於人心未盡感格而謂能感格

天心實不敢自信也朕惟益加黽勉爾諸王大臣亦當各思何以答朕諄諄期望之至意夫君臣一體無不可言之情使爾諸臣果能正直廉潔而家計不足有奏知於朕者朕亦易爲給與若受朕訓誨而猶以貪壑無厭居心則是爾諸王大臣終身無感格之日朕亦實無計以感格爾諸王大臣也卿等當思朝廷一絲一粟皆天下之民脂民膏如朕今者解衣以賜此衣雖被於朕躬實未嘗成之於朕手揆厥由來仍是萬民脂膏豈朕所得而自有哉凡一絲一粟用得其當則是以民力所成者令敎養民生之人食其美報朕

與斯人兩居其是用不得其當則是以民力所成者供剝削民生之人恣其暴殄朕與斯人兩居其非如其是耶朕亦何可言功如其非耶朕豈得不引爲己咎爾諸臣自思之必如何而後可使君臣之施受常居其是又何忍受君之恩而轉使君爲爾等受過乎夫大小臣工各有職業孜孜矻矻尚恐曠廢安得有寸晷餘閒優游逸樂如果無可辦之事有此一刻淸閒此即

上天所賜之福當及時思其職業何事當爲思其過愆何事當改豈有放逸其心別尋消遣之理主敬二字實不可以須臾離者如果時刻主敬則昏惰自去精明

自生有事無事心常惺惺斷不肯別尋無益之消遣以致縱欲敗度爾諸王大臣亟須自問猛省畢竟此身欲成何等人物豈可不日加奮勉各以人中之麟厚自期待實心實力辦理國家政事俱成朝廷公正之大臣將澤被生民感召

天貺使四海九州之大盡致五風十雨之徵此時再感

上天慈佑賀朕瑞祥豈不更勝於慶雲屢見麒麟疊生乎是乃朕所至望者諸臣尚各勉旃

十四日奉

上諭據台拱總兵官卜萬年奏稱台拱苗民抒誠嚮化雍正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台拱城外瓦廠內踹泥

之牛一時走失有排畧寨苗人收得即同本寨鄉約牽送入城稟明交還又於十一月十二日居民周文魁家有牧養之牛走失為排畧寨苗人收得亦同鄉約送還本人臣已均加獎賞理合奏聞等語台拱苗人嚮化之初即知廉讓之理較之內地拾金不昧者更為可嘉著欽差侍郎呂耀曾等宣旨獎諭加倍犒賞並諭衆苗等咸使聞知俾其踴躍向善同受國家

恩澤

二十一日奉

上諭朕每見天下督撫有司等於人命盜案查審定擬時往往曲為開脫以行其婦寺之仁謂寬宥一人可

以種陰德於冥冥之中不知君與臣皆有教養斯民之責平時不能殫教養之道使之不陷於重辟雖在吾君臣有不得辭之過然實伊等干犯法紀自取其罪國家設立科條原以禁暴鋤姦使人人共守者豈可枉法以市恩俾受害者含冤飲恨而不得伸效尤者玩法逞兇而不知儆乎至於水旱災荒天時有不齊之數鰥寡孤獨人生有所遇之窮如寧填溝壑而不肯為匪者率皆良民似此無辜之赤子不幸而遭値困阨朕以牧養斯民之任寄之天下督撫有司而不能保護撫綏登之衽席乃視同秦越聽其饑餓流離此孟子所謂受牧牛羊立而視其死者

天高聽卑必加重譴而顧欲於命盜案中曲活一二有罪之人以冀倖邀福報何識見顛倒一至此乎朕望天下督撫董率有司屏棄虛文敦尚實政平時則勸農教稼闢地墾荒崇儉黜奢儲糧積粟以立其根本偶遇旱潦必深以為憂即據實奏聞殫心區畫俾澤中鴻鴈共慶樂郊有此濟人利物之功方不負父母斯民之職即以福報而論較之曲活一二罪人者其相去奚啻霄壤耶至於樂善好施史稱義舉扶危濟困人有同心周禮以六行教萬民孝友睦婣而繼以任恤可見任恤之道與孝友並重也鄰里鄉黨之閒原有休戚相關之誼以己之有餘濟人之不足在我本

為不多之費而在人已為當厄之施況民有秉彝自然觀感興起衆擎易舉利益孔多從來天道好還無有施而不報者此等之人

上天自賜福佑必及其子孫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也一人行善則慶在一家衆人行善則慶在衆姓果然風俗淳良號稱仁里則和氣致祥天道之感應捷於影響凡水旱災祲之戾氣悉變為五風十雨之休徵矣然輿仁樂善者乃鄉鄰長厚之風而鼓舞旌揚者則大吏有司之責如所屬內有紳衿士庶惠愛鄉閭力行善事存心救濟孤寒該督撫等當優禮褒嘉加意培植以表揚之有應題請者即行題請朕必降旨

議敘俾身膺爵秩名譽流芳勉之勉之著直省督撫將朕此旨刊刻頒布務使遠鄉僻壤人人知悉

又奉

上諭八旗所拴官馬下五旗竟有給王公等之護衛官員親軍等拴養不時乘騎者官馬之設特以備要事之用今每日馳驅俾其勞苦何得肥壯著交與八旗大臣等將各旗官馬務令應養之人拴養該管官員等不可妄徇情面給與不應拴養之人令其乘騎著都統等不時留心查驗

二十四日御史張鴛摺奏萬安倉厫坍塌原由奉

上諭國家設立言官原為敷陳公事並非與以言責令得自便其私也從前屢經訓諭甚明其偶有以已事瀆奏者俱降旨嚴行申飭張鴛身為御史寧不知之其遲悞修倉之處被金通保等參奏此案自有查議之衙門若查議不公張鴛再行陳奏未遲豈有借言官之職而冒昧瀆陳之理張鴛著交部嚴察議奏

二十八日

諭兵部凡年滿千總發回原任者因其漢仗中平又未知其効力如何是以發回令各該督提再行試看如其効力果好遇有守備缺出仍可於各標千總內比較酌量題補不得因其回任礙於保題爾部可行文各該督提知之

雍正十三年二月

上諭九道

初一日大學士等奉

上諭聞得各省武弁中有於該管上司前文稟應對用天恩天喜天顔聖明謝恩等類字樣者且於上司批示稱爲接奉硃批者此等謬妄處皆由該弁不諳文義信口稱呼無人指教而文稟之中則憑幕客胥吏書寫該弁目不識丁以致草野無禮至於如此凡該管上司皆有教導屬員之責此等處卽應隨時教導俾各知禮節豈有身爲職官如此糊塗而該管大員聽其僭妄錯謬而不一加開示之理此督撫提鎮之責也爾等可傳諭直省督撫提鎮知之

初二日奉

上諭文武生員不准入伍食糧乃歷來定例今朕聞陝甘提鎮所屬兵丁內有文武生員現充營伍而延綏一鎮竟有六十餘名之多在文武生員名列膠庠各應專心舉業嫺習技藝以圖上進豈可又掛名營伍其已經入伍之兵如有粗知文義願應考試者原有准入武場一體鄉試之例不必又附名學校若以一身而兼顧兩途必且互相牽制轉致兩誤著署陝督劉於義通行各提鎮將各兵內之文武生員查明革糧令其歸學如有情願革去生員當兵食糧者卽行知該學政除名准其留營差操竝飭行各營將弁嗣後文武生員一概不許濫收入伍如故違成例一經察出卽將該管將弁及該學敎官一併題參議處將此竝通行各省知之

初八日奉

上諭聞江南淮安板閘地方有土棍人等開立寫船保載等行由該縣濫請司帖合夥朋充爲客商之擾累曾經該關差追帖禁止而土棍等仍改易姓名盤踞淮關上下凡南河北河西河三路豆米貨船內有重載至關口僱覔小船起剝者土棍等輒恃强代僱任意勒索使用不饜不休客商甚爲苦累每每觀望不前此朕得之傳聞者著督撫再行確查倘果有此等情弊卽嚴懲禁止毋得視爲具文嗣後布政司衙門亦不得濫給牙帖若他處關口有似此作弊者著該管督撫一體查禁

初十日

諭禮部向因貴州等省官生應試者少是以未有取中官卷之例今貴州居官者漸多人才亦漸好且又添撥遵義一府亦應設立官卷其應取幾名之處著該部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朕聞河工官員每於裝運工料差役封捉船隻而

所差胥役即藉端封捉商船生事騷擾及至三汛搶工則口稱裝運緊急物料百般需索甚至將重載之客船勒令中途起貨以致回空商船聞風藏匿裹足不前既於客商擾累且於關稅虧少查河工裝運物料原有額設浚船即使搶築之時浚船或不敷用祇應僱募本地民船協濟運送原不必封捉客船阻遏商旅著河道總督飭所屬河員嚴行查禁如該役等陽奉陰違仍前勒索即將該員題參議處

二十日奉

上諭從來文武兩途國家並重未嘗軒輊於其間而習其業者必專心致志不惑於他岐然後有所成就可

以備國家之用每見無識之武臣往往有沽名邀譽輒稱於營伍中設立義學以興文育材者又有請令駐防兵丁子弟就近應該省鄉試者此皆舍本逐末糊塗顛倒之見朕已屢經訓飭而近來尚有如此陳奏之人不得不再加宣諭以開導之國家之設立營伍原爲折衝捍禦之計營伍中提鎮大員乃弁兵之表率也意之所嚮衆共趨之今乃浮慕讀書嚮學之虛名而於持戟荷戈之地以文章翰墨相矜尚是本業在武而注意於文必致弁兵等相習成風重文而輕武日久相沿人材漸至軟弱武備亦至廢弛是豈整飭戎行之道乎彼兵弁之子弟其資性聰慧可以讀書者聽其延師自課循例考試以圖上進此乃兩全之道爲提鎮大員者何必以虛名倡率使之輕視本業乎且與其設義學以課文何如設義學以課武尤爲輕車熟路易於有成也況國家文途之人甚廣用之不可勝用豈尚取資於營伍而爲此兩岐之舉耶至於各省之駐防乃專爲武備而設其子弟通曉文藝者原聽其來京應試以爲進身之路若准其在外就近鄉試則伊等各從其便競尚習文之名而漸忘用武之實將來更有何人可充駐防之選乎在京師則文武竝用是以文武兼收在駐防則武備是資應以武途爲重即如農工商賈各專其業然後可以

收其效此古今不易之理奈何介在兩岐其流弊必至兩誤向後如仍有下愚不移者朕必加以重處

二十二日奉

上諭據巡撫岳濬奏稱山東省城元旦祥雲捧日歷辰巳二時不散又摺奏山東各府於正月初五六日瑞雪普降遠近均霑又據王士俊摺奏河南地方於元旦得瑞雪一尺五六寸至二三尺不等朕嘗言天道人事之感應捷於影響督撫之優劣關係雨暘之休咎年穀之豐歉歷歷不爽即如從前大學士鄂爾泰節制雲貴廣西三省連歲雨暘時若禾稼豐收且嘉穀屢登慶雲疊見又如田文鏡節制河東數年其精

神強健辦事合宜之時則雨澤均調西成豐稔厥後暮年抱疾計慮不周遂有水旱歉收之患此皆人人所共知共見者朕此諭旨竝非以地方水旱災祲委其責於督撫也督撫皆朕簡用之人其是非得失朕實與共之至於感應之道亦必君與臣上下交修均殫其職然後可以上格天心不可以地方遠近而起分別之見近而京師畿輔既有部院督撫之分理不得專指爲朕一人之事遠而雲貴川廣雖有督撫有司之代理亦不得推卸以爲非朕之事也朕論感召之理如此亦必該督撫實有善蹟之可稱又有休徵之足驗天人相合朕方從而褒美之若無其實而有其驗朕又必留心徐徐體察不肯濫加恩獎也假使將來不肖之督撫有因朕此旨而隱匿災荒者亦必不能欺朕之耳目又或有揑稱祥瑞以冀倖邀嘉獎者將使天下之人謂天道之感應不足憑其獲譴於神明者更大尚何所逃罪乎朕因河東兩省元日之慶雲瑞雪再將朕平日敬信天道勤求民隱之誠意宣諭告誡期與內外臣工共勉之

二十八日兵部議奏察哈爾副總管善巴不能約東營兵致披甲人等偷盜馬匹應革職奉上諭依議官兵駐劄外邊原爲防衛蒙古而設若偷盜蒙古馬匹是不能防衛而轉行戕害應加重懲以儆將來嗣後官兵及跟役等有偷盜蒙古馬匹者一經審訊確實即在本地正法著該管大臣官員將此旨通行曉諭務令人人知悉文到三月之後照此例遵行至蒙古偷盜官兵馬匹或官兵等自相偷盜者仍照舊例行

又奉上諭朕令薦舉博學鴻詞以廣育才之典爲督撫學臣者自應秉公採訪加意蒐羅以副朕愛惜人材之至意乃降旨已及兩年而外省之奏薦者寥寥無幾以江浙兩省人材衆多之地至今未見題達此非人材之不足應選乃督撫學臣等奉行不力之故也大凡薦舉之典臣工得以行其私者往往踴躍從事爭先恐後若不能行其私則觀望遲回任意延緩其跡似乎慎重周詳其實視公事如膜外也凡督撫學臣之所考取者不過就耳目見聞之所及彼伏處巖阿學問淹雅素有抱負之士未必肯以文章筆墨求售於有司以倖邀一日之遇合是在督撫學臣留心訪察加意旁求屏虛名而崇實學以佐國家右文之治如李衛吳應棻合舉二人吳應棻又獨舉二人就中則有宣化府進士夫以宣化北邊一郡尚有可舉之人何況內地各省之大可見李衛吳應棻乃實心爲國

家留意人材者著再通行宣諭無論已奏未奏之省俱著再行遴選倘因朕此旨而遂冒濫以行其私亦難逃朕之鑒察若果有才華出衆而與例不符者著具摺陳奏候朕降旨其在京三品以上之大臣均有薦舉之責將此一併曉諭知之

雍正十三年三月

上諭七道

初二日奉

上諭各省新近自軍前回來之人爲補行引見即令來京殊覺勞苦著行文各省有往軍前去後補授之員應補行引見者除已經起程外現在未曾起身及續到人員俱令於到家之日計算休息一年再行補送引見如有保送伊等陞轉者照常咨送引見

初七日都察院議奏吏部悞將暫停銓選之州判孟炳帶領引見堂司官應照例處分奉

上諭此案吏部堂官處分俱著寬免至於大學士張廷玉實無應處分之處即寬免二字朕亦不忍出諸口伊與大學士鄂爾泰二人辦理事務甚多自朝至夕無片刻之暇以一身之精神豈能於部中一切細事悉行查到從前曾降諭旨鄂爾泰於旗務公錯不必入議今應照此例嗣後鄂爾泰張廷玉兼管部務凡堂官公辦之事有似此處分之處伊等俱不必入議

十三日刑部議覆江西民人徐節孫因救母情急致死黃起鵬一案奉

上諭此本情由部駁甚是但議稱黃起鵬持斧欲砍徐節孫之母徐節孫若不奪打聽其下手則其罪與殺

母無異等語此處甚爲錯謬凡父母與人爭鬬而救護情急致傷人命者止當原其救父母之情若救護不力而卽加以殺父母之罪自古及今無此科條也此等過當之語卽見之談論尚且不可今乃載入本章通行天下是迫人子以不得不殺人之勢又添殺人救親之條例矣況果如部議若或有兇惡之徒謀欲殺人先令伊父母尋釁鬬毆故作跌扑傷損狀而伊子繼至迫切救護斃人性命且得引若不奪打與殺母無異之案以自辨則貽害長姦又豈可勝言乎數年以來屢降諭旨凡救親情急致成命案者當察其情罪之重輕以定減等與否假若一槩從寬則其中詐僞百出弊端叢生刑罰多不得其平矣從前諭旨甚明此案內徐節孫之罪實有可原但部議與殺母無異一語大有疵病不得不指出以曉諭內外之秉持法憲者

二十日奉

上諭朕聞南方濱江兩岸多係蘆洲民間俱將蘆葦堆貯洲上賣以度日而江楚及上江各幫漕船由江往回竟有不法水手每遇蘆柴堆積之處輒糾集多人蜂擁上岸恃强奪取洲民攔阻動輒毆詈甚至有强取雞鴨等物者小民畏勢莫敢與校而領運弁丁不加約束民多怨言夫領運弁員卽坐本幫糧船之內

水手肆行如此安得推爲不知至督運之糧道押運之廳員雖云統轄衆幫亦當留心查察何得任其多事著漕運總督通行曉諭倘有仍蹈前轍者經朕訪聞必將文武大小運官分別嚴加議處

二十四日奉

上諭國家設立兵丁原以充緝盜安民之寄廣東爲濱海巖疆武備尤宜勤練不應少有廢弛查通省兵丁共計七萬餘名不爲不多歲費俸餉等項將及二百萬兩國家之養之者不爲不厚乃近年以來朕留心訪察粵省兵丁怯懦退縮者多而奮往用力者少如雍正十一年九月閒有黎聖兼等客船在高要縣三榕汛前被刼盜止八人該汛有外委一員帶兵十九名一任事主喊救閉門不出又如惠來營管隊陳有爵帶兵九名於雍正十一年九月巡哨途遇私鹽十餘擔不能擒捕反被打傷搶去鳥鎗衣物又如提標前營百總黃振魁帶兵十八名於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巡遇私鹽亦被打傷搶去器械此朕陸續訪聞甚確者同一廣東之人而爲盜賊私梟者則强悍無比其食糧入伍者轉怯懦不堪細推其故皆由將備選募時多憑兵家之子弟親戚夤緣汲引但取其應對伶俐趨蹌便捷者送赴上司驗補不但民閒强壯勇敢之人無有入選卽餘丁中之勇健而質樸者亦棄

而不錄以致營伍之中習尚虛文全無實濟此乃戎政之最有關係者著廣東督撫提鎮嚴飭所屬將弁痛改從前陋習嗣後募補名糧必以强健勇敢者爲合式入伍之後時加訓練申明賞罰如再有遇賊退怯者必重懲以示儆其現在老弱之輩濫充營伍者作何沙汰募補之法著該督撫提鎮等秉公妥議辦理自此次奉旨之後倘有仍蹈前轍者經朕訪聞必將督撫提鎮及大小將弁分別嚴加議處不少寬貸

又奉

上諭據古州總兵官韓勳奏稱古州屬之八妹高表等寨頑苗聽信妖言出有苗王之語於二月內糾集苗

衆滋事妄行臣差撥兵役邏探確實卽派遣官兵彈壓將勦禦事宜部署早定二十五日各寨頑苗同聲響應圍攻汛城拒敵援兵將沿途安設之塘房等項燬壞而藏弩等寨遂與八妹同謀糾結遠近各寨附和甚衆官兵等奮力勦禦殺死頑苗多人竝將六寨擣燬頑苗等各自逃散臣等差遣鄉導通事人傳諭各寨有將倡首糾結之人獻出者餘人概行免罪隨據樂鄉等六寨各將首犯拏解竝申訴誤聽欺誘今來贖罪懇求招安等語查八妹高表等寨地處險僻離鎮協較遠巡歷難周此番蠢動雖據韓勳所奏係被姦苗煽誘糾衆妄行然揆厥情事或因騷擾或因恐嚇遂藉苗王一語激衆逞兇俱未可定不然以二萬苗衆若早蓄異謀何以旋聚旋散官兵一出卽悔罪來歸竝無自固之詭計除捏造謠言及倡首糾結之人著督撫提鎮嚴緝勒獻審明按律治罪宣示各寨外其起事根由務期確實查出不得絲毫粉飾寬縱以致長姦貽害又據韓勳奏稱上年七月卽有苗人老包等捏造苗王之語當被拏獲交文員收審嗣經釋放卽有此苗王之妖言惑衆滋事等語是上年造言之人未曾根究殊屬疎忽今八妹等寨雖經懲創現稱無事然旣已爲匪終懷疑懼且造言倡首之姦苗尚未盡除餘衆驟難寧貼著該督撫提鎮愷切

曉諭苗人勿再蹈前轍致干勦洗竝飭文武官弁留心訪察嚴禁兵役等騷擾恐嚇等弊以安苗衆至於頑苗叵測難信目下雖然無事仍不得不密爲防備也

二十八日奉

上諭據國子監祭酒覺羅吳拜邵基奏稱直省貢監生錄科時無論有無本籍地方官文書請俱令取具同鄉京官主事以上印結等語朕思各省地方大小不同在京同鄉官員有無多寡不能一轍若錄科時概令取具同鄉京官印結其中遠省貢監生無熟識之同鄉京官何從覓取印結勢必啓抑勒鑽營之弊所

奏尚未允協此事原係給事中王贇條奏在伊諒有
所見著吳拜卲基會同詳細妥議具奏

雍正十三年四月

上諭七道

初三日奉

上諭據浙江巡撫程元章奏稱向因杭州漢軍四旗壯
丁生齒蕃衍於雍正十一年間做照閩省之例挑選
餘兵三百名撥歸督撫標下頂補綠旗名糧臣查浙
省向無督標只有撫標兩營共額兵七百餘名內除
隨糧公糧外實在兵丁止六百餘名非若閩省督撫
兩標兵丁數千名可比杭城省會重地城守營額兵
原少而撫標弁兵亦一體派差凡巡緝私鹽查拏盜
賊等事在在需兵差遣而新補旗兵例不派撥則標

兵應付差使實有不敷况撫標兵數無多每年出缺
有限計算一年有餘僅頂補四十餘名約畧餘丁三
百名非歷十年之久不能補足不但經年守候抑且
先後不均且綠旗亦有餘丁無頂補之缺未免向隅
等語查雍正七年朕曾降旨當日各省設立漢軍駐
防因人數不敷是以添設綠旗兵丁令該將軍管轄
今漢軍餘丁蕃衍足供差操之用嗣後將軍標下綠
旗兵丁缺出即將漢軍餘丁頂補如綠旗兵丁之子
弟內有祖父食糧年久者著於本省督撫等標營名
糧准其充補此朕再三籌畫辦理者蓋以當年漢軍
人數不足是以添設綠旗兵丁今漢軍餘丁日多仍

令充補本將軍標下綠旗之缺於情理實爲允當若
照閩省之例以將軍所轄漢軍餘丁充補非將軍所
轄綠旗兵丁之缺從前閩省辦理未協况浙江撫標
額兵本少豈可又分三百名令漢軍充補若果漢軍
餘丁繁多當另思所以安頓之法著將閩省從前頂
補綠旗之漢軍撤回俟本標缺出頂補其缺仍給還
綠旗浙省頂補甲兵亦著撤回
又禮部將滿漢教習期滿人員帶領引
見奉
上諭教習舉人貢生多係不應即選之人考取補用即
三年期滿不過勤於訓課其職易稱只宜量加議敘

以示鼓勵從前議以知縣教職即用未免太優即如
教習王孚係雍正十年舉人科分甚淺若以其教習
三年遽行即用較之中式進士之人尚須分部學習
挨班銓選者遲速轉覺相懸殊屬太驟至舉人銓選
教職亦須挨照科分歷久方能銓補今以近科舉貢
教習期滿俱准即用以致年久應選之人轉多壅滯
於銓法亦未均平此等教習人員應如何酌定班次
分別選用之處著交吏部另行詳悉妥議具奏
初四日奉
上諭縣令爲親民之官關係民生休戚最爲切近是以
自古帝王愼重司牧之選以端化民成俗之原朕亦
屢降諭旨若果縣令皆能得人各治其邑各子其民
竟可使閭閻之中無一夫之失所此非誇大之論也
凡選用知縣者類多舉人進士出身之人其中才具
可觀克稱厥職者固多而年老迂踈不諳吏治者亦
復不少朕念其攻苦寒窗幸登科目不忍遽令放廢
於是定以改教之例俾得邀一命之榮且居師儒秉
鐸之席此朕隨材器使委曲成全之至意也况改補
教職之後若果課士有方通曉吏治仍可膺卓異薦
舉以爲上進之路此又在本人之自勉並未限以教
職終其身也每見候選各員有年老才庸不稱縣令
之任而漫不自量仍欲勉强謁選其意蓋以縣令爲

榮希圖僥倖且以到任之後不能辦事仍可改補教
職無礙於功名故爲此苟且姑試之計殊不思邑宰
之職民社攸關以不能勝任之人冒昧銓選及至到
任之後試看一年半載再請改教其閒輾轉更換時
日已多事務廢弛之患有必不能免者豈非庸碌貪
位之人貽之咎耶嗣後科目出身之員若係揀選命
往者到任後不勝縣令之任准該督撫以教職題請
改補如係月選之員或年力衰邁或才識庸愚即當
於未選之先或臨選之際呈請改教若不自度量仍
欲銓選知縣該員到任後著該督撫留心察看或以
才力不及或以溺職分別題參不得奏請改教以遂

其自便之私如果有爲人謹愼學問優通者著該督
撫將應否改敎之處具本聲明送部引見請旨

初六日奉
上諭前據理藩院奏稱鄂爾多斯上年收成歉薄貝子
羅卜藏請借倉糧議令辦理夷情事務郎中七十五
會同該扎薩克查明乏食蒙古先借支一個月口糧
其在秋成之前應再行借支若干令定議呈報等語
朕已允行又據貝勒扎木陽齊旺班珠爾貝子那木
扎爾色楞等請借倉糧亦經理藩院議令七十五達
色照議辦理今朕聞陝西神木榆林等處上年收成
歉薄糧價昂貴而鄂爾多斯蒙古之乏食者生計艱
難多向神木榆林城內就食甚爲可憫該郎中七十
五等從前未會呈報及奉旨查辦之後又復怠忽遲
延竟不上緊辦理甚屬不合著七十五等卽行會同
該道將乏食蒙古查明一面具報該督撫一面酌動
倉糧發給毋使乏食蒙古至於失所至神木榆林等
處乏食民人亦著該地方官查明酌量辦理

十七日奉
上諭廣東開採一事十數年來內外臣工奏請者甚多
朕悉未准行上年總督鄂彌達巡撫楊永斌奏稱開
採以資鼓鑄於粵民生計大有裨益言之再三朕發
九卿確議旋經議覆准行後復有數人條陳極言其

不應行今朕再四思維廣東近年以來年穀順成米
價平減盜賊漸少地方寧謐與從前風景迥異今若
舉行開採之事聚集多人其中良頑不一難於稽察
管束恐爲閭閻之擾累况本地有司現在勸民開墾
彼謀生務本之良民正可用力於南畝何必爲此僥
倖貪得之計以長喧囂爭競之風此時正在計議之
初停止甚易著該部卽行文該省督撫令其遵諭停
止

二十三日奉
上諭軍前遣回之官員兵丁內著有勞績得傷殘疾者
若俱行革退殊覺可憫著該管大臣等詳查具奏官
員賞給半俸兵丁賞給一半錢糧以資養贍如有病
愈復欲請用者亦著具奏請旨

二十六日正藍旗滿洲都統將擬補
陵寢防禦人員帶領引
見奉
上諭
陵寢防禦與軍功世襲之官不同伊等之子准其保送者
原因本地舊人在彼處久住故加恩補授朕從前所
降諭旨甚明同住於康熙五十五年始行補授防禦
竝非本地舊人輒將伊子披甲佛保柱保送前來殊
屬不合著將保送佛保柱之大臣等交部嚴察議奏

爾等通行傳諭

陵寢處該管大臣嗣後防禦缺出其出缺之人若非本地舊人伊等之子不必保送再爾等揀選擬陪之驍騎校哈拉密雖出兵一次年紀尚少彼處差使亦少宜留伊在京効力行走防禦員缺爾等於旗下揀選効力年久之人帶領引見補授

雍正十三年閏四月

上諭八道

初三日奉

上諭朕廣攬人材以資治理是以有內外大小臣工各舉一人之諭誠以諸臣皆受恩之人承此特旨必無有不矢公矢慎以副朕之旁求者雖云知人匪易難保初終然以生平閱歷之久豈無深知灼見之一人而乃以不可憑信者奏薦朕前謂非徇情受囑其誰信之況被薦之員以才力不及因公詿誤題參者朕皆寬其濫舉之罪獨於貪酷劣蹟者照例處分亦可謂寬大之至矣是以數年來以濫舉貪贓劣員降調者悉未寬貸今據總督李衛奏稱天津府降調同知楊灝熟悉河工明白勤練目前正當夏汛防範難得其人可否暫留原任効力贖罪等語直隸吏治正當整頓之際而楊灝又係河工需用之員着格外開恩照所降之級仍留原任令其効力贖罪並將此曉諭中外知之

初六日奉

上諭凡烈婦輕生從死昔年

聖祖仁皇帝曾降旨禁止朕於雍正六年又降旨曉諭至周至悉數年以來因各省奏請旌表烈婦者尚少朕是以格外加恩准其旌表今數日之內題奏殉夫盡

節烈婦烈女多至十數人可見地方官未將從前諭旨剴切曉諭鄉曲愚民尚未深悉聖祖仁皇帝與朕重惜民命之至意以致民間婦女激烈捐軀者更多於前嗣後若概予旌表恐轉相則傚易至戕生深可憫惻著地方有司將朕前旨廣爲宣布俾遐陬僻壤家喻戶曉儻宣諭之後仍有不顧軀命輕生從死者不必概予旌表以長閭閻憤激之風

十一日正黃旗漢軍都統奏原任工部侍郎李錫之子李懋德原任福州將軍李樹德隱匿入官人口京口駐防馬兵金章等請移咨該將軍變價入官奉上諭金章等俱係駐防年久之人從寬免其入官朕前曾降諭旨令在京八旗傳諭各該佐領凡過繼開戶人等有戶口不清者令其自首免罪另行記檔如不據實自首或經查出或被告發定行從重治罪爾等可將從前所降諭旨通行各省駐防處一體遵照辦理

十五日奉上諭從前賞給各省駐防兵丁生息銀兩如兵丁數少之處無大員管領難於經理是以未曾議及今查保定太原德州三處各駐防兵五百四名熱河駐防兵八百名爲數雖少亦應一體加恩以資其吉凶之用

保定太原德州三處各賞銀二千兩熱河賞銀三千兩保定熱河二處銀兩交與總督李衛派員管理太原銀兩交與巡撫石麟德州銀兩交與巡撫岳濬務令辦理妥協俾兵丁等得沾實惠

二十六日河東總督王士俊奏山東安山湖地勢低於運河其湖旁涸出之地請分別開墾以濟民食奉上諭山東運河之水全賴諸湖渟蓄以資灌注所以前人有水櫃之名後因諸湖淤墊附近居民侵佔爲田以致水少不能引以濟運大有關於漕務經朕屢降諭旨令河道總督等悉心經理近年始無水淺停舟之處今總督王士俊雖稱安山一湖其勢低於運河湖旁涸出之地可以分別開墾以濟民食王士俊此舉乃爲開墾起見朕思湖水專資濟運儻或經理之初但貪田畝之有餘而不計湖水之不足將來田多水少漕運稽遲則顧此失彼未免輕重倒置不可不慎之於始也王士俊此奏著交部詳確速議具奏

二十八日

諭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朕軫念衆庶止息兵戈振興黃教安逸生靈用是特遣使臣降旨宣諭爾極悅服遣吹納木喀等進貢齎表內稱若使後世言某皇帝與某台吉失好以致衆生勞苦殊非美名若互相

和好振興黃教安逸生靈則可垂休聲於永久等語朕披覽之際不勝嘉許欣悅果能知此

天必錫之以福若不知此惟以貪暴爲事則

天亦必加之以禍此常理也至於搆兵之由爾意若自朕始者昔我

聖祖皇考時衆云準噶爾之人秉性貪暴好尙兵戈侵擾隣封不崇釋教仁慈之道彼時朕猶未深信後爾父策妄阿拉布坦無端侵我哈密又遣兵赴藏擾亂佛教殘毀寺廟傷害喇嘛朕始知前言不妄似此則兩路之駐兵防範謂始自我

皇考可乎我

皇考聖心仁慈惟思安逸衆生故遣使往來數次乃爾父推托遷延始終無定朕纘承大統爾父又遣根敦來京朕仰體

皇考仁愛之心仍欲和好俾黃教振興生靈安逸令根敦至朕前親執其手諭云爾回時可告知爾台吉朕執爾之手卽如見爾台吉之面朕與爾台吉應俱教訓子孫輩令其永遠和好於是遣使議和定界詎意爾父竝無和好之念屢次托故遷延且藏匿我朝之逃亡羅卜藏丹津竝未告知使臣以致諸事未成和議中止自此朕亦未遣使前去爾亦不遣使來京後爾父物故爾遣特壘奏云爾父已成佛矣不思佛爲天

下人之所共禮者朕心素爲尊敬爾謂爾父成佛將欲使朕尊禮爾父耶奏內又將朕前旨引入朕前旨原云和好之後令子孫輩永遠不相違約爾父在時竝未遵旨定和好之議將何以傳示子孫耶朕旣未知爾意且來使特壘舉動驕慢不知禮法是以朕諭特壘云爾台吉若果誠心遵旨和好可將羅卜藏丹津解送前來竝將邊疆定界始見實心此朕所以試覘爾心也爾若卽將羅卜藏丹津解送竝將邊界定議朕豈有遣發大兵之理朕旣降旨索取羅卜藏丹津且又言和好未定則爾意實未可測不得不爲防範故有兩路駐兵之舉及爾又遣特壘前來奏稱羅卜藏丹津已解至中途聞大兵遣發是以中止爾若果將羅卜藏丹津解送自應直到軍營何以中道而返耶假若彼時果將羅卜藏丹津解到軍營而我兵仍行進勦則興兵誠自朕始矣朕爲天下主若偶違信約將何以撫育萬國特壘到京時實值朕躬違和乃通國所共知者豈因不欲見特壘而托言以欺爾乎朕因解送羅卜藏丹津之言涉於虛妄故於特壘回時令部內加以拂意之言責以難行之事付杳帶往亦不過因爾父當日以難行之事牽强瀆奏之意故以此相報耳竝未勒令遵行也若果勒令遵行自應寫入朕旨之內乃不寫入敕諭祇部內行文者特

令爾知非朕意也爾縱有難行之處亦應聲明陳奏何以竝無回覆而於使臣在巴爾庫爾軍營等候之際潛兵盜我馬匹此非搆兵自爾乎我兵果欲進勦則於特壘去後乘爾兵無備之時不行襲擊轉候爾兵有備有是理乎如我兵長驅攻掠尚可謂搆兵自朕乃我兵駐於境內而爾來侵擾則興兵實自爾始若謂自朕始朕必不受也此俱已往之事朕既軫念衆生將爾從前過愆悉已寬宥所降諭旨甚明無庸置議今爾既遵循禮義敬奉朕旨歡悅順從欲修和好遣使來京朕心甚嘉之再爾使吹納木喀等口奏從前曾言將羅卜藏丹津解送俟大事定後羅卜藏丹津之事甚易辦理至定界一事阿爾泰原係厄魯特遊牧之地杭愛原係喀爾喀遊牧之地請由哲爾葛西拉胡魯蘇等處至巴爾庫爾地方定爲疆界等語羅卜藏丹津爾從前既屢奏解送卽與解送無異儻定界之事不能完結雖將羅卜藏丹津解送朕亦不受果將疆界定議則羅卜藏丹津之解送與否在爾之意朕亦不勒取也但所云阿爾泰係厄魯特遊牧之地此噶爾丹從前之事噶爾丹爲我兵勦滅取其土地竝其骨殖子孫俱經爾父獻納此衆人所共知者現今噶爾丹之屬人及丹積拉之子孫俱在內地爾準噶爾曾未越阿爾泰遊牧居住乃謂爲厄魯

特遊牧之地可乎若將往事勉强牽引則終無結局之日矣且喀爾喀等尚不令近阿爾泰遊牧者原欲使兩界相隔稍遠可息爭端豈可令準噶爾人越阿爾泰遊牧乎夫永遠和好之事定界實爲要議朕特命大臣等與吹納木喀等公同酌議務期兩有裨益指定疆界具奏而吹納木喀等云我台吉所交口奏言辭之外竝無別語不便擅定等語此事在京既不能定議用是再頒敕諭交來使吹納木喀等齎回若果誠心修好疆界不可不明設日後無知之人越界妄行稍有爭競則又生事端矣況定界之說原起於爾父策妄阿拉布坦奏請以安衆生者爾父從前曾奏云哲爾葛西拉胡魯蘇等處不過聲明緣由竝非固執爭論等語彼時朕曾降旨嘉許後又請將阿爾泰山梁外哈道里哈達青吉爾布拉青吉爾兩處不必置爲閒地朕未准行今特欲安逸衆生永遠和好將此兩處空閑之地俱屬於爾祇自克木齊克汗騰格里上阿爾泰山梁由索爾畢嶺下哈布塔克拜他克之中過烏蘭烏素直抵噶斯口爲界竝將爾父所請自胡遜托輝至哈拉巴爾魯克悉作空閑之地似此分界在爾竝無難行不便之處爾其仰體朕加恩眷注之意遵諭定界方可謂永遠修好朕爲天下主惟思扶持黃教利濟衆生敦崇和睦執中循理斷不

强汝以難行者至於不便大國之處亦不能俯允爾請也儻爾遵奉諭旨議定疆界之後猶以喀爾喀之遊牧逼近爾屬不免疑懼奏請稍展空閑之地亦屬可行俟爾遣使再來陳奏時朕當另降諭旨台吉其熟思詳審酌定具奏

又奉

上諭數年以來內地民人拾金不昧者屢見今據臺灣御史圖爾泰林天木奏稱臺地番婦母女拾得衣服銀兩比即報官給還原主不肯受謝似此廉讓之義舉見之番黎婦女更屬可嘉著該督撫宣旨再賞銀三十兩以示獎勸

又奉

上諭各省秋審定例該督撫會同司道等官審錄分晰情實緩決矜疑具題關係最爲重大向聞外省會審之時不論案件多寡務於一日之內悉行定議一切俱聽督撫主張不特守令不敢置喙即司道亦無一辭輕重定於俄頃之間是非決於一人之口究其實際督撫亦未必了然不過令幕客創一畧節貼於冊上徒飾觀瞻而已况有席棚懸綵鼓吹喧闐日晡踰中即退而肆筵行酒竟有似乎宴會之禮者甚至召令優人演劇爲樂近來曉明義理者多各檢點而此風猶未盡革夫刑罰者國家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天以父母斯民之責畀之吾君臣凡玆犯法獲罪之民皆吾赤子也平時不能撫綏化導使之遵守法度免於罪愆已有忝教養之職矣及陷於刑辟之後又復視爲泛常不察情罪之重輕率定爰書之出入寬所不當寬而嚴所不當嚴以至讞獄不得其平冤情抑而莫訴勸懲兩失兇暴肆行所謂明刑弼教者安在清夜捫心能無愧赧乎朕自臨御以來於一切刑名案件莫不虛衷歛息詳慎推研每於法司所進立決本章悉令內廷管本官員三次覆奏然後批發每年秋審朝審時朕先將招冊細細披覽及至勾到之日復面與大學士刑部堂官等往復講論至再至三然

後降旨蓋哀矜惻怛之意實動於不能已而發於不自知並非欲博欽恤好生之名於天下臣民也

聖祖當年於勾到日皆著素服朕亦效行之凡爲督撫大臣者受朕封疆之寄應與朕同此哀矜惻怛之心乃各省秋審大約皆於一日之間草草定局並未博採羣議詳察實情不過視秋審爲具文於會審之日雖不便穿著素服豈有結綵設席徵歌演劇之理此則殘忍性成不學無術者之所爲嗣後各省秋審時該督撫務率司道等官敬慎周詳殫心辦理必使權衡不爽情罪相符向來並無限期何妨多寬時日安得視爲虛文故套輕忽民命以供其自便之私至於會

集既久除日食常餐外儻有肆筵設席仍蹈從前陋習者經朕訪聞必嚴加議處

雍正十三年五月

上諭六道

初五日奉

上諭西陲用兵以來一應軍需皆取資於公帑絲毫不以累民惟是甘肅等處運送糧餉不能不藉民力輓輸朕心時爲軫念既已屢沛恩膏卽當豐稔之年亦下蠲租之詔所以奬百姓之急公示朕心之體恤也茲聞甘省所屬地方今年入夏以來有雨澤愆期之州縣或恐收成稍薄納課艱難著將雍正十三年甘肅通省所屬應徵地丁錢糧全行蠲免俾催科不擾民力寬舒該督撫可董率有司實力奉行以副朕加惠秦民之至意

初八日奉

上諭三姓八姓渾春地方兵丁每年只支給餉銀十二兩著照寧古塔吉林烏拉等處兵丁之例給與二十四兩全分餉銀

十六日奉

上諭前據湖南巡撫鍾保奏請將湖南通省舖司裁改遞馬經廷臣議令會同總督邁柱妥議具題今鍾保未曾會同邁柱定議但奏稱邁柱因湖北不議裁改是以未經會題等語湖南舖司若果應裁改遞馬則督撫大臣自應會商定議者況朕聞舖司改設遞馬

多有不可行之處如山僻州縣道路險仄馬匹不能行走即令勉強更改亦屬陽奉陰違以人代馬再如兩岐三岔四面皆通之處文書往來甚繁自應分頭遞送不得不多設馬匹人夫其費用必多於舖司原額且此馬零星安設稽察繁難若但交與馬夫勢必至於尅扣草料疲瘦倒斃若交附近驛站仍不過派撥驛馬應差而該州縣佐貳亦各有專司不能時時查察是一利未興而諸弊隨起不可不詳加酌定著該部悉心妥議具奏

十八日大學士等奉

上諭前據湖廣督撫提鎮奏報台拱逆苗不法情形比即降旨與湖廣督提於調發官兵三千名外再撥官兵二千名陸續前進以備征勦之用又諭廣西撫提派撥精兵三千名分為兩路前往以資應援彈壓今覽雲貴總督尹繼善奏摺其所檄調鄰省官兵之處與朕諭旨相符計此時進勦之兵合四省計之已二萬有餘哈元生親在軍前統領調度諒自有平定之策爾等可傳諭哈元生乘此兵威須將清江台拱上下九股兇苗及內地倡首附逆惡寨痛加勦除務盡根株不貽後患其遠寨逼脅附從各苗有悔罪求撫者皆令盡繳器械然後准撫倘敢抗違不繳亦相機勦除今番如此辦理方能一勞永逸若其中有勢不可行處可據實奏聞但毋得稍存姑息之念陽奉陰違令異日更啓事端提督哈元生統領四省官兵著授為將軍凡赴援將弁俱聽伊節制調遣其將軍名號敕印著大學士議奏請旨速行頒發并傳諭尹繼善知之

二十四日奉

上諭據山西巡撫石麟奏稱太原府陽曲縣紳衿士民李杭等汾州府汾陽縣紳衿卞時盛等情願各捐銀兩存貯公所以為周恤比閭之資臣現在與各該地方官公同酌議或置田地或為營運因地制宜以垂永久等語夫所謂樂善好施扶危濟困者大抵於水旱饑饉之歲散財發粟賑救窮黎又或於平常無事之時造義倉以儲米穀修橋路以便行人或置敦宗贍族之田或立養老育嬰之所凡此善事多端必須出自本人之誠心而又親身經理並同休戚始可以惠鄉閭而收實效今石麟奏稱陽曲汾陽兩縣紳衿士民願捐銀兩存貯公所其作何措置之道俟與地方官公同酌議是該處並無現在應辦之事此乃另開捐納之條也若遇無才之有司經理不善必致為胥吏之所中飽土棍之所侵蝕而無益於貧乏之人此人人能料及者石麟如此辦理是何意見陽曲汾陽紳衿士民等既已捐助其樂善好施之念可嘉著

交部分別議敘石麟務將各姓所捐之銀妥商位置令地方得實受其益勿致虛糜向後若有無故捐銀交官者與朕原旨不符俱著停止

二十八日奉

上諭據貴州提督哈元生巡撫元展成奏報古州逆苗不法臣哈元生於四月二十日馳赴軍前調度閏四月三十五月初一等日副將紀龍周儀署參將哈尚德崔傑等各領官兵分路擊殺逆苗奔逃斬獲無算驛路開通黃平一帶地方居民復業及時耕種等語前聞黃平一帶居民被逆苗擾害朕心深爲軫念已經降旨諭令該督撫動撥正項錢糧確查賑卹令民

人復業之初或仍有遷徙未回及貧生無力者著元展成遴選賢員招徠安插加意撫綏勿令一人失所此次哈元生進勦已降旨授爲揚威將軍所有在事有功將弁兵丁俟事竣查明分別議敘其附賊之逆寨餘黨應勦應撫之處著哈元生酌量辦理據元展成奏摺內稱黃平地方爲倉厫監獄重地元展成既知黃平爲倉厫監獄重地逼近苗疆從前何意止設官兵三十名被賊侵擾而平時全不留心籌及亦不具奏請旨以致倉卒無備甚屬溺職今官兵到彼賊苗迴避乃自然之情勢而元展成奏報之時不自知從前辦理之非大言不慚似有以地方復舊爲幸之意甚屬不合事畢論其功過著該部嚴察議奏

雍正十三年六月

上諭九道

十二日刑部奏諾樂洪參奏福祿各欵並無實蹟但福祿係允祕用人行止不端應擬斬監候奉上諭前據諾樂洪密奏福祿乃允祕心腹用人心術行止俱不可問於北路出兵時營求派往及到軍前毫無効力之處又復鑽營該管諸大臣由護軍校委署防禦復委副參領又署理掌管緊要軍機兵部員外郎之缺似此匪人竟充要職恐於軍機不無擾亂洩漏殊屬未便等語朕因覽諾樂洪所奏福祿秉性奸邪存心叵測種種貪緣鑽刺之處大干法紀是以降旨拏解回京交與刑部嚴審定議具奏今覽刑部審訊情由是福祿出兵數年並無過犯且在河通胡爾哈殺賊受傷得受恩賞又曾派往科卜多隨征効力凡諾樂洪所奏皆全無影響之事且諾樂洪狡猾乖張近日諸事敗露此卽伊造言誣奏之一端也福祿著釋放其諾樂洪原摺著發出與福祿併衆閱看並令在廷臣工共知之朕待天下臣民無不與以改過自新之路卽如阿其那塞思黑隆科多年羹堯之黨與屬下朕加恩錄用者不可勝數並無成見成心豈以福祿爲允祕舊屬而存刻待之意祇因諾樂洪參奏不得不將福祿拏交審問該部既審無不法實蹟而且有行間効力之勞便當據實奏聞請旨豈有不審實情强引律條擬以大辟之理著嚴飭行

十五日禮部議覆貴州學政晏斯盛奏黎平府屬亮寨長官司正長官龍紹儉陳請科舉應不准行

奉

上諭土司龍紹儉原由生員出身既有志觀光陳請科舉著准其一體應試若得中式其土司世職亦可著將應襲之人舉出請襲

十八日奉

上諭據扎魯特貝勒阿第沙報稱今歲春時亢旱將伊旗分人等移於近河潮濕之地居住五月初七日大雨竟日夜間水發淹沒人畜甚多等語扎魯特等旗分年來連值旱澇收成歉薄今又遭此水患深可憫惻從古天人感召之理一定不易果能各修人事安分循理上天必加護佑錫之以福若所行不善卽可以致災患此被災旗分之扎薩克台吉等身圖安逸怠玩公事苦累屬下不加愛惜所屬人等不知親上之義罔遵法紀貪營小利互相盜竊因而干犯天和災害疊至儻不知悛改猶以被災怨望安能消禍致福國家設立法度原以乂安民生凡官差派遣誠能實心行走自然免於罪戾以獲善報嗣後扎薩克台吉等宜居心

忠正各盡職業勤於公事愛養屬下令其從善其部屬民人各守分遵法承應官差黽勉効力如此上下鼓勵交勉於善則

上天洞鑒自能雨暘時若災患不生人畜滋息米糧豐稔共享安寧之福其理固不爽也即今蒙古等於遊牧處謀生豈不知地方形勢而於夏令雨水之時率衆環居近河之地並不防護以致被災此皆怠惰成習昧於謀生後此可不加謹慎耶著將此旨行文衆扎薩克等令其遍行傳諭各加勉旃

十九日

諭內閣現今道府出缺甚多一時不得勝任之員著在

京三品以上滿漢官員於現任科道部屬及知府同知知州通判知縣內各舉一人或勝道員之任或勝知府之任塡註明白於三日內交送內閣彙齊奏聞候朕簡用若所舉有相同者亦准彙奏大臣等歷官年久豈無深知確信之一人可膺保薦者況奉朕特旨尤當矢公矢愼以副朕諮詢之意儻懷挾私心瞻徇情面又蹈從前舊轍將來所舉之人或有不端劣蹟或不能勝任無忝定將原保舉之大員嚴加議處

二十二日奉

上諭向來外任官員告病者即行休致無病痊復用之例朕從愛惜人材起見特准各省督撫酌量若屬員居官素優而患病是實者於告病本中聲明病痊引見補用此朕體恤成全之恩旨也近於引見之時見起用各員本無大恙調治未久即赴部銓補者甚多則本來患病之不實顯然矣又有借名告病而巧爲規避者或因繼起有人囊橐豐厚冀娛晚景或因民俗刁悍地方繁劇慮及考成其該管上司但見屬員不戀官職遂爾代題而不覺受巧宦之欺矇也如原任福建漳州府知府王之琦同知王時翔等皆因地方繁難而託詞告休者本皆精神强健並非實病得請之後讌樂歡遊朕知之最確似此者各省不可枚舉今元展成題請平越府知府朱東啟告假回籍調

理俟病痊起用一疏明係該員畏懼苗疆而爲此規避之計朱東啟著解任仍留黔省調理俟病痊之日自黔送部引見將來凡有似此告病該督撫題請病痊起用者俱著留於該省調理不准回籍俟病痊之日該督撫送部引見若永遠告休不請起用者該督撫司道必察其患病果實一時難痊或年老力衰不能辦事然後申請題達儻受屬員之欺矇或徇平日之情而仍蹈從前故轍經朕訪聞必將該上司從重議處

二十三日奉

上諭據福建提督王郡奏稱呂宋國以麥收歉薄今附

洋船載穀二千石銀二千兩海參七百觔來廈貿銀糶麥多則三千石少則二千石臣查五穀不許出洋律有明禁今呂宋以穀易麥臣與督臣撫臣現在商酌請旨等語朕統御寰區內外皆爲一體呂宋雖隔重洋朕心竝無岐視國家之所以嚴禁五穀不許出洋者乃杜奸商匪類私販私載暗生事端之弊若該國偶然缺少米糧以實情奏聞於朕朕尚酌量盈餘以濟之今呂宋以麥收歉薄載穀易麥更爲情理之當允從者著該督撫提督等轉飭有司按照穀麥時價均平糶糴不許內地之人抑勒欺詐俾番船載麥回國以濟其用竝將朕旨傳諭來商知之

又奉

上諭自古地方官員有進獻方物之禮蓋以地土所產貢之於君所以將其誠意而爲君者鑒其意而酌納之所以篤堂廉之誼聯上下之情也朕卽位以來亦循照舊例而行其中間有進獻珍寶古玩者朕概降旨停止不許呈進向來鎭臣中偶亦有隨督撫進獻者朕皆諭止之至於所獻之物備隨時賞賜內外臣工以示一體之意竝非朕所需用都中市賣不得之物而收貯內府也此朕左右及廷臣所共知共見者雖臣之効忠於上君之加恩於下不在乎此然此亦係儀文禮節之一端所以歷來未廢凡爲督撫者旣以此將其誠敬之悃則當於採辦之時厚其價值俾所屬官民歡欣從事有踴躍之心無退縮之意方爲事君盡禮之實心乃朕向聞各省大員採備貢物有恃上司體勢發價減少者以致民間視爲畏途如榆次百姓不敢種好瓜肅寧畏植好桃外間傳爲話柄近朕訪聞福建採買柑果有短價累地方官民之處似此則與君臣聯接之本懷大相違背矣朕豈肯爲此無益之儀文而令承辦之微員貿易之百姓或受擾累哉昔年石文焯在外任時進獻土產食物用數摺開列各品件件相同朕訝其重複問伊奏事之人伊奏云石文焯現在署理幾缺故用貢物幾分朕實

不解其故後偶向年羹堯諭及年羹堯奏云外官於上司現署幾印則饋送規禮亦是幾分朕始知外間有此不堪之陋規而石文焯竟彷而行之於君父之前其識見庸劣一至此哉凡事謹小慎微不可不防其漸若以貢物而累及閭閻固萬萬不可卽或交與屬員代辦而價值不敷令其暗中賠補是又假公濟私收受賄賂之巧術也似此食用微物朕發價市買何所不得豈肯絲毫累及地方可通行曉諭督撫等自接奉此旨爲始著將前貢物之數再減一半儻再不遵行仍蹈舊轍朕只得將各省貢獻之例全行停止莫謂朕將自古通行之禮爲務虛名而廢不體

下情也

二十九日奉

上諭朕聞奉天地方凡事關旗民者俱送盛京刑部會審雖司員會同有司承審實皆司員主稿乃奉天司員積成陋習惟事威嚴一切人犯到案先將鎖鍊盤於地上令其膝跪謂之跪鎖繼以荆條互擊其背任意敲打謂之背花鞭又案無定限如上年八月間遼陽州民郭金美毆死旗人裴玉亨一案白晝毆傷更餘殞命當日旗員及知州會驗任聽屍親串同仵作混報多傷且傷痕寬長逾格承審司員不即稟駁亦不揆度情理惟執定傷痕刑夾供認草率定擬本年閏四月內葛森到任始駁令另行驗審相距已十餘月尚未定案又筆帖式皆本處生長之人所司者不過繙譯之事乃當審訊之時輒亦列坐詰問此皆朕訪聞甚確者國家定例訊鞫人犯必須審問實情其應用刑訊者自有一定規條今奉天司員承審人犯一經到案不察虛實便以刑罰相加且於定例之外創爲跪鎖等項此從來所未聞者似此嚴刑重罰其中豈無寃濫至於筆帖式微員職司繙譯竝無審刑之責乃公然列坐審詰命案有乖體制以上二事著嚴行禁止儻再蹈從前陋習經朕察出定將該堂官及司員等一併嚴加議處至辦理事件自有限期而人命等案關係尤重若無定限則拖累牽連之弊不可勝數嗣後應如何定以限期俾得永遠遵行之處著盛京刑部侍郎會同該將軍悉心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黔省逆苗不法擾害黃平一帶村莊哈元生等領兵進勦逆苗雖聞風逃竄仍復盤踞山梁爲負嵎之技前已降旨授哈元生爲揚威將軍專司征討惟是苗黨衆多地方遼濶現調四省官兵甚多滇黔之兵從上游前進湖廣之兵從下游前進其中相隔路遠哈元生調遣難周湖廣提督董芳熟悉苗地情形著授爲副將軍一切勦撫機宜著與哈元生和衷協力公同辦理目前或應分領夾擊將來如何彈壓安置俱著哈元生董芳悉心籌畫務期妥協以副朕委任之至意董芳著馳驛前往

雍正十三年七月

上諭十四道

初八日奉

上諭前聞浙省海塘於本年六月初二日風潮偶作衝決之處甚多朕心深爲軫念已降旨詢問情由並令速行搶修以防秋汛今朕訪聞得今歲風潮不過風大水湧並非昔年海嘯可比且爲時不久未有連日震撼衝汕情形若平日隨時補苴防護謹密自不致潰決如此之多總因數年來經理官員將舊日工程視同膜外並不隨時修補且將原題准其在歲修案內報銷之工不許修築以致根脚空虛處處危險不

能捍禦風浪又海防兵備道乃特設專司之員責任綦重從前隆昇程元章等請將同知成貴題補朕因其平日不曾經歷河工誠恐未必勝任且陞用太驟是以姑令署理試看今聞伊於工程並未諳練兼之患瘧經年不能辦事東塘同知張偉爲人軟弱安坐海寧西塘同知李飛鯤存心狡猾日在省城奔競俱非實心任事之員而隆昇與程元章等意見又不相合汪漋張坦麟但知隨聲附和不顧國家公事前因虐使民夫尅減石料經朕降旨申飭略知收斂然每石萬觔尚折減六七折不等欲將原估六萬兩之數一任宕匠包賠逃亡誤工平時人事廢弛若此何以抵禦狂瀾况朕不惜數百萬帑金冀以保全一方民命而各官懷挾私意不知爲國爲民宜乎

上天垂象以示儆也兵備道係緊要之員今成貴患病溺職如此隆昇程元章汪漋張坦麟總理協辦所司何事郝玉麟旣在浙江豈無見聞何以俱不題參著伊等明白回奏兵備道員缺卽著伊等於知府中揀選題委目今秋汛正大搶修保護最爲急務一切事宜俱交與隆昇程元章汪漋張坦麟等悉心料理儻仍路前轍再有疎虞致傷田廬民命必將伊等從重治罪不稍寬貸郝玉麟旣不據實奏聞亦不能置身事外至於僱募人夫採辦物料務須公平給値聽從民

便俾閭閻踴躍從事不得涉於勉强或繩以官法刑驅勢迫擾累地方致負朕愛養民生至意

又奉

上諭各省拿獲賭具查其製造年月在半年之內者大小官員有議敘之例所以獎勵臣工使之實心禁約賭博也今朕訪聞各省拿獲賭具均稱造賣在半年以內迨細心根究率多不實蓋地方官希冀議敘未免支飾邀功卽新任署任原在半年以內無容支飾又未免瞻顧前官失察之愆爲之改移遷就不知造賣年月旣屬改移則販賣之多寡夥黨之有無何由得實是其弊更不止於冒叨議敘也所恃上司稽核

精詳庶幾功過不爽然上司例又並得議敘苟非公正不欺者勢必苟且雷同矣夫賭博之害最關風俗人心澄源端本則賭具在所必嚴計效責功則勸懲誠難偏廢然州縣身任查拿而上司則不過申嚴督率本屬分內之事今因並得議敘之例轉滋徇捏之端而不能收勸懲之實效其應作何分別定例之處著九卿悉心妥議具奏

初九日刑部以疎脫重犯處分分別定例具奏奉上諭此本內議稱高牆內拘禁人犯倘因保出責令兵丁看守致有疎脫者如審無賄縱情弊枷號二十五日鞭七十等語高牆拘禁人犯與外省不同八旗之人非親即友最易受囑徇情且勢力重大之人亦多不難賄買挾制若止定以枷號二十五日鞭七十之薄懲則將來之疎縱作弊者不可勝數矣又稱高牆係京城重地若有越獄重情各照外省之例加一等治罪等語此處並未明白聲說旗人安知外省是何例今加一等又是何罪共相稟遵乎又稱八旗將斬絞人犯送部及八旗互相遞送中途疎脫者照外省例分別議處治罪等語外省解送人犯或數百里千里不等時日既多路程又遠往往難於防範至八旗解部及互相遞送之人犯相隔不過數里或十餘里頃刻可至若其中敢有疎脫等情則藐視國法已甚

豈可引外省之例以定其罪朕前降旨著照外省例如何協捕如何治罪敕令定議者蓋以外省有例而在京無例亦應酌定規條以便遵奉並非謂外省之例即應通行於在京也今憲德等於奉特旨交議之事草率具奏且處處牽引外省以爲言顯係朦混著將刑部滿堂官交部嚴察議奏此案著另議具奏

初十日辦理苗疆事務王大臣等奉上諭據廣西提督霍昇奏稱總兵王無黨等率領兩粵官兵七千餘名陸續前到古州分兵前往八寨勦殺逆苗七次斬獲甚多現與古州總兵韓勳酌議分撥進勦等語朕思古州地方爲新疆要地關係甚重韓勳等雖分兵攻擊八寨等處而古州尤不可忽若因古州地方現在無事而鋭意勦賊將赴黔之粵兵及該鎮兵丁俱派往八寨等處則古州地方兵力未免單弱不可不籌畫萬全且接連粵省彈壓尤爲緊要爾等速議具奏

十一日奉上諭軍營撤回之兵丁今已漸次進口朕訪聞得伊等進口之後見有酒肆往往入而沽飲雖目前尚無酗酒生事實跡然將來撤回之兵甚多不能保無麯糵迷心而罹於法網者伊等俱係出征回家之人若因此獲罪朕只得執法雖欲從寬而國法又豈可廢著

該督撫轉飭州縣官嚴禁賣酒之家不得賣與軍營撤回之兵丁違者重加責懲并令該管將弁等曉諭所轄之兵丁各遵朕諭思患預防以副朕眷養之意

十四日奉

上諭浙閩江西等省有棚民之州縣朕皆留心揀發牧令前往俾司化導董率之任蓋此等無業民人聚散無常往來莫定其間良頑不一易於藏奸若稽察稍疎必至漸爲閭閻之擾向聞棚民留住之地方皆責成本處地主山主出具保結並非來歷不明之輩始許容留而牧令官員於每年歲底親往查點一次儻有作奸犯科而地主山主不行舉首者一體治罪此向例也今聞法久廢弛有司等視查點爲具文而地主山主亦以保結爲虛應故事大非朕除暴安良教民成俗之本意著該督撫等轉飭有司實力奉行毋或怠惰儻有不遵卽行嚴參從重議處若督撫失於覺察經朕訪聞亦必加以嚴譴

十五日奉

上諭浙江海塘工程原在平日隨時補苴防護謹密始可以禦猝然之風潮乃近年以來經理官員將舊日工程以爲非己身經手者視同膜外不加修補以致今年六月初二日風大水湧遂潰決塘工如此之多此朕訪聞最確者朕爲浙省海塘宵旰焦勞無時或釋且不惜多費帑金冀登斯民於袵席年來所降諭旨不下數十百次矣隆昇程元章汪漋張坦麟皆朕特簡之大員委以防川之鉅任且訓諭諄諄望其實力奉行勉以和衷共濟豈料伊等私心蔽錮意見參差全無公忠之念安有身在地方目覩隄岸空虛而不督率屬員先事預防急爲修補者隆昇程元章汪漋張坦麟俱著交部嚴察議奏目今江南塘工告竣王柔著補授浙江海防兵備道速赴新任

十九日奉

上諭浙江海塘工程關係民生最爲緊要朕宵旰焦勞不惜多費帑金爲億萬生靈謀久遠乂安之計所以告誡在事臣工者已至再至三矣不料經理諸臣各懷私意彼此參差以致乖戾之氣上干天和有今年六月風潮潰堤之事今雖勉力搶修尚不知能捍禦秋潮否至於建築石塘工程浩大若諸臣陋習不改仍似從前則大工何所倚賴朕再四思維大學士朱軾廉慎持躬昔曾巡撫浙江諳練塘工今雖年逾七旬精神不逮而董率指示似尙能爲朕以此詢問之伊自稱情愿効力著由水路前往令該部給與水程勘合並令沿途撥兵護送伊子朱必堦著隨去朱軾到浙之日稽查指授總理大綱至一切工程事務仍著隆昇程元章汪漋張坦麟等照前辦理俱

聽朱軾節制若大臣中有懷私齟齬者著朱軾據實參奏朕必嚴加處分文武官員等有營私作弊或怠玩因循者即行糾參從重治罪朱軾未到之先所有應辦工程物料著隆昇程元章等上緊辦理無得藉口等候欽差徘徊觀望以致稽遲

二十日奉

上諭朕軫念行間將士從前曾降諭旨令將陝西等省現出各缺於十缺之中分出三缺以陞補出征弁員數年以內隨征將弁各按出力等次俱得通行擢用現今西路官兵次第撤回凡弁員之陞補他省者俱應各赴新任今據署大將軍查郎阿等奏稱將弁中有陝甘人員陞補直隸山西山東河南四川五省之千把伊等隨征年久俱從兵丁拔補今復回本籍又遠赴新任或有無力攜帶家屬者若隻身遠去則家中又恐無人養贍可否將現在西路軍營之陝甘人員內陞補直隸等五省之千把仍留在陝甘各營食俸辦事遇缺挨補等語向例千把缺出俱於本省標營就近拔補因朕加恩出征將弁欲其早得陞轉是以有六省分缺之舉今大兵撤回之後若千把等令其遠赴新任自然力量不敷查郎阿等奏請之處甚是惟是伊等効力有年撤回之後留於本省候缺未免多需時日尚未允協著陝甘督撫提鎮將現任各千把之未經出征者分別查明如內有食俸年淺及未曾出力之人令其出缺候補其所出之缺即將軍營撤回留陝千把悉行補用至該千把等既留陝甘補用則所遺直隸等五省原缺應行拔補查直隸等五省亦有自軍前撤回應補千把之人著該督撫等即將伊等補授此缺倘撤回各弁人多缺少亦照陝省將俸淺未經出征之千把內暫行出缺補用伊等以示朕體恤從征弁員之至意

又辦理軍機大臣奉

上諭朕軫念鄂爾多斯貧乏蒙古有就食口內典賣妻子人口者前已降旨令該地方官查明賞給原價贖出照看安插今據總理西安巡撫事務史貽直等奏稱查出雍正十二三年邊民并延綏鎮及各將弁共買蒙古子女二千四百餘名口再雍正十一年以前尚有邊民娶買乞養者今亦查出先將上年今年凡有典買蒙古人口逐細查出贖回應否俱發夷漢衙門查明親屬轉交完聚之處相應請旨再米國正身爲鎮臣首先倡買五名以致該將弁軍民人等效尤共買二十七名口臣等不敢徇隱等語蒙古乏食貧民典賣子女其已經查出贖回人口朕另降旨詢問該札薩克等情願領回者令其領回完聚儻有不願領回者再行商酌料理安插之法其未經查報人口

務須逐一淸查一體辦理至米國正及將弁等因蒙古乏食用價收買俾得存養與尋常典買蒙古人口有間著將所買人口交出不必參處其雍正十一年以前邊民娶買乞養人口亦降旨詢問該札薩克等有情願領回者亦照原價賞給贖回其中若有因歷年既久居處相安不願領回者卽聽其存留不必贖回俱免其查究嗣後該地方官務須嚴禁邊民不得娶買乞養蒙古人口儻有故違定例私自典買者一經察出定行從重治罪並將該地方官一併嚴加議處

二十三日奉

上諭西陲用兵以來甘肅等處民人急公効力甚屬可嘉是以朕屢沛恩膏免其正賦今年又將地丁錢糧全行蠲免所以優恤民力令其寬裕也今據巡撫許容奏稱五月接奉諭旨之時已據各屬詳報完納銀一十二萬餘兩查定例已完者充餉未完者免徵此項應照例充餉等語朕因嘉奬秦民奉公趨事是以特加格外之恩而其中爭先完課者尤爲良善之民著將已完若干准作來年正賦許容可傳旨速行曉諭俾閭閻咸知朕意並督率有司實力奉行毋使胥吏土棍作弊中飽以副朕加惠秦民之至意

又兵部議奏湖南添平麻寮二所土官覃慶永等呈請辭職奉

上諭土官覃慶永等既無防禦之責亦無管束軍民之任懇請辭職應准其請將土官裁汰但朕念伊等祖父曾經隨征効力不忍令其廢置著賞給千把總職銜准伊等子孫永遠承襲若有年力精壯情願隨營差操者准其食俸効用才具優長者著該管大臣保題照武職例陞轉其如何分別定例之處著該部定議具奏

二十八日工部議覆直隸河道總督朱藻奏官民捐納土方應請分別議敍奉

上諭向來沿河文武官弁有種柳葦議敍之例遵行已久不便停止今若又添土方物料議敍之例恐奉行不善將來必致滋弊累民凡本地方現任官弁捐輸土方物料者尤爲不可槩不准行若紳衿民人等情願捐輸者著分別定例議敍

又奉

上諭西路官兵前因岳鍾琪調度失宜諸事廢弛遂致軍氣不揚士志不振自雍正十年查郎阿統兵以來與張廣泗同心協理事事整頓時時訓練凡行間將士俱知奮勇効力營伍爲之改觀所以十一年及十二年賊人兩次侵犯卡倫俱爲我兵擒勦未令兎脫且賊人因我軍嚴整畏憚懾伏從前狡獪伎倆不敢

復逞此皆由查郎阿等辦理妥協之所致今大兵撤回查郎阿張廣泗俱著交部從優議敘具奏再自雍正十年以後調往西路之奉天船廠索倫官兵及蒙古官兵皆爲奮勉其中之勞績懋著者亦宜加恩賞勵著查郎阿查明據實具奏交部議敘其未經著有勞績及岳鍾琪任內行走之人不必開入

雍正十三年八月

上諭九道

初一日署陝西總督劉於義奏銷回營兵丁買補營馬一案奉

上諭陝省兵丁自出征以來頗爲効力其買補營馬准照軍需馬匹之例以十三兩報銷以示朕加恩兵丁之意至現今軍務告竣嗣後買補營馬仍照定例報銷

初三日奉

上諭從前經理苗疆之意原因苗性兇頑久爲地方居民之害是以計議勦撫爲乂安百姓之計若云利其民人則其人不過如鳥獸之屬若云貪其土地則其地本在吾版圖之中縱使日久之後苗衆抒誠向化輸納錢糧計算尚不及設汛養兵萬分之一然則國家果何所利而爲此哉乃經理之始既多疎虞而善後之策又復草率即如逼近苗疆之緊要州縣設兵不過三四十名全不足以資捍禦而逆苗萌動之時文武官弁又皆在睡夢之鄉茫然一無知覺今逆苗突入內地勾引熟苗肆行搶掠良民遭其荼毒以安民之心而成害民之舉朕與前後經理之大臣安能辭其過耶每當讞獄之時遇身獲重罪之犯應加刑辟者朕與執法之臣皆再四推硏求其生而不可得

然後置之於法此心尚應惻然其見小卑劣者尚欲賣法以爲陰德今黔省被害之民皆無罪之良民也我君臣目覩其遭兇苗之慘禍如蹈湯火朕言念及此幾爲淚落實無顏以對被害之黎庶也不知代朕經理之大臣又如何存心矣其幸得保全之民人此時當竭力撫綏以贖吾君臣從前之過勿憚煩勞勿惜公帑期登災黎於衽席若再稽查不力董率無方以救災恤困之貲或飽汚吏貪官之腹不令窮民得沾實惠經朕訪聞必將大小官員在該省卽時正法以示衆或有但知潔己而不能安插貧民者著該督撫卽以溺職題參不必論其向日之官聲稍爲寬貸其災黎避往之地方亦照此旨一體料理若視爲鄰省之事稍存怠忽之心朕亦必治以溺職之罪若有將賑恤之項借名侵蝕者亦必卽行正法貴州旣有被害之州縣則運餉募夫俱須鄰郡接濟著將今年黔省錢糧通行蠲免其被賊殘害之州縣蠲免三年錢糧若有已徵在官者准抵下次應徵之額賦著將此旨通行曉諭各省官弁兵民等咸使聞知

又九卿等奉

上諭從來滿洲風俗於尊卑上下之分秩然有禮卽冠履亦從不濫置一處此風實應永爲典則當年

聖祖仁皇帝惟恐古風漸遠特頒

諭旨諄切告誡朕卽位以來敬謹奉行凡於本章奏摺中遇有

壇

廟等字者必敬謹捧持不敢置於牀座近見滿洲薰染漢習諸凡輕忽禮意漸弛竟有將稿案任意安放韈襪閒者此風不可不嚴爲整飭以儆玩褻嗣後部院及八旗官員人等於一切稿案或置懷中或貯囊內皆可攜行不得夾帶韈襪之閒該管上司務須嚴行查禁違者卽行參處如不實力遵奉經朕查出將該管上司必加嚴處

初五日奉

上諭據直隸總督李衛奏稱保定訓練之兵聞挑選赴楚之旨無不感戴國恩爭先願往其中有偶患疾病畧覺軟弱及年力稍次存留在營者無不再三告懇叩頭垂涕驅之不去衆目共見竟有蔣廷貴一名回寓自縊臣見兵氣勇銳如此不敢壅於上聞等語朕聞蔣廷貴之事深爲奇異此實向來綠旗兵丁中所未聞者惟我滿洲舊俗見義必赴臨陣必先若徵兵選將之時已不得與則深以爲恥或以疾病衰頽而卒於牀笫之閒妻子之手者則以不得致命疆場爲有生之大恨此等剛勁之槩勇敢之氣與生俱來千萬人如出一心實能超越乎往古而爲法於後世也

乃數十年來承平日久人習安閒遂將急公趨事之古風漸漸改易每當出兵遣差之時雖求去者紛紛皆不過飾爲外貌而其實則胸懷退避並無勇往之誠心竟至派出統領之大臣不以爲朕榮任選用之恩而以爲上意不喜特令遠離服勞受苦者又或疑人讒譖而有此差者種種卑鄙私見不可悉數如發軍前効力字樣乃指獲罪之人賜以自新之路令圖功贖罪之謂豈衝鋒破敵之兵弁皆罪人之役乎若然則黑龍江寧古塔等處簡用之官員皆謂獲罪發遣可乎即如前年署副都統魯保具奏朕前怨伊該管大臣有意苛求派伊送馬苦差似此偷安懶惰之人豈尚知有我滿洲夙昔之美俗乎蔣廷貴以一綠旗兵丁而迫欲効力戎行不獲如願遂捐軀命而不恤不知滿漢蒙古在內在外之弁兵等受國家多年爵祿養育之恩而存畏難退縮之念者聞蔣廷貴之事其亦抱慚負愧於心否耶著將此旨交與內外領兵大臣刊刻宣諭咸使聞知蔣廷貴著照陣亡兵丁例賞卹以示恩奬

十一日奉

上諭黔省逆苗不法擾害地方以致居民逃避於隣省湖南接壤黔疆朕聞該督撫有司經理有方俾轉徙之災黎不致失所甚屬可嘉著該督撫將實心辦事

之員記名俟事竣之後奏請議敘沅州切近黔省聞難民聚集者竟至萬人且僱募夫役赴黔運餉者又多係沅州之民除已降旨加增價值用示恩恤外朕念沅民急公趨事倍於他處著將沅州今年地丁錢糧全行蠲免若有已徵在官者准抵明年應徵之額賦著該地方官敬謹奉行毋使胥吏侵蝕中飽其雲南廣西近黔之郡縣若有似此多養難民努力趨事者著該督撫查明具奏朕必將該處官民亦加恩澤其怠忽從事之官員即著嚴參照前旨從重治罪

十三日奉

上諭數年以來雲南地方屢有用兵籌餉之事民力輓輸未免勞頓朕心深爲軫念今聞元江普思等處軍務告竣用是特沛恩膏將本年通省地丁錢糧全行蠲免俾滇民均霑實惠若諭旨到日有已徵在官者准抵明年應納之正賦著該督撫藩司董率州縣官員敬謹奉行毋使胥吏土棍人等侵蝕中飽以副朕加惠滇民之至意

十五日奉

上諭據直隸總督李衛奏進遵化州

陵寢垣外地畝及保定縣耤田所產瑞穀多種並有一本九穗者朕覽之不勝欣慶朕常言地方年穀之豐歉在於督撫居官之臧否十餘年來留心體察歷歷不

來至於京師畿輔之地則內觀刑部讞獄之公私外觀督撫政令之得失以爲雨暘休咎之本即如直隸地方從前旱澇不時晴雨往往差忒今李衛節制全省則五穀豐收可稱大有又如王士俊總督河東二省此二省同慶有秋民人樂業此近事之顯然可見者總之感召之責固在督撫而用人之責則在於朕此中是非得失朕實與督撫共之近而京畿既有內外諸臣之分理不得專指爲朕一人之事遠而雲貴等省雖有督撫之代理亦不得推卸以爲非朕之事從前所降諭旨甚明所望內外大臣官員等時時儆戒刻刻提撕信

天道之昭垂禀鑒觀之不遠則豐亨有慶災沴潛消萬民共受其澤矣朕素不言祥瑞久已降旨不令各省進獻嘉禾今因瑞穀產於

陵寢地方感

天

祖

皇考之昭示福應信而有徵特賜廷臣共觀並將朕敬慎乾惕之意重加宣諭期與諸臣共勉之

十六日奉

上諭從前降旨令八旗於朔望日宣講

聖諭廣訓以教誨兵民俾知忠孝立身之大義乃數年以來各旗視爲具文奉行不力即或宣講亦不過在各旗公衙門及佐領家中聽講之人往往不能齊集查八旗例於每月逢三逢八之日齊集教場操練兵丁若於射箭之後宣講

聖諭一二條則地廣人多庶得家喻戶曉有所裨益聞正藍旗漢軍現在教場宣諭著八旗照此通行又聞皇城內鑲黃旗正黃旗正白旗侍衛教場三處係挑選侍衛操練弓馬之所於從前地動之後牆垣傾圮屋宇亦不堅固著該管大臣詳加驗勘及時修葺並派人嚴加看守毋得疎忽

十七日奉

上諭朕軫念出征弁員已降旨將應補千把之人即於該省補用若缺少人多則將食俸年淺未曾出力之千把暫行出缺令軍營撤回人員即得頂補以獎勤勞今思軍營兵丁中奮勇戎行出衆効力或臨陣對敵得受恩賞大將軍曾給以外委委牌者此等人回營之後亦應令其即補以示獎勵著該管大臣將伊等効力之處查核明確並考驗其技勇若現有外委之缺即令頂補如缺少人多即將現在外委人員內未曾出力而技藝生疎者令其出缺以軍前之外委頂補可即傳諭直隸山陝等數省一體遵行

乾隆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奉
旨開列編次校刊諸臣名銜
和碩和親王臣弘晝
太保保和殿大學士三等伯臣鄂爾泰
太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三等伯臣張廷玉
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臣福敏
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臣徐本
協辦大學士事禮部尚書臣三泰
禮部尚書革職留任臣任蘭枝
太子少保尚書銜臣徐元夢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杭奕祿

禮部右侍郎臣吳家騏
工部左侍郎臣張廷瑑
刑部左侍郎臣張照
工部右侍郎臣許希孔